

# 法華經講義

(二)

04品～09品

釋厚觀 主編

## 《妙法蓮華經》主要架構

甲一 序說				1 序品					
甲二 正宗	乙一 宣說佛慧開權顯實說一乘	丙一 序起							
		丙二 正說	丁一 稱歎深法以動執生疑	己一 正說	2 方便品				
					戊一 法說周	己二 領解	3 譬喻品		
						己三 述成			
						己四 授記			
			戊二 譬喻周	己一 正說		4 信解品			
				己二 領解	5 藥草喻品				
				己三 述成	6 授記品				
				己四 授記	7 化城喻品				
			戊三 因緣周	己一 正說	8 五百弟子受記品				
				己二 授記		庚一 授千二百人記	辛一 授滿慈子記	壬一 滿慈領解	壬二 如來述記
						庚二 授二千人記		辛二 授餘聲聞記	9 授學無學人記品
			丙三 流通	丁一 讚美人法	戊一 法說	己一 讚人德明持經功德	10 法師品		
		己二 歎法德示弘經方軌				11 見寶塔品			
戊二 證說	己一 密證本迹以勸弘	12 提婆達多品							
	己二 顯證古今以勸弘	13 勸持品							
丁二 誓願弘通	戊一 聖眾受命持經	14 安樂行品							
	戊二 如來開示住行								
丙一 序起				15 從地踊出品					
乙二 弘讚法華巧顯本迹明法身	丙二 正說	丁一 略說久遠以動執生疑	戊一 誠信	16 如來壽量品					
				丁二 廣明本迹以斷疑生信	戊二 正說	17 分別功德品			
					戊三 得益	18 隨喜功德品			
丙三 流通	丁一 讚美人法	戊一 法說	己一 分別功德	19 法師功德品					
			己二 解行福德	庚一 隨喜福德	20 常不輕菩薩品				
		戊二 證說	庚二 持行福德						
			丁二 付囑流通	戊一 菩薩受命弘經	己一 菩薩受命弘經	21 如來神力品			
	己二 如來神力囑累	庚一 為囑累而現神力			22 囑累品				
	戊二 受命弘通	己一 財法遍施		庚一 財施	23 藥王菩薩本事品				
				庚二 法施	24 妙音菩薩品				
		己二 慈悲利濟		25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己三 總持守護		26 陀羅尼品					
		己四 誓願勝德		27 妙莊嚴王本事品					
		己五 神通護法		28 普賢菩薩勸發品					
	甲三 結								



## 目錄

《妙法蓮華經》主要架構	(1)
信解品第四	327~386
己二 領解	329
庚一 敘領解	329
庚二 述領解	330
辛一 廣述領解	330
壬一 長行	330
癸一 說法略領	330
子一 述昔迷	330
子二 述今悟	333
癸二 譬說廣領	334
子一 立譬	334
丑一 父子相失譬	334
丑二 子漸還家譬	335
寅一 子長大還家	335
寅二 父求子中止	336
寅三 子遇到父城	339
寅四 父念子情深	340
丑三 父子相見譬	342
寅一 子見父憂悔	342
寅二 父見子歡喜	345
丑四 喚子不得譬	346
寅一 喚子不得	346
寅二 強之無益	346
丑五 冷水灑面譬	347
丑六 誘引還家譬	348
寅一 遣使傭作	348
寅二 化身助作	350
卯一 照機	350
卯二 垂迹	352
卯三 說教	353
卯四 得益	353
丑七 付財密化譬	355
寅一 付財密化	355
寅二 受命須知	356
丑八 陶練小心譬	356

丑九 委囑家業譬	358
寅一 正付家業	358
寅二 得付歡喜	359
子二 合法	360
丑一 合父子相失譬	360
丑二 合誘引還家譬	360
寅一 領教	361
寅二 釋疑	361
丑三 合付財密化譬	361
丑四 合委囑家業譬	363
壬二 偈頌	364
癸一 頌法說	364
癸二 頌譬說	365
子一 頌立譬	365
丑一 頌父子相失譬	365
丑二 頌子漸還鄉譬	366
寅一 父求中止	366
寅二 父憂念子	368
寅三 子漸還鄉	369
丑三 頌父子相見譬	369
丑四 頌喚子不得譬	370
丑五 頌誘引還家譬	371
寅一 遣使傭作	371
寅二 化身勸作	372
丑六 頌付財密化譬	373
丑七 頌委囑家業譬	374
寅一 正付家業	374
寅二 得付歡喜	374
子二 頌合法	375
丑一 頌合誘引還家譬	375
丑二 頌合付財密化譬	375
寅一 合父付財	375
寅二 合子受知	375
卯一 合領受父言	375
卯二 合不領受佛意	377
寅三 合父不明說	380
丑三 頌合委囑家業譬	381
辛二 歎佛深恩	384
壬一 感恩深	384

壬二 歎佛德	385
<b>藥草喻品第五</b>	<b>387~426</b>
己三 述成	388
庚一 略說述成	388
庚二 廣說述成	389
辛一 長行	389
壬一 法說	389
癸一 教法不可思議	389
癸二 智證不可思議	391
壬二 立譬	394
癸一 一地所生各異譬	394
癸二 一雨等潤各受譬	394
壬三 合法	400
癸一 合雲雨等潤譬	400
子一 合大雲譬	400
子二 合草木譬	403
子三 合澍雨譬	403
子四 合等潤喻	404
癸二 合受潤不同譬	405
子一 法究竟平等	405
子二 機淺深差別	406
子三 佛於實施權	409
子四 解方便希有	409
辛二 偈頌	410
壬一 頌法說	410
壬二 頌立譬	412
癸一 頌大雲譬	412
癸二 頌澍雨譬	414
癸三 頌草木等潤譬	414
癸四 頌生長差別譬	415
壬三 頌合法	416
癸一 頌合雲譬	416
癸二 頌合雨譬	417
子一 法雨一味	417
子二 法雨平等	418
癸三 頌合草木等潤譬	419
子一 總明受潤	420
子二 別明草木	421
丑一 三草	421

丑二 二木	422
子三 結明同異	423
癸四 頌合生長差別譬	424
子一 一味普益	424
子二 草木不同	424
子三 各得成實	425
庚三 結說述成	425
授記品第六	427~454
己四 授記	428
庚一 正明授記	428
辛一 授迦葉記	428
壬一 長行	428
癸一 辨行因	428
癸二 明得果	430
壬二 偈頌	434
癸一 標告	434
癸二 頌釋	434
子一 頌行因	434
子二 頌得果	435
癸三 頌結	436
辛二 授三人記	436
壬一 請記	436
癸一 長行	436
癸二 偈頌	436
壬二 授記	438
癸一 授善吉記	438
子一 長行	438
丑一 辨行因	438
丑二 明得果	438
子二 偈頌	440
癸二 授旃延記	444
子一 長行	444
丑一 辨行因	444
丑二 明得果	445
子二 偈頌	446
癸三 授目連記	447
子一 長行	447
丑一 辨行因	447
丑二 明得果	448

子二 偈頌	449
庚二 許說宿緣	451
辛一 標當記	451
辛二 許當說	451
<b>化城喻品第七</b>	<b>455~530</b>
戊三 因緣周	457
己一 正說	457
庚一 略述知見久遠	457
辛一 長行	457
壬一 明久遠事	457
壬一 顯佛知見	459
辛二 偈頌	460
壬一 頌久遠事	460
壬二 頌佛知見	460
庚二 廣明宿世因緣	461
辛一 長行	461
壬一 明過去結緣	461
癸一 大通成佛	461
子一 佛壽長遠	461
子二 佛道難得	461
癸二 轉正法輪	466
子一 供養勸請	466
丑一 王子禮請	466
寅一 詣佛	466
寅二 禮讚	467
寅三 勸請	469
丑二 梵天禮請	471
寅一 威光照動	471
寅二 梵王來請	472
卯一 東方	472
辰一 睹瑞驚議	472
辰二 尋光見佛	473
辰三 三業供養	474
辰四 請轉法輪	476
辰五 如來默許	477
卯二 東南方	477
辰一 睹瑞驚議	477
辰二 尋光見佛	477
辰三 三業供養	478



辰四 請轉法輪	478
辰五 如來默許	479
卯三 南方	479
辰一 睹瑞驚議	479
辰二 尋光見佛	480
辰三 三業供養	480
辰四 請轉法輪	481
辰五 如來默許	481
卯四 例餘六方	481
卯五 上方	482
辰一 睹瑞驚議	482
辰二 尋光見佛	482
辰三 三業供養	482
辰四 請轉法輪	484
子二 受請說法	484
丑一 初轉聲聞法輪	484
寅一 默然受請	485
寅二 正轉法輪	485
寅三 時眾得益	499
丑二 次轉大乘法輪	501
寅一 出家請法	501
卯一 王子出家請法	501
卯二 王眾出家請法	503
寅二 受請說法	504
卯一 宣說大乘	504
卯二 疑悟不同	505
卯三 說經時節	506
寅三 說竟入定	506
癸三 諸子傳燈	507
子一 明昔共結緣	507
丑一 諸子說法	507
丑二 佛起讚歎	508
子二 明中更相值	508
壬二 明今還得人	509
癸一 結會古今	509
子一 結師之今古	509
子二 會弟子之今古	511
丑一 本結大緣	511
丑二 或住小地	511

寅一 今住聲聞地	511
寅二 未來住聲聞地	512
癸二 還說法華	513
子一 直明宣說法華	513
子二 委示施權入實	515
丑一 法說	515
丑二 譬說	515
寅一 導師譬	515
寅二 中途懈退譬	516
寅三 引入寶所譬	518
丑三 合說	519
辛二 偈頌	520
壬一 頌過去結緣	520
癸一 頌大通成佛	520
癸二 頌轉正法輪	521
子一 頌供養請法	521
丑一 頌王子請法	521
丑二 頌梵天請法	522
子二 頌受請說法	522
丑一 頌轉聲聞法輪	522
丑二 頌轉大乘法輪	523
寅一 出家請法	524
寅二 受請說法	524
寅三 說竟入定	525
癸三 頌諸子傳燈	525
壬二 頌今還得人	526
癸一 頌結會古今	526
癸二 頌還說法華	526
子一 頌直明宣說法華	526
子二 頌委示施權入實	527
丑一 頌譬說	527
寅一 頌導師譬	527
寅二 頌中途懈退譬	527
寅三 頌引入寶所譬	529
丑二 頌合說	529
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531~563
己二 授記	531
庚一 授千二百人記	531
辛一 授滿慈子記	531

壬一	滿慈領解	531
癸一	聞法虔敬	531
癸二	默念領解	533
壬二	如來述記	534
癸一	長行	534
子一	述本迹	534
丑一	約釋迦世顯其因行	535
丑二	約過去世顯其本行	536
丑三	約三世佛顯其修行	542
子二	與授記	542
癸二	偈頌	547
子一	頌述本迹	547
丑一	總發諸聲聞迹	547
丑二	別頌滿慈子迹	549
子二	頌與授記	550
辛二	授餘聲聞記	551
壬一	受記	551
癸一	請記	551
癸二	授記	552
子一	長行	552
丑一	總記千二百人	552
丑二	別記憍陳如	552
丑三	別記五百人	552
子二	偈頌	553
壬二	悔領	555
癸一	長行	555
子一	法說	555
子二	喻說	556
丑一	醉迷繫珠喻	556
丑二	會遇示珠譬	558
子三	合說	559
癸二	偈頌	560
子一	頌法說	560
子二	頌譬說	561
子三	頌合說	562
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		564~578
庚二	授二千人記	564
辛一	請記	564
壬一	二人先請	565

壬二 二千人請	566
辛二 授記	566
壬一 授阿難記	566
癸一 正授記	566
子一 長行	566
子二 偈頌	567
癸二 釋眾疑	568
子一 疑	568
子二 釋	569
癸三 述憶歎	573
壬二 授羅睺羅記	573
癸一 長行	573
癸二 偈頌	574
壬三 授二千人記	576
癸一 長行	576
癸二 偈頌	577
癸三 得記歡喜	578



## 《妙法蓮華經》卷2

### 〈信解品第四〉

(大正9, 16b7-19a11)

厚觀法師、顯禪法師指導

(釋谷融、釋頓淨、章力恆編, 2019.12.05)

#### ※前言

#### 一、明「信解」義

##### (一) 釋信、解之體性

「信」即信心，「解」是了解、領解。約體性說，「信」是信心所，「解」是慧心所，即是智慧。如果要在佛法中得真正的利益，信心與智慧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 (二) 信、智不具足的過患

###### 1、有信無智增長愚癡

有信心而無了解，即沒有智慧是不夠的。信心雖好，但聽佛法不能了解，只知道拜佛、供佛、懺悔等種種之事，雖然功德也很大，但不了解佛法便容易滲入外道思想。一些似是而非者，亦以為是佛法，以致弄得糊糊塗塗，神佛不分。所以經中說：「有信無智增長愚癡。」<sup>1</sup>等愚癡漸漸增長，連最根本的信心也失掉了。

###### 2、有智無信增長邪見

另有一種很聰明的人，有智慧，對佛法能聽得了解，看得明白，但信心不夠，這是很危險的。故經中說：「有智無信增長邪見。」這種人憑他一點小聰明，對什麼事都要懷疑，都要研究一下，到結果，這也不信，那也不信。一切事都不相信，好的都給破壞，走上邪見之路。

##### (三) 理解《法華經》，應信解兼備

###### 1、約人說

###### (1) 概說

大體說，凡是佛法都應有信有智，對《法華經》的義理，更是缺一不可。

###### (2) 舉例

###### A、信強智弱

有些人是信心強，智慧差些，如舍利弗等聲聞，都是因信得解，從信得入，以信心為主的。

###### B、智強信弱

有些利根菩薩，智慧強，聽佛法後即能斷疑生信，因智得解，但並非只是智慧，而是以智慧為主，信心為助。

<sup>1</sup>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36〈12 迦葉菩薩品〉(大正12, 580b18-20)：

若人信心，無有智慧，是人則能增長無明；

若有智慧，無有信心，是人則能增長邪見。

## 2、約二諦說

### (1) 依世俗諦說

所以對《法華》的了解，應該有信有智，信得三乘方便、一乘究竟，說三乘方便無非為了一佛乘，一乘三乘並非分開而說，為一乘而說三乘方便，因三乘方便故三乘歸於一乘。能信此才是《法華經》的信，能解此才是對《法華經》的了解。這是依世俗諦而說。

### (2) 依勝義諦說

約究竟義說，信是信一切法從本以來，常住寂滅，不生不滅，所謂「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sup>2</sup>。能信此解此，才能知道說三說一，皆是如來利他方便。最後，一切眾生同歸不二，同歸離言實性，無異無別，此是約信解的意思。

## 二、本品在「三周說法」中的位置

現在本品名〈信解品〉，是第二周譬喻說。會三歸一<sup>3</sup>的道理，有三周說法<sup>4</sup>，第一「法說周」，於〈2 方便品〉、〈3 譬喻品〉中已經說過；第二「譬喻周」，分四段文，第一段「正說」，即是〈3 譬喻品〉的火宅喻<sup>5</sup>；現在是第二段「領解」：聲聞弟子聽佛說〈3 譬喻品〉後，信佛說開權顯實<sup>6</sup>的道理，亦能解佛說三乘方便、一乘真實的道理，而向佛

<sup>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 方便品〉（大正9，8b24-25）：

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真滅，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sup>3</sup> (1) 會三歸一：又稱會三入一，即開三乘之方便歸入一乘之真實，係天台宗就《法華經》之教義所立之名目……三即一，是為唯一佛乘。如此開三乘會歸入一乘，稱為會三歸一，與「開權顯實」、「廢權立實」其事相同。（《佛光大辭典》（六），p.5474）

(2) 印順法師，《勝鬘經講記》，〈懸論〉，pp.14-15：

會三歸一是：成佛雖不一定要經歷二乘，然聲聞緣覺乘果是一佛乘的前方便。《法華經》說：……聲聞緣覺乘果，不失為一乘的因行，所以說會小歸大……會三乘而同歸於一乘。

<sup>4</sup> (1) 三周說法：1、法說周（2 品中-3 品中），2、譬喻周（3 品中-6 品），3、因緣周（7 品-9 品）。

(2) 三周說法：又稱法華三周。天台宗就《法華經》迹門正宗分之開權顯實之說相而立之名目。（《佛光大辭典》（一），p.560）

<sup>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 譬喻品〉（大正9，12b13-c13）：

若國邑聚落，有大長者，……而諸子等，於火宅內樂著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來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厭患，無求出意……爾時諸子聞父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火宅。

<sup>6</sup>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四章，第二節，第二項〈開權顯實、開迹顯本的法華〉，pp.1177-1178：

大概的說，「開權顯實」說乘權、乘實，「開迹顯本」說身權、身實，為《法華經》的兩大宗要。

說乘權乘實，如〔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一（大正九·七上——中）說：

「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是諸眾生，從諸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大乘佛法興起時代，佛教界已有了聲聞、辟支佛、菩薩求成佛道的三乘。聲聞與辟支佛，稱為「二乘」或「小乘」，以入究竟涅槃為目的；菩薩是大乘，以求成佛道為理想。

《法華經》起來說：聲聞與辟支佛的果證，都是方便說，二乘也是要成佛的。「無二無三」，名為一佛乘。

表明其心中所領解的境界。

## 己二 領解

### 庚一 敘領解

爾時，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從佛所聞未曾有法，世尊授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發希有心，歡喜踊躍<sup>7</sup>，即從座起，整衣<sup>8</sup>服，偏袒右肩<sup>9</sup>，右膝著地，一心合掌，曲躬<sup>10</sup>恭敬，瞻仰<sup>11</sup>尊顏<sup>12</sup>。<sup>13</sup>

現在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等四大聲聞，都是從〈3 譬喻品〉中而得信解，為了表示對佛說的法有信心，有了解，信的是什麼？解又是什麼？在這品中詳細地，舉譬喻說出來，所以這品叫〈信解品〉。

本品是正說中根聲聞弟子所領解，說領解之前，編經者——即結集三藏的人，先敘說中根四大聲聞得領解。「爾時」——佛說〈3 譬喻品〉之時。四大聲聞：「須菩提」，譯為空生，解空第一。「摩訶迦旃延」，即大迦旃延，議論第一。「摩訶迦葉」，即大迦葉，是老上座，精通苦行，頭陀第一。「摩訶目犍連」，即大目犍連，神通第一。這四位聲聞，在法華會上，都屬中根人。舍利弗智慧第一，所以聞佛說〈方便品〉時已經領解，蒙佛授記，<sup>14</sup>當時這四大聲聞雖然亦有少分了解，但還未能絕對決定，故佛再為說火宅喻，現在已經徹底信解。

「慧命」<sup>15</sup>是通稱，應該說慧命「摩訶迦旃延」，慧命「摩訶迦葉」，慧命「摩訶目犍連」。慧命即是長老，出家年老的比丘，稱為長老，或稱上座。有耆年上座，即年紀大的。有智慧上座，不管老少，是極聰明、智慧高而能說法的。或出家久，受戒久，戒臘高者亦稱上座。真正最高上座是阿羅漢。普通智慧高，年齡長，即中國所謂年高德劭<sup>16</sup>

<sup>7</sup> (1) 踊：同「踴」。(《漢語大詞典》(十)，p.488)

(2) 踴躍：亦作「踴躍」。2.歡欣鼓舞貌。(《漢語大詞典》(十)，p.525)

<sup>8</sup> 整衣：整理衣裳。表示態度莊重。(《漢語大詞典》(五)，p.514)

<sup>9</sup> 袒肩：袒露右肩。(《漢語大詞典》(九)，p.49)

<sup>10</sup> 曲躬：折腰。形容恭順。(《漢語大詞典》(五)，p.568)

<sup>11</sup> 瞻仰：1.仰望。(《漢語大詞典》(七)，p.1263)

<sup>12</sup> 尊顏：對長者儀容的敬稱。(《漢語大詞典》(二)，p.1287)

<sup>1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6b8-12)。

<sup>14</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 方便品〉(大正9，10b15-20)：

舍利弗當知！諸佛法如是，以萬億方便，隨宜而說法，  
其不習學者，不能曉了此。汝等既已知，諸佛世之師，  
隨宜方便事，無復諸疑惑，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

(2)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 譬喻品〉(大正9，10b29-c14)：

爾時，舍利弗踊躍歡喜，即起合掌，瞻仰尊顏而白佛言：「今從世尊聞此法音……今日乃知真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

(3)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 譬喻品〉(大正9，12b2-3)：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無復疑悔，親於佛前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sup>15</sup> 慧命：(一)梵語 āyuṣmat，巴利語 āyasmant。意謂具壽命，又作具壽，乃對有德比丘之尊稱。(《佛光大辭典》(七)，p.6030)

<sup>16</sup> (1) 劭 (shào 尸么丿)：2.美好。(《漢語大詞典》(二)，p.786)

(2) 年高德劭：語本漢·揚雄《法言·孝至》：「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



者，通稱為上座。慧命二字，慧是形容智慧高，命是表示壽命長，即解釋為上座，或長老。

這四位長老「從佛」聽到從來未聽到的法，即是「小乘皆是菩薩，阿羅漢亦可以成佛」之法。如布施、持戒、慈悲、般若等大乘法，《般若經》、《華嚴經》等道理，都已聽過；但這法華會上特有的道理，小乘實在是菩薩，將來都可以成佛，則是「聞」所未聞。「從」〈方便品〉中，「佛」說這「未曾有法」，又見佛為「舍利弗」「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佛之「記」，說舍利弗未來成佛，號華光如來，<sup>17</sup>那時對一佛乘之法已有相當了解，聽佛說〈3譬喻品〉之後，更「發」起「希有」難得之「心」，知道自己將來也能成佛，於是「歡喜踊躍」，於是「從」本「座而起」，依著規矩，「整衣」禮佛。印度的服裝，平時兩臂也裹在衣服裡面，到拜佛時，即「坦<sup>18</sup>」露「右」面「肩」臂，表示恭敬，也是出家人禮佛的規矩，即「右膝」跪「地」，虔誠「一心」的「合掌」，「恭敬」的「曲躬」，一面看著佛，表示對佛三業恭敬。這是結集三藏者敘述四大聲聞於信解之後，於佛前說出自己所領解的會三歸一的道理——大乘佛法。下面是由四大聲聞中推一代表出來說話，長行中雖未說出這代表是誰，但據偈頌看，是推摩訶迦葉說的。<sup>19</sup>

庚二 述領解

辛一 廣述領解

壬一 長行

癸一 說法略領

子一 述昔迷

而白佛言：我等居僧之首，年竝<sup>20</sup>朽邁<sup>21</sup>，自謂已得涅槃，無所堪<sup>22</sup>任，<sup>23</sup>不復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往昔說法既久，我時在座，身體疲懈。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心不喜樂。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得涅槃證，又今我等年已朽邁，於佛教化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樂之心。<sup>24</sup>

---

劬者，是孔子之徒與！指年紀大而有德望。明·張四維《雙烈記》第二齣：「終南山有一隱士，年高德劬，時望所尊，人皆稱為陳公。」後用為祝壽用語。也作「德高年劬」、「德碩年高」、「德劬年高」。（《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t/gsweb.cgi?o=cbdict&searchid=Z00000057997>）

<sup>1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譬喻品〉（大正9，11b16-19）：

舍利弗！汝於未來世，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劫，供養若干千萬億佛，奉持正法，具足菩薩所行之道，當得作佛，號曰華光如來。

<sup>18</sup> 坦：6.露出。（《漢語大詞典》（二），p.1073）

<sup>1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c10）。

<sup>20</sup> 竝：同「並」。（《漢語大字典》（五），p.2898）

<sup>21</sup> 朽邁：年老衰落。（《漢語大詞典》（四），p.725）

<sup>22</sup> 堪：6.能夠；可以。（《漢語大詞典》（二），p.1143）

<sup>23</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44b12-15）：

「無所堪任」者，沈寂空理不能更須修行。如四河合流同注海口，非大力龍莫能自返。三解脱俱流注涅槃海，聲聞小力不能自出，故云無所堪任。

<sup>2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6b12-20）。

由四聲聞的代表摩訶迦葉，述說從佛聽聞〈方便品〉、〈譬喻品〉以後生起的了解。當中分為長行和偈頌。

長行的「說法」分為兩科：「說法略領」、「譬說廣領」。「譬說廣領」說到窮子喻，在此之前，先說從前從佛所聽到三乘是如何，現在聽到會三歸一是如何，一個簡單的了解。在「說法略領」中分為兩節，一是「述昔迷」，說明從前錯誤了，對佛的意趣不了解；二是「述今悟」，說到現在悟了、了解了。

「述昔迷」當中，他這麼講：「我等居僧之首」，我們四人在出家人中，居於領導地位。「僧」是出家大眾的團體，很多出家人集在一起稱為僧，是指出家人的總團體，這四大聲聞在僧團中是領導者，無論說法、走路、就座，他們都在最前面，在佛法中是上座。一方面他們「年竝朽邁」，年齡大了，人已衰老，同時「自」已亦認為佛陀教導我們修聲聞法，求解脫，「得涅槃」，我們現在「已」經做到了。「無所堪任」，學佛法的目的已達到，除此之外，再沒有能力擔當其他的事情。「居僧之首，年竝朽邁」，應做的已做了，應得的涅槃亦已得到了，年紀也大了，做起事情來好像都沒有辦法擔當了，所以再「不」想「進」一步「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所以，小乘人證阿羅漢果之後，雖然仍天天托鉢說法，但只是隨緣消宿業，等待入無餘涅槃而已，自以為煩惱已斷，生死已了，一切問題已解決，得到究竟圓滿，故不想成佛。他們從前在《般若經》或《方等經》等大乘法會中，常聞大乘佛法。但聽是聽，總覺得不是自己的事，只是旁聽而已。所以他們過去聽佛「說」成佛「法」門的時候，時間「久」一點，便感到「身體疲」倦，而生「懈」怠，因為不感興趣，聽不出味道來，只是佛說法不好不來聽，但因聞之乏味，所以感到疲倦懈怠。雖然坐在那裡聽大乘法，而心卻在「念」著「空、無相、無作」三解脫門。小乘是觀這三解脫門而得涅槃解脫，證阿羅漢果。

空——小乘觀空與大乘稍有不同——觀一切法無常故空，知一切法無實體性故空。無相——不取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特別是不取色、聲、香、味、觸、貪、瞋、癡、男、女等十相。無作——不為後世打算，生死已了，不願再求未來於三界受生，亦名無願解脫門。<sup>25</sup>他們只觀苦、空、無我、無我所，不取一切相，生死已了，不求未來，永

<sup>25</sup> (1)〔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04（大正27，538a19-539c18）：

有三三摩地，謂：空、無願、無相。……此三三摩地亦名三解脫門。

(2)〔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33（大正27，172a10-27）：

以三事故：一、以對治故，二、以意樂故，三、以所緣故。

**以對治故，建立空三摩地。**謂非我行相對治我見，空行相對治我所見，如我見、我所見、已見、已所見；五我見、十五我所見亦爾。

復次，非我行相對治我愛，空行相對治我所愛，如我愛、我所愛；我慢、我所慢亦爾。

**以意樂故，建立無願三摩地。**謂諸賢聖由意樂故，不願有及聖道。所以者何？以諸賢聖由意樂故，不願流轉及蘊世苦，聖道依流轉及蘊世苦故，亦不願緣道行相，雖非不願，而意樂故，立無願名。

問：聖者何故修聖道耶？

答：為涅槃故。謂除聖道，更無異法能得涅槃，故修習之非本意樂。

**以所緣故，建立無相三摩地。**謂滅諦中無有十相，故名無相。五塵、男、女、三有為相，說名十相。

遠安於涅槃之中。對「於」佛所說的「菩薩法」，如六度、四攝等法門，或菩薩的「神通」自在，或菩薩「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心不喜樂」。

這裡說的「淨佛國土」與往生極樂世界稍有不同。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前生為法藏比丘時，發願創造一個清淨的世界，於是觀察宇宙間最清淨的法界，而綜合為一個最莊嚴清淨微妙の世界，然後修行成就的國土。<sup>26</sup>這裡說的淨佛國土，《維摩經》中說得很多，眾生發菩提心，修菩薩行，離種種煩惱，作種種功德，利益眾生的事業，以此功德，迴向實現這清淨佛世界。<sup>27</sup>這在大乘才有，小乘沒有的。

「成就眾生」即是利益眾生，有人天善根的眾生，以人天法門教化他，使得到人天果報；有小乘善根的眾生，以聲聞、緣覺的法門教化他，使得到聲聞、辟支佛果報；有大乘根性者，即教之發菩提心，修菩薩行，令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佛。

如上所說「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眾生」都是大乘法門，小乘聲聞人聽佛說此

---

復次，以滅諦中無上中下及蘊世相，故名無相。滅四行相，此為所緣，故名無相。

(3)〔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41（大正27，727b4-8）：

若空、無我二行相俱，無漏等持，名**空三摩地**。

若無常、苦、因、集、生、緣、道、如、行、出十行相俱，無漏等持，名**無願三摩地**。

若滅、靜、妙、離四行相俱，無漏等持，名**無相三摩地**。

(4)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5〈1序品〉（大正25，96c1-17）：

觀五陰無我、無我所，是名為**空**；

住是空三昧，不為後世故起三毒，是名**無作**；

緣離十相故：五塵、男、女、生、住、滅故，是名**無相**。……

住是三昧中，知一切諸法實相，所謂畢竟空，是名**空三昧**。

知是空已無作。云何無作？不觀諸法若空若不空、若有若無等。如佛說《法句》中偈：

**見有則恐怖，見無亦恐怖，是故不著有，亦復不著無。**

是名**無作三昧**。

云何無相三昧？一切法無有相，一切法不受不著，是名**無相三昧**。如偈說：

**言語已息，心行亦滅，不生不滅，如涅槃相。**

復次，十八空，是名**空三昧**；

種種（丹注云：五道生有、本有、死有、中有、業）有中心不求，是名**無作三昧**；

一切諸相破壞不憶念，是名**無相三昧**。

<sup>26</sup> (1)〔曹魏〕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卷1（大正12，267c10-268c14）：

時法藏比丘攝取二百一十億諸佛妙土清淨之行。如是修已，詣彼佛所，稽首禮足，遶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言：「**世尊！我已攝取莊嚴佛土清淨之行。**」

佛告比丘：「汝今可說，宜知是時。發起悅可一切大眾。菩薩聞已，修行此法，緣致滿足無量大願。」

比丘白佛：「唯垂聽察，如我所願，當具說之。……」

(2)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八章，第一節，第一項〈阿闍、阿彌陀、大目〉，pp.478-481。

<sup>27</sup>〔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1〈1佛國品〉（大正14，538b26-c5）：

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法，一點不感興趣。為什麼？因為佛沒有教我們這些，只教我們趕快了生死、「出」「三界」、「證」「涅槃」。佛所教的我們已經做了，已經出三界、證涅槃，而且現在「年」紀亦「已」老「邁」，對「於佛教化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佛之法，沒有半點歡喜「好樂之心」，因為這些都不是我們的事。過去天天這樣聽大乘法，而「不生」修學的心，這是我們過去的迷惘、錯誤。

### 子二 述今悟

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甚歡喜，得未曾有。不謂<sup>28</sup>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無量珍寶、不求自得。<sup>29</sup>

「我」們現在「於佛前」——即法華會上，「聞」佛為「聲聞」人「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其實是舍利弗蒙佛授成佛之記），佛說一切聲聞皆得成佛，這是通記，普遍的授記。因此「心」中非常的「歡喜」，這是從來「未曾有」的，料想不到的。此「希有」難得的「法」門，「深」深為自己歡喜，為「自」己「慶幸」。得到這樣「大」的好處，如果是自己求到的便不算希有，而這些是自己根本沒有想過的，又是自己不要的，現在佛卻說有自己的一份，怎能不歡喜？比方經營生意，如果投下了很多資本，希望盈利的，賺到了錢，當然歡喜；但是自己根本沒有投資，朋友分紅「利」的時候，又說早已給自己預備了一份，這個不求自得的歡喜，便格外不同了！現在「無量珍寶，不求自得」，是指佛的功德，如來知見、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等無量功德，小乘人都有份，都能夠得到。這是說小乘人對成佛的道理，已能了解，能接受，知道自己必定能成佛。以上是略說領解。

下面，四大聲聞亦說譬喻，以說明其對開權顯實、會三歸一道理的了解，是《法華經》中最有名的「窮子喻」。說一個窮子離開了父親到處流浪，後來回家接受父親的家業，這個譬喻非常重要。前面〈3 譬喻品〉中，佛說「火宅喻」<sup>30</sup>，說三界眾生在火宅中受苦、根性鈍、不能說大乘法，故佛以三乘法令出三界，然後再令回小向大，歸於一佛乘。其實佛化眾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這四大聲聞可能都是代佛揚化，佛上面的譬喻還未說得那麼清楚，還未說出來的道理，而在現在窮子喻中，全說了出來。而這班聲聞弟子，過去都是學過大乘法，聽過《法華經》的，不過都忘記了，所以在生死輪迴中，受大苦惱，可是大乘善根並未失掉，菩提心不昧。佛最初以大乘法教化不到，才以特別辦法說小乘，令斷煩惱了生死，得阿羅漢果，證得涅槃。

在「窮子喻」中，最主要的意思：把窮子教化回來後，令他管家，把一切金錢賬目交他管理。雖然這些本來是他自己的，但是長者不告訴他，他自己也不知道。因為窮子剛回來，如果說這些家財就是他的，他自己就是大老闆，他不會相信，甚至驚惶失措，所以長者令他管家，即是暗示這家就是他的。到後來，他完全清楚知道家中的一切之後，才告訴他，這本來就是你的家，這一切都是你的。這喻佛教聲聞證阿羅漢果之後，佛即開始令其旁聽菩薩法，雖然他們是聽不懂，而實際上是教化他們，這是佛的妙處。再進

<sup>28</sup> 不謂：4.不意，不料。（《漢語大詞典》（一），p.472）

<sup>2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6b20-24）。

<sup>3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 譬喻品〉（大正9，12b13-c13）。

一步，令他們為菩薩說大乘法門，<sup>31</sup>如窮子回來為長者管家，實在佛的意思是暗暗在教他，到了最後，根機成熟，佛即一語點破說：你們都是菩薩，將來都要成佛。<sup>32</sup>所以從前天台宗、三論宗，都依《法華經》這個道理而說一切佛法。<sup>33</sup>

有些人不明白，以為《法華經》對於修行方面沒有說到，其實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利益眾生等，這些以前在《般若經》等都已說過，現在只要說：「你們都是菩薩，都要成佛」便夠了。菩薩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已經講過很多，他們都聽過。如「窮子喻」，家裡有多少地產、錢，清清楚楚；家裡有多少工人、領多少工資，銀行裡存款要如何領出來，他樣樣都曉得。他只有一樣不懂，就是認為這一切家產都不屬於他的，與他無關；聲聞人為菩薩說法也是這樣。這句話一點破，一切佛法就悟了。為什麼在《般若經》裡，佛令須菩提為菩薩說法？<sup>34</sup>這個道理，現在依照《法華經》，就可以明白了。

釋迦牟尼佛在上面〈2 方便品〉、〈3 譬喻品〉都沒有講，四大聲聞從佛所說的道理，現在了解到佛沒有說出來的道理，以譬喻說出來，本經的譬喻雖多，但是一喻一理。這窮子喻特別談到阿羅漢聽大乘，講大乘，至最後深深領解，自己就是菩薩，自己也要成佛。故《法華經》中開權顯實，不但會三歸一，於法華立場，過去一切法，皆於法華會上，成為最上究竟一乘法。

## 癸二 譬說廣領

### 子一 立譬

#### 丑一 父子相失譬

世尊！我等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若有人，年既幼稚，捨父逃逝<sup>35</sup>，久住他國，或十、二十、至五十歲。<sup>36</sup>

長行之中，上已略敘領解，今廣述領解。以最有名的「窮子喻」，說兒子離開父親，

<sup>3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7b18-c1）：

大富長者則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如來常說我等為子。……我等又因如來智慧，為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於此無有志願。

<sup>3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20b23-24）：

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佛。

<sup>33</sup> (1)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4〈釋方便品〉（大正34，48a2-5）：

佛有顯密二說，若顯說為論，《法華》之前二乘未悟大道，要須五味調熟會在法華，故云：「說時未至故，今正是其時，決定說大乘。」此即待時也。

(2) [隋]吉藏撰，《法華玄論》卷3（大正34，383b3-11）：

從《波若》至《涅槃》皆是教菩薩法，但教菩薩法凡有二種：一、顯教，二、亦顯亦密。如《法華》、《涅槃》，顯教菩薩故，明三乘人皆是菩薩。《波若》亦顯亦密，「顯教菩薩」，「密教二乘」。「顯教菩薩」者，令菩薩修學波若成佛道也。「密教二乘」者，勸二乘學波若，亦令二乘成佛道也。如付財中說密示大法以為己任，故付窮子財。窮子根鈍不知不覺，謂學波若得證三乘。若言學波若成三乘者，猶窮子之氣類耳。

<sup>34</sup> [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7 三假品〉（大正8，230b22-24）：

爾時，佛告慧命須菩提：「汝當教諸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如諸菩薩摩訶薩所應成就般若波羅蜜。」

<sup>35</sup> 逃逝：逃亡，逃跑。（《漢語大詞典》（十），p.798）

<sup>3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6b25-27）。

後來再回家，繼承家產，這是表示退大取小，又回小向大的過程。釋迦如來一代之教法，也可由此比喻顯說無餘，得通今昔。

「譬喻」分九節<sup>37</sup>：1.父子相失譬。父子本來同住一處，後來父失去子，子不見父。「譬」喻「有」一個「人」，「年」紀「幼稚」，心性不堅，知識浮淺，「捨」離「父」親，偷偷跑了。「住」在「他」鄉，很「久」的時間，「或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換句話說，孩子從七、八歲逃出去，到五、六十歲才回來。這譬喻在法華會上，佛與聲聞弟子如父子關係。如舍利弗乃至摩訶目犍連等這許多弟子，都是過去從佛修學，聽過《法華經》，發過菩提心的。那時，釋迦佛還在修菩薩行，曾經教過他們，他們從釋迦菩薩那裡種下大乘出世善根，從釋迦菩薩行中而引發菩提心，故如父子一樣。

發菩提心至成佛要經過無量阿僧祇劫，初發菩提心，時間不長，善根還未長大，對佛法認識也還很膚淺，故說「幼稚」。眾生本不一定皆如此，亦有發了菩提心一直前進的，也有發了菩提心，慢慢退下來，就如捨離父親一樣；即聲聞人離開了佛菩薩，離開了大乘教義，不修菩薩行了。當然，已發菩提心，種下大乘善根，但未修菩薩行，到處流浪，走錯了路。所謂「逃」，不一定說大乘心不發了，菩薩行不行了，而是因眾生生於世間，環境惡劣，經不起煩惱、業的障礙，也就走錯路，慢慢失敗，甚至跑出去了。這當然很不理想，常住生死當中，本來發菩提心後已有出世傾向，已受佛攝化，屬於佛世界；現反向生死中來，屬魔王所控制，即使跑出去，還是輪迴五趣，在三界中或天上、人間或三惡道輪迴不息，這就叫做「或十、二十、至五十歲」。<sup>38</sup>起初曾經發菩提心，多少修過菩薩行，稍稍修一點，最初生到天上或人間，但弄得越來越錯誤，慢慢地退墮下來，甚至於三惡道去，離佛菩薩而遠去，這即「父子相失譬」。

## 丑二 子漸還家譬

### 寅一 子長大還家

年既長大，加復窮困，馳騁<sup>39</sup>四方，以求衣食，漸漸遊行<sup>40</sup>，遇<sup>41</sup>向本國。<sup>42</sup>

這是第二喻——「子漸還家譬」，先前兒子跑出去，後來慢慢地又回來了。在慢慢回來當中分四節，描寫父子之間的關係——兒子跑回來，父親想要找他；兒子快要到了，父親惦記著他；換一句話，兒子一天天走向這邊，佛菩薩也一天天攝受他們。父子漸接近，最後相遇。

「子漸還家譬」分為四個段落，第一個「子長大還鄉」——兒子慢慢長大要回來了。

<sup>37</sup> 九節：1.父子相失譬，2.子漸還家譬，3.父子相見譬，4.喚子不得譬，5.冷水灑面譬，6.誘引還家譬，7.付財密化譬，8.陶練小心譬，9.委囑家業譬。

<sup>38</sup> (1)〔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6〈釋信解品〉(大正34, 80c23-24)：

「或十」是天道，「二十」人道，「五十」是五道。

(2)〔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 546a1-2)：

「十」謂天趣、「二十」謂人趣、「五十」即餘三趣。

<sup>39</sup> 馳騁：3.奔競；追逐。(《漢語大詞典》(十二)，p.805)

<sup>40</sup> 遊行：2.遊覽；漫遊。(《漢語大詞典》(十)，p.1049)

<sup>41</sup> 遇：1.相逢；不期而會。(《漢語大詞典》(十)，p.1029)

<sup>4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 16b27-28)。

「年既長大」，孩子跑到外面住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年紀越來越大，「加復窮困」，越來越貧窮困苦。「馳騁四方」，東奔西跑為謀生活，「漸漸遊行」「向本國」的方面來了，他並不是想回家，而是不經意的、偶然的向本國來。這比喻最初發菩提心後又退菩提心，不修菩薩行，於生死中輪迴，頭出頭沒。也不是離開以後始終這樣，以修菩薩行來講，雖暫時忘記了菩提心，後來遇到聲聞或菩薩，多少「漸漸」修學，善根漸漸增長。

長大，不是說愈來愈苦，即指菩提心的種子快要發芽，發出一種使人向上向光明的力量。有了這種力量，如做好事，遇出世佛法，雖不能一下發菩提心，發出世心，也可暗暗受熏，越來越覺得落在生死五趣當中不是辦法，發生出世的傾向。狗雖然苦，而不自知，因為墮到三惡道裡面，牠苦惱，糊里糊塗的苦，實在苦得不得了，但並不一定覺得苦，不求出苦。我們生在人間，世上賢聖之法啟發，使吾人漸漸知道世間是苦，想發出離心。如果善根沒有慢慢增長，就不會生到人間，也就不會知苦；不知道苦，那就永無希望。有苦，求出離，為的是滿足自己的空虛，沒有快樂，想辦法追求快樂，不得自在，想辦法得自在。

「求衣食」，即求我們心靈的糧食，滿足內心的空虛。但不一定是清楚佛法不佛法，總是追求真理、快樂自由；心這樣，自然漸漸向佛法中來。一個人知道向上向光明，求安樂、求自在，即可促發我們向佛法；不過如果弄得不好，即會走上邪途外道。此段，即孩子因善根的顯發，漸漸傾向大乘佛法這邊來了。

## 寅二 父求子中止

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止一城。其家大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瑚、虎<sup>43</sup>珀、頗梨<sup>44</sup>、珠等。其諸倉庫，悉皆盈溢<sup>45</sup>；多有僮僕、臣佐<sup>46</sup>、吏民<sup>47</sup>；象馬車乘、牛羊無數，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商估<sup>48</sup>賈客<sup>49</sup>亦甚眾多。<sup>50</sup>

上面講兒子向這邊來，今敘父親方面的事情。

父親，就是過去曾經教他發過菩提心的，即我們現在所講的釋迦牟尼佛。他「父」親起初一直尋找兒「子」，東找西找找「不」到，就在「中」途「一」個「城」邑住下。很「富」有，「財寶無量」，如「金、銀、琉璃、珊瑚、虎珀、頗梨」、「珠等」寶，很多很多，「倉庫」滿滿的，放不下，富裕之極。「多有僮僕」使喚之人，又有「臣佐、吏民」，看起來好像和國王差不多。古代是如此的，如中國夏禹王時，小小一個地方就叫藩國，

<sup>43</sup> 虎=琥【宋】【元】【明】【宮】。(大正9, 16d, n.5)

<sup>44</sup> 頗梨：指狀如水晶的寶石。(《漢語大詞典》(十二), p.287)

<sup>45</sup> 盈溢：2.充裕；滿盈。(《漢語大詞典》(七), p.1419)

<sup>46</sup> 佐(zuǒ ㄗㄨㄛˇ)：1.輔助，幫助；2.處於輔助地位的人。(《漢語大字典》(一), p.163)

<sup>47</sup> 吏民：官吏與庶民。(《漢語大詞典》(一), p.521)

<sup>48</sup> (1) 估：5.行商；商人。6.求取。(《漢語大詞典》(一), p.1224)

(2) 商估：1.商賈，商人；2.指商業。(《漢語大詞典》(二), p.371)

<sup>49</sup> (1) 賈：1.做買賣。2.古指開設店鋪做買賣的商人。後泛指商人。3.坐賣。泛指賣。4.買。(《漢語大詞典》(十), p.190)

(2) 賈客：商人。(《漢語大詞典》(十), p.192)

<sup>5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 16b28-c4)。

和國家差不多；到了周朝的時候，有八百諸侯，故還有八百侯國，後來才慢慢統一起來。我曾從四川到西安，途中經過好幾個地方，在古代都是一個國家，其實只是個大的城鎮而已。在古代時，這樣的一城、一鄉、一鎮，裡面就有一個頭領，和皇帝差不多，他也有當地的治權，也有替他做事的人，等於是他的官吏。古代的政治制度，酋長制度、僕奴制度，大概就是這樣，所以現在雖然是講這大菩薩在城裡，但他好像是個城主一樣，有臣佐、吏民、僮僕，還有老百姓等等。在家產方面，除了人以外，還有很多「象馬車乘」，這也是印度的特色。如軍隊之中，有馬也有象，這一方面是交通工具，一方面是一種武力。其他的，「牛羊」也好多好多。錢很多，就到處借人，放貸收「利息」，簡直像是個銀行家一樣。在城裡，「商估賈客」也很「多」很「多」。依文字講，「商」，是出去做買賣的，到外面去販貨來的。「賈」，本來就是買的意思，在中國，「賈客」的「賈」字，就是買東西時在熟悉的一個地方買。「商」是行商，「賈」是熟人買的。這裡是「商估賈客」，所以古人有這個解釋<sup>51</sup>：「商」，是到外面去買進來，販運的，等於個貿易商一樣，買進賣出；「估」，就是當地看舖子等人來買；下面這個「賈客」，即買東西的買客。這樣子看起來，城裡的商業、農業、田產、牛、羊、馬、車等多得很，富有之極，他是這樣的一個大富長者。

這是比喻釋迦牟尼佛於菩薩因地中教化了這班人發菩提心，但他們後來忘記了，菩薩行不修了，在生死六道中流轉，這猶如失掉這個兒子，但還是在尋找他。其實找應該也找得到，就是機緣未到，還不能夠把他教化過來，這才「求子不得」。起初釋迦佛在菩薩因地中教化這一班人發菩提心，自己則自利利他，廣行菩薩道，到最後成佛了，所以這「中止一城」，其實就是形容顯示佛相、成就佛果了。這城，也不是從前的地方，從前還是菩薩修行的時候，現在是成佛了，成了佛，有佛即有土，現起佛的世界，如長者住於一城。

下面說到長者「家」裡「大富」，都是譬喻佛具足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一切功德。「財寶無量」，一切功德寶無量無數。其中，「金、銀、琉璃、珊瑚、虎珀、頗梨、珠等」，向來稱為七寶。在佛的功德寶之中，有用七寶來譬喻七覺支<sup>52</sup>的，其實也不一定要這樣

<sup>51</sup> (1)〔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 546c13-20)：

「商估賈客亦甚眾多」者，俗民有四業，謂農、商、工、估。農者田也，商者商量物價謂行貨也，工者工匠，估者坐販也。此字應西下為貝，今經文估字乃是估稅之估耳。「賈客」者(假音)，上是貨物人，今賈客者即賈物人。此土稟道傳化他方，謂商也。此土受化即此土說法，謂估也。通稟前二人所化，如賈客也。即成道時有斯事故，借以為喻也。

(2)〔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6〈信解品〉(大正34, 773a7-18)：

三乘聖眾處處宣揚佛之正法，名「商估賈客」。宣尼云「求善價而估之」，即同於此。此類非一，名眾甚多。「商」者，《說文》「行賣也」，《玉篇》「通四方之珍異曰商旅」。有作「商」，商量也，非此義。「估」音公戶反，字書無此字，唯《爾雅》郭璞音義釋言：「注中商賈作此字」。《切韻》「估，市稅也。賈者坐賣也」。《周禮》九職，六曰司市，掌以商賈以通貨賄。鄭玄、《玉篇》「通物曰商，坐賣曰賈」。《白虎通》曰「商之言商，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賈者固也，言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

<sup>52</sup> (1)〔宋〕戒環解，《法華經要解》卷2〈釋譬喻品〉(卍新續藏30, 294a16-17)：

七寶行樹等者，七覺支之所生也。



配，總之，約功德之中最殊勝者即可以七寶來譬喻。「其諸倉庫，悉皆盈溢」，倉庫，本是種種財寶貯藏積集之處。佛的功德圓滿具足，所謂「白法所成，名為法身」<sup>53</sup>，無邊功德圓滿，就成了佛。佛的一切功德都圓滿了，一點也不缺少，滿滿的；不但佛自己功德具足，而且還能夠依佛的關係，使其他眾生也可以得到一切功德，這叫「盈溢」，功德圓滿、滿足，好像滿到外面來一樣。

「多有僮僕、臣佐、吏民<sup>54</sup>」，在佛所教化的弟子當中，有僮僕，有臣佐，有吏民。「僮僕」就是已經在佛法之中的普通凡夫。凡夫有兩種：一種叫外凡夫，一種叫內凡夫。以大乘法來說，還沒有進門的，已經在聽法、修行了，想要到佛法裡面來了，但還沒有真正進到一定階段的，這個叫做外凡夫<sup>55</sup>。如果修學到一定能夠向上來以後，那就是內凡夫<sup>56</sup>，好像進了門，可是還是個凡夫；所以內凡夫也叫「賢」，我們普通說聖人、賢人

(2)〔宋〕慧洪造，張商英撰，《法華經合論》卷2（卍新續藏30，378a9-10）：

其旁各有七寶行樹，常有華果者，七覺支之所生也。

(3)〔宋〕闍達解，《法華經句解》卷5（卍新續藏30，564b16-18）：

或復賜與珍玩之具，七寶妙物喻佛授彼有德行者七覺支寶。

(4)〔元〕徐行善科註，《法華經科註》卷5（卍新續藏31，119c1）：

種種七寶即七覺支等。

<sup>53</sup> (1) 無著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卷3〈10 彼果智分〉（大正31，149b1-24）：

諸佛法身以何為相？應知法身略有五相：一、轉依為相，謂轉滅一切障雜染分依他起性故，轉得解脫一切障於法自在轉現前清淨分依他起性故。二、白法所成為相，謂六波羅蜜多圓滿得十自在故。此中壽自在、心自在、眾具自在，由施波羅蜜多圓滿故。業自在、生自在，由戒波羅蜜多圓滿故。勝解自在，由忍波羅蜜多圓滿故。願自在，由精進波羅蜜多圓滿故。神力自在五通所攝，由靜慮波羅蜜多圓滿故。智自在、法自在，由般若波羅蜜多圓滿故。三、無二為相，謂有無無二為相，由一切法無所有故，空所顯相是實有故。有為無為無二為相，由業煩惱非所為故，自在示現有為相故。異性一性無二為相，由一切佛所依無差別故，無量相續現等覺故。……四、常住為相，謂真如清淨相故，本願所引故，所應作事無竟期故。五、不可思議為相，謂真如清淨自內證故，無有世間喻能喻故，非諸尋思所行處故。

(2) 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九章，第二節〈瑜伽學的發展〉，p.343：

如《莊嚴經論》以一切種智為佛的「自性」；「白法所成身」，是無漏清淨善法所成身，也就是法身（dharma-kāya）的意義。佛身是轉依而得的，「佛體與最上圓滿白法相應」：「一、得極清淨出世智道，二、得無邊所識境界智道」。

<sup>54</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546c4-6）：

「多有僮僕」者，第二、明徒眾，初成道時所化非一故言「多有」，外凡如僮僕，內凡如吏民，登地已上能助佛揚化為臣佐也。

<sup>55</sup> (1) 〔唐〕遁麟述，《俱舍論頌疏記》卷23（卍新續藏53，493b15-18）：

「次總相念與前別」者，正理云：雜緣法念住總有三種，謂二三四。唯總緣四名，此所修前雜非唯二三等故，與前差別已，上從五停心至此外凡位竟，自下明內凡位。

(2) 〔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卷17（大正44，810b25-29）：

言外凡者，善趣之人向外求理，未能息相內緣真性，故名為外。六道分段凡身未捨，故名為凡。如小乘中念處已前依事趣觀相同外道，名為外凡。此亦如是，向外求理；相同聲聞，未能息相內求真實，故名外矣。

<sup>56</sup> (1)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5〈3 譬喻品〉（大正34，526b1-4）：

有人言：心各勇銳此明外凡夫位，即七方便中前三方便聞思慧位也。互相推排謂內凡夫位，即四善根即修慧位也。競共馳走三果學人位也。

(2) 〔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卷17（大正44，810b29-c4）：

的「賢」，也是一種內凡。這譬如什麼呢？譬如僮僕，他有很多的煩惱，但是漸漸降伏煩惱，也可以為佛做點事，就是也可以幫助佛教化。至於臣佐、吏民，可以分為二種。臣佐，好像皇帝旁邊的大臣。佛的下面代佛揚化的這些大菩薩，譬如臣佐。菩薩的位置稍微低一點，但是也已經比僮僕（外凡夫）高一點，這個是吏民。總之，在大乘佛法之中，有這許多被教化的對象。

「象馬車乘、牛羊無數」等等，都是形容佛的一切功德。依《維摩詰經》來講，「象馬車乘」是形容神通的，如「象馬五通馳」<sup>57</sup>，形容種種的神通，因為像馬兒跑，神通是很快的。「牛羊無數」，都是指佛所有的功德。<sup>58</sup>

「出入息利」。佛成就以後，即教化眾生，把佛法弘化出去是為「出」，眾生因而進入佛法中來即為「入」，信佛者漸多，好像有了利息一樣。利息，以人來講，如同子息，本錢生利錢，也好像是生產一樣，形容以佛的教化又生出其他的人也來學佛。佛的教化，不單單在這個地方弘揚佛法，而是遍一切處、遍十方界，所以叫「乃遍他國」。「商估賈客亦甚眾多」，如上所說「商估」和「賈客」這兩類，一種是行商，是到外面去販運、做買賣的；一種是坐販，看個舖子，坐在那個地方，別人來向他買。佛的教化也是一樣，以釋迦牟尼佛來講，有時遊化各地去教化眾生，如同現在所說的巡迴佈教、環島佈教般；另一種是佛在一處，大家到此處來請、來聽，這好像是看舖子坐販一樣。

總之，上面所講的，都是說佛的一切功德皆圓滿，教化的對象有大菩薩、初發心菩薩等等，佛法的教化遍及其他世界，使很多人得到佛法的利益。這個地方說佛成佛以後現起的化相，以古人來說，這就好像說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初成正覺，後在華嚴會上宣示、教化大乘法之相貌。<sup>59</sup>

### 寅三 子遇到父城

時，貧窮子遊諸聚落，經歷國邑，遂到其父所止之城。<sup>60</sup>

上面說「窮子」漸漸長大，功德增長，向大乘法越來越近。因為這窮子還沒有大乘

言內凡者，種性已上漸息緣故內求真性，故名為內。六道分段雖分斷離未有盡處凡夫身未盡，故亦名凡。故涅槃中說為凡矣；所言聖者初地已上，息妄契真會正名聖，名義如是。

<sup>5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2〈8 佛道品〉（大正14，549c14）。

<sup>58</sup> (1) [劉宋]竺道生撰，《法華經疏》卷上（卍新續藏27，8c7-8）：

「象馬牛羊」者，三乘五通諸功德也。「車」者，理運無方也。

(2)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6〈釋信解品〉（大正34，81b20-22）：

權實智觀名「象馬牛羊」，非但教法甚多，觀智亦復無數也。

(3) [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6〈信解品〉（大正34，773a1-2）：

八萬四千眾行為「牛羊無數」。

(4) [宋]聞達解，《法華經句解》卷下（卍新續藏30，490b21-23）：

「象馬車乘」，象馬代步車乘運行，所向自在喻五通也。「牛羊無數」，化三乘人功德進益如牛羊長。

<sup>59</sup> [胡]吉藏撰，《法華統略》卷2（卍新續藏27，494c6-9）：

「中止一城」者，有其三義：一者若明中止一城，時處人物，則是初成道華嚴會也。二者望子貧父富，父富則明嘆佛乘，子貧則毀小乘。三者欲明子宿緣應熟，故佛垂應待之。

<sup>6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6c4-5）。

功德，所以稱為窮子。他「遊諸聚落」，從這個村莊到那個村莊，「經歷」這個「國」家到那個國家，慢慢地「到」「父所」住「之城」。喻大乘功德未具足的窮子，大乘佛法功德漸漸增長，感應道交<sup>61</sup>，到了佛所教化之世界來，遇佛出世的好因緣。起初，眾生在生死中流浪，在三塗八難中，難得見佛；現在逢佛世，得佛教化。但他並不是有意要來求大乘法，而是他們內在有一菩提種子<sup>62</sup>，善根內發，外多作好事功德，功德漸漸增長而遇佛教化。

#### 寅四 父念子情深

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sup>63</sup>，但自思惟，心懷悔恨<sup>64</sup>，自念老朽，多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sup>65</sup>，無有子息<sup>66</sup>，<sup>67</sup>一旦終沒，財物散失，無所委付<sup>68</sup>。是以慙慙<sup>69</sup>，每憶其子。復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財物，坦然快樂，無復憂慮。」<sup>70</sup>

雖然十年，乃至五十年不見子了，父親還是一往情深，時時記著他的兒子。這就是父親慈悲懇切，從來沒有忘記這個兒子。世上父母皆念子，自家財產無子傳承，都很憂慮難過的。「父」常懷「念」兒「子」，「與」兒「子離別」「五十」多「年」，上面的「或十、二十、至五十歲」比喻生死五道、五趣；現在說「五十餘年」，古人的解釋，因為五趣之外還有阿修羅（阿修羅有時也歸於五趣，附在天趣、鬼趣之類）。窮子離別以後，他這個人在生死五道、六道當中。可是，佛自己從來沒有對「人說」：「那些人，我曾經教化他，他是我的兒子」，只是「心」裡時時念著他，「懷」「恨」自己，懊惱「自」己，當時不曉得好好地招呼，結果兒子跑了，現在年「老」了，東西交不出去，心裡難過。他「自」己想著年紀「老朽」了，「多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可是「無有子息」。如果「一旦」死了，這些錢「財」「散失」，「無所委付」，沒有一個地方委託。所「以慙慙」，很懇切思「憶其子」。一方面又想，「若得」見兒「子」，把財產交代他，一切都可以放下，不是一點「憂慮」也沒有，很歡喜嗎？比喻佛曾教化的眾生，雖發了菩提心，現在忘記了，故在六道中為生死凡夫，但佛也沒有向人家說他們是發過菩提心，說也沒

<sup>61</sup> 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第四章，第四節，第四項〈證發心〉，p.343：

自心淨，即能見佛得益，可說是自力；眾生所感，諸佛所應，感應道交，即是他力。

<sup>62</sup> 印順法師，《學佛三要》，八，二〈「利」是什麼〉，p.144：

小乘行者，初發出離心，即種下解脫的種子；以後隨順修學，漸漸成熟；最後才證真斷惑得解脫。大乘行者，初發菩提心，即種下菩提種子；經長時的修行成熟，才能究竟成佛。

<sup>63</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47a10-14）：

「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者，初成道時但說菩薩大行，未說二乘人本是佛子、曾受大化，今違化久也。又釋即詔二乘為人，初成道時二乘大機未發不堪聞說是子也。

<sup>64</sup> 悔恨：懊悔。（《漢語大詞典》（七），p.547）

<sup>65</sup> 盈溢：充裕；滿盈。（《漢語大詞典》（七），p.1419）

<sup>66</sup> 子息：1.子嗣；兒子。2.泛指兒女。（《漢語大詞典》（四），p.171）

<sup>67</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47a21-24）：

「無有子息」者，初成道時雖多菩薩實堪紹佛業，但為二乘作譬，故言無有子息。二乘未能自悟，如無子；復不未能傳化，如無息也。

<sup>68</sup> 委付：交付；托付。（《漢語大詞典》（四），p.323）

<sup>69</sup> 慙慙：亦作「慙慙」，情意懇切。（《漢語大詞典》（七），p.671）

<sup>7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6c5-11）。

用，不過佛的內心總是充滿「悔恨」。

其實佛哪裡還有悔恨呢？這是形容佛從前在修菩薩行時，可能沒教好，教化不圓滿，若那時教好一點，如今亦不會流落六趣的。現在成佛以來已甚大久遠，可是缺少真佛子<sup>71</sup>。本來佛之子，即大菩薩多得很，要紹隆<sup>72</sup>佛種<sup>73</sup>，弘揚佛法的人有的是，哪裡沒有？這裡是約從前發過菩提心，而又墮落的那班人說，一直在生死中，沒能得到教化說。佛在娑婆界菩提道場，成等正覺後，不論化身<sup>74</sup>、報身<sup>75</sup>都好，至少在這世界的弘法來說，佛法有一個段落。如釋迦佛的正法、像法各一千年，末法有萬年，假使這班人得不到佛法之功德，好像佛的功德傳不下去一樣。若能得到這班人，再教化他，那麼過去所教化之目的，也如願以償了。如中國禪宗亦有傳法的傳統一樣，禪師自己承受上人的法，無論怎樣也得付出去，若付不出去那是不行的。

<sup>71</sup> (1)〔唐〕般若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5〈4 無垢性品〉(大正3, 312c24-26)：

爾時，世尊讚歎智光諸比丘等：「善哉，善哉！是真佛子，能為未來一切眾生，問於如來如是大事。」

(2)〔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5〈3 譬喻品〉(大正34, 513c14-18)：

「真是佛子」者，明佛子有二門：一者、小乘有五佛子，謂四果及緣覺；二者、大小合明五佛子，謂四果及法身菩薩。今云真是佛子者，對小乘五種佛子並非真子，今悟解一乘、堪紹繼佛種，始為真佛子。

(3)印順法師，《攝大乘論講記》，第四章，第一節，第七項〈悟入所知相〉，p.330：

登地的菩薩，深入諸佛自證的法界，具有佛慧的氣分，所以名「生如來家」，為真佛子。

(4)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p.104：

所問發心，以立願普度眾生而發，是世俗菩提心。此處，由深悟無我，見如來法身，從悲智一如中發心，即諸經所說的「紹隆佛種」，「是真佛子」。

<sup>72</sup> 紹隆：繼承發揚。(《漢語大詞典》(九)，p.799)

<sup>73</sup> 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p.97：

為眾生種種教化，即是如來的廣大家財——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能信受轉化，即是能負起這度生重任，紹隆佛種！無上正等菩提，為佛的大智慧、大功德、大事業、大責任，如無人擔當起來，就是斷佛種姓。

<sup>74</sup> (1)〔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 506c13-18)：

具三身也。初、明居法身之地見物有苦無樂起大悲心。次、初成道時為諸菩薩說華嚴教，則盧舍那身。第三門、為諸聲聞說三乘教，謂釋迦身也。初謂佛所見身，次是菩薩所見身，後是二乘所見身。又初是法身，次是應身，後是化身。

(2)印順法師，《華雨集》(一)，三〈辨法法性論講記〉，p.285：

化身，是適應眾生而起的種種變化身。出現於娑婆穢土的釋迦牟尼佛，在大乘法中，屬於化身。不過化身不一定這樣，名為隨類化身。應以什麼身化度，佛就化現什麼身。

<sup>75</sup> (1)〔唐〕般若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2〈2 報恩品〉(大正3, 298c5-10)：

爾時，菩薩入金剛定，斷除一切微細所知諸煩惱障，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妙果名現報利益。是真報身有始無終，壽命劫數無有數量，初成正覺窮未來際，諸根相好徧周法界，四智圓滿。

(2)〔隋〕吉藏撰，《金剛般若疏》卷3(大正33, 107b19-22)：

明佛有三種：一者法身佛，即以正法為身。二者報身佛，即是脩因已滿果起酬因名為報佛。三者化身佛，今言無有實證無有實說者。

(3)印順法師，《華雨集》(一)，三〈辨法法性論講記〉，p.285：

報身，約佛來說：菩薩初發菩提心，修菩薩行，積集廣大資糧，六波羅蜜多，四攝，三昧門，陀羅尼門，修習到究竟圓滿，名為佛。佛是無邊清淨功德所莊嚴的，是菩薩發心修行所成就的。約這一意義說，名為報身，報是修所成的，是修得的果報。

丑三 父子相見譬

寅一 子見父憂悔

世尊！爾時，窮子傭賃<sup>76</sup>展轉遇到父舍，住立門側<sup>77</sup>。遙見其父，踞<sup>78</sup>師子床<sup>79</sup>，寶机<sup>80</sup>承足，諸婆羅門、剎利、居士<sup>81</sup>皆恭敬圍繞，以真珠瓔珞，價直<sup>82</sup>千萬，莊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sup>83</sup>，侍立左右。覆以寶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散眾名華；羅列寶物，出內取與，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sup>84</sup>。<sup>85</sup>

兒子漸漸來了，父親每天記著他，現在因緣具足見到面了。「父子相見譬」分為二：「子見父憂悔」，兒子見到父親，但不認得父親，心裡感到畏懼、憂愁。「父見子歡喜」，父親見到兒子很歡喜，因為父親認得兒子，可是兒子不認得父親。先說子見父，那「時」，「窮子」當「傭」工<sup>86</sup>，一家到一家、一城過一城的做工，「展轉」恰巧來「到」長者之舍。兒子經過「父舍」，踩在「門」邊一望，望到裡面去，遠遠「見」到「父」親「踞師子床，寶机承足」。「床」是胡床，高起來，坐臥兩用，比床高些（大陸世家即叫炕

<sup>76</sup> 傭賃：謂受雇於人。（《漢語大詞典》（一），p.1657）

<sup>77</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47b16-18）：

「住立門側」者，始未信受如住，終必當行如立，未有大機不堪受大教如門側也。

<sup>78</sup> 踞（ju ㄐㄩˋ）：1.蹲；2.坐。（《漢語大詞典》（十），p.514）

<sup>79</sup>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6〈釋信解品〉（大正34，82b15-17）：

「踞師子床」者，圓報法身安處空理，無復通別二惑、八魔等畏，故云踞師子床也。

<sup>80</sup> （1）机=几【宋】【元】【明】【宮】【博】。（大正9，16d，n.8）

（2）机（jī ㄐㄧ）：2.通「几」。几案，小桌子。用以擱置物件或倚靠。（《漢語大詞典》（四），p.745）

（3）几：1.古人坐時憑依或擱置物件的小桌。後專指放置小件器物的傢具；2.用為坐具。（《漢語大詞典》（二），p.281）

<sup>81</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47c6-12）：

「諸婆羅門、剎利、居士皆恭敬圍繞」者，上歎能化，今美所化也。又上嘆富，今嘆貴。又八地已上法身清淨如波羅門；七地得無生忍名入佛眼地，即是王種義同剎利；初地以上檀行滿足，義同大富譬居士也；皆翊讚如來助佛揚化，故云「恭敬圍繞」。

<sup>82</sup> 直：23.價值；代價。24.抵；相當。（《漢語大詞典》（一），p.854）

<sup>83</sup> 拂（fú ㄈㄨˊ）：5.拂子；拂塵。（《漢語大詞典》（六），p.504）

<sup>84</sup>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6〈釋信解品〉（大正34，82c7-28）：

「真珠瓔珞」者，即戒、定、慧、陀羅尼三昧，四瓔珞也。「價直千萬」者，即四十地功德，以嚴法身也。「吏民僮僕」者，異門明義，即是稟方便教，斷通惑者名為民，稟別教斷通惑者名為吏；若同門明義者，還是方便波羅蜜也。內與實智同，外與機緣同，喻如吏民有內奉外役之義也。「白拂」者，即是權智之用也。「左右」者，右即入空智用，拂四住塵；左即入假智用，拂無知塵，此二為中道方便，故言侍立（云云）。「覆以寶帳」者，真實慈悲也。「垂諸花幡」者，花即四攝，幡即神通。「香水灑地」，降注法水灑諸菩薩心地以淹惑塵，亦是定水灑散心也。「散眾名花」者，布以七淨花，謂戒、定、慧、斷疑、道非道、知見淨、斷知淨也。戒者攝律儀等三種戒也，定者首楞嚴等也，慧者實智慧也，斷疑者已度二諦之疑也，道非道淨者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知見淨者智德圓滿了了見佛性也，斷知者斷德成就無明永盡也。「羅列寶物」者，羅列諸地真實功德也。出內如前釋（云云）。「威德特尊」者，光明無邊、色像無邊，相海巍巍堂堂，此義須作舍那之佛，豈得作餘釋耶？

<sup>8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6c11-17）。

<sup>86</sup> 傭工：受雇為人做工的人。（《漢語大詞典》（一），p.1656）

上<sup>87</sup>)，下有「寶几」(即矮凳)墊腳。旁邊有許多「婆羅門、刹帝利、居士」，「皆恭敬圍繞」著他。這是印度之三大家：一、婆羅門是宗教家，知識第一，道德修行為首。二、刹帝利，貴族王室，武士階級，政權第一。三、居士是資產階級，經濟第一。這些人在長者旁邊，可見長者地位之高。身上又掛滿「真珠」串成的「瓔珞」，幾「千萬」之值，「莊嚴」於「身」。「婆羅門、刹帝利、居士」這種是高級的，另外還有「僮僕」(聽招呼的人)、「吏民」(做低級事務的公務員一樣，或者是老百姓之類的)，都在下面幫忙招呼，「手」裡面拿一個「白」的「拂」塵，站在旁邊，在「左右」「侍」奉長者。上有珠「寶」作成的「帳」子，「垂」掛「華幡」，用「香水」「灑」在「地」上，清香四溢，還撒上種種有「名」的「華」。陳列著很多寶物，「出」「與」或納「取」，「如」佛法中「種種」莊「嚴」。有「威」，人見即怕，有「德」者人見之便敬仰他。於一切人中，最「尊」最貴，喻窮子眼裡所見的佛之種種功德相。

譬喻此人於過去曾發過菩提心，有此內在力量，漸漸增長功德回到佛法中，接觸大乘，但還在門外，且只是站在門邊，未能真正認識佛的面目，若真能認識，即知是父，何必畏懼？上說善根已發，見佛，但不清楚，對大乘未真能明了，故說只見父在獅子床，喻佛安於畢竟空寂之中，四無畏力如獅子床。

「寶机承足」<sup>88</sup>，即佛以定慧為依，清淨戒之机承足。婆羅門等，即佛所教化之諸大菩薩，圍繞著佛，如華嚴會上四十二位大菩薩，如雲拱月，<sup>89</sup>與這裡稍有不同。這裡之居士雖富有，但非貴重，形容三賢位菩薩；刹帝利是初地之菩薩；婆羅門是八地以上之大菩薩。形容大菩薩在大乘法中，恭敬圍繞。「瓔珞」，喻佛以戒、定、慧、陀羅尼四種瓔珞莊嚴佛的功德。因為這都是無量功德熏修所成，皆無量百劫修來，故價值千萬。在此法會中，不但大菩薩，就是外凡、內凡之凡夫，即僮僕，不能正契佛法中道者亦有。

「手執白拂」，即清淨，拂除濁惡，指內外凡夫正在修行過程當中，也在降伏煩惱，還未能體證中道。「覆以寶帳」，佛之四無量心<sup>90</sup>。「垂諸華幡」，即喻四弘誓願<sup>91</sup>。「香水

<sup>87</sup> 炕(kang ㄎㄨㄥˇ)：4.北方人用土坯或磚頭砌成的一種床。底下有洞，可以生火取暖。  
(《漢語大詞典》(七)，p.40)

<sup>88</sup> (1)〔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6〈釋信解品〉(大正34，82b18-19)：

「寶几承足」者，定慧為足，實諦為几，無生定慧依真如境也。

(2)〔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47c1-6)：

「踞獅子床寶机承足」者，宜就佛內外二德釋之。外德者，《華嚴經》云「處蓮華藏師子之坐」，如踞獅子床也，「其地金剛」，謂寶机承足也。內德者，一乘以中道正觀為體，不受斷常故云無畏，中道正觀必履實相之境，如寶机承足也。

<sup>89</sup> 參見〔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1世主妙嚴品〉(大正10，2a11-b12)。

<sup>90</sup> (1)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9〈8分別定品〉(大正29，150b20-22)：論曰：無量有四，一慈、二悲、三喜、四捨。言無量者，無量有情為所緣故、引無量福故、感無量果故。

(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0〈1序品〉(大正25，208c9)：

四無量心者，慈、悲、喜、捨。

<sup>91</sup> (1)〔隋〕吉藏撰，《金剛般若疏》卷2(大正33，102b28-c4)：

菩薩之道雖復多門，統其大歸不出願行，然願門雖多略為四弘誓願，行門無量略為六波羅蜜。四弘誓願者：一、未度苦海令其得度，二、未脫業煩惱縛令得脫之，三、未得道

灑地」，喻佛以禪定之水，清淨心地，已得離欲。「散眾名華」，喻佛之種種功德花，以上均以現實之物讚佛之功德。

「羅列寶物」，一切法門如寶物，要現神通即現神通，要說法即說法，要深即深，要淺即淺。佛以八萬四千法門教化眾生。「出內取與」，佛這樣教化眾生，好像放本錢出去，只要眾生能依法起修，而得法益，如增長利息一樣可以收回來了。窮子所見到的，雖然不清楚，可恰恰是見到佛的真實身，「威德特尊」。在佛身當中，有一種名為真實身。真實身不是化身佛的老比丘的相，是講《華嚴經》之中盧舍那佛、毘盧遮那佛那樣具足無比相好、遍一切處、音聲遍滿一切、具足無邊神通的圓滿功德相，這叫「威德特尊」。照道理說，窮子已忘記了菩提心，現在還沒有發起來，雖然有了一點善根，現在是見到了、碰到了，但他怎麼能夠知道呢？他實際上也並不能夠真正地知道，或者多多少少聽見一點，或者「遙見」。遙見，就好像遠遠地望到，中間不是很親切、不是很直接的意思。還是在門外，或者聽到，稍稍了解一點，並不能真正見到圓滿報身<sup>92</sup>、真正能夠通達圓頓大法。所以，換句話說，雖然大乘的善根在裡面推動他，他慢慢慢慢又是感應到這裡見到佛，但真正大乘法門搬在他的面前，他都說不要了，不能接受。所以下面說看得太多了，太尊貴了，他都怕起來了。

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恐怖，悔來至此。竊<sup>93</sup>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傭力得物之處。不如往至貧里，肆力<sup>94</sup>有地，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見<sup>95</sup>逼迫，強使我作。<sup>96</sup>」作是念已，疾走而去。<sup>97</sup>

此段說明，窮子見父疾走而去。

「窮子見父」太尊貴、太高大而生畏懼，即自生憂悔之心。看見婆羅門、剎帝利、居士等圍繞著父，推知其長者是了不得，「有大力」、大「勢」（大智慧、大神通）的人物，於是怕起來。同時由「恐怖」而起「悔」恨，懊恨自己別處不去，竟走到這裡「來」。自己內心想：「此」長者若不「是」國「王」，也是大臣，這種富貴人家的地方，不是「我」

---

諦之安令得安之，四、未得滅諦涅槃令得涅槃。

(2)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五章〈大乘不共法〉，p.271：

初發菩提心，重在立定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大誓願，名為『願菩提心』。廣說如**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邊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但是發菩提心，並非偶然想起成佛利生，而是要一番修習，達到堅固成就的。菩提心的修習，為修學大乘道、趣入大乘道的第一要著。

<sup>92</sup> 印順法師，《華雨集》（一），一〈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p.70：

大乘的特質，是重視福慧雙修，所以菩薩相都是莊嚴圓滿，沒有貧苦的樣子。成佛之後，不但有法身，而且有**圓滿報身**，這是由無邊功德所莊嚴的。所以大乘佛法最主要的內容，一為修福，一為修慧。

<sup>93</sup> 竊（qie ㄑㄧㄝˋ）：7.私下；私自。多用作謙詞。（《漢語大詞典》（八），p.490）

<sup>94</sup> 肆力：盡力。（《漢語大詞典》（九），p.245）

<sup>95</sup> 見：15.用在動詞前面，稱代自己。（《漢語大詞典》（十），p.312）。

<sup>96</sup>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6〈釋信解品〉（大正34，83a22-26）：

「若久住此或見逼迫強使我作」者，行大乘道經無量劫，故言久住。我本厭怖生死，若修大乘必入生死，廣學萬行，故言**逼迫**。我本樂小，而今令我發大乘菩提心，是為**強使**。

<sup>9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6c17-22）。

這當「傭」工糊口飯吃的「處」所。「不如」到「貧」窮住宅區去賣「力」糊口<sup>98</sup>還容「易」。「若」常逗留「此」地，恐怕會被「迫」「作」工，那就糟了。一想到這裡，就趕快地跑離開此地。

這譬喻一般心量狹小的眾生，見佛有無量無邊的功德，要成佛必先發菩提心，經無量大劫，修自利利他的六度萬行，難行要能行，難忍要能忍，太困難了。我還是簡單求自了生死之解脫來得快，來得容易，所以見到大乘法即跑開去。只想作一天工，賺一天錢，若住下來強迫我作工，喻佛勸我修菩薩行，我不發菩提心，不修廣行，也很不好意思。故說大乘善根雖發心，等到真正要做時，仍要退怯下來。這班人與大乘心量不能相應，佛無可奈何地於一佛乘中開三乘之教，方便化度。像這種人，都是對於大乘法似是而非，不能真正了解的緣故。所以經典說，有的將發菩提心即退了，有的稍為修了一點便退，也有根本與大乘心量不相應便退下來。下即父見子非常歡喜的事情。

### 寅二 父見子歡喜

時，富長者於師子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即作是念：「我財物庫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無由<sup>99</sup>見之，而忽自來，甚適<sup>100</sup>我願。我雖年朽，猶故貪惜。<sup>101</sup>」<sup>102</sup>

上面說子見父憂悔，喻生死凡夫根機不夠，聽大乘法而生恐怖。但父親一「見」兒「子」「便」認「識」，浪子回來了，父親非常「歡喜」，由於父親與兒子血統關係，在「師子座」上遠遠看見便認識。心想：兒子回來了，「我」百年之後，所有的「財」產、珍寶、「庫藏」等都「有所」托了。「我」「常」常想「念」他卻找不到，「無」法「見」面，現在沒有找他，他「自」己回「來」，非常滿足「我」的「願」望。「我」「年」紀已經老衰，對失散多年的兒子，異常愛「惜」，對於等待他回來交給他的財產珍寶，也非常愛惜，保存得好好的，等待他回來。現在他回來了，一切有所付托，所以歡喜。

佛坐於「師子座」<sup>103</sup>——安住於諸法實相畢竟空中，一見佛子即認識，因為是佛在過去菩薩因中，曾教化令發菩提心的眾生。在過去雖漂流於生死中，現又能與佛法接觸，又能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將來能成佛，真正能繼承、能負擔如來家業，佛所有種種功德，亦有所付托，故生大歡喜。佛成佛之後，常常思念過去教化過的眾生，佛的大慈悲心，深入骨髓，不管眾生是否接受他的教化，還是一樣的慈悲，常常想念著，記掛著他

<sup>98</sup> 糊口：喻勉強維持生活。（《漢語大詞典》（九），p.232）

<sup>99</sup> 無由：沒有門徑；沒有辦法。（《漢語大詞典》（七），p.105）

<sup>100</sup> 適：9.悅樂；滿足。（《漢語大詞典》（十），p.1162）

<sup>101</sup> （1）〔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548b6-9）：

「我雖年朽由故貪惜」者，第三、明老年見子，喜之甚也。財物於老年無用而貪惜為子，教法於佛乃無用，貪惜為於眾生也。

（2）〔宋〕戒環解，《法華經要解》卷2〈釋信解品〉（卍新續藏30，303a3-6）：

見子便識譬昔緣已熟；財物有付譬法有所授；我雖年朽猶故貪惜譬曠劫所修不妄與也；遣人急迫譬令菩薩為說頓法，即華嚴五位法門皆菩薩所說。

<sup>10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6c22-25）。

<sup>103</sup> 印順法師，《青年的佛教》，四〈高級佛學教科書〉，p.217：

獅子有這精進與無畏的德性，所以拿獅子來代表這種精神。佛所坐的座位，也就稱為「獅子座」；佛也被稱為「人（中的）師子」了！



們，有機會還是要教化的。但眾生煩惱重，業障深，佛欲以慈悲教化亦不可能。現在眾生在生死中，受了太多痛苦，慢慢已回心求自在，求安樂，甚至求解脫，漸漸的自己趨向佛法，這當然滿足了佛的願望。「年朽」——喻佛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對於佛的功德寶，希望給凡受過教化的眾生繼承。這是說明父親見孩子回來，非常歡喜。下面卻因佛的功德太大，眾生煩惱重，福薄慧淺，見大乘法而生怖畏；以佛的意思，既然來了，當然要教化，但小乘眾生不接受教化。

#### 丑四 喚子不得譬

##### 寅一 喚子不得

即遣傍人，急追將<sup>104</sup>還。爾時，使者疾走往捉。窮子驚愕<sup>105</sup>，稱怨<sup>106</sup>大喚：「我不相犯，何為見捉？」<sup>107</sup>

父親看見兒子回來，立刻派了身旁一個「人」「追」上去，要帶他回來。「使者」即是長者身邊的人，奉命趕上去，把窮子「捉」住。「窮子」<sup>108</sup>害怕起來「大」叫冤枉：「『我』並沒有侵『犯』你們，『為』什麼這樣『捉』我？」驚慌得不得了。

比喻佛究竟成佛以後，圓滿報身，功德很大。佛看見過去曾經教化發菩提心的眾生，在生死輪迴中，慢慢生於佛世界，與佛相遇，佛當然以大乘法教化他。「傍人」<sup>109</sup>——喻一乘大教；以一乘大教去教化他，使他接受，為一乘法所教化。希望讓他們把已忘失的菩提心，慢慢恢復過來，故以一乘教法直接教化他。但眾生雖然過去曾種善根，現在又聽過佛法，有向佛法的心，可是在生死六道中，頭出頭沒<sup>110</sup>，沒福慧接受大乘法，雖曾發菩提心，但不能擔當如來家業，因此而驚慌、害怕。為什麼會驚慌、害怕？因為說到這大乘法，無邊世界，無量眾生，種種法門，種種淨土，如何發菩提心，如何修難行苦行，廣度眾生，說廣大甚深的法……等，所以經中說，大乘法不能多說；多說，人聽了會驚慌發瘋。因為這是眾生所接受不了的，而非要他接受不可，所以害怕大喊起來。

##### 寅二 強之無益

使者執之愈急，強牽將還。于時窮子，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怖<sup>111</sup>，

<sup>104</sup> 將：9.帶領；攜帶。（《漢語大詞典》（七），p.806）

<sup>105</sup> 驚愕：亦作「驚鄂」，吃驚而發愣；非常震驚。（《漢語大詞典》（十二），p.891）

<sup>106</sup> 怨：2.埋怨；責怪。3.悲傷；哀怨。（《漢語大詞典》（七），p.448）

<sup>10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6c25-27）。

<sup>108</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44c23-28）：

聲聞人謂三乘所得涅槃法同、三乘並是、三無學人亦無異，故今明二乘所得法如彼草庵，如來所得法猶如大宅，二乘之人猶如窮子，如來之人如大富長者，是故迦葉自說大小具明優劣，令諸學小乘人捨小入大，故說此譬喻也。

<sup>109</sup> （1）〔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48b20-22）：

「傍人」者，在長者左右者，故言傍人。大乘是佛常用法，去佛親近故稱為傍。

（2）〔清〕一松講錄，《法華經演義》卷2〈4信解品〉（卍新續藏33，131a23-b1）：

言傍人者，即菩薩也。如來為一化之正主；菩薩為化主之輔弼。故如來為正化，菩薩為旁人也。

<sup>110</sup> 頭出頭沒：……後用以比喻追隨世俗。（《漢語大詞典》（十二），p.299）

<sup>111</sup> 惶怖：恐懼。（《漢語大詞典》（七），p.661）

悶絕<sup>112</sup> 躓<sup>113</sup>地。<sup>114</sup>父遙見之，而語使言：「不須此人，勿強將來。」<sup>115</sup>

「使者」捉著窮子不放，勉「強」要把他拉回來。「窮子」便愈加死怖，以為這次不得了，我沒犯「罪」，沒有對不起別人，這次被人捉住，恐怕連命也要送掉了，因此「更」加恐「怖」。在極度驚嚇之下，竟暈了過去。「父」親遠遠看到這種情形，便對「使」者說：「『不』要勉『強』他了，放他去罷！」

這是譬喻佛法是不能勉強的，不能接受而勉強之下，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處。佛欲以一乘法恢復小乘眾生的菩提心，使他回復大乘，可是勉強的結果沒有利益。大乘法接受不了，即不生信心，可能就會懷疑，生誹謗，作業墮落，所以在〈譬喻品〉中，佛對舍利弗說，對某些人是不能說此《法華經》，說了之後不但無益，反而使他因誹謗而造業受苦。<sup>116</sup>越是聽一乘法，越是驚慌，終於暈倒地上，這是喻對大乘懷疑、誹謗而終於墮落。因眾生福報智慧都不夠，若以最圓頓的大乘法教化他，法門與根機不相稱，結果不但沒有好處，反而使其造罪墮落，所以，只有另想辦法。上面〈方便品〉中說：眾生根鈍，不能以大乘法教化，只有隨順三世諸佛，於一乘而說三乘方便法。<sup>117</sup>這譬喻雖簡單，但含義很多。眾生過去曾受佛教化而發菩提心，可是流浪生死而忘失，現在漸漸接近佛法，又因根機不夠，不能接受大乘法而退回來了。

#### 丑五 冷水灑面譬

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莫復與語<sup>118</sup>。所以者何？父知其子志意下劣，自知豪貴為子所難。審知<sup>119</sup>是子<sup>120</sup>而以方便，不語他人云是我子。使者語之：「我今放汝，隨意所趣。」窮子歡喜，得未曾有，從地而起<sup>121</sup>，往至貧里，以求衣食。<sup>122</sup>

<sup>112</sup> 悶絕：暈倒。（《漢語大詞典》（十二），p.97）

<sup>113</sup> 躓（bì ㄅㄧˋ）：2.仆倒。（《漢語大詞典》（十），p.562）

<sup>114</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548c14-17）：

「轉更惶怖，悶絕避地」者，小機關大起驚疑怖畏故名惶怖，不能解大稱為悶絕。又不能行，譬之僻地也。

<sup>11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6c27-17a1）。

<sup>11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 譬喻品〉（大正9，16a8-10）：

告舍利弗：「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以是因緣，我故語汝：『無智人中，莫說此經。』」

<sup>11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 方便品〉（大正29，7b24-29）：

如是，舍利弗！劫濁亂時，眾生垢重，慳貪嫉妬，成就諸不善根故，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舍利弗！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

<sup>118</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548c24-29）：

「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者，第二、標授小章門也。即是第六冷水灑面譬。初成道時既未堪授大化，但有人天小機，故為說人天乘也。人天人機喻之如面，五戒十善能釋迷解滯稱彼根情，譬之冷水也。「莫復與語」者，不可說大也。

<sup>119</sup> 審知：由審察而明白。亦指清楚地知道，確知。（《漢語大詞典》（三），p.1629）

<sup>120</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549a3-4）：

「審知是子」者，知其過去曾發大心，故云審知是子。

<sup>121</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549a19-21）：

「從地而起」者，領授小教也。牽往父所故僻地，放之故起行，不行大乘如僻地，堪修小教如起行也。

窮子暈倒地上，長者立即叫人用「冷水」噴在他臉上，使他清「醒」過來。「父」親「知」道這孩「子」，一向在外面苦苦惱惱，貧窮困乏，為人工作，衣食不足，這樣的日子過久了，「志」趣便更低「劣」了。而父親自己是一個大富長者，有無數的房舍、財產，這種情形，窮子一見便會生恐懼。由於父子的地位不同，自然造成了心理上的隔礙，因為兒子在外面流浪墮落太久，父子之間距離甚遠，隔礙更深，見了父親的「豪華富「貴」便害怕，所以即使對他說「你是我的兒子」，他也不相信。世間很多習慣，及社會地位的影響甚大，因此父親心裡雖然明白，而並未說明他就是自己的兒子。

如果一個窮人，把他請來住豪華的大廈，讓他享福，他不一定歡喜，而且還會覺得種種不習慣，過不下去。長者知道窮子是勉強不得的，要有善巧「方便」，絕不是衣食充足便可解決問題。於是令「使者」「放」了他，讓他走，「隨」他喜歡到哪裡便到哪裡。「窮子」便如獲大赦的「從地」上爬「起」來，跑到一些窮鄉僻壤中，「以求」取生活。

這譬喻以大乘法教化，眾生受不了，不信、疑惑，生誹謗而作業墮落。「冷水灑面」——讓他懺悔，修人天法門，離地獄、餓鬼、畜生的苦，而生於人天之中，得些小功德。人天法門是成佛的基礎，不生人天是不能聞法修行的。所以佛說法也常說布施、持戒的人天法門。窮子從地上爬起來，而至貧里求生活，喻因誹大乘墮落的眾生，因懺悔離開三塗而得人天果報。

#### 丑六 誘引還家譬

##### 寅一 遣使傭作

爾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sup>123</sup>無威德者：「汝可詣<sup>124</sup>彼，徐<sup>125</sup>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直。』」<sup>126</sup>窮子若許，將來使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雇汝除糞。我等二人亦共汝作。』」時二使人即求窮子，既已得之，具陳<sup>127</sup>上事。爾時，窮子先取其價，尋<sup>128</sup>與除糞。<sup>129</sup>

佛以小乘方便法而教化眾生。「長者」以善巧「方便」的辦法，去「誘」導他的兒「子」，秘「密」的派「遣」兩「人」找他。這兩個人的「形」狀非常「憔悴」，是沒有「威德」的人。使他們慢慢與「窮子」接近，並且告訴他，這裡「有」工「作」的地方，如你願意去做，還可以多給一些工資，「窮子」答應的話，便把他帶「來」。如果他問做些什麼工「作」，「可」告訴他是挑「糞」，並且你們也和他一起做的。當「時」兩個「使者」找到「窮子」之後，便把長者的意思告訴他。窮子答應了，不過要先拿錢然後工作，

<sup>12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a1-7）。

<sup>123</sup> 憔悴：1.黃瘦；瘦損。7.陋賤之人。（《漢語大詞典》（七），p.738）

<sup>124</sup> 詣（yì 一、）：2.前往；到。（《漢語大詞典》（十一），p.197）

<sup>125</sup> 徐：2.緩慢。（《漢語大詞典》（三），p.979）

<sup>126</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49b23-28）：

「此有作處倍與汝直」者，窮子前從地而起往至貧里以求衣食，即是行人天乘，名為彼處；今對世間之彼，故說二乘出世間法，名之為此。示四諦、十二因緣是修行之所，故稱為處；示小涅槃之樂過人天之樂，為倍與汝直。

<sup>127</sup> 具陳：備陳；詳述。（《漢語大詞典》（二），p.110）

<sup>128</sup> 尋：12.不久；接着；隨即。（《漢語大詞典》（二），p.1288）

<sup>12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a7-13）。

做他職內的衛生工作。這樣，總算把兒子找了回來。

這比喻佛以小乘法教化。小乘的修學行果，即修學小乘的過程：第一要發出離心，要出離三界生死之苦。這種出離心，正如窮子要找點工作過生活。第二是修解脫分善根。分<sup>130</sup>即是因，解脫的條件，亦即是修能解脫的善根，是在未證果之前，如修五停心<sup>131</sup>、四念處<sup>132</sup>的總相念處<sup>133</sup>、別相念處<sup>134</sup>法門等，亦即修無常、苦、不淨、無我等法門，是解脫分善根。現在派人教化的意思是不說一乘，安立方便而說二乘——聲聞乘與緣覺乘，是於一佛乘中分別說三。「二人」指二乘法門，「密遣」不說唯一佛乘而說三乘。如果說為了讓他成佛，所以說小乘法門，他就不能接受。如果說：成佛歸成佛，是一件事情；小乘法門——修聲聞乘證阿羅漢果，緣覺乘證辟支佛果，究竟圓滿，這是另一件事情，這樣他就接受了。亦不能說破二乘非究竟。

這二乘人的教化是「形色憔悴，無威德者」，「威德」是內在的功德，及外面表顯的莊嚴，所謂外威內德，二乘人內功德少，外相也不太好，故其形容「憔悴」。佛菩薩不但內在功德圓滿具足，佛的外相還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有威有德，小乘阿羅漢都衰老的，憔悴的，形容其外無相好，內無威德。小乘人要慢慢的教導，大乘是直接法門。生死凡夫直接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而成佛，是走直路；小乘先了生死，普通看小乘人在三生或六十劫得果，<sup>135</sup>好像很快，實在再回小向大，是走迂迴彎曲的路，很慢。譬喻中

<sup>130</sup> 分 (fèn ㄈㄣˋ)：10.整體或全數中的一部分。(《漢語大詞典》(二)，p.565)

<sup>131</sup> 佛陀蜜多撰，〔劉宋〕曇摩蜜多譯，《五門禪經要用法》(大正 15，325c11-16)：

坐禪之法要有五門：一者安般；二、不淨；三、慈心；四、觀緣；五、念佛。安般、不淨二門、觀緣，此三門有內外境界；念佛、慈心緣外境界。所以五門者，隨眾生病：若亂心多者，教以安般；若貪愛多者，教以不淨；若瞋恚多者，教以慈心；若著我多者，教以因緣；若心沒者，教以念佛。

<sup>132</sup> (1)〔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9(10經)《十上經》(大正 1，53b11-14)：

謂**四念處**：比丘內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內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

(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9〈1序品〉(大正 25，198c10-20)：

問曰：何等是**四念處**？

答曰：身念處，受、心、法念處，是為四念處。

觀四法四種：**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是四法雖各有四種，身應多觀不淨，受多觀苦，心多觀無常，法多觀無我。何以故？凡夫人未入道時，是四法中，邪行起四顛倒：諸不淨法中淨顛倒，苦中樂顛倒，無常中常顛倒，無我中我顛倒。破是四顛倒故，說是四念處；破淨倒故說身念處，破樂倒故說受念處，破常倒故說心念處，破我倒故說法念處。以是故說四，不少不多。

<sup>133</sup>〔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4(大正 33，728a6-11)：

**總相四念處**者，前已別相念慧破四顛倒，今深細觀慧，總破四倒。或境總觀總，境別觀總，境總觀別。或總二陰、三陰、四陰、五陰，皆名總相觀。是中，亦巧方便，能生正勤、如意、七覺、八道，疾入後法，故名**總相念處**位也。

<sup>134</sup>〔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4(大正 33，727c26-728a1)：

**別相念處**位者，以五障既除，觀慧諦當能觀四諦，而正以苦諦為初門，作四念處觀，破四顛倒。若慧解脫根性人，但修性四念處觀，破性執四倒。

<sup>135</sup>〔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01(大正 27，525b14-19)：

依狹小道而得解脫故名「時解脫」。「狹小道」者，謂若極速第一生中**種**善根，第二生中令成

說，這裡有個做工的地方，多給你工資——「倍與汝直」，「直」就是價錢。這句話怎麼說呢？這有如佛告弟子：世間苦，應該要好好地修行。這裡有個修行的地方，如果能夠好好發心修行，能得到很高的價值——得涅槃，世間從來沒有這麼好的事情。世間生死之法，最好也只不過是生得非想非非想天，將來還是要墮落；如果能修習此法門，能得出世之價——涅槃。用這個方法來教他修行，得到出世功德。依這樣的教化，他就來修行了。修行的方法，就是「除糞」。眾生業障重，生死苦惱無邊，是因為愛欲強，煩惱重，處處執著。除掉煩惱，不要執著，就可以離苦得樂，證涅槃。所以「除糞」，就是除煩惱、除戲論。這樣修即可以證涅槃，超越世間，得到最高的價值。以此二乘教法教導窮子，他就來了。

來了以後，他「先取其價，尋與除糞」——喻小乘人望果行因，為證涅槃而修行，先把目標弄準了，然後去行。這裡也許有人會說：小乘斷煩惱，難道大乘不斷煩惱？這有不同。小乘要斷煩惱、了生死、證涅槃；把生死與涅槃分成兩截，也把煩惱與菩提分成兩截。而大乘不是這樣看，大乘是一切法無自性空<sup>136</sup>，一切法本來寂靜<sup>137</sup>，故有說不斷煩惱，即是煩惱本性空；能了解此，煩惱即不除而除<sup>138</sup>。

這是要修解脫分善根<sup>139</sup>，怎麼能得解脫呢？要斷煩惱。如何能斷煩惱呢？要知道生命無常，觀受是苦、觀身不淨、觀心無常、觀法無我，觀一切都是不淨、苦、無常、無我，修此觀即如除糞，打掃清淨。

## 寅二 化身助作

### 卯一 照機

其父見子，愍而怪<sup>140</sup>之。又以他日，於窓<sup>141</sup>牖<sup>142</sup>中遙見子身，羸瘦<sup>143</sup>憔悴，糞土塵塗<sup>144</sup>，

熟，第三生中得解脫；餘不決定。

依廣大道而得解脫名「不時解脫」。「廣大道」者，謂若極遲聲聞乘經六十劫而得解脫，如舍利子。

<sup>136</sup> 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24 觀四諦品〉，p.18：

因為無明，不見諸法無自性，而執著他確實如此的有自性，所以成為世俗諦。通達諸法無自性空，就見了法的真相，是勝義諦。

<sup>137</sup> 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16 觀縛解品〉，p.270：

為了引誘眾生遠離妄執，佛才方便說有涅槃。如了達諸法如幻如化，生死如幻如化，即生死當相為涅槃，本來寂靜。

<sup>138</sup> 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23 觀顛倒品〉，p.430：

大乘佛法中，也說不斷煩惱。這因沒有煩惱的實相可破，只要體解煩惱本性空寂，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這就可以離煩惱得解脫了！

<sup>139</sup> (1)〔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大正27，35a4-7）：

順解脫分善根者，謂種決定解脫種子，因此決定得般涅槃。

順決擇分善根者，謂煖、頂、忍、世第一法。

(2) 印順法師，《教制教典與教學》，十二〈談修學佛法〉，p.176：

發起出離心，種下解脫分善根，必定要了生死，不會退失。在大乘法中，從聞慧生正信，即是發起菩提心，成為佛種。

<sup>140</sup> 怪：3.驚異，覺得奇怪。5.責怪，埋怨。（《漢語大詞典》（七），p.483）

<sup>141</sup> 窓（chuāng 彳义艹）：同「窗」。（《漢語大詞典》（八），p.444）

<sup>142</sup> 牖（yǒu 一又宀）：1.窗戶。2.指開鑿窗戶。（《漢語大詞典》（六），p.1050）

汗穢不淨。即脫瓔珞、細軟上服、嚴飾之具，更著麤弊<sup>145</sup>垢膩<sup>146</sup>之衣，塵土全身，右手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語諸作人：「汝等勤作，勿得懈怠。」以方便故，得近其子。<sup>147</sup>

「父」親「見」兒「子」除糞，心中一方面憐「愍」，一方面覺得可惜，覺得這人好好地教化不聽，寧願去挑糞，弄得全身骯髒。過了一段時間，父親從窗子看到兒「子」在外面，臉孔枯黃，「身」體「羸瘦」，滿身的灰「塵」「糞土」，骯髒極了，父親心中又生起了憐愍。父是大富長者，身上穿的都是最華貴的衣服，而且配帶了很多珍寶「瓔珞」之類的莊嚴品。然而，為了憐愍他的兒子，「即脫」下了這些華麗的衣「服」及「飾」物，換上了一套粗布而污穢的「衣」服，還故意弄得滿「身」泥「土」，拿了「除糞」的工具，裝得有點害怕污穢的樣子去到窮子的身旁（這在佛法中叫同事攝<sup>148</sup>），像一個工頭般對他們說：「你們好好地工『作』，不要偷懶。」「以」這種「方便」，接「近」他的兒「子」。

比喻小乘人修解脫分善根之後，經過一個時間，令其真正修抉擇分善根。什麼叫做「抉擇分善根」呢？發出離心，修小乘法，先修聞思慧、修四念處等，再進一步，至開悟之前，修抉擇分。智慧的生起是有條件的，抉擇分即是智慧生起的條件，煖、頂、忍、世第一，這四加行位屬於抉擇分。<sup>149</sup>再依四念處，修四正勤、五根、五力等法門。<sup>150</sup>現在小乘人已在斷煩惱執著，佛從佛果功德上去了解，這些眾生是很可憐的，這麼好的成佛法門不修，菩薩行也不修，而偏要修小乘，苦苦惱惱的，所得的功德很有限。讓他修了一個時期之後，佛即自己示現小乘人去教化他。釋尊成佛已來甚大久遠，知道眾生不

<sup>143</sup> 羸瘦：瘦瘠。（《漢語大詞典》（六），p.1402）

<sup>144</sup> 坌（bèn ㄅㄣˋ）：1.塵埃。（《漢語大詞典》（二），p.1055）

<sup>145</sup> 麤弊：2.粗糙而又破舊。（《漢語大詞典》（十二），p.1310）

<sup>146</sup> 垢膩：多指粘附於人體或物體上的不潔之物。（《漢語大詞典》（二），p.1101）

<sup>14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7a13-18）。

<sup>148</sup>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9（大正26，403a29-b7）：

云何同事攝事？答：此中同事者，謂於斷生命深厭離者，為善助伴令離斷生命；若於不與取深厭離者，為善助伴令離不與取；若於欲邪行深厭離者，為善助伴令離欲邪行；若於虛誑語深厭離者，為善助伴令離虛誑語；若於飲諸酒深厭離者，為善助伴令離飲諸酒；諸如是等說名同事。

<sup>149</sup> （1）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3〈6 分別賢聖品〉（大正29，120a17-23）：  
此煖、頂、忍、世第一法四殊勝善根名「順決擇分」。依何義建立「順決擇分」名？「決」謂決斷；「擇」謂簡擇；「決斷簡擇」謂諸聖道——以諸聖道能斷疑故及能分別四諦相故。「分」謂分段，此言意顯所順唯是見道一分。決擇之分故得「決擇分」名。此四為緣，引決擇分；順益彼故，得順彼名。故此名為「順決擇分」。

（2）印順法師，《華雨集》（一），三〈辦法法性論講記〉，p.288：

煖、頂、忍、世第一法，名為四加行，這是狹義的加行；約廣義說，從菩薩發心起，所有一切修行，都可名為加行。

<sup>150</sup>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3（59經）（大正2，19c3-10）：

如來、應、等正覺未曾聞法，能自覺法，通達無上菩提，於未來世開覺聲聞而為說法，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道。比丘！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未得而得，未利而利，知道、分別道、說道、通道，復能成就諸聲聞教授教誡；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是名如來、羅漢差別。

能接受大乘法，而令他們發出離心，修解脫分等法門。娑婆世界眾生功德太少，福報太薄，要斷煩惱，修苦行。佛的圓滿報身，眾生看不見，大乘法又不能接受，在華嚴法會時，所謂「有眼不見舍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sup>151</sup>。「脫瓔珞、細軟上服、嚴飾之具，更著麤弊垢膩之衣」，是比喻佛為了教化這班福薄慧淺的聲聞弟子，而隱圓滿報身相，現應化丈六金身，除了高大一點，相貌好一點之外，在眾生看來，是與一般人差不多。「手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譬喻佛也斷煩惱，了生死，證涅槃，與聲聞人一樣，害怕煩惱，所修行的法門亦與聲聞差不多。於是，佛教他們精進修行，不要懈怠，從四念處進修四正斷<sup>152</sup>，再修五根、五力等法門。佛以此方便而接引眾生。

## 卯二 垂迹

後復告言：「咄，男子，汝常此作，勿復餘去，當加汝價。諸有所須，瓮<sup>153</sup>器、米麵、鹽醋之屬<sup>154</sup>，莫自疑難，亦有老弊<sup>155</sup>使人<sup>156</sup>須者相給，好自安意<sup>157</sup>。」<sup>158</sup>

長者「告」訴兒「子」：你好好地在這裡工「作」，不要再到別的地方「去」，可以再「加」你的「價」錢，如果你需要什麼東西，如「瓮器、米麵、鹽醋」等，可以隨便拿一點回去用。不但這樣，還「有」些年紀「老」的工「人」，可以幫忙你、招呼你，「安」心地在這裡做吧！

又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真正得到抉擇分善根。如長者告訴他：你好好地在這裡做，不要到別的地方去，我還要加你的價。小乘最初的目的，是斷煩惱，了生死，證涅槃，現在說如果好好地修，還可以得禪定等其他種種功德。「瓮器、米麵、鹽醋之屬」，米麵是放在「瓮器」裡面的，所以古德喻「瓮器」如禪定；「米麵」是可以滋養生命的東西，

<sup>151</sup> [元]永盛述，德弘編，《證道歌註》卷1（卍新續藏 65，459b8-9）：

如華嚴會有眼不見舍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

<sup>152</sup> (1)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31（877經）（大正2，221b17-29）：

有四正斷。何等為四？一者斷斷，二者律儀斷，三者隨護斷，四者修斷。

云何斷斷？若比丘已起惡不善法斷，生欲、方便、精勤、攝受；未起惡不善法不起，生欲、方便、精勤、攝受；未生善法令起，生欲、方便、精勤、攝受；已生善法增益修習，生欲、方便、精勤、攝受，是名斷斷。

云何律儀斷？若比丘善護眼根，隱密、調伏、進向；如是耳、鼻、舌、身、意根善護、隱密、調伏、進向，是名律儀斷。

云何隨護斷？若比丘於彼彼真實三昧相善守護持，所謂青瘀相、脹相、膿相、壞相、食不盡相，修習守護，不令退沒，是名隨護斷。

云何修斷？若比丘修四念處等，是名修斷。

(2) [宋]施護譯，《大集法門經》卷1（大正1，228b19-24）：

四正斷，是佛所說。謂已生諸不善法，發勤精進，攝心志念，皆悉斷除；未生諸不善法，發勤精進，攝心志念，防令不起；未生諸善法，發勤精進，攝心志念，而令生起；已生諸善法，發勤精進，攝心志念，而令一切增長圓滿。

<sup>153</sup> (1) 瓮=盆【元】【宮】。（大正9，17d，n.3）

(2) 瓮：同「盆」。敞口斂底的容器。（《漢語大詞典》（五），p.288）

<sup>154</sup> 屬：1.種類。（《漢語大詞典》（四），p.64）

<sup>155</sup> 老弊：年老衰弱。（《漢語大詞典》（八），p.625）

<sup>156</sup> 使人：傭人，奴僕。（《漢語大詞典》（一），p.1326）

<sup>157</sup> 安意：安心；放心。（《漢語大詞典》（三），p.1328）

<sup>15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a18-21）。

像智慧能增長慧命；「鹽醋」燒菜時到處好用，喻修智慧的時候，觀生空或我空的智慧等。以上譬喻修習小乘除了可以了生死得涅槃以外，還可以得到禪定、智慧等許多功德。不但如此，還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還有老僕人招呼——喻神通，但菩薩的神通廣大無邊，而小乘的神通有限有量，無大作用，所以用「老弊」來比喻。佛令聲聞好好地修，可以得到禪定、智慧、神通等，「安安」心心「好好」地修。佛好像聲聞的父親，因為聲聞依佛的聲教，將來能證得現生涅槃。這是從修解脫分善根以後，進而修抉擇分善根。小乘人最初只為了生死、證涅槃，但是真正為涅槃而修行斷煩惱的過程當中，漸漸要修禪定、修智慧、得神通，發這些種種功德等。

### 卯三 說教

我如汝父，勿復憂慮。所以者何？我年老大，而汝少壯。汝常作時，無有欺怠、瞋恨怨言，都不見汝有此諸惡如餘作人，自今已後，如所生子。」即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為兒。<sup>159</sup>

現在講到見道位了，這是小乘修行抉擇（智慧之因），成就真智已開悟了的事。先以譬喻解說：

大富長者說（釋迦化身）：「我」好像是你的「父」親（沒直說是他父親），你不要「憂慮」。「我年」紀「老」邁，你還年輕，看你為人很好，沒有「欺」騙、懈「怠」、「瞋恨」、「怨」尤<sup>160</sup>等壞毛病，工作又認真，不像其他做工的那班「人」。所以從「今」以「後」，你「如」我之「生子」。當然「長者」便給名「字」，認他「兒」子。

這譬喻小乘證悟了，得須陀洹初果位，真正智慧現前，斷了見道所斷八十八使<sup>161</sup>——見惑，或說斷三結<sup>162</sup>：即斷了我見、疑、戒禁取之三種煩惱，已證聖位，因有無漏清淨智慧證悟真理了。這是從佛口生，從法化生。聖人與聖人之間，有一點類似，故在小乘，向來都認為聲聞四果，均可稱為佛子；若以大乘法說，這不是真佛子。佛之功德圓滿，故說年紀老大，而你還在修學階段（還「少壯」），已斷見惑八十八使，別人還有煩惱未斷，所以說從今以後，你好像是我的兒子。已經引他修行至初果入聖了，故稱為佛子。

### 卯四 得益

<sup>15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7a22-25）。

<sup>160</sup> 怨尤：埋怨責怪。（《漢語大詞典》（七），p.448）

<sup>161</sup> （1）〔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12〈11 信品〉（大正4，675c23-28）：

亦壽智者，能究竟施，其間不有亂想，須陀洹見諦所斷八十八使，以施心永斷無餘，除欲界七死七生、色界無色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盡無餘。斯陀含者，以施心見諦所斷八十八使，婬怒癡薄，除欲界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盡無餘。

（2）參見法救造，〔宋〕僧伽跋摩等譯，《雜阿毘曇心論》卷4〈4 使品〉（大正28，899c24-900a5）；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19〈5 分別隨眠品〉（大正29，99b12-c7）。

<sup>162</sup>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3（61 經）（大正2，16a11-14）：

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三結盡斷知，謂身見、戒取、疑。比丘！是名須陀洹果，不墮惡道，必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然後究竟苦邊。



爾時，窮子雖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sup>163</sup>賤人。<sup>164</sup>由是之故，於二十年中常令除糞。<sup>165</sup>

那「時」，「窮子」當然歡喜得很，可是自己想想，我還是替人做工的，大富長者富貴，我這麼低「賤」，雖然他叫我為兒子，但窮子心裡還覺得「我並不是他真正的兒子」，所以在「二十年中」，還是在「除糞」。

這說明修道位，證初果見真理後，還有許多煩惱——修所斷煩惱要斷，故仍要修行。從初果再修，得二果向，由二果向再修，得三果向，從三果向進修證四果，這一段過程名為修道。因為證初果以後，自知還是生死身，仍須七番生死，至二果還有一番生死，三果還要一往天上，雖不來人間，但也是在生死中，故還要繼續修，以斷盡修道所應斷之煩惱。<sup>166</sup>上面是斷見道所斷煩惱，現在是斷修道所斷煩惱。「二十年中，常令除糞」，為什麼是「二十年」？原來修道所斷之煩惱，分為二階段：一、欲界修道所斷煩惱，即名為五下分結<sup>167</sup>，此煩惱徹底解決，即達三果。二、色界、無色界修所斷煩惱，名為五上分結<sup>168</sup>（此出《阿含經》），二十年中，斷盡三界修道所斷之煩惱。

<sup>163</sup> 客作：雇工；傭保。（《漢語大詞典》（三），p.1444）

<sup>164</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51b9-10）：

「猶故自謂客作賤人」者，未識大乘為客作，尚守小分為賤人也。

<sup>165</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a26-27）。

（2）〔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51b10-15）：

「由是之故於二十年中常令除糞」者，由未識大乘、守於小分，是故於二乘法中修行斷惑，二十年即二乘教也。有人言：斷見、思二惑為二十年。有人言：斷見諦惑一無礙一解脫，斷思惟惑九無礙九解脫，名為二十年。

<sup>166</sup> （1）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4〈6分別賢聖品〉（大正29，123c20-124a12）：

住果未斷修惑名為預流，生極七返……預流者進斷修惑，……即預流者，進斷欲界一品修惑乃至五品，應知轉名一來果向，若斷第六成一來果，彼往天上一來人間而般涅槃名一來果，過此以後更無生故。此或名曰薄貪瞋癡，唯餘下品貪瞋癡故。

（2）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24觀四諦品〉，p.439：

起初修行，到加行位以上，就稱初果向。正見諦理而斷惑，僅剩七番生死，名為得初果。後又修行前進，開始向二果；能進薄欲界修所斷煩惱，唯剩一番生死，名為得二果。再重行前進，走向三果；等到斷盡欲界煩惱，不再還來欲界受生死，名為得三果。又更前進，直向四果；斷盡一切煩惱，此身滅已，不再受生，即名得四果。這是約佛弟子修行的境界淺深，而分此階位。

<sup>167</sup>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33（934經）（大正2，239a22-25）：

如是知、如是見已，五下分結已斷已知，謂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此五下分結斷，於彼受生，得般涅槃阿那含，不復還生此世。

（2）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四章〈三乘共法〉，p.261：

**五下分結**是：身見、戒禁取、疑、欲貪、瞋。這五類，都是能感欲界生死的，所以叫下（對上二界）分。但身見、戒禁取、疑，在見道得初果時，先已經斷盡了，現在又進一步的斷盡了欲貪與瞋，也就是斷盡了一切欲界修惑。瞋恚，是專屬於欲界的煩惱。貪，是通三界的，但欲貪指欲界的貪欲而說。欲貪斷盡了而證得三果的，雖然身在人間，但對欲界的五欲、男女的性欲，已經不再染著。

<sup>168</sup> （1）〔唐〕玄奘譯，《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12〈6五法品〉（大正26，420a3-5）：

**五順上分結**者，云何為五？一、色貪順上分結；二、無色貪順上分結；三、掉舉順上分結；四、慢順上分結；五、無明順上分結。

過是已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本處<sup>169</sup>。<sup>170</sup>

二十年除冀，「已」告一段落。斷修所斷煩惱以「後」，他的「心」與長者的心很「相」契。大家好像自己人一樣，到處跑，歡喜到哪裡就到哪裡，但晚上仍睡在草房老地方。

證得阿羅漢以後，他自己有這種感覺：我是阿羅漢，佛也是阿羅漢，我得解脫，斷修所斷煩惱，佛也同我一樣，故如一家人，心心相印。對於佛法的弘揚（「出」），或從佛聞法也沒困難（「入」），均能「無難」。可是總覺得我是阿羅漢，佛是佛，誰也沒有跟佛一樣平等平等。

至此「誘引還家譬」完。父這樣用方法把他引導到家裡來，慢慢教化，證到小乘阿羅漢果，但父親還沒有滿足心願，到第七「付財密化譬」，叫他管理財產，這即回小向大了。

### 丑七 付財密化譬

#### 寅一 付財密化

世尊！爾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sup>171</sup>。語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取與<sup>172</sup>，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體此意。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為不異，<sup>173</sup>宜加用心，無令漏失。」<sup>174</sup>

那「時」，「長者」年老「有疾」，「自知」離世「不」遠。故找了「窮子」，對他說：「『我』的『金銀』財『寶』很『多』，『倉庫』都放不下了。數目有『多少』，『應』該拿進來的，『應』該要支出的，你都已經『知』道了。『我』的『心』『是』這樣的，你要『體』諒我的『意』思。『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沒什麼『不』同，你要好好『用

(2)〔南北朝〕慧影抄撰，《大智度論疏》卷17（卍新續藏46，859c20-860a4）：

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此名五上分結，為羅漢所斷。……五上分結中，色愛即是色愛住地；無〔色〕<sup>\*</sup>愛是有愛住地；掉屬纏；慢、無明等屬愛分，或是隨愛煩惱，故合為五上分結。

※按：原文為「無愛是有愛住地」，依前後文補上「色」字。

<sup>169</sup>〔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551b16-22）：

「過是以後心相體信」者，上來序小乘法中修行斷結竟，此下已去令其預聞大乘法也。「過是以後」者，依二乘教修行斷結得果已後也。「心相體信」者，大機漸發堪聞大教也。「出入無難」者，聞大乘法不生疑心。「然其所止猶在本處」者，雖聞大教，猶謂是菩薩法，非已所學也。

<sup>170</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7a27-29）。

<sup>171</sup>〔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551c27-29）：

今謂說《小品》時去涅槃小近，名為有疾將死不久，說《法華》去涅槃轉近，如臨欲終時。

<sup>172</sup>〔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552a6-8）：

「其中多少所應取與」者，廣說為多，略說為少，受法者為取，授法為與。

<sup>173</sup>〔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552a10-16）：

「我心如是當體此意」者，上是付財，今是密化，使善吉領佛心也。「所以者何？我今與汝便為不異」者，釋上當體此意也。就昔而言，明善吉承佛力說，即是佛說，故云不異。據密教聲聞者，佛為法王應自化菩薩，而今令小乘弘大道化菩薩者，將明小乘之人終與佛不異，意在於此，故云當體此意。

<sup>174</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7a29-b4）。

心』去經營，別將財寶『漏失』才好。」此先是交代一下，窮子受命<sup>175</sup>。

### 寅二 受命須知

爾時，窮子即受教敕<sup>176</sup>，領知<sup>177</sup>眾物、金銀珍寶及諸庫藏，而無憊<sup>178</sup>取一食<sup>179</sup>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下劣之心亦未能捨。<sup>180</sup>

「窮子」「受」了長者的「教」誨、命令，「領知眾物」，管理這些財產。（「知」即管理之意，如知客、知縣等）。「領知眾物」就是叫他管理所有財「寶及諸庫藏」。一切出入由他，他並無想多得一點，吃、住還是如昔，而且「下劣之心」還沒有「捨」掉。

這是佛在入涅槃之前，在法華會說大乘經，曾經把種種法門、功德教聲聞弟子管教。如《般若經》上說得最清楚，佛對須菩提尊者說：「你給菩薩說摩訶般若波羅蜜。」<sup>181</sup>本來大乘法，應由菩薩講，為什麼叫小乘人講呢？實在不合理；若依《法華經》，即能通了。因為佛說大乘經，聲聞人也在座旁聽，好似與大乘菩薩打成一片，故大乘法門，不但菩薩，聲聞也知道佛所有的種種功德、種種法門。無論人天乘、小乘，乃至甚深空義，你都聽過，也都知道，現在你們來教。小乘修成阿羅漢，後來在大乘法會上當旁聽，懂得許多大乘法門，佛還要叫他當助教，代佛揚化，目的要他學大乘。故佛對他說：我的心意是如此，你要體諒我的意思。其實，他只聽懂表面話，可是沒有聽懂佛的意思。不知大乘即本身之事。所以雖然管理財寶，所吃所住的仍然如昔日。一切財富與自己無關，如須菩提教菩薩般若波羅蜜，實在講得好，但自己不知學，雖受佛教敕，助佛揚化，下劣心依然未捨，依然自覺得我是小乘阿羅漢，菩薩行非我之事，佛付大法，暗暗地用大乘法來教化他。下面是「陶練<sup>182</sup>小心譬」。

### 丑八 陶練小心譬

<sup>175</sup> 受命：2.泛指接受任務、命令。（《漢語大詞典》（二），p.882）

<sup>176</sup> 教敕：教誡；教訓。（《漢語大詞典》（五），p.449）

<sup>177</sup> 知（zhī ㄓ）：8.主持；管理。（《漢語大字典》（五），p.2763）

<sup>178</sup> 憊（xī ㄒ）：2.心念，愿望。（《漢語大詞典》（七），p.549）

<sup>179</sup> 食=餐【宋】【元】【明】。（大正9，17d，n.4）

<sup>18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b4-7）。

<sup>181</sup> （1）〔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5〈27問觀品〉（大正8，37c28-38a2）：

世尊讚歎須菩提言：「善哉，善哉！為諸菩薩摩訶薩說般若波羅蜜行，當如是如須菩提所言，如須菩提承佛威神說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亦當如是如須菩提所說。」

（2）〔後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a29-b1）：

爾時，佛告須菩提：「汝樂說者，為諸菩薩說所應成就般若波羅蜜。」

（3）〔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7三假品〉（大正8，230b22-24）：

爾時，佛告慧命須菩提：「汝當教諸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如諸菩薩摩訶薩所應成就般若波羅蜜。」

（4）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41〈7三假品〉（大正25，358a13-17）：

佛告須菩提：「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而菩薩畢竟空，是故須菩提驚言：「云何名菩薩？」佛即述成：「菩薩如是從發心已來乃至佛道，皆畢竟空故不可得；若如是教者，是即教菩薩般若波羅蜜。」

<sup>182</sup> 陶練：陶冶習練。（《漢語大詞典》（十一），p.1047）

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已通泰<sup>183</sup>，成就大志，自鄙<sup>184</sup>先心。<sup>185</sup>

又過了一個「時」候，「父知」兒「子」「漸」「通泰」（開通廣大起來），對於從前之卑劣心，「自」覺得不對，從前以為作一天工、拿一天錢頂好，現在心量大起來，漸覺從前是苦惱，天天除糞，工作太無意思。

這是比喻陶冶<sup>186</sup>小心，改變小乘氣質。在《般若經》、《維摩詰經》、《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均表示一種意思，大乘對小乘有二種態度：一、小乘佛法，大乘佛法中亦有。二、呵斥小乘為焦芽敗種。<sup>187</sup>一方面說，你是大乘的一分，頂好是學大乘法；一方面說寧可墮地獄、畜生，將來還是要成佛，如果墮小乘就好像死了，永不翻身，如焦芽、敗種，永無生機了，所謂「墮地獄、畜生，不落深水、火坑」，發小乘心、證小乘果就是深水火坑，落了下去永不翻身。<sup>188</sup>以此二種態度，相即相當。在大乘法會中，聲聞亦在旁聽，時常被呵斥，覺得學小乘沒有意思，聲聞法實在不圓滿，既然是大乘法之一分，我為什麼要發小乘心、學小乘？甚至有的經說：小乘自責太笨，成佛的佛果都不曉得，以致走錯路，應學大乘才好，<sup>189</sup>於是心漸通泰起來。

從前，我讀《般若經》總有兩個疑問，一、佛為什麼令小乘人說般若波羅蜜大乘法？<sup>190</sup>

<sup>183</sup> 通泰：亦作「通太」。1.曠達寬厚。3.方言。透徹；清楚。（《漢語大詞典》（十），p.932）

<sup>184</sup> 鄙：10.以為羞恥。（《漢語大詞典》（十），p.675）

<sup>18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7b7-8）。

<sup>186</sup> 陶冶：4.教化培育。（《漢語大詞典》（十一），p.1042）

<sup>187</sup> （1）〔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9（大正33，797a12-15）：

二乘灰身滅智，灰身則色非常住，滅智則心慮已盡。焦芽敗種，復在高原陸地，既聾且瘂，永無反復，諸教主所棄，諸經方藥不行。

（2）印順法師，《佛在人間》，三，二〈諸乘應機的分析〉，pp.71-72：

大乘經中，大抵彈斥出家的聲聞僧，如《維摩經》天女散花，落到菩薩身上就掉下，落到舍利弗身上就粘著，維摩詰長者即說舍利弗的習氣沒有斷盡。大乘經中呵責出家的聲聞行者為焦芽敗種，為癡犬。而聲聞行者，如大迦葉等，也表示自己不是，不應該取證羅漢果，弄得現在不能修菩薩行。或是說聲聞行者，也曾發過菩薩心，只是忘記了。如《法華經》，即以此而認為聲聞的學無學人，都要迴小向大，趨向佛道。

<sup>188</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卷4（大正15，386a8-12）：

緊那羅王！菩薩復成四法無有憂悒，應當覺知。何等四？有逼切苦不捨菩提心。不生聲聞、緣覺心。寧捨身命不捨正法，乃至百由旬外勸人令發菩提之心。

（2）〔隋〕吉藏撰，《法華玄論》卷3（大正34，387a4-5）：

《華嚴》云大藥王樹根不生二處，謂深水火坑。既言二乘不生菩提心。

（3）印順法師，《華雨集》（一），一〈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p.7：

二乘就好比深水、火坑，大乘人若一落入此二者之中，菩提心就退失了。

<sup>18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 譬喻品〉（大正9，10c4-13）：

世尊！我常獨處山林樹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是我等咎，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待說所因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乘而得度脫。然我等不解方便隨宜所說，初聞佛法，遇便信受、思惟、取證。」世尊！我從昔來，終日竟夜每自剋責……。

<sup>190</sup> （1）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40〈6 舌相品〉（大正25，356a19-24）：

須菩提雖有種種因緣，以二因緣大故：一者、好行無諍定，常慈悲眾生，雖不能廣度眾生，而常助菩薩，以菩薩事問佛；二者、好深行空法，是般若中多說空法——是故命須菩提說。

二、有一個地方說：你們沒證果的，要發菩提心，假使證了，那就沒辦法了，不過你們肯發菩提心也好。<sup>191</sup>這是什麼道理？因小乘執著心太重，一下子叫他學大乘很不容易，故用善巧化導。〈方便品〉、〈譬喻品〉，只說佛以小乘法化小乘；其實，佛除以小乘法教化之外，也暗暗用大乘法化之，那是在一罵一讚之中，陶練他們的小心小量，故到法華會上，才能為說一佛乘法。

### 丑九 委囑家業譬

#### 寅一 正付家業

臨欲終時，而命其子并<sup>192</sup>會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皆悉已集，即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某城中，捨吾逃走，伶俚<sup>193</sup>辛苦五十餘年。其本字<sup>194</sup>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sup>195</sup>，是子所知。」<sup>196</sup>

此段則開權顯實示一乘。小乘聲聞已回小向大了。

父親快去世「時」，即將兒「子」找來，把「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等有錢有勢及德高望重的人都請來，告訴他們說：「這就『是我』的兒『子』。小時候在『某城』裡，『捨吾逃』跑了，可是逃跑後卻『伶俚辛苦』。『伶俚』是孤獨，兒子一個人東跑西走，孤獨無依，辛『辛苦』苦了『五十』多『年』。我生的這個兒子本來的名字叫『某』甲，我名叫『某』乙。兒子逃跑了，我在『本城懷憂推覓』，由於思念，到處找他，現在『忽』然在這地方碰到了。他『實』在是『我』的兒『子』，『我實』在是他的『父』親。『我所有』的家產都是他的。他從前做過『出』納，帳目進出，他都很清楚。」父親在大眾面前這樣講，公開讓大家來證明，把財產交給兒子了。故下說，兒子得此財產，喜出望外。

(2)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41〈7三假品〉（大正25，357c3-16）：

問曰：佛既不自說，諸菩薩摩訶薩福德、智慧、利根勝諸聲聞，何以故命須菩提令說？

答曰：先「舌相」中，已有二因緣故，使須菩提說。復次，佛威德尊重，畏敬心故，不敢問佛，畏不自盡。復次，佛知眾中心所疑，眾人敬難佛故，不敢發問。所以者何？眾生見佛身過須彌山、舌覆三千大千世界、身出種種無量光明。是時眾會，心皆驚怖，不敢發問，各各自念：「我當云何從佛聞法？」以是故，佛命須菩提，令為眾人說法。言「汝所說者，皆是佛力」，如經中說。復次，般若波羅蜜有二種：一者、共聲聞、菩薩合說，二者、但與諸法身菩薩說。為雜說故，命須菩提為首，及彌勒、舍利弗、釋提桓因。

<sup>191</sup> 〔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7問住品〉（大正8，273b27-c5）：

如菩薩摩訶薩所應住般若波羅蜜中，諸天子！今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應當發心。諸天子若入聲聞正位，是人不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與生死作障隔故。是人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我亦隨喜。所以者何？上人應更求上法，我終不斷其功德。

<sup>192</sup> 并：1. 合並；聚合。（《漢語大詞典》（二），p.80）

<sup>193</sup> (1) 伶俚=鈴孌【宋】【元】【明】。（大正9，17d，n.5）

(2) 伶俚（líng pīng ㄌㄩㄥˊ ㄆㄧㄥˊ）：1. 孤單貌。3. 飄泊貌；流離貌。（《漢語大詞典》（一），p.1269）

<sup>194</sup> 字：13. 人的表字。在本名外所取的與本名意義相關的另一名字。（《漢語大詞典》（四），p.191）

<sup>195</sup> 出納：亦作「出內」。7. 擔任出納工作的人。（《漢語大詞典》（二），p.493）

<sup>19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b8-15）。

### 寅二 得付歡喜

世尊！是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sup>197</sup>

如來「世尊」！當時「窮子」聽到「父」親說一切財產交付給自己，心想「我」根本沒想得這「寶藏」，現在「自然」「而」得到，不是「本」「所希求」的，故「大歡喜」。

合法：佛說《法華經》後，即要唱<sup>198</sup>滅了，當時，天龍八部、轉輪聖王，及諸大菩薩均在法會中，還有多寶如來<sup>199</sup>，從地踊出許多菩薩。上面「臨欲終時，而命其子并會」的「親族、國王、大臣、刹利、居士」即形容法華會上諸大菩薩、天龍八部、天王、人王等。下〈化城喻品〉<sup>200</sup>講得很清楚，佛從前修菩薩行時，曾教化他們發菩提心，他們自己忘記了，不曉得了；然菩提心一得不會失，只會暫時停頓。雖在六道中生死輪迴，因曾發菩提心，仍是菩薩。等於窮子，不管怎樣，總是長者的兒子，「此是我子，我之所生」，這個生的意思，是教化他，發菩提心，成為菩薩。雖然在人間發了菩提心，卻貪著五欲之樂，顛顛倒倒、苦苦惱惱，流轉於生死六道當中，忘記了菩提心，似與佛菩薩無關係似的。佛時時慈悲護念，雖然兒子逃跑，總是希望教化他，現在到這個地方來，碰到了。窮子過去發過菩提心，有菩提心的內熏，外面或見到聲聞或見到菩薩，或靠過往修功德等等，向上、向佛，漸漸碰到了。「此實我子，我實其父」，可見過去叫他兒啊兒啊，表面上看起來是叫一叫，其實是真正的兒子，所以才叫他兒的。現在我的一切都交給他，都是他的。「先所出內，是子所知」，從前經濟進進出出，是他都知道的。

從前古代有些不懂的人講：「《法華經》究竟說什麼？只聽到講《法華經》，但《法華經》好像沒有講，好像是聽了《法華經》就回小向大了，只講故事，到底《法華經》是怎麼講的？」有的說：「回心向大，到底《法華經》的菩薩要怎麼學、怎麼成佛，都沒有講。」

其實不用說。因為在說《法華經》以前，如《般若經》、《維摩詰經》，乃至種種大乘經典已說得很多，聲聞乘的人聽也聽過，教也教過，一切都已知道了；現在只要說你就是菩薩，你將來就可以成佛、荷擔如來家業、紹隆佛種，你就是佛子，這就夠了。把他的小心改變，就回心向大了，只要是的話，大乘法就終究是大乘法，並不是說《法華經》另外講一套大乘法，不是的，就是從前的大乘法門。這就是過去的一切財產，你都知道了的，現在就交代給你了，並不是說以前的不作數，另外還有好多寶貝我得去拿出來教你，從前什麼都已教你了。所以，有的說《法華經》另外有一大白牛車，從前的不算數；哪裡有這事，沒有說另外拿個寶貝給他，就是從前這一套。<sup>201</sup>講到這裡，這窮子

<sup>19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7b15-17）。

<sup>198</sup> 唱：8.揚言；宣揚。（《漢語大詞典》（三），p.378）

<sup>19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11 見寶塔品〉（大正9，32b16-34b22）。

<sup>20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2a18-27b8）。

<sup>201</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 譬喻品〉（大正9，14b20-15a6）。

(2)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1（大正35，111b5-13）：

九梁朝光宅寺雲法師立四乘教，謂如《法華》中，臨門三車即為三乘；四衢道中所授大白牛車即為第四乘。以臨門牛車亦同羊鹿，俱不得故。若不爾者，長者宅內引諸子

（喻聲聞弟子）表示自己聽見這話，非常歡喜。聲聞弟子之前不知道自己可以成佛，也不敢想成佛，雖然知道佛法好，自己卻覺得沒有希望了；現在知道佛的一切功德寶藏都有自己的一份，我們根本在修菩薩道，將來一定會成佛，真是太歡喜了。這一段，正是法華會上開權顯實、回小向大，說明這種聲聞弟子，都是佛所教化，從前發菩提心，各各都是行菩薩道的。不但菩薩道是菩薩道，聲聞法就是菩薩道的方便善巧，包括在菩薩道之中，所以一切都是佛法。

至此為止，「立譬」九段完，下「合法」，只合四個譬喻。我們解釋譬喻時，也順便合法了，所以下面簡單點，一說就可以明瞭。

**子二 合法**<sup>202</sup>

**丑一 合父子相失譬**

**世尊！大富長者則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如來常說我等為子。世尊！我等以三苦故，於生死中受諸熱惱。**<sup>203</sup>

「大富長者」即「如來」；「我等」好像是「佛子」。長者常叫我兒，我們也好像是他的兒子，我們向來就是佛的兒子；可見佛是父，「子」即我們聲聞弟子。但過去為什麼不知道佛是父？因為我們流浪「生死」中，違背大乘教義，菩提心停止了，專門追求五欲之樂，「受」種種「熱惱」逼迫，不能見佛。「我等以三苦故」：一、苦苦——生在欲界根本就是苦，苦上加苦，名為苦苦。二、壞苦——碰到好機會，有名利權勢時歡天喜地，人逢喜事精神爽；但好景無常，苦就跟在後面，一切快樂都要變壞。如有錢人到沒錢時即苦，身體健康是樂，病了怎樣？夫妻感情好，兒女成群，一旦無常到，各自分西東，這些都是壞苦。三、行苦——說不上苦，也說不上不苦，是一種平平衡衡的，叫行苦。如船在海裡航行，人在睡覺，船碰到暗礁石，他也不知道，雖不曉得，還是苦。在生死中，世上一切快樂都是苦，苦起來心裡難過，熱惱得吃不下，睡也睡不安，這就是真正的苦。

**丑二 合誘引還家譬**

時，云此三車只在門外。諸子出宅即應得車。如何出已至本所指車所住處，而不得故後更索耶？故知是權同羊鹿也。以是大乘中權教方便說故，具釋如彼《法華疏》中。

<sup>202</sup>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四章，第二節，第二項〈開權顯實、開迹顯本的法華〉，p.1181：

《法華經》成立於「般若法門」、「文殊法門」的基礎上，如〈信解品〉所舉的「窮子喻」，關於如來的方便教化，可有四個層次（大正九·一七中——下）：

「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冀，我等於中勤加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

「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我等……於此大乘，無有志求」。

「我等又因如來智慧，為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於此無有志願」。

「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惜。……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

從「合法」所見的教化層次，是一、以小乘法教化。二、參預大乘法會，聽大乘法：「於菩薩前毀訾聲聞樂小法者」，為大菩薩授記作佛等。這與「文殊法門」等相當，天台宗稱之為「方等時」。三、如《般若經》中，須菩提（Subhūti）承佛力，為菩薩說般若波羅蜜。四、法華會上，開權顯實，會三乘入一乘。

<sup>20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b18-20）。

**寅一 領教**

迷惑無知，樂著小法。今日世尊令我等思惟，蠲除<sup>204</sup>諸法戲論之冀，我等於中勤加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sup>205</sup>。既得此已，心大歡喜，自以為足，便自謂言：「於佛法中勤精進故，所得弘多<sup>206</sup>。」<sup>207</sup>

「合誘引還家譬」是用小乘法來化他的煩惱。長者叫窮子回去做苦工，如挑糞等，譬喻修小乘法門。

「迷惑無知，樂著小法」，我們在生死無明中受苦，等到實在苦不過，欣求出苦時，又是愚癡顛倒，貪著小法。如見長者逃開，不敢見一樣。由於心量狹小，意志下劣，故佛教「我」們來修行。修行的內容，就是「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冀」。「思惟」怎麼修？聞思修來說，「思惟」就是在靜坐中觀察；修是專注在「蠲除諸法戲論之冀」，一切煩惱從戲論而來，諸法戲論是煩惱的根本。什麼叫作戲論？不是這樣而執為這樣，顛倒執著。根本的戲論，依大乘法說，一切法空無自性卻執有自性。依這個戲論所引發的戲論，叫愛戲論、見戲論。見戲論是思想上種種不正確的見解、固執；愛戲論發作起來，是愛財、愛名，追求一切等根本的戲論，就是諸法執為實有，「諸法戲論之冀」即是煩惱。<sup>208</sup>佛教他們修斷煩惱，在佛法「中」「勤加精進」，證得「涅槃」，如做了「一」天工，辛苦的代「價」，「自以為」滿「足」，故「心」「歡喜」。「自」語道：我在「佛法中」「勤」加「精進」，「所得」好「多」。其實，這一點在大乘法中，很有限，只因自心狹小，而感到滿足。那為什麼佛不直接以大乘法教？主動教他成佛呢？下面說明。

**寅二 釋疑**

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欲，樂於小法，便見縱捨，不為分別：「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以為大得；於此大乘，無有志求。<sup>209</sup>

佛「先」已「知」道「我」們執著「弊欲」——五「欲」之樂，弊欲好比物欲；一方面等到厭離五欲生死苦惱，又「樂於小法」，愛好狹小的法門、小功德，不肯發大心、修大行。佛「便見縱捨」，不直說大乘。若以大乘法教化，他們便慌了，所以佛縱捨而放棄他們，也不對他們說「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或不說將來可以得到這些話；「世尊」只以善巧「方便力」，於「如來智慧」一佛乘中，分別說小乘。在佛智慧當中一分的我空智慧，能斷煩惱障，出離分段生死，得證涅槃，再也不想學究竟圓滿的大乘法了。自「以為」「從佛」得證「涅槃」，已是最高的境界，這即執小而不「求」「大乘」。這一段「合誘引還家譬」，說明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而不說一乘之義。

**丑三 合付財密化譬**

<sup>204</sup> 蠲 (juān ㄐㄨㄢ ㄩㄢ) 除：2.清除。(《漢語大詞典》(七)，p.1477)

<sup>205</sup> 價：4.價值。如：等價交換。(《漢語大詞典》(一)，p.1690)

<sup>206</sup> 弘多：甚多。(《漢語大詞典》(四)，p.103)

<sup>20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7b20-24)。

<sup>208</sup> 龍樹造，青目釋，[姚秦]鳩摩羅什譯，《中論》卷3〈18 觀法品〉(大正30，25b9-11)：戲論有二種：一者愛論，二者見論。是中無此二戲論，二戲論無故，無憶想分別。

<sup>20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7b24-28)。



我等又因<sup>210</sup>如來智慧，為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於此無有志願。<sup>211</sup>所以者何？佛知我等心樂小法，以方便力，隨我等說；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sup>212</sup>

窮子對長者家業，一切賬目財產都非常清楚，長者即將全部家財交他管理。在證得涅槃以後，到說《般若經》以前，所說的大乘經中，佛為菩薩說大乘法，小乘亦在旁聽，對於佛說的大乘法都能了解熟悉。所以在般若會上，佛令小乘人轉教菩薩，代佛揚化。小乘「因如來智慧」，「為」「菩薩」「開示演說」大乘法——般若波羅蜜多，轉化菩薩，特別在《般若經》中，有著最明顯的典型。<sup>213</sup>

聲聞為菩薩說大乘佛法有二：一、說大乘法即如來智慧，在佛慧上稱「如來知見」，在菩薩修行中即稱為「般若」。將如來智慧為菩薩說明時便是般若，菩薩在因中修行時稱為般若，究竟圓滿成佛之後即是如來知見，即是一切種智。在這《法華經》中有明確的了解，佛說如來知見，即是表示了佛的究竟果德，是一切眾生所希望得到的。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在菩薩修行的過程中，即是發菩提心，修菩薩行、修般若波羅蜜多，並非除此之外，另有如來智慧。本經明確指出佛令聲聞弟子說般若之事，因如來智慧而為菩薩說般若。

二、聲聞怎能開示菩薩法門，演說大乘妙法？這是因為如來智慧的加被。須菩提說般若時，舍利弗問：「須菩提，你是以佛智慧力說，還是以自己的智慧而說般若？」須菩提答：「凡佛弟子為菩薩說大乘法，都是以佛的智慧力而說，譬如傳燈。」<sup>214</sup>中國禪

<sup>210</sup> 因：3.順應。5.依托；利用；憑藉。13.介詞。依照；根據。（《漢語大詞典》（三），p.603）

<sup>211</sup> (1)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m*, edited by H. Kern and Bunyiu Nanjiao, p.110:

te vyaṃ bhagavan bodhisattvānāṃ mahāsattvānāṃ tathagata-jñānadarśanam  
ārabhyodārāṃ dharmadeśanāṃ kurmasthāgatajñānam vivarāmo darśyāma upadarśayāmo  
vyaṃ bhagavaṃs tato niḥsprhāḥ samānāḥ

(2)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or The Lotus of the True Law*, translated by H. Kern, p.107:

We preach to the Bodhisattvas Mahāsattvas a sublime sermon **ab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Tathāgata**; we explain, show, demonstrate the knowledge of the Tathāgata, O Lord, without longing.

※按：<sup>[1]</sup>tathagata-jñānadarśanam（業格，複合詞為依主釋屬格），譯為如來的知見。

<sup>[2]</sup>ārabhya（副詞），譯為由始於；以。<sup>[3]</sup>udārāṃ（形容詞，修飾 jñānadarśanam），譯為最上；微妙。梵本解讀為：「以（憑藉）最上的如來知見」。

另英譯可以解讀為「關於如來的知識（知見）」，按此義，如來知見是宣說最上法的内容。

<sup>21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b29-c3）。

<sup>213</sup> 參見〔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2〈9行品〉（大正8，11a23-b4）；〔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7三假品〉（大正8，230b22-c4）；〔後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1〈1道行品〉（大正8，425c6-17）；〔後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a29-b6）。

<sup>214</sup> (1) 〔後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8，537a29-b6）：

爾時佛告須菩提：「汝樂說者，為諸菩薩說所應成就般若波羅蜜。」

舍利弗即作是念：「須菩提自以力說？為承佛神力？」

須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語舍利弗言：「佛諸弟子，敢有所說，皆是佛力。所以者何？佛所說法，於中學者，能證諸法相，證已有所言說，皆與法相不相違背，以法相力故。」

(2) 〔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7三假品〉（大正8，230b22-c4）：

爾時，佛告慧命須菩提：「汝當教諸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如諸菩薩摩訶薩所應成就

宗也有傳燈，<sup>215</sup>如相傳無量燈，都是依一燈為根本。由佛證悟說法，佛子才能證悟，故佛弟子所說出來的法，即是佛所證悟的，推究根本，都是佛的力量、佛的智慧、如來知見。佛令小乘為菩薩說大乘法，「而自於此無有志願」，他為人家說大乘法，自己不想發菩提心，也不想修菩薩行，也不想成佛。「佛知」道「我」們小心小量，歡喜「小」乘「法」，故佛亦以善巧「方便」，為使我們了生死、證涅槃而「說」小乘法。佛說我們也是佛子，只不過「我」們以為佛不說我們是佛子，我們將來並不能成佛，不能算是「真」正的「佛子」。在上面的譬喻裡面，佛令聲聞弘揚大乘佛法時，聲聞即已懂大乘教義，但還不了解佛是令聲聞荷擔如來家業，弘揚大乘佛法，而他們自己就是菩薩。

#### 丑四 合委囑家業譬

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惜。所以者何？我等昔來真是佛子，而但樂小法；若我有樂大之心，佛則為我說大乘法。於此經中唯說一乘，而昔於菩薩前，毀訾<sup>216</sup>聲聞樂小法者，然佛實以大乘教化。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怖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sup>217</sup>

合長者最後在大眾前說明，窮子即是我子，我即是他的父親，這是開權顯實，明小乘即是菩薩，是法華會上的要義。

現在「我」們才「知」道，如來對於「佛智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中心的無邊功德，佛從來沒有慳貪「吝惜」。佛的心是平等普遍的，但願一切眾生都成佛。佛所以過去不說，即因為「我」們本「來」就是「真」正的「佛子」，從初隨佛發菩提心時即是佛子，後來忘失菩提心，流浪生死中，或得人天功德，或「但樂小法」，只求小乘

般若波羅蜜。」

即時諸菩薩摩訶薩及聲聞大弟子、諸天等作是念：「慧命須菩提自以智慧力當為諸菩薩摩訶薩說般若波羅蜜耶？為是佛力？」

慧命須菩提知諸菩薩摩訶薩大弟子、諸天心所念，語慧命舍利弗：「諸佛弟子所說法、所教授，皆是佛力。佛所說法、法相不相違背，是善男子學是法、得證此法。佛說如燈。舍利弗！一切聲聞、辟支佛實無是力能為菩薩摩訶薩說般若波羅蜜。」

(3) 參見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41〈7 三假品〉(大正25, 357c3-358a3)。

(4)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二節，第二項〈原始的般若法門〉，pp.635-636：

「無受三昧」——般若波羅蜜，是菩薩行，不共二乘的。但般若的宣說者，是聲聞弟子須菩提。須菩提自己說：「佛諸弟子敢有所說，皆是佛力。所以者何？佛所說法，於中學者能證諸法相。證已，有所言說，皆與法相不相違背，以法相力故」。依須菩提所說，佛弟子依佛所說法而修學，是能證得諸「法相」的，證了以後，能與「法相」不相違的。所以說「皆是佛力」，「以法相力故」。「佛力」，《大智度論》解說為：「我（弟子自稱）等雖有智慧眼，不值佛法，則無所見。……佛亦如是，若不以智慧燈照我等者，則無所見」。原始般若的「佛力」說，與一般的他力加持不同；須菩提是自證而後隨順「法相」說的。

<sup>215</sup> 傳燈：北宋道原於景德年間所編之禪宗史書，即取「燈火相續」與「照破黑暗」之譬喻而稱為「景德傳燈錄」。其後，歷代之禪宗史傳亦多援引其例而續作各種「燈錄」。(《佛光大辭典》(五)，p.5392)

<sup>216</sup> (1) 毀訾：見「毀訾」。(《漢語大詞典》(六)，p.1497)

(2) 毀訾(huǐ zǐ ㄏㄨㄟˋ ㄗㄩˇ)：毀謗；非議。(《漢語大詞典》(六)，p.1499)

<sup>21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 17c3-9)。

而得聲聞果位，仍然是佛子。但因過去流浪生死中，心量狹小，自卑感重，所以佛為說小乘，若是有「大」「心」量，要聞大法的，「佛」一定「為」「說大乘法」門。現在佛在這《法華「經」》「中」，「唯說一乘」大法，令眾生成佛。

過去佛在《方等經》、《般若經》中說得很多，呵斥小乘弟子是焦芽敗種，還不如墮落地獄。<sup>218</sup>佛常在大「菩薩」眾「前」呵斥小乘，使聲聞人自怨自恨，為什麼不學大乘？其實「佛」之所以這樣說，是暗暗「以大乘教化」，改變其小心量，使慢慢回小向大而向於佛道。故從佛的立場說，一切都是為了說一乘，至於在菩薩面前呵斥聲聞，或令聲聞為菩薩說般若，這都是暗暗令其弘揚大乘法、負擔如來家業。如果明白此意，過去的一切都能通達，即知道是如來慈悲，方便善巧的教化。如來妙用，現於《法華經》中，揭開佛的本意，過去對聲聞弟子的慈悲護念，都是在繞圈子，而唯一的目的即是令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所以在〈信解品〉中，比〈方便品〉<sup>219</sup>說得更明確，對於一佛乘分別說三，及會三歸一的道理，使人更易於了解。佛始終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聲聞人起初不知道，本來不發菩提心，以為沒有成佛的希望，所以說：「本無心有所怖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法王」是佛，「法王大寶」是佛的功德。對佛的功德，不求而自至。這是約他們現在說，其實從前釋迦佛修菩薩行時教化他們發菩提心，發菩提心就是將來要成佛。其實還是發心求菩提的，不過自己忘記了。現以小乘心境來講，好像是無求。現在「佛子所應得」的，都「已得」到，對於佛說的一乘，能深徹悟信解，決定自己成佛無疑，這是四大聲聞的領解境界。

## 王二 偈頌

### 癸一 頌法說

爾時，摩訶迦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等今日，聞佛音教，歡喜踊躍，得未曾有，  
佛說聲聞，當得作佛，無上寶聚，不求自得。<sup>220</sup>

上面是長行，這裡是偈頌，大部分是重頌，依上面講的道理來說，很少是不同的。重頌之中分為二：「頌法說」、「頌譬說」。「頌譬說」中分二：「頌立譬」和「頌合法」。長行的立譬分為九個，這裡比較簡單，沒有「冷水灑面譬」和「陶練小心譬」，只有七

<sup>218</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2〈6不思議品〉（大正14，547a7-9）：  
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

(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十住毘婆沙論》卷5（大正，41a7-9）：  
墮於地獄中，畢竟得至佛；若墮二乘地，畢竟遮佛道。

(3)參見〔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3〈46魔事品〉（大正8，319a13-c10）。

<sup>219</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7a22-27）：

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

<sup>220</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c10-13）。

個頌譬。

四大弟子說「我」們「今」天「聞佛」的「音教」——遠的指〈方便品〉，近指聞「火宅喻」，說聲聞將來也要成佛，而「歡喜踴躍」。因為過去大小乘經中都說：如發聲聞心，得決定性，或證初、二、三、四果的，即無法成佛；<sup>221</sup>現在《法華經》中，又「說聲聞」將來可以成「佛」，這是我們聞所未聞的。佛的無量無邊功德積集的「寶聚」，現在「不求」而「自得」。

癸二 頌譬說

子一 頌立譬

丑一 頌父子相失譬

譬如童子，幼稚無識<sup>222</sup>，捨父逃逝，遠到他土，  
周流諸國，五十餘年。<sup>223</sup>

如一個沒有知識的「幼稚」孩「子」，糊塗地離開「父」親「逃」跑了，「流」浪「到」其「他」的「國」家，過了「五十」多「年」。拿聲聞弟子來講，他從前聽釋迦佛修菩薩行時的教化，發了菩提心。從前他在生死當中，現在還在生死當中，為什麼說「遠到他土」呢？因為從前在生死當中的他發菩提心以後，卻遠離佛與佛法，流浪生死，貪求五欲，向外馳求，所以說他「遠到他土」去了。「周流諸國，五十餘年」，依長行的意思，是在生死當中輪迴，輪迴於天、人、地獄、餓鬼、畜生五趣中；有些經中，還加阿修羅趣。<sup>224</sup>

<sup>221</sup> (1)〔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大正27，33b10-21）：

轉聲聞種性忍，起獨覺種性忍，非轉聲聞獨覺種性忍，能起佛種性忍。所以者何？忍違惡趣，菩薩發願生惡趣故。……

世第一法，六種種性及三乘種性皆不可轉，一剎那故。

(2) 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3〈6分別賢聖品〉（大正29，120c20-24）：聲聞種性煖頂已生，容可轉成無上正覺。彼若得忍無成佛理，謂於惡趣已超越故。菩提薩埵利物為懷，為化有情必往惡趣，彼忍種性不可迴轉，是故定無得成佛義。

(3)〔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74遍學品〉（大正8，381b8-12）：世尊！若菩薩摩訶薩作八人然後入菩薩位，無有是處。不入菩薩位得一切種智，亦無是處。作須陀洹乃至作辟支佛然後入菩薩位，亦無是處。

(4)〔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2〈8佛道品〉（大正14，549b4-6）：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sup>222</sup>〔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54c12-13）：

「幼稚」者，明善根微淺也。「無識」者，上明解小，今辨惑多也。

<sup>223</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c13-15）。

<sup>224</sup> (1) 參見〔隋〕闍那崛多等譯，《起世經》卷8〈8三十三天品〉（大正1，348b10-13）。

(2)〔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6〈釋信解品〉（大正34，81c16-17）：

「五十餘年」者，五道也；開鬼出修羅，故言「餘」也。

(3)〔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53b10-11）：

「五十餘年」者，流浪五道及修羅也。

(4) 印順法師，《永光集》，一，第二章，第二節〈《大智度論》與毘曇門〉，pp.57-58：

有部立五道（趣），犢子部加一阿修羅（asura）而立六道。《智論》處處說五道，又處處說六道，而以六道說為正。

丑二 頌子漸還鄉譬

寅一 父求中止

其父憂念，四方推求，求之既疲，頓<sup>225</sup>止一城，造立舍宅<sup>226</sup>，五欲自娛。

其家巨富，多諸金銀，車渠馬腦，真珠琉璃，象馬牛羊，輦輿<sup>227</sup>車乘；田業僮僕，人民眾多。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商估<sup>228</sup>賈人<sup>229</sup>，無處不有。千萬億眾，圍繞恭敬，常為王者，之所愛念，群臣豪族，皆共宗<sup>230</sup>重。以諸緣故，往來者眾，豪富如是，有大力勢。<sup>231</sup>

「其父憂念」，孩子跑了，「父」親心裡當然是很「憂念」他。這是譬喻曾經教化他發過菩提心的人，現在離開了，菩薩還是總希望他回心，迴向大乘，不要向外追求五欲，這是菩薩的慈悲心。「四方推求」，處處找他，總希望把他找回來。

「求之既疲，頓止一城」，父親找了很久，還是找不到孩子，不想找了，就在城裡停頓，住了下來。以佛法中說，眾生從前隨菩薩發菩提心，現在流浪於生死中，菩薩大慈大悲希望眾生回到佛法中來，佛的慈悲深入骨髓，這種希望的心是永無終止的；但也有放下的時候，那是暫時由他去吧！正如父母對兒子，雖然孩子怎麼樣違背教訓不聽話，而父母還是一樣地愛他。眾生雖然忘失菩提心，流浪生死，各人有煩惱習不同，佛的慈悲也教化不到，只有由他去吧！待有機會再教，但內心對眾生的愛，還是一樣的。

「四方推求」——喻佛化度眾生；菩薩發心度眾生，度眾生就是利他功德，現在是「求之既疲，頓止一城」。利他功德圓滿的話，菩薩就成佛了，「求之既疲」只是一個譬喻。眾生流浪生死，佛只能如中止一城。但是，佛的大願是度盡一切眾生的，如地藏菩薩的大願：「地獄未空，誓不成佛。」<sup>232</sup>其實一切菩薩都發此願，要度盡一切眾生，令生死六道中的眾生，都已成佛，自己才成正覺，菩薩發願都是這樣偉大的。照這說法，不懂的人以為，現在世界眾生還是那麼多，菩薩豈不是沒有成佛的時候了？這不然，待佛的智慧慈悲到達最高圓滿標準的時候，煩惱完全不起，即自然而成佛。他發願度眾生，處處救他，但是在眾生還沒有度盡以前，他自己發心度眾生的功德已經圓滿，這時，即

<sup>225</sup> 頓：15.停頓，停止。（《漢語大詞典》（十二），p.259）

<sup>226</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信解品〉（大正34，554c23-25）：

「造立舍宅」者，第二、明垂應成佛，頌化主也。無為而無不為故言「造立」，覆陰眾生稱之為「舍」。又垂應自居亦是「舍」也。

<sup>227</sup> 輦輿（niǎn yú ㄋㄧㄢˇ ㄩˊ）：亦作「輦輿」。2.人抬的車。即後世轎子。（《漢語大詞典》（九），p.1283）

<sup>228</sup> 商估：1.商賈，商人。（《漢語大詞典》（二），p.371）

<sup>229</sup> 賈人：1.商人。（《漢語大詞典》（十），p.191）

<sup>230</sup> 宗：尊重。亦謂推尊而效法之。（《漢語大詞典》（二），p.1283）

<sup>23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c15-24）。

<sup>232</sup> 〔唐〕實叉難陀譯，《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4閻浮眾生業感品〉（大正13，780c14-15）：一王發願永度罪苦眾生，未願成佛者，即地藏菩薩是。

至一世界，現清淨土，圓滿報身成佛。

約釋迦佛說，作菩薩時，曾勸這班小乘人發菩提心，種大乘善根；而真正救度他們，卻在成佛之後；以佛化他功德而說，是功德圓滿。佛法中，講功德圓滿，得從心上講。如果不是這樣講，就沒法講得圓滿。比方說布施波羅蜜，意思是布施究竟圓滿，可是世界上苦惱的眾生那麼多，布施功德似乎永無圓滿的一日，但佛的布施心徹底犧牲，一切不顧自己，即是布施功德究竟圓滿。成佛，現起清淨國土，享受最高法樂。佛的淨土，有應化淨土，有真實淨土，經中說有十八種圓滿淨土，有十八種事情樣樣圓滿的十八圓滿淨土。<sup>233</sup>這淨土中唯識家名「受用土」，分有自受用與他受用。<sup>234</sup>佛一切功德法都圓滿於淨土中，受用大乘法樂，是自受用土。大菩薩亦在佛的淨土中，亦能受用佛之清淨法樂，是他受用土。

「造立舍宅，五欲自娛」，佛哪裡有「五欲自娛」？這是譬喻佛究竟圓滿成佛以後，現起清淨的圓滿淨土，自己享受大乘菩提涅槃之樂。<sup>235</sup>下面其他所說，和長行一樣。長者「家」中「巨富」，珍寶很多，倉庫盈溢，喻佛種種的功德寶。「車乘」，喻佛的法門；「象馬」喻佛的神通；「田業」，指滋養慧命的智慧；<sup>236</sup>「僮僕」、「人民」等，喻佛教化的內凡、外凡、種種菩薩等。「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喻佛弘揚法華，可以教化很多眾生，好像孳生利息一樣；不但是在他自己的淨土，其他的世界也有。講到佛土，佛的世界，以圓滿的淨土來講，就是佛的圓滿的佛法、圓滿的報土，佛與大菩薩在這淨土裡面享受大乘法樂，這是佛的真正的淨土。這淨土是遍一切處的，不是在東方或是在西方。依於此土，佛的教化，任何地方只要眾生有機緣，佛即遍一切處而去教化之。假使以小乘法來講，佛所教化的範圍，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sup>237</sup>以大乘的角度來說，佛的教化是

<sup>233</sup> (1) 親光等造，〔唐〕玄奘譯，《佛地經論》卷 1（大正 26，292b25-c3）：

此顯如來住處圓滿，謂「佛淨土」。如是淨土復由十八圓滿事故，說名圓滿，謂顯色圓滿、形色圓滿、分量圓滿、方所圓滿、因圓滿、果圓滿、主圓滿、輔翼圓滿、眷屬圓滿、住持圓滿、事業圓滿、攝益圓滿、無畏圓滿、住處圓滿、路圓滿、乘圓滿、門圓滿、依持圓滿。由十九句如其次第顯示如是十八圓滿，即此圓滿所嚴宮殿名「佛淨土」，佛住如是大宮殿中說此契經。

(2) 參見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五章〈大乘不共法〉，pp.422-423。

<sup>234</sup> 護法等造，〔唐〕玄奘譯，《成唯識論》卷 10（大正 31，58b29-c12）：

「自受用身還依自土」，謂圓鏡智相應淨識由昔所修自利無漏純淨佛土因緣成熟，從初成佛盡未來際相續變為純淨佛土。周圓無際，眾寶莊嚴，自受用身常依而住。如淨土量身量亦爾，諸根相好一一無邊，無限善根所引生故。功德智慧既非色法，雖不可說形量大小，而依所證及所依身，亦可說言遍一切處。

「他受用身亦依自土」，謂平等智大慈悲力由昔所修利他無漏純淨佛土因緣成熟，隨住十地菩薩所宜變為淨土。或小或大，或劣或勝，前後改轉。他受用身依之而住，能依身量亦無定限。

<sup>235</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 7〈4 信解品〉（大正 34，554c25-27）：

五道皆化，淺深隨機，謂「五欲」也。至人以度物為樂，稱為「自娛」。

<sup>236</sup> 〔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 7〈信解品〉（大正 34，778b27）：

「田業」者智斷。

<sup>237</sup> (1) 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2〈3 分別世品〉（大正 29，64c9-29）：

故契經言：「無處無位，非前非後有二如來應正等覺出現於世；有處有位，唯一如來。如說如來，輪王亦爾。」應審思擇：此「唯一」言，為據「一三千」？為約「一切界」？

遍一切的世界。可是這裡說的情形不同，比方圓滿淨土，他自己成立，造好房子等等，是他自己住的地方；至於他的教化，那就到別的地方去。所以佛或者在東方現起一個淨土，或者在西方現起一個淨土，哪一個地方的眾生可以聽教化，他就在那個地方現起。佛有時候現起一個清淨的世界，有時候就會在穢惡的世界來教化，像釋迦牟尼佛到娑婆世界來一樣。「中止一城，造立舍宅，五欲自娛」，不是佛的圓滿淨土。所以他弘揚佛法、教化眾生，譬如「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其他十方世界到處都有他的教化，都有他利益眾生的地方。因此「商估賈人，無處不有」，不但佛現起應化身、劣應身，或者現起變化身到各處地方去教化，還有許多的菩薩也是奉佛命到各處世界去弘揚佛法。有佛的地方，去護持佛法、護持道場，所謂「一佛出世，諸佛護持」；沒有佛法的地方就弘揚佛法，建立三寶的道場。這如「商估賈人」經營生意，有的到別處買來賣去，有的在一處看著舖子等著人來時賣。大富長者在城裡有「千萬億眾，圍繞恭敬」，這比喻佛亦是如此，大法會之中，一切眾生雲集，千萬億眾在佛的四周聽聞佛法、接受教化。

「常為王者，之所愛念，群臣豪族，皆共宗重」，「王」喻他方佛，「群臣豪族」喻大菩薩；佛為十方諸佛「所愛念」，所謂「一佛出世，千佛護持」，佛要宣揚《法華經》時，十方諸佛皆來讚歎，諸大菩薩亦來助佛揚化。如華嚴法會中，一切法身大士，如雲烘月。<sup>238</sup>「以諸緣故，往來者眾」，因為種種因緣的關係，好多來來往往者，有「豪富」，「有大力勢」。有錢有勢，在《法華經》中是指有大智慧、大神通，具無量無邊功德的佛果。這好似「中止一城」，父親在一個城市停頓下來，譬喻菩薩修行成佛，圓滿佛果，現起清淨的世界成佛。

### 寅二 父憂念子

而年朽邁，益<sup>239</sup>憂念子，夙夜<sup>240</sup>惟念，死時將至，  
癡子捨我，五十餘年，庫藏諸物，當如之何？<sup>241</sup>

父親「年」紀已老，更想「念」兒「子」，希望他早些回來接受家業。「父憂念子」說的是父親憂念兒子。

「而年朽邁」表達佛成佛以來，甚大久遠，而這班過去曾發菩提心，而現在流浪於生死的眾生，還未教化回來。「益憂念子」，如來憐愍思「念」流浪的窮子，惦記著他。「夙夜惟念，死時將至」，朝朝夜夜，他心裡想：我老了，死的日子快來了，這個「癡

---

有說：餘界定無佛生。……

有餘部師說：餘世界亦別有佛出現世間。

(2)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一章，第二節，第一項〈淨土與誓願〉，pp.806-807：

「唯一如來」的經說，部派間有不同的意見：如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肯定的以為：在同一時間，唯有一佛出世，佛的教化力，是可以達到一切世界的。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以為：經上所說的「唯一如來」，是約一三千大千世界說的；在其他的三千大千世界裡，可以有許多佛同時出世的。

<sup>238</sup> 參見〔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1世主妙嚴品〉（大正10，2a11-b12）。

<sup>239</sup> 益：13.副詞。更加。（《漢語大詞典》（七），p.1422）

<sup>240</sup> 夙夜：1.朝夕，日夜。（《漢語大詞典》（三），p.1172）

<sup>24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c25-27）。

子」——愚癡的孩子，逃離五十多「年」，我所有的「庫藏諸物」該怎麼辦呢？無法交代下去了。其實佛是不會死的，這裡也是喻佛成佛時間久遠，而流浪生死的愚癡眾生，離開了佛法，流轉於五趣中，不知迴向佛法，未能領受佛功德，佛慈悲懇切，愍念這班退失大乘、忘失菩提心、流浪生死中的眾生。

### 寅三 子漸還鄉

爾時窮子，求索衣食，從邑<sup>242</sup>至邑，從國至國，  
或有所得，或無所得，飢餓羸瘦，體生瘡<sup>243</sup>癬<sup>244</sup>，  
漸次經歷，到父住城。<sup>245</sup>

「窮子」為「求」「衣食」，不知不覺而來到「父」親「住」的地方。喻曾發菩提心的眾生，雖然流浪生死，而總還想得到一點快樂自在功德，特別是生於人間，有向上心自然會引發，因此，慢慢便會向於佛法中來。「從」小的「邑」，「至」大的「國」，表示其功德漸漸增長，於生死六道中，欲得自在安樂，要修功德，增長福報。但事實並不一定滿意，「有」時確增長了一點功德，生於人間天上，有時又墮落於惡道中，「或」者因求解脫而錯走了邪途。「或有所得，或無所得」，形容窮子索衣食漸還鄉當中，有很多苦頭、經歷，有時吃好一點，有時吃不飽，身體很壞。「飢餓羸瘦」——形容於生死中，沒有功德，福薄慧少；「體生瘡癬」——表示不清潔，如作不好的事情，對自身功德有損害。<sup>246</sup>雖然生死眾生在苦惱中，但內在菩提心的力量，使他慢慢地向佛法中來，漸漸將與佛法接觸。

### 丑三 頌父子相見譬

傭賃<sup>247</sup>展轉，遂至父舍。爾時長者，於其門內，  
施大寶帳，處師子座，眷屬圍繞，諸人侍衛，  
或有計算，金銀寶物，出內財產，注記券疏<sup>248</sup>。  
窮子見父，豪貴尊嚴，謂是國王，若國王等，

<sup>242</sup> 邑：1.京城，國都。5.人民聚居之處。大曰都，小曰邑。泛指村落、城鎮。（《漢語大詞典》（十），p.576）

<sup>243</sup> （1）瘡：2.瘡癩；潰瘍。（《漢語大詞典》（八），p.348）

（2）瘡癩（chuāng jiē ㄔㄨㄤ ㄐㄧㄝ ㄉㄨˋ ㄌㄧˋ ㄟˋ）：2.小瘡與熱癩等皮膚疾患。（《漢語大詞典》（八），p.349）

<sup>244</sup> 癬（xuǎn ㄒㄨㄢˇ ㄒㄩㄢˇ）：1.皮膚感染霉菌後引起的一種疾病。（《漢語大詞典》（八），p.369）

<sup>24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7c27-18a1）。

<sup>246</sup> （1）參見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7〈3 習相應品〉（大正25，332c13-14）：

譬如人身不瘡，雖臥毒屑中，毒亦不入；若有小瘡則死無疑。

（2）參見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67〈45 歎信行品〉（大正25，531c21-24）：

是人諸煩惱薄，無慳貪、嫉妬、瞋恚故，不相讒謗，常一心和合；是故魔、若魔民不能沮壞。若人少有錯故，魔得其便；如人有瘡受毒。

<sup>247</sup> 傭賃（lín ㄌㄧㄣˊ ㄑㄩㄢˋ）：謂受雇於人。（《漢語大詞典》（一），p.1657）

<sup>248</sup> （1）疏：同「疏」。（《漢語大字典》（七），p.3954）

（2）疏：1.分條記錄或分條陳述。（《漢語大詞典》（八），p.495）



**驚怖自怪，何故至此！**

**覆自念言：我若久住，或見逼迫，強驅使作。**

**思惟是已，馳走而去，借問<sup>249</sup>貧里，欲往傭作。<sup>250</sup>**

窮子「傭賃展轉」，展轉為各家人作工，而走到「父」親家中，看見「長者」「於其門內，施大寶帳，處師子座」，坐在師子座上，上面有大寶帳，也就是寶蓋。為諸「眷屬圍繞」，很多人在他周圍，如長行說到，為婆羅門、刹帝利、居士等圍繞。「出內財產，注記券疏」，有人管理財產，「計算」「金銀寶物」，拿出去、拿進來有多少，詳細注明記錄。「券疏」就是契約，比如有人買地要寫契約。「寶帳」喻佛大慈悲，教化眾生遍於一切處；「眷屬」喻大菩薩；「侍衛」喻天龍八部，如梵王在左，帝釋在右，四天王領八部鬼神，擁護佛法。「金銀寶物，出內財產」，譬喻佛有無量功德，種種方便。

「窮子見父，豪貴尊嚴，謂是國王，若國王等，驚怖自怪」，譬喻窮子見到父親這麼豪貴、尊嚴，以為是國王，或與國王相等，他自己害怕起來了，怪自己為什麼會跑到這裡來，於是趕快逃跑到一些窮鄉僻壤中去打聽看看有什麼苦工可做。這譬喻聲聞人雖已接近佛法，但對圓滿的佛法接受不了，太偉大、太莊嚴、太究竟的無上佛法，小乘的心量狹小，有的人煩惱習氣重，無法接受。因根機不夠，即不信，生疑謗，造業墮落。這些小乘聲聞，菩提心雖發，但大根器未成，無法接受一乘大教。

#### **丑四 頌喚子不得譬**

**長者是時，在師子座，遙見其子，默而識之。**

**即勅使者，追捉將來，窮子驚喚，迷悶蹙地，**

**是人執我，必當見殺，何用衣食，使我至此。**

**長者知子，愚癡狹劣，不信我言，不信是父。<sup>251</sup>**

「長者」在「師子座」上，看「見」兒「子」回來，立刻命人「追」他進「來」，「窮子」嚇得暈倒「地」上，根本不相信這是他的父親。

喻佛在清淨莊嚴的國土中，一看便知道此人是過去曾發菩提心的眾生，立刻以大乘法化度之。但眾生的大乘根機未發，對大乘佛法不能領受，佛法中有很多菩薩行，出他們意外，不是他們的心量所能了解的，因此而對大乘懷疑、誹謗而墮落。「何用衣食，使我至此」，為什麼為了一點「衣食」跑到這個地方來，生大苦惱呢？喻他自以為能夠了生死便夠了，不必要修這難行的大乘法。「長者知子，愚癡狹劣」，長者知道兒子的問題，一個是愚癡，一個是狹劣。「愚癡」是智慧不夠；「狹劣」是心量狹小。心量狹小對小乘而言，有說小乘是自利，大乘是自利利他。其實根本的問題還不在這裡，根本問題是狹劣，是要少而且快。在小乘法中，修行快則三生圓滿，自己得到功德就好，是一種下劣——心性狹小的表現。對佛果圓滿的功德，不能了解，不能接受，對他說他也不能聽。「不信我言，不信是父」，你告訴他，他也不能接受這話，也修不下去；說他是菩薩，可以成佛，佛是他的父親，他是佛子，他也不相信，他覺得自己是生死苦惱的，與佛沒

<sup>249</sup> 借問：1.猶詢問。3.向人打聽情況時所用的敬辭。猶言請問。（《漢語大詞典》（一），p.1451）

<sup>25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8a2-10）。

<sup>25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8a10-15）。

有關係。他一方面不能信受佛的教法，一方面不能信受自己有佛性，「不信」過去曾隨佛發過菩提心等等。

### 丑五 頌誘引還家譬

#### 寅一 遣使傭作

即以方便，更遣餘人，眇<sup>252</sup>目矧陋<sup>253</sup>，無威德者，  
汝可語之，云當相雇，除諸糞穢，倍與汝價，  
窮子聞之，歡喜隨來，為除糞穢，淨諸房舍。<sup>254</sup>

現「誘引還家譬」。「即」佛「以」小乘法門誘引眾生回到佛法裡來。長者雇窮子到家裡做工，因他知兒子根性下劣。佛以大乘不能教，故依真實教開「方便」門。長者以方便善巧，另外派兩個「人」（這二人，一眼是瞎的，長得又矮又醜，憔悴無有威德），雇他挑「糞」，加「倍」「價」錢給他，「窮子」聽了「歡喜」地到長者家「來」，擔當清潔衛生工作。

上所派之人，是大乘教，他不肯回，又暈倒於地。今另派的人，即佛方便以四諦、十二緣起小乘教。「眇目」即所見不正確。《大涅槃經》說：「小乘人說如來八相成道，是不正確。<sup>255</sup>或者依小乘心說，沒有布施、持戒等等，所見亦不正。」<sup>256</sup>何以故？無論對有對空，均不正確。<sup>257</sup>對「有」方面，如來八相成道，以為真實的，依大乘說是如來

<sup>252</sup> 眇 (miǎo 冂一么ㄩ)：2.一目失明。(《漢語大詞典》(七)，p.1167)

<sup>253</sup> 矧 (cuó 勹メㄥノ) 陋：短小醜陋。(《漢語大詞典》(七)，p.1547)

<sup>25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8a16-20)。

<sup>255</sup>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21〈10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大正12，487c29-488b6)：

一切凡夫若不得聞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所見邪曲，乃至聲聞辟支佛人，所見亦曲。……

云何名為「聲聞緣覺邪曲見」耶？見於菩薩從兜率下，化乘白象，降神母胎，父名淨飯，母曰摩耶。迦毘羅城處胎滿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釋捧接，難陀龍王及婆難陀吐水而浴，摩尼跋陀大鬼神王執持寶蓋，隨後侍立，地神化花以承其足，四方各行滿足七步。到於天廟，令諸天像悉起承迎。阿私陀仙抱持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傷當終不覩佛興。詣師學書、算計、射禦、圖讖、伎藝。處在深宮，六萬婁女娛樂受樂。出城遊觀至迦毘羅園，道見老人乃至沙門法服而行，還至宮中見諸婁女形體狀貌，猶如枯骨，所有宮殿塚墓無異。厭惡出家夜半踰城，至鬱陀伽、阿羅邏等大仙人所，聞說識處及非有想非無想處。既聞是已，諦觀是處，是非常、苦、不淨、無我，捨至樹下，具修苦行滿足六年。知是苦行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復到阿利跋提河中洗浴，受牧牛女所奉乳糜，受已轉至菩提樹下，破魔波旬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波羅捺為五比丘初轉法輪，乃至於此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如是等見，是名「聲聞緣覺曲見」。……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經，諦知菩薩無量劫來，不從兜率降神母胎，乃至拘尸那城入般涅槃，是名菩薩摩訶薩正直之見。

<sup>256</sup>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24〈10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大正12，507a7-12)：若依聲聞，言不見施及施果報，是則名為「破戒邪見」。

若依如是《大涅槃經》，不見惠施及施果報，是則名為「持戒正見」。菩薩摩訶薩有異念處，以修習故，不見眾生持戒、破戒、施者、受者及施果報，是故得名「持戒正見」。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不觀福田及非福田。

<sup>257</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7〈4 信解品〉(大正34，555c8-12)：

「眇目矧陋無威德者」，目視不正為「眇」，又云一目少為「眇」，譬二乘所見空有悉皆不正。

化現的。對「空」方面說，大乘法講布施持戒一切法不可得，是空有不相障礙，而小乘說不可得，即不能有，落於偏空。形容小乘人見解不正確，有所偏故說「眇目」。小乘功德很有限，修行時間也短，故以「姓陋」形容之。內乏慈悲，外無神通，故說「無威」無「德」。以小乘法門教化他，斷煩惱，如能斷煩惱，不但有世上之益，還有出世涅槃可得，喻「倍與汝價」。現以小乘法教他，雖過去曾發菩提心忘了的眾生，現也能歡喜再來修行，使漸除煩惱，身心清淨。

「誘引還家譬」依長行看來，可分為二：一、遣人去叫。二、長者化身去教，這在上面的長行分得很清楚，這個修解脫分善根、修抉擇分善根，見道、修道、無學道。

不過，這裡所說的内容是修解脫分善根，修習觀身不淨、念佛法門等，還沒有真正證到真理以前的階段。

### 寅二 化身勸作

長者於牖，常見其子，念子愚劣，樂為鄙事。  
於是長者，著弊垢衣，執除糞器，往到子所，  
方便附近，語令勤作，既益汝價，并塗足油，  
飲食充足，薦席<sup>258</sup>厚<sup>259</sup>煖，如是苦言，汝當勤作，  
又以軟語，若如我子。<sup>260</sup>

窮子未斷煩惱，與佛好像隔了一層，如「長者」從窗裡遠遠望到，非面對面。喻修小乘，未開悟證真理，與佛距離頗遠；然而，究竟已在修行小乘法了，故雖遠仍見得到。一「見」即思「念」此「子」「愚劣」（愚癡、下劣），歡喜作下賤工作。雖修小乘法門，而欲再進一步，令其斷惑證真，同他一樣，故「著」「弊垢衣」。如釋迦佛示現丈六比丘，此是化身，把圓滿報身真相隱起來。所做的工作也是斷煩惱（「除糞」），以此「方便」接「近」窮子。

佛度化眾生中有六度、四攝法門，其中有同事攝（你要教化他，你也要跟他作同樣的事），如觀音菩薩到處示現，釋迦八相成道，均是同事攝<sup>261</sup>，有了它則親切，才能教化眾生。

長者又說：你好好「作」，給你加「價」，腳上還要「塗足油」，「飲食充足」，吃得飽、睡得暖。「薦席厚煖」，薦是窮人冬天用稻草墊在席下，或編成草蓆，以便取暖。這不但使他斷煩惱，得涅槃，而且還有許多功德，如定慧等。長行還有老傭人，<sup>262</sup>此處沒

---

《涅槃》云：「見菩薩八相成道，名二乘曲見」，謂有見不正也；又言「若以聲聞辟支佛心言無布施，是則名為破戒邪見」，謂空見不正也。

<sup>258</sup> (1) 薦(jiàn ㄐ一ㄢˋ)：3.墊席；墊褥。4.襯，墊。《漢語大詞典》(九)，p.566)

(2) 薦席：亦作「薦蓆」。墊席。《漢語大詞典》(九)，p.568)

<sup>259</sup> 厚：8.增益；加深。《漢語大詞典》(一)，p.921)

<sup>26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8a20-26)。

<sup>261</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89〈78四攝品〉(大正25，685a7-9)：

云何為菩薩摩訶薩同事攝取眾生？菩薩摩訶薩以五神通力故種種變化，入五道中，與眾生同事。

<sup>26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a20-21)：

有，而多一塗足油，喻神通。<sup>263</sup>印度都是赤腳、天氣又熱，窮人腳皮都裂開，故足上塗油，使足不痛，走路又輕快。

佛教化眾生，不外二方法：一、苦切語（「苦言」）：即以嚴厲的態度對他說，你要勤勉地工作。二、柔軟語（「軟語」）：即你像是「我」的兒「子」，即以溫和語氣教化他。<sup>264</sup>這就是向來所說的折服門和攝服門。折服門即苦切語，如說地獄、餓鬼是如何苦，要趕快修行；攝服門即安慰柔「軟語」，如說戒定慧是如何好之類。

#### 丑六 頌付財密化譬

長者有智，漸令入出，經二十年，執作家事，  
示其金銀，真珠頗梨，諸物出入，皆使令知。  
猶處門外，止宿<sup>265</sup>草庵，自念貧事，我無此物。<sup>266</sup>

上面長行講得很清楚一點，經二十年後，還在挑糞，仍作同樣的事情，經過二十年以後才是「心相體信，入出無難」。<sup>267</sup>所以依長行的譬喻來說，這二十年好像初果至阿羅漢果這個階段，修行小乘斷煩惱的法門而涅槃；到達阿羅漢果以後，才能夠心裡得到自在，與佛之間互相體諒。然而現稍不同，二十年工夫，即是叫窮子做事情。這意義先依文來說：「長者」叫他做苦工，加給價錢，或以苦切語，或以柔軟語，慢慢地誘導，甚至說他好像自己的兒子。「有智」慧，即種種善巧方便，叫他在家裡進進「出」出；「二十年」後，叫他管理「家」業，「金銀」、「真珠」、「頗梨」等有多少，拿進拿出，都讓他「知」道。不過窮子還睡「門外」的「草庵」，「自」己常認為是苦苦惱惱的人，過去是怎樣「貧」賤的身世。

依此喻，長者以方便善巧，漸令其在大乘法門中進進出出，聽大乘法，了解並轉教菩薩，雖他自感貧窮，白天仍出入於大宅，對於長者之大乘法，自然而然也知道了。實際上二十年工夫，一方面還是做除糞清潔的工作，一方面助佛揚化，荷擔如來家業。照下文看，子離父五十餘年，見到父親之後又工作了二十年。可見這二十年一面接受小乘，一面聽聞大乘法，均在此二十年中事，並非二十年專學小乘證阿羅漢果，二十年後才聽聞大乘法，轉教大乘法。因天天進進出出，故對大乘種種功德都知道了，如何教化菩薩

諸有所須甕器米麵鹽醋之屬，莫自疑難，亦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好自安意。

<sup>263</sup> (1)〔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6〈釋信解品〉（大正34，b11-12）：

「油塗足」，能履深水如神通，又油能除風，定是無亂也。

(2)〔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信解品〉（大正34，779b5-16）：

今言「足」者，即四神足：欲、勤、心、觀。「油」謂八斷行，即欲、精進、信、輕安、正念、正知、思、捨。初三為加行，輕安攝受身心，正念、正知為繼屬，不忘所緣安心一境故，有放逸生如實了知故；思、捨為對治，策心、持心二種力故。已生沈掉能遠離之，名「塗足油」，如去風痺，斷障染故。

或「足」謂戒，「油」謂六支，受學學處善能防護別解脫律儀，軌則所行皆具圓滿，見微細罪生大怖畏，滋潤戒故法「食」既「充」，無貪瞋癡「薦席」亦厚。

<sup>264</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1序品〉（大正25，72b11-13）：

佛以大慈大悲大智故，有時軟美語，有時苦切語，有時雜語，以此調御令不失道。

<sup>265</sup> 止宿：1.住宿。（《漢語大詞典》（五），p.301）

<sup>26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8a26-b1）。

<sup>267</sup> 參見〔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7a27-29）。

也懂了，如阿難尊者，未證阿羅漢果，即常與佛討論大乘法。不過自己還在門外，住草庵，即住小乘涅槃，與長者大宅相對。大乘的一切功德皆成就，小乘沒什麼功德，只是斷了一分煩惱，出分段生死，除去一部分的苦而已，不能從草庵本身發出大功德，故說他常在外，雖長者視如己子，他總覺得一切財寶非我的東西。

**丑七 頌委囑家業譬**

**寅一 正付家業**

父知子心，漸已廣大<sup>268</sup>，欲與財物。即聚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於此大眾，說是我子，捨我他行，經五十歲，自見子來，已二十年，昔於某城，而失是子，周行求索，遂來至此。凡我所有，舍宅人民，悉以付之，恣<sup>269</sup>其所用。<sup>270</sup>

頌委囑家業譬。父交產業，子得歡喜。「父」親「知」兒「子」經「二十年」後，「心」量「漸」「大」，即將「財物」交給他。於是召集「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等，當「眾」宣告：從前在某一「城」裡「失」此兒「子」，到處找，「至此」城才找到。把「我所有」的一切「舍宅人民」都交給他，隨他自由使「用」。

小乘證得阿羅漢果後，佛知其心漸「廣大」，在大乘佛法中聽聞、了解，佛即為他們授記，說他們將來都要成佛。<sup>271</sup>「國王」即他方佛，「大臣」是十地菩薩，「剎利、居士」即大心眾生，其他還有天龍八部等等都來這個法華會上。這時於大眾中宣布：這是我的兒子，過去五十餘年在六道中輪迴，離開佛，回來修小乘法已二十年。「周行求索」，表示佛過去修菩薩行時，因為要化度眾生而到處利他，利他的功德圓滿，便到這個地方成就佛果。凡佛所有一切功德——如來知見，十力、四無所畏，禪定、智慧，將來他們將要得到。佛法展轉，紹隆佛種，負荷如來家業，自己也可享受法樂。佛在法華會上，宣示聲聞弟子將來都要成佛。<sup>272</sup>

**寅二 得付歡喜**

子念昔貧，志意下劣，今於父所，大獲珍寶，  
并及舍宅、一切財物，甚大歡喜，得未曾有。<sup>273</sup>

窮「子」時「念」過去的「貧」窮，「志意下劣」，看見長者的房子都被嚇慌，現在知道長者是自己的父親，發大財，有「大」「寶」藏，而且全部付給自己。這是他意想

<sup>268</sup> (1) 廣大：4.指胸襟開闊，局度寬宏。(《漢語大詞典》(三)，p.1263)

(2) 廣=曠【宋】【元】【明】【宮】。(大正9，18d，n.4)

(3) 異譯本作「曠」。參見：〔隋〕闍那崛多共笈多譯，《添品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51a8)。

<sup>269</sup> 恣(zì ㄗㄧˋ)：2.聽任；任憑。(《漢語大詞典》(七)，p.505)

<sup>27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8b1-8)。

<sup>271</sup> 參見〔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20b25-22a17)。

<sup>27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20b20-24)：

迦葉當知！以諸因緣、種種譬喻，開示佛道，是我方便，諸佛亦然。今為汝等，說最實事：「諸聲聞眾，皆非減度。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佛。」

<sup>27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8b8-11)。

不到，從來沒有希望過，現在居然獲得「一切財」寶，真是「歡喜」不已，歎「未曾有」。喻小乘聲聞，已回小向大，佛給授記將來要成佛，實在想不到佛之功德寶藏不求而自得，故大歡喜。

下頌合法，更簡單，只頌三個譬喻。

### 子二 頌合法

#### 丑一 頌合誘引還家譬

佛亦如是，知我樂小，未曾說言，汝等作佛，  
而說我等，得諸無漏，成就小乘，聲聞弟子。<sup>274</sup>

「佛」如長者，「知」道「我」們歡喜小法（其實並非歡喜小法，而是智慧不夠，心量狹小，只能追求小功德。）知道我們一方面貪著五欲，一方面愛「樂小」法，故佛從來不「說」我們能成「佛」，「而說我」們好好修行能「得」「無漏」功德，因戒得定，依定發慧，而證得涅槃。漏即煩惱，無漏即無煩惱，即此法不與煩惱相應。無漏有二：有為無漏、無為無漏。戒定慧是有為無漏，有為即從因緣所生事相，有起有滅，但這法還是好的，與煩惱不相應，而且能斷煩惱。無為無漏，無我性，或是不生不滅之空性——涅槃。有為無為之無漏功德很多，你們已取證了，「成就小乘」之「聲聞弟子」。其實在《阿含經》裡從來不稱為小乘，而稱為聲聞弟子（聽聞佛的音聲修行證果）。聲聞弟子的法門叫聲聞乘，和大乘相比，才叫小乘。最初他們當然不知道自己是小乘，後來在法華會上聽了大乘法才知道的。「成就」即得到，一得永得而不失之謂。本是生死凡夫，依佛法修行，始斷煩惱，得證涅槃，故曰「成就」。

#### 丑二 頌合付財密化譬

##### 寅一 合父付財

佛勅我等，說最上道，修習此者，當得成佛。<sup>275</sup>

此文一方面說佛叫他為菩薩說法，轉教大乘，為菩薩說菩薩法。「佛」命令「我」們「說最上道」——成佛之道，亦即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成」就「佛」果的法門。

##### 寅二 合子受知

##### 卯一 合領受父言

我承佛教，為大菩薩，以諸因緣，種種譬喻，  
若干言辭，說無上道。  
諸佛子等，從我聞法，日夜思惟，精勤修習，  
是時諸佛，即授其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  
一切諸佛，祕藏之法，但為菩薩，演其實事，  
而不為我，說斯真要。<sup>276</sup>

「我」們承「承佛」之命令，也依照從佛聽來的「種種」「因緣」、「譬喻」、「言辭」

<sup>27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8b11-13）。

<sup>27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8b13-14）。

<sup>27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8b15-21）。

為「菩薩」「說無上道」。這班菩薩「從」聲聞聽了「法」，「日夜思惟，精勤修習」。修學佛法有三階段：聞、思、修。第一步「從我聞法」，隨著佛去聽法，聽後得到一種了解，這一種叫做聞所成慧。聽聞了佛法以後，要「日夜思惟」——白天、晚上把所聽到的佛法，時時刻刻放在心上思惟，佛法中叫做思所成慧，到思惟的階段。再進一步「精勤修習」，叫做修慧，到修的階段。經過聞、思、修，這樣才能證悟。現在對聞、思、修做簡單的說明。能不能分辨出來？恐怕我們許多人，都自以為我已經在思、修，嚴格講起來，都還不是。比方聽講一句話，或一卷經，通過文字了解其所包含的意義，甚至可以為人解說；這時候我們以為「我聽明白了、我知道了、我懂了」，其實這個「懂」還是不懂的，還只是在聞的階段。應該要怎樣呢？要把全經貫徹起來，將它的重要思想、全部脈絡貫通起來，把它化成原則性的理論，而不是一句一句話在文字上轉，這樣生起智慧即很深刻，而不只是表面上講一講，解釋一下。其實，我們聽起來自以為懂，假使真正思惟一下，就會發現有很多不懂。如果能夠這樣融會貫通，都能夠了解的話，這個了解就不是表面的了解了，而是深刻的智慧，是思的智慧。到此地步以後，再進一步「修」，修到什麼階段呢？修要有定，非有定不可。在定境當中，將從聞而思、由思所得來的根本法義，放在心上觀察，這叫做「修慧」，修是與定相應的觀察，這個叫做修的階段。

一般人以為修定，則不能思惟，一有思惟即不得定，那麼修定何用？故佛法之定，要在定中觀察，雖有種種觀察而心得定，學到極度甚深的觀察，止觀雙運。從聞到思，從思起修，要經過相當的時間，才能開悟。像禪宗的開悟，許多的境界，若以天台宗配起來的話，「名字即佛」的階段<sup>277</sup>成就「聞所成慧」而已。

這班「佛子」修到某一階段，「佛」即為「其授記」，某人將「來」要成「佛」。「一切諸佛祕藏之法」（祕即祕要、祕密），就像《法華經》所講的「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sup>278</sup>，是佛自己所證悟的；《大涅槃經》中說是以佛法身功德，依如來知見含藏一切無量的功德。<sup>279</sup>佛「為菩薩」說諸佛祕藏之法，並沒有為我們聲聞弟子講，聲聞只不

<sup>277</sup> (1)〔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1（大正33，686a23-27）：

世間相常住，理即也。於諸過去佛，若有聞一句，名字即也。深信隨喜，觀行即也。六根清淨，相似即也。安住實智中，分證即也。唯佛與佛究盡實相，究竟即也。

(2) 印順法師，《華雨集》（一），二〈辦法法性論講記〉，pp.259-260：

中國的禪者，歡喜說開悟，或說大徹大悟了，然證有一定的標準，悟的意義，可淺可深。親親切切經驗到了，真正的體驗到了真如法性，才可叫證。而悟，無論以聽聞所得來的智慧，以思惟所得的智慧，從修習所得的智慧，雖不是真正的般若現前，但也有一番領會。例如天台宗所說**名字即佛**，稱為大開圓解，於佛法中豁然貫通，有一番體會。這不是證，不過是聞所成慧。

<sup>27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5c10-11）。

<sup>279</sup> (1)〔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3〈2金剛身品〉（大正12，383b6）：

如來法身皆悉成就如是無量微妙功德。

(2)〔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8〈4如來性品〉（大正12，411c3-14）：

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常為一切煩惱所覆不可得見，是故我說眾生無我；若得聞是大般涅槃微妙經典，則見佛性。如象牙花，雖聞契經一切三昧，不聞是經，不知如來微妙之相；如無雷時，象牙上花不可得見。**聞是經已，即知一切如來所說祕藏佛性**；喻如天雷，見象牙花。**聞是經已，即知一切無量眾生皆有佛性，以是義故，說大涅槃，名**

過是在旁邊聽聽，佛為菩薩授記與我（聲聞）無關。

### 卯二 合不領受佛意

如彼窮子，得近其父，雖知諸物，心不希取。  
我等雖說，佛法寶藏，自無志願，亦復如是。  
我等內滅，自謂為足，唯了此事，更無餘事。  
我等若聞，淨佛國土，教化眾生，都無欣樂。  
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  
無大無小，無漏無為，如是思惟，不生喜樂。  
我等長夜，於佛智慧，無貪無著，無復志願，  
而自於法，謂是究竟。我等長夜，修習空法，  
得脫三界，苦惱之患，住最後身，有餘涅槃，  
佛所教化，得道不虛，則為已得，報佛之恩。<sup>280</sup>

這說明自己已得阿羅漢果，得證涅槃，雖為菩薩說法，都與自己無關，「如」「窮子」雖接「近」「父」親，父親的財產交給他管理，但他連一絲一毫都「不」想要，只是做一天工，拿一天錢。「我」們「雖說佛法寶藏」，那是佛叫我們說，我們就說，這是佛力加被，居然能講大乘法門，但我們沒有絲毫「志願」修習。即佛功德與我無關，故不想要。

若說佛法寶藏是如來藏性，是本有的功德，我們都有佛性，我們如來藏的功德本來具足。但是你們成佛，我還是聲聞，這不合道理。此處所說的「佛法寶藏」，都是指佛的功德，是成了佛以後的功德。佛說一切功德如何如何，他還是沒有志願求此寶藏，因為他自己已證悟。小乘證悟，還是有他自己的境界。

「我等內滅，自謂為足，唯了此事，更無餘事」，這是他修證上的境界。因為小乘修行，專心一意求出離三界之苦，依福德與智慧來說，他只講智慧；依自己與眾生來說，他只講自己，不講眾生；依個人與世界來說，他只講個人，不講世界。他修心的重心，重在如何降伏自己的煩惱，如何修行才能清淨。他過去內心種種煩惱已「內滅」，他自認為證得寂滅。滅有兩種意思，一是煩惱滅，一是寂滅。煩惱去除以後，他心裡想已證得寂滅之樂。所以他想「我等內滅，自謂為足」，自己認為已經足夠了，沒有缺少，樣樣都有，已達修行目的。若向外看就不對了，因他只向內看，煩惱盡得寂滅，故無欠缺，再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了，所以說「唯了此事，更無餘事」。

「若」「我」們聽到菩薩要成佛，應「淨佛國土，教化眾生」，要淨佛國土，必先教化眾生，眾生教化好，國土自能清淨。《維摩詰經》云：菩薩修行時教導其他的人不要貪，將來無貪眾生來生其國。<sup>281</sup>故菩薩主要是教化眾生、淨佛國土。<sup>282</sup>聲聞聽到這些，

---

為如來祕密之藏，增長法身，猶如雷時象牙上花。以能長養如是大義，故得名為大般涅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能習學是大涅槃微妙經典，當知是人能報佛恩，真佛弟子。

<sup>28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8b21-c5）。

<sup>281</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1〈1 佛國品〉（大正14，538b4-26）：



一點也不感興趣，甚至想何必這樣做？做了應有好處，而我們已斷煩惱，已經了生死，你們頂多教化眾生、淨佛國土，還有什麼好處可談呢？這是多餘的事。他們甚至以為教化眾生是向外跑，因此不感興趣。如龍樹菩薩於《十住毘婆沙論》說：有人質疑何必發菩提心？為什麼要修菩薩行？何必呢？最後還是一樣了生死證涅槃。龍樹菩薩說：你這種人下劣根性，沒有大丈夫氣概。如果大家都這樣想，哪裡還有菩薩？若無菩薩即無佛，無佛即無聲聞了。<sup>283</sup>

「何」「以」故？小乘他們觀「一切法」都是「空」的，「無生無滅，無大無小，無漏無為」，這都是小乘證悟的境界。觀一切法空，並沒有錯，天台宗說：悟證空無我性時，有一種根性鈍的，好像鑽進去，即轉不出來，天台宗謂之「落無為坑」<sup>284</sup>。

依大乘說，此即無悲願，菩薩以慈悲願力勸發自己，建立淨佛國土、教化眾生的大願力。證到此處，即能從空出假，自知未到佛果境界，還有很多要做的事，故不落於無為坑。小乘悲願不夠，心量狹小，缺乏悲願，故落空，為空之所束縛，不得空之妙用。<sup>285</sup>

---

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

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天，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

(2)〔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卷1〈1序品〉（大正14，559b8-c10）：

修布施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一切能捨財法有情來生其國；修淨戒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圓滿成就十善業道意樂有情來生其國。……

十善業道極清淨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壽量決定、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宣密意、離諸貪欲、心無瞋恚、正見有情來生其國。

<sup>282</sup> (1)〔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74遍學品〉（大正8，382c17-18）：若不淨佛國土、成就眾生，不能得一切種智。

(2)〔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1〈1佛國品〉（大正14，538a25-26）：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

(3)〔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卷1〈1序品〉（大正14，559a21-23）：

諸善男子！菩薩攝受嚴淨佛土，皆為有情增長、饒益、發起種種清淨功德。

<sup>283</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十住毘婆沙論》卷1〈1序品〉（大正26，20b15-23）：

問曰：三乘所學皆為無餘涅槃，若無餘涅槃中無差別者，我等何用於恒河沙等大劫，往來生死具足十地？不如以聲聞、辟支佛乘速滅諸苦。

答曰：是語弱劣，非是大悲有益之言。若諸菩薩効汝小心、無慈悲意、不能精勤修十地者，諸聲聞、辟支佛何由得度？亦復無有三乘差別。所以者何？一切聲聞、辟支佛皆由佛出，若無諸佛，何由而出？

<sup>284</sup>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9（大正33，797a6-10）：

復次，此力能破二乘之果。二乘怖畏生死，入空取證，生安隱想，生已度想，墮三無為坑。若死若死等苦，已如敗種，更不還生，智醫拱手，方藥無用。

<sup>285</sup> (1) 龍樹造，青目釋，〔姚秦〕鳩摩羅什譯，《中論》卷3〈18觀法品〉（大正30，25b23-29）：

佛說實相有三種：若得「諸法實相」，滅諸煩惱，名為「聲聞法」；若生大悲發無上心，名為「大乘」；若佛不出世，無有佛法時，辟支佛因遠離生智，若佛度眾生已，入無餘涅槃，遺法滅盡。先世若有應得道者，少觀厭離因緣，獨入山林遠離慣鬧得道。名「辟支佛」。

(2)〔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8（大正33，781a6-9）：

以為有所得，不能即空而有，廣度眾生，對「佛智慧無貪無著」，「自」以為「究竟」圓滿，「修習空」，「脫」離「三界」煩惱，只剩「最後身」，得「有餘涅槃」。從三解脫門證得空性，出三界之苦，達此頂好，最為究竟，故不須再修行了。若講報佛恩，「佛」「教」我們了生死，我們亦已了生死，就是「報佛」大「恩」，已對得起佛了。由此故，對於大乘度眾生，不感興趣。

有很多人講經講論，都說因為空慣了而落於小乘，必須講即空即有；其實這不是空的問題，這是根性下劣，悲願不夠，落空而轉不出來。所以很多經典教菩薩說：你不要一下子就想證悟，應以此是修學時，非是證悟時。<sup>286</sup>若功德沒有，慈悲不夠，願力也不夠，只有空性之般若，而想快些趣證，必落於空，沒有方便。<sup>287</sup>如鳥之兩翼，平行才能飛行於空無礙。<sup>288</sup>若單有智慧，無悲願，必落小乘無疑。是故要能悲智雙運，有悲則不

《中論》云：「諸法實相，三人共得」者，二乘之人雖共稟無言說道，自求出苦，**無大悲心，得空則止**，鈍根菩薩亦爾。利根菩薩大悲為物，深求實相。

<sup>286</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18 伽提婆品〉（大正8，568c19-24）：

若菩薩具足觀空，本已生心，**但觀空，而不證空**，我當學空。**今是學時，非是證時**，不深攝心繫於緣中。爾時菩薩不退助道法，亦不盡漏。何以故？是菩薩有大智慧深善根故，能作是念：「**今是學時，非是證時**，我為得般若波羅蜜故。」

<sup>287</sup>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6〈3 習相應品〉（大正25，323a1-8）：

**無方便力故，入三解脫門，直取涅槃。若有方便力，住三解脫門，見涅槃；以慈悲心故，能轉心還起**，如後品中說。譬如仰射虛空，箭箭相拄，不令墮地；菩薩如是，以智慧箭仰射三解脫虛空，以方便後箭射前箭，不令墮涅槃之地。是菩薩雖見涅槃，直過不住，更期大事，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是觀時，非是證時**。如是等應廣說。

<sup>288</sup>（1）〔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8〈60 不證品〉（大正8，350a19-c2）：

佛告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具足觀空，先作是願：『我今不應空法作證，我今學時非是證時。』菩薩摩訶薩不專攝心繫在緣中，以是故，菩薩摩訶薩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不退，亦不取漏盡證。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大善妙法成就。何以故？住是空中，作是念：『我今是學時非是證時。』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念：『我是學檀那波羅蜜時，非是證時。學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時，修四念處時，乃至修八聖道分時，非是證時。修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時，非是證時。修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時，非是證時。我今學一切種智時，非是得須陀洹果證乃至阿羅漢果、辟支佛道證時。』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學空觀，住空中；學無相、無作觀，住無相、無作中；修四念處不證四念處，乃至修八聖道分不證八聖道分。是菩薩雖學三十七品、雖行三十七品，而不作須陀洹果證乃至辟支佛道。……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亦如是。於一切眾生中慈悲喜捨心遍滿足，爾時菩薩摩訶薩住四無量心、具足六波羅蜜，不取漏盡證、學一切種智，入空、無相、無作解脫門。是時菩薩不隨一切諸相，亦不證無相三昧。以不證無相三昧故，不墮聲聞、辟支佛地。須菩提！譬如有翼之鳥飛騰虛空而不墮墜，雖在空中亦不住空。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亦如是。學空解脫門，學無相、無作解脫門，亦不作證。以不證故，不墮聲聞、辟支佛地。未具足佛十力、大慈大悲、無量諸佛法一切種智，亦不證空、無相、無作解脫門。

（2）印順法師，《教制教典與教學》，第十二章，第二節〈學法之目標與程序〉，p.175：

智慧與福德，有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相輔相成，才能高飛遠行。依智慧淺深的次第去修學時，同時即：

聞所成慧——成信

思所成慧——住戒

修所成慧——修定

住涅槃，有智則不住生死，小乘偏智無悲，故無廣大利益眾生之大心。

### 寅三 合父不明說

我等雖為，諸佛子等，說菩薩法，以求佛道，

而於是法，永無願樂。

導師見捨，觀我心故，初不勸進，說有實利。<sup>289</sup>

聲聞弟子儘管受佛命令，「為」菩薩「說」大乘佛「法」，在《方等經》、《般若經》法會上，轉教菩薩，但覺得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事，雖然能講能說，而不行不得。因為聲聞證得空性，一切不可得，發不起度眾生悲「願」，所以不求大乘，不能進入學大乘階段。所以說：「我」們雖「為」「諸佛子」（修菩薩道的人）「說菩薩法」，叫他們修行「佛道」，但我們自己對於大乘法沒有希望學習的心，因為根機不夠，所以佛也不為我們說。佛「觀」聲聞人的「心」，根機未熟，不明顯地說他們能成佛，也「不勸」他們「進」修大乘，而不為「說」大乘真「實利」益。

「實利」指得到真的涅槃，小乘說「逮得己利」<sup>290</sup>，真正得到自己的利益，「利」是涅槃。佛一向為說小乘涅槃，知道他們根機不夠，不勸他們得大乘究竟涅槃。很多人以為我會誦大乘經，或會說大乘法，便是大乘根性，其實不一定，如聲聞弟子能說大乘法，解大乘道理，於《般若經》中，須菩提說般若時，諸天雨花讚歎說：<sup>291</sup>須菩提不礙諸法，而說實相，如幻而說，如幻而聽，<sup>292</sup>說得非常徹底，非常微妙，但自己卻不是大

#### 無漏慧——發慧

<sup>28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8c6-9）。

<sup>290</sup>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3（61經）（大正2，16a14-17）：

比丘！若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不起心漏，名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捨離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得解脫。

<sup>291</sup>（1）[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8〈29散花品〉（大正8，277a6-13）：

爾時釋提桓因及三千大千世界中四天王天乃至阿迦尼吒諸天，作是念：「慧命須菩提為兩法雨。我等寧可化作花，散佛、菩薩摩訶薩、比丘僧、須菩提及般若波羅蜜上。」

即時釋提桓因及三千大千世界中諸天，化作花，散佛、菩薩摩訶薩、比丘僧及須菩提上，亦供養般若波羅蜜。是時三千大千世界花悉周遍於虛空中，化成花臺，端嚴殊妙。

（2）另參見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55〈29散華品〉（大正25，451a12-19）。

<sup>292</sup>（1）[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7問住品〉（大正8，275c11-14）：

須菩提語諸天子：「一切諸法如幻，無說者、無聽者、無知者。」

爾時諸天子心念：「須菩提所說欲令易解，轉深轉妙。」

（2）[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8〈28幻聽品〉（大正8，276a18-b4）：

爾時諸天子心念：「應用何等人聽須菩提所說法？」

須菩提知諸天子心所念，語諸天子言：「如幻化人聽法，我應用如是人。何以故？如是人無聞無聽、無知無證故。」

諸天子語須菩提：「是眾生如幻，聽法者亦如幻；眾生如化，聽法者亦如化耶？」

「如是，如是！諸天子！眾生如幻，聽法者亦如幻；眾生如化，聽法者亦如化。諸天子！我如幻如夢，眾生乃至知者、見者亦如幻如夢。諸天子！色如幻如夢，受想行識如幻如夢，眼乃至意觸因緣生受如幻如夢。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檀那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如幻如夢。諸天子！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如幻如夢，須陀洹果如幻如夢，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如幻如夢。諸天子！佛道如幻如夢。」

乘根性。其實聽誦解說大乘經典，與是否大乘根性毫不相干。真正要學大乘，便要真正發菩提心，修菩薩道，真實而行。當然，聲聞在方等、般若會上轉教菩薩，雖是旁聽，而佛實是令他們學的。

### 丑三 頌合委囑家業譬

如富長者，知子志劣，以方便力，柔伏其心，  
然後乃付，一切財物。  
佛亦如是，現希有事，知樂小者，以方便力，  
調伏其心，乃教大智。<sup>293</sup>

長者知子心量漸廣大，能夠繼承家業，於是在親戚眷屬之前，說這實在是我的兒子，而把家財託付給他。

依佛法說，於法華會上，當著諸大菩薩、天龍八部、天王、人王之前，宣示聲聞弟子真是菩薩，即是佛子，都要成佛。佛就如「大富長者」，「知」道兒「子」意「志」下「劣」（喻小乘根性下劣，小心小量），故先以善巧「方便」，種種方法「柔伏其心」，將其心慢慢調伏。這就如上面的譬喻所提，給他錢叫他做工，做一天工拿一天錢；慢慢地讓他吃好一点，招呼招呼他；待他進步了，再讓他管理金銀財寶等家產。經過這種種方便善巧，把他的心態調整了。譬喻小乘的心剛強難化，不可能接受大乘法，所以佛要用方便善巧、種種方法，讓他學小乘，於方等會上呵斥小乘，又令他們旁聽大乘法，慢慢把心降伏，使心量漸廣大起來，有菩薩風格，「然後」才教以大乘，把如來家業交「付」給他。

「佛」「現希有事」，是說佛的方便善巧希有，佛「知」小乘心量小，不但以「方便」說小乘法，自己亦現丈六老比丘相，與小乘一樣除煩惱，了生死，證涅槃，這樣「調伏其心」，然後「教」以「大智」——菩薩平等大慧，即是佛智慧，如來知見。在大乘經中雖處處有說，所不同者，過去所說不是聲聞弟子的事，現是令聲聞弟子知道，對於如來寶藏自己也有一份，將來亦可成佛，在法華會上，佛開權顯實，說聲聞成佛，故聲聞歡喜。

我等今日，得未曾有，非先所望，而今自得，  
如彼窮子，得無量寶。<sup>294</sup>

「我等」現在聽佛說聲聞亦可以成佛，真是「得未曾有」。「非」前「所」希「望」，現在卻「得」到。以前發小乘心，根本未想成佛，現佛說人人有成佛希望，自己亦可以成佛，真是像一個「窮子」得到「寶」貝一樣歡喜。

世尊我今，得道得果，於無漏法，得清淨眼，  
我等長夜，持佛淨戒，始於今日，得其果報。  
法王法中，久修梵行，今得無漏，無上大果。  
我等今者，真是聲聞，以佛道聲，令一切聞。

<sup>29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8c9-13）。

<sup>29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18c14-15）。

我等今者，真阿羅漢，於諸世間，天人魔梵，  
普於其中，應受供養。<sup>295</sup>

聲聞人因歡喜而自述自己得到些什麼寶。「我」等「今」天於法華會上，知道能「得道得果，於無漏法，得清淨眼」。這句話小乘經也有，這裡說的意義與小乘稍稍不同。「得道得果」，小乘說修八正道、戒定慧三無漏學，而得初、二、三、四果。依此說，則不能說我今得道得果。約佛說，從久遠以來已得果。約小乘說，過去佛初轉法輪，五比丘中阿若憍陳如已得果，這都不要等待到法華會上。這「道」是大乘道，「果」是大乘果。小乘是八正道，專門以自己戒定慧學清淨自己身心為目的；大乘則以發菩提心、修菩薩行為道，必須自利利他，福德道、智慧道。聲聞現在知自己亦能得此道此果，過去只得小乘四果。現在約分證說，初地以上即分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至成佛時即圓滿證無上菩提果，亦可得到如來的「無漏法」、「清淨眼」。

「得道得果」是指因道而證果說。「於無漏法，得清淨眼」是約智慧證悟清淨法性說，是「理」與「智」的兩方面。小乘得無漏法，是除煩惱了生死而得無漏。今依大乘來說，即是「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sup>296</sup>，一切法本來寂滅，本來清淨，自性涅槃，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法法本來清淨，或叫真如、法性、法界。

「清淨」二字，以大乘說，是清淨法空性，或法界性，以清淨眼才能體驗、悟證。小乘說得清淨眼，是離我見、戒禁取見、疑等三結，即可通達四諦理；眼見智慧，有智慧才能通達真理。現在通達大乘法法本性清淨，本來無漏，此平等大慧即是清淨眼。

過去「我」們在生死「長夜」中，皆因「持佛」的「淨戒」，「今」天才真正「得」「果報」。佛之淨戒如五戒、八戒、十戒等，或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薩戒，凡佛所制七眾弟子，或通或別之戒，都是佛之淨戒。如持五戒、十善，得人天有漏善報；小乘依戒修定，從定發慧，能依真慧而得解脫果報。佛之淨戒的真正意義，特別主要的是佛法的基本利他精神，一切都是為了利益眾生，使眾生得安樂，即不會損害眾生，不作惡，為要護持眾生令得利益，即作種種善，無論行善或斷惡，都是真正戒行的基本原則。<sup>297</sup>持淨戒不是希求人天、二乘果報，而是得成佛之果，才是有此因，有此果，因果相稱的果報。

在佛的正「法中」，一向「修」習「梵行」，梵行即清淨行，廣說凡是一切戒行都是

<sup>29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8c16-23）。

<sup>29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8b25）。

<sup>297</sup> 印順法師，《佛法概論》，第十八章，第一節〈戒〉，pp.232-233：

依五戒、八戒、十善業而說到四無量心，這是經中常見的教說。尤其是《增一含·三寶品》<sup>\*</sup>，以施為「施福業」，五戒四無量為「平等福業」，七覺支為「思惟福業」，這即是施、戒、定三福業，而佛稱戒與四無量為平等福業，屬於戒善，這是極有意義的。平等即彼此的同一，大乘所說的平等慈，同體悲，即是這一深義的發揮。慈悲喜捨與定心相應而擴充他，即稱為四無量。這本是戒的根源；由於戒業清淨，同情眾生的苦迫，即引發慈悲喜捨的「無上人上」法。戒與四無量的相關性，可證明佛法——止惡、行善、淨心的一切德行，本出於對人類——有情的同情，而求合于和樂善生的準則。戒與慈悲，是側重于「無瞋」善根的。但這在限於時機的聲聞法中，還不能充分的發揮出來。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12〈21三寶品〉（2經）（大正2，602b14-15）。

梵行，狹義說離婬欲即是梵行。這裡是指通義的淨行，如戒定慧等，「久修梵行」而得「無漏無上」的佛「果」，都是清淨梵行所感，無漏——不但斷見思煩惱，亦斷無明住地煩惱；不但斷煩惱障，亦斷所知障；不但斷分段生死，也斷變易生死，而得究竟無漏，才是真正清淨。以清淨行得清淨果，才是真正清淨大果，這是約法說。

約人說，向來「我」們都以為自己是聲聞，聞佛音聲而證真理的，但只是方便說而已，到現在才是「真」正的「聲聞」。「以佛道聲，令一切聞。」這音聲是大乘佛法之音，不但從佛聞此大乘法，亦以此大乘法而化度眾生，使一切眾生明此道，才是真正聲聞。從今以後，才是真正的阿羅漢。阿羅漢有小乘、大乘之分，佛是真正的阿羅漢，佛三號中的阿羅訶，十號中的應供，即是阿羅漢的意思。真正的阿羅漢，在世界「天人魔梵」及一切眾生中，應受供養。因為阿羅漢就是「應供」義，小乘阿羅漢大部分在人間受供養，因為修行到家，功德能報施主恩。佛是大乘阿羅漢，應受人天一切眾生供養，是真正的阿羅漢。<sup>298</sup>約世界眾生說，未成佛前，於世間中的聲聞弟子，是應受人間少許部分供養，所以還是假名；現在回小向大，可以成佛，才是「真」正的「阿羅漢」，受「天人魔梵」的「供養」。天人魔梵包括了一切眾生，能受畜生供養不稀奇，如牛馬等都是為人服役的，主要是人間、天上的供養。

印度說有兩種天：魔與梵，魔是欲界頂的他化自在天，再上則是梵天，一般只是初禪名梵天的，其實四禪都是清淨離欲的，都可以稱為梵天。欲界之魔、色界之梵，都供養佛的。在佛經的故事中看，梵王請佛說法，四天王供養鉢，帝釋護法，在佛成道時魔雖來搗亂，後來也護法。<sup>299</sup>佛是受一切人天魔梵的供養。這是說聲聞因得成佛而歡喜，過去所說的一切道、果、清淨眼、無漏法、聲聞阿羅漢，現在看來，小乘這許多名詞，都是不徹底的，都只是具一部分的意義；現在能成佛，才是符合聲聞、阿羅漢的真實內容。

有人也許會說：如果小乘聲聞阿羅漢不是真實的，佛為什麼要說聲聞阿羅漢得道得果？佛說這些名詞是深者見深，淺者見淺，在小乘則以為是道是果，是聲聞是阿羅漢，現在才知道真正徹底來說，唯佛才當得起此名，所以佛方便說法，「於一佛乘分別說

<sup>298</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4〈1 序品〉（大正25，236a26-27）：

應受一切世間供養故，名為「應供人」。

<sup>299</sup> （1）〔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15（大正22，103c19-25）：

爾時世尊以此默然，而不說法。時梵天王於梵天上，遙知佛意，……於梵天沒涌出佛前，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惟願世尊，哀愍眾生，時為說法！自有眾生能受佛教，若不聞者便當退落！」

（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5〈2 報應品〉（大正25，315a16-25）：

諸天供養，各有定法：如佛初生時，釋提桓因以天衣奉承佛身，梵天王躬自執蓋，四天王四邊防護。淨居諸天欲令菩薩生厭離心故，化作老、病、死人及沙門身。又出家時，四天王勅使者捧舉馬足，自四邊侍護菩薩。天帝釋取髮，於其天上城東門外立髮塔；又持菩薩寶衣，於城南門外立衣塔；佛至樹下時，奉上好草。執金剛菩薩常執金剛衛護菩薩；梵天王請佛轉法輪。

（3）〔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央掘魔羅經》卷2（大正2，522c23-24）：

惡魔波旬來詣佛所，供養佛已却住一面。

三」<sup>300</sup>，眾生聽佛同一說，而領解佛法亦淺深各異。

**辛二 歎佛深恩**

**壬一 感恩深**

**世尊大恩，以希有事，憐愍教化，利益我等，  
無量億劫，誰能報者。<sup>301</sup>**

小乘在佛法中得此功德之後，對佛恩的感謝，稱歎。普通說：佛弟子於佛法中修行，如供養、禮拜、稱讚、懺悔、祈求等，是常有的，但感謝的心則不太多。真正在佛法中得利益，不管是深是淺，亦應由內心中發出感恩之心。如果缺少了感激之心，宗教情操便不夠。從學法來說，學法的力量也很有限。此聲聞弟子於法華會上得成佛之益，不但自己歡喜，亦讚歎佛德，與感謝佛恩。

總說「世尊」的「大恩」，是「以希有」難得之「事」，無量方便善巧的教化，使我們得益。眾生一向在生死輪迴中，心量狹小，不能受大乘法，佛即以大慈悲，「憐愍」眾生而方便「教化」，使眾生得「益」，佛的恩德不但今生，乃至盡「無量」「劫」，亦「報」答不盡。

**手足供給，頭頂禮敬，一切供養，皆不能報。  
若以頂戴，兩肩荷負，於恒沙劫，盡心恭敬，  
又以美饍，無量寶衣，及諸臥具，種種湯藥，  
牛頭旃檀<sup>302</sup>，及諸珍寶，以起塔廟，寶衣布地；  
如斯等事，以用供養，於恒沙劫，亦不能報。<sup>303</sup>**

平常所說的報恩，是幫忙做事、奔跑，以「手足」的執役服勞，「供」所需要；還有便是以最高的「頭頂禮」佛最下的雙足，行最敬「禮」；或以「一切供養」，都「不能報」。或者「頂」在頭上，「負」在「兩肩」，乃至「於恒沙劫，盡心恭敬」，「皆不能報」。頭是表示最尊貴、最清淨的，以世間意義說是最恭敬的了。佛經中有以這個法來形容報父母恩，如說：「把父親、母親背在肩上，沒有放下來，乃至大便、小便淋下來，都還無法報恩。」<sup>304</sup>世俗人報父母恩，父母年老時，則可以以種種體力的幫助扶持，實不能把人放在頭上或兩肩的。這是假喻，形容最極恭敬、最艱苦的侍奉。

佛在世時，或者「以」具體的「美饍」——好的飲食、「寶衣」、「臥具」、「湯藥」的四事供養。在印度地方，供養佛僧都以這些現成的四事供養，在中國則金錢供養，亦不過這四事之用。

佛涅槃之後，或者以最名貴的「牛頭旃檀」香，種種「珍寶」，建「塔廟」以供佛

<sup>300</sup> 參見〔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7b26-27）。

<sup>30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8c23-25）。

<sup>302</sup> 牛頭旃檀：檀香木之一，乃旃檀中之最具香氣者。又作牛頭栴檀。（《佛光大辭典》（二），p.1507）

<sup>30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8c25-19a3）。

<sup>304</sup>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11〈20善知識品〉（11經）（大正2，601a12-15）：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床蓐臥具、病瘦醫藥，即於肩上放於尿溺，猶不能得報恩。

像及舍利。「寶衣布地」——即以名貴的地毯，以莊嚴塔廟壇場。

佛在世時以四「事」「供養」，佛滅後建塔廟或莊嚴塔廟「供養」，這樣過「恒沙劫」數，亦「不能報」佛恩德。因為佛對我們的恩德，不單是使我們得人天果報，不只是了生死，而是使我們能成佛，具足圓滿功德，自利利他，無邊莊嚴佛果究竟功德，這樣的恩德怎麼能報答得了，當然報不了。

### 王二 歎佛德

**諸佛希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大神通力，  
無漏無為。諸法之王，能為下劣，忍于斯事，  
取相凡夫，隨宜為說。<sup>305</sup>**

「佛」德「希有」，約佛的大神通說，佛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神通力」，要度眾生是很容易的。約佛的智慧說：佛證悟最清淨法界，「無漏無為」，於一切法中得自在，佛為「法」「王」，崇高而偉大。但對於教而不善的「下劣」眾生，「能」夠「忍」耐。過去教化大乘心眾生，已經忘失菩提心，流浪生死。只要有機會，佛還是要教化他們，使他們從凡夫而至小乘，從小乘再進入大乘。對下劣愚癡的眾生，一切都可忍耐，不捨眾生，才能使眾生慢慢度化。

「凡夫」眾生處處「取相」執著，佛能夠「隨」凡夫的心量所能擔當的，能接受的，慢慢「為」他「說」。如世間的父母親，孩子不聽話，父母雖然不高興，但還是慢慢教訓他、感化他，使他成器，成家立業，對自己對社會作些利益的事，所以做父母的也要忍。佛對於愚癡下劣，受不了大乘法，退道心而生誹謗的眾生，能容忍教化。佛的智慧深、神通大，能證悟通達一切真理不算稀奇，只是佛對這些愚癡下劣的眾生，能以無量方便善巧而教化他，才是不可思議。

**諸佛於法，得最自在，知諸眾生，種種欲樂，  
及其志力，隨所堪任，以無量喻，而為說法。  
隨諸眾生，宿世善根，又知成熟、未成熟者，  
種種籌量，分別知己，於一乘道，隨宜說三。<sup>306</sup>**

「諸佛於」一切「法」，都能得「最」極「自在」，眾生是受一切環境轉，而佛能轉一切法。佛能知眾生種種愛好和興趣的不同，每人的個性各有其長處與缺點，佛是知根無礙的。「知」「眾生」的「種種欲」，種種性，「隨」其「志」願「所」能「堪任」的，即以種種譬喻方便，「而為說法」。或看過去「眾生」的「善根」，已「成熟」的，佛即為說大乘法，「未成熟」的為他說小乘法，然後再回小向大，教以大乘，佛能知眾生善根，隨機說法。「種種籌量」如〈方便品〉說，佛最初見眾生根機未熟，不想說法，後見十方三世佛都使用這個方法，於是便「於一乘道，隨宜說三」<sup>307</sup>，這是說明如來的善巧方便。

<sup>30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 19a3-6)。

<sup>30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 信解品〉(大正9, 19a6-11)。

<sup>307</sup> 參見[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 方便品〉(大正9, 7b26-27)。



所以四大聲聞從佛說法中，於上面領悟時已說過，佛呵斥小乘，及令小乘為菩薩說法，都是方便，佛於此《法華經》中，全盤開顯，為之授記成佛。所以感佛深恩，讚歎佛功德，特重在佛能應機說法，起種種方便善巧。

這〈信解品〉，佛為中根人說法，「領解」部分已完，下面說「述成」。

## 《妙法蓮華經》卷3

### 〈藥草喻品第五〉

(大正9, 19a18-20b24)

厚觀法師、顯禪法師指導  
(釋法舟、溫玉黛編, 2019.11.27)

#### ※前言

##### 一、明此品與前品之關連

為中根人說法分四科：一、「正說」(〈3 譬喻品〉後半)，二、「領解」(〈4 信解品〉)，三、「述成」(〈5 藥草喻品〉)，四、「授記」(〈6 授記品〉)。

上面為上根人說法，佛說法以後，舍利弗領解；舍利弗領解以後，佛述成表示他領解正確，因他領解的內容加以開示等等。現在為中根人說法，四大弟子領解以後，佛也述成。

##### 二、釋品名

##### (一) 藥草喻(雲雨譬)：譬喻如來一音說法，眾生根性不同各別受益

藥草是什麼意思？中國古代很多能治病的草，叫藥草。此品中有藥草喻，亦名雲雨譬，空中有雲即能下雨，草木受雨的滋潤而長大。《法華經》七大譬喻<sup>1</sup>中，這屬於重要譬喻之一。

此品，約佛說是雲雨譬；約眾生說，此經文中的意思很多，不一定單是藥草，這草能治好病，故名藥草。藥草有小草、中草、大草，即小品藥草、中品藥草、大品藥草，此外還有小樹、大樹，皆受雲雨的潤澤而生長。譬喻如來一音說法，眾生根性不同各別受益，雖因機得益不同，最後還是會歸於佛果。如得人天益，得小乘益，或修菩薩行，無論初學菩薩、久學菩薩，都是受佛的教化，而起種種不同的領解，但一切眾生最後都是歸於成佛；現在雖有種種差別，而結果是歸於一。這是雲雨譬——或名藥草喻的主要意義。

##### (二) 本品以藥草喻立名之理由

依本經下面來講，可以分為五種：小草、中草、大草，藥草有上、中、下三品；樹有小樹、大樹。小樹、大樹譬喻菩薩，不談。三品藥草當中，中品藥草譬喻小乘法。<sup>2</sup>本品為何名之為〈藥草喻品〉呢？主要還是說：佛說法，因眾生根機的關係，所以有聲聞、緣覺的小乘修行證果等。因為《法華經》最主要的還是回小歸大，所以雖然有草有木，

<sup>1</sup> [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5〈譬喻品〉(大正34, 734b16-20)：

七譬喻在七品：

一、火宅喻此〈譬喻品〉，二、窮子喻〈信解品〉，三、雲雨喻〈藥草品〉，四、化城喻〈化城喻品〉，五、繫寶珠喻〈五百弟子授記品〉，六、解髻中明珠喻〈安樂行品〉，七、醫師喻〈壽量品〉，隨其次第各在一品。

<sup>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 20a23-26)：

知無漏法，能得涅槃，起六神通，及得三明，獨處山林，常行禪定，得緣覺證，是中藥草。

而不說是「草木喻」，單以「藥草喻」為品名，因為以下面來看，最重要的是藥草乃指小乘根機。這是說佛應機說法，由於眾生根機種種差別，所以才有小乘的修證，但是最後還是歸於成佛的，這是這一品主要的意思。本品在《正法華經》及《添品妙法蓮華經》中，後面還有一大段，還有盲目見明譬<sup>3</sup>，但鳩摩羅什譯的《妙法蓮華經》無此喻，只有藥草喻，故此品以藥草喻立名。

### 己三 述成

#### 庚一 略說述成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及諸大弟子：善哉！善哉！迦葉善說如來真實功德。誠如所言，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汝等若於無量億劫說不能盡。<sup>4</sup>

「略說述成」這科，說上面四大聲聞的代表摩訶迦葉，於〈4 信解品〉中所說窮子喻，講得好，講得很對。尤其是最後讚歎如來的功德，特別說到如來於一佛乘方便說三的功德，說得很好。但佛因其所講的，現在還要更進一步，所以下面講「藥草喻」來說明，因此先印證迦葉的話，說他說得好。

佛告訴「摩訶迦葉」及「諸大弟子」：「善哉！善哉！」講得好，非常好，所以用重語讚歎，顯示摩訶迦葉上面說的話非常正確，符合佛意，契理契機。「迦葉」講「說如來真實功德」，講得非常善巧，講得很好很好。「誠如所言」，的確確像你所講的。但不要以為所講的是全部，如來的功德，無邊讚歎，讚不能盡。如〈普賢行願品〉云：「各以一切音聲海，普出無盡妙言辭，盡於未來一切劫，讚佛甚深功德海。」<sup>5</sup>又如說一菩薩出無量舌<sup>6</sup>，一一舌出無量音以讚歎佛功德，怎麼讚也讚不盡。你所講，講得很好，

<sup>3</sup> (1)〔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85a29-b11）：

譬若有人從生而盲，不見日月、五色、十方，則謂天下無日月、五色、八方上下。

有對說者，其人不信。若有良醫觀人本病，何故無目？本罪所種，離明眼冥體癩重病。何謂重病？風、寒、熱、癩是則四病。

便心念言：「斯人之疾，凡藥療之終不能愈。雪山有藥能療四病：一曰顯，二曰良，三曰明，四曰安，是藥四名。」

於時良醫愍傷病人，為設方便即入雪山，採四品藥咬咀搗合，以療其盲，目便見明。又加針灸消息補寫，斯人目睛內外通徹，觀日月光、五色、十方，爾乃取信。

(2)〔隋〕闍那崛多共笈多譯，《添品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153b20-c16）。

(3)〔隋〕闍那崛多共笈多譯，《添品妙法蓮華經序》（大正9，134c7-9）：

而護所闕者，〈普門品〉偈也；什所闕者，〈藥草喻品〉之半，〈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提婆達多品〉、〈普門品〉偈也。

<sup>4</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19a19-22）。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83b2-4）。

<sup>5</sup>〔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大正10，847a8-10）。

<sup>6</sup>〔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大正10，844b29-c23）：

普賢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言禮敬諸佛者：……復次，善男子！言稱讚如來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剎土所有極微一一塵中，皆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薩海會圍遶，我當悉以甚深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揚讚歎一切如來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盡於

但其實如來還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以「無量億劫」的時間去稱揚讚歎，也稱讚不盡的。向來在聲聞弟子的了解當中，佛果功德等等好像可能說的，現在漸漸要發揮到後面，說到佛的法身、佛的種種無邊善巧方便功德，都是無量無邊，「說不能盡」。

## 庚二 廣說述成

### 辛一 長行

#### 壬一 法說

#### 癸一 教法不可思議

迦葉！當知如來是諸法之王，若有所說，皆不虛也。於一切法，以智方便而演說之。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sup>7</sup>

佛之功德雖然無量，總不出兩種：一是證法，二是教法。

證法是佛自修證悟實性之法，教法是說明理解之法。如來是「諸法之王」，「於一切法」中已得自在，凡有「所說」，都是真實不虛妄。平常我們讚歎佛是「真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sup>8</sup>，讚佛所說「不虛」。

「不虛」有兩義：一、約對眾生得益方面說不虛。不管佛是怎樣說，都對眾生有利益。凡有所說，皆為利益眾生，平常說佛於一切法得自在，故說一切法皆令眾生得益，是契機不虛。

二、契理不虛：以大小乘說，如來出世是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現在佛說三乘，於火宅喻<sup>9</sup>中說：門外有羊車、鹿車，以為佛說是不真實的。約佛法說，這亦是無虛妄之咎。如上面譬喻中說，只能令眾生出三界火宅的苦，即使是什麼都不給，也不是虛妄。<sup>10</sup>佛說三車之動機，是為引誘眾生出火宅，以不同的語言而達到心裡想的目的，這即是不虛。

譬喻中說，門外根本沒有羊車、鹿車，只有大白牛車。如果約佛法說，小乘也有種種功德，並不是沒有的，如小乘修戒定慧，能悟證四諦真理，或悟一切法無我性，斷見修所斷煩惱，離分段生死<sup>11</sup>而證涅槃，一切都是真實不假的。佛說小乘不是假名，但又

**法界無不周遍。**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讚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讚歎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sup>7</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 19a22-25)。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 83b4-6)。

<sup>8</sup>〔後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 750b27-28)：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sup>9</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 譬喻品〉(大正9, 12c6-11)：

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著，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與汝。」

<sup>10</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 譬喻品〉(大正9, 13a3-b18)。

<sup>11</sup> (1)〔隋〕吉藏撰，《勝鬘寶窟》卷2(大正37, 48c3-6)：

分段生死者，謂色形軀別，壽期短長也。言變易者，無復色形軀別壽期短長，但以心神念念相傳前變後易也。

(2)〔隋〕吉藏撰，《勝鬘寶窟》卷2(大正37, 45b10-12)：

說小乘不是究竟，還有更圓滿的。這是說明小乘功德是一佛乘中的一部分，如下面〈7 化城喻品〉<sup>12</sup>中說，從凡夫至佛果有五百由旬，如果說三百由旬即已到達是不對的，但這三百由旬還是五百由旬中的三百由旬，不能說這三百由旬是假的。所以這樣說不但是契機，而且契理。以眾生得益而說，佛所說的法，一一皆有內容，從來不假的，如果眾生偏一點，執這執那，便是有毛病。以上都是證明佛所說是不虛。

佛於「一切法」皆「以智方便而演說」，佛智有兩種：一、般若——達空，二、方便——達有。<sup>13</sup>體悟一切法空性是般若；如起種種權巧，通達一切緣起有是方便。兩者是不能分開的。智慧是體，方便是用，佛的智慧中，不但有通達體性的般若，還有無邊善巧妙用的方便。故《維摩經》說：般若與方便二者是不能離開的，<sup>14</sup>離般若則住生死，離方便則住涅槃，不能起悲願度眾生。佛以智慧方便而宣說一切法，佛說方便之中含究竟，說究竟而不廢方便。故《法華經》的特別意義，是為實施權，為究竟真實而開權巧方便，於權巧方便中能顯出究竟真實，而會歸成佛之道。故佛說一切法皆以智慧方便而演說。

佛所說一切法，皆是令眾生達到「一切智地」，即一切法都是引導眾生成佛。如果世人要分別說此是人天法，此是小乘法、大乘法，則是未能瞭解佛法真義。其實佛所說

---

羅漢有三界內治道之智，名之為行。斷三界煩惱盡，無有三界內分段生死，於三界內無有怖畏。

<sup>1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5c26-26a13）。

<sup>13</sup> (1)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71〈51 譬喻品〉（大正25，556b25-27）：  
二人者，般若及方便。般若波羅蜜能滅諸邪見、煩惱、戲論，將至畢竟空中。方便將出畢空。

(2) 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p.16：  
……般若道……方便道……二道，為菩薩從初發心到成佛的過程中，所分的兩個階段。從初發心，修空無我慧，到入見道，證聖位，這一階段重在通達性空離相，所以名般若道。徹悟法性無相後，進入修道，一直到佛果，這一階段主要為菩薩的方便度生，所以名方便道。依《智論》說：發心到七地是般若道——餘宗作八地，八地以上是方便道。般若為道體，方便即般若所起的巧用。

(3) 印順法師，《佛法是救世之光》，十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p.198：  
**根本智（般若）證真，方便（後得智）達俗，方便是般若的妙用，是般若成就以後所引發的。論理，方便不異般若，即般若的妙用。**

<sup>1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2〈5 文殊師利問疾品〉（大正14，545b6-17）：

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

何謂無方便慧縛？

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

何謂有方便慧解？

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

何謂無慧方便縛？

謂：菩薩住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

何謂有慧方便解？

謂：離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

一切法都是成佛法門，以智方便而說，令眾生到一切智地。

西藏宗喀巴大師所作的《菩提道次第廣論》，明一切教典都是成佛之方便，無論說人天法、小乘法，凡佛所說一切法，都是成佛中修行的過程。<sup>15</sup>根據這意思，我去年曾出版一本書名《成佛之道》<sup>16</sup>，亦是發明<sup>17</sup>此義。佛所說一切法門，無不歸於成佛的道理。如果有人說此是成佛法門，彼非成佛法門，即是分裂了佛法，未能貫徹融通佛法。大小乘不過隨機差別，一切由淺入深，從小至大，同歸於成佛法海。《法華經》發揮這種道理，故明如來說一切法，方便之中含究竟，不離究竟說方便；方便不礙究竟，究竟不礙方便；方便可為真實的方便，真實可為方便的真實。如三論宗說：真實、方便，互不為礙的，即是此義。<sup>18</sup>一切法無不歸於成佛之道，如來教法不可思議，通一切法歸於大乘，故大乘法如大海，無不包容，總攝一切法門歸於一切智。

### 癸二 智證不可思議

如來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趣，亦知一切眾生深心所行，通達無礙；又於諸法究盡明了，示諸眾生一切智慧。<sup>19</sup>

這是說「智證不可思議」，說明「如來觀」察一切法，「知」道「一切諸法之所歸趣」。比方一切的水，都歸趣於大海。「歸趣」即歸向、歸宿，一種究竟歸結的意思。一切法，吾人所見的，外在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在眾生來說，天、人、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在人之中又是各式各樣，由物質與精神和合，佛法稱為色法、心法。在色法之中，如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心法有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阿賴耶八識及種種心所法，心理作用。在表面上看來形形色色，千變萬化之不同，現象界雖千差萬別，而歸結到究竟則唯一。

歸結於一是什麼？即此〈5 藥草喻品〉下面說的：「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sup>20</sup>一切法究竟歸結乃畢竟空寂。從前《般若經》裡說，須菩提尊者說法，一講即講空。<sup>21</sup>龍樹菩薩解說道：須菩提尊者

<sup>15</sup> 宗喀巴造，法尊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卷1（大藏經補編10，626b4-6）：

一切佛語，或實或權，皆是開示成佛方便。有未解是義者，妄執一類為成佛方便及執他類為成佛障礙，遂判好惡、應理非理，及大小乘，謂其菩薩須於是學，此不須學，執為應捨，遂成謗法。

<sup>16</sup>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五章〈大乘不共法〉，p.428：

一切諸善法，同歸於佛道；所有眾生類，究竟得成佛。

從一佛乘的立場來說，「一切諸善法」，都是「同歸於佛道」的。不但是出世的三乘善法，歸於佛道，就是人乘，天乘善法，世間的一切——一念善心，一毫善行，都是會歸於佛道的。

<sup>17</sup> 發明：5.闡述；闡發。（《漢語大詞典》（八），p.550）

<sup>18</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3〈2方便品〉（大正34，482b21-24）：

將欲顯一乘為真實，必須前明三乘為方便，若不前明三乘為方便，即不得顯一乘為真實。故此經云「開方便門示真實相」也。

<sup>19</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19a25-27）。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83b7-9）。

<sup>2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19c3-5）。

<sup>21</sup> （1）〔後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初品〉（大正9，537b6-11）：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使我為諸菩薩說所應成就般若波羅蜜。世尊！所言菩薩

觀一切法空，法法歸向於空寂，一切共同歸於空。<sup>22</sup>故須菩提尊者，講來講去不離空。

如來知道一切法雖緣起，形形色色，而歸根結底是法法畢竟空。此即是如來智慧之所體悟之畢竟空，故如來之智慧亦叫平等大慧。通達一切法平等性，此乃是一切經論根本之意趣。後來中國天台宗等亦引用龍樹菩薩的一句話說：「一切歸於空，法法皆歸於空；一切法歸於色，法法皆歸於色；一切法歸於聲，法法皆歸於聲。」<sup>23</sup>這是從緣起法相上，一一法皆歸於一，一當中具足一切。這道理在一般經論裡講得很少。重要的是眾生所見千差萬別，而佛能體悟法法平等空寂，即一切經論的共通處。故說一切眾生都要成佛，一一法歸於一，莫不歸平等法性，最後成為一切眾生莫不成佛之原理。是故很多經典，稱平等空寂為佛性<sup>24</sup>，也即依此而得名。

如來一方面觀察知道，法法歸於真如空性，一方面能「知一切眾生深心所行」。眾生深心之所行，千變萬化，如來都能「通達無礙」。所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面不同人心亦殊。從早到晚不知想了多少，故佛說：心念念生滅非常之快。如作夢，不過數分鐘，竟作了幾十年工夫的一場夢，<sup>25</sup>吾人想瞭解也無從瞭解；而真正有修行者，才能

---

菩薩者，何等法義是菩薩？我不見有法名為菩薩。世尊！我不見菩薩，不得菩薩，亦不見不得般若波羅蜜，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

(2)〔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7三假品〉（大正9，537b6-11）：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所說菩薩菩薩字，何等法名菩薩？世尊！我等不見是法名菩薩，云何教菩薩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般若波羅蜜亦但有名字，名為般若波羅蜜。菩薩菩薩字亦但有名字，是名字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sup>22</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41〈7三假品〉（大正9，358a8-17）：

問曰：佛命須菩提為諸菩薩說般若，而須菩提言「無菩薩」，與佛相反，佛何以同之？

答曰：有二種說：一者、著心說，二者、不著心說。今須菩提以不著心說空，佛不訶之。

復次，須菩提常行空三昧，知諸法空故。佛告須菩提：「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而菩薩畢竟空，是故須菩提驚言：「云何名菩薩？」佛即述成：「菩薩如是從發心已來乃至佛道，皆畢竟空故不可得；若如是教者，是即教菩薩般若波羅蜜。」

<sup>23</sup>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2（大正33，702c19-20）：

一切法趣有趣空、趣不有不空，為真。

<sup>24</sup>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央掘魔羅經》卷2（大正2，526b10）：

寂靜性是佛性。

(2)天親造，真諦譯，《佛性論》卷1〈1破小乘執品〉（大正31，787c6-8）：

所以凡聖眾生，皆從空出故，空是佛性，佛性者即大涅槃。

(3)〔唐〕湛然述，《法華玄義釋籤》卷7（大正33，866a12-13）：

佛性者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中道，中道名佛，佛名涅槃。

<sup>25</sup> (1)〔唐〕沈既濟，《枕中記》：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日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甕，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微，再登臺鉉，出入中外，徧翔臺閣，五十餘年，……後年漸衰邁……是夕薨。

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

發現心流動之快。

心有表面與內在的，吾人只知表面，如我早上想了些什麼，可是對於內在微細之心識活動，便不知所行了。佛說心有八識，我們所知道的不過是前六識而已，第七識、第八識，一般人是想不到的。如過去所做之事，一時忘記沒想起來，其實未忘還在心裡面。比方過去曾發過菩提心否？過去發過出世心否？修行過否？我們都不曉得，這即是「深心所行」，眾生都不知。

而佛之智慧體驗，不可思議，不但對一切法表面形相盡知，對一切諸法畢竟空，即一切法本性也知，而且知道眾生深心（最內在）所行處清清楚楚，通達無礙。就如上面窮子喻，聲聞弟子自己都不知道過去曾發過菩提心，只是暫時忘記，並未失掉。可是佛知道，那只是被蒙而已，仍在內在深處未忘。這即如來之偉大處。所以佛能知根無礙，應機說法。

「又於諸法究盡明了」，即佛對於一切緣起事相，重重無礙——十如是<sup>26</sup>，即如是性、相、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之類，一切法之差別法相，佛都究竟明了，徹底通達。故如來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使眾生也能成佛。

比方從一切法歸趣說，一切法畢竟空，一切眾生無二無別，佛如此，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在法性空上，一切法平等。法性如來藏均由此建立。我們平常講佛性時，這叫做理佛性<sup>27</sup>，即法性的理性成為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之原理。一方面知道眾生深心所行，眾生過去發菩提心或念佛，或修布施、持戒等一切功德，一絲一毫都是成為成佛的資糧，經千百億劫，均保持在內心，佛都曉得。約發菩提心說，熏習為成佛之可能性，叫做行佛性<sup>28</sup>。

---

(2) **一枕黃粱**：唐沈既濟《枕中記》載，盧生在邯鄲旅店中晝寢入夢，歷盡富貴榮華，一覺醒來，主人黃粱尚未熟。後因以「一枕黃粱」比喻虛幻的夢想。《漢語大詞典》（一），p.44）

<sup>2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5c10-13）：

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

<sup>27</sup>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五章〈大乘不共法〉，pp.267-268：

什麼叫**理佛性**？一切法是從本以來無自性的，也就是本性空寂的。……所以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這是稱空性為佛性的深義。同時，法空性雖是一切法成立的普遍理性，但空性就是勝義，是悟而成聖，依而起淨的法性，實為成佛的要因。這雖是遍一切法，而與迷妄不相應，與無漏淨德是相應的。所以為了引發一般的信解，方便說此法空性為如來藏，佛性，而說為本有如來智慧德相等。法空性是遍一切一味的，於一切眾生無差別，所以說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

<sup>28</sup>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五章〈大乘不共法〉，p.268：

什麼叫**行佛性**？這是依修習發心而成為成佛的因性。如唯識者說：依「法界等流」的「聞熏習」，成為成佛的種子。《法華經》的「佛種從緣起」，也就是約行性說的。

[1]一切法空性，為可能**成佛的理性**。

[2]依佛菩薩的教化，發心成聞熏習，為可能**成佛的行性**。

事理是一致的：如不是緣起的，就不是空的；不是空無自性的，也就不會是從緣起的。因為無性空，所以從緣而起；從緣而起，所以是無性空的。……通達：「觀無明（等）如虛空無盡，……



佛又知一切法究竟實相，所謂唯佛與佛才能「究盡明了」。但是眾生看此法即非彼法，彼亦非此，物質與物質，精神與精神，法法都是隔礙不通、互相衝突的世界。不能瞭解宇宙之法，緣起法相，展轉相關，相依相待，猶如網結，重重無盡，絕不能單獨存在。故說，無論一點一滴的功德，只要迴向於佛道，便是成佛之資糧，其原理即在此。

佛能徹底知道這許多深奧的道理，所以「示諸眾生一切智慧」，佛才能開示眾生，令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使眾生成佛，這是因為佛智慧不可思議的體驗而來。一切眾生究竟都要成佛，這並非自己想要成佛，而是從法法本性上，展轉相關的緣起性，以及由眾生內心上來講，佛徹底通達，故佛以無邊善巧妙用，總是欲使眾生成佛。

一般弘法者，往往各有所偏，如念佛的只以念佛為是，別的什麼都不要；參禪者唯以參禪為主，乃至念咒的以念咒就好，其他什麼都不要了，彼此互為衝突，這便是眾生知見所作祟。

佛從通達一切法本性那裡開展出來，故佛說一切能圓融無礙，這是隨順一切法而說，並非含糊籠統地說圓融。佛法會歸於一乘之理，是佛究竟體驗圓滿而來，從前能在菩提樹下即圓滿覺證一切法本相，故佛本此而示悟眾生。到此為止，讚佛之智證不可思議竟。

## 壬二 立譬

### 癸一 一地所生各異譬

迦葉！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sup>29</sup>土地所生卉<sup>30</sup>木叢林及諸藥草，種類若干，名色各異。<sup>31</sup>

說明同一地上，生長各種不同的花草。「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個佛的化區。一千個小世界為一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為一大千世界；小千、中千、大千，三個千合名為三千大千世界。在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有高「山」，有長江、大「川」，還有「谿」（谿即溪）「谷」——從山裡流出之水，最初一段上流叫谷水，下流名為溪水。兩大山之間的谿谷之地有水，故草木特別多，「所生」的「卉木」，一切草、樹及種種「藥草」（能治病之草），各各不同顏色（紅、橙、黃、綠、藍、靛、紫），形態也不同（葉有橢圓、尖尖等形狀），「若干」（即多少）種類，生長得密密麻麻，鬱鬱菁菁<sup>32</sup>。由於顏色與形色各殊，雖一地上生長，也就若干種類了。就是世上植物學者也說：如牆上之青苔，就有很多種類，如此類推，由此可知。

### 癸二 一雨等潤各受譬

是諸菩薩不共妙觀」。依此而成佛，佛也就依此而說一乘，說一切眾生有佛性。

<sup>29</sup> 谿谷：山谷；溝壑。（《漢語大詞典》（十），p.1321）

<sup>30</sup> 卉（huì ㄏㄨㄟˋ）：1.草的總稱。（《漢語大詞典》（一），p.848）

<sup>31</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19a27-29）。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83b9-11）。

<sup>32</sup> （1）鬱鬱（yù ㄩˋ）：1.茂盛貌。（《漢語大詞典》（三），p.1145）

（2）菁菁（jīng ㄐㄩㄥ）：1.茂盛貌。（《漢語大詞典》（九），p.429）

密雲彌<sup>33</sup>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澍<sup>34</sup>，其澤普洽<sup>35</sup>。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sup>36</sup>其種性而得生長，華果敷<sup>37</sup>實。<sup>38</sup>

說明同「一雨」下來，平等潤澤草木，而草木所得各個不同。天上有「雲」，「密」滿虛空，「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在同「一時」間沛然<sup>39</sup>而下，名為「等澍」。大地到處水分充足，一切草「木」花樹，均受雨水之滋潤。於「藥草」中有三類：即小、中、大，每一種中又分四類：根、莖、枝、葉。根是地下之根，莖即是根上所長出之幹，枝是莖上發出之枝枝芽芽，枝上之所生為葉。小的藥草則「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型、大型之藥草亦復如是。至於大樹、小樹，亦如藥草，花卉也是這樣，大的花則「大根、大莖、大枝、大葉」，一切的植物，各依其大、中、小而受雨水之潤洽。同「一雲」「所」下之「雨」一樣，但隨「其」（稱即適合）根「性」各各都能「生長」，小草則受小分雨水，大樹便受多水，同樣都能抽芽生長，開花結果。如人口渴，喝了很多水才能止渴；一隻鳥口乾了，所需之水只是一滴；雖然所喝之水不等，然依其所需均恰到好處。一切大、中、小之花草樹木亦各如其分，稱其所需而各各滿足。猶如久旱，一下子傾盆大雨過後，曠野平原大大小小之草木，都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敷」即開花，「實」即結果）。但是生長不等，有的一晚長一尺一寸，有的只長了一點點，然「所受」雨水皆得滿足。故曰一雨等潤各受譬。

**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sup>40</sup>

這幾句本可附於上，或為上二段之總合。

雖然「一地所生」，同「一雨所」滋「潤」，然「諸草木」各各不同。總說比喻之意思。先說地，一切「草木」都依地而生起，也可說依各各地而生起。一方面是說，一切草木均依地而長；一方面說，各依其地而長。比如種稻之地，種別的植物不宜，種甘蔗之地則種甘蔗，種花生則栽花生。土壤之性質不同，所生長之物亦有殊。如亞熱帶之植物不適宜冷氣候，我們不要以為都是地，所生長都是同樣。

現先約一地而說。一地即說明眾生之發心、修行、造業、受果，一切的一切，都沒離開空性。經上說：「一切法不離於真如。」<sup>41</sup>一切法不離真如，離此平等法空性之外，

<sup>33</sup> 彌（mí ㄇㄧˊ）：1.遍；滿。（《漢語大詞典》（四），p.157）

<sup>34</sup> 澍（shù ㄕㄨˋ）：3.降（雨）。（《漢語大詞典》（六），p.122）

<sup>35</sup> 普洽：猶遍及；普施。（《漢語大詞典》（五），p.776）

<sup>36</sup> 稱（chèn ㄔㄣˋ）：1.相當；符合。（《漢語大詞典》（八），p.112）

<sup>37</sup> （1）敷（fū ㄈㄨ）：2.傳布；散布。3.鋪開；擴展。（《漢語大詞典》（五），p.503）

（2）敷英：開放的花朵。（《漢語大詞典》（五），p.504）

（3）開敷：（花朵）開放；繁榮。（《漢語大詞典》（十二），p.63）

<sup>38</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19a29-b5）。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83b9-14）。

<sup>39</sup> 沛（pèi ㄆㄟˋ）然：1.充盛貌；盛大貌。（《漢語大詞典》（五），p.946）

<sup>40</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19b5-6）。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83b14-15）。

<sup>41</sup> （1）〔後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15 大如品〉（大正8，562c6-8）：

無一切法可得。一切法依平等法空性而有，如萬物依一地而生長。

另外，依種種地，在此〈5 藥草喻品〉之下說：「眾生住於種種之地。」每一眾生依於法空性而住，同時依住於各式各樣之地，即依緣起因果關係眾生各各不同。如天、人、阿修羅、餓鬼、畜生等各各不同；約人而言，有的是詩人、有的是律師，有的感情性強、有的理智性強，有貧富貴賤，智愚之別，這都是由於因果關係不同而有種種不同。過去種下了人天善根，即依住於人天之地；種過小乘出離心者，即住於聲聞之地；發菩提心之善根者，即住於菩薩之心地。眾生的地，各各不同。可是這不同的地又依於一地，都是依如如法性、平等空性的地。所以講到這地，有兩種的意義：一種是指法性地；另一種是指眾生種種不同之地，那就是緣起地。到處的地有種種不同，如以善根來講，有人天善根的，有出世善根的，有大乘菩薩善根的，善根因地而有。所生出來的「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現在不好的我們不談，只講好的。好的有修人天功德的，或者是修出世功德善根的，或者發菩提心學菩薩行的，以藥草、小樹、大樹譬喻這許多好的，毒草、荊棘等許多不好的東西，譬喻則不去談它。

現講密雲，一雲所下之一雨，可約二種意思都是譬喻佛。雨水能滋潤草木，如佛的法能教化眾生，眾生之功德也各各增長。如來說法，稱為「兩大法雨」，雨從雲來，有了雲才能沛然而下雨，雲可譬喻佛身，或譬喻佛之音聲遍滿。總之，雲、雨都好，從下文看來，雨是側重於佛說法利生，與眾生接觸之關係上說。雲約如來說法，音聲遍一切處而說。約究竟圓滿之報身佛<sup>42</sup>，如來威德不可思議，如來音聲，均遍滿一切處，換言之，佛之聲教遍滿，故曰「遍覆」一切處。

---

如如來如，不離諸法如，是如不異諸法，是如無非如，時常是如。

(2)〔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 321〈47 真如品〉（大正 6，640c9-10）：  
如來真如不離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不離如來真如。

<sup>42</sup> (1)〔唐〕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1〈1 序品〉（大正 16，688b7-23）：

薄伽梵<sup>[1]</sup>住最勝光曜七寶莊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無邊世界；<sup>[2]</sup>無量方所，妙飾間列；<sup>[3]</sup>周圓無際，其量難測；<sup>[4]</sup>超過三界所行之處，<sup>[5]</sup>勝出世間善根所起；<sup>[6]</sup>最極自在淨識為相；<sup>[7]</sup>（如來）所都；<sup>[8]</sup>諸大菩薩眾所雲集；<sup>[9]</sup>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茶、緊捺洛、牟呼洛伽、人、非人等，常所翼從；<sup>[10]</sup>廣大法味喜樂所持；<sup>[11]</sup>作諸眾生一切義利；<sup>[12]</sup>滅諸煩惱災橫纏垢；<sup>[13]</sup>遠離眾魔；<sup>[14]</sup>過諸莊嚴，如來莊嚴之所依處；<sup>[15]</sup>大念、慧、行以為遊路；<sup>[16]</sup>大止妙觀以為所乘，<sup>[17]</sup>大空、無相、無願解脫為所入門；<sup>[18]</sup>無量功德眾所莊嚴，大寶花王眾所建立大宮殿中。

是薄伽梵最清淨覺，不二現行，趣無相法。住於佛住逮得一切佛平等性，到無障處，不可轉法，所行無礙，其所成立不可思議。遊於三世平等法性，其身流布一切世界。

(2)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五章〈大乘不共法〉，pp.422-423：

佛住於淨土，十八事圓滿。與諸菩薩眾，受用於法樂。

法性所流身「佛」，是一定「住於淨土」的。但這是遍法界土，以「十八事圓滿」來表顯的；不可說東方，西方，多大多小的。這圓滿淨土，如《佛地經》、《解深密經》序說……淨土的敘述中，有十八圓滿：一、顯色圓滿；二、形色圓滿；三、分量圓滿；四、方所圓滿；五、因圓滿；六、果圓滿；七、主圓滿；八、輔翼圓滿；九、眷屬圓滿；十、任持圓滿；十一、事業圓滿；十二、攝益圓滿；十三、無畏圓滿；十四、住處圓滿；十五、路圓滿；十六、乘圓滿；十七、門圓滿；十八、依持圓滿。

十八圓滿淨土的佛，是法性所流身。又可分為二：約佛說，又名自受用身；約大菩薩所見來說，又名他受用身。

有人問：「既然佛處處在說法，為什麼我聽不到呢？」這是因為眾生自心有煩惱業的障礙故。<sup>43</sup>不要說我們不見不聞佛法，在《華嚴經》云：如舍利弗、目犍連等聲聞弟子，在佛還沒為他們說一切眾生都要成佛、未說一佛乘以前，在諸大菩薩所見到的七寶莊嚴之圓滿淨土，他們所見仍是祇樹給孤獨園，與一般眾生所見差不多。<sup>44</sup>所謂「有眼不見舍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sup>45</sup>，即便有眼有耳都看不見、聽不到，這是約圓滿報身來講的。

另一方面，約如來適應眾生根性說，眾生需要如來，如來慈悲救濟我們；眾生有此感，如來即有此應；所以喻「密雲」「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若約佛能說法之智慧說也好，約佛能說法之慈悲也好，皆以一雲一雨，都是一樣的。過去有句說：「一音說法」，如來說平等一味，在本經下面也有法雨一味<sup>46</sup>的意思。這麼一來，即引起一個問題，如果說天上下雨都是一樣，那麼眾生所聽到的佛法，也是否一樣？不，有的聽到是人天法門，也有聽到出世小乘法門，也有聽到甚深廣大之菩薩法門，怎說是一音？

這在古人的解說有兩種：（一）佛說之法，本來是平等一味，無二無別；眾生根機淺深不同，所領受亦有不同。如雨水是一樣的，而大草、中草、小草本身不同，所受之水分也不等，故生長之快慢亦殊。古人說：「如來一音說法<sup>47</sup>，機聞各殊<sup>48</sup>。」便是這個

<sup>43</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9〈1序品〉（大正25，26b15-24）：

問曰：若有十方無量諸佛及諸菩薩，今此眾生多墮三惡道中，何以不來？

答曰：眾生罪重故，諸佛菩薩雖來不見。又法身佛常放光明、常說法，而以罪故不見、不聞。譬如日出，盲者不見；雷霆振地，聾者不聞。如是法身常放光明、常說法，眾生有無量劫罪垢厚重不見、不聞。如明鏡淨水，照面則見；垢翳不淨，則無所見。如是眾生心清淨則見佛；若心不淨則不見佛。今雖實有十方佛及諸菩薩來度眾生，而不得見。

<sup>44</sup> 〔東晉〕佛跋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4〈34入法界品〉（大正9，679b28-c28）：

爾時，諸大聲聞舍利弗、目犍連、摩訶迦葉、離婆多、須菩提、阿泥盧豆、難陀、金毘羅、迦旃延、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如是等諸大聲聞，在祇洹林而悉不見如來自在、如來莊嚴、如來境界、如來變化、如來師子吼、如來妙功德、如來自在行、如來勢力、如來住持力，清淨佛剎，如是等事，皆悉不見。……

何以故？修習別異善根行故；本不修習能見如來自在善根，亦不修習淨佛土行，又不讚歎見佛自在所得功德，不於生死中教化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亦不安立眾生於佛菩提，亦不守護如來種姓令不斷絕，亦不攝取一切眾生，亦不成就諸波羅蜜，不為眾生稱歎勝妙智慧眼地，亦不修習一切智行，不求諸佛離世善根，亦不出生自在淨剎，不求菩薩諸通明眼，不修菩薩境界不壞善根，亦不出生佛力住持菩薩大願，又亦不知諸法如幻、菩薩集會悉皆如夢，亦不修習菩薩離生聖行之心，不得普賢清淨智眼。是諸功德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以是因緣，諸大弟子，不見、不聞、不入、不知、不覺、不念、不能遍觀、亦不生意。

<sup>45</sup> 〔宋〕永盛述，德弘編，《證道歌註》卷1（卍新續藏65，459b8-9）。

<sup>46</sup> 〔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6（大正36，39b9-11）：

一雨，即《法華·藥草喻品》。謂三草、二木不同，同承一雨之潤，五性三乘不一，法雨一味無差故。

<sup>47</sup>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10（大正33，801b26-28）：

佛乘，無二亦無三，一音說法，隨類異解。諸佛常行一乘，眾生見三，但是一音教也。

<sup>48</sup> 〔宋〕希迪述，《五教章集成記》卷1（卍新續藏58，399a23-b5）：

《法華》之前，亦有一實。謂對一類利根，頓說如來藏性真常之理，又諸《般若》及《淨名》

意思。若照這道理說，如來的一切善巧方便，豈非不得建立了嗎？所以有人不同情<sup>49</sup>這種說法，故有（二）如來一音具足無量音，適應眾生的種種不同，佛能感受到眾生的根機類別，某一類的眾生，佛就為他說某一類的法，他就聽到某一種的法門。這以佛自己來說，這種種教他的方便等等，在佛的方面也是具足的。

天台家講得好，佛法是從多方面講的，可以是「同聞異解」，聽的是相同的，但是所了解的佛法是不同的；也有是「異聞同解」，各各聽到不同的說法，但卻有相同的了解；也有表面說的是一個，而裡面各人所了解的不同；如來教法是多方面的，也可說明「一音說法」的意義，這裡是說明一切都是依佛的教法，只是由於眾生根機不同，所以發展出來之功德，便有凡夫、小乘、大乘之「差別」了。

後面之「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明說同一地生起，同受一雨滋潤，生長之草木各不同。

喻一切法雖同歸於畢竟法空性，佛圓滿說法，依平等心一音說法，但眾生根機千差萬別，引發修行證得法樂，也各不同。無論講人天法、聲聞法，或大乘菩薩法，都可以根莖枝葉、開花結果來形容，這種種善根一旦種下，慢慢都會增長，會開花結實的。

這個譬喻，世親菩薩的《法華論》裡有一個意思，他說上面兩個比喻與此藥草喻<sup>50</sup>，有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如〈3 譬喻品〉之火宅喻<sup>51</sup>，特別是為凡夫人講的。普通凡夫把生死火宅看成好得很，這種人還不能夠一下子叫他學大乘佛法，所以就用三車的引誘叫他們出離火宅，火宅譬喻的主要動機即在引凡夫出火宅。〈4 信解品〉之窮子喻<sup>52</sup>，主

---

之類，皆密約實理，彈呵二乘，但以機關各殊，不兼權教。故迦葉自責云：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自知不成佛也）又云：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如敗種，此顯煩惱斷不能生也！今《法華》三根聲聞，皆與授記。一切聲聞，不在此會，令轉演說，一切眾生，皆是吾子，開權會權，唯是一實。《法華》云「妙」，「妙」在於此，然所歸之實，即昔實也！但以昔未會今會之，而為妙矣！

<sup>49</sup> 同情：6.對於別人的遭遇在感情上發生共鳴，或對別人的行動表示理解、贊同。（《漢語大詞典》（三），p.117）

<sup>50</sup> （1）世親釋，〔後魏〕菩提留支共曇林等譯，《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卷2〈3 譬喻品〉（大正26，8b12-14）：

大乘一向決定增上慢心，起如意：無別聲聞、辟支佛乘，如是倒取；對治此故，為說雲雨譬喻應知。

（2）〔隋〕吉藏撰，《法華論疏》卷1（大正40，794a11-12）：

雖令眾生出離二乘成佛，常作二乘方便教化眾生，亦如〈藥草喻品〉明。

<sup>51</sup> （1）世親釋，〔後魏〕菩提留支共曇林等譯，《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卷2〈3 譬喻品〉（大正26，8b6-8）：

顛倒求諸功德增上慢心，謂世間中諸煩惱染熾然增上，而求天人勝妙境界有漏果報；對治此故，為說火宅譬喻應知。

（2）〔隋〕吉藏撰，《法華論疏》卷3（大正40，815c1-2）：

三界實是苦境。而求常樂。故名顛倒。……釋上顛倒求諸功德也，對治此故明火宅喻者。

<sup>52</sup> （1）世親釋，〔後魏〕菩提留支共曇林等譯，《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卷2〈3 譬喻品〉（大正26，8b9-11）：

聲聞一向決定增上慢心，自言我乘與如來乘等無差別，如是倒取；對治此故，為說窮子譬喻應知。

要意義是為聲聞乘而說，因為他的根性下劣，只知道做苦工，挑一天糞拿一天工錢，他做，若要叫他做大的，他不來，他甚至以為這個不是我的，沒我的份，與我無關。所以說窮子的譬喻，最後交付家業，說他實在是過去發過菩提心做菩薩，將來是要成佛的。

而此品之藥草喻不同，依世親菩薩的意思，這是為一部分初學菩薩說的。這初學菩薩他講大乘，大乘佛法就是一乘，他因此講到一切人都要發菩提心、人人都要成佛，他就拿掉人天乘、拿掉小乘。他（一部分初學菩薩）說不要小乘、沒有小乘。這句話還是不對的。為什麼呢？雖然究竟都要成佛，最後都是歸於一乘，可是在如來說法教導眾生來講，是千差萬別，不能夠說都是大乘法門。小乘還是證聲聞果、證緣覺果，或者有的是得人天果報，這絕對是各有不同，並不能說沒有。這就如此品所舉的藥草喻，地是一樣的，「一地所生」，上面講到水也是一樣的，「一雨所潤」，而大草、中草、小草、大樹、小樹所受各自不同。同一佛教化，有的是人天、小乘、大乘，各各不同，初學菩薩以為只要大乘，一切餘乘即可推翻，殊不知如來善巧方便，故有五乘法。

太虛大師過去依唯識思想，對佛乘建立了二句話，即「現實分」與「理實分」。「現實分」是就現實之情況講，佛說五乘法都如是。有的叫他修人天法，有的修出世法，對發菩提心者修菩薩道。佛出世時是這樣，佛不出世亦如此，乃至永遠的將來還是五乘眾生如實存在。

《勝鬘經》云：「大地能負擔眾生，能生花草樹木等物。有人天善根者，由人天善根去成就他；乃至有菩提心者，由菩提善根去成就他。」<sup>53</sup>就現實之情形說，法界永遠是如此的。

理實分就是以小草慢慢長大也能為中草，中草漸漸長大即為大草；小樹逐漸增長為中樹，中樹長高即大樹。

現實之人天或小乘之出世心，將來遇到佛菩薩教化，人天善根者可以進修小乘法，小乘善根能回小向大，再進為菩薩，將來都歸於一佛乘。這便是約於究竟之理趣——「理實分」。

天台與賢首一向專講一佛乘，好像五乘全是方便。約現實分講，亦有如實五乘義在。

(2)〔隋〕吉藏撰，《法華論疏》卷3（大正40，815c13-17）：

求二乘人，謂佛與二乘人，同斷三界煩惱盡，同得盡、無生智，同是三無學人，同得無餘，如是倒取者；佛與二乘其實不同，不同謂同，故名倒取也！……對治此故為說窮子譬喻應知。

<sup>53</sup>〔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卷1〈1 如來真實義功德章〉（大正12，218b7-18）：

又如大地持四重擔。何等為四？一者、大海，二者、諸山，三者、草木，四者、眾生。如是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堪能荷負四種重任，喻彼大地。

何等為四？謂<sup>[1]</sup>離善知識、無聞非法眾生，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

<sup>[2]</sup>求聲聞者授聲聞乘；

<sup>[3]</sup>求緣覺者授緣覺乘；

<sup>[4]</sup>求大乘者授以大乘。

是名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堪能荷負四種重任。世尊！如是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堪能荷負四種重任，普為眾生作不請之友，大悲安慰哀愍眾生，為世法母。

唯識宗向來強調五乘如實，五乘究竟，聲聞、緣覺「種性」由聲聞、緣覺成就之。這問題，在佛法中時有諍論。虛大師依大乘經典由五乘與一乘之間，抉擇貫通，這意較為圓滿。

《法華經》上面之〈2 方便〉、〈3 譬喻〉、〈4 信解〉諸品，均重於一佛乘，此〈5 藥草喻品〉所說小草中草大草、小樹大樹，顯出三乘之理。佛說火宅喻，摩訶迦葉等懂得了，於是摩訶迦葉代表四大聲聞說出窮子喻。佛說「善哉！善哉！」講得好。可是一方面佛又提出〈5 藥草喻品〉來，說如來之功德還有無量無邊，補述五乘如實之現實分。不能因究竟一乘之理實分，而抹煞如來之善巧方便。五乘如實與一乘如實，互為相攝，而後才能貫通無礙。這「藥草喻」並不是針對摩訶迦葉等講的。下合法。

王三 合法

癸一 合雲雨等潤譬

子一 合大雲譬

迦葉！當知如來亦復如是，出現於世，如大雲起。以大音聲普遍世界天、人、阿修羅，如彼大雲遍覆三千大千國土。於大眾中，而唱是言：「我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今世後世，如實知之，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知道者、開道者、說道者。<sup>54</sup>汝等天、人、阿修羅眾，皆應到此，為聽法故。」<sup>55</sup>

此說明大雲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草木平等得受雨水。

佛對迦葉說，如來也是如此，如來出現於世，猶如「大雲起」，雲喻報身遍一切處，如來之音聲亦普遍世界，世界當中有「天、人、阿修羅」三善趣受佛教化（三惡趣苦已來不及，難得見佛聞法），即如「大雲遍覆三千大千國土」。佛於大眾之中大聲地說給大家知道：「我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十德號來形容佛。

普通世人，比較好一點的人，都是謙虛客氣，不自我宣傳的。佛這樣說，好像在自我高傲，自我宣示：我是正遍知，我是應供等。這十個名字都是依佛功德而立，如釋迦佛降生時足踏蓮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sup>56</sup>這明明就是自吹。佛有時又說，佛具十力、四無所畏，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道理當然不是佛自我

<sup>54</sup>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m*, edited by H. Kern and Bunyiu Nanjiao, p.123:  
aham **imaṃ** ca **lokaṃ** **paraṃ** ca **lokaṃ** samyakpraññayā yathābhūtaṃ prajānāmi sarvajñaḥ sarvadarśī

按：loka：空間、世界。（荻原雲來等，《梵和大辭典》，p.1156）

<sup>55</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19b6-15）。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83b16-25）。

<sup>56</sup>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20（大正24，298a8-11）：

菩薩生時，帝釋親手承置蓮花上，不假扶侍足蹈七花行七步已，遍觀四方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我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宣傳，因為佛的功德，沒有人能夠盡知，「唯佛與佛乃能究盡」<sup>57</sup>，就是小乘根本無法懂佛功德。

《華嚴經》裡，菩薩說法讚佛功德廣大<sup>58</sup>，其實真正知道佛功德的只有佛。所以有很多地方，佛要自讚，一方面佛以慈悲心而說，一方面佛以如實心而說。佛非一般宣傳廣告者，說得天花亂墜；佛是人天師，才說人天師，如實而說，一點也不虛誑。又如父母說話，孩子不聽，父母為使孩子相信他，便說：「我很愛你，很喜歡你。」這樣孩子得到歡喜，聽話也就好了。

佛說：1、「未度者令度」，2、「未解者令解」，3、「未安者令安」，4、「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此四句配合四聖諦說，也是如來出現於世的唯一目的。未度者令度，配苦諦，一切眾生沒在苦，沒能超脫，故佛要令眾生得度生死苦海。未解者令解，配集諦，一切痛苦之原因名為集，即愛欲，有了愛欲即為生死之煩惱所繫縛；佛能說法，使我們能解除集之束縛，故說令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約道諦說，如不修八正道、戒定慧、三十七道品，即不能安，故佛令眾生安住於堅固的戒定慧，才能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約滅諦說，眾生未得煩惱生死寂滅，令得安住於大般涅槃。

在佛法中，小乘名生滅四諦，有作、有量四諦；大乘則名為無生滅、無作、無量四諦；<sup>59</sup>但苦集二諦是世間因果，滅道二諦是出世間因果，這是佛法的共通義。佛法大綱，

<sup>5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 5c10-11)。

<sup>58</sup> [東晉]佛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7〈33離世間品〉(大正9, 636a18-26)：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說法。何等為十？所謂：

[1]說甚深法；[2]說勝妙法；[3]說種種莊嚴法；[4]說一切智法；[5]說隨順波羅蜜法；[6]說出生如來力法；[7]分別說三世法；[8]說不退菩薩法；[9]說讚歎一切佛功德法；[10]說一切菩薩行，一切佛平等，一切如來境界法。

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說法；若菩薩摩訶薩住此說法，則得如來無上說法。

<sup>59</sup> (1)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卷1〈8法身章〉(大正12, 221b18-c2)：

於說如來藏、如來法身、不思議佛境界及方便說，心得決定者，此則信解說二聖諦。如是難知難解者，謂說二聖諦義。

何等為說二聖諦義？謂[1]說作聖諦義、[2]說無作聖諦義。

[1]說作聖諦義者，是說有量四聖諦。

何以故？非因他能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是故世尊！有有為生死、無為生死。涅槃亦如是，有餘及無餘。

[2]說無作聖諦義者，說無量四聖諦義。

何以故？能以自力知一切受苦、斷一切受集、證一切受滅、修一切受滅道。如是八聖諦，如來說四聖諦。如是四無作聖諦義，唯如來、應、等正覺事究竟，非阿羅漢、辟支佛事究竟。

(2) [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119〈48勝鬘夫人會〉(大正11, 677a1-10)：

何等名為二聖諦義？所謂有作及以無作。

[1]作聖諦者，是不圓滿四聖諦義。

何以故？由他護故，而不能得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是故不知有為無為及於涅槃。世尊！

[2]無作諦者，是說圓滿四聖諦義。

何以故？能自護故，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如是所說八聖諦義，



四諦概之無遺。佛出世無非為令眾生知苦、解脫煩惱束縛，安於道、證得滅。是故「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此約自求說即是四弘誓願，約為一切眾生說，即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之四句。如來為眾生說法之目的就是為了這個。

「今世、後世」，「如實知之。」明佛能知三世之事，不但能通達現生，還能知過去及後世。這文中簡略，雖沒有明顯地說到能知過去，但已包括在內，對三世之事，如來皆能如實了知。宿命明能知過去，天眼明能知未來，他心通能知現在；或者現生智慧證悟可以通達一切。現生的事，普通人人都可以知道一點，但對前生、後世的事，究竟明了，唯佛方知；聲聞、緣覺、菩薩所知都是有限，唯佛才能徹底通達。故佛對眾生，能知過去的善根，現在的個性，能為授記決定未來，如為眾生授記，於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成佛等，這都是佛的特殊功德。

佛「是一切知者」，佛有一切智、一切種智、無師智、自然智，能知一切法，一切性相事理的種種關係。

佛是「一切見者」，「見」是正面的，直接的了知。「知」可分為兩種：一、現量知，確實的，現前的知道。二、比量知，推論研究才知道。比量知有時雖然也正確，但總不及現量知實在、可靠。佛的知見是現量知，所以加一「見」字，明確得如眼見，即是現量正見。經中說有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都是智慧之見，現量的通達。於知見中，又說有三種義：一、「知道者」，道，如上面所說之無上道。道在中國字的翻譯有兩種意義：（一）修行的方法名為「道」，如道諦。（二）道是悟證之菩提大道。發菩提心也叫道心，無上道即菩提道，在大乘法中指覺證的境界是道，修行的方法是道，出世的修行方法亦包含在道中。佛能知此道，能覺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知以何方法才能證得無上菩提，這是佛現量的通達，佛說這方法可以達到，就決定可以達到。<sup>60</sup>

---

如來但以四聖諦說。於此無作四聖諦義，唯有如來、應、正等覺作事究竟，非阿羅漢及辟支佛力所能及。

<sup>60</sup> (1)〔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19〈27 等趣四諦品〉（6 經）（大正 2，645b27-c14）：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出世有四無所畏，如來得此四無所畏，便於世間無所著，在大眾中而師子吼轉於梵輪。

云何為四？

<sup>[1]</sup>我今已辦此法，正使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蜎飛蠕動之類，在大眾中言我不成此法，此事不然。於中得無所畏，是為**第一無所畏**。

<sup>[2]</sup>如我今日諸漏已盡，更不受胎。若有沙門、婆羅門，眾生之類，在大眾中言我諸漏未盡者，此事不然。是謂**第二無所畏**。

<sup>[3]</sup>我今已離愚闇法，欲使還就愚闇之法者，終無此處。若復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眾生之類，在大眾中言我還就愚闇之法者，此事不然。是謂如來**三無所畏**。

<sup>[4]</sup>諸賢聖出要之法，盡於苦際，欲使不出要者，終無此處。若有沙門、婆羅門、魔、若魔天，眾生之類，在大眾中言如來不盡苦際者，此事不然。是謂如來**四無所畏**。」

(2)〔吳〕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卷 2（大正 3，478c10-19）：

**四無所畏者：**

<sup>[1]</sup>佛神智正覺，無所不知，愚惑相言：「佛未悉知。」至於梵摩眾聖，皆莫能論佛之智

二、「開道者」，這究竟真理，或通達究竟真理的方法，不是佛所創造的，而是現成的，只是眾生未能通達發現而已。如世間的科學原理，因果關係等，都是現成的，有智慧者便可發現。佛有大智慧，所以能開顯此道，這道向來不為人所知，由佛開發，所以名開道者。

三、「說道者」，以語言文字表達此道，在經典中佛所自證而為眾生說出來的道，最初是語言開示演說，表達出來使大家了解，以發明此道。如來有如實知見，所以能開發此道。

一切「天、人、阿修羅」，「皆應」聽聞「此」法，從佛所開示之道中，依之修行，證悟佛的境界。佛從證悟而說出教法，使大眾了解，眾生依解而得證，證法與教法是互相連的，彼此不能分離，如大雲遍於三千大千世界，草木因大雲下雨而得潤澤。

### 子二 合草木譬

爾時，無數千萬億種眾生，來至佛所而聽法。<sup>61</sup>

喻佛說法如「一雲所雨」，草木叢林皆受滋潤。上面所說小草、中草、大草，喻眾生數目多、種類多，皆同在佛前「聽法」，其中有大菩薩、聲聞、緣覺、凡夫，凡夫中有出家在家，還有天龍八部眾，世間的刹帝利、婆羅門、居士等，種類繁多，數目無量，大家都來受佛教化。

平常讚佛有兩方面，一、佛的最高目的，是令眾生成佛，這是佛的偉大。二、佛遍為一切眾生說法，高低淺深皆令得益。佛是為一切眾生說法的，不是全為大菩薩、大根眾生，佛對愚笨的、根鈍的眾生，還是一樣慈悲教化，如有人覺得佛法是一種高深的學問，說得越深越好，說淺便覺得無味的話，便是錯了。其實佛法是大眾的佛法，並非為玄學者、大學者們研究學術的對象。佛法能淺能深，包含一切。故此品重在一佛乘外更顯發五乘。

### 子三 合澍雨譬

如來于時，觀是眾生諸根利鈍、精進懈怠，隨其所堪而為說法。<sup>62</sup>

佛「說法」如大雨之下，眾生的「根」機，或「利」或「鈍」差別不同；或對佛法勇猛「精進」，止惡行善，修戒定慧，精進不息的；或作惡特別賣力者——即是「懈怠」，對佛法馬虎，沒有虔誠的信念。對於眾生根性種種不同，如來即隨他所能擔當的，能接

故，獨步不懼，一無畏也；

<sup>[2]</sup>佛漏已盡悉知，愚惑相言：「佛漏未盡。」至於梵摩眾聖，莫能論佛之志故，獨步不懼，二無畏也；

<sup>[3]</sup>佛說經戒天下誦習，愚惑相言：「佛經可過。」至於梵摩眾聖，莫能論毀佛之正經故，獨步不懼，三無畏也；

<sup>[4]</sup>佛現道義，言真而要，能度苦厄，愚惑相言：「佛不能度苦。」至於梵摩眾聖，莫能論佛正道故，周行不懼，四無畏也。」

<sup>61</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 19b15-16)。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 83b25-26)。

<sup>62</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 19b16-18)。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 83b26-28)。

受的而說法。佛法中有世間道、出世間道，福德道、智慧道，難行道、易行道，小乘道、大乘道，種種不同，佛皆能適應眾生的根機差別，或利或鈍，而為說法。

關於諸根利鈍的問題，在這裡作一詳細解說。最近有人來信提出這一問題：經中都說鈍根者修行能夠很快成功、利根者則困難，如聲聞鈍根，快者三生，久者六十劫便可得果；緣覺中根，快者四生，遲者百劫；但利根菩薩，修成佛法門的眾生，則要經三大阿僧祇劫，<sup>63</sup>這豈非根鈍者成功易，根利者成佛反要困難？與中國人向來所說利根睿智者容易成功正好相反了。

這個問題，在佛法中所說的利根、鈍根，與中國人傳統的看法不同，利根的人，見理深，心量大，希望的成就也大；鈍根一切都要慢慢來，見理淺，心量狹，希望也小。譬如蓋一間小茅蓬，只須幾天功夫，如果建一座美侖美奐<sup>64</sup>的大廈，可能要花幾年時間，這是一定的道理。成就大必定慢，成就小必定快。聲聞成就小果，所以快；菩薩成就佛道無上菩提果，所以時間長。正如中國人說，大器晚成，如果急功近利，不會有多大成就的。佛法中說的利鈍，是包括了心量大小、智慧淺深，究竟的目標是否偉大，所以利根成功遲，鈍根成功快，就是這個道理。佛的根性最利，聲聞是鈍，聲聞中亦有利鈍之分。因為根性種類不同，佛亦要應機而說種種法。

#### 子四 合等潤喻

種種無量，皆令歡喜，快得善利。是諸眾生聞是法已，現世安隱，後生善處，以道受樂，亦得聞法。既聞法已，離諸障礙，於諸法中，任<sup>65</sup>力所能，漸得入道。如彼大雲，雨於一切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如其種性，具足蒙潤，各得生長。<sup>66</sup>

這裡前段說眾生各得利益，下面再以草木叢林喻。上面說「無量」千萬億種眾生，來聽佛法，佛以種種法門，令眾生得益，令眾生「歡喜」。利有兩種：一種看起來是好

<sup>63</sup> (1)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01（大正 27，525b14-21）：

<sup>[1]</sup>依狹小道而得解脫故名時解脫：

狹小道者，謂：若極速第一生中種善根，第二生中令成熟，第三生中得解脫，餘不決定。

<sup>[2]</sup>依廣大道而得解脫名不時解脫：

廣大道者，謂：若極遲聲聞乘，經六十劫而得解脫，如舍利子。

獨覺乘，經百劫而得解脫，如麟角喻。

佛乘，經三無數劫而得解脫。

(2)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23〈6 分別賢聖品〉（大正 41，350b22-26）：

此據聲聞，極疾三生修加行，極遲六十劫修加行。

若據獨覺，極疾四生修加行，極遲百劫修加行。

若據佛乘，極疾三無數劫。

<sup>64</sup> (1) 奐（huàn ㄏㄨㄢˋ）：1.眾多；盛大。（《漢語大字典》（一），p.370）

(2) 美侖美奐：形容華美壯觀。如：「這棟房子建造得美侖美奐。」也作「美輪美奐」、「美奐美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t/gsweb.cgi?o=dcdbdic&searchid=Z00000028975>）

<sup>65</sup> 任（rèn ㄖㄣˋ）：1.擔荷，負載。（《漢語大字典》（一），p.155）

<sup>66</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5 藥草喻品〉（大正 9，19b18-23）。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 3〈5 藥草品〉（大正 9，83b28-c4）。

的，實在是刀口之蜜，如世間五欲等；一種是「善利」，是真正的利益，如大家都能聞法修行，得利益而歡喜。

眾生聽佛法之後，所得的利益也可分三種：一、「現世安隱」——現生的利益。依佛法修行，現在生中，一定能夠減痛苦，生活得安樂。現在的人，如果行為顛倒，思想錯誤，便會引起種種痛苦；修學佛法的人，依佛法而行，便可消除痛苦。或者由前生業力所感，雖然現在行為良好，但還不免有障礙，如受人欺侮，或無故遭遇災害橫禍等，但有三寶護持，於佛法中心安理得，這是學佛人的利益；不一定是身體健康、發財，才是得益。如果不學佛的人，有了健康、財富，便會得意忘形，為非作歹。學佛人的利益在遇好事不糊塗；痛苦困難到來，還是心安理得而減少痛苦。所以佛法真正的好處，是現在生中得安穩快樂。

二、「後生善處」——是後世樂。或生於人間天上，福報智慧皆比現生增長。中國人學佛法多是修來世，不修現生的，現生只求財富健康而已。這世界痛苦最多，學佛法應該在現世得安樂，後世才能安樂；現在苦惱，後世也不能安樂。善處——指人天。

三、解脫樂——進一步而得解脫樂。中國人說生淨土，亦已包含於解脫樂中。如生人、天之中，「以道」而得「樂」。道——出世道，能見佛「聞法」，「聞法」後修行，離一切「障礙」，減少煩惱。於一切法中，不論聲聞、辟支佛、菩薩，都是走同樣的路而修行，隨「力」量「所」及而「入」於「道」，證悟出世之道。

佛說法的利益是廣大普遍的，最後一切究竟歸於成佛，現在所說的現生樂、後世樂、解脫樂、菩提涅槃之樂，都是由「聽法」後引起的種種利益。如「大雲」下「雨」，一切草木叢林，都能隨「其」分量，受「雨」水的滋潤，而得「生長」，佛說法不能說聽後一定會有何種利益，總之能聽受佛法者，受佛法感召，都能隨其根性大小，而得利益。

## 癸二 合受潤不同譬

### 子一 法究竟平等

如來說法，一相一味，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至於一切種智。<sup>67</sup>

聽佛法後，雖然都得到利益，但眾生根性不同，得益也各別。佛說法究竟平等歸於一乘，《法華經》雖說五乘功德，亦皆如實究竟會歸於一乘。

眾生看見如來說法，說小乘、說大乘，說福德、說智慧，說空、說有，千差萬別。雖然如此，而佛法的特性、目的，是一切皆歸於一，所以「如來說法，一相一味」。

「一相」——依《無量義經》<sup>68</sup>及其他經說：「一相無相，名為實相。」<sup>69</sup>佛法的究

<sup>6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19b23-25）。

<sup>68</sup> [蕭齊]曇摩伽陀耶舍譯，《無量義經》卷1〈2說法品〉（大正9，385c25-26）：

如是無相，無相不相，不相無相，名為實相。

<sup>69</sup> (1)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40〈13橋陳如品〉（大正12，603b21-23）：

須跋陀言：「世尊！云何名為實相？」

「善男子！無相之相，名為實相。」

(2)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6〈1序品〉（大正25，256b2-4）：

初如是分別，入般若波羅蜜諸法實相中，盡皆一相，所謂無相，入佛心皆一寂滅相。

竟相是無相，有謂無相即是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或叫一切法無自性，畢竟空寂。現起的一切法、形形色色，好像有一切、有一相，各有一實在性，現在說不但無實在性，無性空義，故連相亦不可得。所以一切法無相。

依《般若經》及龍樹菩薩論中亦說：「一切法無自性故空，空故無相。」<sup>70</sup>這是明其次第而已，其實空、無相都是一樣的，所以大乘法同圓實相。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以實相為對象，<sup>71</sup>空、無相皆體驗實相。如來所說法，一切諸法之歸趣，都是無相。

「一味」——滋味，約佛說法究竟義說，領受到佛法所得的都是一味，「解脫相、離相、滅相」，有些經中說，解脫味、離味、滅味即是一味。眾生生死之苦，病在執著，有執著，即有無明所蔽，愛結所繫，不能空、無相，故處處有煩惱，有執有相，與解脫背道而馳。

反過來說，生死從何而來？亦不外三方面：煩惱、業、苦。煩惱——心中貪瞋癡等煩惱；業——殺、盜、姪、妄等惡業，或是布施、持戒等以自我為中心發動的善業；苦——由煩惱作業而感受苦果，而有生死輪轉。這是生死法的另一方面，不能顯發究竟真相，無我執我，非法計法，於一切法平等中生種種執，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sup>72</sup>。一切法本性空寂、離相，而眾生卻執著，起無明、作業、受苦，永遠流轉於生死。

約小乘說，解脫煩惱，不再無明暗鈍，離種種業，滅種種苦，即了生死。故小乘以此三者歸於一相，以形容一相一味，即是解脫相、離相、滅相。約大乘說：一切法無相，平等不二，煩惱本自離，生死本寂滅，故自性涅槃。小乘大乘並非兩樣，所不同者，小乘看作有一件不好的東西，要把它取消，所以要離相、滅相；大乘看本來即是解脫，本來是離相，本來是滅相，能通達法法平等一味。因為如此，所以小乘說一相一味，離相滅相，究竟涅槃。而大乘中，如來說平等一味之法，一切究竟都到達成佛，一切功德皆如來廣大願海，如一切河川谿谷的水，皆究竟會歸於大海，海中唯一鹹味。觀一切法本性皆一相一味，故法法究竟平等，「究竟」歸於一佛乘，歸「於一切種智」成佛。

### 子二 機淺深差別

其有眾生聞如來法，若持讀誦，如說修行，所得功德，不自覺知。所以者何？唯有如來知此眾生種相體性，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以何法

<sup>70</sup> (1)〔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71道樹品〉（大正25，256b2-4）：佛言：「諸法和合，因緣生法中無自性。若無自性，是名無法。以是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當知一切法無性。何以故？一切法性空故。以是故，當知一切法無性。」

(2)〔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63〈69樹喻品〉（大正7，342a21-25）：善現！由是因緣諸菩薩摩訶薩應知一切法皆無性為性。復次，善現！一切法皆以空為自性，無相為自性，無願為自性。善現！由是因緣諸菩薩摩訶薩應知一切法皆無性為性。

(3)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74〈57燈炷品〉（大正25，584b6-8）：是實相法我我所定相不可得故說「空」。空故無相，無相故則「無作」、「無起」。

<sup>71</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0〈1序品〉（大正25，207c17-18）：摩訶衍義中：是三解脫門，緣諸法實相。

<sup>72</sup> 庸人自擾：《新唐書·陸象先傳》：「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後以「庸人自擾」謂本來無事而徒自煩擾。（《漢語大詞典》（三），p.1246）

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sup>73</sup>以何法得何法？眾生住於種種之地，唯有如來如實見之，明了無礙。如彼卉木叢林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sup>74</sup>

佛知眾機淺深差別，所以能說種種差別法，以適應眾生要求，雖然說法有種種差別，但終歸於一乘。眾生聞佛說法後，或受「持讀誦」，如法修行。

學習佛法的方法，詳細說有十種：聽聞——佛法皆從聽聞而來；受持——放於心中念念不忘；讀——對本而讀；誦——背本成誦；書寫經卷；書寫送人；為人解說；供養；思惟；「如說修行」，共為十法行。主要是聞、思、修三大階段，如聞法、受持、讀、誦都是屬於聞的階段，如說修行是修的階段。<sup>75</sup>

眾生聽「如來法」，本來如是，究竟的目的是令眾生成佛的。眾生聞法則不一樣，或聽淺，或聽深的，各依所聞去修持，因為由聽聞讀誦，以致思惟修習，「所得」到的「功德」，自己「不」能清楚了解，究竟自己是何根性，到了什麼階段？過去有沒有發過菩提心？什麼時候發過菩提心？眾生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有人於修行過程中，對於證悟方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有些人證悟了境界而自己毫不知道。這一切，唯佛才能知道眾生的「種相體性」，而以各種方法教導，以適應眾生根機。

眾生的根機與修行方法如果不相應，則得不到利益，譬如眾生聽此經不感興趣，聽另外的經可能會起信心，修行法門亦然，有相應與不相應之別。如來知眾生根機，好樂、個性，過去的善根及煩惱，而能對症下藥，眾生依之而行，沒有不得利益的。

「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眾生自己不清楚不了解，佛能知眾生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念思修即聞思修三慧，佛法中修行並非單靠智慧，亦重於施、戒等，但總離不開智慧，所以一切修行，都要與聞思修三慧相應，作種種功德修行。修行法門雖多，

<sup>73</sup> (1)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m*, edited by H. Kern and Bunyiu Nanjiao, p.124:

**yam** ca te cintayanti **yathā** ca te cintayanti **yena** ca te cintayanti / **yam** ca te bhāvayanti **yathā** ca te bhāvayanti **yena** ca te bhāvayanti / **yam** ca te prāpnuvanti **yathā** ca te prāpnuvanti **yena** ca te prāpnuvanti /

(2)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or The Lotus of the True Law*, translated by H. Kern, p.121:

**what, how, and whereby** they are meditating; **what, how, and whereby** they are contemplating; **what, why, and whereby** they are attaining.

<sup>74</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 19b23-c3)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 83c5-11)

<sup>75</sup> (1) 世親造，[唐]玄奘譯，《辯中邊論》卷3〈7 辯無上乘品〉(大正31, 474b24-27):

於此大乘有十法行。一、書寫，二、供養，三、施他，四、若他誦讀專心諦聽，五、自披讀，六、受持，七、正為他開演文義，八、諷誦，九、思惟，十、修習行。

(2) 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p.58:

修學佛法，不外「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依此修學的次第而細別起來，或說五法行——如《法華》，或說六法行等，或總為十法行。

十法行是：一、書寫，二、供養，三、施他，四、諦聽，五、披讀，六、受持，七、開演，八、諷誦，九、思惟，十、修習。

(3) 印順法師，《學佛三要》，九，五〈慧之進修〉，p.182:

大乘教典，在這方面也揭示了十法行：書寫、供養、施他、諦聽、披讀、受持、諷誦、開演、思惟、修習。這些修行項目，有的(前八)屬於聞慧，有的(九)屬於思慧，有的(十)屬於修慧，全在三慧含攝之內。

過程淺深不等，而大體可分聞思修的三階段。

「念」是聞慧，這不是口頭上的念，是放在心中念念不忘，是念心所。聞法後受持讀誦都是屬於聞慧階段。眾生自己起聞思修，有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修到什麼階段，程度的深淺如何；佛能清楚知道眾生已到念，或思，或修之淺深階段。如聽聞於心，讀誦了解，依文釋義，對佛法明確了知是聞慧；如把大綱要義，統一放在心裡，念念不忘是思慧；以所思的成就於定中觀察，與定相應是修慧。

很多人聽了經之後，不知怎麼修，或者於經外另找修行方法。無論那一種經典，第一步聽聞讀誦了解，念念不忘等，都對此法門修習，是聞的階段；不過淺一點。如果將經中意義貫通總攝，提綱挈領，在心中有明確的了解，思惟觀察，是思的階段；後在定中修習，比方說空，在經論中說得很多，如果能把握住核心，加以思辨考察，於此通達，即一通一切通，即是修。這學佛法的過程念思修三階段，無論大、小乘法都是這樣的。

現在如來知道眾生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都是有對象有內容的，不能說什麼都不要。對於所緣之境事，怎樣去「念」、去「思」、去「修」？念思修都各有其方法，比如修數息觀，呼吸是所緣境，怎樣念，怎樣數，依什麼方法「念」，什麼方法「思」、「修」。因為念思的對象不一定，如皈依三寶也可以修，先聽三寶功德，什麼是三寶？三寶對眾生有什麼深利？若失去三寶有什麼過失？最後對三寶功德念念不忘，與空相應。一切法都可以修，都不能離開聞思修的過程。

「以何法得何法」，修行至最後，得到證真理，斷煩惱，得證果位，以緣起說，是有證有得。如《般若經》中，得無生法忍，須菩提問：「以無生法得無生法忍？或以非無生法得無生法忍？」<sup>76</sup>這是修行中的問題。所念所思所修的對象，因修此法而得彼法，眾生都不知。眾生的善根、智慧、煩惱等各各不同，修行過程亦不同，唯佛能徹底知道無礙，能知眾機而予教化。如草木叢林，不知自是小草、中草、大草，是大樹小樹，只是天下雨時，盡量吸收水份滋潤而生長。如來一方面能知眾生根機，一方面能知應以何法教化，怎樣以聞思修三慧而引導之。

從前舍利弗尊者有兩個弟子，舍利弗本是智慧第一，能通達眾生根機，對修行有經驗，可以教導弟子。於是教兩弟子，一人修不淨觀，一人修數息觀。不淨觀是依人體作九種不淨的觀想，數息觀是數出入息，由此而得定；但奇怪，舍利弗兩個弟子修了許久，還是半點效果也沒有，定不下來。於是舍利弗只好把這情形向佛請示，佛說教他們兩個人對調一下吧！果然過沒幾天，都修成功了。原來這兩人中，有一個是洗衣裳的，一個

<sup>76</sup> [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26 無生品〉（大正8，271b16-c7）：

須菩提語舍利弗：「我不欲令無生法有所得，我亦不欲令無生法中得須陀洹須陀洹果，乃至不欲令無生法中得阿羅漢阿羅漢果、辟支佛辟支佛道。……舍利弗！我亦不欲令無生中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欲令無生中轉法輪，亦不欲令以無生法得道。」

舍利弗語須菩提：「今欲令以生法得道、以無生法得道？」

須菩提語舍利弗：「我不欲令以生法得道。」

舍利弗言：「今須菩提欲令以無生法得道？」

須菩提言：「我亦不欲令以無生法得道。」

是做金飾的，做金飾的向來看慣了淨潔的金子，令修不淨觀便是法不契機，故不能相應。<sup>77</sup>所以唯佛才知一切眾生根性，以一切法門隨機說教，令眾生得益。

### 子三 佛於實施權

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佛知是已，觀眾生心欲而將護之，是故不即為說一切種智。<sup>78</sup>

佛知一切法終歸於空，歸於平等。「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不要以為空不是究竟，非說有不可，如果約法性說：「解脫相、離相、滅相」，法法本來寂滅，「究竟涅槃」。寂滅是形容涅槃，法法本來寂滅，法法究竟歸於涅槃，歸於空——一切法究竟歸於平等空性，一切種智並非與空相違。法性空中不礙一切，眾生本無生死而成生死，儘管生死無邊，而本性本來寂靜。能了解此理，於一切法本空的修證，究竟成就如來功德，一切十力、四無所畏等，莊嚴法身，亦是究竟平等平等，一切寂滅。一是究竟成佛，一是究竟涅槃，名雖不同，而意義是一樣的，一切究竟平等歸於一佛乘。佛能知眾生根性不同，以方便善巧去護持他們，照顧他們，佛並非一開始即令眾生成佛，亦非一開口即說畢竟空，眾生根機不夠，會令之生疑誹謗的。

### 子四 解方便希有

汝等，迦葉！甚為希有，能知如來隨宜說法，能信能受。所以者何？諸佛世尊隨宜說法，難解難知。<sup>79</sup>

能懂如來的方便善巧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迦葉」等四大聲聞能領解此義，知道如來說小乘法，斷煩惱，了生死，證阿羅漢果，都是方便，「隨宜」宣說。而你們能夠信受、領解，這是難得的、稀有的。這是佛對初學菩薩說的，為什麼不說空理，不說一切眾生成佛，而說小乘迂迴的路子？能了解這些，對佛的隨機說法，如來方便善巧不可思

<sup>77</sup> (1)〔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26〈10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大正2, 520a1-11)：

善男子！我昔住於波羅捺國時，舍利弗教二弟子，一觀白骨，一令數息。經歷多年各不得定，以是因緣即生邪見，言：「無涅槃、無漏之法，設其有者我應得之。何以故？我能善持所受戒故。」我於爾時，見是比丘生此邪心，喚舍利弗而呵責之：「汝不善教，云何乃為是二弟子顛倒說法？汝二弟子其性各異，一主浣衣，一是金師。金師之子應教數息，浣衣之人應教骨觀。以汝錯教，令是二人生於惡邪。」我於爾時為是二人如應說法，二人聞已得阿羅漢果。

(2)〔唐〕湛然述，《止觀輔行傳弘決》卷5(大正46, 303b15-26)：

如我昔於波羅捺時，舍利弗教二弟子，一令骨觀、一令數息。經歷多年皆不得定，以是緣故皆生邪見，言：「無涅槃、無漏之法，若其有者我應得之。我能善持所受戒故。」我於爾時，見是二人生邪見心，喚舍利弗而訶責之：「云何乃為此二弟子顛倒說法？汝二弟子其性各異，一主浣衣，一主金師。金師之子應教數息，浣衣之子應教骨觀。以錯教令生邪見。」我即為其如應說法，二人聞已俱得羅漢，是故我為眾生真善知識。《莊嚴論》云：「浣衣漸淨白如骨。能調鞞囊善知息。」

<sup>78</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 19c3-6)。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 83c11-14)。

<sup>79</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 19c6-8)。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 83c14-15)。



議，一切法畢竟空，一切眾生畢竟成佛的意義，能深信不疑，領受了解，是非常難得。於〈2方便品〉中，佛開口即說：「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sup>80</sup>如來說一佛乘而不廢五乘，說五乘不礙於一乘，如來的方便說法，是「難解難知」，在這《法華經》中，對如來說法善巧方便得一圓滿的了解。

辛二 偈頌

王一 頌法說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破有法王，出現世間，隨眾生欲，種種說法。  
如來尊重，智慧深遠，久默斯要，不務<sup>81</sup>速說。  
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為永失。  
是故迦葉！隨力為說，以種種緣，令得正見。<sup>82</sup>

現是廣說「述成」<sup>83</sup>的偈頌，偈頌也如長行分有：「法說」、「立譬」、「合法」三科。這是第一科，「頌法說」。即在舉藥草譬之前，先來簡說一下。

「破有法王」，法王是佛，於一切法而得自在。「有」怎麼好破？約空與有來講，「有」是不好破的，一破有即落於頑空。這裡說破有的有，是指執一一法實有自性的有，非破緣起假有。要能破了自性有，才能通達一切法空性，所以佛有時稱為「破有法王」，亦名空王，這是第一種意思。<sup>84</sup>

還有一種意思是，「有」在佛法中有一特殊解釋，謂眾生生命自體，有生有識的世界，即現實存在稱為有。如欲界、色界、無色界，稱欲有、色有、無色有之三有。又比方人之現在叫本有，將死叫死有，死後未生之間叫中有，來生叫後有。眾生在生死六道中輪迴，不外三界四生之有，現在能了生死出三界，名為「破有」。總之，由於佛能破一切執著有，脫離生死有，出三界故稱為「破有法王」。

如來「出現」於「世」，為眾生說法，若專照自己的意思說，非常高妙，眾生不能解，所以佛不能一下子宣說本意，要「隨」順「眾生」種種不同好樂，以「種種」方便善巧故有小乘、大乘，有方便法、有真實法，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等種種「法」門。

<sup>8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5b25-26）。

<sup>81</sup> 務：4.必須；一定。（《漢語大詞典》（八），p.586）

<sup>82</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19c10-15）。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83c17-24）。

<sup>83</sup>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藥草喻品〉（大正34，559a12-17）：

今云〈藥草品〉者，可含二義：一者、得述成中根領解；二者、廣明佛教利益無邊。述成但得成前，關於後義故不云述成品。又領解題信解，就法為名；述成稱藥草，據譬為稱；欲法譬兩存，不應一類立名也。

<sup>84</sup>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藥草喻品〉（大正34，562c13-19）：

又言破有者，眾生多滯於有，故以空藥破之。如《中論》云「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然此二意皆是偏用之文。今言「破有」者，破一切有所得也。本謂有生死，故為說三乘；復言有三破三說一，遂封於一，說言非三非一中道之法；復言有此兩非之中終不免有，今破此有見故言破有。

「如來」是人中最為「尊重」者，如來「智慧」既「深」又「遠」，但並不能馬上說出其根本意趣，故「久默斯要」<sup>85</sup>，即最根本之秘藏，很久都不講出此問題。為什麼呢？因為佛法最重要、最高深的一大乘妙法，「有智」慧者，聽「聞」後「能信」能「解」，依法修行而發心成佛；可是沒有「智」慧者，聽此大法，不但不信深法，反而生起「疑」心、退「悔」心，遺害很大，過「失」很重，所以在〈譬喻品〉說，什麼樣的人，不要向他說大法，否則誹謗大乘，受苦無窮。<sup>86</sup>故佛對「迦葉」說，如來應實施權，「隨力為說」，隨眾生根機力量之所堪能，而為之說法，「以種種」因「緣」，種種說法，使「令」眾生「得正見」<sup>87</sup>。

正見是正確的見解，對其事理要能徹底明白，這是修學佛法的第一要事。約淺一點說，對於世間之正見，有善惡，有因果，有前生後世，有凡聖，<sup>88</sup>具此正見，於佛法

<sup>85</sup> (1)〔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 藥草喻品〉(大正34, 562c23-24):

「久默斯要」者，斯要即是平等大慧，內證斯法故稱為默。

(2)〔宋〕紹隆等編，《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16(大正47, 786a25-b2):

佛語心為宗，宗通說亦通；既謂之宗門，豈可支離去，本逐末隨言，語機境作窠？窟要須徑截超證，透出心性玄妙勝淨境界，直徹綿密穩當向上大解脫大休大歇之場。等閑雖似空豁豁地，而力用圓證不拘限量，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所以迦文老人久默斯要，三百餘會略不明破，但隨機救拔，候時節到來。

<sup>86</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 譬喻品〉(大正9, 15b20-16a10):

又舍利弗！憍慢懈怠、計我見者，莫說此經。

凡夫淺識，深著五欲，聞不能解，亦勿為說。

若人不信，毀謗此經，則斷一切，世間佛種。……

告舍利弗：「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

以是因緣，我故語汝：『無智人中，莫說此經。』」

<sup>87</sup>〔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 藥草喻品〉(大正34, 563a3-5):

「令得正見」者，正見即正觀，正觀甚難周正，三世諸佛種種因緣令人得之。

<sup>88</sup> (1)印順法師，《藥師經講記》，p.92:

知有善惡、因果，有生死、解脫，有聖賢、凡夫，這是世間正見；解苦、空、無常、無我、涅槃寂靜、法性如如，是為出世正見。

(2)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三章〈五乘共法〉，pp.67-80:

佛說的世間正見，經中說有一定的文句，現在略分為四類。

一、**正見有善有惡**。確信我們的起心作事，有善的與不善的，也就是道德的與不道德的。

佛法的正見，從確見世間(出世間)有道德的定律著手。如堅決的否定道德，那便是邪見了，如印度的六師外道，懷疑哲學，唯物論的順世外道等。……

二、**正見有業有報**。有善有惡，這除少數的邪見而外，一般人都是信認的。可是，善與惡，約行為的價值而說，自有他應得的果報。……

三、**正見有前生，有後世**。善惡有報，多數人是能信受的。但有些人，只信現業現報，不信後世。可是行善作惡，現報的只是少數，那就不能不錯覺為「天道無知」了。有些人，只信善惡業的報在子孫，如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中國人談陰騭的，大致不出此二者。不知世間儘多是：父賢而子不肖，父不肖而子賢的。而且，如沒有子孫，那他的善惡業，豈不是就落空了。有些人，只信今生到來生，不信前生，如耶穌教等。這雖能依此使人離惡向善，但不明過去世，對於現生果報的萬別千差，就無法說明，也就無法使人生起合理的正信。耶穌說：生盲的，是為了神要在他身上顯現權力。其實，耶穌並不能答覆這一問題，因為現世界中，生盲的人多著呢！所以，不但要正見善惡，業報，還要進一步的對於前生後世，有堅定的信解，發生正見。……

中，必得好處。約深一點說，即出世正見<sup>89</sup>，正見無常、無我、涅槃、空寂，這是共小乘之正見。或正見通達一切法性空，知道眾生展轉相依，故要發心利生成佛，這種正見是悲智綜合所成，稱為大乘般若正見。信佛者，固要有信仰心，其次便是正見。正見如目為導，不論走人天路、小乘路、成佛之路都好，有了正見才不致走錯路。所以，佛說法若淺若深，皆令眾生得正見。此段簡單扼要地述說如來應實施權，皆令眾生得正見。下立譬<sup>90</sup>。

## 壬二 頌立譬

### 癸一 頌大雲譬

迦葉當知！譬如大雲，起於世間，遍覆一切；  
慧雲含潤，電光晃曜<sup>91</sup>，雷聲遠震，令眾悅豫<sup>92</sup>。  
日光掩蔽，地上清涼，鬘鬘<sup>93</sup>垂布，如可承攬。<sup>94</sup>

「大雲」<sup>95</sup>譬喻如來現身說法。如來出「世」如大雲，「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密雲層層，遍覆世界。遍覆，如來現身說法，不外慈悲智慧，普遍救濟「一切」眾生。只要某方眾生有機感，如來即應為之說法，世間的雨，有時甲地有，乙地則無，不能普

---

四、正見有凡夫，有聖人。能正見有善惡，業報，前生後世，雖然是難得的，但如不信聖者解脫的自在境地，那人生可真苦了！五趣流轉，生死死生，一直這樣的升沈下去，這幕演不完的人生悲劇，如何得了！人生，決不是這樣無希望的；確信聖者的自在解脫，才能向上邁進，衝破黑暗而開拓無邊的光明。所以還要正見有凡夫，有聖人。

<sup>89</sup> (1)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四章〈三乘共法〉，pp.205-206：

慧學就是八正道中的正見（還有正思惟），所以綜合起來說：「增上慧學」，就是「出世正見」。……為了悟真理，斷煩惱，得解脫，要有出世的正見。什麼叫出世？就是超過和勝出一般世間（凡夫）的意思。或是悟解真理的正見，或是離煩惱的無漏正見，都叫出世正見。在說明上，現在是著重於勝義——真實義的知見。

(2)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四章〈三乘共法〉，p.219：

出世的解脫道，是以緣起及四諦法門為綱要的。所以說到正見，除知緣起的集、滅外，還有四諦的正見，這是經中特別重視的。正見流轉還滅的緣起法，是依因而起，依因而滅的正見。但這不是空洞的因果觀，有空觀，而是無明緣行等的依緣而有，無明滅就行滅等的依緣而無。因果相依的必然性，從中道的立場，如幻假有緣起觀中，正確的體見他，深入到離惑證真的聖境。

<sup>90</sup> [隋] 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 藥草喻品〉（大正34，563c12-15）：

今轉勢說法，正合四譬兼合餘四。正合四譬者：一、合雲；二、合雨；三、合受潤；四、合增長。雲、雨是能應之形聲也，受潤、增長是所感之利益。

<sup>91</sup> (1) 晃曜：同「晃耀」。（《漢語大詞典》（五），p.710）

(2) 晃耀：閃耀；輝映。（《漢語大詞典》（五），p.710）

<sup>92</sup> 悅豫：喜悅，愉快。（《漢語大詞典》（七），p.551）

<sup>93</sup> 鬘鬘（ài dài ㄞˋ ㄉㄞˋ）：1.雲盛貌。2.飄拂貌；繚繞貌。（《漢語大詞典》（十一），p.777）

<sup>94</sup> (1) [姚秦]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19c15-19）。

(2) [西晉]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83c25-84a2）。

<sup>95</sup> [隋] 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 藥草喻品〉（大正34，563a19-22）：

一者、大雲，謂簡小歎，如輪王出世十善化物，乃至梵天說出欲論，皆是小益故名小雲，乃至二乘、菩薩不能普利皆名小雲也。

遍；唯佛之悲濟普覆一切處，這是如來遍滿之功德。<sup>96</sup>

「慧雲含潤」<sup>97</sup>，雲譬喻智慧之雲，雨從雲來，雨喻說法，法由智慧流出。在未下雨時，雲中已含滋潤之水分，能滋潤草木，草木得益。這說明智慧中，含慈悲救濟的意思，令眾生得益。

「電光晃曜」<sup>98</sup>，佛要現身說法時放光，如《法華經》開始說，如來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佛土，<sup>99</sup>身光既放，智慧光隨著而來，如電光晃曜，若在晚上更加燦爛，大家很遠都被照到。

「雷聲遠震」<sup>100</sup>，下雨之前會打雷，雷聲一響，既遠又大，一切震動，比喻佛現身說法，一音遍滿，到處眾生都能聽聞佛法。同時雷一響，膽子小的人或有虧心事者，即驚怕萬狀，形容佛法一說，一切壞的天魔外道都會恐懼。然而大「眾」歡喜，如天久旱，眾人渴望下雨，既然密雲層層，雷光閃電，大眾知道要下雨了，可以得益，非常歡喜。比喻佛現身放光，大家知道佛法出世，佛之智慧光明，將來普照世界，故眾心歡喜<sup>101</sup>。

雲一來「日光掩蔽」<sup>102</sup>，有時雲層厚厚，白天也黑暗了，《華嚴經》也有比喻眾生煩惱之光，使人熱惱，如炎夏之陽，曬得很難過；<sup>103</sup>現在佛說法，降伏煩惱，好似下

<sup>96</sup>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 藥草喻品〉（大正34，563a22-b1）：

「遍覆一切」下，第二、平等歎。《智度論》云「摩醯首羅天、韋紐天、鳩摩羅伽天、若愛眾生，即令所願皆得，若惡之即使七世皆滅」，故非平等遍益。《華嚴》明大龍王興雲，從四天下乃至六天皆悉遍覆，隨所見而興雲，隨所樂而注雨。如來說法亦爾，於四生六道隨所見而示現形，隨所聞而說法，等觀一切猶如赤子，故截手不戚、捧足不欣，善惡自彼、慈覆不二，故名遍覆一切也。

<sup>97</sup>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 藥草喻品〉（大正34，563b1-6）：

「惠雲」下，第三、惠利歎。有雲興而無益，今是有益之雲，故名惠雲。如來亦爾，示形說法必能益緣也。

「含潤」下，第四、作含德歎。自有焔雲不能注雨，今是有潤之雲，故云含潤。如來之身大慈所動，是故垂應必能益物。

<sup>98</sup>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 藥草喻品〉（大正34，563b6-10）：

「電光晃曜」下，第五、放光歎。《華嚴》云「如大龍王，從四天下至六天宮，隨所應見出種種色光，或閻浮檀金色乃至七寶色等」。如來亦爾，將說法時隨所應見出種種光。

<sup>9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1 序品〉（大正9，563b16-20）。

<sup>100</sup>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 藥草喻品〉（大正34，563b10-15）：

「雷聲遠震」下，第六、遠聞歎。《華嚴》云「如大龍王，從四天下至六天宮，隨所應聞出種種聲，或天音或樂音乃至人中即聞雷聲」。今取雷聲為喻者，能生眾生五乘善根，能覺悟無明昏蝨。《華嚴》又云「通明無畏以為電光」，震實義雷也。

<sup>101</sup>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 藥草喻品〉（大正34，563b15-17）：

「令眾悅豫」者，第七、稱緣歎。《華嚴》云「隨所見而興雲，隨所聞而震雷，故無不喜」，佛形聲亦爾。

<sup>102</sup>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 藥草喻品〉（大正34，563b17-19）：

「日光掩弊」下，第八、破邪歎。雲未興時日有千光，以興雲故日光隱弊，佛未出世有九十六種邪智光明，佛既出世皆隱弊也。

<sup>103</sup>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1 世主妙嚴品〉（大正10，17a26-28）：

如來往昔為眾生，修治法海無邊行，譬如霑澤清炎暑，普滅眾生煩惱熱。

雨「地上清涼」<sup>104</sup>，眾生之身心也清淨舒適。

「鬘鬘垂布，如可承攬」<sup>105</sup>，雲層密密地四面分佈下垂，好像天也低得會觸到我們，我們可以用手去碰它，這是喻佛現身說法，聽到佛之慈悲光明來到這世間，即使未能如法修行，聽到佛法也必得好處。此段大雲喻，如來現身說法畢。

### 癸二 頌澍雨譬

其雨普等，四方俱下，流澍<sup>106</sup>無量，率土<sup>107</sup>充洽<sup>108</sup>。<sup>109</sup>

「雨」是「普」遍平「等」的。雲遍三千大千世界，當然雨也東西南北一齊下來，一下子又大又多，土地的水分充足得濕透了。比喻如來一音說法，平等無別，「四方俱下」，眾生根機或淺或深，或人間、天上，凡有眾生感應處，佛即隨感而應為之說法，是故佛法無量法門，遍於世間一切眾生，凡能接觸佛法，或大或小，皆受到佛法滋潤，得佛法益。

### 癸三 頌草木等潤譬

山川險谷、幽邃<sup>110</sup>所生，卉木藥草，大小諸樹，  
百穀苗稼<sup>111</sup>，甘蔗葡萄，雨之所潤，無不豐足。  
乾地普洽，藥木竝茂。<sup>112</sup>

(2)〔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6〈7淨行品〉（大正9，432b23-25）：  
盛暑炎熾，當願眾生，離煩惱熱，得清涼定。

<sup>104</sup>〔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藥草喻品〉（大正34，563b20-22）：

「地上清涼」者，第九、生善歎。由日光故眾生熱惱，由邪教故有邪見熱惱。佛出世破邪見，即眾生心地無邪見熱惱，得正見清涼。

<sup>105</sup>〔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藥草喻品〉（大正34，563b22-28）：

「鬘鬘垂布如可承攬」下，第十、不思議嘆。「鬘」者，鬘晦也；「鬘」者，重累色也；大慈深厚，所現之身猶如鬘鬘。府就於物為垂，隨所見而普示形故稱為布。

如可承攬者，遙觀彼雲可言傍攬及以下承，如來府順於物如可承攬，不同眾生故不可捉持，即是不思議也。

<sup>106</sup>澍（shù 尸夂ㄋ）：1.雨。多指時雨。3.降（雨）。(《漢語大詞典》(六)，p.122)

<sup>107</sup> (1)率：21.一概；都。(《漢語大詞典》(二)，p.377)

(2)率土：1.「率土之濱」之省。謂境域之內。(一)王引之《經義述聞·毛詩中》：「《爾雅》曰：率，自也。自土之濱者，舉外以包內，猶言四海之內。」(二)漢班固《明堂詩》：「普天率土，各以其職。」(《漢語大詞典》(二)，p.379)

<sup>108</sup>充洽：周遍。(《漢語大詞典》(二)，p.256)

<sup>109</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19c19-20）。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84a2-6）。

(3)〔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藥草喻品〉（大正34，785a24-30）：

經「其雨普等（至）率土充洽」。

贊曰：下第二段有六頌半，稟潤各異。有三：一頌兩功能，次二頌半所滋長體，後三頌所滋長用。此初也。

《涅槃經》說：「佛於眾生不觀種性乃至下賤僮僕，唯觀眾生有善心者即便慈念，如師子兒殺於香象，殺兔亦爾」，不生輕心故名普等。

「四方俱下」，遍四生故。「充」滿、「洽」露灑也。

<sup>110</sup>幽邃（suì ㄌㄨㄟㄋ）：1.幽深；深邃。2.指僻遠之地。(《漢語大詞典》(四)，p.445)

<sup>111</sup>苗稼：田禾；莊稼。(《漢語大詞典》(九)，p.338)

草木平等受到潤澤而增長。「山川」中或兩山中很深之「幽」谷，「險谷」之地，花「卉」草「木藥草」，或大樹小樹、「百穀」(人靠之以維持生命之物，如米、麥、豆、高粱均是)「苗稼」，以稻來講，稻初生之時稱為苗，長大了就稱為苗稼或莊稼；還有其他之「甘蔗、葡萄」果子，雨下來各式各樣都受「雨」所滋「潤」，「豐」富得有餘，本來「乾」燥之「地」也得潤濕，「藥木」生長得茂盛了起來。

這比喻如來說法以後，無論機根之大小，凡夫、聲聞、緣覺、初學菩薩，久學菩薩，接受佛法後都進步了。

#### 癸四 頌生長差別譬

其雲所出，一味之水，草木叢林，隨分受潤。  
一切諸樹，上中下等，稱其大小，各得生長，  
根莖枝葉，華菓光色，一雨所及，皆得鮮澤，  
如其體相，性分大小，所潤是一，而各滋茂。<sup>113</sup>

上面著重一切受雨「水」滋潤，這裡著重「草木叢林，隨分受潤」。雖然雨是「一味」的，而草木隨其分而稱其量，或大或小，生長不同。

「一切」「樹」分「上、中、下」品，都能生長，但生長不等，或「根莖枝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都欣欣向榮，或發根長莖，或開花結果，顏色或「鮮」豔或光「澤」，各各不同，梅樹生梅花、結梅果；桃樹生桃花、結桃果，而且玫瑰花則開玫瑰花，各長各的，色亦不同，而雨是一樣的。既然未下雨之前，大草、小草都枯乾得幾乎要死，雨下後一切得增長卻各各不同，這不是雨的差別，而是草木本身的不同。

<sup>112</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 19c20-24)。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 84a6-12)。

<sup>113</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 19c24-29)。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 84a12-20)：

諸天樹木，結根坑坎，陝隘迤處，而生其中。  
如諸邪道，一切愚癡，長益繫縛，如象著絆<sup>\*1</sup>，  
草刺棘樹，蘆葦楊楊，莖節枝葉，及諸華實。  
華實茂盛，多所饒益，蒙之恩雨<sup>\*2</sup>，藥草滋長，  
從其種類，因本境界，各各得服，饑<sup>\*3</sup>渴飽滿。  
如其所種，各得其類，然其天雨，皆為一味。

※1 絆=鞮【宮】。(大正9, 84d, n.12)

※2 蒙之恩雨=蒙雨之恩【宋】【元】【明】【宮】。(大正9, 84d, n.13)

※3 饑=飢【宮】。(大正9, 84d, n.14)

(3)〔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藥草喻品〉(大正34, 785b20-30)：

經「其雲所出(至)皆得鮮澤」。

贊曰：此明所滋長用。有二：初二頌稟閏生長，後一頌稟閏鮮澤。上中下等三品不同  
唯在樹中，稱其大小者，大小二木並有三故。根莖枝葉四義如前，此等各有華  
之與菓，皆有光色，外作用故。華總喻因，菓總喻果，餘文可知。

經「如其體相(至)而各滋茂」。

贊曰：此頌第四不自覺知。所潤是一，稟教同故；而各滋茂，有差別故。三乘眾生竟  
不自覺所得功德，故知三乘實有差也，智有異故、如三草故、如二木故。

這是比喻眾生之種種緣起因果、善根、煩惱不同，受到一味之佛法，仍依其人天善根，出世善根（大小乘中亦分淺深各各不同善根）去修行，所以結果殊異，有大乘、小乘、人天乘之別了。所以下面這個偈頌等於是總結，「如其體相」，照它的體相，或是照它的「性分」（特性）是「大」是「小」不同，受雨水「所」滋「潤」都是同一的，而「滋」長「茂」盛「各各」不同。

王三 頌合法

癸一 頌合雲譬<sup>114</sup>

佛亦如是，出現於世，譬如大雲，普覆一切。  
既出于世，為諸眾生，分別演說，諸法之實。  
大聖世尊，於諸天人、一切眾中，而宣是言：  
「我為如來，兩足之尊，出于世間，猶如大雲，  
充潤一切，枯槁眾生，皆令離苦，得安隱樂——  
世間之樂，及涅槃樂。諸天人眾，一心善聽，  
皆應到此，觀<sup>115</sup>無上尊。」<sup>116</sup>

合大雲譬，喻如來出世，慈悲說法，「普覆一切」眾生，約如來說，等視眾生猶如一子，平等救濟。

如來於上面說：「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知道者，開道者，說道者」<sup>117</sup>，「我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

<sup>114</sup>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藥草喻品〉（大正34，563c17-28）：

上合雲有四：初、舉佛形合雲；二、舉佛聲合雲；三、舉號合雲；四、舉德合雲。今具頌之。初一偈，頌第一；次一偈，頌第二；次一行半，頌第三；

「出于世間」下兩偈，頌第四、舉德合雲。上長行舉五種德以合雲，今但明二：五句，舉大悲德合雲；三句，舉大慈德合雲。大悲拔苦如雲能遮離於熱惱，大慈與樂如雲能潤也。

「安穩樂」者，現世樂也；「世間樂」者，後世樂也；「涅槃樂」者，出世樂也。又世間樂者，生報樂也；涅槃樂者，後報樂也。

《注》解云「安穩樂者，二乘樂也。世間樂者，人天樂也。涅槃樂者，大乘樂也。」

<sup>115</sup> 觀：3.會見；拜見。（《漢語大詞典》（十），p.352）

<sup>116</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19c29-20a8）。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84a20-29）：

佛亦如是，出興於世，<sup>\*1</sup>譬如天雨。

這<sup>\*2</sup>現天下，為眾說法，以是<sup>\*3</sup>誠行，示於眾生。

大仙以斯，使人聞經，皆於諸天，人民前現。

佛為如來，聖中之尊<sup>\*4</sup>，善權方便，猶如天雨，

吾當飽滿，一切群萌，愚駭之黨，身形枯燥，

除諸苦患，得立大安，燒盡愛欲，獲至滅度。

諸天人民，皆聽我言，普悉當來，詣佛大聖。

※1 出興於世=興出于世【宋】【元】【明】【宮】。（大正9，84d，n.15）

※2 這=適【宋】【元】【明】【宮】。（大正9，84d，n.16）

※3 是=至【宋】【元】【明】【宮】。（大正9，84d，n.17）

※4 聖中之尊=兩足之尊【宋】【元】【明】【宮】。（大正9，84d，n.18）

<sup>11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19b13-14）。

世尊」<sup>118</sup>，「今世後世如實知之。」<sup>119</sup>即如來「出現於世」，「為諸眾生分別演說」一切諸法的內容意義，看眾生根機不同，而分別說法，皆說明「諸法」的真「實」相。所以在「天人、一切」大眾之中宣佈：「我」是「如來」，「兩足之尊」，佛的福德、智慧圓滿，是世間最尊重的，所以「佛出」現於「世」間宣揚大乘，能夠滋潤「一切枯槁」的「眾生」。這如下一場大雨，可以使枯槁的草木叢林得到滋潤；如來出現於世「猶如大雲」，一說法就能使枯槁的眾生得到「充潤」。佛法也形容像甘露，當眾生的內心很枯槁，充滿了煩惱，有貪欲、不滿足，苦得活不下去似的，感覺做人一點意思都沒了，就好像樹木枯槁了，既一點精力都沒有，又不知道精進勇猛，去發現人生真正的意義。眾生苦惱憂愁，心力枯竭了；但是當佛法的法雨下來了，即能使他枯槁的心靈得到滋潤，使他了解人生真正意義能夠努力前進，所以說可以滋潤一切「枯槁」的眾生。「枯槁」二字，很多人不太了解。眾生在這種精神崩潰，空虛得不能活的當兒，正需要宗教的信仰，智慧力量救濟之，使得眾生「離苦」，「得安隱樂」。或得人間天上之樂，或「涅槃」究竟「樂」，所以「諸天人眾，一心善聽」，聚集到此，親「覲」如來，如來是「無上」的至「尊」。

## 癸二 頌合兩譬<sup>120</sup>

### 子一 法雨一味

我為世尊，無能及者，安隱眾生，故現於世。

為大眾說，甘露淨法，其法一味，解脫涅槃。

以一妙音，演暢<sup>121</sup>斯義，常為大乘，而作因緣<sup>122</sup>。<sup>123</sup>

「我」是無上「世尊」，「無能及者」即無與倫比，為了「安隱」利「生」而出「現於世」。佛法不單現神通，還要「為大眾說」清「淨」「甘露」法。眾生身心很枯槁<sup>124</sup>，得佛甘露法，以潤法身慧命，了知人生究竟之歸宿。甘露約淺意說，即清淨之水，約深意說即不死之藥，中國人叫仙丹，印度名甘露。佛法能使眾生得究竟「解脫」，不生不滅，「一味」解脫生死，究竟「涅槃」。故上說：「如來知是一味一相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sup>125</sup>這就是如來以此「一妙音」宣說究竟法門。

<sup>11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19b9-11）。

<sup>11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19b13）。

<sup>120</sup>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 藥草喻品〉（大正34，564a2-10）：

就合兩譬又開三章：初、借雨一味義以合譬；次、借雨平等義以合譬；三、借雨無懈倦以合譬。所以但明此三義者，初章明所說為一理；次章教心平等，等為五乘人令同歸一理；第三嘆佛為物說法無有懈倦。三章各二。初章二者：前偈，明所說之法無二，如雨一味，此即兼合上一相一味之言。第二，一偈，明所說之法無二，能演之音亦一也。

<sup>121</sup> 演暢：闡明，闡發。（《漢語大詞典》（六），p.107）

<sup>122</sup>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 藥草喻品〉（大正34，564a10-12）：

「常為大乘而作因緣」者，昔雖說五乘之味，此是為大乘作因緣耳。

<sup>123</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20a9-13）。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84a29-b6）。

<sup>124</sup> 枯槁：消瘦，憔悴。乾涸，枯絕。謂窮困潦倒。（《漢語大詞典》（四），p.898）

<sup>12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19b23-25）。



佛說解脫味<sup>126</sup>、離味、滅味，皆為大乘說。一切法門雖千差萬別，而本質只有一個。約成佛說，一切法即歸一切種智之地；約法性說，一切法終歸於空，無二無別；約一切法究竟說，則歸於常寂滅相。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為大乘」「作因緣」，一切會歸於大乘。

### 子二 法雨平等

我觀一切<sup>127</sup>，普皆平等，無有彼此，愛憎之心。  
我無貪著，亦無限礙，恒為一切，平等說法。  
如為一人，眾多亦然，常演說法<sup>128</sup>，曾無他事。  
去來坐立，終不疲厭，充足世間，如雨普潤。  
貴賤上下<sup>129</sup>，持戒毀戒，威儀具足，及不具足，  
正見邪見，利根鈍根，等兩法雨，而無懈倦。<sup>130</sup>

佛說法的法雨，乃平等平等。為什麼是平等呢？佛「觀一切」眾生皆「平等」。在普通人眼光看，有聖賢、凡夫，有地獄、餓鬼、畜生等差別；而佛觀法法平等性，一切眾生也如一子，將來都要成佛，故沒有「彼此」「愛憎之心」；甚至供養恭敬我亦不喜，誹謗破壞亦不以為怒。<sup>131</sup>恆恆時、常常時，為眾生「平等」普遍「說法」，沒有「貪著」

<sup>126</sup> [唐] 窺基造，《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藥草喻品〉（大正34，784a19-26）：

《勝鬘經》云：「一相一味，謂明解脫味」。雖說種種諸法不同，究竟皆歸一真如相、一無漏味，歸實性故。何者是一相一味之體？謂解脫惑、業、苦相，離所知障分別之相。不同無漏有為起盡體寂滅相。所說諸法究竟不離涅槃智性，能達此者竟究至於一切種智得菩提故。又佛所說理唯一相，究竟順契中道智故。

<sup>127</sup> [隋] 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藥草喻品〉（大正34，564a12-14）：

「我觀一切」下，第二，二偈半，借兩平等義以合譬。亦開為二：初一偈，歎佛心平等；第二一偈半，歎佛說平等。

<sup>128</sup> [隋] 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藥草喻品〉（大正34，564a14-16）：

「常演說法」下，第三，三行半，借兩無倦義以合譬。就文亦二：初一行半，明能化之人說法無倦。

<sup>129</sup> [隋] 吉藏，《法華義疏》卷8〈5藥草喻品〉（大正34，564a16-18）：

「貴賤上下」下二偈，舉所化之人顯成能化等說無倦，此即兼合草木義也。

<sup>130</sup> (1) [姚秦]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20a13-21）。

(2) [西晉]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84b6-19）。

(3) [唐] 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藥草喻品〉（大正34，785c20-786a2）：

經「我觀一切（至）眾多亦然」。

贊曰：三、平等說法。物我斷故，無有彼此；愛憎斷故，無怨親心；不慳法故，我無貪著；不嫉妬故，亦無限礙；故為一多平等說法。即亦前云「若人信歸佛」，偈意同也。

經「常演說法（至）如雨普潤」。

贊曰：四、專為利益。去來坐立，佛三威儀，略無臥也，利樂時故。或去謂示入涅槃，來謂示成正覺，坐謂說法利生，立謂待生機熟；終不疲勞生於厭息，慈悲深故。

經「貴賤上下（至）而無懈倦」。

贊曰：五、不簡好醜，不擇種姓貧富貴賤，但觀善根即為說法，如殺兔等。

<sup>131</sup> 龍樹造，[姚秦]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6〈1序品〉（大正25，106b10-15）：

云何名「意無罣礙」？菩薩於一切怨、親、非怨非親人中，等心無有礙。

復次，一切世界眾生中，若來侵害，心不恚恨；若種種恭敬，亦不喜悅。如偈說：

心，也就不被「限」制障「礙」。

平常人說法都有分別，為某種人說那些法才夠上資格，或者聽眾多，說起法來特別有勁，若聞法眾少，也就無精打采了。佛不論「一人」或百千人來聽，他都本著一貫精神說法，既無貪著心，也無限制，故佛門蕩蕩大開，不論男女老幼，貧富「貴賤」，善良凶惡，聰愚，佛都不加分別，一律攝受。

有的人認為，壞人也跑寺院，佛教聲譽都被累壞了。其實佛教固然要好人修學，即使窮凶極惡的人，也要攝受，使他從佛法的教導中，逐漸趣向於善良，革除舊惡。只有一人真能聽懂依法去作，功德就大了，所以佛能平等攝受，為眾說法。

佛在「去來坐立」四「威儀」中，無非為眾生說法。只要有眾生可教，佛沒有疲倦厭煩心，如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sup>132</sup>。如《金剛經》云：佛到城裡化飯——去，回來祇樹給孤獨園，或在途中——立，洗足已，敷座而坐。這都是如來化現於世，於四威儀中，無一不為眾生說法，法雨普遍潤澤一切眾生，平等無別。<sup>133</sup>

下面更加平等了，佛對於尊「貴」、下「賤」的階級，都一視同仁，「上」至國王長官，「下」至部屬；或者對於五戒、比丘戒、菩薩戒等七眾所行之戒法，皆能嚴持清淨者，或相反的破壞戒法者；或「具足」四「威儀」者，或「不具足」四威儀者；或者信佛的，或外道「邪見」者；或「利根」大智者、「鈍根」暗昧者；利根者深入佛法，鈍根者只能淺嘗而已。對這幾類的眾生，要分別起來是各各不同的，但如來平「等」的「雨」大「法雨」，沒有絲毫「懈」怠疲「倦」心。

上來說過，佛沒有貴賤之別，如佛弟子當中，高貴如頻婆娑羅王，大富有如給孤獨長者，大臣大將，最低賤如挑糞之尼提<sup>134</sup>，剃頭之優波離（在印度階級中最賤），貴如皇后，賤如淫女，大智著百部論者，愚鈍至一個月一句頌念不出者<sup>135</sup>，壞如央掘摩羅殺人不眨眼<sup>136</sup>等，佛都平等教化，使他們變成好人。故說佛等視眾生，猶如一子，只要來聽聞佛法，皆令得益。

### 癸三 頌合草木等潤譬<sup>137</sup>

「諸佛菩薩，心不愛著；外道惡人，心不憎恚。」

<sup>132</sup> 孔子《論語·述而》：「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sup>133</sup> 〔後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 8，748c20-24）。

<sup>134</sup> 〔元魏〕慧覺等釋，《賢愚經》卷 6〈35 尼提度緣品〉（大正 4，397a25-398a12）。

<sup>135</sup> 〔西晉〕竺法護譯，《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卷 1〈21 朱利般特品〉（大正 4，197c16-198a3）。

<sup>136</sup>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央掘魔羅經》卷 1（大正 2，512c16-19）。

<sup>137</sup>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 8〈5 藥草喻品〉（大正 34，564a18-b22）：

「一切眾生」下，第三，十一行偈，合受潤譬。就文為三：初，八偈，正合受潤；第二，一偈半，明理同隨緣益異；第三，一行半偈，稱歎於佛。就初又二：前一行，總明受潤；次七行，別合三草二木受潤不同。三草二木既是《法華》名教，今略序之。

三草者，下中上三品草也。二木者，大小兩樹也。此是無階級階級，故開諸位不同，不如有所得人一向定作淺深之解。所以然者，經中階級之說無定，或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或說久劫行行方證菩提，或勸起道意令住不退轉，或說實無發心亦無退者，皆是善巧化物，不可定相執之也。今示一方淺深，故說三草、二木。人天是世間乘名為小草，聲聞、緣覺是出世間乘名為中草，地前四十心既是大乘名為上草。

子一 總明受潤

一切眾生，聞我法者，隨力所受，住於諸地。<sup>138</sup>

如來平等說法，「一切眾生」「聞」「法」後，「隨力」能之「所」及，或多或少，各有進步，安住在自己所「住」之地位。如大乘菩薩，分十地，這是修行過程中的每一階位，深淺不等，高低有別，故以十個階位表示，故稱為「地」。眾生能力、智慧、善根不同，修行有深有淺之階位，有一個叫三乘共地<sup>139</sup>，如八人地、見地……辟支佛地、

若據無生忍而判義者，初地始得淺無生忍名為小樹，七地深入無生忍名為大樹。故《智度論》釋無生有二位：一者初地，二者七地。所以開二位者，若就二忍明義，地前凡位名為順忍，初地已上既是聖位名為無生忍。若五忍明義，地前名伏忍，初三地為信忍，次三地為順忍，次三地為無生忍。

若依《瓔珞經》，後三地名寂滅忍，謂第十地、等覺、妙覺三地也。

若依《仁王經》，但後二地，謂法雲地、佛地也。第七地既是無生之始故名無生忍。

若以功用、無功用分二位者，初地至七地名功用位謂小樹也，八地至等覺地是無功用道名為大樹。經論不同，具有二義，依此經判位，三草二木總分三位，人天為下品，二乘為中品，菩薩為上品；就菩薩中自開三品，地前四十心為下品，登地已上亦開二品。

若爾者，二乘之人既稱中草不及上草，即知是十信前人也。成論師不應言羅漢與六地齊功。又《譬喻品》云「聲聞之人以信力故得入一乘」，即知未迴小入大在十信前也。

<sup>138</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20a21-22）。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84b19-24）：

隨其所趣，而令入法。應時為說，如其心本，  
令皆棄捐，順師子行。世尊等演，經法之雨，  
悉使得至，大尊佛道，任其力耐，而令聽受，  
若干道慧，而化立之。

(3)〔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藥草喻品〉（大正34，786a3-14）：

贊曰：下第三段有二十一頌，生聞獲益。分三：初九頌半法喻合說稟聞有殊，性異；  
次三頌半法喻合說稟聞滋茂，因異；後八頌法喻合說稟聞成實，果異。初文有二：初八頌法，後一頌半喻。初文復二：初一頌總標，後七頌別顯。此初也。  
「住諸地」者，謂三乘十地，謂乾慧地、種性地、八人地、具見地、薄地、離欲地、已辦地、獨覺地、菩薩地、如來地。既下別說三草，故此先說三乘共行十地。或凡夫地、有學地、無學地、菩薩地、如來地。或此所說三乘之地，即是無性、二乘種性、及大乘性，隨彼分位即名為地。

<sup>139</sup> (1)〔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20發趣品〉（大正8，259c7-14）：

若菩薩摩訶薩具足六波羅蜜、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種智具足滿，斷一切煩惱及習，是名菩薩摩訶薩住十地中當知如佛。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住是十地中，以方便力故行六波羅蜜，行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過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薩地，過是九地住於佛地，是為菩薩十地。

(2)〔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卷17（大正44，793a19-27）：

又依大品三乘共地亦得分七，一、乾慧地，謂五停心總別念處，不定聞思，未得定水而故名為乾。二者、性地，煩等四心，學觀諦理得聖人性故名性地。三、八人地，見諦位具修八忍名八人地。四者、見地，須陀洹果見諦周盡名為見地。五者、薄地，斯陀行後漸欲結名為薄地。六、離欲地，那含果後超出欲過名離欲地。七、阿羅漢地。

(3)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六節，第一項〈菩薩行位〉，pp.706-707：

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六（大正八·二五九下）說：「菩薩摩訶薩，住是十地中，以方便力故，行六波羅蜜，行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過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薩地；過是九地，住於佛地」。

菩薩地、佛地等，這是說明三乘皆隨力修行安住淺淺深深之地位。

子二 別明草木<sup>140</sup>

丑一 三草

或處人天，轉輪聖王，釋梵諸王，是小藥草。<sup>141</sup>

聽佛說法後，修行三皈、五戒、四無量心之功德，感生「人」間「天」上。人間最高為「轉輪聖王」，以五戒、十善之正法化世；忉利天主即「釋」提桓因；色界天，即「梵」天王；這都是修行人天法門（三皈、五戒、十善）所得來的果報。比喻「小」品「藥草」，受雨水滋潤後，也開小花結小果。

知無漏法，能得涅槃，起六神通，及得三明，  
獨處山林，常行禪定，得緣覺證，是中藥草。<sup>142</sup>

上面的小藥草是人天世間法，現在的中藥草是出世二乘法。「知無漏法，能得涅槃」，這是聲聞乘之阿羅漢，了生死，證涅槃，從根本定中「起六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漏盡通）。於中之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是為大阿羅漢所獨具。或喜歡一人「獨處山林」，「常行禪定」，觀十二因緣，而「得」覺證「緣覺」乘，得辟支迦果。聲聞乘證阿羅漢果、與緣覺乘證辟支迦果，在草木喻當中，都是比擬中級的藥草。世間法是低的，大乘法是高的，小乘在三類中是中等的。《成佛之道》稱之為「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五乘共法」是人天乘的法<sup>143</sup>，「三

「乾慧地」……「佛地」，被稱為「三乘共十地」，是綜合三乘聖賢的行證為十地的。

<sup>140</sup> 〔隋〕吉藏造，《法華玄論》卷7（大正34，418c29-419a7）：

次論三草二木位次第義，人天為世間故譬之小草，二乘為出世故譬之中草，此從世至出世也，十信已上迴向已還，此四十心即是大乘名為大草。

此從小入大也，登地已上、六地已還名為小樹，此從凡夫至聖也；七地已上十地已還名為大樹。此即從淺至深，斯則總攝凡聖收羅大小，故有三草二木之譬也。

<sup>141</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20a22-23）。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84b24-27）：

從諸天人，志性所樂，天帝釋梵，轉輪聖王，猶如於此，  
諸小世間，諸藥品類，各各異種，碎小段段，諸所良藥。

(3) *Saddharmapundarikasūtram*, edited by H. Kern and Bunyiu Nanjiao, p.129:

anāsravaṃ dharma prajānamānā nirvāṇaprāptā viharanti ye narāḥ /  
ṣaḍabhijñātraividya bhavanti ye ca sā kṣudrikā oṣadhi sampravuttā //

按：知無漏法，能得涅槃者，起六神通及得三明，稱為小藥草。

<sup>142</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20a23-26）。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84b27-c4）：

迦葉且聽，吾悉當說，以能識慧，無漏之法，  
便得無為，所在遊行，神通三達，亦復如是。  
斯兩定意，三昧諸藥，或有遊詣\*，在於山巖，  
其人便得，緣一覺乘，於彼修禪，清淨之行，  
是則名曰，為中品藥。

※詣=燕【宋】【元】【明】【宮】。（大正9，84d，n.30）

<sup>143</sup>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三章〈五乘共法〉，p.63：

發增上生心，修集生人天界的正常法門，是佛法中的下士道。這也就是出世聖法的根基，所以名為五乘共法。

乘共法」就是聲聞、緣覺乘的法<sup>144</sup>，「大乘不共法」就是菩薩法。其中，「三乘共法」的聲聞、緣覺乘是比喻「中」級「藥草」。

**求世尊處，我當作佛，行精進定，是上藥草。**<sup>145</sup>

假使有要「求世尊處」，發菩提心，想要到「佛」的地位。為了求佛菩提，一心「精進」修「行」，修禪「定」等等，是為大乘菩薩，喻「上藥草」。這三種草中，小藥草人天法門，中藥草二乘法門，上藥草菩薩法門（大乘法門）。這個叫三草，下面還有二種木——小木、大木，即小樹、大樹。

### 丑二 二木

**又諸佛子，專心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決定無疑，是名小樹。**<sup>146</sup>

「佛子」即菩薩，「專心」於「佛道」，再也不會動搖退回世間、退回小乘，決定向前進。不但自利，還以六度利他，心常懷「慈悲」，也常行慈悲的事，自知一定成佛不再懷「疑」，即是「小樹」。約一般大乘法來說，這是到初地的程度。或是「小樹」約初地講，若是「大樹」約七地（八地）以上講。或者是至「不退住」，決定不退小乘，自己知道一定成佛，為小樹；假使能證到「地」以後，便是大樹了。<sup>147</sup>

**安住神通，轉不退輪，度無量億，百千眾生，如是菩薩，名為大樹。**<sup>148</sup>

<sup>144</sup>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四章〈三乘共法〉，p.133：

三乘共法，是出世間法，是建立在五乘共法的基石上的。如不備人天功德，沈淪在三惡道中，當然不能發心了脫生死。即使現生人間，如作惡多端，無慚無愧，害人害世，喪失了人性；連做一平常人都不成，還會發心了生死嗎？所以成就人天功德的，才能修學出世間的三乘共法。

<sup>145</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20a26-27）。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84c4-7）：

假使志願，上士美<sup>\*</sup>德，我當於世，逮成導師，  
常精進行，志依一心，是則名曰，為上尊藥。

※美=義【宮】。（大正9，84d，n.31）

<sup>146</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20a27-29）。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84c7-9）：

設使欲為，安住之子<sup>\*</sup>，恃怙慈心，而行寂然，  
疾得成道，為人中尊，所謂樹者，則喻於斯。

※子=心【宮】。（大正9，84d，n.32）

<sup>147</sup> 印順法師，《寶積經講記》，pp.19-20：

阿惟越致，是阿毘跋致的舊譯，華語為不退，就是「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不退有四類：一、信不退，在十信的第六心，對於大菩提的深信不疑，不會再退失了。二、位不退，在十住的第七，不再會退證小乘的果證了。三、證不退，在十地的初地，證得甚深法性，一得永得，不會退失。四、行不退，在八地以上，清淨心的德行進修，念念不斷的向上，不再會退起染心，或停滯不進了。

<sup>148</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20a29-b2）。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84c10-14）：

是等能轉，不退轉輪，建立神足，根力之行，  
緣是長養，醫藥除病，英雄度脫，無數億人，  
隨時示現，於斯佛道，是則名曰，為大林樹。

修行證得「菩薩」「神通」，不但能說淺法，而且能說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深法，度「無量億百千」之「眾生」，這喻「大樹」，如觀音、文殊諸大菩薩等是。

上來三草、二木<sup>149</sup>，古人分大樹、小樹乃菩薩之淺深不同；上品藥草喻未證悟以前之凡夫菩薩，已證悟初地以上是小樹，七地(八地)以上是大樹；或以三大阿僧祇劫配，則初阿僧祇劫喻上品藥草，二阿僧祇劫喻小樹，三阿僧祇劫喻大樹，這都是聽佛說法而各別得益不同。<sup>150</sup>

### 子三 結明同異

佛平等說，如一味雨；隨眾生性，所受不同，如彼草木，所稟<sup>151</sup>各異。

佛以此喻，方便開示，種種言辭，演說一法，於佛智慧，如海一滂<sup>152</sup>。<sup>153</sup>

「佛平等說」法，無有差別，而「眾生」根「性」不同，發心修行也不同，「所受」法益也「不同」了。約現實說，五乘各各如實，何種根性得何種果報，有大乘善根者確能成佛。但約理實分說，不能說只有佛乘，而抹煞五乘法，佛以藥草喻說，眾生根性不同，「所稟」受也「各」有差別，「佛以此喻」，「方便開示」，以「種種言辭」，

<sup>149</sup> [隋]吉藏造，《法華玄論》卷7(大正34, 418c8-11)：

三草二木者，有人言：人天為小草，二乘為中草，外凡為大草，內凡為小樹，初地至十地為大樹。有人言：內凡為大草，初地至七地皆為小樹，八地為大樹。

<sup>150</sup> (1)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76(大正27, 886c22-27)：

是故菩薩乃至初無數劫滿時，雖具修種種難行苦行，而未能決定自知作佛。

第二無數劫滿時，雖能決定自知作佛，而猶未敢發無畏言我當作佛。

第三無數劫滿已修妙相業時，亦決定知我當作佛，亦發無畏師子吼言，我當作佛。

(2)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4〈1序品〉(大正25, 87a7-18)：

初阿僧祇中，心不自知我當作佛不作佛；二阿僧祇中，心雖能知我必作佛，而口不稱我當作佛；三阿僧祇中，心了了自知得作佛，口自發言，無所畏難：「我於來世當作。」釋迦文佛，從過去釋迦文佛到剎那尸棄佛，為初阿僧祇；是中菩薩永離女人身。從剎那尸棄佛至燃燈佛，為二阿僧祇；是中菩薩七枚青蓮華供養燃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是時燃燈佛便授其記，汝當來世作佛名釋迦牟尼。從燃燈佛至毘婆尸佛，為第三阿僧祇。

<sup>151</sup> 稟(bǐng ㄅㄧㄥˇ)：3.領受；承受。(《漢語大詞典》(八)，p.104)

<sup>152</sup> (1) 滂=滴【宮】。(大正9, 20d, n.3)

(2) [隋]吉藏造，《法華義疏》卷8〈5藥草喻品〉(大正34, 565a1-6)：

「如海一滂」者，上〈信解品〉十譬十思稱歎於佛德，時眾謂如來之德盡在四大聲聞言下，故品初明八法八譬顯如來復有無量功德，時眾便謂歎佛德已盡，是故今明雖設此譬於佛智慧如海一滂也。

<sup>153</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 20b2-6)。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 84c14-20)：

吾之所順<sup>※1</sup>，善權方便，一切大聖，亦復如是。

最勝講法，則為平等，猶如慶雲，普一放雨。

神通無礙，如此比像，若如眾藥，在於地上。

以見<sup>※2</sup>如是，微妙之誼<sup>※3</sup>，如來所建，善權方便。

假使分別，一善法事，亦如天雨，至若干形。

※1 順=願【宮】。(大正9, 84d, n.33)

※2 見=覩【宋】【元】【明】【宮】。(大正9, 84d, n.34)

※3 誼=義【宋】【元】【明】【宮】。(大正9, 80d, 6)

「演說一法」，猶如「佛智慧」大「海」中之一點「一滴」，即表現出來有差別、淺深不同，雖依佛平等說法而來，而一滴一點仍歸於佛智之一乘。

#### 癸四 頌合生長差別譬

##### 子一 一味普益

我兩法雨，充滿世間，一味之法，隨力修行。  
如彼叢林，藥草諸樹，隨其大小，漸增茂好。  
諸佛之法，常以一味，令諸世間，普得具足，  
漸次修行，皆得道果。<sup>154</sup>

這段特重於受到佛法後，漸漸開展，慢慢了解，一步步向上進，說明聞法後功德漸增長，非一下子即得道果。

一味佛法皆得好處，「我兩法雨，充滿世間」如佛說法充滿世間，一切世間眾生，只要有機緣得度的，都能夠領受佛的「一味之法」而「隨力修行」，眾生有多大根性即修何種法門，隨分隨力，如果勉強一定要怎麼樣，那就弄錯了。眾生各有各的煩惱、根性，各人智慧也不等，無量世以來的宿習不同，不可能一定要全部同一個樣子。不過確定最高目標，向這個目標前進。隨各自的根性、能力所及去修行，「如彼叢林藥草」「大小」樹等，「漸」漸「增」長，愈來愈「茂」盛，愈來愈「好」看。「諸佛之法」亦「常以一味」，大家得其應得的一分，如大肚者與一小腸者，隨所能堪之水分，皆得飽滿，說明漸次依法修行，終能達到果證之目的。切莫誤以為雨一下來，草木馬上得益長大，其實都是由漸漸增長，所以聞法後，要經思惟、修行，逐步修成，並非頓得。

##### 子二 草木不同

聲聞緣覺，處於山林，住最後身，聞法得果，是名藥草，各得增長。<sup>155</sup>

「聲聞、緣覺」，「於山林」中了生死，受「最後身」，「聞法」修行證「得」聲聞、辟支佛「果」。如藥草有下、中、上品之分，下品如人天果報，上品如菩薩，不過

<sup>154</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 20b6-11)。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 84c20-85a1)：

佛以<sup>\*1</sup>法雨，多所安隱，普潤天下，有所成就。

觀察其人，堪任所趣，佛之法誨，景則一等。

譬如放雨，墮草山巖，及至中間，無有不遍，

灌諸樹木，若<sup>\*2</sup>大叢林，密雲四集，天下豐羨。

設使世間，行慈愍<sup>\*3</sup>法，常<sup>\*4</sup>以經典，飽滿天下。

以現世間，令普安隱，天雨藥草，華實<sup>\*5</sup>茂盛，

其藥樹木，稍漸<sup>\*6</sup>長大，是為羅漢，諸漏盡者。

※1 以佛=佛以【宋】【元】【明】【宮】【麗-CB】【CB】。(大正9, 84d, n.35)

※2 若=並【宋】【元】【明】【宮】。(大正9, 84d, n.36)

※3 愍=哀【宋】【元】【明】【宮】。(大正9, 84d, n.37)

※4 常=當【宋】【元】【明】【宮】。(大正9, 84d, n.38)

※5 實=葉【宮】。(大正9, 84d, n.39)

※6 漸=稍【宋】【元】【明】【宮】。(大正9, 84d, n.40)

<sup>155</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 20b11-13)。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 85a1-2)。

這裡著重聲聞與緣覺法。故這裡以聲聞、緣覺譬如藥草一樣，依法修行得果，如「藥草」漸漸「增長」。

**若諸菩薩，智慧堅固，了達三界，求最上乘，是名小樹，而得增長。<sup>156</sup>**

小樹即第二阿僧祇劫之「菩薩」，「智慧堅固，了達三界」是無常，本性空，本來寂滅，一方面力「求最」高「上」之一佛「乘」果，如「小樹」漸漸在「增長」。

**復有住禪，得神通力，聞諸法空，心大歡喜，  
放無數光，度諸眾生，是名大樹，而得增長。<sup>157</sup>**

又有上求菩提，又能安「住禪」定中，得大「神通」妙用，喜歡聽「法空」之道理，「心大歡喜」，能「放無數光」明，度化眾生，喻為「大樹」。一般眾生或小乘，有聞法空而生恐怖心，但歡喜聞有，不了空義故。如龍樹菩薩說：「小乘有五百部聞畢竟空，如刀割心。」<sup>158</sup>

真正菩薩有大智慧，廣「聞」一切「法空」，故初地亦稱「歡喜」地，這是約自證說；約利他說，能「放無數光」明，「度諸眾生」，猶如「大樹」，漸「得增長」。如聞法後修行，功德日日增長，如三草二木，欣欣向榮，開花結果。

### 子三 各得成實

**如是迦葉！佛所說法，譬如大雲，以一味雨，潤於人華，各得成實。<sup>159</sup>**

三草二木生長各各不同，而皆得好處，「佛說法」「如大雲」，如「一味雨」。佛教眾生，程度不同，如法會上有天龍八部，而主要以人為對象說法。人才容易受教、修行。佛之一味法雨，滋潤人類，使人修行都能得到成就，不論是聲聞、緣覺的涅槃也好，乃至得佛的一切種智也好，都能「各得成實」，都能結果。「潤於人華」乃是滋潤人使之能夠修行，好像開花，將來可以結果、各得成實。

舉譬合法至此完。

### 庚三 結說述成

**迦葉當知！以諸因緣、種種譬喻，開示佛道，是我方便，諸佛亦然。  
今為汝等，說最實事，諸聲聞眾，皆非滅度。**

<sup>156</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 20b13-15)。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 85a2-5)。

<sup>157</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 20b15-18)。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 85a5-7)。

<sup>158</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63〈41 信謗品〉(大正25, 503c1-7)：

是聲聞人著聲聞法，佛法過五百歲後，各各分別有五部。從是已來，以求諸法決定相故，自執其法，不知佛為解脫故說法，而堅著語言故，聞說般若諸法畢竟空，如刀傷心！皆言：「決定之法，今云何言無？」於般若波羅蜜無得無著相中作得、作著相故，毀些破壞，言非佛教。

<sup>159</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 20b18-20)。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 藥草品〉(大正9, 85a7-11)：

若諸聲聞，不至滅度，斯為世尊，第一最說。

若此分別，乃為講法，猶如興雲，而澍甘雨，

漸漸長育，眾藥草木，人民之華，不可稱量。



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佛。<sup>160</sup>

明會三歸一，一切眾生皆當作佛。

佛說完藥草喻。又對「迦葉」說，「以」種種「因緣」，「種種譬喻」、言說，「開示」成「佛」之「道」。雖然說法種種差別，而佛法之特性，即平等一味，佛以種種「方便」，無非為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約此意義則小草可成為中草，中草長成大草，小樹、大樹亦復如是，一切歸向於佛乘。法雨滋潤眾生之特性一味故，佛於法華會上為眾生「說」真「實」法，一切「聲聞」中過去所說涅槃，「非」真實涅槃，只是徹底涅槃中之一部分，不是究竟之「滅度」。故佛說你們「所」修「行」皆「是菩薩」的「道」，是菩薩修行過程中的一小部分，大乘法含容一切，是故《般若經》云：「聲聞若智、若斷，皆是菩薩無生法忍。」<sup>161</sup>聲聞的智慧也好，聲聞的解脫斷證也好，都是菩薩無生法忍的一分。所以聲聞乘所修行的，即是菩薩道的一部分，既然是菩薩道的一部分，就還沒有究竟。你們還沒有究竟，因為還是菩薩道，「道」就是過程當中，所以「漸漸修學，悉當成佛」，慢慢地修學，將來都是要成佛的。雖上面有五乘如實之藥草喻，最後還是回心向大，會三歸一，聲聞、緣覺皆當成佛。

<sup>160</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藥草喻品〉（大正9，20b20-24）。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5藥草品〉（大正9，85a11-18）：

一時之間，說因緣法，而為眾人，現於佛道。

善權方便，佛謂<sup>\*1</sup>言教，一切導師，亦復如是。

斯諸<sup>\*2</sup>說法，為最究暢，諸聲聞等，皆當承是。

緣斯之行，當得佛行，此諸羅漢，如是無異。

世尊演誼<sup>\*3</sup>，盡極於斯，化諸小乘，皆得佛道。

※1 佛謂=謂佛【宮】。（大正9，85d，n.2）

※2 斯諸=此所【宋】【元】【明】【宮】。（大正9，85d，n.3）

※3 演誼=衍議【宋】【宮】，=衍義【元】【明】。（大正9，85d，n.4）

<sup>161</sup> (1)〔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74遍學品〉（大正8，381b24-26）：

須陀洹若智若斷、斯陀含若智若斷、阿那含若智若斷、阿羅漢若智若斷、辟支佛若智若斷，皆是菩薩無生忍<sup>\*</sup>。

※無生忍=無生法忍【宋】【元】【明】，=忍【聖】。（大正8，381d，n.3）

(2)〔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會）卷378〈67無雜法義品〉（大正6，953c28-954a4）：

佛言：「善現！諸預流者若智、若斷亦名菩薩摩訶薩忍，諸一來者若智、若斷亦名菩薩摩訶薩忍，諸不還者若智、若斷亦名菩薩摩訶薩忍，諸阿羅漢若智、若斷亦名菩薩摩訶薩忍，一切獨覺若智、若斷亦名菩薩摩訶薩忍。」

## 《妙法蓮華經》卷3

### 〈授記品第六〉

(大正9, 20b25-22a17)

厚觀法師、顯禪法師指導  
(釋法欣、釋禪曦編, 2019.12.21)

#### ※引言

##### 一、本品以〈授記品〉立名之理由

此品以授記得名，在此品中，佛為四大聲聞授記作佛，所以名為〈授記品〉。本來，在《法華經》中授記之處很多，上面佛為舍利弗授記，是在〈譬喻品〉前面的部分，<sup>1</sup>〈譬喻品〉並未因此名〈授記品〉。下面佛為五百弟子授記，有〈五百弟子受記品〉<sup>2</sup>；為學、無學二千五百人授記，有〈授學無學人記品〉<sup>3</sup>。因此，這品亦應可以名為〈四大聲聞受記品〉，因此品是為中根授記，專為授記而說，故以授記得名。在全部之中，是屬於第六品。

##### 二、明本品於全經所處之地位及其意義

依本經全文的章段說，現在是「開權顯實說一乘」，三周說法<sup>4</sup>中的第二周(譬喻周)，為中根譬喻說，分成四段：一、如來「正說」(〈3 譬喻品〉)；二、弟子「領解」，就是〈4 信解品〉，講「窮子喻」；三、如來「述成」，就是〈5 藥草喻品〉；四、「授記」(〈6 授記品〉)。上面法說周佛為上根說法，亦同樣分四大段：第一、佛說；第二、弟子聽懂了，表示他信解、領解；第三、佛印證之，第四、為他授記。所以在文字中，到這裡就是這個〈6 授記品〉。佛在〈2 方便品〉中，說一切眾生皆成佛，過去說三乘法是方便說，本來這一切都是總相說，甚至於為一切眾生都授記，總相都授記了的，不過，當時能徹底信解的，唯有大智舍利弗一人；換句話說，上根人只有舍利弗。

<sup>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 譬喻品〉(大正9, 11b16-21)。

<sup>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 27b16)。

<sup>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 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 29b22)。

<sup>4</sup> (1)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7(大正33, 771c29-772a6)：

問：蓮華定是法華三昧之蓮華？定是華草之蓮華？

答：定是法蓮華，法蓮華難解，故草華為喻。利根即名解理，不假譬喻，但作法華之解。中、下未悟，須譬乃知，以易解之蓮華，喻難解之蓮華。故有三周說法，逗上、中、下根。約上根是法名，約中、下是譬名；三根合論，雙標法譬。

(2) [唐]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授記品〉(大正34, 787b8-11)：

此品之中大文分二：初為四人現前記別，後品末有二頌半標當授記，為第三周說法之由。初復有二：初為大迦葉記，後為三大聲聞授記。

(3) 印順法師講《妙法蓮華經》〈2 方便品〉：

三周說法：一、「法說周」，二、「譬喻周」，三、「因緣周」。其內容是一樣的，不過先依法說一遍，再以譬喻說明，然後再依過去因緣解說。

經中說，凡一次說法，都有人得利益，為上根人常用「法說」，為中根人「譬喻說」，為下根人「因緣說」，這樣三根普被，皆能令眾生究竟回向一乘佛道。現在是「法說周」，周是周遍、圓滿的意思，為上根法說開權顯實的道理。

本經以四大聲聞是代表中根人，於〈方便品〉後未能完全瞭解，請佛再說，現在已完全信解，故佛為其授記。這四大弟子在《法華經》中說是四大聲聞，約其他說，向來是說如來十大弟子。

#### 己四 授記

##### 庚一 正明授記

本品科文當中分為兩段：一是「正明授記」，二是「許說宿緣」。「正明授記」是正說佛為四大聲聞授記的事情；最後有兩頌半，是還要為其他弟子授記，說過去世中的因緣，為五百弟子授記。說到分段落，有許多本來經的段落是前前後後，彷彿互相獨立，其實並不是完全分得開的。所以講到中根弟子授記，最後就講到為後面下根弟子，佛也預先許授記。「正明授記」中的「四大弟子授記」分兩大致：一、「授迦葉記」，二、「授三人記」，為其他三大聲聞授記。其中為迦葉授記中，有「長行」，有「偈頌」。現在正式要消文，先講「長行」。

##### 辛一 授迦葉記

##### 壬一 長行

##### 癸一 辨行因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告諸大眾，唱如是言：我此弟子摩訶迦葉，於未來世，當得奉觀<sup>5</sup>三百萬億諸佛世尊，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廣宣諸佛無量大法。<sup>6</sup>

佛先為迦葉授記，後為三大聲聞授記。佛為每一弟子授記之前，必先述其行因，然後明得果。換句話說，授記並不是說你已經成佛了，而是你將來要成佛。既然是將來要成佛，當中還要經過一個修行的階段。「辨行因」，即是明辨修行者因中修行的事情。

世間的事，並不是呆板的，譬如明天的事，是不能決定非如此不可。過去的事成已決定，是不可能再改變的。未來的事，更不能決定它應該如何，如果說非如此不可的話，即成了命定了。你這個人明天一定怎樣、後天一定怎樣、來生一定怎樣、將來一定怎樣，就變成呆板的事情了。佛法中說因果，未來生中的事有種種可能性，人有自由意志，自己有負作善作惡的責任，所以知道過去的事情應該是容易的，過去的事已決定，未來的事有不決定的成分。

佛法中有知道過去生者，如阿羅漢等，對於未來的一切，都約比量而知，如說此人現在如此，將來可能如何；或必走那一條路子，其中或能遇什麼壞因緣，結果怎樣等；很少能夠絕對的。但是，佛觀察眾生未來之事，是現量的知見，如看得非常確切，明白清楚，對於未來的事，能夠確定無疑，如現在的事實，能決定將來非如此發展不可。這樣的決定不是一天，非止一生，乃至千萬生非如此不可。

佛法中一切大論師，甚至阿羅漢，對於未來的事，都是覺得有一種可能性，如此人

<sup>5</sup> 觀 (jin ㄐㄧㄣˋ)：3.會見；拜見。(《漢語大詞典》(十)，p.352)

<sup>6</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20b26-29)。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86b19-22)：

於是世尊……普告諸比丘眾：「……此聲聞比丘大迦葉者，曾已供養三千億佛，方當供養如此前數，恭敬承順諸佛世尊，稟受正法奉持宣行。」

可能這樣。但有時預言會不靈驗。如從前神通第一摩訶目犍連，能知未來的事，有一次，兩個小國展開戰爭，目犍連即預言某國勝，某國敗，但結果與預言恰好相反，因此受人議為亂說。<sup>7</sup>佛說目犍連未能看清楚即預言，只是觀察了前面的一點境界，後來還未看清楚便妄言勝敗。<sup>8</sup>可見神通第一的阿羅漢，對未來也未能真確了知。

佛對未來是現量知而不是比量知，<sup>9</sup>所以能為眾生授記決定無誤。當時佛說完〈藥草喻品〉偈頌之後，向大眾宣佈，以引起大眾對此事注意，引起後面下根眾生對成佛的希望。

<sup>7</sup>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10〈4 妄說自得上人法學處〉(大正23, 678a16-27): 於後城中諸粟姑毘，於街衢巷陌共起譏嫌：「彼大目連記我戰勝，今我此城總被敗喪，何戰勝耶？」是時六眾苾芻入城乞食，聞彼譏嫌而問之曰：「汝等今者譏嫌何人？」諸人答曰：「譏嫌汝等！」六眾報曰：「我等作何罪過令汝譏嫌？」諸人報曰：「聖者！大目連記我戰勝，今我此城總被他破，豈戰勝耶？」六眾答曰：「汝初鬪戰何國得勝？」諸人報曰：「我等鬪戰初時得勝。」六眾答曰：「汝戰得勝即合却迴，誰更遣汝逐他軍眾。汝豈不聞，野干被迫力同猛虎。」彼諸人眾聞此語已，自知無理默然不答。

<sup>8</sup>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10〈4 妄說自得上人法學處〉(大正23, 678b23-c1): 世尊告曰：「凡鬪戰時非人先戰後次於人，若非人戰勝人亦得勝。當爾目連記粟姑毘剋得勝，時廣嚴城非人戰勝、王舍城非人不如。既至河岸，王城非人得勝、廣嚴城不如。但記初勝，不記於後。若作如是始終問者，目連當時具答其事。汝諸苾芻！大目連無犯。若苾芻作如是心而記事者無犯。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sup>9</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 授記品〉(大正9, 20c11-12):

我以佛眼，見是迦葉，於未來世，過無數劫，當得作佛。

(2)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6〈1 序品〉(大正25, 247b11-19):

十八不共法者：一者、諸佛身無失，二者、口無失，三者、念無失；四者、無異想，五者、無不定心，六者、無不知已捨；七者、欲無減，八者、精進無減，九者、念無減，十者、慧無減，十一者、解脫無減，十二者、解脫知見無減；十三者、一切身業隨智慧行，十四者、一切口業隨智慧行，十五者、一切意業隨智慧行；十六者、智慧知過去世無礙，十七者、智慧知未來世無礙，十八者、智慧知現在世無礙。

(3)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4〈1 序品〉(大正25, 235c22-236a14):

佛有十力者：

是處不是處如實知，一力也。

知眾生過去、未來、現在諸業、諸受，知造業處，知因緣，知報，二力也。

知諸禪、解脫、三昧、定，垢、淨分別相如實知，三力也。

知他眾生諸根上下相如實知，四力也。

知他眾生種種欲，五力也。

知世間種種無數性，六力也。

知一切道至處相，七力也。

知種種宿命，共相、共因緣，一世、二世乃至百千世劫，初劫盡，我在彼眾生中，如是姓名、飲食、苦樂、壽命長短；彼中死、是間生，是間死、還生是間；此間生名姓、飲食、苦樂、壽命長短亦如是，八力也。

佛天眼淨，過諸天人眼，見眾生死時、生時，端正、醜陋，若大、若小，若墮惡道、若墮善道，如是業因緣受報。是諸眾生惡身業成就、惡口業成就、惡意業成就，謗毀聖人，邪見、邪見業成就；是因緣故，身壞死時入惡道，生地獄中。是諸眾生善身業成就、善口業成就、善意業成就，不謗聖人，正見、正見業成就；是因緣故，身壞死時入善道，生天上，九力也。

佛諸漏盡故，無漏心解脫，無漏智慧解脫，現在法中自識知「我生已盡，持戒已作，後

佛說：「我此弟子摩訶迦葉，於未來世」當成佛，未成佛之前，要經過修行過程，於未來生中，要「奉觀三百萬億諸佛」。親近諸佛，必定要修「供養」，或身口意的供養，或物品的供養，身之「恭敬」，口之「讚歎」，意之「尊重」，都是對佛的禮敬。奉三百萬億諸佛，即是在一個長時期的從佛聽法，依法修行，這是必然的事，並非只是恭敬供養而已，於隨佛修學之外，於大乘佛法中，還普遍「宣」揚佛的「無量大」乘「法」門。

## 癸二 明得果

於最後身，得成為佛，名曰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sup>10</sup>

「最後身」，是生死的最後身。眾生是在有生有死中，分段生死未了；如摩訶迦葉

---

有盡」，如實知，十力也。

(4)〔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79（大正 27，897b24-c9）：

問：云何「願智」能知未來？

答：有說：以過去現在比知未來。

有說：若爾，「願智」應是比量智非現量智。

應作是說：此「願智」不待觀因而能知果，不待觀果而能知因，是故此智是現量智，非比量智。

(5)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1〈1 序品〉（大正 25，138c18-139a21）：

如說《阿婆檀那經》中：

佛在祇洹住，晡時經行，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鴿，鴿飛來佛邊住，佛經行過之，影覆鴿上，鴿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鴿便作聲，戰怖如初。

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緣佛影覆鴿，鴿便無聲，不復恐怖？我影覆上，鴿便作聲，戰慄如故？」

佛言：「汝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汝影覆時恐怖不除。汝觀此鴿宿世因緣，幾世作鴿？」

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觀見此鴿從鴿中來，如是一、二、三世，乃至八萬大劫，常作鴿身；過是已往，不能復見。

舍利弗從三昧起，白佛言：「是鴿八萬大劫中，常作鴿身；過是已前，不能復知。」

佛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試觀未來世，此鴿何時當脫？」

舍利弗即入願智三昧，觀見此鴿，一、二、三世，乃至八萬大劫，未脫鴿身；過是已往，亦不能知。從三昧起，白佛言：「我見此鴿從一世、二世、乃至八萬大劫，未免鴿身；過此已往，不復能知！我不知過去、未來齊限，不審此鴿何時當脫？」

佛告舍利弗：「此鴿除諸聲聞、辟支佛所知齊限，復於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鴿身，罪訖得出。輪轉五道中，後得為人，經五百世中，乃得利根。是時有佛，度無量阿僧祇眾生，然後入無餘涅槃。遺法在世，是人作五戒優婆塞，從比丘聞讚佛功德，於是初發心，願欲作佛。然後於三阿僧祇劫，行六波羅蜜，十地具足，得作佛，度無量眾生已而入無餘涅槃。」

是時，舍利弗向佛懺悔，白佛言：「我於一鳥尚不能知其本末，何況諸法！我若知佛智慧如是者，為佛智慧故，寧入阿鼻地獄受無量劫苦，不以為難。」

(6)印順法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三章，第二節，第二項〈眾賢傳宏的毘婆沙義〉，p.702：

如願智，《大毘婆沙論》有比量知、現量知二說。

<sup>10</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6 授記品〉（大正 9，20b29-c2）。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 3〈6 授聲聞決品〉（大正 9，86b22-25）：

竟斯數已，當得作佛，世界曰還明，劫名弘大，佛號時大光明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

是大阿羅漢，分段生死已了，此身最後一生，再下去只有變易生死<sup>11</sup>，意生身<sup>12</sup>，這也是一種生死，至最後邊際，以意生身成佛。迦葉成佛名光明如來，下面「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佛十種德號，上面已經說過。

「光明如來」，是迦葉成佛的聖號，佛是以德立名，種種名稱不同而各有其意義，不過，光明如來是有特殊意義的。迦葉名飲光（亦有譯大龜氏），身色光明異常奪目，能使一切在他身邊的光彩失色。他的身體像佛一樣，金光煥發，能蓋過他人的身光，所以名飲光。<sup>13</sup>因為有這特殊意義，所以成佛稱為「光明如來」。當然這光明並非單指身光，

<sup>11</sup>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卷1〈5 一乘章〉（大正12，219c20-24）：

有二種死。何等為二？謂：分段死、不思議變易死。分段死者，謂虛偽眾生。不思議變易死者，謂：阿羅漢、辟支佛、大力菩薩意生身，乃至究竟無上菩提。二種死中，以分段死故，說阿羅漢、辟支佛智我生已盡。

(2) 印順法師，《勝鬘經講記》，p.145：

相續有三種：即煩惱相續，業相續，苦相續。合三相續為分段生死。凡夫而外，二乘入無餘依涅槃前，菩薩未得無生法忍前，都是分段生死。「不思議變易死」，是「阿羅漢、辟支佛、大力菩薩意生身」，一般所說的入無餘依涅槃的阿羅漢、辟支佛，即起意生身的變易生死。大力菩薩，即悲願神通自在的菩薩。阿羅漢、辟支佛、大力菩薩，這三種聖人，都還有變易生死。

(3) 印順法師，《勝鬘經講記》，p.214：

生死有兩種：一是「有為生死」，一是「無為生死」。有為生死即分段生死，無為生死即變易生死。一般說來，二乘已證入無為了，無為是不生滅的；二乘得無為，而有變易生死，這似乎是矛盾。其實，二乘雖證入無為而不盡；證入無為而還有有為的生死。如大力菩薩，已證得法性，也還有「法性所生身」。雖是悲願無漏力起，而也還是生死身。

(4) 印順法師，《勝鬘經講記》，p.165：

依嘉祥大師說：如二乘不染污無知，於大乘是染污；如變易生死，對一般的有為生死而名無為生死，其實還是有為的。今稱無漏業，也對一般的有漏說，其實還是有漏業。因為阿羅漢辟支佛所修的戒定慧業，菩薩所不共修習的悲願，都沒有究竟清淨，所以由無明為助緣，無漏業為親因，能感變易生死。

(5) 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心生滅門〉，p.158：

二乘所不斷的變易生死，決非在斷了分段生死以外，又來了一個生死；而實就是心識中的微細難知的惑業苦相。

<sup>12</sup> 參見【附錄一】。

<sup>13</sup> (1)〔隋〕吉藏，《法華義疏》卷1〈1 序品〉（大正34，459b1-15）：

「摩訶迦葉」者，《文殊問經》翻為大龜，摩伽陀國之大姓也。從姓立名，別名必鉢羅者，在必鉢羅樹下生，故名必鉢羅童子。其家父母祈禱天神，有梵天下降託以生之，如餘經廣說也。《十八部論疏》云：「具足應云迦葉波，迦葉此云光，波此云飲，合而言之故云飲光。飲是其姓，上古仙人名為飲光，以此仙人身有光明能飲諸光令不復現；今此迦葉是飲光仙人種，即以飲光為姓，從姓立名稱飲光也。又此羅漢亦自有飲光事，其人身有金色光明，以閻浮檀金在水底而金光徹出水上，轉輪聖王出世時夜叉等取此金，將來人間博易，故人間有此金。此金在人間，人間諸金不復現，此金猶不及迦葉金色，是故亦名飲光也。」

(2)〔唐〕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卷1〈序品〉（大正34，670a23-b1）：

梵云摩訶迦葉波。摩訶，大也。迦葉波者姓也，此云飲光，婆羅門姓。上古有仙身有光明，飲蔽日月之光。迦葉是彼之種，迦葉身亦有光能飲日月，以姓為名故名飲光。大富

成佛之後無邊的光明，是以身光而顯發智慧之光。

佛法中有很多聲聞弟子，在很多經都說舍利弗與目犍連兩位，是釋迦法會中重要的份子，如《阿含經》中說：他倆人正如佛的左右手，如國王座下的左右大丞相。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目犍連是神通第一，但他們二人都是佛在世時已先入涅槃，摩訶目犍連為反對佛教的外道所害，因此而犧牲了，舍利弗亦跟著入了滅，當時佛就有種感嘆，感覺失去兩個大幫手一樣，以譬喻來說，好像是晚上沒得月亮、沒得光彩。<sup>14</sup>後來佛法中的上首弟子，則推摩訶迦葉，故他在佛法中有特殊意義，於大弟子中，年紀最長，修行精嚴，修頭陀苦行，稱為頭陀第一，佛滅度之後，迦葉出而領導，如結集三藏等，所以佛現在先為摩訶迦葉授記。

**國名光德，劫名大莊嚴，佛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sup>15</sup>**

迦葉成佛的「國」家「名光德」，釋迦佛出世的國家，小者是迦毘羅衛國，大者如憍薩羅國。光德是從「光」字帶有光明的意義；時代名叫「大莊嚴」，即是大莊嚴「劫」，如釋迦成佛時名賢劫。光明如來的「壽」命「十二小劫」，便示現入涅槃，「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二十小劫」，正法時代主要是有修有證的時代，像法時代證悟者少，類似正法，但已差一點。

**國界嚴飾，無諸穢惡、瓦礫<sup>16</sup>、荊棘、便利不淨。其土平正，無有高下、坑坎<sup>17</sup>堆阜<sup>18</sup>。**

---

長者之子，捨大財、姓出家，能為大行，少欲知足行杜多行，大人所識故標大名簡餘迦葉。

(3) 飲光：梵名 Kāśyapa (音譯迦葉波，略譯迦葉) 之意譯。佛及佛弟子中均有以此為名者。(《佛光大辭典》(六)，p.5705)

√kāś: to shine, be brilliant, to shine brightly [發亮、光輝燦爛、鮮明發亮]。(Monier-William Dictionary, p.280)

<sup>14</sup> (1) [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24 (639 經) (大正 2, 177a16-b7):

尊者舍利弗、目犍連涅槃未久……世尊……告諸比丘：「我觀大眾，見已虛空，以舍利弗、大目犍連般涅槃故。我聲聞唯此二人善能說法，教誡、教授，辯說滿足。有二種財，錢財及法財，錢財者從世人求，法財者從舍利弗、大目犍連求，如來已離施財及法財。汝等莫以舍利弗、目犍連涅槃故愁憂苦惱。譬如大樹，根、莖、枝、葉、華、果茂盛，大枝先折，亦如寶山，大巖先崩。如是，如來大眾之中，舍利弗、目犍連二大聲聞先般涅槃。是故，比丘！汝等勿生愁憂苦惱，何有生法、起法、作法、為法、壞敗之法而不磨滅？欲令不壞，無有是處，我先已說，一切可愛之物皆歸離散，我今不久亦當過去。是故汝等當知，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異洲不異依，謂內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外身、內外身，受、心、法法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是名自洲以自依，法洲以法依，不異洲不異依。」

(2) 另參見雲庵譯，《相應部經典》卷 47〈大篇·念處相應〉(13、14 經)。

雲庵譯，《相應部經典》卷 47〈大篇·念處相應〉(14 經)(漢譯南傳大藏經 17, 349a14-350a1):

諸比丘！自舍利弗、目犍連般涅槃，此眾會似如空虛。諸比丘！少此二者，此眾會如虛。

<sup>15</sup> (1) [姚秦]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6 授記品〉(大正 9, 20c2-4)。

(2) [西晉]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 3〈6 授聲聞決品〉(大正 9, 86b25-27):

壽十二中劫。佛滅度後，正法住二十劫，其像法者亦二十劫。

<sup>16</sup> 瓦礫：1.破碎的磚頭瓦片。亦以形容荒廢頹敗的景象。2.比喻無價值的東西。(《漢語大詞典》(五)，p.287)

琉璃為地，寶樹行列，黃金為繩，以界道側，散諸寶華，周遍清淨。<sup>19</sup>

光明如來之光德國土清淨的相貌，國土之中非常莊「嚴」，沒有「穢惡」；這說明光德國土的人心地清淨；如果人心穢惡，世界必定穢惡。這世界的「清淨」有兩方面：

一、這世界沒有「瓦礫」「荊棘」，瓦礫——沙石，如果土質肥美，便沒有沙石；一些貧瘠的泥土，必多瓦礫。荊棘——是一種生刺的藤，是植物中最劣者，生長力很強，一無用處，多生長在貧瘠的土地上。沒有大小「便利」的「不淨」之物，這並非說這世界的眾生沒有大小便利不淨，而是正如北俱盧洲一樣，要大小便時，地自然裂開，便後即縫合了，這是自然的功德所成。

二、「土」地是「平正」的，沒有崎嶇高低，「坑」——凹下去的，「坎」——比坑更深，「堆」——比地高一點，「阜」——小土山。沒有高下坑坎堆阜，是表示土地平坦，也說明了這世界的人心平正。人心平，世界自然平，人的煩惱減少，人心清淨，世界亦清淨。所以經中說心清淨故，國土清淨，<sup>20</sup>心清淨故，有情清淨，<sup>21</sup>在佛法中說，淨土世界之清淨，皆重人心清淨。人能降伏煩惱去惡向善，人心趨於清淨，世界自然清淨，並非是如世界上的人，用辦法去改造，佛法先改造人心，人心淨一切皆淨。

於光明如來的世界中，是以碧綠色的「琉璃」寶「為地」，有成「行」的「寶樹」，「黃金」「繩」放於「道」路中為「界」線，每天有「寶華」從天而降，琉璃地「散」滿了鮮花，顯得更「清淨」莊嚴。不管任何淨土，東方或西方的淨土也好，其清淨世界的原則都是一樣的。如《大彌陀經》中說：早晨的微風吹動，滿地寶花，芬芳鮮美，人如置身在香花叢中，過了相當時候，這些花開始變壞時，便乘風散去。<sup>22</sup>然後空中再降新鮮的寶花，這樣永遠保持地上的清淨莊嚴。淨土的境界，差不多都是相同的。

其國菩薩無量千億，諸聲聞眾亦復無數。無有魔事，雖有魔及魔民，皆護佛法。<sup>23</sup>

光德世界中，有很多的「菩薩」眾、「聲聞眾」。此明迦葉成佛時，亦先說三乘法，最後歸於一乘，所以有聲聞及菩薩弟子。這世界中沒有障礙佛法、為害人類的「魔事」，雖也有「魔」王、魔子、魔孫等，但不搗亂，而且「護」持「佛法」。

於佛法中說，在欲界頂天他化自在天有魔宮，有波旬魔王，子孫甚多，對好事即破

<sup>17</sup> 坑坎：1.高低不平。2.窪地；坑穴。（《漢語大詞典》（二），p.1062）

<sup>18</sup> （1）阜＝埠【敦】。（大正9，20d，n.8）。

（2）堆阜：小丘。（《漢語大詞典》（二），p.1127）

<sup>1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 授記品〉（大正9，20c3-7）。

<sup>2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1〈1 佛國品〉（大正14，538c5）。

<sup>21</sup>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10（267 經）（大正2，69c12-23）。

<sup>22</sup> [吳]支謙譯，《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卷1（大正12，305c9-15）：

七寶樹華，悉覆其國中，皆散佛及諸菩薩、阿羅漢上。華隨墮地，皆厚四寸，極自軟好無比。即自然亂風吹萎華，悉自然去。即復四方自然亂風吹七寶樹，樹皆復作五音聲，樹華皆自然散佛及諸菩薩、阿羅漢上。華小萎墮地，即自然去。

<sup>23</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 授記品〉（大正9，20c7-9）。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 授聲聞決品〉（大正9，86c2-4）：

其土無有魔事及諸官屬，諸魔營從皆護佛法，常行精進無所違失。



壞、障礙。但佛法中的妙處，是不但令好人修行護法，亦令最壞的魔王相信佛法，擁護佛法，這是大乘佛法中的廣大境界。小乘是降伏他，不許他搗亂；而大乘則有方法利用他，令他不搗亂還擁護佛法。

經中說佛有一次在城中弘法，大家都前往聽法，皈依三寶的人很多，魔王可著急了，自己世界的子孫將因此減少，當即派了很多魔子魔女，到四城門去歌舞，大眾都來觀看，聽法的人便因此減少了。舍利弗與目犍連知道這是魔王的搗亂，於是也去隨魔子魔女們一同歌舞，魔王自以為勝利了，誰知二大尊者的歌舞都是演說佛法，作佛事，結果，不但大眾，乃至魔王魔眷等，亦受了佛法的感化。<sup>24</sup>真正大乘佛法的降魔精神與小乘不同，於大乘法的淨土中，魔王亦不能搗亂，亦要護持佛法。

王二 偈頌

癸一 標告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告諸比丘，我以佛眼，見是迦葉，於未來世，過無數劫，當得作佛。<sup>25</sup>

當時佛再以「偈」頌告訴諸大比丘：「我以佛眼，見」摩訶「迦葉」「於未來世」，經「過無數劫」的時間後，便要成「佛」。這裡先標起，下面詳細解釋。

癸二 頌釋

子一 頌行因

而於來世，供養奉覲，三百萬億，諸佛世尊，為佛智慧，淨修梵行。  
供養最上，二足尊已，修習一切，無上之慧。<sup>26</sup>

迦葉在「於」未「來世」修行中，要「供養」「三百萬億」「佛」，於諸佛所，見佛

<sup>24</sup> [北涼]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經》卷19〈3 魔調伏品〉（大正13，135a26-137a9）：

世尊四大弟子……次第乞食。

時舍利弗……大目犍連……彌多羅尼子……須菩提……值五百魔子執持刀杖，語須菩提：

「大德！汝若歌舞，善哉，善哉！如其不者當斷汝命。」

須菩提言：「善哉！童子！我今當歌，汝等當舞。」

諸魔子言：「善哉！大德！」……五百魔子心得調伏，得調伏已禮拜懺悔……。

復有一魔語波旬言：「波旬！……汝今不見如來、世尊趣王舍城，欲施眾生甘露味耶？汝來當共歸依瞿曇。」

爾時，無量魔……有向佛散種種華燒香禮拜，或有歌頌讚歎起舞。

波旬……即作是念：「我今喪失所有福報，一切魔眾悉皆歸屬瞿曇沙門。」……

爾時，波旬……即作是念：「為我得脫當詐歸依，非實心也。」……時魔波旬……於五繫縛尋時解脫。得解脫已，欲趣己界，復還被縛；第二、第三乃至第七。爾時，波旬既不得去，至心聽法。

<sup>2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 授記品〉（大正9，20c9-12）。

<sup>26</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 授記品〉（大正9，20c13-16）。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 授聲聞決品〉（大正9，86c7-12）：

於將來世，無央數劫，供養諸佛，聖中之尊，  
具足悉滿，三千億佛。斯大迦葉，諸漏得盡，  
便當越度，三品之行，當得佛道，親近法施，  
供養諸佛，天人之尊，合集得至，無上大道。

聞法，「為佛」的「智慧」而「修」清「淨」「梵行」，即是為如來知見，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了成佛而修清淨梵行。「供養最上二足尊」——佛，「修習一切」「無上」智「慧」、無上菩提，以種種法門顯發無上智慧。如果約平等空性說，當然是平等大智慧無異無別，一悟一切悟；如於佛起後得智<sup>27</sup>，通達無所有性，一切法緣起，乃至如是性，如是相，如是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sup>28</sup>修此一切通達無上智，並不是單單修平等空慧就夠了。此明成佛之行因。

### 子二 頌得果

於最後身，得成為佛。其土清淨，琉璃為地，  
多諸寶樹，行列道側，金繩界道，見者歡喜。  
常出好香，散眾名華，種種奇妙，以為莊嚴。  
其地平正，無有丘坑。<sup>29</sup>

<sup>27</sup> (1) 印順法師，《勝鬘經講記》，p.177：

方便與智，都是修觀所成的智慧。「方便」，梵語漚和，\*即是智慧的善巧；「智」即般若。二者的不同是：達諸法真性的是智，了差別事相的是方便。般若又名根本智或如理智，方便又名後得智或如量智。

※a.《翻梵語》卷2（大正54，993a13-14）：

漚和拘舍羅：應云漚波拘舍羅，譯曰「漚波」者，大；「拘舍羅」者，方便也。

b.〔宋〕法雲編，《翻譯名義集》卷5（大正54，1132a24-b3）：

漚和俱舍羅：此云方便。《維摩》云：方便以為父。肇師云：方便即智之別用耳。智以通幽窮微，決定法相。無知而無不知，謂之智也。雖達法相而能不證，處有不失無，在無不捨有。冥空存德彼我兩濟，故曰方便。《淨名疏》云：方便是權智，權智外用，能有成辦。所言權智亦名如量智，遍觀俗諦，如事數量則攝一切。《十八空論》云。如量智即無分別後智，亦名遍智，又名俗智，又名後得智。

c.漚和俱舍羅：

梵語 upāya-kausalya，巴利語 upāya-kusala。十波羅蜜之一。又作偃和拘舍羅、漚和俱舍羅、漚和拘舍羅、漚波拘舍羅、憂婆憍舍羅、烏波野。意譯方便善巧、方便勝智、善巧方便、善權方便、妙。（《佛光大辭典》（六），p.5829）

d.upāya：方便，方計，巧便，權，權方便；如法；因緣，因緣方便。（荻原雲來等，《梵和大辭典》，p.277）

(2) 印順法師，《寶積經講記》，p.85：

依般若起「方便力」（或稱為依根本智起後得智），「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就「能成辦一切佛事」。般若如王，方便如大臣一樣。

(3) 印順法師，《學佛三要》，九，三〈智慧之類別〉，pp.171-173。參見【附錄二】。

<sup>2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 方便品〉（大正9，262，5c11-13）：

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

<sup>29</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 授記品〉（大正9，20c16-20）。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 授聲聞決品〉（大正9，86c12-22）：

最於來世，尊無上倫，為大聖道，無極神仙。  
其佛國土，最勝第一，清淨離垢，若干顯明，  
隨意所欲，常可至心。紫磨金色，珍寶莊嚴，  
復以珍寶，成為樹木，有諸道徑，嚴入交路，  
天人放香，自然流馨，彼時國土，所有如是。  
若干種華，而為揄飾，一切諸華，紫磨金色，

這裡說迦葉成佛的「清淨」國「土」，長行中只說天雨寶華，這裡補充說寶「華」「出好香」，這劫名大莊嚴劫，是以香花「奇妙」，「種種」「莊嚴」而得名。此國土是「平正」，沒有高低「丘坑」。

諸菩薩眾，不可稱計，其心調柔，遠大神通，奉持諸佛，大乘經典。  
諸聲聞眾，無漏後身，法王之子，亦不可計，乃以天眼，不能數知。  
其佛當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sup>30</sup>

此世界中的大「菩薩」甚多，都是「心」中「柔」和，具「大神通」，能「奉持」「大乘」「佛」法，宣揚妙法，續佛慧命的。「法王」「子」普通是指大菩薩，現在「聲聞」已證得阿羅漢果，住於「無漏」最「後身」，除菩薩外，這等聲聞、緣覺都可稱為法王子。菩薩眾、聲聞眾的「數」量很多，甚至「以天眼」也「不能」「知」道，光明如來住世「壽」命「十二小劫」，「正法」、「像法」各「二十小劫」。

### 癸三 頌結

光明世尊，其事如是。<sup>31</sup>

這是總結上面重頌授摩訶迦葉記的兩句頌文。

### 辛二 授三人記

#### 壬一 請記

#### 癸一 長行

爾時，大目犍連、須菩提、摩訶迦旃延等，皆悉悚慄<sup>32</sup>，一心合掌，瞻仰尊顏，目不暫捨。<sup>33</sup>

這長行中，明三大聲聞請佛為其說法授記時的威儀，是編經者的敘述。「大目犍連、須菩提、摩訶迦旃延」等，對佛非常恭敬而畏懼，「一心合掌」向佛，希望佛為自己授記，以滿足其願望。

### 癸二 偈頌

即共同聲而說偈言：

大雄猛世尊，諸釋之法王，哀愍我等故，而賜佛音聲，  
若知我深心，見為授記者，如以甘露灑，除熱得清涼。<sup>34</sup>

---

出光音聲，以為法則，普常微妙，莫不見者。

<sup>30</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 20c21-26)。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 86c27-28)：

其佛當壽，十二中劫，正法當住，二十中劫，

像法亦立，二十中劫。

<sup>31</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 20c27)。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 86c29)：

大光明佛，德當如是。

<sup>32</sup> 悚慄 (sǒng lì ㄙㄨㄥˋ ㄌㄧˋ ㄨㄛˋ ㄛˋ)：亦作「悚栗」。恐懼戰慄。(《漢語大詞典》(七)，p.539)

<sup>3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 20c28-29)。

<sup>3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 20c29-c21a5)。

目犍連等三人，「同聲」而「說」：「大雄猛世尊」。「大雄」，是精進無畏，能擔當一切利益眾生之事，沒有絲毫膽怯，有絕對自信的意思。大雄這名詞，在印度是對聖者尊敬的稱呼，現以此讚歎佛。

「世尊」是「釋」迦族，於釋迦族中為「法王」，佛在世間，已經脫離了王宮生活，放棄了政治領袖的地位，而出家修行。但在佛法中的另一意義說，成佛之後，建立僧團，如一個有組織的國家一樣。世上的國家，是以民族為主，古代都是民族的社會，如中國有漢族、滿族等，一個部落即如一個民族。

佛出家修行成佛之後，教化眾生，凡是隨釋迦佛學佛法者，均稱為釋子，出家人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一個釋字。此族不是血統的族，而是精神文化的族，大家信仰佛證悟的真理，依之修行，大家都屬於釋族；這不是血統關係，而是法統關係。

約此義說，釋迦佛在佛門弟子中如王，於一切法得自在而為法王，是精神上王國的領袖。佛當時的制度是：凡從佛學法出家的都是釋子，在家有修證者亦可稱為釋子。以此佛法集團，推動出世間真理，教一切眾生成佛的法門。現在佛慈悲「哀愍我等」，所以「賜佛音聲」，法王像是國王一樣賞賜大家，說我們將要成佛，但這話是對一切聲聞而說，佛沒指明某一人，未免使人感到太籠統，所以向佛請求。世尊「知」道我內「心」「深」處的希望，願佛「為」我們「授記」，正「如」在煩惱「熱」惱之中，佛以「甘露」遍「灑」，使我們身心都感到自在「清涼」。換一句話說：佛說眾生都要成佛，我們大家聽到這話都感到歡喜，但是心裡還是有一點不決定，所以如果佛知道我們現在希望要成佛的人，願意發菩提心、願意行菩薩道，希望佛能為我們授記，那我們就滿足，就沒有一點熱惱，沒有一點憂悔了！

**如從饑<sup>35</sup>國來，忽遇大王膳<sup>36</sup>，心猶懷疑懼，未敢即便食，若復得王教，然後乃敢食。我等亦如是，每惟小乘過，不知當云何，得佛無上慧。雖聞佛音聲，言我等作佛，心尚懷憂懼，如未敢便食；若蒙佛授記，爾乃快安樂。大雄猛世尊，常欲安世間，願賜我等記，如飢須教食。<sup>37</sup>**

下面說譬喻。我們過去已發菩提心，修菩薩行，現在回小向大，如果佛為我們授記，我們心中便會得到滿足。譬喻一個從「饑」餓的「國」來的人，「遇」到國「王」所賜的精美飲食，本來是飢餓，極需要此飲食的，然而，見到此精美珍「膳」，「心」中便會恐「懼」與「懷疑」，我們是否可以吃？最好是可以吃飽的了，但不「敢」隨「便」吃，只有希望國「王」說一句：「你們可以吃的，吃吧！」那麼，才「敢」隨便受「食」。「我」們也是一樣，常常思「惟小乘」法的種種「過」失，「不知」要怎樣才能「得」「無上慧」，成「佛」菩提，將來可以得到嗎？一定嗎？「心」中常因此而「憂」慮、疑惑，不敢直下承當自己一定能成佛，只有請佛為我們「授記」，即會「快」「樂」歡喜，佛世尊「常」令「世間」得安穩快樂，亦願如來安慰我們，「願賜我等記」，為我們授記，使我們決定

<sup>35</sup> 饑=飢【博】【敦】【敦乙】。(大正9, 21d, n.1)。

<sup>36</sup> 《大正藏》作「饈」(大正9, 21a6)。

<sup>3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 授記品〉(大正9, 21a6-15)。

於大乘道得成佛。

壬二 授記

癸一 授善吉記

子一 長行

丑一 辨行因

爾時，世尊知諸大弟子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是須菩提，於當來世，奉覲三百萬億那由他<sup>38</sup>佛，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常修梵行，具菩薩道。<sup>39</sup>

佛為須菩提授記之前，先說其行因。「須菩提」是印度語，玄奘譯「善現」，鳩摩羅什譯「善吉」，「授善吉記」即是授須菩提記。佛知道三大聲聞的智慧，可代表大眾的智慧，佛為此三人授記，是其他「諸大弟子心之所念」的，佛知這情形，所以向諸大弟子說，「須菩提」在未「來世」之中，要親近承事「三百萬億那由他佛」。那由他——有說一億，有說十億。這四大聲聞雖同是中根，但在修行成佛過程中，見佛多少等亦各有不同，於每見一佛，即親近「供養」，「尊重讚歎」，「常修」淨「梵行」，「具」足「菩薩道」，常行自利利他。具——圓滿、一切完辦之意。修淨梵行——自利，並非定指持戒，總指一切清淨行，戒定慧學。具菩薩道——利他。

丑二 明得果

於最後身，得成為佛，號曰名相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sup>40</sup>

須菩提「於最後身」中「得成」「佛」，叫「名相如來」，具足十德號。須菩提是解空第一，通達空義第一，空義從什麼地方去解呢？要從名相中去解空義，知緣起諸法都是不離名相。所以《解深密經》說：「相名相應以為緣故，遍計所執相而可了知。」<sup>41</sup>這說空，依唯識宗說，必依遍計所執性來契入法空性。這遍計所執性就是不離名相，眾生依名計相，依相起名，見一件東西，即想起它的名字，聽見這樣的名字，立刻會聯想到這件物體。執著名相的境界，不了達名相本不相應，名相無實性，為名為相，只有假名。

<sup>38</sup> [唐] 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 23（大正 54，452a18）：

那由他：或曰那庾多，當此方一億名也。

<sup>39</sup> (1) [姚秦]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6 授記品〉（大正 9，21a16-19）。

(2) [西晉]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 3〈6 授聲聞決品〉（大正 9，87a19-22）：

於是世尊，見諸耆舊心志所念，即復重告諸比丘眾：「比丘當知，此大聲聞耆年須菩提，當復奉侍供養八千三十億百千垓<sup>\*</sup>佛，在諸佛所常修梵行。」

※ (i) 垓 (gāi ㄍㄞ)：十兆曰經，十經曰垓。（《漢語大字典》（二），p.1121）

(ii) 垓 (gāi ㄍㄞ)：3.古數名。萬萬為垓。4.引申為數量極多。（《漢語大詞典》（二），p.1102）

<sup>40</sup> (1) [姚秦]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6 授記品〉（大正 9，21a19-21）。

(2) [西晉]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 3〈6 授聲聞決品〉（大正 9，87a22-25）：

積累功德具足究竟，竟後世時當得作佛，號稱歎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眾祐。

<sup>41</sup> [唐] 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2〈4 一切法相品〉（大正 16，693b21-25）：

復次，德本！相名相應以為緣故，遍計所執相而可了知；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執以為緣故，依他起相而可了知；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無執以為緣故，圓成實相而可了知。

無實性即能顯發空性，通一切法空，總顯性相皆空的根本，主要是通達名相不相應的道理。須菩提解空第一，所以成佛號名相如來。

**劫名有寶，國名寶生，其土平正，頗梨<sup>42</sup>為地，寶樹莊嚴，無諸丘坑、沙礫、荊棘、便利之穢。寶華覆地，周遍清淨。<sup>43</sup>**

「有寶」，約佛、菩薩說，有種種功德寶。「國名寶生」，亦是依「劫名有寶」的意義而來。其淨土與摩訶迦葉成佛時的淨土一樣，所不同者，上面是琉璃為地，這是「頗梨為地」，清楚一點說，不出眾寶莊嚴。

**其土人民皆處寶臺，珍妙樓閣。聲聞弟子無量無邊，算數譬喻所不能知。諸菩薩眾無數千萬億那由他。<sup>44</sup>**

須菩提成佛時，將來名相如來的國「土」中，所有的「人民」，都居住在「寶臺」之中，以七寶莊嚴的微「妙樓閣」之上。此世界的眾生，都是居住於高處的。我們這世界的眾生住所，各有不同，有些住在樹上、洞中，或居於水中，或住在地上，欲界的眾生，乃至四大王眾天、忉利天等，都是居住在地上，名地居天；從此以上有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一直到初禪天乃至四禪天則名空居天，<sup>45</sup>眾生都住在寶莊

<sup>42</sup> (1)〔宋〕法雲編，《翻譯名義集》卷3（大正54，1105c24-27）：

頗梨，或云塞頗胝迦，此云水玉，即蒼玉也；或云水精，又云白珠。《刊正記》云：「正名翠坡致迦，其狀似此方水精，然有赤有白。」《大論》云：「譬如過千歲水，化為頗梨。」

(2)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0〈1序品〉（大正25，134a20-23）：

琉璃、頗梨等皆出山窟中。如意珠出自佛舍利；若法沒盡時，諸舍利皆變為如意珠；譬如過千歲水，化為頗梨珠。

(3) **頗梨**：梵語 sphatika，巴利語 phalika。為七寶之一。意譯水玉、白珠、水精。又作玻璃、玻瓈、頗胝、頗置迦、破置迦、薩頗胝迦、娑婆致迦、塞頗致迦、翠坡致迦。其質瑩淨透明，有紫、白、紅、碧等多種顏色，其中，以紅色、碧色最珍貴，紫色、白色次之。據增廣本草綱目卷八載，玻瓈本作頗梨，光瑩如水，堅實如玉，故又稱水玉。（《佛光大辭典》（六），p.5949）

<sup>43</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21a21-24）。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87a25-27）：

世界名寶成，劫曰寶音。普佛之土周匝悉遍，有諸寶樹自然莊嚴，無沙礫石山陵谿澗，其樹音聲哀和柔雅，眾庶產業不可稱數。

<sup>44</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21a22-26）。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87a28-b1）：

人所居踴<sup>\*1</sup>館宇若干，重閣交露。有無央數聲聞之眾，欲計算者無能限量，悉識宿命。彼土菩薩亦不可計億**那術**<sup>\*2</sup>百千。

※1 踴（zhì ㄓˋ）：1.踞。2.止。（《漢語大詞典》（十），p.457）

※2〔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19（大正54，425c23）：

**那術**：亦梵語，或云「那由他」或云「那庾多」，當此百千萬也。

<sup>45</sup> (1)〔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34（大正27，692b8-16）：

次辨成立空居諸天、大梵天等所居宮地。然彼宮殿，有說：依空；有說：空中密雲彌布如地，為彼宮殿所依。外器世間，至色究竟，上無色故不可施設。

問：從夜摩天至色究竟，所依雲地其量如何？

有說：從夜摩至他化自在雲地，皆等妙高頂量；色界雲地下狹上廣，謂初二三四靜慮地。如次等彼四洲，小千中千大千，諸世界量。……

嚴的樓閣中。須菩提成佛時，眾生都住在寶臺珍妙樓閣之上，這世界到處都是崇高的樓閣，好像我們這世界內的大都市中，處處高樓大廈。這世界中的「聲聞弟子」，及大菩薩等很多，不可勝數，「算數譬喻所不能知」。

**佛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其佛常處虛空為眾說法，度脫無量菩薩及聲聞眾。**<sup>46</sup>

名相如來的「壽」命「十二小劫」，「正法」、「像法」皆「二十小劫」，與摩訶迦葉成佛時一樣。「佛常」住於「虛空」中「為」大「眾說法」，能化「度」「無量菩薩及聲聞」，令得解「脫」。常處虛空——即安住於空中。須菩提解空第一，心常住於畢竟空中，其實一切法性究竟涅槃終歸於空。法之本性如此，故成佛時亦一樣，以此因而得此果，此約特殊意義而表現常處虛空，為眾生法說。《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有一位善知識也是住虛空中說法的，<sup>47</sup>究其義亦表徵安住於空中而說法，一切妙用皆依空而顯現。

### 子二 偈頌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比丘眾，今告汝等，皆當一心，聽我所說：

我大弟子，須菩提者，當得作佛，號曰名相。

當供無數，萬億諸佛，隨佛所行，漸具大道。<sup>48</sup>

佛「告」在會大「比丘眾」，令其注意，以引起其對成佛發菩提心的懇切意願。「須菩提」未來成佛「號」「名相」如來，要於未來世中，「供」養「無數」「萬億諸佛」，「隨佛所行」。於普賢十大願中有「常隨佛學」願，即學佛如何發菩提心，如何修行，如何度眾生，學佛一切所作所行，慢慢從小至大，對成佛的「大」菩提「道」，「漸」漸修學，而至究竟圓滿。

(2) 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1〈3 分別世品〉（大正 29，60a24-b2）：

餘有色天眾所住器云何？頌曰：

此上有色天，住依空宮殿。

論曰：此前所說三十三天上有色諸天，住依空宮殿。云何名上有色諸天？謂夜摩天、覩史多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及前所說梵眾天等有十六處。并前合有二十二天，皆依外器。

(3)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三章〈五乘共法〉，p.93：

依於大地中心的須彌山而住的，有四大王眾天，忉利天；此二天是地居天。從此以上有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這四天是空居天；一共有六天。

<sup>46</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6 授記品〉（大正 9，21a26-28）。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 3〈6 授聲聞決品〉（大正 9，87ab1-4）：

其佛當壽十二中劫，滅度之後，正法當住二十中劫，像法亦立二十中劫，則坐虛空，為一切人講說經法，開化無數百千菩薩。

<sup>47</sup> 〔東晉〕佛跋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6〈34 入法界品〉（大正 9，691c23-692a1）：爾時，善財童子……入深法海……周遍十方，推求大師，今在何所？見彼比丘，經行虛空，阿僧祇天眷屬圍遶。時，諸天眾為供養善住比丘故，於虛空中，散諸天華；作眾妓樂，出微妙音；阿僧祇寶幢，莊嚴虛空。

<sup>4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6 授記品〉（大正 9，21a29-b4）。

最後身得，三十二相，端正姝妙，猶如寶山。  
其佛國土，嚴淨第一，眾生見者，無不愛樂，佛於其中，度無量眾。  
其佛法中，多諸菩薩，皆悉利根，轉不退輪。  
彼國常以，菩薩莊嚴，諸聲聞眾，不可稱數，  
皆得三明，具六神通，住八解脫<sup>49</sup>，有大威德。  
其佛說法，現於無量，神通變化，不可思議。  
諸天人民，數如恒沙，皆共合掌，聽受佛語。  
其佛當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sup>50</sup>

須菩提於「最後身」成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形容成佛相好莊嚴，「端正」微「妙」，「猶」「妙」「寶山」。寶山，在佛法中每每指須彌山，須彌山是眾寶所成<sup>51</sup>，形容成佛威德莊嚴。《金剛經》云：佛大身如須彌山王。<sup>52</sup>即說佛身如眾寶所成的須彌山王

<sup>49</sup> (1)〔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8(9經)《眾集經》(大正1, 52b12-17):  
復有八法，謂八解脫：色觀色，一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色，二解脫；淨解脫，三解脫；  
度色想滅瞋恚想住空處解脫，四解脫；度空處住識處，五解脫；度識處住不用處，六解脫；  
度不用處住有想無想處，七解脫；度有想無想處住想知滅，八解脫。

(2)〔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84(大正27, 434c1-9):

解脫是何義？

答：棄背義是解脫義。

問：若棄背故名解脫者，何等解脫？棄背何心？

答：初二解脫，棄背色貪心。第三解脫棄背不淨觀心。四無色處解脫各自棄背次下地心。想受滅解脫棄背一切有所緣心。故棄背義是解脫義。

尊者世友作如是說：「心於煩惱解脫清淨，故名解脫。」

大德說曰：「由勝解力而得解脫，故名解脫。」

脇尊者言：「有所背捨故名解脫。」

(3)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1〈1序品〉(大正25, 215a7-10):

八背捨者，內有色，外亦觀色，是初背捨。內無色，外觀色，是第二背捨。淨背捨，身作證，第三背捨。四無色定及滅受想定，是五。合為八背捨。

(4) 莊春江《阿含經南北傳對讀》:

「解脫」(vimokkhā, 另譯為「背捨」), Maurice Walshe 先生英譯為「釋放」(liberations), 坦尼沙羅比丘長老英譯為「脫離」(emancipations), 菩提比丘長老英譯為「釋放」(liberations, emancipations, AN)。按：此字多用於指「定」, 如「八解脫」(attha vimokkhā, 另譯為「八背捨」), 而非涅槃的「解脫」(vimutti)。《破斥猶豫》以「勝解義」(adhimuccanatto) 解說, 即「從障礙法的善解脫與因在所緣上之喜樂而善解脫」(Paccanīkadhammehi ca sutthu mucchanatto, ārammaṇe ca abhirativasena sutthu mucchanatto)。

<sup>50</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 21b5-16)。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 87ab20-27):

六通三達，獲大神足，脫門無礙，而處安隱，  
計神足力，不可思議。我假使說，諸佛尊道，  
諸天人民，如江河沙，常當叉手，自歸聖尊。  
其佛當壽，十二中劫，正法當住，二十中劫，  
像法亦立，二十中劫，世雄導師，劫數如是。

<sup>51</sup> 參見〔西晉〕法立共法炬譯，《大樓炭經》卷1〈1閻浮利品〉(大正1, 277c16-17):  
須彌山王以四寶作城，琉璃、水精、金、銀。

<sup>52</sup> 〔後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 749c23-25):



光明燦爛。「佛」的「國土」，莊「嚴」清「淨第一」，於大乘佛法中，佛的相好莊嚴，只要令「眾生」一「見」，即生歡喜信仰。佛所教化的眾生很「多」，所有「菩薩」都是「利根」上智，能「轉不退」轉法「輪」，是佛法中最甚深之法。以〈陀羅尼自在王品〉<sup>53</sup>中說：不退轉法輪即是教一切眾生不生不滅之法，能令眾生通達體驗一切諸法，即得究竟不退。

於此寶生「國」中，以「菩薩」為「莊嚴」。中國也有說：「無以為寶，唯善以為寶。」<sup>54</sup>意思謂善人即是寶貝。此世界以菩薩為莊嚴，是最極的莊嚴，為諸佛所讚歎，一切眾生所仰望。此土除菩薩外，「聲聞眾」亦多。阿羅漢中有慧解脫阿羅漢<sup>55</sup>，有定慧具足的阿

---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sup>53</sup> (1)〔北涼〕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經》卷 27（12 無盡意菩薩品）（大正 13，184b13-20）：  
爾時，世尊入諸菩薩所行無礙諸法門經，所謂莊嚴諸菩薩道甚深佛法，十力無畏、智慧成就，獲得自在總持印門，分別諸辯大神通門，**轉不退轉無生法輪**，通達諸法同於一相，**於一相法不生分別**。知諸眾生根性無礙，善能觀察諸法實相，破壞一切諸魔境界，入於通達善思惟門，能除一切煩惱諸見，無礙智慧善權方便。

(2)〔後魏〕勒那摩提譯，《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1〈1 教化品〉（大正 31，822a1-19）：  
又復即於此《陀羅尼自在王經》中，說如來業已，次說不清淨大毘琉璃摩尼寶喻。是故經言：「善男子！譬如善巧摩尼寶師，善知清淨大摩尼寶，向大摩尼寶性山中，取未清淨諸摩尼寶。既取彼寶，以嚴灰洗。嚴灰洗已，然後復持黑頭髮衣，用揩磨，不以為足，勤未休息，次以辛味飲食汁洗。食汁洗已，然後復持衣纏裹木以用揩磨，不以為足，勤未休息，次後復以大藥汁洗。藥汁洗已，次後復更持細軟衣，以用揩磨，以細軟衣，用揩磨已，然後遠離銅鐵等鑛毘琉璃垢，方得說言大琉璃寶。

善男子！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善知不淨諸眾生性，知已乃為說無常、苦、無我、不淨，為驚怖彼樂世眾生，令厭世間，入聲聞法中。

而佛如來不以為足，勤未休息，次為說空、無相、無願，令彼眾生少解如來所說法輪。

而佛如來不以為足，勤未休息，次復為說不退法輪，次說清淨波羅蜜行，謂不見三事，令眾生入如來境界。」

<sup>54</sup>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朱子解釋道：「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2019.08.21 引自網站「國學夢」：<http://www.guoxuemeng.com/guoxue/15434.html>。

<sup>55</sup>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4（347 經）（大正 2，97a3-21）：

出家已經半月，有一比丘語須深言：「須深當知，我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彼須深語比丘言：「尊者！云何？學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具足初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比丘答言：「不也，須深！」

……離有覺有觀，內淨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離喜，捨心住正念正智，身心受樂，聖說及捨，具足第三禪，……離苦息樂，憂喜先斷，不苦不樂捨，淨念一心，具足第四禪，……寂靜解脫起色、無色，身作證具足住，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答言：「不也，須深！」

須深復問：「云何？尊者所說不同，前後相違。云何不得禪定而復記說？」

比丘答言：「我是慧解脫也。」

(2)〔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09（大正 27，564b5-15）：

問：此中數說慧解脫者起他心智，此起必依根本靜慮。若慧解脫亦能現起根本靜慮，豈不違害《蘇尸摩經》？彼經中說：慧解脫者不能現起根本靜慮。

羅漢，此土的聲聞，都是定力很深，具足「三明」「六」「通」，「住八解脫」的大阿羅漢，「有大威德」者。

經中說：有大威德即是有神通，<sup>56</sup>佛教化的大菩薩及有大威德的聲聞弟子，於「佛說法」時，常「現」「神通變化」。

佛說法有二輪：一、說法輪，二、神通輪；<sup>57</sup>一方面說法，一方面現神通教化眾生。

---

答：慧解脫有二種：一是少分，二是全分。少分慧解脫於四靜慮能起一、二、三。全分慧解脫於四靜慮皆不能起。此論中說少分慧解脫，故能起他心智；《蘇尸摩經》說全分慧解脫，彼於四靜慮皆不能起——如是二說俱為善通。由此少分慧解脫者，乃至能起有頂等至但不得滅定；若得滅定名俱解脫。

<sup>56</sup>〔唐〕提雲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卷1（大正10，907a5-9）：

如**現神通者，山河石壁等，終無限礙**。如是諸菩薩見彼佛威德，自身各各於一切佛剎佛世尊前，於一剎那中，一一如來所，一劫波供養，或二劫，或三劫，或百劫，或千劫，或一剎那，或一牟呼栗多，種種供養。

<sup>57</sup>〔隋〕吉藏，《法華玄論》卷1（大正34，365a26-c12）：

問：佛以何因緣故說是《妙法蓮華經》？諸佛不以無事及少因緣而自發言，譬如須彌山王不以無事及少因緣而動。今有何等大因緣說是經耶？

答：諸佛住三事示現說十二部經。三事示現即是**三輪**：一、他心輪，二、**神通輪**，三、**說法輪**。既往三事說十二部經，當知亦住三事說《法華》也。

問：以何義故住於三事說此經耶。

答：三事示現即是如來三業利物。他心輪謂意業利物，**神通輪謂身業利物，說法輪謂口業利物**。

問：此經何處明三輪耶？

答：如入無量義處三昧謂他心輪也，**放光動地兩華現土者謂神通輪也，從三昧起廣說法華經終竟一經謂說法輪也**。

又總論教門凡有二種：一者正果謂如來身，二者依果即國土等。若**現**諸佛依正二果謂**神通輪**。若**說**諸佛依正二果謂**說法輪**。應機而示此二謂他心輪。故〈壽量品〉云：或說己身或說他身謂**說法輪也**。或示己事或示他事謂**神通輪也**。

〈序品〉之中盛明斯義……。

又神通輪冥密利物，說法輪顯現益緣；聖化雖多無離**顯密**。

又神通輪方便發起，說法輪開宗授法。

又神通輪拔苦與樂，說法輪滅惑生解。

又神通輪顯佛功德業，說法輪顯佛智慧業。

又神通輪濟三惡道令其離苦，說法輪勸三善道令其進行。

又說法輪顯波若德，神通輪顯法身德，如《大經》〈四相品〉說。以有如是種種義故住三事也。

問：昔用三輪，與今何異耶？

答：〈譬喻品〉云：「是時長者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當以衣祴、若以机案，從舍出之。』」<sup>\*</sup>「作是思惟」謂他心輪。「當以衣祴」謂神通輪。「若以机案」謂說法輪，合譬中云。如來復作是念：「若但以神通力及智慧力即其事也，但成道初時，即欲以三輪化物，令入一乘，而根緣未堪，今始得用。故與昔不同也。」

問：三輪有何次第？

答：三輪之中他心為本，謂知病識藥，然後乃現神通，說法輪應病授藥也。以他心為本，是以如來前入三昧，次現神通，然後起定說法也。

問：〈初品〉之中具幾輪耶？

答：就佛為論，〈初品〉入定、現瑞，但有二輪。而彌勒之問、文殊之答，亦是說法輪也。從

須菩提成佛，作名相如來時，亦有二輪並用，所以除菩薩、聲聞弟子外，還有「恆」河「沙」數的「諸天人民」，都來恭敬「合掌，聽」佛說法。可見名相如來的佛土中，不但有大乘佛法，亦有人天五乘共修的佛法。「佛」的「壽」命「十二小劫」，「正法」「像法」各「二十小劫」。

癸二 授旃延記

子一 長行

丑一 辨行因

爾時，世尊復告諸比丘眾：我今語汝，是大迦旃延，於當來世，以諸供具，供養奉事八千億佛，恭敬尊重。諸佛滅後，各起塔廟，高千由旬，縱廣正等五百由旬，皆以金、銀、琉璃、車渠，馬瑙、真珠、玫瑰七寶合成。眾華、瓔珞、塗香、末香、燒香、繒<sup>58</sup>蓋、幢幡，供養塔廟。過是已後，當復供養二萬億佛，亦復如是。<sup>59</sup>

現在佛為第三大弟子——摩訶迦旃延尊者授記，說明摩訶迦旃延尊者，回心向大以後修學大乘佛法的過程。當時「世尊」又「告諸比丘眾」說：「我」同你們講，「大迦旃延」（或名摩訶迦旃延。摩訶乃是大，迦旃延即種族，論議第一，<sup>60</sup>在後代佛法流行中有二大論師：1.舍利弗，2.摩訶迦旃延。《阿含經》中說：迦旃延與舍利弗，討論佛法之處甚多。他於佛法中甚有名，雖一般人對他較生疏些，而他在佛陀座下以論議為見長<sup>61</sup>）回小向大之後，修行之過程，「於」將「來世」用種種「供具」，不外香、花、燈、塗之類「供養八千億佛」，這是佛在世時於佛的供養。

此大弟子之行因，於佛法中修行大體是一樣，只是經中開合不同。上說舍利弗、須菩提、迦葉皆說如何供養、讚歎、弘法，這裡的迦旃延，還特別說到遇八千億佛，不但在世時供養，「佛滅後」亦供養恭敬諸佛，如修「塔廟」等。這塔廟最初是供佛舍利、形像，二者原則一樣。其「高」有「千由旬」，「縱廣」四方各「五百由旬」，用「七寶」之材料造「成」。

此處所說之七寶與《阿彌陀經》之七寶<sup>62</sup>不盡相同。如這裡之「真珠、玫瑰」，玫瑰是紅寶石<sup>63</sup>，顏色與玫瑰近故。又以種種香花散地上，「瓔珞」<sup>64</sup>（以真珠串成之物），「塗

---

〈方便品〉起定說法竟於一經，謂說法輪。其中有現通等事，屬神通輪。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譬喻品〉（大正9，12b23-25）。

<sup>58</sup> 繒（zēng ㄗㄥ ㄉㄨˋ）：1.古代絲織品的總稱。（《漢語大詞典》（九），p.1022）

<sup>59</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21b17-23）。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87b28-30）：

爾時，世尊重復宣告諸比丘眾：「比丘欲知堅固取要分別平等，是我聲聞大迦旃延，後當供養奉侍八千億佛，佛滅度後各起塔廟，高四萬里，廣長各二萬里，皆七寶成，金銀、琉璃水精、車渠馬瑙、珊瑚碧玉，香華、雜香搗香、繒綵、幢幡供廟\*。如是過斯數已，當復供養二十億佛。」

※廟=養【宋】【元】【明】【宮】。（大正9，87d，n.19）

<sup>60</sup> 〔隋〕吉藏撰，《維摩經義疏》卷3〈3弟子品〉（大正38，943a13-17）。

<sup>61</sup> 見長：顯得有特長。（《漢語大詞典》（十），p.314）

<sup>6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經》卷1（大正12，346a3）。

<sup>63</sup> （1）〔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4〈方便品〉（大正34，726c5-7）：

玫瑰赤色。《說文》：「火齊珠也」。一曰石之美好曰玫、圓好曰瑰，餘者可知。

香」(印度天氣很熱，以此香塗在身上非常清涼)、「末香」(檀香粉末，散在塔廟或佛所行之處)、「燒香」(線香、旃檀香，用火點著燒)、「繒蓋」(繒是綢緞絲織品作成的寶蓋)、「幢幡」(圓形當中有心，掛著的莊嚴品)，以此種種來「供養」，莊嚴「塔廟」。迦旃延尊者，不但在佛世時，修供養八千億佛，佛滅後還要「供養二萬億佛」，一共供養了二萬八千億佛。

有的人以為佛在世時，以醫藥、衣、食、臥具四事供養當然有功德，佛滅後以舍利供養，以後用土木石等所塑成之佛像來供養，有什麼意義？依佛法來說，那是眾生內心恭敬之表示，如在家人兒女孝順者，有好東西吃時，必記著父母，先奉養父母。佛弟子對佛也是一樣的，有好東西必先供佛，這表示心常憶念佛，所以要恭敬供養。

佛滅後用種種莊嚴品來供養，如舍利塔廟、佛像等。假使沒有佛像等，只以說法有人相信嗎？只少數人能信。因大部分的人，都以見相作福，故佛法也是以相教。莊嚴佛像塔廟，眾生見了即生恭敬心，一方面自己信仰恭敬之表示，即自利，一方面利他，莊嚴道場，人人見了即生信學佛，即弘揚佛法。所以說這是修行功德之一部分。

有人不懂這道理，每以為出家人的廟太大；其實凡是宗教都一樣，有很多人信仰有大力量的建築無不是莊嚴偉大。凡建築愈來愈大，就證明宗教之發展。例如台灣天主教堂都不太大，但我到過天主教國家——菲律賓，教堂大極了！宗教都有共同性，就是要弘法或自己修持，對於這方面都是很要緊的，由此可知迦旃延尊者所以修那麼多的塔廟來供養之根本意義了。

## 丑二 明得果

供養是諸佛已，具菩薩道，當得作佛，號曰閻浮那提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sup>65</sup>

摩訶迦旃延尊者將來成「佛」，號稱「閻浮那提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閻浮是樹名，那提是洲、大陸地，閻浮洲即南洲，在須彌山之南方。此洲之中心有閻浮樹之林，閻浮樹下有河，此河中產出之金，曰閻浮那提金<sup>66</sup>，金色赤黃帶紫焰氣，其光彩為諸金之所不及，故佛法常以此為喻。大迦旃延於過去生中，曾專門發心於塔院寺廟，作清潔工作，以此清淨功德故，感身體金光輝煌報，乃至成佛時，仍依因得名，而稱閻浮那提金光如來。

其土平正，頗梨<sup>67</sup>為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以界道側，妙華覆地，周遍清淨，見者歡喜。無四惡道——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道；多有天、人，諸聲聞眾及諸菩薩無

(2) 玫瑰：1.美玉，一說火齊珠。(《漢語大詞典》(四)，p.530)

<sup>64</sup> 瓔珞：用珠玉穿成的裝飾物。多用作頸飾。(《漢語大詞典》(四)，p.665)

<sup>65</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 授記品〉(大正9，21b23-26)。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 授聲聞決品〉(大正9，87c5-7)。

<sup>66</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5〈3 習相應品〉(大正25，320a24-27)：

「如閻浮提」者，「閻浮」，樹名，其林茂盛，此樹於林中最大。「提」名為洲。此洲上有此樹林；林中有河，底有金沙，名為閻浮檀金；以閻浮樹故，名為「閻浮洲」。

<sup>67</sup> 頗梨(pō lí 𠂔𠂔 𠂔一ノ)：指狀如水晶的寶石。(《漢語大詞典》(十二)，p.287)

量萬億莊嚴其國。<sup>68</sup>

成佛的國土，是清淨的莊嚴相，與上之迦葉尊者之清淨世界同。「土」地「平」坦寬廣，以「頗梨為地」，「寶樹」一行行的，非常整潔「莊嚴」，又以「黃金繩」為路兩旁之「界」限，到處「妙華」繽紛，「清淨」莊嚴，所以人人「見」了都「歡喜」，煩惱也減少，生起清淨之心來。這世界沒有「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之「四惡道」。我釋迦如來的娑婆世界，具足六道的眾生。本來六道如果分起來，可分為三惡道與三善道。但三善道之中的阿修羅，稱為非天，有天福而無天之德，一肚子煩惱，嫉妒、懷疑，喜歡戰爭，恰恰與天相反，所以以其德行說列為惡道。故摩訶迦旃延成佛的世界只有「人天」二善道，及「諸聲聞眾」、「諸菩薩」「無量萬億莊嚴其國」，三乘、一佛乘皆有。

佛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sup>69</sup>

閻浮那提金光如來的「壽」命有「十二小劫」，「正法」、「像法住世」各「二十小劫」。

### 子二 偈頌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比丘眾，皆一心聽，如我所說，真實無異。  
是迦旃延，當以種種，妙好供具，供養諸佛。  
諸佛滅後，起七寶塔；亦以華香，供養舍利。  
其最後身，得佛智慧，成等正覺。國土清淨，  
度脫無量，萬億眾生，皆為十方，之所供養，  
佛之光明，無能勝者，其佛號曰，閻浮金光。  
菩薩聲聞，斷一切有，無量無數，莊嚴其國。<sup>70</sup>

「諸比丘眾」、大眾「一心」諦「聽」，大迦旃延成佛是否如是？當然當前弟子相信無疑，「我所說」的「真實無異」，不過恐怕將來有人會懷疑，故佛說大「迦旃延」成佛與佛說是一樣的。迦旃延尊者「以種種」微「妙」上「好」的「供具，供養諸佛，諸佛滅」度以「後，起七寶塔」，用「華」（花）「香」來「供養」佛之「舍利」（即如來之遺體。可見塔的主要用途，就是供佛舍利）。他如此修行，到「最後身」，「成等正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一切種智）。成佛的世界，非常「清淨」，為眾生說法，「度」「無量萬億眾生」。當佛說法時，不但其世界中之「聲聞菩薩」來供養，「十方」世界「無量」之菩薩，也一樣來聽法供養。

例如佛將說《般若經》時，十方世界菩薩眾，也來聞法供養。<sup>71</sup>在《阿彌陀經》的

<sup>68</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21b26-c1）。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87c7-12）。

<sup>69</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21c1-3）。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87c7-12）。

<sup>70</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21c3-14）。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87c16-29）。

<sup>71</sup> (1)〔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序品〉（大正8，218a22-c13）。

(2)〔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舌相品〉（大正8，230a20-b20）。

菩薩聖眾，每天以衣襪<sup>72</sup>盛眾妙花，供養他方諸佛。<sup>73</sup>佛佛平等，佛佛道同，並非生於此國，便不往他方聞法了。其「佛之」身「光」、智光「無能」超「勝」之「者」，故「號」稱「閻浮」那提「金光」如來。其國中之「無量」「聲聞」、「菩薩」眾，都是離一切執著，「斷一切」生死的聖賢，以此聲聞菩薩眾「莊嚴其國」。佛為摩訶迦旃延授記竟。

### 癸三 授目連記

#### 子一 長行

#### 丑一 辨行因

爾時，世尊復告大眾：我今語汝，是大目犍連，當以種種供具供養八千諸佛，恭敬尊重。諸佛滅後，各起塔廟，高千由旬，縱廣正等五百由旬，皆以金、銀、琉璃、車渠、馬瑙、真珠、玫瑰七寶合成。眾華、瓔珞、塗香、末香、燒香、繒蓋、幢幡，以用供養。過是已後，當復供養二百萬億諸佛，亦復如是。<sup>74</sup>

佛為大目犍連尊者授記。大目犍連尊者是神通第一，向來說家族很好，是宰相的兒子，從小與舍利弗為同參道友，都為追求真理，了生死。未信佛之前已出家於外道的集團中，後來兩位都回邪歸正，成為佛陀座下兩大弟子之一。<sup>75</sup>

佛向大家說，我現在告示你們，「大目犍連」於佛在世時，先「以種種供具，供養八千諸佛，恭敬尊重」。「諸佛滅後」，還要以七寶所建之「塔廟，高」有「千由旬」，「縱廣」「五百由旬」，是四方形的寶塔。所用的材料是「金銀、琉璃、車渠、馬瑙、真珠、玫瑰」築「成」，而且以「眾」花「瓔珞，塗香末香燒香，繒蓋幢幡」之莊嚴品，「供養」塔廟。「過」「後」還要「供養二百萬億諸佛」，其修行之過程，也同上面一樣。最後才成佛，因行圓滿故。

這裡附帶說明一點，大乘與小乘佛法有什麼不同？大乘佛法重慈悲，重福德，小乘重智慧，大乘若缺乏福德，就與小乘一樣了。因為佛的智慧，是以福德莊嚴的，所以大乘經講：般若以五波羅蜜多而莊嚴<sup>76</sup>，將來才成佛之大菩提，故佛喻為大富長者。因此，

<sup>72</sup> (1) 襪 (gé 《ㄍㄜˊ》)：衣襟。((《漢語大詞典》(九)，p.86)

(2) 衣襟：亦作「衣衿」。古代指交領或衣下掩裳際處。後亦指上衣的前幅。((《漢語大詞典》(九)，p.26)

<sup>7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經》卷1(大正12，366a8-10)。

<sup>74</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 授記品〉(大正9，21c15-21)。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 授聲聞決品〉(大正9，88a1-8)。

<sup>75</sup> (1)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33(大正22，798c3-799b3)。

(2) [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16(大正22，110b7-c6)。

(3)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1〈1 序品〉(大正25，136b3-c17)。

<sup>76</sup> (1) [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40 照明品〉(大正8，302b29-c17)：  
 憍尸迦！若五波羅蜜得般若波羅蜜將導，是時五波羅蜜名為有眼。般若波羅蜜將導，得波羅蜜名字。……無檀那波羅蜜，五波羅蜜不得波羅蜜名字；無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五波羅蜜不得波羅蜜名字。但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中，能具足檀那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以是故，憍尸迦！般若波羅蜜於五波羅蜜中，最上第一最妙無上無與等。

(2) [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69 方便品〉(大正8，368c22-369b2)。

(3)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8〈1 序品〉(大正25，116a28-b10)：

遇到小乘說法，不要只勸他修智慧，他一向即修智慧，自利方面已很夠，雖未圓滿，但福報太差，若再教他修智慧，便很難鑽出來，顯不出大乘的特徵。是故對於回小向大的行者，特別強調要廣修福德。

記得有一次，道源老法師到我們的福嚴精舍去，他問我：「你這地方何以叫福嚴精舍？」我說：「我這個人，人家看起來是研究講學的，世上的小智慧還有一點點。不過，我總覺得我太沒福報了，大家住在一起，希望多修福報。因為弘法因緣不具足，人緣也差，是弘不通的。固然只有福報沒智慧，必教他修智慧，否則只有人天福報沒用。」過去太虛大師給一居士寫道：「孤慧不足以弘法。」說明了只以智慧，弘法都弘不通的，所以，這裡不說怎樣修智慧，專講修福德，其根本意義即在此。

## 丑二 明得果

當得成佛，號曰多摩羅跋旃檀香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sup>77</sup>

將來大目犍連「成佛」，佛「號」「多摩羅跋旃檀香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多摩羅跋譯曰性無垢賢，<sup>78</sup>跋即跋陀羅，譯為賢，性無垢即性質清淨，沒有一點塵垢。這位性無垢賢旃檀香如來，應修的一切利人功德，都清淨圓滿了，以此得名曰多摩羅跋旃檀香如來。

劫名喜滿，國名意樂。其土平正，頗梨為地，寶樹莊嚴，散真珠華，周遍清淨，見者歡喜。多諸天、人、菩薩、聲聞，其數無量。<sup>79</sup>

多摩羅跋旃檀香如來的時代叫「喜滿，國名意樂」。國「土平正」，沒有高山大河，以「頗梨為地」，一片白光光滑，七「寶」行「樹」，非常「莊嚴」。「散真珠華」，以真珠為花，是指天花，天花亂墜了，「周遍」國土，「清淨」無比，人人「見」到無不「歡喜」無量。此世界亦只有「諸天、人、菩薩、聲聞」，多到不可算數，沒有四惡道。

佛壽二十四小劫，正法住世四十小劫，像法亦住四十小劫。<sup>80</sup>

---

問曰：佛今欲說般若波羅蜜，何以令化佛說六波羅蜜？

答曰：是六波羅蜜及般若波羅蜜，一法無異。

是五波羅蜜不得般若波羅蜜，不名波羅蜜。如檀波羅蜜，不得般若波羅蜜，沒在世界有盡法中，或得阿羅漢、辟支佛道般涅槃；若得般若波羅蜜共合，是名波羅蜜，能至佛道。以是故般若波羅蜜與六波羅蜜，一法無異。

般若波羅蜜有二種：一者莊嚴，二者未莊嚴。如人著好瓔珞莊嚴其身，有人不著，名未莊嚴。亦如國王將諸官從，是名王來；若無官從，是名獨身。

<sup>77</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 21c21-24)。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 88a8-11)。

<sup>78</sup> [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受記品〉(大正34, 789a7-12)：

「多摩羅跋旃檀香」者，多是性義，阿摩羅者無垢義，聲勢合故遂略去阿字，跋馳羅是賢義，略但云跋，旃檀香是唐音，即是性無垢賢旃檀香佛。由大目連煩惱輕微名性無垢，仁德如香可熏名賢旃檀香佛。

<sup>79</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 21c24-26)。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 88b11-15)。

<sup>80</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 21c26-28)。

將來多摩羅跋旃檀香如來的「壽」命「二十四小劫」，「正法住世」、「像法」、「住」世各有「四十小劫」，比其他三位佛的壽命或正法、像法住世都長了一倍，這是什麼道理？佛法不可思議，或由於眾生機感所應，或過去菩薩發心，願力種種關係的不同。

### 子二 偈頌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此弟子，大目犍連，捨是身已，得見八千，  
二百萬億，諸佛世尊，為佛道故，供養恭敬，  
於諸佛所，常修梵行，於無量劫，奉持佛法。  
諸佛滅後，起七寶塔，長表金刹<sup>81</sup>，<sup>82</sup>華香伎樂，  
而以供養，諸佛塔廟。<sup>83</sup>  
漸漸具足，菩薩道已，於意樂國，而得作佛，  
號多摩羅，栴檀之香。  
其佛壽命，二十四劫，常為天人，演說佛道。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 授聲聞決品〉(大正9, 88b16-17)。

<sup>81</sup> (1) 楊銜之注，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1(大藏經補編12, 30a5-10)：

金刹者，旛柱也。此指浮圖而言。《法華經》卷三〈授記品〉「長表金刹」，慧琳《音義》云：「刹梵云掣多羅，彼土無別旛竿，即於塔覆鉢柱頭懸旛。今云刹者，語聲雖訛，以金為之，長而有表，故言金刹也。」案：古無刹字，徐鉉說文新附字有之，云：「柱也，從刀未詳，殺省聲，初轄切。」

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忉刹」條云：「刹音察，梵言差多羅。此譯云土田。案刹書無此字，即刹字略也。刹音初一反，浮圖名刹者，訛也。應言刺瑟胝。刺音力割反。此譯云竿。人以柱代之，名為刹柱，以安佛骨，義同土田，故名刹也。以彼西國塔竿頭安舍利故也。」季羨林先生云：「刹，梵文為 yasti，巴利文為 lasthi。玄應所云刺瑟胝，或為 lasthi 之對音。」

(2) 黃寶生，《梵漢對勘妙法蓮華經》，p.318, n.1：

此處「長表金刹」的原詞是 vajrayanta 詞義為勝利旗，漢譯佛典中也譯「勝幡」。在什譯〈藥王菩薩本事品〉中，有「表刹」一詞，對應的原詞是 chatra(「傘蓋」或「華蓋」)。因此，「長表金刹」意謂長長的旗幟和金色的華蓋。

chatra：(=chattrā) 蓋，傘，傘蓋，繒蓋，寶蓋。(荻原雲來等，《梵和大辭典》，p.482)

(3) 金刹：1.佛地懸幡的塔柱。《法華經·授記品》：諸佛滅後，起七寶塔，長表金刹，華香伎樂。(《漢語大詞典》(十一)，p.1152)

(4) yaṣṭi: 'any support', a staff, stick, wand, rod, mace, club, cudgel. pole, pillar, a flag-staff.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by Monier Williams, p.848)

<sup>82</sup>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 授聲聞決品〉(大正9, 88a25-28)：

滅度之後，以眾七寶，興立塔廟，為諸最勝。

建修上業，用栴檀香，以為柱梁，眾香伎樂，而供養之。

<sup>83</sup> (1)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m*, edited by H. Kern and Bunyiu Nanjiao, p.154:

ratnāmayān stūpa savaijayantān\* kariṣyate teṣa jinottamānām /puṣpehi gandhehi ca pūjayanto vādyehi vā loka hitānukampinām//33/

\*Vaijayanta: a banner, flag.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by Monier Williams, p.1021)

(2)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or The Lotus of the True Law*, translated by H. Kern, p.213:

33. In honour of those most high Ginas, those mighty beings I so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he shall erect Stūpas consisting of precious substances, and decorated with triumphal streamers, worshipping them with flowers, perfumes, and the sounds of music.



聲聞無量，如恒河沙，三明六通，有大威德。  
菩薩無數，志固精進，於佛智慧，皆不退轉。  
佛滅度後，正法當住，四十小劫，像法亦爾。<sup>84</sup>

釋迦佛說：「我」這「弟子，大目犍連」死了之後，於未來世中，「見八千、二百萬億諸佛」，上面長行先說八千，後再說二百萬億佛，這裡是合說。為了上求佛道菩提，「供養恭敬」，同時「於諸佛」處，「常修」清淨行（「梵行」）。菩薩的發願，有種種不同，有的願於生生世世，以在家修菩薩行，有的願童真入道，出家修行。所以，這裡的梵行，若約出家菩薩說，即離婬欲，嚴持淨行；若約在家菩薩說，梵行就是通遍一切道行，在無量世中，奉持弘揚佛法。

佛在世時如此，佛涅槃以後也是「起七寶塔，長表金刹」。「長表金刹」的「刹」字，跟上面所講「佛刹」的「刹」字不同，來自於印度話的「掣<sup>85</sup>多羅」。印度的塔，在舍利塔或塔廟上面的頂尖上，有一個圓圓的、尖尖的東西露在最上面，這叫「掣多羅」，就是「刹」。<sup>86</sup>這「刹」是「金刹」<sup>87</sup>，是金色的刹，就在塔的上部。在這刹上面掛幡，長長地掛下來，這叫「長表」，是一種表法，人們遠遠地望去，看到這麼一個東西，就知道這裡面有佛、有佛法、有出家人，所以這是表示三寶的。到了中國以後，單單一個廟，於是做法事時就另外設一根長長的木頭或竹竿，頂上也像過去一樣設一個圓圓的黃色的頭，掛一個旗子樣的「幡」下來，這就叫「刹竿」，是建立道場、弘揚佛法的表徵。其實在印度、在佛法的根本意思，並沒有這個東西，就是塔的頂上掛一個幡就是了。這叫「長表金刹」，是用以供養、莊嚴塔廟的。

又以「華香」、音「樂」「供養」，慢慢修行，菩薩道圓滿「具足」了，生「於意樂國」「作佛」，名叫「多摩羅跋旃檀香」如來。「其佛壽命」有「二十四」小「劫」，「常

<sup>84</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22a1-14）。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授聲聞決品〉（大正9，88a18-b12）。

<sup>85</sup> 掣（chè ㄔㄜˋ）。

<sup>86</sup> (1)〔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授記品〉（大正34，789a23-25）：

長表金刹以金為刹，梵云掣多羅。彼土更無別幡竿，即於塔覆鉢柱頭懸幡。今云「刹」者聲訛也。有所表故，名為長表。

(2) 刹：(一) 梵語 kṣetra 之略譯。又作紇差咀羅、刹多羅、差多羅、刹摩。意譯為土田、土、國、處，即指國土，或合梵漢稱為「刹土」。一般所熟知之「佛刹」即佛土之意。(二) 梵語 lakṣatā 之略譯。全稱刺瑟胝。意謂標誌、記號。指旗桿或塔之心柱。一般稱寺院謂寺刹、梵刹、金刹或名刹等，蓋佛堂前自古有建幡竿（即刹）之風，故得此名。僧人對語時，稱對方之寺為寶刹。（《佛光大辭典》，p.3731）

<sup>87</sup> 「金刹」：（雜名）塔之別名。又以金所造之刹竿，即塔上之九輪。刹者，梵語掣多羅，差多立羅，紇差咀羅等之訛略。本義為土田，國等，即佛刹，梵刹等是也。然西國之風，於高處立竿，其頭置佛骨，其義同於土田，故指竿或塔名曰刹，今謂之金刹。但本名曰刺瑟胝。《玄應音義》一曰：「刹又作擦，音察，梵言差多羅，此譯云土田。經中或言國或云土者，同其義也。或作刹土者，存二音也。即刹帝利，名守田主者亦是也。浮圖，名刹者，訛也，應言刺瑟胝。刺音力割切，此譯云竿，人以柱代之，名為刹柱，以安佛骨，義同土田，故名刹也。以彼西國，塔竿頭安舍利故也。」《慧苑音義》上曰：「刹，具正云紇差多，此曰土田也。」《法華經》〈授記品〉曰：「起七寶塔，高表金刹。」金刹元來之意，指佛之國土。中頃尊寺塔比於佛國，因得此名，高標其刹，以九輪之名也。（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下），p.1307）

為」其國眾生——「天人」等，「演說佛道」之法。具三明六通、有大威德之大阿羅漢多的是，所化的「菩薩」也「無」量「數」，他們都發堅「固」不退心，對「佛」「慧」勇猛精進之志，這是佛在世時如此。「佛滅度後正法」「住」世「四十小劫，像法」也是四十小劫。佛為大目犍連尊者授記作佛，至此圓滿。

## 庚二 許說宿緣

### 辛一 標當記

我諸弟子，威德具足，其數五百，皆當授記。<sup>88</sup>

上來對中根說法畢，下面為下根人講，此先提一提作為下面文字之啟說。

上面「我」為「諸」大「弟子」授記好了，還有「威德具足」的「五百」弟子，還要「授記」，將來要成佛。

### 辛二 許當說

於未來世，咸得成佛。我及汝等，宿世因緣，吾今當說，汝等善聽。<sup>89</sup>

雖然目前此五百弟子根性下劣，但將來皆「得成佛」。過去生中，我怎樣教化你們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後來又如何忘記菩提心，就是你們這班退大趣小的聲聞眾，與我「宿世」之「因緣」如何如何，我現在要說給你們聽，你們應「善」諦「聽」。

為中根人說法已完。

<sup>88</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 授記品〉(大正9, 22a14-15)。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 授聲聞決品〉(大正9, 88a18-b13)。

<sup>89</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 授記品〉(大正9, 22a15-17)。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3〈6 授聲聞決品〉(大正9, 88a18-b15)。

【附錄一】

腳注 12：印順法師，《勝鬘經講記》，pp.145-148：

意生身，或譯意成身，這種身是很微妙的。意有三種作用：(一)無礙，(二)迅速，(三)遍到。三種聖人所得的微妙身，如我們的意識，不受時空的限礙而迅速一樣，隨意所成，所以名意生身。意生身還是生滅變化的，一直到「究竟無上菩提」——成佛，生滅變化的意生身才沒有。因為，唯有佛地，障習都清淨了，功德都圓滿了，無欠無餘，再沒有變易的可能，所以讚佛為常恆不變清涼。

這裡，應一談意生身。

一、《阿含經》中，意生身也是有的。什麼是意生身？有處約中有身說：如從人中死到傍生中受生，在這死以後，未生畜生間，也有生死身，名中有，或稱意成身。或約色無色界身說：《阿含經》也說二種涅槃：一、有餘涅槃，二、無餘涅槃。

約古典的《阿含經》義說：得不還果名有餘涅槃；得阿羅漢果，名無餘涅槃。三果聖人，上生而更不還來欲界受生，所得上界身，即名意生身。佛在世時，優陀夷與舍利弗，曾諍論意生身有色無色的問題，優陀夷硬說意生身是無色的，被佛呵斥。這樣，阿那含果得有餘涅槃，有意生身；阿羅漢果得無餘涅槃，意生身也沒有了。今《勝鬘經》略為不同：阿羅漢辟支佛是有餘涅槃，有變易生死，名意生身；證得無上菩提，才是無餘涅槃，無意生身。由此可知，《阿含經》中，約聲聞行者，辨有餘無餘，及意生身。而大乘同據這種舊說，而予以新的解說，約二乘果與佛果，而辨有餘無餘與意生身。所以我常說：佛法本無大小，一切是依著同一的傳說，而作不同的解說。

二、大力菩薩意生身，約菩薩位次說，這略有二說：

古典的解說，如《大智度論》說：「七地菩薩捨蟲身」<sup>90</sup>。他是主張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的，捨蟲身即捨分段身。一般眾生的身體，是一大蟲聚。因為是蟲聚，所以有病有老有死。今七地菩薩捨蟲身而得法性生身——意生身，雖有剎那生滅，而不再有一般的病老死苦。由此，七地菩薩以前有分段生死，七地以後有變易生死的意生身。《法鼓經》也

<sup>90</sup> (1)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74 〈56 轉不轉品〉(大正 25, 580a14-16)：菩薩有二種：一者、生死肉身，二者、法性生身。得無生忍法，斷諸煩惱；捨是身後，得法性生身。

(2)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00 〈89 曇無竭品〉(大正 25, 753c21-23)：從初地乃至七地得無生忍法；八地、九地、十地，是深入佛智慧，得一切種智，成就作佛。

(3) 〔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6 〈55 不退品〉(大正 8, 339c27-340a1)：常人身中有八萬戶蟲侵食其身，是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身無是蟲。何以故？是菩薩功德出過世間，以是故，是菩薩無是戶蟲。

(4)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73 〈55 阿毘跋致品〉(大正 25, 572b18-24)：復次，是菩薩久修集無量無邊善法，身中無八萬戶虫，亦少於病痛故，衣服、臥具等常淨潔無污。得諸法實相等善根力故，身中無八萬戶虫。心清淨故，身、口等亦清淨；離虛誑邪曲等下賤煩惱，故心清淨。二事清淨故，雖行世間，離諸逼迫苦惱；心不厭沒故，出過聲聞、辟支佛地。

如此說：「七種學人及七地住菩薩，猶如生酥。意生身阿羅漢辟支佛得自在力及九住十住菩薩，猶如熟酥」。<sup>91</sup>前面說七種學人（小乘）及（大乘）七住地菩薩如生酥，後面又說及九住十住菩薩，可見得意生身的阿羅漢辟支佛，及得自在力的菩薩，即第八（住）地。這是從來有異說的，或說七地得無生忍，或說八地得無生法忍。此七地或八地以上，祇有變易生死的意生身，大體還是一致。

但在法相的經論中，所說又不同。如真諦譯的《無上依經》，《佛性論》，及功德賢譯的《楞伽經》，都明顯的說初地菩薩得意生身。《楞伽經》專約菩薩說有三種意生身：

一、三昧樂正受意生身，指初地到六地的菩薩。

二、覺法自性意生身，即七地與八地菩薩。八地的意生身，與阿羅漢辟支佛所證的涅槃相等。

三、種類俱生無作行意生身，這是九地十地菩薩的意生身。<sup>92</sup>

如依此說，那麼本經名大力菩薩，應等於《楞伽》的覺法自性意生身。此二說本有不同，然古人的會通，或依龍樹說：鈍根七地得無生法忍，利根初地得無生法忍。唯識者說：智增上菩薩，初地得意生身；悲增上菩薩，八地得意生身。

## 【附錄二】

腳注 27 (3)：印順法師，《學佛三要》，九，三〈智慧之類別〉，pp.171-173：

大乘法中常說到的二種——事理智慧，異名極多。一般所熟悉的，如《般若經》裡的「般若」（慧）、「漚和」（方便）；《維摩詰經》即譯作慧、方便。般若與漚和——慧與方便，二者須相互依成，相互攝導，才能發揮離縛解脫的殊勝妙用，所以《維摩詰經》說：「慧無方便縛，方便無慧縛；慧有方便脫，方便有慧脫」<sup>93</sup>。這二種智慧，《般若經》又稱為「道智」、「道種智」；唯識家每稱為根本智、後得智。也有稱為「慧」與「智」的；有稱實智、權智的；或如理智、如量智的。這些分類，在大乘菩薩學中，非常重要。

諸法究竟實相，本來平等，無二無別，不可安立，不可思議，但依眾生從修學到證

<sup>91</sup> [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大法鼓經》卷2（大正9，296a3-5）。

<sup>92</sup> [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3〈一切佛語心品〉（大正16，497c20-22）。

<sup>93</sup> [姚秦]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2〈5文殊師利問疾品〉（大正14，545b6-23）：

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

何謂無方便慧縛？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

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

何謂無慧方便縛？謂菩薩住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

何謂有慧方便解？謂離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文殊師利！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為慧；

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

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為慧；

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

人的過程說，其所觀所通達的法，總是分為二：一是如所有性，二是盡所有性。如所有性是一切諸法平等普遍的空性，或稱寂滅性、不生不滅性；盡所有性即盡法界一切緣起因果、依正事相的無限差別性。

由此說菩薩的智慧，便有般若（慧）與漚和（方便）之二種。菩薩所具有的二智，如約理事真俗說，如上所說，一證真如法性，一照萬法現象。如約自他覺證說，一是自證空性，一是方便化他。這都是大乘智慧的二面勝用。然在絕待法性中，法唯是不二真法，或稱一真法界，本無真俗理事的隔別相；因之，智慧也唯有一般若，方便或後得智，都不過是般若後起的善巧妙用。所以羅什法師譬喻說，般若好像真金，方便則如真金作成的莊嚴器具，二者是不二而二的。修學佛法，一到功行成就，即先得般若根本智，證畢竟空性；再起漚和後得智，通達緣起，嚴淨佛土，成就有情。此後，真智與俗智，漸次轉進漸合，到得真俗圓融，二智並觀，即是佛法最究竟圓滿的中道智。

## 《妙法蓮華經》卷3

### 〈化城喻品第七〉

(大正9, 22a18-27b8)

厚觀法師、顯禪法師指導

(釋宗續、釋會清、張秀香、鍾曉媚編, 2019.12.19)

#### ※前言

##### 一、導說

《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八品，上半年已講至第三卷〈授記品〉，因事暫停，現在繼續講，從〈化城喻品〉開始。因相隔時間太久，現在先講《法華經》主要意義，及以上六品大概情形說一下，然後才講本品正文。

##### 二、正說

##### (一) 敘本經意趣

##### 1、問題的提出——人間佛陀與理想境界的差異

大家都知道二千五百多年前，釋迦佛出生於印度迦毘羅衛國藍毘尼園中，後來出家修行成佛，說法四十多年，而於拘尸那城涅槃，世壽八十歲。這是平常我們所知道佛的一生。佛所住的世間，即是我們的世間——印度；擴大一點，即我們的地球。佛當時教化很多弟子，常隨佛聞法修行的是聲聞弟子，佛令之聞法修行而開悟，都是令他們了生死、證阿羅漢為目的。這是吾人所看到的佛及其所教化的弟子。

但佛出世教化眾生，建立佛教，是超越世間人間天上的一切宗教，能夠對世間的一切徹底地解決。如從成佛的立場說，佛已達到究竟圓滿，最高無上，無所缺少的理想境地。佛教化我們，亦應使人人達到究竟圓滿的絕對理想境界。

從表面看似有問題。佛教弟子們只求了生死、成阿羅漢為目的，還未到究竟圓滿的地步；佛為何不教弟子們達到圓滿無上？<sup>1</sup>不但如此，佛既是圓滿無上，為什麼所住的世界是這樣苦惱不太理想？<sup>2</sup>佛的福報是最大的，為什麼佛在世時，遇凶年飢歲，化不到飯依然要捱餓？<sup>3</sup>佛應是無量壽的，為什麼世壽只有八十歲？<sup>4</sup>這樣看來，不但了生死

<sup>1</sup> 參見〔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譬喻品〉(大正9, 10b29-11b8)。

<sup>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1〈1佛國品〉(大正14, 538c6-20)：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

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意，謂此佛土以為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

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

<sup>3</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9〈1序品〉(大正25, 122a8-12)：

復次，如阿泥盧豆與一辟支佛食故受無量世樂，心念飲食應意即得；何況佛世世割肉、出髓以施眾生，而乞食不得空鉢而還？以是事故，知佛方便為度眾生故受此諸罪。

<sup>4</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4〈1序品〉(大正25, 312b7-17)：

的阿羅漢未究竟，連佛本身似乎亦未究竟。依佛法理論說應該是最究竟、最圓滿的，這就是佛於世界教化眾生，其中包括有甚深不易了解之大問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 2、本經的解答

佛在此《法華經》中把這問題徹底圓滿和盤托出。佛令弟子們修行證阿羅漢，了生死，是佛在沒辦法中的方便法門，因為眾生根機不夠，不能說究竟圓滿的大法，故方便令其了生死、證涅槃。實在佛的目的是令一切眾生皆成佛，雖先修小乘，卻無礙於成佛法門，到最後，凡一切小乘皆得成佛。

另一問題是：佛是有大福報的，佛法中說，人能布施即得大福報；如不殺生，即得壽長。佛於因中修菩薩行，沒有一樣不布施，無一不是佛捨身命頭目腦髓布施處，應是福報大於一切的，何以有時會化不到飯捱餓？佛不但不殺生，乃至心中一念殺心亦沒有，為什麼世壽只有八十歲？此一問題，《法華經》中也有圓滿的解答。

我們一般所知道二千多年前誕生於印度的釋迦佛，是一位化身佛，因為此世界眾生煩惱多，福報少，智慧不夠，佛為適應這世界環境，而示現與眾生相同的化身。在《法華經》中說到佛的圓滿身，及顯露佛的無邊功德。所以古人說，學佛法沒學到《法華》，很多問題皆無法獲得圓滿解答。此《法華經》雖然有很多故事，聽來很容易，而實是把佛法中最微妙、最甚深，把佛心中最深奧的，佛法最精要的內容表達出來。

## （二）述三周說法

以上六品——從〈序品〉至〈授記品〉，著重說一切眾生皆成佛的一乘法門。阿羅漢是方便，小乘不究竟，將來還是要成佛的。關於佛的究竟圓滿義，下面會講到。佛過去說三乘法門，有聲聞、緣覺、菩薩，這不過是方便說，若說究竟，一切皆歸於成佛；這法是不容易說的，因為佛過去所說有聲聞、緣覺、菩薩三乘，現在又說皆成佛，現在我中國人聽慣了不希奇，在印度當時說這法，是使人甚為驚奇的，一般眾生甚且不會相信。所以佛於說《法華經》之初，即先入定放光動地，後由彌勒問，文殊解答，先為開顯；<sup>5</sup>接下去佛說法，即讚諸佛智慧甚深甚深，不易信解，<sup>6</sup>最後說一乘法門，分三周說法：

一、「法說周」，說明為什麼要說小乘方便法，把此問題直截了當地說出來，<sup>7</sup>上根舍利弗尊者首先領解<sup>8</sup>，佛即為授成佛之記<sup>9</sup>。

---

爾時，世尊入日出三昧，從身變化出無量諸佛及無量光明，普至十方；一一化佛在諸世界，各作佛事：或有說法、或現神通、或現三昧、或現飯食。如是之比種種因緣，施作佛事而度眾生。

從三昧起，告阿難曰：「汝悉見聞是事不？」

阿難言：「唯然！已見！」

佛告阿難：「佛以如是神力，能具佛事不？」

阿難言：「假令佛壽一日，大地草木悉為可度眾生，則能度盡，何況百歲！」

以是故知，諸佛壽命皆悉無量，為度人故，現有長短。

<sup>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1序品〉（大正9，2b10-5b23）。

<sup>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5b25-c9）。

<sup>7</sup> 參見〔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7b29-c9）。

二、「譬喻周」，佛為舍利弗授記後，為了教化尚未能領解的四大聲聞——大迦葉、須菩提、迦旃延、大目犍連等四位上首弟子，為說「火宅喻」，明雖有三乘法，最後皆令大家成佛；<sup>10</sup>四大聲聞領解後<sup>11</sup>，佛即為之授記；<sup>12</sup>這是為中根說法。

現在〈化城喻品〉，為第三「因緣周」，過去佛曾為他們說三乘法，現在還是說三乘；雖在過去佛曾為他們說法，結下了緣，但後來忘記了，故佛再為之說三乘法，然後再令回小向大，這是為下根人說法。說過去生中因緣事蹟，不但五百比丘、二千學無學人，乃至舍利弗等上根人，四大聲聞中根者亦同，所以「因緣周」除為下根人說法外，更明小乘弟子，為什麼先修小乘法而還迴向於佛道。

### （三）釋品名大意

此品中有一譬喻——化城喻，即在半路中化現一城。「化」是變化，從無而有之意；「城」是安全的堡壘，壞人不會進來，惡人不會侵略。化城，使大家得一處的休息和安穩。這化城，喻小乘涅槃，並不是真正究竟涅槃，只是化現的；因為可令眾生得安穩快樂，於涅槃中離一切苦惱，故喻如城。

#### 戊三 因緣周

##### 己一 正說

##### 庚一 略述知見久遠

##### 辛一 長行

##### 壬一 明久遠事

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大通智勝<sup>13</sup>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國名好城，劫名大相。<sup>14</sup>

「佛」於靈鷲山法華會上「告」訴法會中「諸」大「比丘」說：在「過去」以前，很遠很遠的時間，「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前，劫——即是時間的意思，向來說是小劫、中劫、大劫，這裡是指大劫，即表示是一個很悠長的時間。阿僧祇即是無量數。現在說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其數目之多，時間的悠久，是無盡無際，說不完，算不盡，不可以心思口議，是我們永遠算不清的一個數字，但是在佛菩薩心中，還是可以計算的，在我們這世界無可表現其數量時，只可以用「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去形容其悠久。

那時有一「佛」，「名大通智勝」佛，佛都是依德立名的。「大通」，通達世出世間一切事理，無所障礙；「智勝」，其智慧於一切中最究竟、最殊勝，故得此名。「如來」、「應

<sup>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譬喻品〉（大正9，10b29-c14）。

<sup>9</sup> 參見〔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譬喻品〉（大正9，11b16-24）。

<sup>10</sup> 參見〔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譬喻品〉（大正9，12b8-16b6）。

<sup>1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4信解品〉（大正9，16b8-24）。

<sup>12</sup> 參見〔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6授記品〉（大正9，20b26-22a17）。

<sup>13</sup> 大通智勝：梵名 Mahābhijñā-jñānābhīhū。又作大通眾慧如來、大通慧如來。即出現於過去三千塵點劫以前，演說《法華經》。（《佛光大詞典》（一），p.854）

<sup>1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a19-23）。



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佛的十種通號，上面已經講過，<sup>15</sup>不再詳細說。

大通智勝佛出世的「國」土，名為「好城」。平常只說山水園林美，風景優勝是更好，實在真正的好，是這世界的清淨微妙，具種種功德，特別是如極樂世界一樣，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所謂以善為寶<sup>16</sup>，故名好城。當時的時代——「劫」，叫做「大相」。即如我們這個世界，有所謂遠古、中古、近古時代，大相是時代名字，相是標幟，看到即知其偉大。這是總說佛名、國土名、時代名，以下真正說明時間的久遠。

**諸比丘！彼佛滅度已來，甚大久遠。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種，假使有人磨以為墨。過於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又過千國土復下一點，如是展轉盡地種墨。**<sup>17</sup>

這裡舉一譬喻，說明大通智勝佛「滅度」至現在，已「甚大久遠」。我們說大久，實在空泛得很，究竟有多久？「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一千個小世界名一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名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名大千世界；小千、中千、大千，有三個「千」，故名三千大千世界。這在佛法中形容世界是一個小數目，而我們聽來已不得了！

「地種」，種或可稱為界，界限的界，明彼此的不同，彼此的差別。如把一塊泥土，研<sup>18</sup>成粉末，其中最小最小的泥土成份，即名地種，三千大千世界的地種不知有多少，正如世間的原子、電子的單位，其體積之小，數量之多，是不能以算數的。假使有人能把三千大千世界的地種「磨」成了「墨」，再把這些墨，從這世界向「東方」走，經「過」一「千」個世界，便點「下」「一點」「微塵」「大」的墨點。這裡說微塵，是最微小的，或者和原子差不多吧！我們常在太陽光中看見的塵土，已經非常微少，可是這些已經是微塵聚，並不是微塵，這樣經「過」一「千」個「國土」，點「一點」微塵大的墨，直到把這三千大千世界「地種」所磨的「墨」點完為止。

**於汝等意云何？是諸國土，若算師、若算師弟子，能得邊際，知其數不？」**

「不也，世尊！」

「諸比丘！是人所經國土，若點不點，盡末<sup>19</sup>為塵，一塵一劫，彼佛滅度已來，復過是數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sup>20</sup>

佛以此譬喻問諸位比丘們，你們以為怎樣，其中世界的數目，如果以世間的數學大家，或者數學家的「弟子」們，「能」算出「其」中有多少世界嗎？比丘們答道：不可以的，「世尊」，沒有人會算得出來。佛再告訴弟子們，這「人」所「經」過的世界，「點」

<sup>15</sup> 參見印順法師講《妙法蓮華經》〈1序品〉。

<sup>16</sup> 《楚書》：「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原文：<https://kknews.cc/history/xnmepv9.html>）

<sup>1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a23-26）。

<sup>18</sup> 研（yán 一弓ノ）：3.研磨；研細（《漢語大詞典》（七），p.1006）

<sup>19</sup> （1）末=抹【宋】\*【元】\*【明】\*=株【宮】。（大正9，22d，n.11）

（2）末（mò ㄇㄛˋ）：19.調研成粉末。（《漢語大詞典》（四），p.692）

（3）抹（mǒ ㄇㄛˇ）：3.細切；砍割。（《漢語大詞典》（六），p.436）

<sup>2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a27-b2）。

的也好，「不點」的也好，都把它磨成微「塵」，所有微塵中「一」微「塵」算「一」大「劫」，大通智勝「佛」「滅度」以「來」，已有這麼久，此在佛法中名塵點劫數。這還不算多，大通智勝佛滅度至現在，時間比這塵點劫「數」還要久遠，因為無法可以形容其久遠，只好以此譬喻而來表示。

### 王一 顯佛知見

我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sup>21</sup>

大通智勝如來滅度以來，時間雖然這麼久遠，佛以「如來知見力」觀看，卻如「今」天的事那麼清楚。佛以如來知見力看到的，換而言之，即以佛智慧而知。<sup>22</sup>普通人知道過去的事，只能知道童年時的事；能知世界國家幾千年大事，那是從歷史書本中得來的知識。外道亦可能知過去的事，但不大明了。聲聞、緣覺有宿命智能知道過去生中的事，或知一大劫，或數大劫，仍是有限的。<sup>23</sup>菩薩所知的當然更多，不過只有佛的智慧對過去久遠的事，才能清楚明確地知道，佛的十力中有宿命智力，六通中有宿命通，這是佛的智慧，能知「久遠」劫事清清楚楚。<sup>24</sup>

眾生對於很久很遠的事，不一定全不能知。比如眼睛看東西，便有視力強弱的關係，平常人的眼睛只能看數丈的事物，再遠便糊塗了。視力強者，可能看遠一點，視力弱者則不成。現在望遠鏡可以增強視力，看很遠的景物，如在目前。還有眼鏡，亦能幫助視力之不足。

<sup>2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 22a27-b2-3)。

<sup>22</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2〈1序品〉(大正25, 299b13-25)：

問曰：一石土之微塵，尚難可數，何況三千大千世界地及諸山微塵之數？是不可信！

答曰：聲聞、辟支佛智慧尚不能知，何況凡夫！是事諸佛及大菩薩所知。如《法華經》說：「譬喻三千大千世界地及諸山，末以為塵；東方過千世界下一塵，如是過千世界復下一塵；如是盡三千世界諸塵。佛告比丘：『是微塵數世界，算數籌量可得知不？』」諸比丘言：『不可得知！』佛言：『所可著微塵、不著微塵諸國，盡皆末以為塵，大通慧佛出世已來劫數如是。』」如是無量恒河沙等世界微塵，佛、大菩薩皆悉能知，何況一恒河沙等世界！

<sup>23</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6〈1序品〉(大正25, 250b4-5)：

如「宿命智力」中說：「聲聞、辟支佛，念宿命極多八萬劫，於廣有滅。」

<sup>24</sup> (1)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26(684經)(大正2, 187a10-19)：

復次，如來於過去宿命種種事憶念：「從一生至百千生，從一劫至百千劫。我爾時於彼生如是族、如是姓、如是名、如是食、如是苦樂覺、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分齊。我於彼處死、此處生，彼處生、此處死，如是行、如是因、如是方。」宿命所更悉如實知，是名第八如來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2)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1序品〉(大正25, 71c23-72a9)：

諸阿羅漢、辟支佛宿命智，知自身及他人，亦不能遍；有阿羅漢知一世，或二世、三世，十、百、千、萬劫，乃至八萬劫，過是以往不能復知，是故不滿。天眼明未來世亦如是。佛一念中生、住、滅時，諸結使分，生時如是，住時如是，滅時如是。苦法忍、苦法智中所斷結使悉覺了。知如是結使解脫，得爾所有為法解脫，得爾所無為法解脫，乃至道比忍見諦道十五心中。諸聲聞、辟支佛所不覺知，時少疾故。如是知過去眾生因緣、漏盡，未來、現在亦如是，是故名佛明行具足。

在時間上亦是一樣，有些人記憶力特強，可以記憶久遠的事，有些記憶力弱者，只能記憶三、五年前的事，再遠則忘記了。佛的智慧力圓滿，故能見甚大久遠的事。實在是眾生有所著，即有所障礙，所以對過去事見不到，不復記憶。猶如空中有塵，所以障礙視線不能看遠；眾生所以能力狹小，就是因為有障礙。如果能無礙就通了，遠近都一樣，今天的事和無量劫前的事一樣清楚明澈；佛遠離一切煩惱，斷盡一切執著，所以無障無礙。經中說，佛於畢竟空中，觀一切皆無礙，法法皆究竟空寂，透過畢竟空故，一切法皆無礙。<sup>25</sup>所以佛法中要除煩惱，除執著障礙，令智慧力增強。

## 辛二 偈頌

### 壬一 頌久遠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念過去世，無量無邊劫，有佛兩足尊，名大通智勝。  
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盡此諸地種，皆悉以為墨。  
過於千國土，乃下一塵點，如是展轉點，盡此諸塵墨，  
如是諸國土，點與不點等，復盡末為塵，一塵為一劫。  
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彼佛滅度來，如是無量劫。<sup>26</sup>

重頌文中之義，長行早已說過，現再略說。佛憶念「過去」「無量無邊」「劫」之前，有一位福慧「兩足」的世「尊」，「名大通智勝」如來。「如」果有「人」用「力」把「三千大千」國「土」「磨」成「墨」，「過」一「千國土」「下一塵點」，「如是」「展轉」把這墨「點」完。再把這「點」與「不點」的國土碎「為」微「塵」，「一微」塵算「一劫」，這大通智勝佛滅度至現在，時間之悠久已超過這塵點劫數。

### 壬二 頌佛知見

如來無礙智，知彼佛滅度，及聲聞菩薩，如見今滅度。  
諸比丘當知，佛智淨微妙，無漏無所礙，通達無量劫。<sup>27</sup>

「如來」的智慧，即是「無礙智」。依經論中說，佛的智慧通達一切空性者，名「空智」，是通達法性平等，通第一義諦之智。<sup>28</sup>另一種名「有智」，是對於一切宇宙萬有，事事物物，無窮無盡的差別現象，皆通達之。還有一種無礙智，是空有無礙，這裡面還有兩種，如賢首宗所講的，第一種是理事無礙智，即真空理性與如幻如化之緣起萬有事相無礙，即空而有，即有而空，空有無礙即中道智慧；<sup>29</sup>另一種是事事無礙智，如一念

<sup>25</sup>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 306〈41 佛母品〉（大正 6，559b18-23）：

如來所覺如是諸相，極為甚深，難見難覺，如來現覺如是相故，於一切法無礙智轉。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住如是相，分別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諸有情集諸法相，方便開示，令於般若波羅蜜多得無礙智。

<sup>2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7 化城喻品〉（大正 9，22b3-15）。

<sup>2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7 化城喻品〉（大正 9，22b15-18）。

<sup>28</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85〈71 道樹品〉（大正 25，654b4-7）：

諸法各各有力，佛智慧是畢竟空；如、法性、實際，無相，所謂寂滅相。佛得一切種智，不復思惟，無復難易遠近，所念皆得，故言念為增上。

<sup>29</sup> [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0（大正 36，70b26-c6）：

中有無量劫，無量劫就在一念當中，又說芥子納須彌，須彌藏芥子，大小相融，不相為礙的境界。<sup>30</sup>

現在佛說見無量劫前久遠之事猶如今日，是佛的事事無礙智慧，所以能見大通智勝佛「滅度」，如在今日，這是遠近無礙。不但見佛滅度事，亦能見當時的「聲聞」弟子如何修行，證涅槃，「菩薩」怎樣發菩提心，修行六度，教化眾生，護持佛法，亦看得清楚，猶「如」「今」日。佛怎能如此？因為「佛」的「智」慧是清「淨」的、「微妙」的，遠離一切煩惱雜染。眾生心不清淨，充滿一切煩惱染污，如果斷盡我執、法執，一切煩惱障、所知障的種子習氣，亦能得「無漏」，得清淨微妙的智慧，即能「無礙」；此時，便如《華嚴經》所說，一念「無量劫」，劫劫歸於一念。<sup>31</sup>

## 庚二 廣明宿世因緣

### 辛一 長行

#### 壬一 明過去結緣

#### 癸一 大通成佛

#### 子一 佛壽長遠

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sup>32</sup>劫。<sup>33</sup>

「佛」「告」訴法會中「比丘」：「大通智勝佛」的「壽」命甚長遠，有「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這是不能與我們這世界的化身佛相比，這數目也不是我們此世界的數字所能計算的，形容佛壽長遠。

#### 子二 佛道難得

其佛本坐道場，破魔軍已，垂<sup>34</sup>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加<sup>35</sup>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sup>36</sup>

大通智勝佛最初「坐道場」。道場，即菩提場，成佛的地方，名道場，佛於此修行而得菩提成佛故。約事相說，如釋迦佛初六年苦行，後至尼連禪河沐浴，再至菩提樹下靜坐四十九天，到成佛，此樹下即是道場，所以釋迦佛的道場可說是菩提迦耶，菩提樹

---

如海傍無邊涯連天一色，空徹海底，海映空天；即下四門之二，總攝歸真，並皆空淨，**理事無礙**，即色空交映，色不礙空，空不礙色也。

<sup>30</sup>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52〈38離世間品〉（大正35，897c12-17）：

第七智無礙。前來雖亦有智各從本類攝之，今則一向辨其智用。然智無若干因法顯別，以法從智，前法無礙以智從法。十中，初二能化智，次三知所化智，六上入佛智。前六皆權智，七八權實無礙智，後二**事事無礙智**。

<sup>31</sup>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59〈38離世間品〉（大正10，316a21-25）：

深入無數劫，皆悉到彼岸；**無量劫一念，一念無量劫**。一切劫非劫，為世示現劫，無來無積集，成就諸劫事。

<sup>32</sup> 那由他：梵語 *nayuta*, *niyuta*。印度數量名稱。又作那庾多、那由多、尼由多、那術、那述。意譯兆、溝。（《佛光大詞典》（四），p.3022）

<sup>3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b19-20）。

<sup>34</sup> 垂（*chuí* 彳ㄨㄟㄨㄣˋ）：1.將近。（《漢語大詞典》（二），p.1077）

<sup>35</sup> 加＝跏【明】【博】。（大正9，22d，n.14）

<sup>3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b20-21）。

下。<sup>37</sup>

如約理說，場是處所、地方，是依處，如我們現在的講堂，是弘法的道場，為弘揚此《法華經》之所依。成佛，必先修菩薩大行，故菩薩之因行就是道場，菩薩因中所修布施、持戒等，皆是道場，依此菩薩之因而成佛。所以菩薩道、菩薩行就是道場，依此才能證真理，才能成佛。故一切法性空，諸法真理皆是道場，一切有事理因果的，通稱為道場。

如果依事而說，大通智勝佛出家修行亦如釋迦佛一樣，坐道場而成佛。坐道場成佛有兩件事：一、降魔，二、成佛。先說降魔，有些佛是降魔後才成佛，有些佛成佛後才降魔，此大通智勝佛在降伏「魔」軍後還要距離一段時間，才能成佛，其中要經過十小劫。大通智勝佛降魔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還未「現」「前」，即還未開悟，如是佛即「結加趺坐」——即雙盤膝坐，「身心不動」，入於定中而修觀慧，止觀雙運<sup>38</sup>，寂靜思惟，經「一小劫」，「乃至十小劫」，依然「佛法」還未現「前」，還未成佛。

我們世界的釋迦佛，在菩提樹下思惟靜坐了四十九天，我們普通人靜坐四十九天就受不了；可是真正定慧很深的人，這根本不算一回事。釋迦佛世壽只八十歲，坐了四十九天，而大通智勝佛壽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坐道場十小劫，這樣比起來並不算長，如以一念無礙看，則更不覺長久了。

說到破魔，成佛即要度眾生，我們在生死中，即如在魔王控制之下，不得自由，成佛，即要超出魔王的控制，所以在成佛時，魔王要來搗亂，平日懈怠放逸的人，魔王最放心，不加理會，但如果要成佛時，魔王即不會放過。

魔有四種：煩惱魔、五陰魔、死魔、天魔。<sup>39</sup>天魔，他化自在天有魔宮，魔王搗亂的方法有三種：威脅、利誘、色誘；不為其所動，即破魔軍。事實上要破魔，是破煩惱魔，如內心的貪欲、瞋恚等魔，內心的煩惱降伏，外魔自然就易降伏。煩惱魔軍，就是代表了煩惱障、所知障。五陰魔，五蘊不淨，心理與生理上的問題，皆成為魔，障礙我們。還有死魔，如人有生有死，如正欲修行，而無常的色身卻要死了，這是修行的一障礙，使你修行不好，前功盡棄。要徹底破除分段生死、變易生死，才是徹底地降伏魔軍，

<sup>37</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1序品〉（大正25，58a20-23）：

於泥連禪河側，六年苦行，日食一麻，或食一米等，而自念言：「是處非道！」爾時，菩薩捨苦行處，到菩提樹下，坐金剛處。

<sup>38</sup>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八，二〈身心充滿憂苦的解脫〉，p.240：

再進一步的雙修止觀，於正定中觀照了了，是修慧。

<sup>39</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68〈46魔事品〉（大正25，533c21-534a6）：

**魔有四種：煩惱魔、五眾魔、死魔、天子魔。**

煩惱魔者，所謂百八煩惱等，分別八萬四千諸煩惱。

五眾魔者，是煩惱業和合因緣，得是身：四大及四大造色，眼根等色是名色眾；百八煩惱等諸受和合，名為受眾；小、大、無量、無所有想，分別和合，名為想眾；因好醜心發，能起貪欲、瞋恚等心相應、不相應法，名為行眾；六情、六塵和合，故生六識，是六識分別，和合無量無邊心，是名識眾。

死魔者，無常因緣故，破相續五眾壽命，盡離三法——識、斷、壽故，名為死魔。

天子魔者，欲界主，深著世間樂，用有所得故生邪見，憎嫉一切賢聖涅槃道法，是名天子魔。

成佛。

大通智勝佛降伏魔軍十小劫還未成佛，佛法還不現前。在佛法中，是說因緣的，因緣到了，碰到機會即開悟，並不是像燒飯般可計算時間，放多少水，煮幾分鐘。一切要等因緣，如牛頓一天在樹下見蘋果掉下，即發現地心引力的原則，因為在他的心中曾有了充分的思惟準備，故一觸即悟。如過去中國很多祖師們，修行與因緣成熟，偶聽見鳥鳴水響，即刻開悟，這如靈感的來臨一樣。所以大通智勝佛，一切已準備完成，靜坐思惟十小劫，身心不動，至功德具足即開悟成佛；正如釋迦佛靜坐，夜睹明星而開悟一樣。

**爾時，忉利諸天先為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坐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up>40</sup>

佛為下根人說法——「因緣周」。在〈化城喻品〉正說中，分兩大段，一、「略述知見久遠」，二、「廣明宿世因緣」。約聲聞弟子本身說，於過去世都曾學大乘法，只是忘記罷了。上來已說佛壽長遠，又說佛破魔後十小劫，佛法尚未現前，所以這一科判說「佛道難得」。一方面說明佛法難得，一方面形容諸天種種供養情形。因為佛有佛的法，佛佛道同，凡將成佛時，總有類似境界，如釋迦佛未成佛時，有人送吉祥草；<sup>41</sup>破魔時，諸天歡喜讚歎；<sup>42</sup>成佛後，梵王請說法。<sup>43</sup>古今諸佛，莫不皆然。

大通智勝如來未成佛時，「忉利諸天」已先為「佛」「於菩提樹下」，「敷」好「師子座」。每一小世界的忉利諸天都來供養。只要是佛在此樹下成了佛，此樹即叫菩提樹。獅子座，凡佛、國王所坐，有權威、尊嚴、無畏之象徵，即名獅子座。<sup>44</sup>這主要是說，

<sup>4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b23-25）。

<sup>41</sup> 〔唐〕栖復集，《法華經玄贊要集》卷2（卍新續藏34，215a23-b3）：

言「受吉祥草等」者，太子當欲往齊正覺山，成等正覺，路逢長者負草而行。

菩薩問曰：「汝有名字何？」答曰：「我名吉祥。」

太子念言：「逢吉祥者，必表我成大菩提吉祥事故。」

菩薩又問：「汝施與我一束草得否？」答：「願將此草，遂施與菩薩。」

**是故草依人立名，名吉祥草也。**

<sup>42</sup>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31〈34昔與魔競品〉（大正3，796c24-28）：

爾時，彼等一切諸天聞此說已，心各思惟：「如來已得成三菩提。」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將天妙花，塗香末香，天旃檀香，牛頭旃檀細末之香，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散如來上，散已復散。

<sup>43</sup> （1）〔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1（1經）《大本經》（大正1，8b22-c1）：

時，梵天王知毗婆尸如來所念，即自思惟：「念此世間便為敗壞，甚可哀愍。毗婆尸佛乃得知此深妙之法，而不欲說。」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宮忽然來下，立於佛前，頭面禮足，却住一面。時，梵天王右膝著地，叉手合掌白佛言：「唯願世尊以時說法！今此眾生塵垢微薄，諸根猛利，有恭敬心，易可開化，畏怖後世無救之罪，能滅惡法，出生善道。」

（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1序品〉（大正25，58a25-29）：

是時三千大千世界主梵天王，名式棄，及色界諸天等，釋提桓因及欲界諸天等，并四天王，皆詣佛所，勸請世尊初轉法輪；亦是菩薩念本所願，及大慈大悲故，受請說法。

<sup>44</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7〈1序品〉（大正25，111a28-b5）：

問曰：何以名「師子座」？為佛化作師子，為實師子來，為金銀木石作師子耶？又師子非善獸故，佛所不須，亦無因緣故，不應來！

約釋迦佛說，是吉祥草，諸天所見是天衣，大菩薩所見則是七寶莊嚴，其座「高一由旬」（一由旬有二十里、四十里、六十里之說）。佛高則座高，佛矮，座則矮，如丈六金身的釋迦佛，便不會坐一由旬高座，大通智勝佛身很高，故座有一由旬。這段文是倒敘法。

**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眾天華，面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華，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乃至滅度，常雨此華。<sup>45</sup>**

大通智勝佛剛坐上獅子座，同時天花亂墮，雨花供佛。時「諸梵天王」散花，範圍很廣，四面八方各一「百由旬」。平常花久了自會「萎」謝，花枯了怎麼辦？其實諸天、淨土，到花萎枯時，自然就有「香風」把它吹走，然後再落「新」鮮的香花。佛坐道場，「十小劫」之久，諸梵天王一直這樣以花「供養」，乃至成佛入涅槃也是如此。

**四王諸天為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sup>46</sup>**

這是說「四」大天「王」以「天鼓」奏樂「供佛」。天鼓有二種：一種是無人敲能自發音，還有一種是即此所說，四大王天所「擊」而鳴的。<sup>47</sup>「其餘諸天作天伎樂」，伎樂，包括種種音樂表演。此處所說諸天，六欲天、夜叉等都包括在內。四王天中有一拿琵琶的即是樂神。供佛以花供養，有的用伎樂，或香、果、燈、塗、真珠、寶具各式各樣多得很。這裡說忉利天敷座，四王天奏樂，梵天雨花，不過是特別提出來說而已，其實彼此都可以作種種供養。菩薩修行快要圓滿時，人間天上最歡喜，從此人間有光明，諸天增多，阿修羅減少了，<sup>48</sup>了生死亦從此而得，因此大家歡喜，咸來供養，「滿十小劫」乃「至」佛「滅度」後亦如此作。

**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up>49</sup>**

釋迦佛告諸比丘道：「大通智勝佛」，一直到「十小劫」以後，「佛」「法」「現」「前」，即成佛了。菩薩修行，六度四攝，一切功德都修得圓滿具足了，就要等待機緣的成熟，才能成佛。成佛以前，證真理之智慧尚未圓滿；成佛後，是究竟圓滿之佛智——佛之知見，佛慧即現起，同時一切煩惱障、所知障，甚至最微細的習氣也斷盡了。由此一念相應妙慧證得最清淨之法界性，顯起真正佛的法，有了這，即有資格「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答曰：是號名「師子」，非實師子也。佛為人中師子，佛所坐處若床若地，皆名「師子座」。

譬如今者國王坐處，亦名師子座。

<sup>4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b25-28）。

<sup>4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b29-c1）。

<sup>47</sup> (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5〈12賢首品〉（大正10，79a23-25）：

忉利天中有天鼓，從天業報而生得，知諸天眾放逸時，空中自然出此音。

(2) [宋]道威入注，《法華經入疏》卷6（卍新續藏30，134a19）：

四王諸天，為供養佛，常擊天鼓。

<sup>48</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5〈2報應品〉（大正25，314c15-17）：

若佛出世，增益諸天眾，減損阿修羅種；若佛不在世，阿修羅種多，諸天減少；以種雜福不清淨故。

<sup>4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c2-3）。

「現在前」是何意？例如有一件事情忘記了，忽然間又記起來，便是現在前。佛慧以前還沒有，一下子現起，如釋迦夜睹明星而證覺、成佛。

佛有法身、報身、應化身。<sup>50</sup>若成化身佛的相，初地菩薩即能分身百界，八相成道。<sup>51</sup>這不是現在所講的。成報身佛，報身佛原來是依無邊功德智慧所感到的圓滿果報，所以叫做圓滿報身。經中說：報身佛是在摩醯首羅天即色究竟天最高處而成佛<sup>52</sup>，那時十方諸佛放光流入將成佛之菩薩心中，十方諸大菩薩共所圍繞。成法身佛，約淺說，初地即能分證法身，約究竟圓滿說，佛才圓滿證得。<sup>53</sup>在圓滿報身同時，法身最極清淨，也就是因圓果滿究竟成佛之相，這是無量無邊功德所成的。<sup>54</sup>現在說大通智勝佛成佛，當然

<sup>50</sup> (1)〔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5（大正33，745b13-21）：

「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即是**法身**。「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即是**報身**。「名稱普聞」即是**應身**。又，非生、現生等，是**應身**也。或示己身，即**法身**、**報身**。或示他身，即**報**、**應**。「我以相嚴身，光明照十方，為說實相印。」實相印即**法身**；照十方即**應身**；相嚴身即**報身**。又「深達罪福相，遍照於十方。」即**報身**；「微妙淨法身」即**法身**；「具相三十二」即**應身**。

(2)無著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卷3（大正31，149a18-26）：

如是已說彼果斷殊勝，彼果智殊勝云何可見？謂由三種佛身，應知彼果智殊勝：一、由自性身，二、由受用身，三、由變化身。此中**自性身**者，謂諸如來**法身**，一切法自在轉所依止故。**受用身**者，謂依法身，種種諸佛眾會所顯清淨佛土，大乘法樂為所受故。**變化身**者，亦依法身，從觀史多天宮現沒、受生、受欲、踰城出家、往外道所修諸苦行、證大菩提、轉大法輪、入大涅槃故。

<sup>51</sup> (1)〔唐〕實叉難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4〈26十地品〉（大正10，183b29-c19）：

菩薩摩訶薩住此初地，……是菩薩若欲捨家於佛法中勤行精進，便能捨家、妻子、五欲，依如來教出家學道。既出家已，勤行精進，於一念頃，得百三昧，得見百佛，知百佛神力，能動百佛世界，能過百佛世界，能照百佛世界，能教化百世界眾生，能住壽百劫，能知前後際各百劫事，能入百法門，能示現百身，於一一身能示百菩薩以為眷屬；若以菩薩殊勝願力自在示現，過於是數，百劫、千劫、百千劫，乃至百千億那由他劫不能數知。

(2)〔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卷16〈12賢首品〉（大正36，825b14-16）：

菩薩發如是心故，則得少分見於法身，以見法身故，隨其願力能現八相成道利益眾生。

(3)〔唐〕栖復集，《法華經玄贊要集》卷14（已新續藏34，500b7-9）：

《華嚴經》說：「十住中初發心住，能八相成道，已伏分段天魔，已得神通，彼不能障。若究竟設入初地，能破天魔。」

<sup>52</sup> (1)〔唐〕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卷2〈2集一切法品〉（大正16，596b9-12）：

譬如藏識頓現於身及資生國土一切境界，報佛亦爾，於色究竟天，頓能成熟一切眾生令修諸行。

(2)馬鳴造，〔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1（大正32，581b13-16）：

又是菩薩功德成滿，於色究竟處示一切世間最高大身。謂以一念相應慧，無明頓盡，名一切種智，自然而有不思議業，能現十方利益眾生。

(3)〔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7〈2分別根品〉（大正41，140a4-8）：

一、法身遍充法界；二、受用身居住色界上自在天宮，即佛法中說摩醯首羅天；三、目八臂身長萬六千踰繕那，三化身隨形六道種種教化。

<sup>53</sup> 〔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1（大正32，577b29-c2）：

謂依菩薩，從初正信發心觀察，若證法身得少分知，乃至菩薩究竟地不能知盡，唯佛窮了。

<sup>54</sup> 〔陳〕月婆首那譯，《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2〈3法界品〉（大正8，697a1-4）：

佛與菩薩功德有差，法身無別。何以故？如來功德一切圓滿，盡于十方，遍眾生界，清



不是約化身成佛的意思，而是依因圓果滿究竟成佛之相，不過此無量無邊功德所成之相，我們普通不易了解，所以每每以類似之化身成佛的相來描寫他、說明他。假使以釋迦牟尼佛的化身在人間說，看到的都是佛在人間之相，莊嚴、供養之類。現在約報身佛說有諸天供養等。鳩摩羅什法師說：在大乘經裡很難以嚴格分別這是什麼佛，<sup>55</sup>這裡總說大通佛圓滿成佛之事。

癸二 轉正法輪

子一 供養勸請

丑一 王子禮請

寅一 詣佛

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其第一者名曰智積。諸子各有種種珍異玩好之具，聞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捨所珍，往詣佛所。諸母涕泣而隨送之。其祖轉輪聖王與一百大臣及餘百千萬億人民，皆共圍繞，隨至道場，咸欲親近大通智勝如來，供養恭敬，尊重讚歎。<sup>56</sup>

現在是第二科，「轉正法輪」。凡是成佛說法，都有請說法的人，像釋迦成佛後，梵王請轉法輪。幾乎成了例子，現在大通智勝佛成佛也有請法者，這又分二科，第一科「供養勸請」，第二「受請說法」。「供養勸請」，有二種人請：一是「王子禮請」，二是「梵天禮請」。先講「王子禮請」。

「王子禮請」中分三，第一是「詣佛」。王子，即大通「佛」「未出家」以前的兒子，即是佛的兒子。如釋迦佛的兒子羅睺羅，不過他很小，後來釋迦佛成佛很久了才跟佛出家聞法。而大通智勝佛一成佛，他還沒有出家以前的「十六」王「子」都到佛處親近佛，後來都出家了。「第一」個王子「名」叫「智積」，智慧積聚之意。可知，長子都是大智，如佛之長子文殊師利菩薩。大通佛的十六王子，還是孩子，因大通佛壽長，故其童年階段不像我們一般所說的只限七、八歲至十四、五歲。可能幾百千歲仍屬童子階段。既是孩子，王家有「各」式各樣「珍」寶「玩」「具」，大家聽見父親成佛了，都把珍寶玩具「捨」去，「往詣佛所」，都出家去了。

在家有在家法，出家有出家法。在家人有種種裝飾，經濟財產珍寶，出了家即應離財產，割愛辭親，心裡覺得美好的、珍貴的，都應捨棄，表示內心捨棄五欲之樂，不再執著，才好修行辦道。十六王子到佛那裡去，不但他們自己去，諸子不是一母所生，所以他們的「母」親，都啼啼哭哭跟了去，一直跟到佛那裡。世間人都重私愛，明知佛法頂好，還是捨不得。當時不但十六王子母親跟去，即連他們的「祖」父，也是大通智勝佛之父——「轉輪聖王」以及「大臣」百姓，成百成億地跟去，想要「親近大通智勝如來」。

如以釋迦佛來說，他的父親，作在家居士，兒子羅睺羅出家，佛的親生母親早就逝

---

淨離垢，障礙永無；菩薩之身，功德未滿，有餘障故。

<sup>55</sup> 〔東晉〕慧遠問，羅什答，《鳩摩羅什法師大義》卷3（大正45，142c28）：  
又法身、變化身，經無定辨其異相處。

<sup>5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c3-10）。

世，撫養他的姨母摩訶波闍婆提、佛的夫人全都出了家。現在大通智勝佛十六王子，諸子之母、祖父（轉輪聖王）、大臣、百姓都去親近佛，聞法修行。轉輪聖王，即佛教裡所說的聖王，以正法治世，近似中國所說的真命天子，政治修明、人民安樂之世。因此輪王出世時，有七寶出現其中，有一種是輪寶，輪寶所到之處，萬眾歸順。這裡表示轉正法輪，教人民皈依三寶、修持五戒、奉行十善，人人過著道德和樂的生活，這叫轉輪聖王。<sup>57</sup>大家見了佛，「恭敬」、「供養」、「讚歎」。佛法中若說供養，必加恭敬，表示對佛尊重和內心之虔誠。

## 寅二 禮讚

到已，頭面禮足，繞佛畢已，一心合掌，瞻仰世尊，以偈頌曰：

### 一、頌佛願圓滿

大威德世尊，為度眾生故，於無量億劫<sup>58</sup>，爾乃得成佛，  
諸願已具足，善哉吉無上。<sup>59</sup>

此科禮讚佛。禮，即「頭面禮足」——頂禮，以我們最尊貴之頭，碰佛之足，表示恭敬之極。吾人覺得對方偉大、自己很差，故以最尊貴的首禮佛最低下的足，表示最極恭敬。還有「繞佛」三匝，這是印度規矩。隨即「一心合掌」當中，表示虔誠。「瞻仰」即仰望於佛。於是說「偈」讚歎，先一個半頌，頌佛願圓滿。佛是修菩薩行而成就的，菩薩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成佛，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度眾生。假使說佛頂好，我要成佛，假如這麼想，那即還帶著小乘氣。為什麼呢？真正大乘佛法的精神，以大悲心出發。世間苦惱，要如何才能度眾生？如何才能真正救濟眾生？思來想去，唯有成佛才能真正度眾生，所以要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要成佛。所以成佛的目標是為了度眾生，這是菩薩的根本願。而今到了成佛，願即圓滿，能真正的度眾生了。

「大威德世尊」，從何知其威德之大？如佛將成佛時，忉利諸天、梵天、四王天等均來供養讚歎，由此可見。因佛之一切功德已具足、智慧已圓滿，這都是從「無量億」「劫」以來，發菩提心修菩提行「度」「生」，「乃」至現在才圓滿「成佛」的。平常說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在一般人看來，已覺太長久了，其實三大阿僧祇劫這還是共小乘的說法，現在大通智勝佛是無量億劫才圓滿成佛的，所以龍樹菩薩批評小乘人的講法，說「三大阿僧祇劫有限有量」。<sup>60</sup>大通智勝如來從塵點劫來，不知花了多少時間，現在才成

<sup>57</sup> (1)〔西晉〕法立共法炬譯，《大樓炭經》卷1〈3轉輪王品〉（大正1，281a5-b1）：

佛語比丘：「世間有轉輪王時，自然生七寶、有四德。何等為七？一者、金輪寶，二者、白象寶，三者、紺色馬寶，四者、明月珠寶，五者、玉女寶，六者、藏聖臣寶，七者、導道聖臣寶。轉輪王其金輪何類？……轉輪王便告諸王言：『諸賢等各自治國以正法，莫行非法。諸賢等但莫殺生、莫盜竊、莫犯人婦女、莫妄語罵詈惡口兩舌、莫念惡。當慈心為政具奉行，如是者，則為受我教。』」

(2)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12〈3分別世品〉（大正29，65b6-9）：

經說輪王出現於世便有七寶出現世間。其七者何？一者、輪寶，二者、象寶，三者、馬寶，四者、珠寶，五者、女寶，六者、主藏臣寶，七者、主兵臣寶。

<sup>58</sup> 劫=歲【宋】【元】【明】【宮】【博】。（大正9，22d，n.18）

<sup>59</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c10-15）。

<sup>60</sup>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4〈1序品〉（大正25，92b7-9）：

了佛。本來菩薩修行，是應不拘時間的。世上凡愈偉大的事，愈要很大努力和愈長的時間來成就。這是共佛法的原則。

「吉無上」即無上吉祥。《華嚴經》說毘盧遮那佛到天上去，菩薩天眾見了佛，都讚說吉祥、吉祥，<sup>61</sup>唯佛是最清淨故最吉祥處，下說佛之修德圓滿。

## 二、頌修德圓滿

世尊甚希有，一坐十小劫，身體及手足，靜然安不動，  
其心常恬怕<sup>62</sup>，未曾有散亂，究竟永寂滅，安住無漏法。<sup>63</sup>

何以得知佛之修德圓滿？從佛「一坐十小劫」，「身」心「手足」一動「不動」。佛「心常」淡泊，是極清淨，無有絲毫煩惱，故能常淡泊；「怕」即泊。佛已離一切煩惱動「亂」，到達最「究竟」處，故「永」得「寂滅」，「安住」於涅槃境界。眾生之所以有苦，即因有種種動亂，所以有矛盾、衝突、苦痛，故是生滅的戲論之法。大通佛現已安住「無漏法」中，身心得以安定，畢竟清淨，一切功德智慧悉皆圓滿，故讚佛之修德究竟圓滿。

## 三、頌大眾歡喜

### （一）總說

今者見世尊，安隱成佛道，我等得善利，稱慶大歡喜。<sup>64</sup>

總說大家歡喜。「安隱」，即安穩、無動亂，有種種好處。一般人如聽幾句好話，或得一些錢，雖算好事，但不一定好，或可能因此而生煩惱。「今」「見」佛，得好處，即是「善利」，無一不好的成分，所以大家見了面，互為恭喜「慶」祝、「大歡喜」。那麼究竟得什麼好處呢？因為眾生苦惱不堪，今遇佛來引導故。

### （二）詳釋

眾生常苦惱，盲暝無導師，不識苦盡道，不知求解脫，  
長夜增惡趣，減損諸天眾，從冥入於冥，永不聞佛名。  
今佛得最上，安隱無漏道，我等及天人，為得最大利，  
是故咸稽首，歸命無上尊。<sup>65</sup>

因為一切「眾生常苦惱」，在現時的环境當中，或因身心或因環境而引起種種的苦惱。沒有智慧，沒有好人引導，甚至於三苦、八苦中受煎迫仍以苦為樂。在佛出世之前，印度有許多外道，也是要救度眾生，離苦得樂，但不得其法，結果如「盲」引盲，終不能脫苦。要離苦，有離苦的方法、路子，這即「苦盡道」。眾生在生死中糊里糊塗，千百年均在受苦，因無智慧為導故，被無明愛結所繫，也就是「不」曉得追「求」徹底「解」除苦惱了。

---

佛言「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欲度眾生」，何以故言「三阿僧祇劫」？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

<sup>61</sup>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6〈13昇須彌山頂品〉（大正10，80c21-81a16）。

<sup>62</sup> 恬怕（dān bó 勿弓、勺丿）：1.恬靜；淡泊。（《漢語大詞典》（七），p.605）

<sup>6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c15-19）。

<sup>6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c19-21）。

<sup>6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c21-27）。

「眾生常苦惱，盲冥無導師，不識苦盡道，不知求解脫」這四句話即四諦理。「眾生常苦惱」，即大家在苦諦當中。「盲冥無導師」，就是沒有智慧、都是煩惱，常在集諦當中，受集諦影響。「不識苦盡道」就是不知道諦，不知道離苦得樂的方法。「不知求解脫」就是不知滅諦也不知滅，不求涅槃。佛未出世，世間沒有四諦法，大家都在糊里糊塗當中，沒有人可以解救他們，也沒有找到離苦痛的方法。因為沒有佛法，所以在生死「長夜」中，只有「增」長「惡趣」了。「減損諸天眾」，因「天眾」福報享盡了仍要退墮，比如說本來有多少的天眾，後來慢慢地退，天眾的數量也越來越少了。<sup>66</sup>故說不但了生死要靠佛法，生天亦得賴佛法，有了佛法，生天的人就一天天增多。

「從冥入於冥」，眾生從苦痛的地獄中出，來生還是生地獄或餓鬼、畜生道，謂之「從冥入冥」。「從冥入明」，從惡趣中出，生人間天上。「從明入冥」，即眾生從人間天上而來生報生三惡趣。「從明入明」，即眾生從善趣出，來生仍在善趣中。

眾生一向不能見佛聞法，始終「從冥入冥」，無有出期。現在大通智勝佛成佛了，得最「安隱」之佛道，「我」們（十六王子等）「及天人」都得「最大」的「利」益，於佛法的光明普照之下，見佛聞法，如法精進。所以大眾在慶喜之餘，一致「稽首」皈依佛。「歸命」，將自己的身心交給佛法僧三寶，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獻給三寶。

### 寅三 勸請

爾時，十六王子偈讚佛已，勸請世尊轉於法輪，咸作是言：

世尊說法，多所安隱，憐愍饒益，諸天人民。

重說偈言：

世雄<sup>67</sup>無等倫，百福自莊嚴，得無上智慧。願為世間說，

度脫於我等，及諸眾生類，為分別顯示，令得是智慧。

若我等得佛，眾生亦復然。

世尊知眾生，深心之所念，亦知所行道，又知智慧力，

欲樂及修福，宿命所行業，世尊悉知己，當轉無上輪。<sup>68</sup>

現請佛說法，「十六王子」說「偈讚佛」，又「勸」佛「轉」「法輪」。上面說過轉輪聖王有輪寶，輪所到之處，民順眾服；現在佛說法轉法輪，如輪在轉，輪向什麼地方，那地方的人，即歸向於佛，依法修行。法輪的二種意義：一、從自己轉向別人，由此至彼；二、摧殘義，輪子經過處，壓倒花草，佛法一出世，許多天魔外道邪說，均被折服。<sup>69</sup>

<sup>66</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5〈2報應品〉（大正25，314c15-17）：

若佛出世，增益諸天眾，減損阿修羅種；若佛不在世，阿修羅種多，諸天減少；以種雜福不清淨故。

<sup>67</sup> 世雄：佛之尊稱。謂佛有大定力，具雄健之德，於世間最為雄猛，能制伏、斷盡一切煩惱。（《佛光大詞典》（二），p.1528）

<sup>6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2c28-23a10）。

<sup>69</sup> （1）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5〈1序品〉（大正25，244c8-10）：

「轉梵輪」者，清淨故名「梵」；佛智慧及智慧相應法，是名「輪」；佛之所說，受者隨法行，是名「轉」。

（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5〈1序品〉（大正25，245a18-24）：

梵語中，「轉」含有向前推進之意，轉法輪，即把佛法推動出來，使一切人得到佛法的好處。

佛成了佛最要緊的事，是度眾生。眾生沒在苦惱中，不得安穩故；今得佛法滋潤，身心得到安定快樂了。佛說法有二義：第一、佛覺得眾生苦惱，「憐愍」故說法；第二、為「饒益」眾生。前者是悲心，拔苦；後者是慈心，與樂。佛說法，不是要說出高深道理以自誇，而是出於慈悲心，為令眾生得安樂故說法。

「世尊」，是形容最偉大的聖人，世間最偉大的聖者，亦即世尊。佛的功德最大，無可比擬。佛之福德大，「百福」「莊嚴」，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每一相都是百福莊嚴所成。化身佛有三十二相，圓滿報身佛有無量相、無量好。

如何才算百福？古代論師解釋各有不同。<sup>70</sup>佛有福德、智慧；而眾生之所以苦惱，即因無智慧、無福報，所以顛顛倒倒。現在佛既成佛，為度眾生之根本意願已可實現，已能「度脫」我們十六王子，及諸子之母、轉輪聖王，以「及諸眾生類」。佛「為」眾生說法，「分別」表「示」出來，使「令」眾生「得是智慧」——悟佛知見。十六王子請法，亦即為一切眾生請法。

佛為什麼能度眾生？最主要的，是因佛具有圓滿智慧故。眾生的煩惱、根性、福德、智慧、能力、愛好各各不同，而「世尊知眾生深心之所念」，甚至對於眾生內心所想念的，佛也非常清楚。我們有時連自己想什麼都不知道。當然，表面上想這想那，我們自己是知道的。但，有許多在內心深處的下意識乃至無意識當中流露出來，他自己都不大清楚、不大曉得。有時候旁邊人看，看懂了這個人的心怎麼樣，他自己還都不大清楚。佛能夠知道眾生內心所繫念是怎麼一回事，否則就不能對症下藥、不能應機。

「亦知所行道」，佛也知道每一個眾生所行的是什麼路。這「道」不一定是修行的道，凡是我們過去所行的善業、惡業，佛也能夠看得清楚徹底。另一方面能知道眾生的智慧強弱、根機如何。其實智慧很難講，有的人對這樣很聰明，那樣就不行，智慧有各式各樣。如近代許多偉大的人物，亦有如此現象，有些文學很好，數錢就完全不行。出家人也有，智慧很高、說法利生做的很好，但是錢方面就弄不清楚。這一些，眾生搞不清楚，佛全都知道。

「欲樂及修福，宿命所行業」。欲樂——各有各的愛好、興趣、歡喜的事情；從修學佛法來說，有的喜歡持戒、有的喜歡念佛，眾生的欲樂各各不同。所修的福報各各不同，宿命過去世所行的業，或善業或惡業各各不同，業障現前也各不相同。

佛的智慧能知道眾生所行道、心中所念、根性、福德智慧深淺、愛好、過去的善惡

---

復次，轉輪聖王手轉寶輪，空中無礙；佛轉法輪，一切世間天及人中無礙、無遮。其見寶輪者，眾毒皆滅；遇佛法輪，一切煩惱毒皆滅。見寶輪者，諸災惡害皆滅；遇佛法輪，一切邪見、疑、悔、災害皆悉消滅。王以是輪治四天下；佛以法輪治一切世間天及人，令得法自在。是為相似。

(3)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53〈26 無生品〉（大正 25，438b20-21）：但為破虛妄顛倒故，名為「轉法輪」。

<sup>70</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87b5-24）。

業等等，所以說「世尊悉知己，當轉無上輪」，這一切佛都知道，所以佛說的法門究竟圓滿，應機說法，沒有不得到利益的。我們現在照經本宣揚佛法，不一定能契機，因為不知眾生的根性，故不一定都能得到好處。八萬四千法門，在佛運用起來，無不恰到好处。

此下梵王請法。

## 丑二 梵天禮請

### 寅一 威光照動

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十方各五百萬億諸佛世界，六種震動，其國中間幽冥<sup>71</sup>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眾生各得相見，咸<sup>72</sup>作是言：「此中云何忽<sup>73</sup>生<sup>74</sup>眾生？」又其國界，諸天宮殿乃至梵宮六種震動，大光普照遍滿世界勝諸天光。<sup>75</sup>

此是「梵王禮請」，又分二科：一是「威光照動」，二是「梵王來請」。在法華會上，釋迦「佛」告訴弟子們說，當時「大通智勝佛」「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就佛道時，「十方」世界的每一方，「各五百萬億諸佛世界」，「六種震動」。

六種震動，以前已講過；一方面是地動，一方面是光明。在一佛與一佛的世界之間，都有「幽冥處」（世界上所有有光明，因有太陽的照射；這裡所說的幽冥處，是因太陽、月亮都照不到），忽然光「明」照耀（曜），本來互不見到的「眾生」，一下子彼此「見」到了，大家覺得很奇怪，以為出生好多眾生來，其實本來就有，只因沒有光明，見不到而已，這在佛法稱為「了因」<sup>76</sup>。有的眾生一向在黑暗中過活，如地下種種蟲類小動物都是。

又每一世界「諸天宮殿」「乃至梵」王的「宮」殿，亦「六種震動」<sup>77</sup>，亦得「光明」「照」耀。六種震動是約地動的形態和地動的程度說，如一級、二級、三級。諸天宮殿，本是光明的，不動的，而會忽震動起來，光明也更大，所以說「大光普照遍滿世界勝諸天光」。

過去曾有一個故事說：梵天王在天宮自宣是究竟常住始終不變，一切由我創造等話，目連一現神通，梵宮震動起來了；梵天王趕快請馬勝比丘到無天眾之處，打交道說

<sup>71</sup> 幽冥：2.幽暗；黑暗。（《漢語大詞典》（四），p.438）

<sup>72</sup> 咸：1.皆；都。2.同；共。（《漢語大詞典》（五），p.216）

<sup>73</sup> 忽：6.迅速。（《漢語大詞典》（七），p.426）

<sup>74</sup> 生：18.出現；顯現。（《漢語大詞典》（七），p.1486）

<sup>7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3a11-17）。

<sup>76</sup> 〔唐〕窺基撰，《因明入正理論疏》卷1（大正44，101b29-c28）。

<sup>77</sup> （1）〔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1〈1緣起品〉（大正5，2b10-15）：

爾時，世尊不起本座，復入師子遊戲等持，現神通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變動，謂：動、極動、等極動，踊、極踊、等極踊，震、極震、等極震，擊、極擊、等極擊，吼、極吼、等極吼，爆、極爆、等極爆。又令此界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

（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8〈1序品〉（大正25，117a4-b3）。

好話，惟恐自己的權威失掉。<sup>78</sup>因此佛法說，他一方面是慢心，一方面是僞心、虛偽。<sup>79</sup>向來梵王在梵王境界中，自以為最，而今宮殿大為震動，始感到自非究竟，所以也來請佛說法了。

寅二 梵王來請

卯一 東方

辰一 睹瑞驚議

爾時，東方五百萬億諸國土中，梵天宮殿光明照曜，倍於常明。諸梵天王各作是念：「今者宮殿光明，昔所未有，以何因緣而現此相？」是時，即各相詣<sup>80</sup>，共議此事。<sup>81</sup>

十方梵王請佛說法，現先從東方說起。世間說方向，都是從東方說起，如日出也在東方，佛法為隨順世法故，十方梵王請法，亦先從東方說起。<sup>82</sup>

「東方五百萬億諸國土中」的梵天王，因佛放光，「照曜」（照耀）「梵天宮殿」，梵天雖然一向是「光明」的，現在更比平常加倍的光耀奪目，故說「倍於常明。」這麼一來，「諸梵天王」等感覺希奇了；這說明佛出世威光之大，一方面是有緣感召，故諸天

<sup>78</sup> (1)〔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16（24 經）《堅固經》（大正 1，102a21-c22）。

(2)〔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29（大正 27，670b26-671a13）。

(3)〔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52（大正 27，271b21-27）：

或復有執，梵世有覆纏。

問：彼何故作此執？

答：依契經故。謂契經說：大梵天王不了尊者馬勝所問恐梵眾知，方便引出軟言愧謝。

彼說梵王由覆纏故引出眾外方申不了，為遮彼意顯示覆纏唯欲界有，然大梵王為慢諂覆蔽心故便作是語。由此因緣故作斯論。

(4)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4〈2 分別根品〉（大正 29，20c25-21a2）：

經說：諂誑極至梵天，眾相依故。上地無有，以大梵王處自梵眾。忽被馬勝苾芻問言：此四大種當於何位盡滅無餘，梵王不知無餘滅位，便矯亂答。我於此梵眾是大梵自在作者化者生者養者，是一切父，作是語已。引出眾外諂言愧謝，令還問佛。

<sup>79</sup> (1)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32〈1 序品〉（大正 25，300a21-25）：

菩薩以何因緣故，如是結加趺坐？

答曰：以梵天王主三千世界，生邪見心，自以為大；見菩薩結加趺坐遍滿虛空，則憍慢心息。

(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0〈1 序品〉（大正 25，128a6-9）：

復次，世界有天常求尊勝，憍慢法故，自言天地、人物，是我化作。如梵天王謂諸梵言：「我作汝等。」

<sup>80</sup> 詣：2.前往；到。（《漢語大詞典》（十一），p.197）

<sup>8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7 化城喻品〉（大正 9，23a17-21）。

<sup>82</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31〈1 序品〉（大正 25，288a22-b3）：

問曰：若佛法中無方，三無為：虛空、智緣盡、非智緣盡亦所不攝，何以言「有方亦是常，是無為法，非因緣生法，非作法，微細法」？

答曰：是「方」法，聲聞論議中無。摩訶衍法中，以世俗諦故有，第一義中一切法不可得，何況方！

如五眾和合，假名眾生；方亦如是，四大造色和合中，分別此間、彼間等，假名為方。日出處是則東方，日沒處是則西方，如是等是方相。是方自然常有故，非因緣生；亦不先無今有、今有後無，故非作法；非現前知故，是微細法。

雲集請法。於是引起了梵天大眾的驚疑，為什麼我們「宮殿」會有這種瑞「相」？每一個小世界皆有一個梵天王，現五百萬億國土，即有五百萬億之梵天王。梵天在三界二十八天中，屬初禪天，初禪天有三天，梵眾天——如百姓，梵輔天——如宰官大臣，大梵天——如大王。這三天統一起來，成為一個梵王世界。如此，在一個世界上就有一個統一的梵天，依二十八天來講，就是在初禪天上有一個大梵天。但，也有經裡這樣講，三千大千世界中，有一大梵天王統領。<sup>83</sup>好像三千大千世界有一個更大的梵王一樣。如果單單是一個小世界初禪天的梵王，就不能統領三千大千世界。無論如何，現在說每一國土有一梵天，五百萬億國土，共有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見佛放光照耀其宮殿，最後互相商研討論追究，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本來「諸梵天王」「各」有其世界的，但凡是同類即可相通，彼此往來，所以大眾相聚論「議」。

時，彼眾中有一大梵天王，名救一切，為諸梵眾而說偈言：

我等諸宮殿，光明昔未有，此是何因緣，宜各共求之，  
為大德天生？為佛出世間？而此大光明，遍照於十方。<sup>84</sup>

在五百萬億諸梵天王中，「有一」位「梵天王名救一切」。梵天雖未究竟，亦有慈悲救世的觀念，即「說」下面「偈」頌：「我」們的「宮殿」中，從未有過這樣的「光明」，這究竟是什麼「因緣」？我們應該研究一下。可能不出兩件事，一是「大德天生」，一是「佛出世」。大德天生，在天人中，雖然都是生於天，但其功德有大小優劣不同，無論是生於欲界天中、生梵天中，亦各有其差別，如果遇上功德特別大，特別殊勝之天生，即有大光明照耀。<sup>85</sup>我們這世界亦常有此說法，據說有偉人出生，即紅光滿室，常被誤為失火，平常人出生便沒有此瑞相了。小功德天生雖然亦有光明，但大功德天的光明更大。如果是佛出世間，自然有更「大」的「光明遍照」，這表示此人將要成佛，救濟一切。現在諸梵天王大家一起研究，若是佛出於世，則可去聽法；如果是大德天生，雖是梵天，煩惱未盡，多少免不了一點妒忌心理。

## 辰二 尋光見佛

爾時，五百萬億國土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衣祴<sup>86</sup>盛諸天華，共詣西方推尋<sup>87</sup>是

<sup>83</sup>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10(264經)(大正2, 67c16-26)：

我自憶宿命，長夜修福，得諸勝妙可愛果報之事。曾於七年中，修習慈心，經七劫成壞，不還此世。七劫壞時生光音天，七劫成時還生梵世，空宮殿中作大梵王，無勝、無上，領千世界。從是已後，復三十六反，作天帝釋。復百千反，作轉輪聖王，領四天下，正法治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摩尼寶、玉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皆悉勇健；於四海內，其地平正，無諸毒刺，不威、不迫，以法調伏。

(2)〔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22(30經)《世記經》〈12世本緣品〉(大正1, 145a6-19)。

(3)〔唐〕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卷8〈19詣菩提場品〉(大正3, 585a3-4)：

三千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王……。

<sup>84</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 23a21-26)。

<sup>85</sup>〔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化城喻品〉(大正34, 792b1-3)：

經「時彼眾中(至)遍照於十方」。

贊曰：此一天請求。諸天之中具威德者，將生之時光明先現，故此疑言為大德天生。

<sup>86</sup> 祴：1.衣襟。(《漢語大字典》(六)，p.3296)



相。見大通智勝如來處于<sup>88</sup>道場菩提樹下，坐師子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佛轉法輪。<sup>89</sup>

「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及「以衣」襟「盛」了「天」花，向「西方」放光處「尋」求。梵與我們不同，我們出門是乘車船或飛機，帶多少用品；而梵天出門是與宮殿同往的，他們的宮殿範圍很大，差不多就是他們的世界，要到那裡，也把宮殿帶到那裡，還以衣襟盛滿天花，準備見佛時或大德天以花供養。因大通智勝佛放光是照東方國土，所以梵天王等便向西方尋光明之來源。找到了之後，即「見大通智勝」佛坐「道場菩提樹下」，「師子座上」，「諸天龍」八部鬼神團團「圍繞」。佛與常人不同，不是坐於最上一面，其他人在下面；佛是坐在室外的菩提樹下，四面是空的，故諸天龍神等四面圍繞。故從前大叢林中供佛像，後方也是空的，亦可前後左右圍繞。除八部鬼神外，也看「見十六王子請佛轉法輪」。

### 辰三 三業供養

即時，諸梵天王頭面禮佛，繞百千匝<sup>90</sup>，即以天華而散佛上，其所散華如須彌山；并<sup>91</sup>以供養佛菩提樹，其菩提樹高十由旬。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獻宮殿，願垂<sup>92</sup>納受。」<sup>93</sup>

「諸梵天王」見「佛」後，行身口意三業恭敬供養。第一步「禮佛」、繞佛，平常人只繞佛三匝，現五百萬億的梵天王「繞百千匝」。然後「散」花供「佛」，花落在地上堆積起來，「如須彌山」之高。須彌山在大海中，出於海面及深入海中各有八萬四千由旬<sup>94</sup>，花如須彌山之高。我們平常念「八十八佛」時，「最勝衣服最勝香」、「一一皆如妙高聚」<sup>95</sup>，妙高就是須彌山，「須彌」兩個字翻譯成「妙高」。<sup>96</sup>這種供養，普通人是無

<sup>87</sup> 推尋：推求尋索。（《漢語大詞典》（六），p.678）

<sup>88</sup> 于：10.介詞。猶在。26.同「於」。（《漢語大詞典》（一），p.257）

<sup>8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3a27-b3）。

<sup>90</sup> 匝：1.周；圈。2.環繞；圍繞。（《漢語大詞典》（一），p.958）

<sup>91</sup> 并：3.並且。（《漢語大詞典》（二），p.80）

<sup>92</sup> 垂：3.用作敬詞，多用於上對下的動作。如：垂問；垂愛；垂察。（《漢語大詞典》（二），p.1077）

<sup>9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3b3-7）。

<sup>94</sup> （1）〔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18（30經）《世記經》〈1閻浮提州品〉（大正1，114c12-13）：

須彌山王入海水中八萬四千由旬，出海水上高八萬四千由旬，

（2）〔西晉〕法立共法炬譯，《大樓炭經》卷1〈1閻浮利品〉（大正1，277b4-5）：

比丘！須彌山王入大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高亦八萬四千由旬，

（3）〔隋〕闍那崛多等譯，《起世經》卷1〈1閻浮洲品〉（大正1，310c11-12）：

須彌山王，下入海水，八萬四千由旬，上出海水，亦八萬四千由旬。

（4）〔隋〕達摩笈多譯，《起世因本經》卷1〈1閻浮洲品〉（大正1，365c23-25）：

其須彌山王，入海水中八萬四千由旬，出海水上亦八萬四千由旬。

<sup>95</sup>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大正10，847a12-14）：

最勝衣服最勝香，末香燒香與燈燭，一一皆如妙高聚，我悉供養諸如來。

<sup>96</sup> （1）〔隋〕吉藏撰，《金剛般若疏》卷3（大正33，112a9-10）：

須彌此云妙高山，亦云安明山也。

法做到的，諸天、菩薩才能這樣大供養。散花供佛外，還「供養佛菩提樹」。大通智勝如來成佛之「菩提樹」，有「十由旬」「高」。供養菩提樹，是紀念之意。佛對我們有功德，佛在此樹下成佛，故此樹亦值得我們敬仰，所以菩提樹一向也是佛弟子恭敬崇拜的對象。我們假使到印度去，都是要到菩提樹下供養禮拜。諸梵天王以花「供養」後，把「宮殿」也「奉」獻給「佛」，對佛說「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獻宮殿，願垂納受」，請佛哀愍，饒益我們，換言之，就是憐憫我們，讓我們通過供養佛，積集大功德。佛陀怎麼能住這麼多的宮殿呢？因為佛有一種不共的神力，能讓供養者各自看到佛陀住在自己供養的宮殿裡，於是大家都生歡喜心。真正講起來，供養三寶，無論是供養佛或供養出家人，照道理，不論好壞，所有供養都會接受，除非是不適合出家人使用的東西。接受以後，所有供養的物品都會使用。有些大法師、老和尚福報大，弟子也多，有很多供養，用都用不完，但不論好壞都會平等接受並使用。這是佛法的規矩，平等接受，普遍受供。

時，諸梵天王即於佛前，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世尊甚希有，難可得值遇，具無量功德，能救護一切。  
 天人之大師，哀愍於世間，十方諸眾生，普皆蒙饒益。  
 我等所從來，五百萬億國，捨深禪定樂，為供養佛故。  
 我等先世福，宮殿甚嚴飾，今以奉世尊，惟<sup>97</sup>願哀納受。<sup>98</sup>

這「時」，「諸梵天王」就在「佛前」，大家「一心同聲」用「偈頌」對佛說：「世尊」出世「希有」難得，非常不容易「遇」「得」到，下面有說一百三十劫、一百八十劫、百千劫才遇到佛的，<sup>99</sup>佛如優曇花一樣難遭難遇。<sup>100</sup>佛具有大智慧、大慈悲等「無量功德」，「能救」度「一切」眾生，是「天人」的「大」導「師」，「愍」「世間」之苦痛，而予救濟，因此，佛出世能使「十方」「眾生」「皆蒙」受「饒益」，得到好處，這是佛的無量德。<sup>101</sup>

接下來是表自己供養的意思，「我」們「從」很遠東方「五百萬億國」土來，是「捨」

(2)〔唐〕澄觀述，《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卷1（大正36，712a18-19）：

須彌者正云蘇迷盧，此云妙高，四寶所成故名為妙，挺出眾山故亦名高。

<sup>97</sup> 惟：6.副詞。相當於「只有」、「只是」。也作「唯」、「維」。（《漢語大詞典》（七），p.598）

<sup>9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3b7-16）。

<sup>9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4a23-25）、（23c15-19）、（24a8-11）。

<sup>100</sup> 〔元魏〕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卷7〈13 恒河沙品〉（大正16，558b15-23）：

我餘經中說佛出世如優曇華，眾生聞已，言佛道難得不修精進，是故我說諸佛如來如恒河河沙。大慧！我說諸佛出世如優曇華者，依可化眾生義故，我說諸佛如優曇華。大慧，而優曇華於世間中無人曾見，當亦不見。大慧！諸佛如來世間曾見現見當見。大慧！我說如是，非依自身所得法說，是故說言如優曇華，諸佛如來亦復如是。

<sup>101</sup> (1) 失譯，《菩薩本行經》卷1（大正3，109a10-24）。

(2)〔清〕通理述，《法華經指掌疏》卷3（巳新續藏33，590b13-18）：

佛出世難，如優曇華，故讚以希有難遇，力無畏等。無一不備，故讚以具無量德。能救護者，救令離苦，護令得樂，總讚如來大悲大慈德也。具大慈悲，能救能護，故稱天人大師，哀愍世間。正大悲能救之義，普蒙饒益，正大慈能護之義。

棄了甚「深」的「禪定樂」才來的。諸梵天王在梵天宮中享受禪定之樂。一定要修禪定，方能生於梵天，前生修初禪定者，此生即生於初禪天，自然而得享受禪定之樂。所以定有二種：一是修得，於人間修行而得初禪境界者；一是報得，是死後生於初禪天，或作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皆能享禪定之樂者，是前生修，今生受。<sup>102</sup>凡生禪天者，皆能得禪定樂。如生於人間，享受五欲樂一樣。

梵天厭棄五欲而修禪定，常住於定中，現因「為」要「供養佛」，故捨棄禪樂，起神通而從遠方來，如人間捨棄家庭而聞法修行者一樣，付出的代價亦可不小。這是「我們」的前生「福」報所莊「嚴」的「宮殿」，用「以」供養「世尊」，「願」佛慈悲「納受」。這是表身體、語言、內心三業虔誠供養。

#### 辰四 請轉法輪

爾時，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作是言：「惟願世尊轉於法輪、度脫眾生、開涅槃道。」時，諸梵天王一心同聲而說偈言：

世雄兩足尊，唯願演說法，以大慈悲力，度苦惱眾生。<sup>103</sup>

「梵天王」說「偈讚佛」之後，即請佛「轉」「法輪」、「度」「眾生」。法輪的正確定義，是說此法，能令眾生起無漏慧，解脫生死，這無漏智慧，從佛心中轉，使眾生心中，亦能起無漏智，證真理、斷煩惱、了生死，此法才是轉法輪。如果隨便說一些人天普通的道理，並非轉法輪。<sup>104</sup>如釋迦佛在鹿野苑，初轉四諦法輪，初說三轉十二行法輪，阿若憍陳如等領解即斷煩惱，了生死，證阿羅漢果，這才是轉法輪，所以轉法輪是特別重於出世法的。<sup>105</sup>這裡說，佛轉法輪，能「度脫眾生」「開涅槃道」路。大家都想達到涅槃的境界，但不知道通達的方法、道路。這離苦得樂的道路，即是八正道。開涅槃道

<sup>102</sup> 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8〈8 分別定品〉（大正 16，145a25-27）：

一切功德多依靜慮，故應先辯靜慮差別，此總有四種。謂初二三四，四各有二，謂定及生。

<sup>10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7 化城喻品〉（大正 9，23b17-21）。

<sup>104</sup> （1）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4c27-245c4）。

（2）〔唐〕窺基撰，《大乘法苑義林章》卷 1（大正 45，245a10-c28）。

<sup>105</sup>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5（379 經）（大正 2，103c13-104a28）。

（2）參見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88〈77 六喻品〉（大正 25，676b10-17）：

是菩薩行是法，應具足一切種智；具足一切種智已，斷一切煩惱習，具足滿三十二相，身放無等無量光明；放光明已，三轉十二行法輪；法輪轉故，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中眾生聞說法聲，皆以三乘法而得度脫。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住精進波羅蜜中，能大饒益及能具足一切種智。

（3）〔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 7〈化城喻品〉（大正 34，793b11-25）：

經「爾時大通智勝如來（至）十二行法輪」。

贊曰：上明供養請轉，下第二段明許可為轉。有四：一標許可為轉，二明餘所不能，三彰所轉之法，四顯生聞獲益。此初也。三轉有二：一自，二他。今為他轉，非佛自轉。此苦聖諦，名示相轉；此應遍知，是勸修轉；此已遍知，是作證轉。此行法輪以移動運，是轉義故。是一一轉，令聞法者發生無漏真聖慧眼。隨其次第，於去、來、今苦諦之中，生智、明、覺。如是一轉總別四行，三轉諦諦皆有十二行相。然數等故，但說三轉十二行相。三轉如次顯示，令入見、修、無學等三。

路，即是開甘露門的意思。<sup>106</sup>「梵天王」再次「一心同聲說偈」子，讚歎世尊「世雄兩足尊」，「願」世尊「演說法」教，以「大慈」大「悲」的「力」量，「度」脫「苦惱」的「眾生」。「度」的意思是從生死苦惱的此岸到達涅槃解脫的彼岸。

### 辰五 如來默許

爾時，大通智勝如來默然許之。<sup>107</sup>

如來放光照耀梵天宮殿，東方諸梵天王相聚論議，尋光見佛，接著梵天供養、請轉法輪；請轉法輪之後，「大通智勝」佛「默」「許之」，就是默認答應。

### 卯二 東南方

#### 辰一 睹瑞驚議

又，諸比丘！東南方五百萬億國土諸大梵王，各自見宮殿光明照耀，昔所未有，歡喜踊躍<sup>108</sup>，生希有心。即各相詣，共議此事。時彼眾中有一大梵天王，名曰大悲，為諸梵眾而說偈言：

是事何因緣，而現如此相，我等諸宮殿，光明昔未有，  
為大德天生？為佛出世間？未曾見此相，當共一心求，  
過千萬億土，尋光共推之，多是佛出世，度脫苦眾生。<sup>109</sup>

「東南方五百萬億國土」的「梵」天「王」看「見」放「光」現瑞，「照耀」其「宮殿」，亦互「相」論「議」，尋光而來。其實大通智勝如來，放光動地，十方世界皆一樣光明震動。下面說十方的梵天王皆來請法，這一科文意與前面東方「睹瑞驚議」的意思一樣，只是前面「梵天王」代表名救一切，此處「名」「大悲」。大悲「梵」王所「說偈」頌，與上面所說亦大同小異，<sup>110</sup>不過此大悲梵王較為肯定的猜測，這樣的放「光」現瑞，大「多」數「是佛出世」，「度脫苦」惱「眾生」。

#### 辰二 尋光見佛

爾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衣祴盛諸天華，共詣西北方推尋是相。見大通智勝如來處于道場菩提樹下，坐師子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佛轉法輪。<sup>111</sup>

此科「尋光見佛」與上面東方「梵天王」者完全相同。<sup>112</sup>所差別者因其居住方向不同，前者要向西方尋，現在的梵天王是東南方來的，所以要向「西北方」「尋」。

<sup>106</sup> (1)〔後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21 恭敬菩薩品〉(大正8, 574a12-18)。

(2)〔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8〈63 等學品〉(大正8, 357a28-b10)。

(3)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1 序品〉(大正25, 63a20-22)。

(4)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1 序品〉(大正25, 69b12-17)。

<sup>10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 23b22)。

<sup>108</sup> 踊躍：亦作「踊躍」1.猶跳躍。2.歡欣鼓舞貌。(《漢語大詞典》(十), p.525)

<sup>10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 23b22-c3)。

<sup>11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 23a21-26)。

<sup>11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 23c4-c8)。

<sup>11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 23a27-28)。

### 辰三 三業供養

時，諸梵天王頭面禮佛，繞百千匝，即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華如須彌山，并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獻宮殿，願垂納受。」<sup>113</sup>

「諸梵天王」三業供敬，「散」花「獻宮殿」「供」「佛」，文義與上同。<sup>114</sup>

爾時，諸梵天王即於佛前，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聖主天中王，迦陵頻伽<sup>115</sup>聲，哀愍眾生者，我等今敬禮。  
世尊甚希有，久遠乃一現，一百八十劫，空過無有佛。  
三惡道充滿，諸天眾減少，今佛出於世，為眾生作眼。  
世間所歸趣，救護於一切，為眾生之父，哀愍饒益者。  
我等宿福慶，今得值世尊。<sup>116</sup>

東南方「諸梵天王」以「偈」讚佛。「聖主，天中王」，都是佛的尊稱。聖，通於小乘、大乘，佛是三界大聖中之聖，故稱聖主。佛另有一尊稱為天中天；天，外道稱為神，一切宗教皆崇拜天，佛是受一切天所崇敬，至高無上者，故稱天中王。「迦陵頻伽」是一種鳥，其「聲」音美妙悅耳，形容佛的聲音微妙，具足六十種梵音，能適應一切眾生，聽後都覺得爽快合適，而生歡喜。

佛對一切眾生有慈「愍」心，能救濟一切「眾生」，故「我」們至誠「敬禮」。佛很「久」才能遇見，東南方諸梵天王已有「一百八十劫」未能見「佛」，不見佛不聞法而令日子「空過」，因此「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充滿」，「天眾」越來越「減少」。無佛出世，眾生不聞佛法，故作惡者漸多，作善者減少。眾生於生死中，愚癡無智，如盲人瞎子，摸索不到應走的道路。「佛出」現「世」間，能指導眾生如何離邪惡而歸向正道，如人天的「眼」目，為一切眾生的「歸趣」，「一切」眾生所依怙。

佛救度「眾生」，如慈「父」救護其子女，依世間法說，父母是最疼愛兒女，最能救助兒女的。但母親雖愛兒女，有時遇到危險，母親力量則不夠，只有父親才能不顧一切的把兒女救出險境。經載有孩子掉下茅坑，母親只會驚慌叫喊，唯有父親才能勇敢地把他救出來。<sup>117</sup>以父來喻佛，是表示有更勇猛、更堅強的力量救拔眾生，能「饒益」眾生，令眾生得安樂安穩。諸大梵天王深自「慶」幸，「今」能「值」遇「世尊」。

### 辰四 請轉法輪

<sup>11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3c9-c13）。

<sup>11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3b3-7）。

<sup>115</sup> 迦陵頻伽：梵語 kalavinka 的音譯。鳥名，意譯為好聲鳥。佛教傳說中的妙禽。（《漢語大詞典》（十），p.766）

<sup>11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3c13-c23）。

<sup>117</sup> 失譯，附西晉錄，《觀世音菩薩往生淨土本緣經》卷1（卍新續藏1，363b13-20）：

譬如父母，有一子，劫墮井底。其父入井底，救其子置岸上，其母在岸，抱取養育，諸親屬助母養志，結朋友儀，不還本井穢中。我如慈父，五濁眾生如隨井底，阿彌陀如悲母，在岸上如淨土，觀世音等如朋友，得不退如不還。當知入娑婆五濁穢中，教化六道愚癡眾生。今生淨土，彌陀引不捨，觀世音大勢至守護，令不退還，皆依往昔誓願因緣也。

爾時，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作是言：「惟願世尊哀愍一切，轉於法輪，度脫眾生。」

時，諸梵天王一心同聲而說偈言：

大聖轉法輪，顯示諸法相，度苦惱眾生，令得大歡喜。

眾生聞此法，得道若生天，諸惡道減少，忍善者增益。<sup>118</sup>

「梵天王」「讚佛」後，亦請「轉」「法輪」，救「度」「眾生」。眾生沒有智慧眼目，不知宇宙人生真實事理，故佛欲救度眾生，要先「顯示諸法相」——開示宇宙人生之現象界：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眾生死生有十二緣起等，佛若不開示，眾生愚昧，不知心中如何起心動念，作善或作惡，不知心理活動則不知如何改善身心。不但對諸法相要顯示，就是諸法實相亦要顯示，不知實相，不悟法性，即不見真如，為令眾生得解脫，故先要開示諸法空相，或諸法實相。這樣才能使眾生除去根本錯誤，離我執、法執，斷煩惱而得解脫，眾生聽到佛開示法相轉法輪，即能證果了生死，證菩提道，得般若智慧，或能生天。

有佛出世，「眾生聞此法」「得道」者多，「生天」者多，地獄等「惡」趣即「減少」。「忍善」——證悟之前有四善根（四加行位）：煖、頂、忍、世第一法。<sup>119</sup>初修行人初得煖善根，再進一步而得頂善根功德，此時是將退未退；如由頂位再進一步得忍功德，即不再退落地獄、餓鬼、畜生三惡趣。得忍善根之後，雖未能即開悟了生死，但必將開悟，必能解脫，見道在望了。

#### 辰五 如來默許

爾時，大通智勝如來默然許之。<sup>120</sup>

佛默允梵王請，答應為其說法。

#### 卯三 南方

#### 辰一 睹瑞驚議

又，諸比丘！南方五百萬億國土諸大梵王，各自見宮殿光明照曜，昔所未有，歡喜踊躍，生希有心。即各相詣，共議此事：「以何因緣，我等宮殿有此光曜<sup>121</sup>？」時，彼眾中有一大梵天王，名曰妙法，為諸梵眾而說偈言：

我等諸宮殿，光明甚威曜，此非無因緣，是相宜求之。

過於百千劫，未曾見是相，為大德天生？為佛出世間？<sup>122</sup>

佛經是從印度傳來，編輯方法與中國不同，其中多是不厭其詳的。像此經中十方梵王請法，十方情形都是相同的，只是其中換了幾個名字而已，中國人好簡，或者會嫌麻煩，但這不能以寫文章的習慣去看的。如我們天天念的《阿彌陀經》，東方有什麼佛讚歎釋迦牟尼佛，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也有某某佛讚歎釋迦牟尼佛，<sup>123</sup>我們現

<sup>11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3c24-24a1）。

<sup>119</sup> 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3〈6分別賢聖品〉（大正29，120a17-c16）。

<sup>12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4a2）。

<sup>121</sup> 光曜：1.光亮；光輝。3.光輝照曜。（《漢語大詞典》（二），p.234）

<sup>12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4a2-11）。

<sup>12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經》卷1（大正12，347b18-348a6）。

在的《阿彌陀經》是六方佛讚歎，這是譯者簡化，其實這個經原本還是十方諸佛稱讚。<sup>124</sup>如《法華經》下文說「西南方乃至下方」，也是譯者簡化，如果是原本，真是繁冗<sup>125</sup>不堪<sup>126</sup>，這是印度的習慣。另一意義便是記錄問題，猶如開會，記錄簽名，這不能說來的人有多少，一定要把每個人的名字個別寫下來，以資考察，佛經的記錄者亦如是，要不怕繁瑣，雖然十方梵王中只有數句不同，而亦要不厭其煩的記載。其中文義相同，是容易了解的。

長行中文字相同，偈頌稍有差別，代表說話的「梵天王」「名」「妙法」。「過」了「百千劫」，還「未見」過這樣的瑞「相」，即過百千劫，還未見過「佛」。

### 辰二 尋光見佛

爾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衣祴盛諸天華，共詣北方推尋是相。見大通智勝如來，處于道場菩提樹下，坐師子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佛轉法輪。<sup>127</sup>

文義與前同<sup>128</sup>，不同者，此「梵天」是在南方，向「北方尋」光「見」佛。

### 辰三 三業供養

時，諸梵天王頭面禮佛，繞百千匝，即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華如須彌山，并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獻宮殿，願垂納受。」

爾時，諸梵天王即於佛前，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世尊甚難見，破諸煩惱者，過百三十劫，今乃得一見。

諸飢渴眾生，以法雨充滿，昔所未曾見，無量智慧者，

如優曇鉢華，今日乃值遇。

我等諸宮殿，蒙光故嚴飾，世尊大慈愍，唯願垂納受。<sup>129</sup>

三業供養，先「禮佛」，後「供」花，再後供「宮殿」，皆與前同。「偈」頌：佛是最「難」遇「見」，佛是「破」除一切「煩惱者」。能斷煩惱者不一定是佛，如聲聞、緣覺、菩薩皆斷煩惱；但能徹底斷盡一切煩惱，從煩惱中解脫出來的，唯有佛。我們「過」了「百三十劫」才能「一見」如來。上面有的說一百八十劫，現在說明過了一百三十劫才見佛，這是眾生的因緣不同。<sup>130</sup>因久不見佛，「眾生」如「飢」如「渴」，沒有功德智

<sup>124</sup> (1) 參見〔唐〕玄奘譯，《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大正 12，350a20-351a1）。

(2) 亦參 *Sukhāvātīvyūha*, ed. by P.L. Vaidya in: *Mahayana-sutra-samgrahah*, Part 1, pp.257-258.

<sup>125</sup> 繁冗：1.繁瑣龐雜；繁雜冗長。（《漢語大詞典》（九），p.983）

<sup>126</sup> 不堪：5.用於形容詞後面，表示程度深。7.猶不甚。（《漢語大詞典》（一），p.447）

<sup>12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7 化城喻品〉（大正 9，24a12-17）。

<sup>12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7 化城喻品〉（大正 9，23a27-b3）。

<sup>12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7 化城喻品〉（大正 9，24a17-29）。

<sup>130</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 8〈7 化城喻品〉（大正 34，571c4-11）：

問：東南方諸梵云一百八十劫空過無有佛，次南方梵云過百三十劫今乃得一見，今此文云於昔無量劫空過無有佛，何故三處不同耶？

慧，永不滿足，對於世間的欲望，如知識、經濟等亦永不滿足，眾生沒有真智慧，沒有資長發生慧命的源泉，故常飢渴；佛出現世間說「法」，如「雨」水「充滿」飢渴眾生，從前所未見過的大智如來，現在幸得見，正如「優曇鉢」花，難得「值遇」。「我」們的「宮殿」，「蒙」佛「光」照耀之下，顯得特別莊「嚴」，「願」「世尊大慈愍」「納受」。

#### 辰四 請轉法輪

爾時，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作是言：「唯願世尊轉於法輪，令一切世間、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皆獲安隱而得度脫。」

時，諸梵天王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唯願天人尊，轉無上法輪，擊於大法鼓，而吹大法螺，  
普雨大法雨，度無量眾生。我等咸歸請，當演深遠音。<sup>131</sup>

「梵王」「讚佛」後，亦請「轉法輪」，「令一切」眾生得益。佛出世說法，一切眾生無論直接與間接，皆能得益；或有些利益是有形的，有些是無形的不等。現舉數代表者說：出家人中最尊貴的是「沙門」——包括外道的出家者，在家者最尊貴是「婆羅門」，這是人中的代表。「天」——指欲界諸天，欲界天之上是「梵」天，中有「魔」天——他化自在天。其實，欲界天、梵天、魔天都不出三界生死，皆是須佛的救濟，這是天中的代表。現在佛出世說法，都能令眾生得「安穩」快樂。

以下是「諸梵天王」「以偈」請法。「天人尊」，是讚歎佛是人、天大眾中最尊貴者。「無上法輪」是指究竟無上之法，唯佛才能轉，諸天、魔、梵及世間沙門、婆羅門皆不能轉此法輪。轉此究竟法輪，如「擊」「大法鼓」，驚醒於生死長夜中的眾生，使他們知道自己有佛性；如「吹大法螺」，號召大眾；如下「大法雨」，救濟「眾生」無功德智慧的飢渴。現在大眾「歸」命禮「請」，願如來開示「深遠音」——出世間甚深微妙的法音，非世間顯淺的道理。

#### 辰五 如來默許

爾時，大通智勝如來默然許之。<sup>132</sup>

佛「默」「許」梵天請，為眾生說法。

#### 卯四 例餘六方

西南方乃至下方，亦復如是。<sup>133</sup>

「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東北方、「下方」等六方世界諸梵天王，「亦」「如」上東方等世界梵天王一樣，最初「睹瑞驚議」，後則「尋光見佛」、「三業供養」、「請轉法輪」，最後「如來默許」，都是相同的。

---

答：尋佛應世感見不同者，猶由眾生行有厚薄之異，故觀接致久近之差。一百三十劫，上品人也；一百八十劫，中品人也；於昔無量劫，下品人也；略舉三品不同，則略攝感應義盡。

<sup>13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4b1-8）。

<sup>13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4b9）。

<sup>13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4b9-10）。



卯五 上方

辰一 睹瑞驚議

爾時，上方五百萬億國土諸大梵王，皆悉自觀所止宮殿光明威曜，昔所未有，歡喜踊躍，生希有心。即各相詣，共議此事：「以何因緣，我等宮殿有斯光明？」<sup>134</sup>

此除方向不同，其餘文義一樣。

時，彼眾中有一大梵天王，名曰尸棄，為諸梵眾而說偈言：

今以何因緣，我等諸宮殿，威德光明曜，嚴飾未曾有。  
如是之妙相，昔所未聞見，為大德天生？為佛出世間？<sup>135</sup>

上方世界代表的「梵」「王」「名」「尸棄」，翻譯為頂髻，<sup>136</sup>頌文亦同前。

辰二 尋光見佛

爾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衣祴盛諸天華，共詣下方推尋是相。見大通智勝如來處于道場菩提樹下，坐師子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佛轉法輪。<sup>137</sup>

文義同前，不再詳說。

辰三 三業供養

時，諸梵天王頭面禮佛，繞百千匝，即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花如須彌山，并以供養佛菩提樹。花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獻

<sup>13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4b10-13）。

<sup>13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4b13-19）。

<sup>136</sup> (1)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2〈序品〉（大正34，24b22-29）：

「尸棄」者，此翻為頂髻，又外國喚火為樹提尸棄，此王本修火光定，破欲界惑，從德立名。然經標梵王，復舉尸棄，似如兩人，依《釋論》正以尸棄為王，今經舉位顯名，恐目一人耳。住禪中間，內有覺觀，外有言說，得主領為王，單修禪為梵民，加四無量心為王也。初禪有梵眾、梵輔、大梵，今舉王攝諸也。

(2) [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2〈序品〉（大正34，675c18-21）：

然《大般若》五百七十云：「堪忍界主持髻梵王」，故尸棄者頂髻也，即持髻梵王是堪忍界主，梵王之別名；光明是餘禪主。

(3)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1〈1序品〉（大正34，464c1-19）：

「大梵天王名尸棄」者，

有人言：大梵天王即初禪梵王，尸棄即二禪梵王，光明大梵即三禪梵王，言等者第四禪也。光宅所用是也。

有人言：娑婆世界主者摩醯首羅，第四禪梵王也；尸棄者，三禪梵王也；光明者，二禪梵王也；等者，初禪梵王也。今依《智度論》第一卷云「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名尸棄」，娑婆世界主，此舉處以顯其為主也；大梵天王，出其位也；尸棄者，標其名也。新《金光明》亦作此釋。尸棄者此云火。

有人言：此梵天王入火光定，頂有火光故言火也。

有人言：餘梵天皆為火災所燒，獨此天火災不燒，故云火也。又翻為頂髻。

有人言：頂上有火如髻，故云頂髻也。《長阿含》云「尸棄是初禪梵王，亦名鳩摩羅伽，此云童子天。此天顏如童子，故以名焉。手擎鷄持鈴、捉赤幡、騎孔雀也。

<sup>13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4b20-24）。

宮殿，願垂納受。」<sup>138</sup>

文義同前。

時，諸梵天王即於佛前，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善哉見諸佛，救世之聖尊，能於三界獄，勉出諸眾生。

普智天人尊，哀愍群萌<sup>139</sup>類，能開甘露門，廣度於一切。<sup>140</sup>

上方「梵」「王」「以偈」讚佛，能「見」到「救世」的「聖」者之「尊」——「佛」，是最好最幸運的事。眾生在「三界」生死之中，猶如處於牢「獄」，不能出離，唯有佛以種種方法「勉」勵之，引導之，令「出」離牢獄之苦。<sup>141</sup>如上面〈譬喻品〉中說，長者見諸子於火宅中，方便說門外有羊車、鹿車、牛車，令諸子出離火宅。<sup>142</sup>佛的「智」慧無所不知，為「天人」所「尊」敬。「萌」——生的意思，「群萌」，即指眾生、有情。佛為「哀愍」一切眾生，故「能開甘露門」，即不死之門，即涅槃門，令眾生走向涅槃之路。<sup>143</sup>

於昔無量劫，空過無有佛，世尊未出時，十方常暗冥，  
三惡道增長，阿修羅亦盛，諸天眾轉減，死多墮惡道。  
不從佛聞法，常行不善事，色力及智慧，斯等皆減少。  
罪業因緣故，失樂及樂想<sup>144</sup>，住於邪見法，不識善儀則<sup>145</sup>，  
不蒙<sup>146</sup>佛所化，常墮於惡道。<sup>147</sup>

「無量劫」以來，「無」「佛」「出」世，大家都於生死長夜的黑「暗」中摸索，不聞佛法，不行善事，故「阿修羅」等及「三惡道」「增」「盛」，「諸天」漸漸「減」少。<sup>148</sup>

<sup>13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4b25-29）。

<sup>139</sup> 群萌：眾民；百姓。（《漢語大詞典》（九），p.187）

<sup>14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4b29-c5）。

<sup>141</sup>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7〈釋化城喻品〉（大正34，101a22-25）：

《華嚴》藥樹不生深水火坑，火坑即三界，深水即二乘，三界是二乘之牢獄，二乘是菩薩之牢獄，又是福智二邊，不能自行，不能化他。

<sup>14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譬喻品〉（大正9，12c4-17）。

<sup>143</sup> (1)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77〈63等學品〉（大正25，604c19-605a15）。

(2) 〔隋〕智顛說，灌頂錄，《金光明經文句》卷4〈釋空品〉（大正39，72b10-13）：

開甘露門下一行半明斷德滿，甘露是諸天不死之神藥，食者命長、身安、力大、體光。譬諸佛斷德住大涅槃真常樂我淨用，知是斷德滿也。

(3) 〔宋〕闍維解，《法華經句解》卷3（己新續藏30，518b3-5）：

能開甘露門廣度於一切。甘露是諸天不死之藥，佛開法施令脫生死名為甘露，平等救護一切眾生名為廣度。

<sup>144</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71c11-14）：

「失樂及樂想」者，對境發愛為樂，心取境故為樂想。又釋樂謂樂具，想即樂受，生死無有實樂故稱為樂想。

<sup>145</sup> 儀則：法則。（《漢語大詞典》（一），p.1703）

<sup>146</sup> 蒙：7.敬詞。承蒙。（《漢語大詞典》（九），p.523）

<sup>14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7化城喻品〉（大正9，24c6-14）。

<sup>148</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5〈2報應品〉（大正25，314c15-17）：

若佛出世，增益諸天眾，減損阿修羅種；若佛不在世，阿修羅種多，諸天減少；以種雜福不

阿修羅雖是善道，但似天而非天，天主張和平，而阿修羅好鬥，歡喜侵略。阿修羅的增盛，等於邪惡的侵略勢力增強，和平正義方面的力量減弱。因大家都「不」「聞」「佛」「法」，所作之「事」，「善」惡不分，以至「色力」「智慧」「等皆」越來越差。色——相貌，力——體力。作惡事壞事太多，消耗精力，相貌及健康皆日走下坡，因為心理顛顛倒倒，智慧聰明也沒有了。極聰明的人作壞事多了，也會變成顛倒糊塗，「罪業」日重，不但「失」去快「樂」，連快「樂」的感覺也沒有了。這樣不知因果，「不識善」惡者，都是「不」受「佛所」教「化」，將永遠「墮於惡道」中。

佛為世間眼，久遠時乃出，哀愍諸眾生，故現於世間。  
超出成正覺，我等甚欣慶，及餘一切眾，喜歎未曾有。  
我等諸宮殿，蒙光故嚴飾，今以奉世尊，唯垂哀納受。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sup>149</sup>

「佛」是「世間」的「眼」目，很「久」才「出」現於世間，為了「哀愍」救度「眾生」而來。經中說：眾生身有老、病、死三苦，心有貪、瞋、癡苦；佛出「現」「世間」，「超出」三界而「成正覺」，大家都「慶」幸歡「喜」。現在遇到好因緣供養世尊，「願以此」供養「功德」，迴向於一切眾生。平常眾生所做功德，都是以自我為出發，真正的菩薩發心，所作功德是「普及」「一切」「眾生」的，不是單單為自己一個人。現在梵天王以其供佛功德，迴向眾生，「共成佛道」。一方面迴向眾生，一方面迴向佛道，這是最理想的迴向。現在很多佛事中，到最後亦唱此迴向頌，以所作功德迴向眾生，共成佛道。

#### 辰四 請轉法輪

爾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白佛言：「唯願世尊轉於法輪，多所安隱，多所度脫。」

時，諸梵天王而說偈言：

世尊轉法輪，擊甘露法鼓，度苦惱眾生，開示涅槃道。  
唯願受我請，以大微妙音，哀愍而敷演<sup>150</sup>，無量劫習法。<sup>151</sup>

「諸梵天王」說「偈讚佛」後，亦請「佛」說法，令諸眾生得安樂、「安穩」。佛「轉法輪」，如「擊甘露法鼓」，即不死法鼓，不死即涅槃，不再於生死中受生，這即是為「苦惱眾生」而「開示涅槃道」路。「願」佛能「受我」等勸「請」，「以大微妙音」，使眾生遍一切處皆能聽見，「演」說佛「無量劫習法」——佛現在成佛之後，佛法現前，此法是佛於無量劫辛苦修行積習之法門。佛要轉此法輪，並非容易之事，現梵天王為一切眾生故，代表向佛作最誠懇之請求。

#### 子二 受請說法

##### 丑一 初轉聲聞法輪

清淨故。

<sup>14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4c15-22）。

<sup>150</sup> 敷演：1.陳述而加以發揮。（《漢語大詞典》（五），p.505）

<sup>15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4c23-29）。

### 寅一 默然受請

爾時，大通智勝如來受十方諸梵天王及十六王子請。<sup>152</sup>

今正講第二科「受請說法」，當時「大通智勝如來」接「受」「十六王子」及「諸梵天王」之「請」而說法，先說小乘，後說大乘。十六王子請與諸梵王請，如來皆默然受之。

### 寅二 正轉法輪

#### 一、說四諦法

##### (一) 引經

即時三轉十二行法輪，若沙門、婆羅門，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不能轉，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是苦滅道。<sup>153</sup>

##### (二) 釋義

###### 1、概述

這是正式說法，即正轉法輪。在正轉法輪之中，大通智勝如來也是說四諦法、十二因緣法，這段經文先講轉四諦法輪。釋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轉法輪，也是轉四諦法輪，所以古佛、今佛一樣，佛佛道同。

這「三轉十二行法輪」，不但出家之「沙門」、在家之「婆羅門」不能轉，就是諸「天」、「魔」王、阿修羅，甚至到了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其「餘」一切「世間」的眾生都「不能轉」。<sup>154</sup>換言之，他們都不能夠說這法門，這法是佛法的特法，是佛教之中的特勝法門，不是世界上所共有的法門。世間所不能轉，即世間所轉不到的，因為世間人之煩惱太重、智慧薄，對究竟真實的法說不到，所以不是世間上人、天等一切眾生所能轉。這法門，就是接下來講的四諦法門。

我們不要一聽說四諦，就認為是小乘法。在中國，喜歡講大乘的人聽了，好像四諦是平凡得很，這是錯誤的。四諦法門雖然說是小乘法，那都是超出世間，非世間人所能認識、知道的。佛說法，主要是四諦。諦，即不顛倒的意思。<sup>155</sup>此法如此，即說它是如此，意思絕對沒有變動，決定如此，恰恰好，這就叫諦。佛說這四種，都是絕對如此，也就是真理。四諦，平常說苦諦、集諦、滅諦、道諦，不過這是簡單的說法，應該說「苦」諦、「苦集」諦、「苦滅」諦、「苦滅道」諦，很多的經都是這樣說的，表示這個道理是

<sup>152</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 25a1-2)。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 往古品〉(大正9, 91b29-c2)。

<sup>153</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 25a2-4)。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 往古品〉(大正9, 91c2-5)。

<sup>154</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 化城喻品〉(大正34, 572b8-15)：

問：三乘人盡得見諦道，何故言佛獨能轉、餘不能耶？

答：二乘人雖能入見諦道成無學，而無一切智，不能善識機緣，不為物情所信，故不能轉。

又佛能自轉、能為他轉，聲聞不能自轉故不為他轉，緣覺雖能自轉，而緣覺出世無他人成聖，故不能為他轉。故《涅槃》云「緣覺說法不能令人得燻法等」。

<sup>155</sup>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7(大正27, 398a5-7)：

問：何故名諦？諦是何義？

答：實義是諦義，真義、如義、不顛倒義、無虛誑義是諦義。

從苦出發的。

## 2、別釋

### (1) 別說四諦

#### A、苦諦

何謂苦？苦當然是感覺上不如意、苦惱的痛苦，但這不單是指心境上感覺的苦，是指我們自己身心的苦。所以佛解釋苦諦時，總說「五蘊是苦」。五蘊（色受想行識），就是我們身心活動的一切，我們的身心就是苦。為什麼我們的身心就是苦？因為我們的身體有生、老、病、死；我們的心有煩惱衝動，與煩惱相應，為過去業力所控制，不得自在。心不能做主，不能自由自在，不自在就是苦。我們的身心都在變動，變動就是無常，無常之法就作不得主，沒有永久性的東西，這就是苦。因此，佛法講苦，並不是從外面得到什麼東西或接受他人加持苦就解決了，這苦解決不了。真正的苦，就是我們自己這個身心是一個煩惱業報所感的身心。這身心的苦，如同古人所謂的「苦瓜連根苦」<sup>156</sup>，連蒂都是苦的，種子也是苦的，全部都是苦的。

#### B、苦集諦

那麼這身心之苦從何而來？苦痛的原因，謂之「苦集」。「集」，佛法裡就是因緣的意思，由種種因緣條件組合而引起這種現象。譬如房子，由磚、瓦、木等配合建成。我們人的身心也是這樣，由種種因緣組合而成，而有我們這個生命。所以，講到我們這個身心也是由因緣而成，這個因緣叫做集，集叫做因生——依因緣能生。

佛說苦集能生身心之苦，這原因從何而來呢？簡單講，是煩惱，我們的苦從煩惱來的。所以經裡講「愛欲是集，無明是集」<sup>157</sup>，都是從煩惱方面講。比方我們有了愛欲、貪染、執著，那苦就來了；我們有了無明顛倒，那麼苦痛就來了。一切煩惱有因緣，但煩惱當中最重要，即無明、愛二者。真正講起來，此二者還是不同的，很多地方都分別來說。無明、愛，是「苦集」。

有了無明，慢慢就作業。我們總是說作惡業以後要墮地獄，受了惡業之苦，出了地獄還是苦。做了人間的善業，人間也有苦。做生到天上的善業，生到天上還是苦。什麼道理呢？煩惱所造的業，脫不了苦。所以真正的「苦集」是煩惱，雖然也可以講煩惱與業是「集」，但真正歸根究底，煩惱是「集」。因此，我們身心的總合，就是苦。苦的原因是煩惱，是無明、是愛，這就是「苦集」。佛說苦痛的原因是這個事情，不是別的。

#### C、苦滅諦

有了身心之苦，便生死輪迴，生死死生永無出期，解決不了。「苦滅」，就是了生死，超出生死，不再有輪迴生死之苦。所以「苦滅」包含了兩個意義：一是有漏的身心取消了；二是因為這個苦取消了以後，得到一種究竟常樂，所以苦滅就是涅槃。<sup>158</sup>比方人有

<sup>156</sup> 戒顯訂閱，〔清〕濟岳彙箋，《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卷3（卍新續藏 60，420a2）：  
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sup>157</sup> 〔東晉〕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卷1（大正1，195b22-23）：  
集諦者，無明及愛，能為八苦而作因本。

<sup>158</sup>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45（1218經）（大正2，332a27-28）：

了病，後來說病除掉了，這也是包含兩個意思：一是病的苦痛沒有了；二是除掉了病痛，恢復了健康。沒有證得涅槃，身心之苦不得超越，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 D、苦滅道諦

我們的身心之苦，要了生死、得涅槃，不是想涅槃就涅槃了，也不是佛菩薩幫幫忙就涅槃了，要依正當的方法，主要是要將煩惱取消。因為真正的原因是煩惱，就要斷除煩惱才能了生死，這是一定的道理。生死從煩惱來，那麼如何才能斷煩惱？所以要滅苦，要有一種路徑、方法——道，這叫「苦滅道」。能夠滅除苦的辦法，叫做道。若問「苦滅道」是什麼？當然說的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就是戒定慧，依戒起定，依定發慧，<sup>159</sup>有了智慧才能斷煩惱，斷煩惱才能了生死，所以佛主要說「苦滅道」是八正道。這就是四諦法門——苦、集、滅、道。

#### (2) 雜說四諦

##### A、非餘人可說

《遺教經》云：「佛說苦，真實是苦；佛說集，真實是集；佛說滅，真實是滅；佛說道，真實是道。」<sup>160</sup>佛說「我們身心是苦」，這句話是徹底的，要講身心不苦，怎麼講都不成的，研究起來、考察起來，實際是苦。佛說苦的原因是無明跟愛的集，佛說這句話是絕對的。仔細研究我們苦痛的因緣，都是從煩惱來的。佛說這道就是八正道，一定需要八正道，沒有八正道就不能成的。如來化最後弟子須跋陀羅說：「因為佛法之中有八正道，所以佛法之中有了生死、得解脫；因為外道之中沒有八正道，所以外道之中就沒有涅槃。」<sup>161</sup>這很簡單，沒有道就沒有涅槃、沒有滅。這種佛說的道理，都是絕對真實的。苦，真實是苦；集，真實是集；滅，真實是滅；道，真實是道。

四諦，佛法之中講了個譬喻。苦，如人之病痛，欲治病痛，即應找其原因。很多人

---

如佛所說法，安隱涅槃道，滅除一切苦，是名善說法。

(2) [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43 (1173經) (大正2, 314b23-26)：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彼多聞聖弟子其心長夜臨趣、流注、浚輸，向於遠離，向於離欲，而於涅槃，寂靜捨離，樂於涅槃；於有漏處，寂滅清涼。』

(3) 彌勒說，[唐]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85 (大正30, 774a19-23)：

復次，有二種煩惱斷果及苦滅果。一者、見所斷果：由證彼故，能自了知我已永盡捺落迦、傍生、餓鬼；我今證得預流無退墮法，乃至廣說。二者、修所斷果：由證彼故，能自了知，我最後身暫時支持，第二有等永不復轉。

(4)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四章〈三乘共法〉，p.173：

現在來說滅諦。滅有兩個意義：一、是滅除；二、是寂滅。滅除了苦痛的根源，才能解脫生死苦，實現涅槃的寂滅。

<sup>159</sup> 印順法師，《佛法概論》，第十七章，第二節〈解脫的正行〉，p.226：

三增上學是有次第性的：依戒起定，依定發慧，依慧得解脫。

<sup>160</sup> [姚秦] 鳩摩羅什譯，《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大正12, 1112a25-28)：

佛說苦諦真實是苦，不可令樂；集真是因，更無異因；苦若滅者即是因滅，因滅故果滅；滅苦之道實是真道，更無餘道。

<sup>161</sup> [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35 (979經) (大正2, 254b9-14)：

佛告須跋陀羅：「於正法、律不得八正道者，亦不得初沙門，亦不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門。須跋陀羅！於此法、律得八正道者，得初沙門，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門，除此已，於外道無沙門，斯則異道之師，空沙門、婆羅門耳。是故，我今於眾中作師子吼。」

不懂這個道理，沒能對症下藥，不一定治得好。一個地方痛，有各式各樣的痛，要找出原因才能治病。治病要找病的原因，佛法也是一樣，要解決人生之苦，就要找出苦的原因。有了病，病能否治好呢？要有信心能治好，治好了就能恢復健康。假使這病是治不好的，那就沒辦法了；假使苦不能解決，不能得涅槃，那就完了。一定能得涅槃，一定能離苦，但是要有一個方法。要治病、要得健康，要吃藥，要有一個好方法；要了生死、要得解脫，也有一個辦法，就是道。佛法中時常講：行八正道得涅槃，以八正道才能使涅槃門開，才能了生死、得解脫。佛說四諦，我們學佛的人平常都說慣了四諦，好像平平無奇，其實，佛說這個道理不是同普通宗教一樣，它是研究原因的，苦痛的原因——集；所以要得涅槃，涅槃要有原因——道，沒有因就沒有果，一切都在因果道理之中。所以佛說的一切世、出世法，都可以包含在這裡面，苦、集是世間法，滅、道是出世法，世間法和出世法都是在一個嚴密的因果事實當中，不能隨便說的，也並不是說靠信仰就能說的。所以這四諦法門，在佛法之中，沙門、婆羅門、天、魔、梵皆不能說。

### B、大小乘所共

我們平常說四諦是小乘法門，因為最初為聲聞說法用四諦，後來大乘法好像不一定講四諦。其實，大乘還是講四諦，不過範圍廣大一點，小乘講四諦的內容狹小一點。比方講苦，小乘講苦範圍小一點，大乘就講三界裡面很多種生死苦，三界以外的變易生死還是苦，<sup>162</sup>苦的範圍廣大一點。比方講集，小乘講生死的原因是無明、愛；大乘講煩惱有五住地，小乘所講的只是講到了前面四住地（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還沒有講到無明住地。<sup>163</sup>其實，還是講無明是集。小乘、大乘同樣講四諦，

<sup>162</sup> [梁]法雲撰，《法華經義記》卷3〈2方便品〉（大正33，606b26-c5）：

問曰：「上言若人遭苦厭老病死，今者何故言貪著於生死，此則前後自相違。」

或解釋言，有三種解：一解言，生死有二種：一者、三界分段生死，二者，是三界外無明住地變易生死。分段之苦交切厭心則顯，變易之苦比於分段此苦則微。且自昔日三乘教不說有無明住地之苦，就昔教既不說有此生死之苦，則於是苦無有厭心，故言貪著。

<sup>163</sup> (1) [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119〈48勝鬘夫人會〉（大正11，675b18-29）：

煩惱有二，謂住地煩惱及起煩惱。住地有四。何等為四？謂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世尊！此四住地，能生一切遍起煩惱。起煩惱者，剎那剎那與心相應。世尊！無明住地，無始時來心不相應。世尊！四住地力能作遍起煩惱所依，比無明地，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世尊！如是無明住地，於有愛住地，其力最大。譬如魔王色力威德及眾眷屬，蔽於他化自在諸天。如是無明住地蔽四住地，過恆沙數煩惱所依，亦令四種煩惱久住。聲聞獨覺智不能斷，唯有如來智所能斷。世尊！如是如是，無明住地其力最大。

(2) 印順法師，《勝鬘經講記》，pp.150-157。

(3) 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心生滅門〉，p.239：

**五住煩惱**：見煩惱為見一切住地，愛煩惱別為欲愛住地、色愛住地、無色愛住地——此四住地各有起煩惱；上煩惱是起煩惱，所依的住地，名為**根本無明住地**。

(4) 五住地惑：五種住地之惑。又作五住地煩惱。即見、思、無明之煩惱有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無明住地等五種區別，稱為**五住地惑**。出於《勝鬘經》。此五種惑為一切煩惱之所依所住，又能生煩惱，故稱住地。《大乘義章》卷五本釋之：

(一) **見一處住地**，即身見等三界之見惑，入見道時，併斷於一處。

(二) **欲愛住地**，即欲界煩惱中，除見、無明，而著於外之五欲（色、聲、香、味、

不過大乘無量、廣大，內容廣泛一點，這是第一點。第二，小乘講生滅四諦；大乘講無生滅四諦，深刻一點，其實還是一樣的。<sup>164</sup>所以不要以為四諦法就是小乘，大乘還是離不了四諦的根本原則。

### C、三轉十二行

#### (A) 釋三轉義

現在說四諦法門的「三轉十二行法輪<sup>165</sup>」。佛說四諦法門的時候，說了三遍：第一遍是示轉：此是苦；此是集；此是滅；此是道。第二遍是勸轉：此是苦，汝應知；此是集，汝應斷；此是滅，汝應證；此是道，汝應修。第三遍是證轉：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斷；此是滅，我已證；此是道，我已修。<sup>166</sup>佛以自己親身經驗作證，以加深信仰，使眾生也有信心去修行。

#### (B) 明四種智

十二行法輪，在說四諦法門的經典中未記載得很具體、很清楚，不過佛教弟子，弟子再教弟子，後來論師傳下來，是有解說的。比方佛說這是苦，弟子聽了以後就在這個苦上去了解、去認識。比方佛說這是集，佛弟子就在這個集諦上去了解、去認識。經上講，就這樣在每一諦上，生眼、生智、生明、生覺。換言之，佛說苦、集、滅、道，是教弟子在苦、集、滅、道的真理之上，生眼、生智、生明、生覺，發生這樣的智慧跟體驗。如此，在苦、集、滅、道上，各生眼、智、明、覺，四四十六，三轉成四十八。不

觸)之煩惱。

(三) **色愛住地**，即色界之煩惱中，除見、無明，捨外之五欲而著於一己色身之煩惱。

(四) **有愛住地**，即無色界之煩惱中，除見、無明，捨離色貪而愛著己身之煩惱。

(五) **無明住地**，即三界一切之無明。無明為癡闇之心，其體無慧明，是為一切煩惱之根本。《佛光大辭典》(二)，p.1091)

<sup>164</sup>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7〈釋化城喻品〉(大正34, 99a27-b3)：

夫轉者，轉此法度入他心，令彼得悟，破六十二見，乃名轉法輪；為無此義，魔梵等所不能轉也。有解大乘四諦，次轉二諦、次轉一諦、次轉無諦，皆是卷舒之意。小乘四諦以生滅為體，大乘以無生為體。

<sup>165</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 572a20-28)：

問：依毘曇宗，用何為法輪體？

答：《雜心》云「牟尼說見道，疾故名法輪，謂見諦解起具戒定慧，以三種戒為輪轂，三種慧為輪輻，二種定為輪輞」。三種戒謂正語、正業、正命，三種慧謂正見、正思惟、正精進，二種定謂正定、正念也。所言輪者謂輪轉義，觀欲界苦，次觀上界苦，次乃至觀欲界道，次觀上界道，以三界四諦上下輪轉故名為輪。斷見諦惑為輪用，照四諦境為輪行四方也。

<sup>166</sup> (1)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15(382經)(大正2, 104b14-18)。

(2)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7〈釋化城喻品〉(大正34, 99a3-9)：

三轉者，謂示、勸、證。亦將三轉對示教利喜，示即示轉，教即勸轉，利喜即證轉也。亦對見諦思惟無學也，為聲聞三轉，為緣覺再轉，為菩薩一轉。何故爾？由根利鈍。此一往說耳。通方例皆三轉。何故三轉？諸佛語法，法至於三，為眾生有三根故，《大論》及《婆沙》悉作此說。

(3)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 571c27-572a2)：

言三轉者：一、示轉，謂是苦、是集、是滅、是道；二、勸轉，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三、證轉，苦我已知、集我已斷、滅我已證、道我已修。引佛為證轉，復有一諦三轉，謂是苦、苦應知、苦我已知，餘三亦爾。



過若以苦諦的三轉來講，在示、勸、證三轉時，各生眼、智、明、覺，一個苦上就生十二個行相。<sup>167</sup>本來講起來，苦、集、滅、道，應生四十八個，不過不出於三轉生眼、智、明、覺，所以總稱「三轉十二行法輪」。

眼、智、明、覺這四種智慧，究竟有何差別呢？沒有學過法相，這些名相都很難懂，現在拿法忍、法智、類忍、類智來說。比方了解苦的時候，分成兩類：一類是欲界的苦，一類是色界、無色界的苦。在了解欲界的苦時，又有兩類：了解苦諦時生起兩種智，叫法忍、法智。<sup>168</sup>知道上二界的，叫類忍、類智，因為我們並沒看到色界、無色界的苦，是以我們欲界的苦去比類、推論而知的，所以叫類忍、類智。<sup>169</sup>忍是認識、認定，<sup>170</sup>證

<sup>167</sup>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5 (379 經) (大正 2, 103c14-104a8)。

(2)〔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7〈釋化城喻品〉(大正 34, 99a11-19)：

「十二行」者，一約四諦教，二約十六行。教十二者，即示勸證是也；行十二者，三轉皆生眼智明覺。又教十二為能轉，行十二為所轉。十二行是輪，十二教非輪，若作二輪義，眼智明覺者，約四十八法，開此四心成十六心，謂苦法忍為眼、苦法智為智，比忍為明、比智為覺，餘三諦亦爾，故成十六心，三根人各得十六心，故成四十八行也。

(3)〔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 8〈7 化城喻品〉(大正 34, 572a2-7)：

十二行者，若用教為法輪，說此十二種教生眾生解，解行於境故稱為行。又佛如行而說，而眾生如說而行，故云十二行。若以解為法輪體，一轉生四行，謂眼、智、明、覺，眼謂法忍，智謂法智，明謂比忍，覺謂比智，一轉生四行，故云十二也。

<sup>168</sup> (1)〔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06 (大正 27, 550a1-3)：

**法智地者**，謂四道**法智**相應俱有等法，及四**法忍**品。復次能斷道者，謂能斷**欲界**煩惱四道無漏法。

(2)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3〈6 分別賢聖品〉(大正 29, 121a23-b5)：

世第一無間，**即緣欲界苦**，生無漏**法忍**，忍次生**法智**，

次緣**餘界苦**，生**類忍類智**，緣集滅道諦，各生四亦然，

如是十六心，名聖諦現觀，此總有三種，謂見緣事別。

論曰：從世第一善根無間，即緣欲界苦聖諦境，有無漏攝**法智忍**生，此忍名為**苦法智忍**。為顯此忍是無漏故，舉後等流以為標別。此能生**法智**，是**法智**因得**法智忍**名，如花果樹，即此名入正性離生，亦復名入正性決定。

<sup>169</sup> (1)法救造，〔宋〕僧伽跋摩等譯，《雜阿毘曇心論》卷 6〈6 智品〉(大正 28, 916c19-23)：

**法智者**：若智境界、欲界，苦集滅道無漏智也，此初受法相故說**法智**。**比智者**：若智境界、色無色界，苦集滅道無漏智也，若此行法智轉，即此行隨轉，是**比智**以**比類智**故說**比智**。

(2)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3〈6 分別賢聖品〉(大正 29, 121b18-23)：

如是復於**法智**無間總緣**餘界苦**聖諦境，有**類智忍**生，名**苦類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此境有**類智**生，名**苦類智**。最初證知諸法真理故名**法智**，此後境智與前相似故得**類**名，以後隨前而證境故。

(3)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3〈1 序品〉(大正 25, 232c19-23)：

「**法智**」者，**欲界**繫法中無漏智，**欲界**繫因中無漏智，**欲界**繫法滅中無漏智；為斷**欲界**繫法道中無漏智，及**法智**品中無漏智。

「**比智**」者，於**色、無色界**中無漏智亦如是。

(4)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3〈1 序品〉(大正 25, 233c5-8)：

「**比智**」者，知現在五受眾無常、苦、空、無我，過去、未來及**色、無色界**中五受眾無常、苦、空、無我亦如是。譬如見現在火熱能燒，以此**比知**過去、未來及餘國火亦如是。

知就是智。這樣在每一轉上發法忍、法智、類忍、類智的四種智慧，古人就依此配合眼、智、明、覺，<sup>171</sup>所以叫「三轉十二行法輪」，就是對苦、集、滅、道，各生十二種行。行，是心對境相去知道它、了解它。<sup>172</sup>

### (3) 結說四諦

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就是說此法，大通智勝如來受請說法，最初也是說這法。

## 二、說因緣法

### (一) 引經

及廣說十二因緣法：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sup>173</sup>

### (二) 釋義

#### 1、總說

佛轉小乘法門，不外四諦十二因緣，亦可分別：為聲聞說四諦，為緣覺說十二因緣。<sup>174</sup>十二因緣，玄奘法師譯作十二緣起，<sup>175</sup>二者可互通。緣起，依此而有彼，此為彼生起之

<sup>170</sup> 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p.89：

梵語羸提，即是忍。忍不但忍辱，還忍苦耐勞，忍可（即認透確定）事理。

<sup>171</sup>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9（大正27，411a23-26）：

此中，眼者，謂法智忍；智者，謂諸法智；明者，謂諸類智忍；覺者，謂諸類智。復次，眼是觀見義，智是決斷義，明是照了義，覺是警察義。

<sup>172</sup> (1) 印順法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七章，第三節，第一項〈安月相〉，p.434：

所緣是心的對象，「行相」是心行於境發生關係的相貌。

(2) 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第十四章〈虛妄唯識論〉，p.247：

一切有部等，以心識之緣外境，有境相於心識中現，名曰行相。

<sup>173</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5a4-12）。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1c5-8）。

<sup>174</sup> (1) 〔隋〕吉藏撰，《法華玄論》卷6（大正34，413a12-17）：

問：緣覺乘說何時耶？

答：大通智勝佛說四諦時即說十二因緣，釋迦亦例此也。

又《大經》云：於王城為迦葉具足演說十二因緣也。

《無量義經》云：先為聲聞說四諦，中為緣覺說十二因緣，後為菩薩說六度。以此文推之前說四諦後說因緣也。

(2)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72b16-21）：

「及廣說十二因緣」下，第二，所以明說十二因緣者有二種義：一者、廣上四諦義，廣苦集為十二相生，廣滅道為十二還滅。二者、時坐有二種根緣，一、求聲聞；二、求緣覺；為求聲聞說四諦，為求緣覺說十二因緣；故〈信解品〉云「密遣二人」，即其事也。

<sup>175</sup> (1) 〔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0〈67無盡品〉（大正8，364b25-27）：

若有菩薩摩訶薩以虛空不可盡法，行般若波羅蜜，觀十二因緣，不墮聲聞、辟支佛地，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2)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58〈66無盡品〉（大正7，315c22-25）：

原因，凡成為生起原因的，皆名緣起。本經文說得簡單，說到生，應於無明緣行之前，多說幾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然後才說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說到滅，即應說：「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sup>176</sup>此故彼，是緣起的通義，比方種子種下田裡去，才會結果子。沒有這個因，即無那個果，這個滅，那個亦滅。「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說明緣起相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說明眾生所以能解脫生死的原則，即在於此，故無明滅則行滅。有了無明則有行，無明一滅，行則不能生，乃至生之因滅，老、死、憂、悲、苦惱之苦亦要滅了。

又為什麼要叫「十二因緣法」呢？依無明為因緣，才有行，因前而有後；有了行就有識，行是識之因緣；無行則識滅，乃至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上來是約十二因緣之道義而說。以下從一支一支來解釋，這十二個（支）法相，在佛法中說來是廣大無邊的。現在先從無明支說起。

## 2、別釋

### (1) 無明

無明，平常以為兩個人吵架叫無明，其實只可說是瞋恨心，不是無明。明是智慧，無明還不只是沒有智慧，而是有一種精神活動，可以障礙智慧的生起，是與智慧相反的心理活動。廣泛地說，一切煩惱都是障礙智慧的，而無明為一切煩惱之根本，如樹之根上有枝葉花果，有了無明，一切煩惱皆起；即有了無明煩惱之根本，一切的貪瞋癡、嫉妒、貢高我慢等都來了。幸好世間之煩惱，可以修行的根本——智慧來對治它。修行、了生死均要靠智慧，如慈悲對治瞋恚，不淨對治貪欲，謙虛對治貢高，布施對治慳貪等。唯有智慧對治一切，無明乃是一切煩惱之總根；有了智慧，一切煩惱自能消除。

無明，是障礙智慧的一種煩惱心所（煩惱的心理活動），就是沒有明、障礙明。我們說「明」是智慧，是一種什麼智慧呢？照道理，會講經也是智慧，會寫文章也是智慧，很有技巧地做細工，會講許多世界上的科學、哲學，都是智慧，可是我們現在講的不是這種智慧。現在講的智慧，是能夠徹透宇宙人生根本的智慧。所以，無明是一種障礙根本真理智慧，而成為我們煩惱根本的那種無明。「無明」的「明」，就是通達我法二空的我空智、法空智，<sup>177</sup>或者叫做人無我的智慧、法無我的智慧，<sup>178</sup>這才是悟證、了生死的

---

若菩薩摩訶薩以如虛空無盡行住引發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觀察十二緣起，不墮聲聞及獨覺地，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sup>176</sup> (1) [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0 (262 經) (大正 2, 67a4-8):

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

(2) [唐] 玄奘譯，《緣起經》卷 1 (大正 2, 547b17-21):

佛言：「云何名緣起初？謂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起愁歎苦憂惱，是名為純大苦蘊集，如是名為緣起初義。」

<sup>177</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93 〈82 淨佛國土品〉 (大正 25, 710b1-4): 佛法中有二種空：一者、眾生空，二者、法空。以眾生空破眾生相，所謂男女等相；以法空破色等法中虛妄相，如「破一切法空」中說。

智慧。我們現在要講的無明，就是我執、法執，執著我、執著法，這個就是根本。生死根本是一樣的，不要籠統地說無明，糊里糊塗，這都是空洞得很。要了解究竟真實根本的無明是什麼，簡單地講就是執我、執法，無我執我、無法執法。執我、執法是生死根本，從小乘到大乘貫徹了的，這就障礙我空、法空的智慧，障礙人無我、法無我的智慧，這就是根本、最根源的無明，我們生來人人都有，沒有一個眾生沒有，不用人家教的。無明至少有兩種：一種是聽人教的，有人講壞道理，你相信他，就起執著了；另一種是現在講的，下至地獄、畜生，上至諸天，一切眾生所共有的生死根本的無明。<sup>179</sup>比方耶穌教相信上帝，這不是生死根本，雖然這是錯、是顛倒，但不是眾生根本的顛倒，是一種分別執著，是民族文化積非成是傳下來的，不是各個眾生都會執著這個東西。如貓、狗等小動物，不曉得上帝，但牠還是有執著，生死根本的無明還是有。執我、執法的無明是生死根本，現在講十二因緣，這無明就是生死根本的無明，不是講別的事情。<sup>180</sup>

## (2) 無明緣行

「無明緣行」，有了無明，就有行。行，指我們身心一切活動。行本是行動，我們身心一切活動，也就是業，故行又可名為業。業從無明而來，有了無明即有業，所以作惡要墮落，行善者要感人天。這樣說，如何了生死呢？豈不是永遠在六道生死中輪迴了嗎？要知道，我們造了業就要感果報，因有我執煩惱故。如我要行善，我能作善事，牢牢的抱著有個我在行善，因此我執故，行善乃要感果報。佛、阿羅漢就不是這樣了，他們已破我執，不再執我、執法，故雖作種種事，而不受果報。惡業固然不作，善的仍在作，成了佛，證得阿羅漢之後，一直是在修行、說法、行大悲大慈救度眾生的佛事；假若造了業，非感果不可，那麼，佛與阿羅漢將怎麼說呢？<sup>181</sup>所以說，一破我執煩惱，所行所為也就不再感果受報了。

<sup>178</sup> 〔元魏〕菩提留支譯，《入楞伽經》卷3〈3集一切佛法品〉（大正16，527c21-22）：  
一者、人無我智；二者、法無我智。

<sup>179</sup> 彌勒說，〔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16（大正30，365b2-6）：

俱生我見，由總執計自種隨眠之所生起。諸外道等分別我見，由宿習等之所生起。此外道見，要由數習故，不正尋思故，又得隨順從他聽聞非正法故，而得生長。

<sup>180</sup> (1)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7〈9無住品〉（大正5，208b15-18）：

世尊！若菩薩摩訶薩無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我、我所執所纏擾故，心便住無明，住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

(2) 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26觀十二因緣品〉，p.517：

事理都不明白，實為生死的根源。此無明即不見我法性空的妄執，是煩惱障。

<sup>181</sup> (1)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95〈74無性自性品〉（大正6，1044b4-8）：

造罪業故，或墮地獄，或墮傍生，或墮鬼界；造福業故，或生人趣，或生欲天；造不動業故，或生色界，或生無色界；造無漏業故，或得聲聞果，或得獨覺果。

(2) 〔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119〈48勝鬘夫人會〉（大正11，675c1-4）：

如是無明住地為緣，無漏業因能生阿羅漢及辟支佛、大力菩薩隨意生身。此之三地隨意生身及無漏業，皆以無明住地為所依處。

(3)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72〈54大如品〉（大正25，566a15-19）：

人於色等如法中錯謬故，或起不善業墮惡道中，或起善業生於人天中，終歸磨滅，還生諸苦。或起無漏業，應求大利而取小乘，不得畢竟清淨如相故。

### （3）行緣識

「行緣識」，有了行為因緣，即有識。識，乃一切心識的總名。小乘說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大乘更說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第九阿摩羅識。<sup>182</sup>我們這裡約特殊意義講，即是生死最初的識，也叫初生識。<sup>183</sup>新生命的開始，即有識的活動。如人一投胎，最初的一念心，就是落地獄生天堂，最初也靠此一念心。為什麼有生命呢？從表面看，說是有父母和合才生出人來；而探究到底，則不但有父母為因緣，更因我們過去生中，即有無明造業，有此業力即引發初生識。以唯識學說，即阿賴耶識。<sup>184</sup>

### （4）識緣名色

「識緣名色」，新生命的開始，有名有色。名即精神活動，色乃物質的生理。當父精母血和合，加上最初識執持之，這小團之血肉，已有物質與精神的活動存在，但未有六根，在此階段便叫名色。

### （5）名色緣六入

「名色緣六入」，以人來說易懂，名色於母胎裡，初只一團，一天乃至七天，甚至十四天、四十九天，慢慢長大，愈像人的樣子。這時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也漸漸明顯了。六根為何叫六入呢？我們知道外面的境界，知道這樣、知道那樣，都是從六根門頭來的。比方有了眼根，外面的物質（色）就可以透過眼根引發認識；有了耳根，外面的聲音就可以透過耳根引發耳識，所以六根也叫六入（有的翻譯也叫六處）。<sup>185</sup>不

<sup>182</sup>（1）親光等造，〔唐〕玄奘譯，《佛地經論》卷3（大正26，304a18-22）：

如是展轉乃至十地，最後心時自此已後盡未來際，常無間斷，如有漏位阿賴耶識，恒與末那一識俱起，無漏位中大圓鏡智，亦應常與平等性智一時而起，故平等智亦無間斷。

（2）〔唐〕圓測撰，《解深密經疏》卷3（已新續藏21，240b20-c4）：

二、真諦三藏，依《決定藏論》，立九識義，如〈九識品〉說。言九識者，眼等六識，大同識論。第七、阿陀那……第八、阿梨耶識……第九阿摩羅識。

（3）〔唐〕智儼集，《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1（大正45，543a19-20）：

三成八識，眼等五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四成九識，謂加阿摩羅識。

<sup>183</sup>（1）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9〈3分別世品〉（大正29，48b24-26）：於母胎等正結生時一剎那五蘊名識，結生識後六處生前中間諸位總稱名色。

（2）阿僧伽作，〔後魏〕佛陀扇多譯，《攝大乘論》卷1（大正31，99b5-7）：

應知所有非想以上滅已，此處生煩惱染，彼初生識，彼亦無種子生同依止，彼習過無故。

（3）無著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卷1（大正31，135c13-15）：

從無想等上諸地沒來生此間，爾時煩惱及隨煩惱所染初識，此識生時應無種子，由所依止及彼熏習並已過去，現無體故。

<sup>184</sup>（1）彌勒說，〔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51（大正30，579a26-29）：

謂阿賴耶識先世所造業行為因，眼等轉識於現在世眾緣為因。如說根及境界，作意力故諸轉識生，乃至廣說是名初因。

（2）〔明〕普泰補註，《八識規矩補註》卷2（大正45，475c23-24）：

「去後來先作主公」，此識是總報主故，有情投胎時最先，命終時居後也。

<sup>185</sup>（1）失譯，《佛說稻苳經》卷1（大正16，818a3）：

六根開張名為六入。

（2）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3〈2分別根品〉（大正29，14b4-5）：

眼等六根，此內六處是有情本。

過平常講，這好像還在母親肚子裡，雖然六根具足了，但是他的精神活動還不太明顯。

### 〔6〕六入緣觸

「六入緣觸」，這小孩差不多生下來了。六根接觸到外面六塵的境界，比如眼與色相對，耳與聲相接觸，引起觸，六入緣觸。這個觸並不是接觸的觸，是心理的活動，是心所法，叫觸心所。<sup>186</sup>心理上的觸心所，就是在根境相結合、相碰到的時候，心裡構成一種認識活動。比方心裡有一個識，你知道什麼東西啊？我沒有什麼知道。你沒有什麼知道，色怎麼樣，我也不曉得。如外面有個什麼東西，或是聲音，或是青黃赤白，若單單在外面，和我的根沒有關係，你知道不知道？一定不曉得。心裡有心識，外面有東西，通過六根，發生連繫，根境識三者發生和合時，心裡成一個認識的作用。這個認識就能夠了解外面的境界，觸就到了一個階段。所以這個「觸」字不單單是根境相觸，實際上是講根境相觸和合時候隱藏在內心的心理活動，這叫觸心所，觸的階段；或者指心理和外界接觸了，我們的認識接觸到外界，有時覺得很舒服、很好，有時候一接觸就感到不滿意，所以觸裡面已經慢慢的帶有一種情緒作用了。

### 〔7〕觸緣受

「觸緣受」，因為觸，我們的心識與外界接觸發生一種認識的時候，以這為因緣，而起一種感受。此受，或者是苦受，或者是樂受，或者是捨受。接觸到一種好的境界，或是合自己意思的境界，心裡生起一種歡喜、快樂的感覺來了，這叫樂受、喜受。如果接觸到對自己不適合的境界，就生起一種苦受來了。如果接觸到的是無所謂的，那叫捨受。我們不要以為苦是外面來的，不一定，比方吃飯，我們接觸到這一口飯的時候，假使肚子餓的時候，這一口飯吃起來又香又好，渾身適意，好得很。假如肚子飽得難過的話，這一口飯放到嘴巴裡，真是討厭。所以苦痛、快樂，其實是和接觸的時候，適不適合自己的關係引起來的，這就生起受來了。

### 〔8〕受緣愛

「受緣愛」，問題就大了。凡是得到很好的東西，我們就貪上了、要了。看到錢好，我們就貪愛錢；或者見到好看的东西、好吃的東西，好就愛，愛名、愛利、愛色，樣樣愛，都是對好的愛。一愛，不單單是認識的問題，不單單是感情的問題，已經變成是採取行動，一種意志上做好、做壞的事情。到了這個階段，問題就大了。不過，這個講法還是淺地講；深刻一點地講，不單快樂的要愛，苦痛的也要愛。愛的深刻意思，是染著，與環境發生分不開來的一種關係，和心識黏住了，好像鉤子掛住了一樣。這時候，如果是快樂的，想保持它，或者想更快樂一點；如果是還不太快樂，想增加多一點。假使是一個苦的，想離開，不要，取消它，把它趕出去；還沒有得到的苦不要得到，已經來的苦想要離開。這個都要採取行動了，心裡要怎樣想、身體要怎樣作、嘴巴要怎樣講，就變成行動來了。這個時候，就不單純了。佛法十二因緣講：我們眾生無始以來有煩惱、有業，有了業就有了我們的生命，身心漸漸生長，接觸到環境的時候，就生受，受就生

<sup>186</sup> (1)〔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49（大正27，760b24-25）：

或說一觸如心所中立觸心所。

(2)印順法師，《大乘廣五蘊論講記》，第一章，第四節，第一項，丁〈六根本煩惱心所〉，p.172。

愛，愛就是生死根本了，所以有說愛是生死的大根本。愛就是執著，所以佛法要教我們了生死，說不要執著，一旦有愛就沒有辦法，黏住了，不得解脫。假使我們渾身生著刺，跑到哪裡都東一刮、西一刮，處處困住了。同樣地，我們一有愛，那就黏住了，就不得解脫了，苦惱就來了。

### （9）愛緣取

「愛緣取」，有了愛為因緣，就有取。煩惱不單單是愛，取是追求，拼命地去追求，要去得到他；不要的，取消他，採取積極行動了。這裡面，我們就要作善、就要作惡，殺、盜、淫、妄，樣樣都從這裡面來了。有了愛、有了取以後，這許多事情都要採取行動。

### （10）取緣有

「取緣有」，有了取以後，接下來就有「有」了，這個「有」就是一種「存在」。這名詞不大好懂，其實就是說，如果我們對於境界上有受，受緣愛，愛緣取，或者是取五欲之樂也好，或者是主張我也好，或者是戒禁取、見取，執著自己各式各樣的主張也好，總之凡是執取的話，就要造業了。這個業力就是存在，這個業力就是為未來生命的種子、將來新生命的存在。佛法裡的「有」，就是生命的存在。有了愛、取以後，就是新生命的存在已經潛在了。<sup>187</sup>這個存在，不是像我們這樣子的，可是它好像這個樣子在那裡有了，所以向來佛法裡解釋這「有」字，就解釋為業種，業的種子存在了。<sup>188</sup>

### （11）有緣生

「有緣生」，有了煩惱業種存在，就不能不生了。為什麼要生出來？因為以前已種下業種在那裡，怎樣可以不生？既然生了，也就一定要病、要死了。

### （12）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

「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有了生，必有老，有病痛，也就要死，所以憂悲苦惱<sup>189</sup>繼踵<sup>190</sup>而至了。往往有人說，因我有心臟病，肝不好或營養不良，所以生病不好，其實最根本的癥結所在，就因為有「生」。誰也討厭老、生病、死亡，從來沒有人討厭「生」的。唯有佛法才說厭生，一有生，就非老病死不可，這是生理必然的現象，真正了生死的人，了解這是人生必經的過程，也就不會因老病死而憂悲苦惱。可是一般人執我，把自己的身心看得太實在，把與自己有關係的財產或妻子兒女，看得太重要了，

<sup>187</sup>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四章〈三乘共法〉，p.172：

愛與取，正是依著煩惱而有的一切活動。「因」此煩惱的活動，就起「集」成「後有」的業種。這在十二支中，叫有支。有，是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就是三界的生命自體。但這裡所說的，不是現實生命的存在（有），而是能起後世生命的業力，也可說是未來生命的潛在。

<sup>188</sup>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47（大正27，244b3-5）：

所謂諸漏，貯義是漏義者。如濕器中淹貯種子便能生芽，如是有情煩惱器中淹貯業種能生後有。

<sup>189</sup> 〔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化城喻品〉（大正34，795a24-27）：

《十地經》云：「死別離時，意根相對名憂，五根相對名苦，出聲啼哭名悲，愚人心熱名惱。在下二界具色等支，無色不然。隨所應有。」

<sup>190</sup> 繼踵：1.接踵，前後相接。（《漢語大詞典》（九），p.1046）

所以怕老病死，一有病，簡直不得了，於是憂愁、悲傷，身心苦惱。

### 三、合說四諦十二緣起

不過，試問誰不會老病死？只是時間遲早不同而已，所以說有了煩惱即有業，有了業即有苦。老從苦諦來，足見佛說四諦與十二因緣，不過是簡單說和詳細解的分別，原則上是一樣的。<sup>191</sup>無明、行是集，識、名色、六入、觸、受是苦，愛、取、有是集，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是苦；從流轉門看，<sup>192</sup>十二因緣實充分地說明了生命之苦與苦痛的原因——無明。佛法不但說出了苦因，而且有方法可以解決這個苦，不致於使人悲觀，永久苦下去，佛法好就好在這裡。經佛推究苦痛的原因——無明，故下面說「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生滅則老、病、死、憂、悲、苦惱滅」。

通達我法二空智慧，一生起來，即可斷除我執、法執。斷除了執我、執法二障，就不再造業，也就不會感果了。因為我們有生老病死之苦痛，是有煩惱、業故，一將煩惱、業取消，則真智慧生起，即不再造業了。這一點，向來中國人不大注意到。業是可以叫它不感果的，要感果的業必須有煩惱水滋潤它；<sup>193</sup>既然能斷除了我法二執之煩惱，沒有煩惱水滋潤業種，當然過去生中，無量無邊的業不會感果報。猶如穀子，本來可以抽芽、開花、結果，現在將穀種炒過，或煮爛，或浸爛，或放在石頭上，也就不能長苗了。我們如斷了煩惱，無數的業即不感生死果。所以我們要求了生死，必先斷煩惱，煩惱一斷，

<sup>191</sup> (1)〔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7〈釋化城喻品〉(大正34, 99b3-5):

「十二因緣」者，還是別相細觀四諦耳。約苦、集即有無明老死，約道、滅即有無明滅乃至老死滅也。

(2)〔隋〕智顛說，《摩訶止觀》卷1(大正46, 5c21-25):

又總說名四諦，別說名十二因緣。苦是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七支；集是無明、行、愛、取、有等五支；道是對治因緣方便；滅是無明滅乃至老死滅。故《大經》開四四諦，亦開四十二因緣。

(3)〔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 572b16-18):

「及廣說十二因緣」下，第二，所以明說十二因緣者有二種義：一者、廣上四諦義，廣苦集為十二相生，廣滅道為十二還滅。

<sup>192</sup>〔宋〕師會述，《般若心經略疏連珠記》卷2(大正33, 566b29-c2):

若言無明緣行等，順生死也。無明滅故行滅等，逆生死也。順即流轉門，逆乃還滅門。

<sup>193</sup>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2(39經)(大正2, 9a5-11):

比丘！彼五種子者，譬取陰俱識；地界者，譬四識住；水界者，譬貪喜四取攀緣識住。何等為四？於色中識住，攀緣色，喜貪潤澤，生長增廣；於受、想、行中識住，攀緣受、想、行，貪喜潤澤，生長增廣。比丘！識於中若來、若去、若住、若沒、若生長增廣。

(2)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四章〈三乘共法〉，pp.154-155:

說到這，應該了解一個重要的問題。要知道，業力的招感苦果，煩惱是主要的力量。煩惱對於業，有二種力量。一、「發業」力：無論善業或惡業，凡能招感生死苦果的，都是由於煩惱，直接或間接的引發而起的。所以如斷了煩惱，一切行為，就都不成為招感生死的業力。二、「潤生」力：業已經造了，成為眾生的業力。但必須再經煩惱的引發，才會招感苦果。這如種子生芽一樣，雖有了種子，如沒有水分的滋潤，還是不會生芽的。也就因此，如煩惱斷了，一切業種就乾枯了，失去了生果的力量。由於煩惱的發業與潤生，在因「緣會」合時，才有業種的招「感苦果」。所以，一般但說業感，是說得不夠明白的。假如要說業感生死，倒不如說：由無明等煩惱而感生死，說得更扼要些。



業就解決了。

素來，我們都是走著無明緣行的路子——流轉門，修行之聖人則走無明滅則行滅的還滅門。這條路子有如人劈竹，將頭一節破了，一下子嘩嘩全破了；故說斷煩惱了生死，首先斷無明。

佛說小乘法，不外四諦、十二緣起，四諦有大小乘，十二緣起也有大小乘之分，看得廣狹深淺而已。上來所說是小乘的十二緣起；能通達緣起畢竟空，即空而有，即有而空，不生不滅的緣起法，才是大乘的緣起法。<sup>194</sup>大乘之四諦有「無作四諦」、「無量四諦」。<sup>195</sup>古來大德，對於緣起，有所謂業感緣起，真如緣起，阿賴耶緣起，究竟乃至十二緣起，為生死根本，看解得淺深而已。<sup>196</sup>故《涅槃經》云：「十二緣起，若以下智慧

<sup>194</sup> (1)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80〈67 無盡方便品〉（大正 25，622a27-c10）。

(2) 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懸論〉，pp.7-8。

<sup>195</sup>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2（大正 33，700c28-701a1）：

四種四諦者：一、生滅。二、無生滅。三、無量。四、無作。其義出《涅槃·聖行品》，約偏、圓、事、理分四種之殊。

<sup>196</sup> (1) 無著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卷 1（大正 31，134c27-135a5）：

如是緣起，於大乘中極細甚深。又若略說有二緣起：一者、分別自性緣起，二者、分別愛非愛緣起。此中依止阿賴耶識諸法生起，是名分別自性緣起，以能分別種種自性為緣性故。復有十二支緣起，是名分別愛非愛緣起，以於善趣惡趣能分別愛非愛種種自體為緣性故。

(2) 印順法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安立阿賴耶相〉，p.88：

十二有支緣起的業感差別，所以有三界、五趣、四生的種種差別自體不同。平常多把分別自性緣起叫做賴耶緣起，十二支緣起叫做業感緣起。

(3) 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懸論〉，p.19：

本論是真常唯心論，對生死雜染（不覺）的迷妄方面，從阿賴耶與無明的統一中，而說為依為本的；以無明為本，即是說以阿賴耶為本（《阿含經》所說的阿賴耶，本與染執是不能分離的）。這等於統一了唯識家的阿賴耶緣起與愛非愛（無明）緣起（這兩者的分離，本不是佛法本義）。說到覺悟與清淨方面，本論是從法界（真如）與般若的統一中，而說為本為依的。

(4) 印順法師，《華雨集》（五），七〈論三諦三智與賴耶通真妄〉，p.125：

阿賴耶識為有漏無漏種子所依止，稱為阿賴耶緣起的，《瑜伽師地論》（〈本地分〉）的成立最早，興起於印度北方。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為依止，有生死、有涅槃，從眾生到成佛的經典，稱為如來藏緣起的，興起於印度南方。

(5) 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心生滅門〉，pp.94-95：

先舉《楞伽經》來說。

一、如經說：「如來藏本性清淨不生不滅，無始時來為雜染法之所熏集，故名阿賴耶識」。由此，可知阿賴耶識，是約如來藏為雜染法熏集而得名。本論的生滅，即可看作《楞伽經》的虛妄熏染。

二、經說相滅時，宋譯作：「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覆真相識，異譯即作藏識。這可知，真相識為雜染法所熏集隱覆，即名阿賴耶識。

三、說到阿賴耶與七識的異不異，阿賴耶滅不滅時說：「非自真相識滅，但業相滅」。這可見阿賴耶中有二種相：一、業相，二、真相。真相，即不生滅的如來藏。業相，即雜染熏習，為發生一切雜染法的動力，《楞伽經》名為業。所以，阿賴耶識滅，只是阿賴耶的有漏雜染熏習滅，阿賴耶識的自體——真相，是不滅的；真相，即是如來藏心。

故得聲聞菩提，中智慧故得緣覺菩提，上智慧故得無上菩提。」<sup>197</sup>以上所轉均是小乘法門，下說明大眾得益。

### 寅三 時眾得益

佛於天人大眾之中說是法時，六百萬億那由他人，以不受一切法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皆得深妙禪定，三明<sup>198</sup>、六通<sup>199</sup>，具八解脫<sup>200</sup>。第二、第三、第四說法時，千萬億恒河沙那由他等眾生，亦以不受一切法故，而於諸漏心得解脫。從是已後，諸聲聞眾無量無邊不可稱數。<sup>201</sup>

大通智勝「佛」，於「天人大眾之中說」此四諦、十二緣起「法」的「時」候，有「六百萬億那由他人」，證阿羅漢果。「不受一切法」，即不執著一切法，<sup>202</sup>此「受」字

四、宋譯的如來藏緣起門說：「業與生相，相繫深縛」。業，為雜染熏集的動因，與生相是相互結合的。勘梵文《楞伽經》，即作「業相與真相」。阿賴耶為不生不滅的如來藏，及剎那生滅的有漏熏習的相對統一體。本論說阿黎耶為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大體依《楞伽經》而立。

(6) 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心生滅門〉，pp.99-100：如《勝鬘經》等，以如來藏為依止為建立故，而有生死、涅槃可得。並說：如來藏與稱性功德，不離不異不脫。如來藏即是真如，不離不異不脫，即形容真如體與非剎那的無漏習氣——稱性功德，是融合為一的。由此淨因，可以轉染還淨而證得涅槃。同時，更有與如來藏相離相異相脫的，即是虛妄雜染的戲論熏習。有此妄熏，生死的雜染法，即流轉不息。但這是雖依於真實而與真淨體相離而不相應的。反之，如來藏與淨德，是融合而一體的。如來藏是不生不滅本體清淨的；以此為根本依，所以與無漏的稱性功德相即，而與有漏的雜染習氣相離。這真淨與妄染的二因，都依於如來藏。

<sup>197</sup>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27〈11師子吼菩薩品〉(大正12, 524b1-7)：

善男子！觀十二緣智，凡有四種：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智觀者不見佛性，以不見故得聲聞道。中智觀者不見佛性，以不見故得緣覺道。上智觀者見不了了，不了了故住十住地。上上智觀者見了了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

<sup>198</sup>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8(9經)《眾集經》(大正1, 50b3-4)：

復有三法，謂三明：自識宿命智明、天眼智明、漏盡智明。

<sup>199</sup>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99〈4天帝品〉(大正7, 539a21-24)：

不應住作是念：「我當成辦殊勝六通，所謂殊勝神境智通、天眼智通、天耳智通、他心智通、宿住隨念智通、漏盡智通。」

<sup>200</sup> [東晉]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卷1(大正1, 192a16-20)：

復次，阿難！有八解脫，一者內有色想外觀色、二者內無色想外觀色不淨思惟、三者淨解脫、四者空處解脫、五者識處解脫、六者無所有處解脫、七者非想非非想處解脫、八者滅盡定解脫，此亦復是行者勝法。

<sup>201</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 25a12-18)。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 91c8-13)。

<sup>202</sup> (1)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 573a16-20)：

「不受一切法」者，心無愛著，故名不受。有人言：空觀現前不受三有相續故名不受。有人言：得道之人五根緣五塵不起煩惱，不起煩惱故不造惡業，無惡業故不受三惡果報，故名不受也。

(2) [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化城喻品〉(大正34, 796b17-21)：

「受」者，著也。不貪著一切法，故得心解脫。心解脫者，由無明等煩惱解脫故，成慧解脫相應之心，不復緣境起於煩惱，名心解脫。或禪定名心，能住心故，得俱解脫名心解脫。

當取著講，與十二緣起之「受」不同。這個「受」是古譯，等於新譯的「取」字；<sup>203</sup>而十二緣起之「受」當情緒感受，或苦、或樂、或捨受解。法會之大眾，聽了佛法之後，即於十二緣起法上起觀察思惟，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了，自然不受一切法，不執著。無明即是執我、執法，斷了無明即斷此我執、法執。有我，即執我，執我所。不執我，則我所也不執，這是約小乘的說法。

不取一切法即離一切執，也就是「於諸漏心得解脫」。「漏」是煩惱的別名，一方面失掉功德，一方面是染污。約法相說，漏是欲漏、有漏、無明漏，分一切煩惱為三大類。<sup>204</sup>我們的心與漏相應，有了心就有煩惱，有了煩惱就有心，心與煩惱打成一片，這是心與有漏相應。我們不但作惡時，與煩惱相應，就是行善時，也與煩惱分不開，比方我要作好事，我能行善，善事作得好等等，都是有我執在。現在不執一切法，就是不受一切煩惱包圍，打破了我執、法執的枷鎖，所以說於漏心得解脫。

「心得解脫」這幾句話是形容阿羅漢的，假如是初果、二果、三果雖均破一部分煩惱，但未能達到漏盡，所以不能如此說。得到阿羅漢果以後，不但有智慧離煩惱，而且「皆得」高「深」微「妙」的「禪定」。什麼叫深的禪定呢？比方說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等，這些高深的禪定。什麼叫妙呢？我們普通凡夫之禪定，有煩惱相應，謂之味禪，如吃東西，上了滋味似的。離了煩惱所得到的禪定，這是無漏相應的禪，這稱為「妙禪」。<sup>205</sup>阿羅漢是離煩惱的禪定，是謂無漏禪、「妙禪」。

得到深妙禪定以後，有「三明、六通」的功德。三明——得宿命明，知道過去生之事；天眼明，知未來世之事；漏盡明，斷盡一切煩惱。六通——神足通、他心通、天眼

<sup>203</sup> (1)〔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9集散品〉（大正8，236b2-4）：  
此彼岸不度故，是菩薩色受想行識不受。一切法不受故，乃至諸陀羅尼、三昧門亦不受。

(2)〔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2〈8勝軍品〉（大正7，48b13-15）：  
既悟入已，不取色相，不取受、想、行、識相，乃至不取一切陀羅尼門相、一切三摩地門相。

<sup>204</sup> (1)〔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2（2經）《遊行經》（大正1，12a20-24）：  
修戒獲定，得大果報；修定獲智，得大果報；修智心淨，得等解脫，盡於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已得解脫生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2)〔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47（大正27，243c20-26）：

問：此三漏以何為自性？

答：以百八事為自性。謂欲漏以欲界四十一事為自性，則貪五、瞋五、慢五、見十二、疑四、纏十。有漏以色無色界五十二事為自性，即貪十、慢十、見二十四、疑八。無明漏以三界十五事為自性，即欲、色、無色界各五部，無明由此三漏以百八事為自性。

<sup>205</sup> (1)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7〈1序品〉（大正25，186a1-4）：  
初禪，如《阿毘曇》說：「禪有四種：一、味相應，二、淨，三、無漏，四、初禪所攝報得五眾。」是中行者入淨、無漏。二禪、三禪、四禪亦如是。

(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7〈1序品〉（大正25，187a27）：  
禪定相，略說有二十三種：八味、八淨、七無漏。

(3)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8〈8分別定品〉（大正29，146b18-21）：  
此本等至八，前七各有三，謂味淨無漏，後味淨二種。  
味謂愛相應，淨謂世間善，此即所味著，無漏謂出世。

通、天耳通、宿命通、漏盡通。凡得此三明、六通者，都是大阿羅漢。阿羅漢有二種：第一種阿羅漢的智慧很好，能得解脫，他的定不深，不得根本禪定的叫做慧解脫阿羅漢，沒有神通（阿羅漢了生死不一定有神通）。<sup>206</sup>另一種是定慧都很深的俱解脫阿羅漢，是具有三明、六通的大阿羅漢。「具八解脫」。八解脫，前面已講，這裡簡單說說就好。第一、內有色相外觀色，第二、內無色相外觀色，第三、淨解脫身作證，還有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及滅受想定。八解脫，即於此八法上離開一部分，如空無邊處解脫即離開了空，識無邊處就是解脫了識，從禪定中引發一種功德而得解脫。

佛說法不止一次，第一次說法時，即有六百萬億那由他那麼多的人得阿羅漢，「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說法時」，<sup>207</sup>每次都有好多人證阿羅漢果。至此說明，大通智勝如來，每次轉四諦十二緣起法時，不但學聲聞法的弟子不可算數，就是得三明、六通、八解脫的大阿羅漢，也是「無量無邊」。這是說明大眾得益的情形。

## 丑二 次轉大乘法輪

### 寅一 出家請法

#### 卯一 王子出家請法

<sup>206</sup>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14（347經）（大正2，97a3-22）：

出家已經半月，有一比丘語須深言：「須深當知，我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彼須深語比丘言：「尊者！云何？學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具足初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比丘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云何？尊者離苦息樂，憂喜先斷，不苦不樂捨，淨念一心，具足第四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若復寂靜解脫起色、無色，身作證具足住，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答言：「不也，須深！」

須深復問：「云何？尊者所說不同，前後相違。云何不得禪定而復記說？」

比丘答言：「我是慧解脫也。」

作是說已，眾多比丘各從座起而去。

(2)〔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09（大正27，564b5-16）：

問：此中數說慧解脫者起他心智，此起必依根本靜慮。若慧解脫亦能現起根本靜慮，豈不違害《蘇尸摩經》？彼經中說：慧解脫者不能現起根本靜慮。

答：慧解脫有二種：一是少分，二是全分。少分慧解脫於四靜慮，能起一二三。全分慧解脫於四靜慮皆不能起。此論中說少分慧解脫，故能起他心智。《蘇尸摩經》說：全分慧解脫，彼於四靜慮皆不能起。如是二說俱為善通。由此少分慧解脫者，乃至能起有頂等至，但不得滅定，若得滅定名俱解脫。諸法法智相應，彼法類智相應耶，乃至廣說。

<sup>207</sup> (1)〔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73a20-25）：

「第二、第三、第四說法時」下，第三、明多會說法。然彌勒有三會者，度釋迦餘殘三根眾生也。於釋迦佛持五戒人，初會得道；受三歸人，次會得道；一稱南無佛人，三會得道。復有獨與彌勒結緣，更為說法，不止局於三會，今四會說法類此可知。

(2)〔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化城喻品〉（大正34，796b22-24）：

贊曰：此明第二、第三、第四會也。彌勒三會說，釋迦不說會，利益生機各不同故。

爾時，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而為沙彌，諸根通利<sup>208</sup>，智慧明了，已曾供養百千萬億諸佛，淨修梵行，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up>209</sup>

上面大通智勝如來受請說法，已轉小乘法輪，現在轉大乘法輪，勸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成佛。本來佛之無方<sup>210</sup>妙用<sup>211</sup>，平等說法，應大機說大法，應小機說小法，故釋迦牟尼佛成佛後，雙垂兩相<sup>212</sup>：一方面於菩提樹下，現千丈盧舍那身，為菩薩說華嚴大教；一方面至鹿野苑，現比丘相，為五比丘說小乘法。<sup>213</sup>故佛說法並不一定先說小乘後說大乘，也可能是同時而說；不過有眾生根性是先學小乘，然後再引入大乘，為眾生機故，先說小而後說大，其實並不一定要嚴格分別。釋迦佛說法，從成道一直說至涅槃，但在敘述方式上，都是先說小而後大。

「爾時」，那時，不一定是說完小乘之時，亦可說是十六王子來時。「十六王子」都是「以童子」身「出家」的。<sup>214</sup>大通智勝如來在家時，生下十六王子，出家後十小劫坐道場，照理十六王子的年齡都已很大，不過那時的人壽命很長，佛壽已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所以十六王子的年齡雖大，相比起來還是童子出家。

在佛法中出家即作比丘，但比丘、比丘尼都要到了合格的年齡，才能受比丘戒。在釋迦牟尼佛時代，則要年滿二十歲，<sup>215</sup>中國年齡二十一歲，才是合格。未到年齡的也可以出家，但不是比丘，而是受沙彌戒的預備比丘；沙彌此譯勤策，<sup>216</sup>精進修行，策勵三業，向著比丘清淨身心的表徵而努力修學；直至到了法定年齡，再受比丘戒。

十六王子都是童子出家，還是「沙彌」，但是功德甚大，「諸根通利」。諸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通——無障礙，利——明澈，無論聽或看，都很通利。耳根通利者，如聽音樂，一聽即會，只是旋律的快慢高低，稍一指點便完全領會了；耳根不利者，不但教不會，聽也聽不懂。諸根通利者是智慧很高，人極聰明。在六根中特重意根，表示「智慧明了」，一切易於通達。

此十六王子在過去，「曾供養百千萬億諸佛」，恭敬供養聞法，隨佛「修梵行」，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佛之道，即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十六王子年紀雖小，皆是

<sup>208</sup> 通利：通暢，無阻礙。（《漢語大詞典》（十），p.927）

<sup>209</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5a18-21）。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1c14-16）。

<sup>210</sup> 無方：2.無定法；無定式。4.猶言不拘一格。5.謂變化無窮。（《漢語大詞典》（七），p.102）

<sup>211</sup> 妙用：神妙的作用。（《漢語大詞典》（四），p.298）

<sup>212</sup> 〔明〕智旭述，《法華經會義》卷5（卍新續藏32，165b2-3）：

勝、劣二種生身、生相，祇是一番托胎出生，但大小兩機所見不同，故須甄明非有兩番托胎出生也。二種出家，二種成道，二種法身、生相，亦無不然，故云「雙垂兩相，二始同時」。

<sup>213</sup> 〔隋〕智顛說，灌頂記，《觀音義疏》卷2（大正34，933c5-16）。

<sup>214</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73b5-8）：

「皆以童子出家」者，四歲已上稱為童子，即表菩薩修童真行也。又幼而悟道則眾所歸伏。出家者欲通化道俗，在家之人不得化出家人。二者、欲引導八萬億人令出家。

<sup>215</sup> 〔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8（大正22，61b7-9）：

佛種種呵責：「汝不應與未滿二十人，受具足戒；未滿二十，多所不堪，致有破戒！」

<sup>216</sup>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27（大正54，490c17）：

沙彌（云勤策）。

大根機，善根深厚，發心甚大。在佛法中是不論老少的，大小乘法皆如是。在釋迦佛時代，有小沙彌亦證阿羅漢果，發種種神通。<sup>217</sup>這是看他宿根如何，是否發心修行而已。<sup>218</sup>

俱白佛言：世尊！是諸無量千萬億大德聲聞，皆已成就。世尊亦當為我等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我等聞已，皆共修學。世尊！我等志願<sup>219</sup>如來知見，深心所念，佛自證知。<sup>220</sup>

十六王子「白佛」：以上「無量千萬億大德聲聞」，「皆已」修行「成就」，<sup>221</sup>證得阿羅漢果，聲聞弟子發心修學，所求了生死，證阿羅漢果的目的，到此已告完成。此部分根機的眾生，佛已滿他們的願，「亦」應「為」「我」們「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佛「法」門。此十六王子在過去世中，曾修梵行，求無上菩提，可是菩提不是一修即得，故現在還是要「修學」。所以善財童子曾對每一位善知識說：「我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但不知如何修菩薩行，願善知識教我。」<sup>222</sup>現在十六王子亦已發菩提心，故請佛為說成佛法門。對佛說：「我」們的「志願」在求「如來知見」，即佛之菩提——佛果，這是我們心之所在，「深心所」繫「念」、所要求，這是大智如來所「知」道的。換句話說，我們發願成佛，佛已知道，故請佛為我等說法。<sup>223</sup>

#### 卯二 王眾出家請法

爾時，轉輪聖王所將<sup>224</sup>眾中八萬億人，見十六王子出家，亦求出家，王即聽許<sup>225</sup>。<sup>226</sup>

上面是「王子出家請法」，現在是「王眾出家請法」，雖然此文中沒有談到「請法」，但也有出家請法的意思。「轉輪聖王」來時，有無量大眾隨來，在大「眾中」有「八萬億人」，看「見十六王子出家」，「亦」要「求出家」。要出家有兩個條件，一是求佛出家，要佛答允才能出家；一是求王出家，王許可，方能出家。在佛教中的規矩，出家者，有父母在，必須徵求父母同意允許，方能出家。<sup>227</sup>如果是現任軍政要員，為國效命者，則

<sup>217</sup> 馬鳴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卷1（大正4，261a28-262a4）。

<sup>218</sup> 〔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化城喻品〉（大正34，796c2-7）：

初中復三：初明子德，次明啟請，後明請意。

此初也。有六德：一、已超羈網出家為沙彌，二、聞法速悟諸根通利，三、性情鑒達智慧明了，四、久遇良緣曾供養佛，五、堅持勝戒淨修梵行，六、志希大果求正等覺。

<sup>219</sup> 志願：1.志向和願望。（《漢語大詞典》（七），p.401）

<sup>220</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5a21-25）。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1c16-20）。

<sup>221</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73b13-15）：

「聲聞皆已成就」，有二義：一、欲令其迴小入大；二、明已化小今須教大。

<sup>222</sup> 〔東晉〕佛跋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6〈34入法界品〉（大正9，689b6-773c12）。

<sup>223</sup> 〔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化城喻品〉（大正34，796c12-13）：

問：何故前請，王子在前；今為說法，王子居後？

答：前據親疎，後明權實。

<sup>224</sup> 將（jiāng ㄐ一ㄨㄥˋ）：9.帶領；攜帶。（《漢語大詞典》（七），p.805）

<sup>225</sup> 聽許：聽而許之。（《漢語大詞典》（八），p.716）

<sup>226</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5a25-27）。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1c20-22）。

<sup>227</sup> （1）〔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1（大正22，2b28-29）：

佛言：「一切佛法，父母不聽，不得為道。」

要在父母之外，還得請示國王准許，才能出家。釋迦如來弘揚佛法時，有在任將軍要求出家，佛弟子不知道，已允其出家，不久國家遭受外強侵略，國王下令派某將軍出戰，方知已出家；<sup>228</sup>自此後，佛則規定現役軍政要員欲出家者，必先請示國王同意。家庭中父母對子女有愛心，故亦先得父母同意。現在轉輪聖王隨員八萬億人要求出家，其中軍政要員很多，輪「王」亦允其出家。

## 寅二 受請說法

### 卯一 宣說大乘

爾時，彼佛受沙彌請，過二萬劫已，乃於四眾之中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sup>229</sup>

當「時」會中請佛說大乘法者很多，不過佛以十六沙彌為代表。「佛受」「請」說法後，並非立刻說，默然而「過二萬劫」後，才於在家出家「四眾」弟子「中」，「說」此「大乘」法。佛不立即說，過二萬劫才說，是為了眾生的機緣，佛知根無礙，至因緣適合才說。<sup>230</sup>此大乘法，即是「《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亦即我們現在所說的《法華經》。在釋迦佛法會說小乘法後，有弟子發大乘心，修大乘行，請佛為說大乘法，其中所說有《華嚴經》、《方等經》、《般若經》、《寶積經》等，直至後來因緣成熟，才說《法華經》。《法華經》特重於開權顯實，會三乘歸一乘，顯佛究竟真相，開迹顯本。<sup>231</sup>此大通智勝如來，開始即說大乘法，即說「妙法蓮華」，下面偈頌中說，此「妙

---

(2)〔宋〕法賢譯，《護國經》卷1（大正1，872b15-c23）。

<sup>228</sup>〔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17（大正22，116b4-18）。

<sup>229</sup>（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5a27-29）。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1c22-27）。

<sup>230</sup>（1）〔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73b19-29）：

問：彼佛受沙彌請即應說法，何故過二萬劫然後說也？

答：一、欲令時眾生懃重心，如曇無竭過六年竟乃說《波若》。

二者、例上十劫坐道場待於緣熟，今亦然也。

三者、或可例同釋迦說小乘已後、《法華》之前，明二種教：

一者、付財密化，謂波若教；二者、諸方等經陶練小心。

以此二門調伏其心，然後始得令入佛慧。故下偈云「說六波羅蜜及諸神通事」，即其證也。

四者、諸佛教法不同，或初說三乘教、後說一乘，即釋迦、燈明是也。

或初說二乘、後說一乘，即大通智勝是也。

（2）〔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化城喻品〉（大正34，796c16-22）：

贊曰：下第二段許可正說。有五，此中有二：

初將說法時待機熟，故過二萬劫；

二陳所說法《妙法蓮華》。《妙法蓮華》正為聲聞，《無量義經》正為菩薩。

何故此中為諸菩薩說於《法華》？如前日月燈明因妙光法師、二十億菩薩樂欲聞法中釋。

<sup>231</sup>（1）〔隋〕吉藏撰，《法華玄論》卷4（大正34，393a17-18）：

《法華》但明會三乘歸一乘，開一乘為三乘。

（2）〔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68a6-9）：

今以三門釋之：一、來意門；二、釋名門；三、決疑門。來意門者，乘權乘實凡有三周之說：一、法說門；二、譬說門。此二已竟，今是第三，亦法亦譬門。

法蓮華」甚多，為時甚久。現在我們講解的這本《法華經》，只有七卷二十八品，其實皆是成佛法門，都是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而成佛之意義來說。

在釋迦佛法會中，還有很多小乘根性，還不適合說此大乘理，因為根機問題，所以直至在法華會上，才徹底宣說一切眾生皆成佛。在《法華經》中雖未明顯說出如何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其實在《方等》、《般若》中已說過很多，現在回心向大，以前所說種種皆是成佛法門，故大通智勝如來謂一切大乘經，皆名「妙法蓮華」。現十六王子請佛說大乘法，佛即告訴他們，「妙法蓮華經」即包括一切大乘法。

## 卯二 疑悟不同

說是經已，十六沙彌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皆共受持，諷誦<sup>232</sup>通利。

說是經時，十六菩薩沙彌皆悉信受；聲聞眾中，亦有信解；其餘眾生千萬億種，皆生疑惑。<sup>233</sup>

大通智勝如來「說」《法華「經」》後，「十六沙彌為」求成佛之道「故」，把此經領悟不忘，於是「受持，諷誦」，即熟讀能背。對此《法華經》之文句內容，皆是「通」曉明了。大通智勝佛說《法華經》時與釋迦佛因緣不同，釋迦法會中，看見眾生根機不能回小向大者，如會中增上慢人等，五千退席，<sup>234</sup>所以《法華經》是純圓獨妙的說一乘法，<sup>235</sup>一切眾生皆成佛，法會中人人皆能接受這種道理。大通智勝如來時代則不然，大

(3)〔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 570a17-23):

初文明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者，凡有三義：

一者、成上過去長遠，佛壽已如此之長，況滅度後經爾所劫也。

二者、將明十劫坐道場及後入定八萬四千劫，故前須明佛壽長遠也。

三者、三周說法明乘權乘實將竟，欲遠開壽量之義，故明古佛壽遠也，使後開釋迦壽遠不生驚疑。

(4)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四章，第二節，第二項〈開權顯實、開迹顯本的法華〉，pp.1177-1178：

大概的說，「開權顯實」說乘權乘實，「開迹顯本」說身權身實，為《法華經》的兩大宗要。說乘權乘實，如《妙法蓮華經》卷一(大正九·七上——中)說：

「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是諸眾生，從諸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sup>232</sup>〔宋〕闍達解，《法華經句解》卷3(卍新續藏30, 520b24):

緩聲曰諷，直聲<sup>\*</sup>曰誦。

※直聲：直着嗓子。柳青《銅牆鐵壁》第八章：「人們直聲嚷叫：『又壞起來了？為甚不把他拴住哩？』」(《漢語大詞典》(一)，p.867)

<sup>233</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 25a29-b3)。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 91c27-28)。

<sup>234</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 7a5-11):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慙懃三請，豈得不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即從座起，禮佛而退。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

<sup>235</sup>〔清〕一松講錄，廣和編定，《法華經演義》卷6(卍新續藏33, 268c8-10):

今經無復兼、但、對、帶，唯以純圓獨妙，權實本迹，無不皆妙，教理行人，無不皆一。



眾聽此「經」後，其結果只有「十六菩薩沙彌」能接「受」此甚深道理（沙彌有兩種，修小乘法者只稱沙彌，已發菩提心受菩薩戒者稱菩薩沙彌），<sup>236</sup>如其中「聲聞眾」等，其中「有信解」者，亦有不信而生疑惑者，「其餘」「千萬億種」凡夫「眾生」，「皆」不相信而「生疑惑」。<sup>237</sup>這種情形與釋迦佛法會中完全不同。在大通智勝如來說，是初說《法華經》，眾生初聞大法，初結法緣，所以不生信仰。

在佛法中說，大乘法不怕疑，不怕不信，只要聽了之後，一歷耳根，永為道種；將來慢慢於此法門中，漸漸了解，即會接受，現在為種下成佛之因。所以在釋迦法會之時，這些眾生在久遠劫來，已在大通智勝佛座下結下了法緣，而且生生世世聽《法華經》，不斷多聞熏習，即能信受；至此時，十六王子早已成佛，而大會眾生，根機亦已成熟，於釋迦佛法會中，皆授記作佛。由於眾生根機不同，故得益各別。

### 卯三 說經時節

佛說是經，於八千劫未曾休廢<sup>238</sup>。<sup>239</sup>

大通智勝如來，「說」此「妙法蓮華『經』」，為時「八千劫」沒有停止。

### 寅三 說竟入定

說此經已，即入靜室，住於禪定八萬四千劫。<sup>240</sup>

佛「說」完「此」《法華「經」》之後，「即」進「入靜室」，「住於禪定」中「八萬四千劫」。釋迦佛亦如是，如《阿含經》中說，佛常在說幾句法後，即入於靜室中坐禪，

<sup>236</sup> [宋] 闡達解，《法華經句解》卷3（卍新續藏30，520c2-3）：

沙彌但受十戒，本是小乘；今求佛道修大乘行，故曰菩薩沙彌。

<sup>237</sup> (1) [隋] 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73b29-c13）：

「說是經已」，第二、明時眾感悟不同。

此中有三根，上根即十六沙彌，中根聲聞人，亦能信解。沙彌前諷誦次信解者，夫欲覆講必具二義：一、誦持；二、得意，故具此二也。

「下根之流皆生疑惑」者，有四種義：一者、中根聲聞於佛有緣皆得信解，其餘眾生於十六沙彌結重因緣，故佛不能度，覆講之事起自其人。二者、欲明過去世佛說《法華》時眾生有信不信，顯今現在有三根人亦有悟不悟。三者、欲勵今下根明過去世佛說《法華》利根能信解、鈍根生疑，汝等比丘應同利根，云何乃同鈍根？四者、明我之與汝俱在彼會共聽《法華》，我以早悟，汝今猶未解，一何可傷也。

(2) [唐] 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7〈化城喻品〉（大正34，796c28-797a3）：

贊曰：此中有二：第四、三根領悟，第五、說法時節。上根菩薩聞之信受，中根聲聞亦有信解，下根餘類皆生疑惑，是《法華經》難信解故、下根眾生機未熟故。為今時漸，故說彼時有疑惑者。

<sup>238</sup> (1) [宋] 闡達解，《法華經句解》卷3（卍新續藏30，520c14-15）：

大通佛世人壽長遠，說《妙法華》滿八千劫，中間未嘗有休息時。

(2) 廢：9.停止，中止。（《漢語大詞典》（三），p.1279）

<sup>239</sup> (1) [姚秦]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5b4）。

(2) [西晉]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1c28-29）：

彼佛說是，於八萬劫未曾休懈。

<sup>240</sup> (1) [姚秦]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5b4-5）。

(2) [西晉]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1c29-92a1）。

弟子們此時即把佛所說的法討論研究。<sup>241</sup>大通智勝如來於說法後，隨即入定，正好讓弟子們把《法華經》細細研究。佛平常不坐禪即說法，不說法即坐禪，所謂聖說法、聖默然。<sup>242</sup>坐禪是定，說法是慧，慧從定發，定慧相助，定慧平等。

癸三 諸子傳燈

子一 明昔共結緣

丑一 諸子說法

是時，十六菩薩沙彌知佛入室寂然禪定，各昇<sup>243</sup>法座，亦於八萬四千劫，為四部眾，廣說分別《妙法華經》，一一皆度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眾生，示教利喜，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sup>244</sup>

大通智勝「佛入」於「禪定」之後，「十六菩薩沙彌」皆「各」升「法座」，弘揚此經，為時「八萬四千劫」。在佛法中的規矩，說法要升法座，即說法者在大眾中，要坐於上首<sup>245</sup>高座，這樣使聽眾較易聽清楚。十六菩薩沙彌即升於法座，「為」「四」「眾」弟子「廣說分別《妙法華經》」。「廣說」——詳細說；「分別」——佛說法之要義，表面聽來似懂，而精微<sup>246</sup>處則不易知，故要為之分別解說。

有人以為，經易懂，註解<sup>247</sup>難看，或以為論更難懂，其實經中很多問題，很多隱義<sup>248</sup>都沒有注意到。大通智勝佛說此「法華經」後，法會大眾很多半信半疑，故十六菩薩沙彌為大眾廣為分別解說。十六菩薩沙彌中，每人「皆度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眾生」。

他們用什麼方法呢？「示教利喜」<sup>249</sup>，此四字分開來解說。示——開示、指示，令他看見、知道，比如說苦集滅道四諦，令他們知道什麼是苦，把苦義說出來。教——教他們離苦的方法，應如何對治。利——勉勵他們，具有好處即勉其修學。喜——慶喜，說聞大法修行是很難得的，皆是前生的宿根深厚等，令生歡喜。如果單指出他應如何修

<sup>241</sup>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9〈18 慚愧品〉(3 經)(大正2, 588a25-b5)。

<sup>242</sup>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1(1 經)《大本經》(大正1, 1b25-28)：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以平等信，出家修道，諸所應行，凡有二業：一曰賢聖講法，二曰賢聖默然。……」

<sup>243</sup> 昇：2.登上。(《漢語大詞典》(五)，p.593)

<sup>244</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 25b5-10)。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 往古品〉(大正9, 92a2-6)。

<sup>245</sup> 上首：3.佛家語。指一座大眾中的主位。(《漢語大詞典》(一)，p.281)

<sup>246</sup> 精微：1.精深微妙。(《漢語大詞典》(九)，p.225)

<sup>247</sup> 註解：2.解釋字句的文字。(《漢語大詞典》(十一)，p.116)

<sup>248</sup> 隱義：1.暗藏旨意。2.深奧的義理。(《漢語大詞典》(十一)，p.1128)

<sup>249</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54〈27 天主品〉(大正25, 445a20-28)：

「示」者，示人好醜、善不善、應行不應行；生死為醜，涅槃安隱為好。分別三乘，分別六波羅蜜，如是等名示。

「教」者，教言汝捨惡行善，是名教。

「利」者，未得善法味故，心則退沒；為說法引導令出：「汝莫於因時求果！汝今雖勤苦，果報出時，大得利益！」令其心利，故名利。

「喜」者，隨其所行而讚歎之，令其心喜；若樂布施者，讚布施則喜，故名喜。

以此四事，莊嚴說法。

法，這是說教，是硬幹<sup>250</sup>，力量不夠，一定要勉勵之，令生歡喜，才能精進勇猛，故示教利喜是菩薩弘法的方便。十六菩薩沙彌弘《法華經》時皆如此，「令」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與眾生已結下了法緣。

### 丑二 佛起讚歎

大通智勝佛過八萬四千劫已，從三昧起，往詣法座安詳而坐，普告大眾：是十六菩薩沙彌，甚為希有，諸根通利，智慧明了，已曾供養無量千萬億數諸佛。於諸佛所常修梵行，受持佛智，開示眾生，令入其中。汝等皆當數數<sup>251</sup>親近而供養之。所以者何？若聲聞、辟支佛及諸菩薩，能信是十六菩薩所說經法，受持不毀者，是人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之慧。<sup>252</sup>

十六菩薩沙彌為眾生說法後，「大通智勝」如來於定中，經「過八萬四千劫」，即「從」定中而「起」，「安詳」而升「法座」，「普告」法會「大眾」。此中包含意義很多，佛從定出而讚歎，證明十六菩薩沙彌所說的與佛相同。另一意義是由佛讚歎菩薩沙彌，而加深大眾的信仰，生清淨心，對發心方面，這力量很大，可以令聽眾一面加強信心，一面努力修持，對聽眾利益很大。

大通智勝如來，安詳地升法座後，對大眾說：此「十六菩薩沙彌」，是非常「希有」的，是「諸根通利，智慧明了」，過去「曾供養無量百千億數諸佛，於諸佛所，常修梵行，受持佛智，開示眾生」，「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十六菩薩沙彌發菩提心，對《法華經》受持，即自己對於佛之智慧（佛之知見、佛之平等大慧）能受持<sup>253</sup>，於自利外還能為眾生說，利益眾生，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使眾生由聞解亦能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這是利他。所以佛告大眾，「汝等」應常常「親近」、恭敬、「供養」，為「之」服務等。因為聽眾中不論是「聲聞」、「辟支佛」、「菩薩」等，皆「能信」受「十六菩薩」沙彌「所說」，並能「受持」，不疑惑，「不毀」謗，此「人」將來必定成佛，這是「如來之慧」、佛智慧。這是說明菩薩沙彌於大通智勝佛法會中，教化大眾，為大眾結下法緣。

### 子二 明中更相值

佛告諸比丘：是十六菩薩，常樂說是《妙法蓮華經》，一一菩薩所化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眾生，世所生與菩薩俱，從其聞法，悉皆信解。以此因緣，得值四百<sup>254</sup>萬億諸佛世尊，于今不盡。<sup>255</sup>

「佛」對法會大眾說，此「十六菩薩沙彌」，「常」歡喜「說」《法華經》，此生以後，生生世世一直弘揚此經；此時十六「菩薩」沙彌「所」教「化」的「六百萬億那由

<sup>250</sup> 硬幹：1.意指單憑力氣蠻幹。（《漢語大詞典》（七），p.1049）

<sup>251</sup> 數數（shuò shuò 尸又丿、尸又丿）：2.屢次、常常。（《漢語大詞典》（五），p.510）

<sup>252</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5b10-18）。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2a6-15）。

<sup>253</sup> 受持：佛教語。謂領受在心，持久不忘。（《漢語大詞典》（二），p.884）

<sup>254</sup> 〔百〕—【宋】【元】【明】【宮】【博】。（大正9，25d，n.6）

<sup>255</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5b18-23）。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2a15-20）。

他恒河沙等眾生，已結下了法緣，此生以後，生生「**世世**」永不分開，於後世亦隨十六「**菩薩**」沙彌聽法。於「**聞法**」中，善根輾轉增上，對大乘法「**皆**」能「**信**」受。有「**此因緣**」故，六百萬億等眾生，能「**值遇四萬億**」「**佛**」，直至現在釋迦佛法會上，還是聞法修行。

平常有一部分人，還有一種觀念不夠，在生死中，以為只有自己孤零零的一個人很害怕，現在知道信佛、拜佛、修行，但死後怎麼辦呢？其實不必怕，佛法說因緣，例如：台北現在有一百萬人，信佛聞法的人很少，他們為什麼不能聞法？這就是因緣。我們現在發心學佛，是過去生中的因緣，那麼今生還與佛法結了緣，來生還是遇在一起，只要對佛法能聽能學，與學佛大眾結下了法緣，生生世世都能碰在一起。以後還有無量善根因緣，於生死中，並不是只剩自己一人，用不著害怕。這是說十六沙彌不但於大通智勝佛時與眾生結下法緣，此後生生世世皆說《法華經》，為大眾結緣。

王二 明今還得入

癸一 結會古今

子一 結師之今古

諸比丘！我今語汝：彼佛弟子十六沙彌，今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十方國土現在說法，有無量百千萬億菩薩、聲聞，以為眷屬。其二沙彌，東方作佛：一名阿閼，在歡喜國；二名須彌頂。東南方二佛：一名師子音；二名師子相。南方二佛：一名虛空住；二名常滅。西南方二佛：一名帝相；二名梵相。西方二佛：一名阿彌陀，二名度一切世間苦惱。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羅跋栴檀香神通；二名須彌相。北方二佛：一名雲自在；二名雲自在王。東北方佛，名壞一切世間怖畏。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於娑婆國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up>256</sup>

大通智勝佛涅槃至現在，為眾生所結之緣已經成熟，所教化之眾生，皆已得入佛之知見。

佛告訴法會「諸比丘」：當時說《法華經》之法師，即「十六」菩薩「沙彌」，現在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成佛「於十方國土」中「說法」。每一佛在自己國土中，都有「無量百千萬億」的「菩薩」、「聲聞」、「眷屬」，這是總說。

下面分別說，有「二」位「沙彌」，在「東方」世界「作佛」，「一名阿閼」佛，阿閼譯為不動，不為煩惱戲論所動，所教化的國土名「歡喜國」。<sup>257</sup>「二名須彌頂」佛，

<sup>256</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 25b23-c6)。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 92a21-b4)。

<sup>257</sup> 印順法師，《淨土與禪》，一，五，二〈阿彌陀與阿閼〉，pp.28-29：

東西二方所表現的淨土雖有不同，然從全體佛法說：阿閼譯為不動，表慈悲不瞋，常住於菩提心；依般若智，證真如理，這是重於發心及智證的。阿彌陀譯為無量，以菩薩無量的大願大行，如《華嚴經》所說的十大願行，莊嚴佛果功德；一切是無量不可思議。無量——無量壽、無量光，著重佛的果德。所以阿彌陀佛淨土，為佛果的究竟圓滿；阿閼佛淨土，為從菩薩發心得無生法忍。這二佛二淨土，一在東方，一在西方。如太陽是從東方歸到西方的，而菩薩的修行，最初是悟證法性——發真菩提心，從此修行到成佛，也如太陽的從東到西。阿閼佛國，重在證真的如如見道。阿彌陀佛國，重在果德的光壽無量。這在密宗，東方阿閼為

譬喻佛的最高功德。<sup>258</sup>在「東南方」世界亦有「二佛」，「一名師子音」佛，師子是表示無畏，佛之音聲無畏。「二名師子相」佛，表示佛無畏者，能降伏一切。<sup>259</sup>「南方」亦有「二佛」，「一名虛空住」，從表面看是佛住於虛空中，其實是表佛心安住於畢竟空。「二名常滅」，念念寂滅，悟證法界常住寂滅。<sup>260</sup>「西南方」有「二佛」，「一名帝相」。在諸天之中，有二天，一是梵天，一是帝釋天，釋迦佛出世時，梵天、帝釋皆為侍者，帝相佛者，喻如忉利天王。「二名梵相」，喻如梵天王，是梵眾中最清淨者。<sup>261</sup>「西方二佛，一名阿彌陀」，此之無量壽、無量光；「二名度一切世間苦惱」，能救度一切苦惱眾生。<sup>262</sup>「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羅跋旃檀香神通」，「多摩羅跋」叫做性無垢賢——本性清淨、很好的，這是以喻得名，表示此佛本性清淨，具一切功德神通；「二名須彌相」，表示極崇高。<sup>263</sup>「北方二佛，一名雲自在，二名雲自在王」，有雲即會下雨，法雨遍灑於人間，王是最極自在義。<sup>264</sup>「東北方佛，名壞一切世間怖畏」，能破壞世間一切怖畏。<sup>265</sup>「第

---

**金剛部，金剛也是堅牢不動義。**西方阿彌陀為蓮花部，也有莊嚴佛果的意義。所以，這一東一西的淨土，是說明了菩薩從初發心乃至成佛的完整的菩提道。也可解說為彌陀為本性智，而起阿闍的始覺（先彌陀而後阿闍）。但現在的念佛者，丟下阿闍佛的一邊，著重到西方的一邊，不知如來果德的無量，必要從菩薩智證的不動而來；惟有「以無所得」，才能「得無所礙」。忽略了理性的徹悟，即不能實現果德的一切。所以特重西方淨土，不能不專重依果德而起信。不解佛法真意的，不免與一般神教的唯重信仰一樣了。在大乘佛教的健全發展中，大乘行者的完整學程中，理智的徹悟與事相的圓滿，是二者不可缺一的。

<sup>258</sup>〔宋〕聞達解，《法華經句解》卷3（卍新續藏30，521c18-19）：

二名須彌頂，佛之功德出過一切，如須彌盧居眾山頂。

<sup>259</sup>〔宋〕聞達解，《法華經句解》卷3（卍新續藏30，521c20-22）：

東南方二佛：一名師子音，世尊威猛，龍鬼欽崇，如師子吼百獸皆畏；

二名師子相，進止威儀，如師子相。

<sup>260</sup>〔宋〕聞達解，《法華經句解》卷3（卍新續藏30，521c23-24）：

南方二佛：一名虛空住，遠離諸有，住法性空；

二名常滅，不妄流動常居寂滅。

<sup>261</sup>（1）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5〈2報應品〉（大正25，315b11-13）：

如摩訶衍經中說：有佛以喜為食，不食揣食。

如天王佛衣服儀容，與白衣無異，不須鉢食。

（2）〔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9〈12提婆達多品〉（大正34，592b28-c2）：

又三句：一、出家成佛，如釋迦。二、在家成佛，如《智度論》云「天王佛是，故不須鉢及袈裟」，則調達成佛號天王佛是也。三者、俱非，謂淨土佛。

（3）〔宋〕聞達解，《法華經句解》卷3（卍新續藏30，522a1-2）：

西南方二佛：一名帝相，威德尊嚴現天帝相；

二名梵相，具清淨行現梵天相。

<sup>262</sup>〔宋〕聞達解，《法華經句解》卷3（卍新續藏30，522a3-5）：

西方二佛：一名阿彌陀，此云無量壽，亦云無量光；

二名度一切世間苦惱，以大慈悲能度世間一切苦厄。

<sup>263</sup>〔宋〕聞達解，《法華經句解》卷3（卍新續藏30，522a6-10）：

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羅跋旃檀香神通，多摩羅跋，此云性無垢賢。旃檀香即牛頭旃檀佛之神通功德、妙香充滿法界，無能勝者，故得是名。

二名須彌相，身量恢雄相好具足，如須彌山顯于大海。

<sup>264</sup>〔宋〕聞達解，《法華經句解》卷3（卍新續藏30，522a11-14）：

北方二佛：一名雲自在，以大身雲徧布一切於諸法中得大自在；

二名雲自在王，如雲自在去來無礙成最正覺為法中王。

十六」位菩薩沙彌成佛，即是「我釋迦牟尼」。<sup>266</sup>「釋迦」此云能仁，「牟尼」此云寂滅。「釋迦」是姓，「牟尼」是尊稱聖者，是離一切煩惱戲論，最極安靜者；經云身牟尼、口牟尼、意牟尼，是最寂默之意。「於娑婆」世界——此云堪忍世界，即是在這苦難交逼的世界，眾生都能忍受，不求出離。此第十六菩薩沙彌，即於此世界成佛，名釋迦牟尼佛。

### 子二 會弟子之今古

#### 丑一 本結大緣

諸比丘！我等為沙彌時，各各教化無量百千萬億恒河沙等眾生，從我聞法，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up>267</sup>

釋迦牟尼佛告訴法會「比丘」：「我等」於大通智勝佛座下作「沙彌時」，所「教化」的眾生很多，有「無量百千萬億恒河沙等眾生」，隨「我」聽「法」，皆「為」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來聽大乘法的《法華經》，此後生生世世，亦聞大乘法，皆為求佛道故。

#### 丑二 或住小地

##### 寅一 今住聲聞地

此諸眾生于今有住聲聞地者，我常教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人等，應以是法漸入佛道。所以者何？如來智慧，難信難解。爾時所化無量恒河沙等眾生者，汝等諸比丘，及我滅度後未來世中聲聞弟子是也。<sup>268</sup>

這些「眾生」過去生中，生生世世皆聞大乘佛法，應該皆是菩薩，但直至現在，仍「有」一部分現「住聲聞」，修聲聞乘，而住於聲聞果中。這是一個疑問，一直聞的是大乘法，聽的是《法華經》，何以現在反證小乘果？豈非<sup>269</sup>因果不相應？不是的，雖然「我」一直都是「教」他們大乘行，不過這一班住聲聞地的人，根機不夠，不能修大乘行，「應」該用小乘「法」，「漸」漸引「入」大乘「道」，並非大乘之外另有一聲聞小乘法。

入佛道有兩種：一是頓入佛道，開始即發菩提心，修菩提行，直至成佛，不走小乘迂迴<sup>270</sup>路子；一是漸入佛道，有些發菩提心，但修不來大乘菩薩行，即發大乘心，修小乘果，然後再從小乘漸入大乘佛道。因為「如來智慧」甚深，「難信難解」，佛的菩提道，

<sup>265</sup> [宋] 聞達解，《法華經句解》卷3（卍新續藏 30，522a15-17）：

東北方佛名壞一切世間怖畏，世間眾生由愛色身故多恐怖，佛為眾生破壞巢窟令離一切怖畏之相。

<sup>266</sup> [宋] 聞達解，《法華經句解》卷3（卍新續藏 30，522a18-20）：

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釋迦此云能仁，以能仁育化眾生故即應身也，牟尼此云寂默，即是如來常寂法身真應混合名釋迦牟尼佛。

<sup>267</sup> (1) [姚秦]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5c7-9）。

(2) [西晉]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 往古品〉（大正9，92b5-8）。

<sup>268</sup> (1) [姚秦]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5c9-14）。

(2) [西晉]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 往古品〉（大正9，91a8-13）。

<sup>269</sup> 豈非：反詰用詞——**難道不是**。（《漢語大詞典》（九），p.1345）

<sup>270</sup> 迂迴：1. 曲折回旋。（《漢語大詞典》（十），p.716）

即是如來智慧，最極圓滿者，不能不以此方法而漸令信解，令入佛道。當時我在大通智勝如來座下時，「所化」的「眾生」，除部分大菩薩外，便是你「等」「比丘」，還有法會中有學、無學人等，至現在固然還有發小乘心者，在「我滅度」的「未來世」，彌勒菩薩下生時，亦還有二乘「弟子」，這是因為佛道太難，不能不以小乘引之，使漸入佛道。

### 寅二 未來住聲聞地

我滅度後，復有弟子不聞是經，不知不覺菩薩所行，自於所得功德生滅度想，當入涅槃。我於餘國作佛，更有異名。是人雖生滅度之想，入於涅槃，而於彼土求佛智慧，得聞是經，唯以佛乘而得滅度，更無餘乘，除諸如來方便說法。<sup>271</sup>

在釋迦佛法會中，過去的聲聞，聞佛說《法華經》開權顯實，沒有三乘只有一佛乘的道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聲聞，皆回小向大，得大乘佛果。在這裡有一個問題，如果在釋迦佛法會中，還未回小向大，在佛滅度後，即證阿羅漢果，入於涅槃，那麼此人是否能回小向大？普通說，如果證了阿羅漢果，在此身未死之前，聞佛說法，即可回小向大，發菩提心；<sup>272</sup>如果入無餘涅槃後，不再生死相續，這一來怎能再發菩提心，誰能教化他發菩提心？那這班人怎麼辦？現在佛即解答此問題：在佛「滅」「後」，未聽《法華經》的「弟子」們，自己對「菩薩所行」，「不知」道亦不解，對「於」「自」己所行的「功德」，所證的境界，以為已了生死，證「涅槃」，自以為是「滅度」，這等人是可以回小向大的。「我」離此世界後，至另一「國」土「作佛」，那時已不再是釋迦牟尼佛，而另「有」一個稱號。此「人」「雖」然已「生滅度之想」，自以為已滅度、已「涅槃」，一切問題已解決了。可是，當他到另一個世界的時候，釋迦牟尼佛仍然教化他們，令他聽《法華經》，回心向大，「求佛智慧」。換句話說，現在在釋迦牟尼法會上不回心向大的聲聞弟子，將來還是要回小向大，釋迦牟尼佛還會在別的國土說法、教化他們。

這裡面，包含很多法相的問題。比如入涅槃是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依《楞伽經》義<sup>273</sup>，這班弟子修行，離煩惱，證初、二、三、四果，生起盡智、無生智，當然得道了，也斷了一分的煩惱。他進修滅盡定，入滅盡定<sup>274</sup>時，身心不起，有這樣的境界體驗，他

<sup>271</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5c14-20）。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2b12-18）：

當來末世，或有發意，學弟子乘，成為聲聞，後不肯聽受菩薩之教，不解佛慧不行菩薩，一切志在無為之想，謂當滅度。甫當往至他佛世界，順殊異行生異佛國，當求道慧志聽啟受，爾乃解知如來之法，有一滅度無有二乘也。皆是如來善權方便說三乘耳。

<sup>272</sup> (1)〔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6不動如來會〉卷20〈6往生因緣品〉（大正11，111c11-14）。

(2)世親造，〔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15〈10釋智差別勝相品〉（大正31，265a11-16）：

若依小乘解：未得定根性，則可轉小為大；若得定根性則不可轉，如此聲聞，無有改小為大義。云何得說一乘？

今依大乘解：未專修菩薩道，悉名未定根性故；一切聲聞皆有可轉為大義。安立如此大小乘人，令修行大乘。

(3)世親造，〔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15〈10釋智差別勝相品〉（大正31，266a3-6）：

復次，佛化作舍利弗等聲聞，為其授記欲令已定根性聲聞，更練根為菩薩。

未定根性聲聞，令直修佛道，由佛道般涅槃。

<sup>273</sup>〔唐〕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卷3〈2集一切法品〉（大正16，607a18-b14）。

<sup>274</sup>〔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52（大正27，774a22-24）：

就以為一切問題已徹底解決，故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但定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不管有多久，最多至八萬四千劫也好，至定的力量減退時，又再起念。以前以為煩惱斷盡，生死已了，一切業已盡。可是煩惱雖斷四住<sup>275</sup>，還有無明住地；有漏業雖盡，無漏業<sup>276</sup>還存；分段生死<sup>277</sup>離了，還有變易生死；三餘<sup>278</sup>還在，煩惱、業、苦皆餘，所以佛為其說法，使他們知道還未究竟，還要繼續前進。

普通說法性宗<sup>279</sup>、《楞伽經》是這樣講，若依唯識宗說，這一種禪定，他自己生滅度想是有漏定，不說他真是阿羅漢的。<sup>280</sup>龍樹菩薩以及古代天台宗等等，承認他是入無餘涅槃，不過三餘還在，於變易生死中，居方便有餘淨土<sup>281</sup>，佛再為他說法，還要回小向大，求佛智慧，只有依《法華經》一佛乘而得究竟大涅槃。<sup>282</sup>小乘涅槃是佛的方便，是於修行過程中，止息眾生身心而說，其實並無此涅槃。故釋迦佛過去生生世世為大眾結大乘法緣，根機利者已走入大乘路，根差者亦漸漸化度之，使回小向大。即使佛涅槃後還未發大心，將來從滅盡定出，知三餘還在，還是於方便有餘土，回小向大，最後皆於一佛乘而得涅槃。可見釋迦佛弟子們回小向大也不是簡單的，都是過去曾聞大法者，所以古代論師說，這種聲聞弟子是「退大聲聞」，現在於法華會上重新回小向大歸於一乘的。<sup>283</sup>

## 癸二 還說法華

### 子一 直明宣說法華

諸比丘！若如來自知涅槃時到，眾又清淨，信解堅固，了達空法、深入禪定，便集諸菩薩及聲聞眾，為說是經。世間無有二乘而得滅度，唯一佛乘得滅度耳。<sup>284</sup>

在「還說法華」這科中，分為二：一、直接為大眾說《法華經》，這段經文說明釋迦佛現在要說《法華經》的境界。佛對大眾「比丘」說：假使「如來自知涅槃」「時」間「到」了，便說《法華經》；說《法華經》後就要涅槃了。在佛說《法華經》以前，佛還沒有說過「我要涅槃了」。佛出世間，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既然佛要涅槃了，應該將這個公案徹底說明一下，這是佛說《法華經》時間問題。在法會之大眾，因

---

云何滅盡定？謂已離無所有處染，止息想、作意為先，心、心所法滅，是名滅盡定。

<sup>275</sup> [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119〈48 勝鬘夫人會〉（大正11，675b18-c18）。

<sup>276</sup>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37〈12 迦葉菩薩品〉（大正12，585b9-21）。

<sup>277</sup> 印順法師，《勝鬘經講記》，pp.144-145。

<sup>278</sup> 天親造，[陳]真諦譯，《佛性論》卷3（大正31，802c23-25）：

二乘人有三種餘：一、煩惱餘，謂無明住地；二、業餘，即無漏業；三、果報餘，謂意生身。

<sup>279</sup> 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第一章，第一節〈如來藏學在佛教中的地位〉，p.2：

如來藏、佛性法門，傳到重經的中國來，受到中國佛教高度的讚揚。如賢首宗立五教、三宗，三宗是「法相宗」、「破相宗」、「法性宗」。如來藏說是五教中的終教，與頓教、圓教，都是「顯性」的「法性宗」，只是「顯性」的理論與方法，多少不同而已。

<sup>280</sup> 出處待考。

<sup>281</sup> [隋]智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卷1（大正37，188b22-28）。

<sup>282</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93〈83 畢定品〉（大正25，714a9-15）。

<sup>283</sup> [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1〈序品〉（大正34，652c6-22）。

<sup>284</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5c20-23）。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 往古品〉（大正9，92b18-22）。



為不能聽法信解的增上慢人離開以後，大「眾」都堪<sup>285</sup>聞《法華經》了，根機成熟而且「信解堅固」，即使聽了不能理解，很覺希奇<sup>286</sup>，亦深信佛說是不會錯。有的信心好，理解強，不但能「了達」緣起法，同時能通解諸法空性。凡證初、二、三果、阿羅漢果者，沒有不證悟空性的。

「空法」，即諸法空相，亦即是諸法實性。《般若心經》云「諸法空相」<sup>287</sup>，就是諸法絕對真理。有我空、法空，小乘了達我空，菩薩通達我法二空。<sup>288</sup>其實空性本是平等、無二無別的，不過從「我」去了解叫「我空」，由「法」上去通達，謂之「法空」而已，並不是空性有兩個。如以草燒的火曰草火，由樹燃的叫木火，其實都是火。換句話說，當時法華會上的大眾，信解這麼堅固，深妙空理又能深解了達，這都是智慧方面的。在定的方面呢？他們也都「深入禪定」。禪定有二：一是單得未到定，是最基礎的定，定是得了，但不深入；另一種是一直深入的禪定，如初、二、三、四禪，乃至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滅受想定等即名「深入禪定」<sup>289</sup>。當時許多大阿羅漢，得三明<sup>290</sup>六通<sup>291</sup>，禪定工夫都很深。由此看來，當時法會大眾，雖未能全

<sup>285</sup> 堪：5.能承受。（《漢語大詞典》（二），p.1143）

<sup>286</sup> 希奇：罕見而新奇；奇怪。（《漢語大詞典》（三），p.696）

<sup>287</sup> [唐]玄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1（大正8，848c10-14）。

<sup>288</sup> （1）龍樹造，清辨釋，[唐]波羅頗蜜多羅譯，《般若燈論釋》卷11〈18觀法品〉（大正30，106b26-c4）：

得不顛倒，覺了此覺所治障，**是不染污無知，若不見法無我，則不能斷。**是故，法無我非是無用。以如是故，戲論寂滅無餘相者，所謂空也。如實見空故，即是解脫。解脫者，謂脫分別。如經偈言：「佛為殺生者略說不害法，小說空、涅槃，為大二俱說。」此謂如來為殺生者略說不害物命為最上法，**為諸聲聞說人空及涅槃為最上法，為大乘者說二無我為最上法。**

（2）世親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9〈9慧增上學分〉（大正31，368b13-15）：所達真如非少分性者，謂菩薩智具足通達補特伽羅、法無我性；聲聞等智入真如時，唯能通達補特伽羅無我之性。

（3）印順法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七章，第二節，第四項〈顯殊勝〉，pp.454-455：

「二、由非少分差別」：這又有三義：（一）菩薩是「通達」我法二空性的「真如」全分，**小乘唯通達我空真如的少分。**

<sup>289</sup> （1）[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74c25-27）：

「深入禪定」者，**未必是深入入禪**，如《小品》云「一心向佛道，無復凡夫二乘有所得動散」，是故名為定也。

（2）[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8〈化城喻品〉（大正34，798c27）：

深入禪定，**四禪九定能入出故。**

<sup>290</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1序品〉（大正25，71c14-20）：

**宿命、天眼、漏盡，名為三明。**

問曰：神通、明有何等異？

答曰：直知過去宿命事，是名通；知過去因緣行業，是名明。

直知死此生彼，是名通；知行因緣，際會不失，是名明。

直盡結使，不知更生不生，是名通；若知漏盡，更不復生，是名明。

是三明，大阿羅漢、大辟支佛所得。

<sup>291</sup>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9（10經）《十上經》（大正1，54b9-11）：

云何六證法？謂六神通：一者、**神足通證**，二者、**天耳通證**，三者、**知他心通證**，四者、**宿命通證**，五者、**天眼通證**，六者、**漏盡通證**。

是已回小向大的菩薩，其實很多人可以說都是很了不起的根機。

此段一則說明聽眾根機已成熟，二則正式為眾說《法華經》，而說《法華經》最重要的幾句話，莫過於「世間無有二乘而得滅度，唯一佛乘得滅度耳」。說明世間上，沒有聲聞得滅度，也沒有緣覺得滅度者，只有一佛乘，修菩薩行，才能真正得滅度。這是依《法華經》來說的，過去說聲聞乘依聲聞法而得滅度，緣覺乘依緣覺法、修緣覺行而得滅度，大乘修菩薩行而得滅度——三乘都能得滅度。現在法華會上開權顯實，說明二乘滅度是方便，「唯以」一「佛乘」才是究竟的，所以一切聲聞、緣覺、菩薩都要歸入一佛乘。也是明過去結了緣，今於法會上再說本經的主要問題。

## 子二 委示施權入實

### 丑一 法說

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眾生之性，知其志樂<sup>292</sup>小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說於涅槃，是人若聞，則便信受。<sup>293</sup>

這段是「委<sup>294</sup>示施權入實」——過去說小乘法，後來才歸向到一大乘。依菩薩真實門開方便門，最後委方便門歸於真實門，下面詳細說明開權顯實的道理。「委示施權入實」，委示中詳細地開示此施設方便法門，引導到真實門——唯一佛乘的道理。

釋迦佛對法會上的諸「比丘」說：你們應該知道，如來所以設施權巧法門，即因「如來」有「方便」智慧，有權巧妙用，對「眾生」根「性」能深刻了解，「知」道有一部分眾生的「志」向低劣，愛「樂小法」，「深著五欲」之樂，如果為他們說大乘法，他們無法信受，就不來了。為適應這班眾生，「為」他們「說」二乘「涅槃」法。他們聽到這小法，「便」能「信受」是法。因為這班人膽小根劣，勸他學一佛乘大法，便生怯畏。在生死中廣度眾生，盡未來際修菩薩行，實在太困難了，因此而生退卻。所以佛不直接宣說一佛乘，先教他們了生死，得二乘涅槃，待根熟緣成再開導他們修學一佛乘大法。世間人亦如此，談起國家社會的大事，他們沒有興趣，若講到小範圍，有關個己的事，即興致勃勃了。佛為眾生說法亦然，小心小量者不能接受大法，就是說了他們也不信，根器不夠的緣故。下譬說化城<sup>295</sup>喻，此品即依此喻而得名。

### 丑二 譬說

#### 寅一 導師譬

譬如五百由旬險難惡道，曠絕<sup>296</sup>無人、怖畏之處，若有多眾，欲過此道至珍寶處，有一導師，聰慧明達，善知險道通塞之相。<sup>297</sup>

<sup>292</sup> 樂 (yào 一幺、)：喜好。(《漢語大詞典》(四)，p.1284)

<sup>293</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5c23-26)。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 往古品〉(大正9，92b22-25)。

<sup>294</sup> 委：13.盡，全部。18.確實。(《漢語大詞典》(四)，p.322)

<sup>295</sup> 化城：1.一時幻化的城郭。佛教用以比喻小乘境界。佛欲使一切眾生都得到大乘佛果。然恐眾生畏難，先說小乘涅槃，猶如化城，眾生中途暫以止息，進而求取真正佛果。(《漢語大詞典》(一)，p.1112)

<sup>296</sup> 曠絕：3.僻遠；荒僻。(《漢語大詞典》(五)，p.846)

<sup>297</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5c26-29)。

佛法所說導師，其實是為商主。在從前的商人，到千里路外經商，或組織商隊，漂洋過海去採寶，都要有個領導者，詳知航海等等。<sup>298</sup>這裡導師，比喻佛，「譬如」有一條「險難」的「道」路，「五百由旬」之遠（一由旬以二十里計，已長得不得了），此險路四面沒「人」，前無村莊，後無店舖之處，不是有豺狼虎豹便有強盜土匪之類，甚可「怖畏」。假「若」有很「多」人，想「過此」險「道」，而「至」目的地——「珍寶處」去採寶。那麼遠的地方究竟怎麼去呢？「有」位「導師」，「聰」明「慧」高，通「達」一切，對於險惡之道，可以走——「通」，或不可以走——「塞」，有沒有危險，一一悉皆明了，故為導師。

一個人在生死長夜之中，也有二節：一、「分段生死」，即欲、色、無色三界生死，是喻三百由旬；二、還有二百由旬即喻「變易生死」，天台宗稱為界外生死<sup>299</sup>，是為第二節路。雖有界內、界外之分，生死總是不好。以人來講，起種種煩惱做種種惡業；約得來果報說，或生天，天福享盡仍要墮落；或墮地獄、餓鬼、畜生，到處是危險；做人也不容易，做不好就會墮落那裡。所以，這五百由旬生死長夜之長路，喻為「險難惡道，曠絕無人」。為什麼說「曠絕無人」？因為在生死當中，誰都幫不上誰的忙。我們向來講，一個人造種種業，將來隨著業力流轉生死。人生存於世，在家靠父母，老了靠子女，出外靠朋友，但是一旦業要來了，孤零零的，誰也幫不了忙，一人造業一人擔當。

每個人要通過這條險要道路，才能到達目的地——寶所，也即是大涅槃。世人誰不想向上向善呢？但是弄得不好，只是多吃苦痛，甚至在路上摸索得走錯路了，求解脫皈依，走入外道去了，結果還是墮落受苦。所以，必須有一導師領先，指示安危（導師即佛，佛才能領導眾生超越此五百由旬險路）。佛為三界導師，始能引導眾生超越「險難惡道」，亦即了脫分段、變易二種生死。

## 寅二 中途懈退譬

將<sup>300</sup>導眾人欲過此難。所將人眾中路懈退，白導師言：「我等疲極，而復怖畏，不能復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 往古品〉（大正9，92b26-27）。

<sup>298</sup> (1)〔隋〕吉藏撰，《法華論疏》卷3（大正40，819c21-25）：

以行菩薩行故，菩薩行便增長；故言增長力無上，故說商主譬喻者。商主即是〈化城品〉導師也，經取能道眾人，故以導師為譬；論取能令價客獲於珍寶，故以商主為譬。

(2)印順法師，《淨土與禪》，四，二，一〈佛菩薩依德立名〉，p.139：

佛教所崇仰的佛菩薩，都是依德立名的。這或約崇高的聖德立名，以表示佛菩薩的性。如……或者是取象於自然界、人事界，甚至眾生界的某類可尊的勝德，而立佛菩薩的名字。取象於自然界的，如……取象於人事界的，如藥王佛，表徵佛能救治眾生的煩惱業苦——生死重病；導師菩薩，表示能引導眾生，離險惡而到達目的。……

<sup>299</sup> (1)〔隋〕智顛說，〔唐〕湛然略，《維摩經略疏》卷7（大正38，669a2-b24）。

(2)〔唐〕窺基撰，《成唯識論述記》卷8（大正43，538c21-539a27）。

(3)印順法師，《華雨集》（四），一，三〈從印度佛教思想史論臺賢教判〉，pp.12-13：

在印度佛教史上，初期大乘法，是從三乘共法而通向大乘不共法的關鍵。天台所說的「別教」，是不共（二乘的）大乘，菩薩特有的行證。別說大乘不共的惑業苦：在見惑外，別立無明住地；在有漏業外，別立無漏業；在分段生死外，別立意生身與不可思議變易死，所以天台宗有界內生死、界外生死的安立。

<sup>300</sup> 將：9.帶領；攜帶。（《漢語大詞典》（七），p.805）

進；前路猶遠，今欲退還。」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憊，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作是念已，以方便力，於險道中過三百由旬，化作一城，<sup>301</sup>告眾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還，今此大城，可於中止，隨意所作。若入是城，快得安隱。若能前至寶所，亦可得去。」

是時，疲極之眾，心大歡喜，歎未曾有：「我等今者免斯惡道，快得安隱。」於是眾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隱想。<sup>302</sup>

現在導師領「導」（「將」）大家通「過此」險惡道，最初大家一股勁都很發心跑，可是跑到半途，漸漸「退」心了。為什麼發了大乘心還會退呢？不外有三個原因：或聞佛之崇高偉大；或聽菩薩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捨頭目髓腦以度生；或菩薩成佛，要在生死中廣度眾生，生死這麼苦惱，還要盡未來際，實在太困難了。時間長，要退；修行難，也要退；聞佛功德太偉大也要退。大家要到寶所，今聞路途遙遠，到處有豺狼虎豹、毒蛇等等，走得辛苦已極，不能再走。即沒有精進勇猛、沒有非達目的絕不罷休的大心，故退心了。於是大家跟「導師」說：「『我』們已『疲』憊之『極』，路又危險可怕，沒有辦法再前『進』了，何況『前』面『路』又『遠』，還是回去吧！」此喻修菩薩道難行，也不知哪一天才能成佛，漸漸害怕，退佛道，而變成普通生死凡夫。

這樣當然很不好，「導師」即想：「這班眾生『可』憐『憊』呀！前面有『寶』所不去。」即佛功德之偉大怎不修行呢？儘管說前頭有珍寶很好，但是哪一天才到？至於說成佛，如何如何偉大，他們卻想到太難，不易達到。佛只好用方便善巧，老實話已沒用了，導師便以「方便」善巧，在五百由旬之「中」途——「三百由旬<sup>303</sup>」處，「化」現了「一城」，便「告眾人」說：「你們不要畏懼，不要『退』回，你們覺得太辛苦、太危險了所以要退回去。現在前面有一『大城』，到城裡休息，很安穩的。假若進城去，『隨意所作』，覺得城裡『安』全『隱』當，住下來也得；『若』想再進一步，到『寶所』去也『可』以，你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隨心所欲。」一進城也即超出三界，了生死，得

<sup>301</sup> (1)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m*, edited by H. Kern and Bunyiu Nanjiao, pp.187-188:  
asyā aṭavyā madhye yojanaśatam vā dviyojanaśatam vā triyojanaśatam  
vātikramyārdhirmayam nagaram abhinirmimīyāt  
按：超過百由旬、二百由旬或三百由旬處幻化一城。

(2)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or The Lotus of the True Law*, translated by H. Kern, p.181:  
In the middle of that forest he produces a magic city **more than a hundred or two hundred yoganas** in extent.

(3)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m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s Romanized Text*, edited by Hirofumi Toda, p.44:  
tasyām aṭavām madhye yojanaśatam vā (dviyojanaśatam vā 'tikrra) mitvā tatra  
rdhirmayam nagaram abhinirmimīyā (t).  
按：超過二百由旬或三百由旬處幻化一城。

<sup>302</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5c29-26a10）。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 往古品〉（大正9，92b27-c8）。

<sup>303</sup> 由旬：梵語 yojana 之音譯，巴利語同。意譯合、和合、應、限量、一程、驛等。又作踰闍那、踰繕那、踰膳那、俞旬、由延。為印度計算里程之單位。蓋梵語 yojana 乃「附軛」之義，由語根 yuj 而來的名詞；即指公牛掛軛行走一日之旅程。另據《大唐西域記》卷二載，一由旬指帝王一日行軍之路程。（《佛光大辭典》（三），p.2075）

到平安，所以常住也好。當時大家辛苦極了，在生死中受夠了苦的眾生，即發心「前」進，「生」起「已度」的「想」法（聲聞乘證涅槃，快則三生，慢則六十劫；緣覺乘證得涅槃，速則四生，慢則百劫）<sup>304</sup>：「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二乘自以為我的問題已解決，究竟圓滿沒事做了。

### 寅三 引入寶所譬

爾時，導師知此人眾既得止息，無復疲倦。即滅化城，語眾人言：「汝等去來<sup>305</sup>，寶處在近；向者<sup>306</sup>大城，我所化作，為止息耳。」<sup>307</sup>

「導師」見大家在化城休「息」一下，「疲」乏已過去了，即撤消「化城」，告訴大家：「你們『去』啊！『寶』所就在前面，剛才所見『大城』是『我所化』現的，讓大家休『息』一下。」「汝等去來」的「來」，是語尾音，沒有意思的。大家休息後，疲乏已去，精神恢復，故再前進。這比喻二乘非究竟涅槃，不過還是已走了一段路——三百由旬，已超三界，成佛五百由旬之道已不遠，大家回小向大，向佛道邁進吧！這說明了法華會上佛才告訴大家，真正涅槃是佛之寶所。開權顯實真義，至此才說明。

涅槃的真正意義，即離一切苦痛危險，而得最究竟的寂滅安樂。滅受想定，普通人修不到，普通人只能修無想定，得此定也是心識不起，但外道自以為是涅槃。<sup>308</sup>滅受想定是聖者定，證得阿羅漢後，感到身心勞累，世間、身心種種苦惱，想要止息想、想要休息一下，以止息想入此定。如何休息呢？不但身安定，連心心所法，暫時一切滅下來。修習滅受想定成就，如同身心寂滅，<sup>309</sup>類似小乘涅槃之境界，但不是真正涅槃，真正的涅槃是大般涅槃。很多大乘經都如此說，如《般若經》說，若菩薩大悲心不夠，不要入

<sup>304</sup> (1)〔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01（大正 27，525b14-21）：

復次，依狹小道而得解脫故名時解脫。狹小道者，謂若極速第一生中種善根，第二生中令成熟，第三生中得解脫；餘不決定。依廣大道而得解脫名不時解脫。廣大道者，謂若極遲，聲聞乘經六十劫而得解脫，如舍利子；獨覺乘經百劫而得解脫，如麟角喻；佛乘經三無數劫而得解脫。

(2)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8〈1 序品〉（大正 25，266c14-15）：  
有辟支佛，第一疾者四世行，久者乃至百劫行。如聲聞，疾者三世，久者六十劫。

(3)〔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 1〈方便品〉（大正 34，732c15-20）：

三乘之人各各證果，聲聞姓人已於三生或六十劫先脩習已，聞佛所說，依蘊、處、界證四諦理，名聲聞法輪。

獨覺姓人已於四生或於百劫先脩習已，聞佛所說，依十二緣起脩證四諦，名獨覺法輪。

<sup>305</sup> 去來：3.離去。來，語氣助詞。（《漢語大詞典》（二），p.833）

<sup>306</sup> 向者：1.剛才。2.從前；前些時候。（《漢語大詞典》（三），p.138）

<sup>307</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7 化城喻品〉（大正 9，26a10-13）。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 4〈7 往古品〉（大正 9，92c8-11）。

<sup>308</sup> 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5〈2 分別根品〉（大正 29，24c8-9）：

修無想定為何所求？謂求解脫，彼執無想是真解脫，為求證彼修無想定。

<sup>309</sup> (1) 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5〈2 分別根品〉（大正 29，25a4-7）：

如是二定差別相者：前無想定為求解脫，以出離想作意為先；此滅盡定為求靜住，以止息想作意為先。

(2) 印順法師，《寶積經講記》，p.252：

從厭患受想下手，滅受想即一切心心所法滅而不起，名為滅受想定。這是阿那含（三）果以上的聖者，為了身心的勞累，所以修此以暫滅心心所法，與涅槃相似。

滅受想定，一入此定即以為證得涅槃，因其境界與涅槃頗相似，都是身心寂靜故。<sup>310</sup>下「合說」，解說譬喻，合到開權顯實。

### 丑三 合說

#### 一、合導師譬

諸比丘！如來亦復如是，今為汝等作大導師，知諸生死煩惱惡道險難長遠，應去應度<sup>311</sup>。<sup>312</sup>

合「導師譬」：佛「為」三界之「導師」，因佛能「知諸生死煩惱惡道」。眾生於生死道中，有種種煩惱，特別大的煩惱一生起，不能了生死是最危「險」不過的。在未了脫生死以前，從無始以來，生了又死，死後又生，生死不息的輪迴，簡直不可算數，故曰「長遠」。五百由旬，是約聲聞、緣覺聖者已走三百由旬而說，而凡夫眾生，在生死苦海中，茫茫無邊，遙遙無際，不知哪天才能出三界生死哩！這既長又遠的險道，佛陀教我們趕快離「去」，超「度」<sup>313</sup>這生死險道。

#### 二、合中途懈退譬

若眾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欲親近，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是心，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二涅槃<sup>314</sup>。<sup>315</sup>

合「中途懈退譬」。「眾生」「若」單聽說「一佛乘」法，就「不」想「見佛」，「親近」佛。因想到要成「佛」，必經三大阿僧祇劫，時間太「長遠」；菩薩道又難行，實在太辛「苦」，劃不來。因此生退怯，這是眾生根性「怯弱下劣」故。但讚佛乘，眾生沒<sup>316</sup>在苦，佛不得不以「方便」權巧「力」，在「中」途化現一城，讓他們休「息」，即為他

<sup>310</sup>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十五靜慮波羅蜜多分)卷592(大正7,1064b11-c25)。

<sup>311</sup> (1)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76c22-23)：

「應去應度」合上善知通塞之相兼求度之人也。

(2) [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8〈化城喻品〉(大正34,800b2-3)：

「去」者，向涅槃；「度」者，越生死。

<sup>312</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6a13-15)。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2c12-14)。

<sup>313</sup> 超度：2.超越；勝過。(《漢語大詞典》(九)，p.1125)

<sup>314</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77a1-13)：

「說二涅槃」者，合上化作一城也。

問：上云一城，今云何言二涅槃也？

答：有人言：上明同斷三界惑故言一，今據餘、無餘故言二。

有人言：大涅槃為第一，今是中路涅槃稱為第二，故名為二。

如《勝鬘經》云「涅槃有二種：一、無餘，在佛；二、有餘，在二乘」。

今謂二釋悉非，此文但以二乘人所證為二涅槃耳。

如下偈云「唯有一佛乘，息處故說二」也。

問：上何故云一、今稱二也？

答：二乘之人有同義異義。

上取同出三界、同證無為故言一，今約人利鈍不同故復明二。

又欲明五百由旬義，開三界為三百，二乘涅槃復為二百，

欲令度二乘地故說為二也。

<sup>315</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6a15-19)。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2c14-17)。

<sup>316</sup> 沒(mò ㄇㄛˋ)：9.陷落、淪落。(《漢語大詞典》(五)，p.992)

們宣「說二」乘「涅槃」法了。或者有人會懷疑，佛自己要成佛，怎麼捨不得以佛法教化眾生？其實是眾生根器還不堪受大法故。

### 三、合引入寶所譬

若眾生住於二地，如來爾時即便為說：「汝等所作未辦，汝所住地，近於佛慧，當觀察籌量所得涅槃非真實也；但是如來方便之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如彼導師為止息故，化作大城。既知息已，而告之言：「寶處在近，此城非實，我化作耳。」<sup>317</sup>

合「引入寶所譬」。「若眾生」聽佛說聲聞法而安住聲聞地，聽緣覺法而安住緣覺地，是謂「住於二地」。我們眾生住於凡夫地，若發出離心，修聲聞、緣覺法，而證得初、二、三、四果或得緣覺，而安住不動。「如來」又會對他們「說」：「你們『所作未辦』，生死未了。」向來都說小乘是究竟，所化之事已完成，生死已了，所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現在又說還未做了，未得究竟安樂。不過「所住」之「地」——所證法性，所得功德，比凡夫已好得多，也接「近」「佛」的智「慧」了；但還未完辦，所以你們要細細「觀察」研究、細細「籌量」思維，你們「所」證的「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乃「是如來方便之力」，是如來的權巧方便，「於一佛乘分別」而「說」聲聞、緣覺、菩薩之「三」乘。猶「如」「導師」要使大家休「息」一下，所「化」的「大城」，並非真正涅槃；等大家休「息」過，精力充足時，即為他們說：「真正『寶』所已『近』，『此城非實』，我『化』現給你們休息罷了。」

平常說，涅槃有幾種：所謂有餘涅槃、無餘涅槃，無住涅槃、大般涅槃等種種名字，<sup>318</sup>這是隨順小乘法義說的，其實涅槃只有一個。涅槃是徹底離去苦痛，得到真正永恆、真正的究竟、絕對的清淨、問題徹底解決的境地；小乘還沒達到此境界，故不能說是涅槃。但因為眾生的根性不夠，所以方便說聲聞、緣覺的涅槃，其實不過是為了讓大家休息一下，並不是真正的涅槃。

〈化城喻品〉，一方面說明過去結過緣，所以現在法華會上才能回小向大；二方面明佛之所以要說涅槃，是有原因的，是為使大家於滅盡定（滅受想定）中，可以得到休息。既已不受三界生死苦痛煎迫，就可以往佛道前進了；然後再回小向大，就不會退懈了。至於成佛之遲速，那還是另一個問題了。

### 辛二 偈頌

#### 壬一 頌過去結緣

#### 癸一 頌大通成佛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諸天神龍王，阿修羅眾等，常雨於天華，以供養彼佛，  
諸天擊天鼓，并作眾伎樂，香風吹萎華，更雨新好者，

<sup>317</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6a19-24）。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2c17-93a1）。

<sup>318</sup> (1)〔唐〕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卷2〈3分別三身品〉（大正16，408c27-409a10）。

(2)護法等造，〔唐〕玄奘譯，《成唯識論》卷10（大正31，55b7-19）。

過十小劫已，乃得成佛道，諸天及世人，心皆懷踊躍。<sup>319</sup>

「大通智勝佛」在菩提樹下「坐道場」，安住「十劫」，「佛」的智慧還未「現」起，「不」能「成佛道」。在因緣未具足，坐十小劫時，「諸天」、「神」、「龍王」、「阿修羅眾等」，「常雨」、「天華」、「供養」大通智勝佛。天與神略有不同，天是光明、善、德行清淨的象徵者；神代表權力，可以管理什麼事的。如中國人說的城隍、土地、風神、樹神、電神、雨神或上帝，都有所管理，如政府官員，不論職位高低，各有所司<sup>320</sup>。二禪天、三禪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均稱為天，不叫神，他們不管一切事。初禪天之下，都有所管的，如初禪之梵天王，統一三千大千世界，<sup>321</sup>三十三天由釋提桓因統攝之，還有四大王眾天巡視四大部洲，統八部鬼神、夜叉、摩睺羅伽、迦樓羅、緊那羅等，<sup>322</sup>幾近於中國所說神之觀念，也可說神是低級天。長行沒有說神，頌中明八部鬼神都來供養佛，「諸天擊天鼓」，弄「作」種種「伎樂」，「香風」時時「吹」掉枯「萎」之「華」，「更雨新好」鮮花，這二句應在「常雨於天華」之下。如是供養「過十小劫」「乃」至「成佛道」已。佛成道以後，人類才有光明，「諸天」才有希望，惡道即減少，故「天」、「人」「皆」大歡喜。

## 癸二 頌轉正法輪

### 子一 頌供養請法

#### 丑一 頌王子請法

彼佛十六子，皆與其眷屬，千萬億圍繞，俱行至佛所，  
頭面禮佛足，而請轉法輪，聖師子法雨，充我及一切。  
世尊甚難值<sup>323</sup>，久遠時一現。<sup>324</sup>

大通智勝「佛」之「十六」王「子」及「其眷屬」，與「千萬億」眾，皆到「佛所」。長行說十六王子到佛那裡去，諸王子的母親泣涕送到佛所，祖父及大臣們，亦皆至佛所，<sup>325</sup>那是分開來說，今總括一句來說。他們到佛所，即以「頭面禮佛足」，「請」佛「轉法輪」。「聖師子」，佛為聖中聖，師子一叫，百獸腦裂，故佛說法，稱為師子吼，是無畏說、決定說之意。<sup>326</sup>請佛轉法輪，我等口渴之極，願佛「法雨」水「充」足「我及一切」眾生，因我們需要，一切眾生也都需要故。特別是「世尊」，很「難值」遇到，猶

<sup>319</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 26a25-b5)。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 93a1-13)。

<sup>320</sup> 司：2.主管；職掌。(《漢語大詞典》(三)，p.58)

<sup>321</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2〈1序品〉(大正25, 300a23-24)：  
梵天王主三千世界，生邪見心，自以為大。

<sup>322</sup> (1)〔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1〈1序品〉(大正2, 550c20-23)。

(2)〔隋〕智顓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2〈序品〉(大正34, 24a19-28)。

(3)〔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1〈1序品〉(大正34, 464b16-25)。

<sup>323</sup> 值：1.遇到；碰上。(《漢語大詞典》(一)，p.1454)

<sup>324</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 26b5-9)。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 93a13-19)。

<sup>32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 22c3-10)。

<sup>326</sup> 聖師子：(術語)佛之尊號也。佛為聖中之王，猶如獅子為獸中之王，故名。《法華經》〈方便品〉曰：「我聞聖獅子深淨妙音。」(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下)，p.2298)



如優曇鉢花，「久遠」才得「一現」。<sup>327</sup>好難得有位佛出世，這希有難得的因緣來到，故請轉法輪。這是王子請法，下梵王請法，長行之中先是威光照耀<sup>328</sup>。

### 丑二 頌梵天請法

為覺悟群生，震動於一切。

東方諸世界，五百萬億國，梵宮殿光曜，昔所未曾有。  
諸梵見此相，尋來至佛所，散華以供養，并奉上宮殿，  
請佛轉法輪，以偈而讚歎。佛知時未至，受請默然坐。  
三方及四維，上下亦復爾。散華奉宮殿，請佛轉法輪，  
世尊甚難值，願以本慈悲，廣開甘露門，轉無上法輪。<sup>329</sup>

佛成佛以後，放光動地，十方世界皆震動。佛光遍照梵天宮殿，特別光曜，「為」了「覺悟」眾「生」（即群生）故放光「動」地。「東方」五百萬億國「諸世界」中的「梵」天「宮殿」，受此「昔」「未曾有」之「光曜」「相」，大家「尋」求此光「來」到「佛所」，便「散華」「供養」，「並」每位「奉上」「宮殿」，「請佛轉法輪」。（這裡簡說，應該說光明從哪裡來？大家共同議論，到底是大德天生？或是佛出世間呢？）<sup>330</sup>而且說「偈」「讚歎」，「佛知時」間「未」到，故「默然」而「坐」。東方是如此，南西北「三方」「及」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之「四維」，「上下」二方「亦復」如是，唯「願」佛過去「本」發菩提心，修菩提行，「慈悲」度生「廣開甘露門」（開涅槃門），「轉無上法輪」。這出世之法，非沙門、婆羅門、天、魔、凡夫所能轉，故曰「轉無上法輪」。<sup>331</sup>

### 子二 頌受請說法

#### 丑一 頌轉聲聞法輪

無量慧世尊，受彼眾人請，為宣種種法，四諦十二緣，  
無明至老死，皆從生緣有，如是眾過患，汝等應當知。  
宣暢是法時，六百萬億姪<sup>332</sup>，得盡諸苦際，皆成阿羅漢。  
第二說法時，千萬恒沙眾，於諸法不受，亦得阿羅漢。  
從是後得道，其數無有量，萬億劫算數，不能得其邊。<sup>333</sup>

「無量慧」，即佛，佛具一切種智。<sup>334</sup>佛「受」十六王子及十方梵天之「請」，說「種

<sup>32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7a15-16）：

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

<sup>32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3a11-17）。

<sup>329</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6b10-21）。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3a19-27）。

<sup>33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3a17-26）。

<sup>331</sup>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2〈2經〉《遊行經》（大正1，16a9-11）：

佛初成道，轉無上法輪，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轉，則普地動。

<sup>332</sup> 姪（gāi ㄍㄞ）：古代最大的數目名。《集韻·哈韻》：「姪，數也。十兆為經，十經為姪。」（《漢語大字典》（二），p.1121）

<sup>333</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6b21-c1）。

(2)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3b9-b21）。

<sup>334</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7〈1序品〉（大正25，259a19-20）：

種法」，「四諦」——苦集滅道，即世出世間因果法。佛說八萬四千法門，總不出於此。佛法無論說什麼，都要尋求原因，及解決原因的辦法，改變其原因，所結之果就是解脫法。「十二緣」之「無明」滅則行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心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sup>335</sup>無明緣行之前，應加上數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sup>336</sup>這裡的「有」及「生」，並非十二因緣中之第十支的「有」和第十一支之「生」。而是此有故，彼才有，此生故彼生，有了這個才有那個，這個生了那個才會生。

佛法說了生死，生從何而來，由無明來，無明不生則行亦滅；乃至生滅，其餘老病死憂悲苦惱亦滅。因有了生，一切苦便隨之而至。是故佛法無論說四諦也好，十二緣起也好，都是教我們要知道苦，苦痛原因之集應斷，趣向涅槃的方法應修，安穩寂滅之境應證。這裡說種種「過患」「皆從生緣有」，反其道而行之即得。講四諦法門，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亦可統一說「知」。如無明生則行生，有了行才有識等，假若不知，怎會去斷無明？故說無論閱經、修行都要先了解、知道，否則盲修瞎練也徒然，所以佛法特重智慧。

佛轉法輪，即「宣暢（明了易懂）是法時，六百萬億姪」（是中國算數學上的數目字，十億為兆，十兆為京，十京為姪，合上「那由他」）的人，「得盡」生死「苦」惱之邊「際」。即徹底解決生死之苦，「皆」證得「阿羅漢」果位了。凡夫之生死，一生又一生，遙遙無期，若修證初果，即再七番生死即得邊際；<sup>337</sup>二果還來人間天上，一番生死即盡苦際<sup>338</sup>；三果則不還，無須再受生人間；至四果方乃究盡，稱為無學，斷盡苦痛故。從此以後，還有「第二」、第三轉「法」輪時，也都有「千萬」「恒」河「沙」數「眾」生得證阿羅漢果——不著一切「法」，即以「萬億劫算數」去算，亦數不盡。由此可見，於每次法會中得益之眾，如何之多了！上受請轉聲聞法輪，以下受請轉大乘法輪。

## 丑二 頌轉大乘法輪

佛盡知諸法總相、別相故，名為一切種智。

<sup>335</sup> [唐]玄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1（大正8，848c13-14）。

<sup>336</sup>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12（299經）（大正2，85b24-29）：

佛告比丘：「緣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來自覺此法，成等正覺，為諸眾生分別演說，開發顯示。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sup>337</sup> (1)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5（3經）《典尊經》（大正1，34a28-29）：

斷三結，得須陀洹，不墮惡道，極七往返，必得涅槃。

(2)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四章〈三乘共法〉，p.242：

證得初果的，如不斷進修，可能這一生就證入涅槃。如拔起的大樹，在烈日下，很快會枯黃了。如進修停頓，特別是在家弟子們，為家庭，職業，生活所累，但煩惱也是會萎縮，很快會斷盡的。充其量，也只維持七返生死而已。所以證得初果的，雖可能有「隔陰之迷」，但決不像凡夫一樣。無論怎樣，也還是生死已有邊際，可說生死已了。

<sup>338</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1序品〉（大正9，2c23-3a1）：

若人遭苦，厭老病死，為說涅槃，盡諸苦際。

(2) 苦際：巴利語 dukkhassanta。即苦的最終之際，亦即受生死苦最後之身。（《佛光大辭典》（四），p.3947）

### 寅一 出家請法

時十六王子，出家作沙彌，皆共請彼佛，演說大乘法。  
我等及營<sup>339</sup>從，皆當成佛道，願得如世尊，慧眼第一淨。<sup>340</sup>

大通智勝佛說完聲聞法後，有無量大眾得證果位，當「時」「十六」位「王子」，已隨佛「出家作沙彌」。此時「共」同「請」「佛」「說大乘法」，「我」「及」隨來的大眾，都願「成佛道」，「願得」「如」佛一樣「慧眼第一淨」<sup>341</sup>。

長行中說，最初是十六王子來，隨之是其母及轉輪聖王等皆來佛所，現在以十六王子為主體，他們都希望得成佛，得慧眼第一淨。「慧眼」即是般若，般若慧能通達真理，如眼親見，這是現量知見，對一切諸法究竟通達，如眼見一樣，名慧眼，以智慧為體。《金剛經》中說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sup>342</sup>慧眼是可通大乘、小乘的，小乘證法性可得慧眼，菩薩得法眼，佛具五眼。以佛證悟諸法真性上的意義說，亦名慧眼。這與小乘慧眼有什麼不同？此慧眼是通達一切諸法實相，或通達法性，法界本來如是；眾生無始以來，為無明煩惱習氣所蒙蔽，故不能清淨，有慧眼即能通達，即得清淨。<sup>343</sup>唯佛能通達最清淨法界，故稱為慧眼第一淨，我等亦要成佛，亦要得如來最極清淨的智慧。如來是無邊功德所成就，但以智慧為核心，為早成佛故，願得如來第一清淨慧眼。

### 寅二 受請說法

佛知童子心，宿世之所行，以無量因緣，種種諸譬喻，  
說六波羅蜜，及諸神通事，分別真實法，菩薩所行道，  
說是法華經，如恒河沙偈。<sup>344</sup>

十六王子請佛說法，「佛」受其請，並「知」道他們深「心」的要求。十六王子「宿世」以來，皆於大乘佛法中種善根，故佛為說大乘法，亦以種種「因緣」、譬喻，「種種」說法，這是說法的方式。所「說」的內容是布施、持戒等「六波羅蜜」，以「及」佛所有的「神通事」。神通有通、有別，別是現起種種神變相，如在水上虛空中行住等；約通說，包括天眼通、天耳通等六種神通。

「分別真實法」，即是研究人生真理甚深義，明一切法性空有，事理無礙之理，還有菩薩發菩提心、大悲心，修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等四攝法門，都是「菩薩」修「行」之「道」。所「說」的「法華經」，並非像我們現在這本七卷二十八品那麼簡單，所說的時間有八千劫，經長至「恒河沙偈」——首羅迦偈。印度計算書數，以偈計算的，三十二字為一偈，並不像中國人寫文章，五千言、一萬言等，一字一字的算，印度都以偈計

<sup>339</sup> 營：2.同「縈」。圍繞；纏繞。（《漢語大詞典》（七，p.265）

<sup>340</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6c2-6）。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3b21-26）。

<sup>341</sup>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3：（大正33，710c2-4）：

「願得如世尊慧眼第一淨，即是決了慧眼，能得入妙。法眼入妙者，邊際智滿是也。」

<sup>342</sup> 〔後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751b13-20）。

<sup>343</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9〈4往生品〉（大正25，348b14-26）。

<sup>344</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6c6-11）。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3b26-c5）。

算，如《大般若經》中，一開始便說十萬偈、八千偈等，這「法華經」中有恒沙偈，這數量很大。

《法華經》是釋迦佛最後點出回小向大、開權顯實之法，令人人皆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成佛。從《法華經》的觀點看，佛說一切大乘，無不包括在《法華經》中。過去一切經皆令眾生修行六度，發菩提心、成佛等，並非「法華經」之外一切皆無。所不同者，是過去未說明一切眾生皆成佛。故「法華經」的內容，還是大乘經中的一切。在釋迦佛法會中，是先說小乘，次說大乘，最後才說《法華經》；大通智勝佛時，則先說小乘，後說大乘，大乘即是「法華經」。同是一樣道理，不應在這裡分別執著。

### 寅三 說竟入定

彼佛說經已，靜室入禪定，一心一處坐，八萬四千劫。<sup>345</sup>

大通智勝「佛」「說」《法華「經」》後，即入「靜室」，「入」於「禪定」中，「一心一處坐」。「一心」，念念如是皆在定中；「一處坐」，坐下來之後，不再換地方，止坐於一處。而過「八萬四千劫」之久。

禪定本有入、住、出三位。<sup>346</sup>入，慢慢安坐下來，身心不動，一念心漸至定的境界。住，心一直住於定境中。出，從定中而出。在佛的心境，本來是無所謂出入，是常住於定中，<sup>347</sup>但為教化眾生，為眾生作榜樣，故亦有入定、住定、出定。大通智勝佛從入定至出定，時間經過八萬四千劫。

### 癸三 頌諸子傳燈

是諸沙彌等，知佛禪未出，為無量億眾，說佛無上慧，  
各各坐法座，說是大乘經，於佛宴寂後，宣揚助法化。  
一一沙彌等，所度諸眾生，有六百萬億，恒河沙等眾。  
彼佛滅度後，是諸聞法者，在在<sup>348</sup>諸佛土，常與師俱生。<sup>349</sup>

佛如一燈，佛入禪定之後，十六位菩薩「沙彌」弘揚此《法華經》，猶如分燈。十六王子，「知佛」入「禪」定「未出」，即「為」法會「無量」大「眾」，「說」「無上」

<sup>345</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 26c11-13)。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 93c5-8)。

<sup>346</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8〈1序品〉(大正25, 269a7-8)：

略說一切三昧有三相：入、住、出相；是出相、入相名為門，住相是三昧體。

<sup>347</sup> (1)〔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4〈12句義品〉(大正8, 242b22-24)：

如佛定中無亂心，佛慧中無愚癡，佛解脫中無不解脫，佛解脫知見中無不解脫知見。

(2)〔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19廣乘品〉(大正8, 255c25-256a5)：

所謂十八不共法。何等十八？一、諸佛身無失，二、口無失，三、念無失，四、無異相，五、無不定心……十八、智慧知見現在世無闕無障。

(3)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13〈4分別業品〉(大正29, 72a6-10)：

有餘部說：諸佛世尊常在定故，心唯是善無無記心。

故契經說：那伽行在定、那伽住在定、那伽坐在定、那伽臥在定。

<sup>348</sup> 在在：處處；到處。(《漢語大詞典》(二)，p.1010)

<sup>349</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 26c13-21)。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 93c8-20)。

菩提、「佛」之智「慧」，分別「坐」於「法座」，弘揚此「大乘」《法華「經」》。「於佛宴寂後」，「宴寂」二字即「宴」坐<sup>350</sup>。佛於靜坐之後，十六沙彌「助」佛「宣揚」佛道、弘揚佛法——揚「化」。十六沙彌各各「度」「六百萬億」「恒河沙等眾」生。

十六沙彌說《法華經》，與眾生結下了法緣。大通智勝如來「滅度後」，十六沙彌及所度六百萬億眾生，皆已轉至後世，因前生已結法緣之故，今後生生世世常遇在一起，受十六沙彌的教化。如在中國大陸時，法師至何處講經，其常隨學弟子都跟著去聽。結下法緣之後，無論生至何國土，皆常在一起再聽法結緣。

## 壬二 頌今還得入

### 癸一 頌結會古今

是十六沙彌，具足行佛道，今現在十方，各得成正覺。  
爾時聞法者，各在諸佛所，其有住聲聞，漸教以佛道。  
我在十六數，曾亦為汝說，是故以方便，引汝趣佛慧。<sup>351</sup>

直至現在，「十六沙彌」已經修行成「佛」，功圓果滿，於「十方」世界坐道場，「成正覺」。十方佛在長行中已詳說過，即明十六沙彌皆已成佛，當時「聞法者」，現在亦於其座下聞法。若與阿彌陀佛結法緣者，皆在極樂世界聽法；與釋迦佛結緣者，皆在娑婆世界聽佛說法。「其」中若「有」「住」於「聲聞」地的眾生，這是「漸教」，因為眾生還未能接受大乘法，只有與聲聞法漸漸教化之、引導之，令修無上菩提。現在佛前聽法的人，都是佛過去所教化的大眾。「我」亦是「十六」沙彌中的一人，亦「曾」「為」你們「說」大乘《法華經》，所以現在還「以」善巧「方便」，而「引」令你「趣」入「佛慧」。

## 癸二 頌還說法華

### 子一 頌直明宣說法華

以是本因緣，今說《法華經》，令汝入佛道，慎勿懷驚懼。<sup>352</sup>

因為過去「因」中有結法「緣」的關係，現在還為你們「說《法華經》」。佛說宿世因緣，是令大眾信佛所說《法華經》的道理。因過去佛所說的修聲聞乘，證阿羅漢果，現在又說唯有一佛乘，其餘皆方便，下根眾生不免因此生疑。說宿世因緣是說明《法華經》的道理，過去已經說過，說小乘法不過是權巧方便。佛說《法華經》是「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你們切「勿」「驚懼」。雖然已經退大取小，方便而修學聲聞，但過去已發菩提心，皆能回小向大，稍加指導，即能向於佛道。故說宿世因緣，是

<sup>350</sup> (1) 宴：2.安定；平靜。（《漢語大詞典》（三），p.1484）

(2) 宴坐：又作燕坐。安身正坐之意，指坐禪。又為「坐禪」之代名詞。（《佛光大詞典》（五），p.4085）

(3) 燕坐：梵語 *pratisamlayana*，巴利語 *patisallāna*。又作宴坐。乃安禪、坐禪之異名。謂寂然安息，即於身心寂靜中安住坐禪。（《佛光大詞典》（七），p.6266）

<sup>351</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6c21-27）。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3c20-28）。

<sup>352</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6c27-28）。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3c28-94a3）。

為下根眾生，使知己於過去生中發菩提心，現回歸於大乘，不要因此而生疑懼。

## 子二 頌委示施權入實

### 丑一 頌譬說

#### 寅一 頌導師譬

譬如險惡道，迴絕<sup>353</sup>多毒獸，又復無水草，人所怖畏處，  
無數千萬眾，欲過此險道，其路甚曠遠<sup>354</sup>，經五百由旬。  
時有一導師，強識有智慧，明了心決定，在險濟眾難。<sup>355</sup>

喻：「譬如」在一危「險惡道」中，充滿了「毒」蛇惡「獸」，「又」沒有旅行者所需的「水」，和馬吃的「草」。這麼一個「人」人恐「怖」的地方，有「無數」的商人們，通「過」這一條漫長而達「五百由旬」的危「險道」路，達到他們的目的地——寶所。當「時有一」位「導師」，「強識」——記憶力甚強，對曾經過的道路，記得很清楚；而且「有」大「智慧」，果敢勇毅，對一切事「明了」，能應付一切困難；「在」這「險」道中，給他們救「濟」和領導。

「惡道」，喻生死之道，充滿危險和苦惱；「毒獸」，喻眾生貪瞋癡等三煩惱，能傷慧命；「水草」喻成佛所修之福德、智慧資糧。<sup>356</sup>眾生在生死長夜中，智慧功德皆無，煩惱甚多，所以苦惱，人、天、三惡道等，是人人所害怕之三界生死處，此包括三界內及三界外二乘的生死。大家都希望出離生死，但從凡夫而至佛果，路太遠了，其有五百由旬。前三百由旬譬喻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生死處，後二百由旬喻二乘生死處。<sup>357</sup>導師，喻佛。佛有大勇力及智慧，能救濟及領導眾生，出離三界險道。

#### 寅二 頌中途懈退譬

眾人皆疲倦，而白導師言：我等今頓<sup>358</sup>乏，於此欲退還。  
導師作是念：此輩甚可愍，如何欲退還，而失大珍寶。  
尋時<sup>359</sup>思方便，當設神通力，化作大城郭<sup>360</sup>，莊嚴諸舍宅，  
周匝有園林，渠<sup>361</sup>流及浴池，重門高樓閣，男女皆充滿。  
即作是化已，慰眾言勿懼，汝等入此城，各可隨所樂。

<sup>353</sup> 迴絕：2.高峻貌。5.遠遠隔絕。(《漢語大詞典》(十)，p.756)

<sup>354</sup> 曠遠：3.久遠。(《漢語大詞典》(五)，p.846)

<sup>355</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26c29-27a6)。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94a3-8)。

<sup>356</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77c19-20)：

「無水草」者，無大乘無漏定慧以自資也。

<sup>357</sup> (1)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66〈45歎信行品〉(大正25，526b5-8)：

「若人欲過險道」：「險道」者即是世間。「百由旬」者是欲界，「二百由旬」者是色界，

「三百由旬」者是無色界，「四百由旬」者是聲聞、辟支佛道。

(2)〔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575a22-b6)。

<sup>358</sup> 頓：9.疲勞，乏力。(《漢語大詞典》(十二)，p.259)

<sup>359</sup> 尋時：片刻，不久。(《漢語大詞典》(二)，p.1291)

<sup>360</sup> 郭：2.外城，古代在城的外圍加築的一道城牆。(《漢語大詞典》(十)，p.647)

<sup>361</sup> 渠：1.人工開鑿的水道；濠溝。(《漢語大詞典》(五)，p.1359)

諸人既入城，心皆大歡喜，皆生安隱想，自謂已得度。<sup>362</sup>

導師領導大「眾」通過險路，但大家已經「疲」乏勞頓，不想再繼續前進，「而」對「導師」說：『我等今頓乏』（頓是困頓，乏是疲乏）——我們現在已經非常疲倦，前面的路還有那麼遠，我們預備回去，不再前進了。」「導師」覺得這班人實在「可」憐「愍」，怎麼要回去而「失」掉一切「珍寶」呢？而他們又已疲極，不能再叫他們前進。於是，只有以「方便」力，顯「神通」而「化」一「大城郭」。「城」是內城，「郭」是外城。城內有非常莊嚴華麗的房子，房子四周，都有花「園」樹「林」、溝「渠」、河流和沐「浴」水「池」等，還有「重門」和「高」聳的「樓」閣，城中住著「男」男「女」女。導師「化」現了這一城郭後，即安「慰」大家說：「你們不要怕，可以到『城』裡休息，城中應有盡有，『可』以『隨所』好『樂』而遊玩，這裡是最安穩的地方。」於是眾「人」進「入城」中，「皆大歡喜」，即「安」住於城內，不復前進了。

喻佛救度眾生，出三界生死險道，但成佛之道太長遠，菩薩道難行，眾生皆生退心，不想了生死，欲退為凡夫了。佛憐憫眾生，若一退道心，即不能得佛功德，故佛即以方便，說小乘法，令眾生了生死證涅槃。

城郭及城中種種，都是喻小乘所證的功德，小乘涅槃即是化城。安穩之處，真實說即是滅盡定止息的境界。「舍宅」，喻聖者無漏五蘊法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sup>363</sup>眾生以有漏五蘊色身為舍宅，了分段生死證涅槃，即證無漏五蘊法身。「園林」，喻聲聞果上種種功德叢林。「渠流」喻定，由初禪至二禪至三禪等，如一段段的水流。水還可以彼此相通，如由初禪至二禪乃至空無邊處、識無邊處……非想非非想處等，還能超越定來來往往。「浴池」，能洗除垢穢，喻能修定發慧，以慧除煩惱。「重門」，喻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sup>364</sup>「高樓閣」，喻空空解脫門，無相無相解脫門，無願無願解脫門。<sup>365</sup>「男女」，《維摩經》說：「心性淨識為男女。」又云：「智慧為男，慈悲為女。」<sup>366</sup>此種種功德小乘聖者皆具足，<sup>367</sup>已斷煩惱已清淨，無種種憂惱恐怖。佛安慰眾生，不要

<sup>362</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化城喻品〉(大正9, 27a6-18)。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往古品〉(大正9, 94a8-22)。

<sup>363</sup> 失譯，《別譯雜阿含經》卷4(68經)(大正2, 397c2-4)：

云何滿足五支？滿足無學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若能滿足如是五支，沙門、婆羅門，施得大果，名大熾然，果報深廣。

<sup>364</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0〈1序品〉(大正25, 207c4-15)。

<sup>365</sup>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05(大正27, 543a26-b15)。

<sup>36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2〈8佛道品〉(大正14, 549c2-6)：

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

法喜以為妻，慈悲心為女，善心誠實男，畢竟空寂舍。

<sup>367</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8〈7化城喻品〉(大正34, 577c26-578a11)：

「城郭」者，城者別譬二涅槃，郭是城外郭邑，通譬無學果位諸功德也。

「莊嚴諸舍宅」者，舍宅園林皆在郭內，別譬果地諸餘功德，有漏五陰既名生死舍宅，無漏五陰聖人所栖為舍宅也。

「周匝有園林」者，《淨名經》以總持為園，小乘亦隨分有也。《阿含經》中慈悲喜捨以為四園，無漏諸行稱之為林也。

「渠流及浴池」者，九次第定更相灌注稱為渠流，八解脫名為浴池。《阿含經》以四禪為四

害怕生死苦，只要證此涅槃，了生死，便能安住於寂滅之樂。於是下根眾生，多修聲聞法，而證於涅槃，亦「自」以為「已得度」了。

### 寅三 頌引入寶所譬

導師知息已，集眾而告言：汝等當前進，此是化城耳。  
我見汝疲極，中路欲退還，故以方便力，權<sup>368</sup>化作此城，  
汝等<sup>369</sup>勤精進，當共至寶所。<sup>370</sup>

「導師」「知」道大眾「已」經休「息」，身心安定，不再疲倦了，於是「告」訴大「眾」，這個不過「是化城」而已，不是可以長久停留的地方，大眾還應繼續前進，直至寶所。「我」因為看「見」大家「疲」倦已「極」，有「退還」之心，所以「方便」變「化」「此城」，讓大家休息身心，現在正應勇猛「精進」，繼續而「至寶所」。

喻佛見二乘眾生，已了分段生死而安住於二乘涅槃，佛即告訴他，這涅槃是方便非真實，只是一化城，你們只斷分段生死之苦，故應回小向大，勇猛向於佛道。

### 丑二 頌合說

我亦復如是，為一切導師。  
見諸求道者，中路而懈廢，不能度生死，煩惱諸險道，  
故以方便力，為息說涅槃，言汝等苦滅，所作皆已辦。<sup>371</sup>

佛「是」「一切」眾生之「導師」，「見」「求道者」本欲求究竟菩提，但因佛道難行，時間久遠而退道心，「不能」超出「生死」「煩惱」的「險道」，「故」善巧「方便」，而令大眾止「息」故，「說」有二乘「涅槃」，實在此不是究竟真實的涅槃，雖說眾「苦」已「滅」，實還未滅，說「所作」「已辦」而未辦。

既知到涅槃，皆得阿羅漢，爾乃集大眾，為說真實法。  
諸佛方便力，分別說三乘，唯有一佛乘，息處故說二。  
今為汝說實，汝所得非滅，為佛一切智，當發大精進。  
汝證一切智，十力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是真實滅。  
諸佛之導師，為息說涅槃。既知是息已，引入於佛慧。<sup>372</sup>

佛「知」大家修行得「到涅槃」，證「阿羅漢」。涅槃並非指死後，是活在人間而得

---

池：一、有覺有觀池，二、無覺無觀池，三、護念清淨池，四名、無苦無樂池。

「重門高樓閣」者，三三昧名曰重門，盡無生智稱高樓閣。又諸禪中有勳禪練禪，皆是禪之極，名高樓閣。

「男女皆充滿」者，定慧為男女，亦得慈悲心為女、善心誠實為男，聲聞隨分有也。

<sup>368</sup> 權：12.權宜，變通。(《漢語大詞典》(四)，p.1359)

<sup>369</sup> 等=今【宋】【元】【明】【宮】【博】。(大正9，27d，n.2)

<sup>370</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7a18-23)。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 往古品〉(大正9，94a22b1)。

<sup>371</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7a23-28)。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 往古品〉(大正9，94b1-8)。

<sup>372</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7a28-b8)。

(2)〔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4〈7 往古品〉(大正9，94b8-19)。



涅槃，雖然在法相上分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而涅槃的意義是一樣的。即修行至此階段，煩惱已斷，生死已了，不怕為煩惱所轉。在法華會上，聲聞弟子得了涅槃，佛即為「說」《法華經》，大乘「真實法」。過去為大家所說的是善巧「方便」「說」的「三乘」，其實只「有一佛乘」，為令大眾休「息」「故」，方便「說」三，實無三乘，大家皆向成佛之路。你們過去所得實非涅槃，涅槃是徹底離一切煩惱痛苦，究竟圓滿清淨的；而你們只能分證<sup>373</sup>空理，分斷煩惱，斷分段生死，身心不起，入於滅盡定即以為是涅槃。現「為佛一切智」故，應再「發大精進」勇猛之心。

一切智這裡略作解釋，在佛法中，有很多名詞有時候是分開來講，有時亦可以互通。譬如說五眼，分開來講即聲聞得慧眼、菩薩得法眼、佛得佛眼；<sup>374</sup>也可以說，佛具足五眼。<sup>375</sup>二智，一切智通達空性，一切種智通達種種事相。<sup>376</sup>或者說三智：一切智是小乘智，道種智是菩薩智，一切種智是佛智。<sup>377</sup>現在說得佛一切智乃指佛智，龍樹菩薩《大智度論》有說：如果相對說，一切智是指小乘智，一切種智是佛智；如單說一切智，即不能說有高低深淺。<sup>378</sup>

這裡說一切智，即一切種智，甚至包括佛的一切智慧功德。眾生究竟到何時才能真正證得涅槃？約智慧說，「證」得「一切智」<sup>379</sup>、「十力」<sup>380</sup>、四無畏<sup>381</sup>、十八不共法<sup>382</sup>「等」功德；外面所表現的是無邊莊嚴，「三十二相」<sup>383</sup>、八十種好<sup>384</sup>。小乘沒有一切智、十力等功德，也沒有三十二相等莊嚴，不能說是真正的涅槃。

最後一頌總結，一切「諸佛」「導師」，都是「為」了眾生受不了生死疲勞，經不起菩薩難行苦行，而讓眾生休「息」故，方便「說涅槃」。現在「既知」「是」方便，即應迴向「佛慧」。佛說小乘是開權，最後還是令大家回歸於真實。

<sup>373</sup> (1) 分證：謂初地以上菩薩次第修行，斷除一部分煩惱而證悟部分之中道。（《佛光大辭典》（二），p.1321）

(2) 證：梵語 *adhigama*，巴利語同。修習正法，如實體驗而悟入真理，稱為證；即以智慧契合於真理。依其所悟，能證得智慧之結果，稱為證果。或次第履行修行階段而證，稱為分證。（《佛光大辭典》（七），p.6701）

<sup>374</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40〈4 往生品〉（大正 25，350c25-351a23）。

<sup>375</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69〈48 佛母品〉（大正 25，545a13-19）。

<sup>376</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大正 25，258c27-259b5）。

<sup>377</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84〈70 三惠品〉（大正 25，646b21-24）。

<sup>378</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大正 25，258c27-259b5）。

<sup>379</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大正 25，260b17-29）。

<sup>380</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4〈1 序品〉（大正 25，235c22-236c5）。

<sup>381</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84〈78 四攝品〉（大正 25，680b23-c17）。

<sup>382</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6〈1 序品〉（大正 25，247b11-19）。

<sup>383</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a27-91a18）。

<sup>384</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十住毘婆沙論》卷 9〈20 念佛品〉（大正 26，69c7-71c3）。

## 《妙法蓮華經》卷4

### 〈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大正9, 27b16-29b21)

厚觀法師、顯禪法師指導  
(釋圓亨、釋慧覺編, 2019.12.16)

#### ※釋品名

為下根人授記<sup>1</sup>有二品：一品是〈8 五百弟子受記品〉，所授記者皆無學；還有一品是〈9 授學無學人記品〉，所授記者，包括有學及無學<sup>2</sup>。前者所授記之人先後成佛，後一品所授記者皆同時成佛，因此佛分開來授記，結集經者亦分為兩品，皆為下根授記事。

本品有一千二百人授記，因其中有五百人授記時，此五百弟子有所領解，而說了一個很有名的譬喻——繫珠喻<sup>3</sup>，是本品扼要<sup>4</sup>部分，故以此得名。

#### 己二 授記

##### 庚一 授千二百人記

##### 辛一 授滿慈子記

##### 壬一 滿慈領解

##### 癸一 聞法虔敬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從佛聞是智慧方便隨宜說法，又聞授諸大弟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復聞宿世因緣之事，復聞諸佛有自在神通之力，得未曾有，心淨踊<sup>5</sup>躍<sup>6</sup>。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瞻仰<sup>7</sup>尊顏目不暫捨。<sup>8</sup>

佛說完〈化城喻品〉之後，下根弟子得益授記。「富樓那」譯為滿，「彌多羅」是他母親名，譯為慈，「尼」是女義，合為滿慈子，以母得名，即富樓那是彌多羅尼之「子」，是佛十大弟子之一，說法第一。<sup>9</sup>其他弟子如舍利弗智慧第一，<sup>10</sup>迦旃延論議第一，<sup>11</sup>都

<sup>1</sup> 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八章，第三節，第一項〈記說〉，p.532：

未來成佛及未來事的「記說」，是「為他記說」，所以有「授記」或「受記」的意義。「記說」，本為甚深的「證德」與「教說」的說明。

<sup>2</sup> 印順法師，《勝鬘經講記》，p.149：

小乘有二：一學人，二無學人。得阿羅漢果名無學；以前有七種學人——初果向、初果、二果向、二果、三果向、三果、四果向，名學人。

<sup>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 29a5-16)。

<sup>4</sup> 扼要：2.要領。(《漢語大詞典》(六)，p.361)

<sup>5</sup> 踊：亦作「踴」。1.向上跳；跳躍。(《漢語大詞典》(十)，p.524)

<sup>6</sup> 躍：亦作「趯」。1.跳躍。4.心動貌。(《漢語大詞典》(十)，p.565)

<sup>7</sup> 瞻仰：1.仰望。2.謂敬視。3.仰慕；敬仰。(《漢語大詞典》(七)，p.1263)

<sup>8</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 27b17-22)。

(2)亦參〔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5〈8 授五百弟子決品〉(大正9, 94b27-c2)。

<sup>9</sup>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37〈40 富樓那出家品〉(大正3, 825a5-7)：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等當知！說法人中最第一者，即此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是也。」

<sup>10</sup>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3〈4 弟子品〉(3 經)(大正2, 557b4-7)：

是甚能說法者，不過，以富樓那說法最動人，最富感化力。如《阿含經》中說：富樓那不惜犧牲一切，至沒有佛法的邊疆說法，令很多人皈信出家，建立很多寺院，<sup>12</sup>是釋迦佛座下弘法最得力的弟子。

現在富樓那「從佛」那裡「聞」法，聽到了四點：一、佛的「智慧」甚深難解，「隨」眾生機宜，「方便」說法（指〈方便品〉所說）。<sup>13</sup>二、佛為「諸大弟子」「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佛之「記」（〈譬喻品〉授舍利弗記<sup>14</sup>，〈授記品〉授四大聲聞記）<sup>15</sup>。三、「聞」佛說「宿世因緣之事」（指〈化城喻品〉）<sup>16</sup>。四、「聞諸佛有大自然神通之力」（如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放光現瑞等）。<sup>17</sup>

---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威容端正，行步庠序，所謂馬師比丘是。智慧無窮，決了諸疑，所謂舍利弗比丘是。神足輕舉，飛到十方，所謂大目犍連比丘是。

<sup>11</sup> 〔宋〕法賢譯，《佛說阿羅漢具德經》（大正 2，831b3-4）：

復有聲聞善解經律而能論義，迦旃延苾芻是。

<sup>12</sup>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3（311 經）（大正 2，89b18-c23）：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已蒙世尊略說教誡，我欲於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

佛告富樓那：「西方輸盧那人兇惡、輕躁、弊暴、好罵。富樓那！汝若聞彼兇惡、輕躁、弊暴、好罵、毀辱者，當如之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若彼西方輸盧那國人，面前兇惡、訶罵、毀辱者。我作是念：『彼西方輸盧那人賢善智慧，雖於我前兇惡、弊暴、罵、毀辱我，猶尚不以手、石而見打擲。』」……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若西方輸盧那人脫殺我者，當作是念：『有諸世尊弟子，當厭患身，或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以繩自繫，或投深坑；彼西方輸盧那人賢善智慧，於我朽敗之身，以少作方便，便得解脫。』」……

爾時，尊者富樓那夜過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出，付嚼臥具，持衣鉢去，至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到已，夏安居，為五百優婆塞說法，建立五百僧伽藍，繩床、臥褥、供養眾具悉皆備足。三月過已，具足三明，即於彼處入無餘涅槃。

<sup>1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1〈2 方便品〉（大正 9，5b25-c9）：

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隨宜所說意趣難解。舍利弗！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所以者何？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舍利弗！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舍利弗！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軟，悅可眾心。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

<sup>1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2〈3 譬喻品〉（大正 9，11b16-20）。

<sup>1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6 授記品〉（大正 9，20b26-c2、21a16-21、21b17-26、21c15-24）。

<sup>1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7 化城喻品〉（大正 9，25b23-c7）：

諸比丘！我今語汝：「彼佛弟子十六沙彌，今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十方國土現在說法，有無量百千萬億菩薩、聲聞，以為眷屬。其二沙彌，東方作佛，一名阿闍，在歡喜國，二名須彌頂；東南方二佛，一名師子音，二名師子相；南方二佛，一名虛空住，二名常滅；西南方二佛，一名帝相，二名梵相；西方二佛，一名阿彌陀，二名度一切世間苦惱；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羅跋栴檀香神通，二名須彌相；北方二佛，一名雲自在，二名雲自在王；東北方佛，名壞一切世間怖畏，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於娑婆國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sup>1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3〈7 化城喻品〉（大正 9，23a11-17）：

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十方各五百萬億諸佛世界六種震動，其國中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眾生，各得相見，咸作是言：『此中云

綜合而說，從〈方便品〉至〈化城喻品〉的道理，富樓那對開權顯實、會三歸一的道理，已深信解，「得未曾有」，「心」境清「淨」，踊「躍」歡喜。佛法的信與外道不同，佛法的信以心淨為性<sup>18</sup>，此信心一起，心即清淨，如水清珠，能清濁水，心境清淨，煩惱不起，即是信解現前。<sup>19</sup>於是「從」本「座」而「起」，頂「禮」佛「足」，默然退立一旁，靜靜地「瞻仰」聖容，肅穆<sup>20</sup>地凝視<sup>21</sup>著。這是表示聞佛說法後，受佛威德感召，對佛發生無限崇敬心，心與佛不相離，虔誠地向佛致敬。

## 癸二 默念領解

而作是念：世尊甚奇特，所為希有！隨順世間若干種性，以方便知見而為說法，拔出眾生處處貪著。我等於佛功德，言不能宣，唯佛世尊能知我等深心本願。<sup>22</sup>

平常一般弟子至佛前，都是開口對佛讚歎，或請教問題；而富樓那在佛前，默不作聲，而心在想，佛太希「奇」，太殊勝了，「所」作一切都是世間「希有」的。為了「隨順」眾生「種性」不同，佛「以方便」「而」「說」有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等五乘「法」或三乘法。<sup>23</sup>佛知眾生根性，<sup>24</sup>而能以方便智，權巧說法，或令離惡道而得人天，或令離分段生死而得涅槃，或令成佛。知道「眾生」煩惱執「著」，如陷於爛泥、陷於

---

何忽生眾生，又其國界、諸天宮殿、乃至梵宮，六種震動；大光普照，遍滿世界，勝諸天光。』

<sup>18</sup> 護法等造，〔唐〕玄奘譯，《成唯識論》卷6（大正31，29b22-27）：

云何為信？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為性，對治不信樂善為業。然信差別略有三種：一、信實有，謂於諸法實事理中深信忍故；二、信有德，謂於三寶真淨德中深信樂故；三、信有能，謂於一切世出世善深信有力能得能成起希望故。

<sup>19</sup> 印順法師，《大乘起信論講記》，〈懸論〉，pp.10-11：

由最初的信順心到證信，佛法都叫做信——信以心淨為性。信，不單是仰信，要從親切的經驗，去完成無疑的淨信（信智合一）。

<sup>20</sup> 肅穆（sù mù ㄙㄨˋ ㄇㄨˋ）：1.嚴肅恭敬；指人的態度、神情等。（《漢語大詞典》（九），p.257）

<sup>21</sup> 凝視（níng shì ㄋㄧㄥˊ ㄕㄨˋ）：聚精會神地看。（《漢語大詞典》（二），p.437）

<sup>22</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7b22-26）。

（2）亦參〔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5〈8 授五百弟子決品〉（大正9，94c2-11）。

<sup>23</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 方便品〉（大正9，9a28-b3）：

未來諸世尊，其數無有量，是諸如來等，亦方便說法。

一切諸如來，以無量方便，度脫諸眾生，入佛無漏智，

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

（2）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三章〈五乘共法〉，p.63：

發增上生心，修集生人生天的正常法門，是佛法中的下士道。這也就是出世聖法的根基，所以名為五乘共法。這是說：修出世的三乘聖法，雖不求人天果報，但不能不具足這人天功德。

（3）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二章〈聞法趣入〉，pp.56-57：

佛法是「隨機」方便，有「五」乘——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的不同；或著重出世法，佛說有「三」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的別「異」。根機不同，法門當然也有不同了。

<sup>24</sup>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26（684經）（大正2，186c26-29）：

復次，如來知眾生種種諸根差別如實知，是名如來第四力。若成就此力，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

（2）參見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4〈1 序品〉（大正25，238c27-239a26）。

水中，無法自拔，佛以方便而救「拔」之。

「我」們的智慧太渺<sup>25</sup>小，而「佛」的「功德」太偉大了，「不」是我們的「言」語讚歎所「能」表示，「唯」有在「心」中表示最虔誠的恭敬讚歎而已。平常我們常歡喜以言語表示，以為說得明白一點，可是真正偉大的崇高者，我們的言語已不足為用了，勉強說出來，只能表示百分之一、二。但往往會使人誤解，以為這百分之一、二，就是其偉大功德的全部，這就不如不說了。故讚歎其功德，不但不能顯其偉大，反而一說即著相，留下了痕跡<sup>26</sup>，反而顯得平凡了。如維摩居士默然不語，是真入不二法門。<sup>27</sup>佛的功德也是一樣，窮劫不能盡，不能圓滿表達，不如不說。對佛功德偉大所引起的崇敬，「唯佛」「知我」「深心本願」，我們本來是想要成佛的。平常勸人發心修行佛道，最要緊是讚佛功德，一個是讚歎如來功德，一個是讚歎三寶真實功德。知道了佛的偉大而生起崇敬、清淨、難得之心，這是發心回小向大，希望佛為其授記。富樓那雖然未開口說話，而其心事佛是知道的。正如有些孩子，跑到母親面前說：「我要什麼。」有些孩子根本不用說話，跑到母親面前一站，母親便知道他要什麼了。

壬二 如來述記

癸一 長行

子一 述本迹

上面說「滿慈領解」，接著說「如來述記」。在「如來述記」中有「長行」與「偈頌」二科。為什麼叫「述記」呢？一方面述說滿慈子過去的因行，一方面為滿慈子授記，所以名為「述記」。「長行」中先述富樓那原本的行迹，在表面看，他是小乘阿羅漢，從佛發心了生死，佛為說聲聞法，證阿羅漢果；其實他是菩薩，故下面說是「外現聲聞身，內祕菩薩道」<sup>28</sup>，實在是菩薩而表現為聲聞的樣子。<sup>29</sup>現在佛為其授記，即要說明此問

<sup>25</sup> 渺（miǎo ㄇ一ㄠˇ）：3.微小；藐小。（《漢語大詞典》（五），p.1455）

<sup>26</sup> 痕迹（hén jī ㄏㄣˊ ㄐ一）：亦作「痕跡」、「痕蹟」；事物留下的迹象。（《漢語大詞典》（八），p.317）

<sup>2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2〈9入不二法門品〉（大正14，551c16-26）：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sup>2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a17）：

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聞。

<sup>29</sup> （1）〔唐〕湛然述，《法華玄義釋籤》卷1（大正33，817b21-25）：

次「又發」下，本門又二：初正明開迹，次「故增道」下授記。初文者，本門開其所覆，故名為「發」，佛及弟子名為「眾聖」。頭角聲聞本是菩薩，如富樓那等；菩薩本是古佛，如文殊等，並屈曲施設，故云「權巧」。

（2）印順法師，《佛法概論》，第十五章，第一節〈從聲聞到菩薩〉，pp.249-250：

菩薩行的開展，是從兩方面發展的：一、從聲聞出家者中間發展起來。起初，是「外現聲聞身，內祕菩薩行」；自己還是乞食、淡泊、趣寂，但教人學菩薩，如《大品經》的轉教。到後來，自認聲聞行的不徹底，一律學菩薩，這如《法華經》的回小向大。現出

題，這是菩薩的偉大功德。在聲聞中有很多都是退大取小的聲聞，都是在十六王子說法時發心的；<sup>30</sup>另有一部分是變化聲聞，是菩薩化現的。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是菩薩化現聲聞，於小乘中起引導作用，回心向大，修佛果功德，成佛作為其他聲聞人的榜樣，令他們跟著去做。在《攝大乘論》中，說舍利弗等都是菩薩化現聲聞身，而教化真正在小乘階段的聲聞。<sup>31</sup>

#### 丑一 約釋迦世顯其因行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不？我常稱其於說法人中最高為第一；亦常歎其種種功德，精勤護持助宣我法，能於四眾示教利喜，具足解釋佛之正法，而大饒益同梵行者。自捨如來，無能盡其言論之辯。<sup>32</sup>

「佛告」訴「諸比丘」：你們都看「見」「富樓那」吧！這是引起大眾注意。「我常」常讚歎富樓那「於說法人中」「第一」。此外，還「常」稱讚他勇猛「精」進、「護持」佛「法」、「助」佛揚化。

在《阿含經》云：富樓那要到無佛法處去弘法，佛對他說：「那裡的人野蠻兇狠，不要去吧！」富樓那答：「為報佛恩，一定要去。」佛說：「你去弘法，如果給人罵了，你怎麼辦？」富樓那說：「很好，我很歡喜，因為他們還不至於打我。」佛說：「如果他們真的蠻不講理，打了你呢？」富樓那說：「那很好，我很歡喜，他們還未至殘忍到打死我。」佛又說：「如果他們真的把你打死了呢？」富樓那還是說：「那我更歡喜，我此身生生世世皆未好好地做些有用事，現在能把此身奉獻三寶，為佛法犧牲，那是最好不過了。」<sup>33</sup>

富樓那這種弘揚佛法的精神深得佛陀讚許，<sup>34</sup>後來無量眾生皆受其教化。普通小乘

---

家相的菩薩，多少還保留聲聞氣概。這稱為漸入大乘菩薩，在菩薩道的開展中，不過是旁流。二、從聲聞在家信眾中間發展起來。在家眾修行五法而外，多修六念與四無量（無量三昧能入真，也是質多長者說的），這都是大乘法的重要內容。如維摩詰、善財、常啼、賢護等十六大士，都從在家眾的立場，努力於大乘思想的教化。這稱為頓入大乘的菩薩，是菩薩道的主流。

<sup>3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5a18-27）。

<sup>31</sup> (1) 世親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10〈11 彼果智分〉（大正31，379b8-13）：

「佛微細化身等」者，此中義說：若於爾時佛現安住觀史多天，示從彼沒入母胎等。即於彼時化作尊者舍利子等無量眷屬，亦現入胎出生等事，安立如是變化眷屬，當知為顯一切種覺殊勝佛事。

(2) 印順法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九章，第三節，第五項〈釋變化身非自性身〉，pp.546-547：「佛」的「微細化身」示入母胎，當那時候，不唯佛的化身入胎，同時佛還變舍利弗等許多化身於同一時間「多處」入「胎」，「平等」平等；為什麼要這樣呢？「為」欲「顯」示「一切種」覺最尊最勝，所以現聲聞而光顯如來「成等覺而轉」。

<sup>32</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7b26-c2）。

(2) 亦參〔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5〈8 授五百弟子決品〉（大正9，95b29-c5）。

<sup>33</sup>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13（311經）（大正2，89b17-c17）。

<sup>34</sup>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13（311經）（大正2，89c13-17）：

佛言：「善哉！富樓那！汝善學忍辱，汝今堪能於輸盧那人間住止，汝今宜去度於未度，安於未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

爾時，富樓那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人是一人靜居一處不想說法，甚至懶於化飯的，現在富樓那這種精神是菩薩的，而不像小乘那樣，故深為世尊所讚歎。富樓那對「於四眾」弟子，還「能」「示教利喜」<sup>35</sup>，開示他、教導他、鼓勵他，令生歡喜，能清楚「解」說「佛之正法」，同參道友，能予他們「大」利「益」。他的善巧說法，於「同梵行」中，除佛之外，沒有一人「能」與他相比，無論什麼人與他討「論」請教，永遠說不完，於聲聞法中除佛外，沒有人能與他辯論的。

### 丑二 約過去世顯其本行

汝等勿謂富樓那但<sup>36</sup>能護持助宣我法；亦於過去九十億諸佛所，護持助宣佛之正法，於彼說法人中亦最第一。又於諸佛所說空法，明了通達，得四無礙智<sup>37</sup>，常能審諦<sup>38</sup>清淨說法，無有疑惑，具足菩薩神通之力。隨其壽命，常修梵行。彼佛世人咸皆謂之實是聲聞；而富樓那以斯方便，饒益無量百千眾生，又化無量阿僧祇人，令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淨佛土故，常作佛事，教化眾生。<sup>39</sup>

「如來述記」中有「長行」，有「偈頌」。「長行」中「述本迹」，說明富樓那今世修行的情況，敘述他本來是怎麼樣的境界。「述本迹」分三科，前面「約釋迦世顯其因行」，在釋迦牟尼佛法會上富樓那怎麼樣精進護持，弘揚佛法，說法人中最為第一等等。現在這段文是第二科「約過去世顯其本行」，富樓那不但今世於釋迦法會上是如此，過去世中都是了不起的大法師；不但是了不起的大法師，而且還是菩薩。所以說「顯其本行」，即是將富樓那之本來面目（本行）顯發出來。經文中釋迦佛對大眾說：你們不要以為「富樓那」只是在我釋迦法會上護持佛法、弘揚佛法、「助」佛揚化。有佛出世，不但十方諸佛會來護持佛法，菩薩、聲聞大家都來幫助佛弘揚佛法、護持佛法，富樓那即是這樣的一個大弟子。不要以為他只是護持釋迦的佛法，他「於過去九十億諸佛所」，同樣的「護持」「宣」揚「佛之正法」。可以說從過去已是了不起的大法師了。

<sup>35</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54〈27 天主品〉（大正 25，445a20-29）：六波羅蜜，如先說。

「示」者，示人好醜、善不善、應行不應行；生死為醜，涅槃安隱為好。分別三乘，分別六波羅蜜，如是等名示。

「教」者，教言汝捨惡行善，是名教。

「利」者，未得善法味故，心則退沒；為說法引導令出：「汝莫於因時求果！汝今雖勤苦，果報出時，大得利益！」令其心利，故名利。

「喜」者，隨其所行而讚歎之，令其心喜；若樂布施者，讚布施則喜，故名喜。

以此四事，莊嚴說法。

<sup>36</sup> 但：2.只；僅。（《漢語大詞典》（一），p.1239）

<sup>37</sup> （1）四無礙智——1、義無礙智，2、法無礙智，3、辭無礙智，4、樂說無礙智（辯無礙解）。參見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6a22-247b2）。

（2）參見〔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80（大正 27，904a8-23）；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7〈7 分別智品〉（大正 29，142a22-28）；眾賢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76（大正 29，751a2-b8）；眾賢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卷 37（大正 29，959a15-c22）。

<sup>38</sup> 審諦：1.慎密。2.詳備，周備。3.精當；確當。（《漢語大詞典》（三），p.1633）

<sup>39</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 9，27c2-11）。

（2）亦參〔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 5〈8 授五百弟子決品〉（大正 9，95c5-16）。

依據此事，佛法名為等流<sup>40</sup>，眾生各有各的願，有的發願說法的，生生世世說法；有的發願生生世世譯經。所以發願說法的，生生世世愈說愈好，譯經的生生世世都喜於譯經。如從西域來中國的鳩摩羅什法師，譯經譯得特別好。約梵文對照說，譯得比他好的也有，但我國佛經凡有他譯的，都流通他的，因為大家喜歡他譯的，如本經也是他所譯過來的。唐道宣律師之《天人感通錄》中說：「鳩摩羅什是七佛<sup>41</sup>譯師。」<sup>42</sup>

《高僧傳》又說：梁武帝時有位大法師，善說法要，一講經便有成千成萬的聽眾。有一年輕出家人即發願學他，日夜精進苦幹，仍學不成，後於夢中見一菩薩指示他道：「出家人要學只有隨自己的因緣善根，隨分隨力學，怎麼可以勉強？那位大法師多生多世以來就是這樣的了。」<sup>43</sup>

所以有的人發願護持佛法，生生世世都是護持佛法。因為過去有這種善根熏習下來，現世自然而然即如此。比方有音樂天才的人，一聽到音樂，就知音韻高低、節拍快慢，很快就會唱，若遇後天良好環境培養，當然會更好。

現在釋迦佛顯發富樓那尊者，於過去生中即護持助宣佛之正法，而且於彼九十億諸佛聲聞弟子中說法最為第一。下面說明他為何能於眾中說法第一，因富樓那在過去九十億諸佛，「所說空法」「明了通達」，即對於諸法空相——一切法空性，了達明徹故。

講空，一般頂多講個空道理，怎得滔滔<sup>44</sup>無礙辯？龍樹菩薩《中觀論》說：「若有人問，離開空義即不成問；若答覆別人，離開一切法空，亦不成為答。你以此理難他，他

<sup>40</sup> (1) 護法等造，〔唐〕玄奘譯，《成唯識論》卷8（大正31，42a29-6）：

果有五種。一者、異熟，謂有漏善及不善法所招，自相續異熟生無記；二者、等流，謂習善等所引同類或似先業後果隨轉；三者、離繫，謂無漏道斷障所證善無為法；四者、士用，謂諸作者假諸作具所辦事業；五者、增上，謂除前四餘所得果。瑜伽等說習氣依處得異熟果，隨順依處得等流果。

(2)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五章〈大乘不共法〉，p.269：

菩提心一發起，永為成佛的因緣，是不會失去的；如《法華經》繫珠喻所說。但這不能說是本有的，因為是依發心而熏習成的——法界等流的聞熏習。其「次」，有了菩提心種，就「依」這佛「性」而漸漸修發，使佛種的清淨功能，由下「成」中，由中成上。

<sup>41</sup> 〔宋〕法天譯，《七佛經》（大正1，150b26-c5）：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苾芻眾言：「汝等諦聽！我今復說七佛如來、應、正等覺壽量長短。毘婆尸佛、應、正等覺，出現世間，壽八萬歲。尸棄佛、應、正等覺，出現世間，壽七萬歲。毘舍浮佛、應、正等覺，出現世間，壽六萬歲。俱留孫佛、應、正等覺，出現世間，壽四萬歲。俱那含牟尼佛、應、正等覺，出現世間，壽三萬歲。迦葉波佛、應、正等覺，出現世間，壽二萬歲。我化五濁眾生，壽百歲故。」

<sup>42</sup> 〔唐〕道宣撰，《律相感通傳》〈初問佛事〉（大正45，877a15-21）：

何得云什師背負而來耶？余問：什師一代所翻之經，至今若新，受持轉盛何耶？答曰：其人聰明善解大乘，以下諸人並皆俊艾，一代之寶也。絕後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譯，以悟達為先，得佛遺寄之意也，又從毘婆尸佛已來譯經。

<sup>43</sup> 〔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5（大正50，461c23-463b14）：

釋僧旻……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眾徒彌盛。……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勵，願明解如旻。夢有人言：「僧旻法師，毘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達，隨分得解。」後大領悟。

<sup>44</sup> 滔滔（tāo tāo 去 去）：2.比喻言行或其它事物連續不斷。3.盛大；普遍。（《漢語大詞典》



亦以此理難你，想答覆別人亦答覆不到；好像打倒他了，結果自己也失敗了，彼此都不能避免過失。」<sup>45</sup>這是約討論方面而說。

《般若經》說：「你要學四緣，應學般若波羅蜜多。」<sup>46</sup>因為四緣——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sup>47</sup>是一切緣生法的主要條件；<sup>48</sup>所以又有人問：「要學四緣應學法相——阿毘達磨，什麼叫因緣等，講得非常清楚，<sup>49</sup>何以要學般若？」答曰：「若不通達空義、離空說四緣，即執四緣有實在自性，其他也許可以說得通，真正研究起來便不通了。」<sup>50</sup>唯有般若空義故，才能於一切緣起法得無礙解。

（六），p.22）

<sup>45</sup>（1）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中論》卷1〈4觀五陰品〉（大正30，7a17-20）：

若人有問者，離空而欲答，是則不成答，俱同於彼疑。

若人有難問，離空說其過，是不成難問，俱同於彼疑。

（2）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4觀五陰品〉，p.119：

五陰的空性，已明白顯示了。現在就從性空的特點，加以讚歎。從理論上研究起來，一切法不空，是不行的，非空不可。比方「有」人向你討論或請「問」諸法的現象或實體，假使你不理解空，「離」卻「空」義去「答」覆他，這絕對「不」能「成」為「答」覆的。因為你所答覆的道理，最後還是「同」他一樣的墮在「疑」惑當中，不能得到問題的解決。或者，「有」人想「難問」其他學派的理論，說他的思想如何錯誤，這也須依據正確的性空觀，顯出他的過失。否則，「離」卻正確的性「空」，宣說他人的「過」謬，這還「是不成」為「難問」的。因為他所批評的，並沒有評到他的根本，結果，也還是「同」他一樣的墮在「疑」惑裡。

**第一頌是立不成立的似立，第二頌是破不成破的似破。**這些在上面立破善巧中，已約略談過。

<sup>46</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序品〉（大正8，219c12-14）：

菩薩摩訶薩欲知諸法**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當學般若波羅蜜。

<sup>47</sup>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2〈1序品〉（大正25，296b12-13）：

一切有為法，皆從四緣生，所謂**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

<sup>48</sup>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1觀因緣品〉，p.66：

<sup>[1]</sup>「**因緣**」，在大乘唯識學上，說唯有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是因緣。但有部說因緣，體性是一切有為法，在有為法作六因中的前五因（同類因，俱有因，相應因，遍行因，異熟因）時，都名因緣。意義是能為親因的緣。

<sup>[2]</sup>「**次第緣**」就是等無間緣，體性是一分的心、心所法。前念的心、心所法，能為次第的後念心、心所法生起之緣，所以叫次第緣。有部的因緣，是通於三世的，次第緣則限於過去、現在，因為未來世的心、心所法，是雜亂的，還沒有必然的次第性。過去、現在中，還要除去阿羅漢的最後心，因為剎那滅後，不再引生後念的心、心所，所以也不是次第緣。

<sup>[3]</sup>「**緣緣**」，就是**所緣緣**。心、心所的生起，必有他的所緣境，這所緣境，能為心、心所生起之緣，所以叫（所）緣緣。像滅諦無為等，都是所緣的、可知的，所以緣緣通於一切法。

<sup>[4]</sup>「**增上緣**」，不論那一法，凡是有生起他法的勝用，或者不礙其他法的生起，都叫增上緣。這本可以總括一切緣，這裡是指三緣以外的一切。

<sup>49</sup>（1）〔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55（大正27，283b1-4）：

**四緣**具攝一切法故，謂**因緣**攝一切有為法，**等無間緣**除過去現在阿羅漢最後心、心所法，攝餘過去現在一切心心所法，**所緣緣、增上緣**總攝一切法。

（2）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7〈2分別根品〉（大正29，36b14-37b21）：

論曰：於何處說？謂契經中。如契經中說**四緣性**，謂**因緣性、等無間緣性、所緣緣性、增上緣性**。此中性者是緣種類。……

<sup>50</sup>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2〈1序品〉（大正25，297b4-21）。

富樓那尊者能通透一切法空故，善於說法無礙第一。假使不能通達空就有所得，一有所得即有所不得，亦即有所礙；唯能無所得，才能無所礙。<sup>51</sup>富樓那能明達一切法空，故得法、義、詞、樂說「四」種「無礙」辯（智），「常能審諦清淨說法」，沒「有疑惑」。也就是說法不顛倒，非常正確。一清淨說法，法說得恰到好處，沒錯誤也沒有疑惑，這是約道理上而言。若約內心說，通達空義故，煩惱已除，純為慈悲心而弘法利生，別無其他動機。法說徹底無有疑惑，使眾生聽後，「斷疑生信，絕相超宗，頓忘人法解真空……」<sup>52</sup>一般人不太了解空義，以為空空洞洞，什麼都沒有就是空，其實大錯特錯。要能真正清淨說法，令斷疑生信，必依空義為根本。

以上讚富樓那能通達一切法空，善巧說法，另一方面「具足菩薩神通之力」。神通對教化眾生也很重要，雖然佛法不單靠神通弘揚，若專以神通，弄得不好即古古怪怪，引人誤會也不好。可是，如有神通，對佛法的弘揚是很有幫助的。比方有天眼通，知眾生未來如何；<sup>53</sup>有他心通，知道眾生起心動念，或心正想什麼；<sup>54</sup>有宿命通，便明曉他過去世的根性怎樣，都清清楚楚，<sup>55</sup>一句對治他也就夠了，隨便怎麼說，他都要五體投地了。所以菩薩真正要化導眾生，有神通才能知根無礙，對症下藥，則弘法將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像大悲觀世音菩薩，那是具有大神通的。<sup>56</sup>

利他是對人的，那麼自身怎麼樣？出家盡形「壽」（隨其壽命）活百歲或千歲都好，「常修」清淨「行」。出家人是離眷屬、積聚、紛爭等等，因此，「彼佛世人」——那個佛時代的人，都說他真「實」是「聲聞」乘阿羅漢，因他所表現的都是聲聞行；而其實他內在是菩薩心腸。「富樓那」現小乘相而「以」此「方便」、形態，「饒益無量」無邊

<sup>51</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8〈1序品〉（大正25，197b2-9）：

問曰：若無所得、無所行，行者何以求之？

答曰：無所得有二種：一者、世間欲有所求，不如意，是無所得。二者、諸法實相中，受決定相不可得故名無所得，非無有福德智慧增益善根。如凡夫人，分別世間法故有所得；諸善功德亦如是，隨世間心故說有所得，諸佛心中則無所得。

<sup>52</sup> 〔明〕洪蓮編，《金剛經註解》卷4（巳新續藏24，818c14-15）：

斷疑生信，絕相超宗，頓忘人法解真空。般若味重重，四句融通，福德歎無窮。

<sup>53</sup>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31（885經）（大正2，223b22-c1）：

云何生死智證明？謂聖弟子天眼淨過於人眼，見諸眾生死時、生時，善色、惡色，上色、下色，向於惡趣，隨業受生如實知；如此眾生身惡行成就、口惡行成就、意惡行成就，謗聖人，邪見受邪法因緣故，身壞命終，生惡趣泥犁中；此眾生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不謗毀聖人，正見成就，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人中，是名生死智證明。

（2）〔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13（20經）《阿摩晝經》（大正1，86b15-c3）。

（3）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5〈1序品〉（大正25，98a7-10）：

天眼通者，於眼得色界四大造清淨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見，自地及下地六道中眾生諸物，若近若遠，若覆若細諸色，無不能照。

<sup>54</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5〈1序品〉（大正25，98b6-8）：

云何名知他心通？知他心若有垢、若無垢，自觀心生、住、滅時，常憶念故得。

<sup>55</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5〈1序品〉（大正25，98b2-6）：

云何識宿命通？本事常憶念：日月年歲至胎中，乃至過去世中，一世、十世、百世、千萬億世，乃至大阿羅漢、辟支佛知八萬大劫；諸大菩薩及佛知無量劫。是名識宿命通。

<sup>5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7〈25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大正9，57c6-7）：

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自在神力，遊於娑婆世界。

的「眾生」，得到的利益各式各樣，或得人間的利益，或得天上的利益，或得聲聞、緣覺或得大乘佛法的利益。總之菩薩利生，都是隨眾生根機，以五乘佛法使他們得益，也都令「無量阿僧祇」那麼多的「人」，「立」（站定、站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他們發菩提心——上求下化，堅定不退。能使他們為佛道發心堅定不退，這是說明富樓那利益眾生方面，他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他是菩薩；假使他是真正的聲聞，即不會這麼做了。

菩薩之所以這樣做，是「為淨佛土故，常作佛事，教化眾生」。他為什麼這樣做？他是為了淨佛土故，所以他「常」行弘法「事」，教化眾生，令「眾生」得利益，發菩提心，修菩提行。這種種行都是為了淨佛國土。什麼叫做「為淨佛土」？我們凡夫的世界——娑婆世界，污穢不堪；若是聲聞、緣覺證得阿羅漢、辟支佛以後，天台宗說將來住於方便有餘土，比我們的世界清淨一點，但此方便土還有餘——有煩惱、業、苦<sup>57</sup>，不甚理想。約天台宗說，若進一步修至登地菩薩，即住實報莊嚴淨土；佛法身住常寂光淨土，這種淨土最為圓滿清淨。<sup>58</sup>佛法不常講世界，其實眾生心淨，環境即跟著清淨，故說：「心淨則國土淨。」<sup>59</sup>換言之，修行人煩惱漸漸削弱、心中清淨功德增長，則淨土一天天地進步，一天天清淨。

若說大乘發菩提心的目的何在，不外二方面：從自己身心說，為了要開悟成佛；約利生說，為圓滿清淨佛土。其實身心清淨，必有圓滿清淨的佛土。若小乘則不如此，只為快修行了脫生死；而菩薩發心、種種修行、利益眾生等等，即為淨佛土。這道理於大乘經典，如《維摩詰經》等處處提示。也可說菩薩發心修行時，依種種的修行，都是為

<sup>57</sup> (1) 天親造，〔陳〕真諦譯，《佛性論》卷3〈5總攝品〉（大正31，802c23-25）：

三棄捨諸餘，諸餘者，二乘人有三種餘：一煩惱餘，謂無明住地；二業餘，即無漏業；三果報餘，謂意生身。

(2) 〔隋〕智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卷1（大正37，188b22-23）：

方便有餘者，修方便道斷四住惑，故曰方便，無明未盡故言有餘。

<sup>58</sup> (1) 〔隋〕智顛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7（大正33，767a11-22）：

本國土妙者，經云：「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導利眾生。」娑婆者，即本時同居土也。餘處者，即本時三土也。此指本時真應所栖之土，非迹中土也。迹中明土，又非一途：或言統此三千百億日月者，同居穢土也。或言西方有土，名曰無勝，其土所有莊嚴之事，猶如安養者，同居淨土也。或言華王世界蓮華藏海者，此實報土也。或言其佛住處，名常寂光者，即究竟土也。寂光理通，如鏡如器；諸土別異，如像如飯；業力所隔，感見不同。

(2) 〔隋〕智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卷1（大正37，188b16-23）：

四種淨土：謂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實報無障礙土、常寂光土也，各有淨穢。五濁輕重，同居淨穢；體析巧拙，有餘淨穢；次第頓入，實報淨穢；分證究竟，寂光淨穢。娑婆雜惡，荊棘瓦礫；不淨充滿同居穢也。安養清淨，池流入德樹列七珍；次於泥洹皆正定聚，凡聖同居上品淨土也。方便有餘者，修方便道斷四住惑，故曰方便，無明未盡故言有餘。

<sup>5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1〈1佛國品〉（大正14，538b26-c6）：

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了莊嚴淨土。為了莊嚴淨土，他現在一方面自己修，一方面利樂眾生。他以此法利益眾生即與眾生結緣，將來有這種功德的眾生即生其國土。<sup>60</sup>如西方阿彌陀佛為法藏比丘時，先已立定一個最理想清淨的國土，以後無量百千大劫廣大修行集種種功德，依此功德方便利益眾生、莊嚴佛土，創造西方極樂世界。<sup>61</sup>他過去教化眾生、與眾生結緣等等，現在只要與他的願相應，即得往生極樂淨土。在《般若經》中說：菩薩發心修行，起初重於為自己；降伏自己的煩惱，修定慧，修布施持戒等，好像還是著重自己淨化身心；等無生法忍開悟以後，僅有二事：嚴淨佛土、成熟眾生——有菩薩根性，即令其成熟；有聲聞根性，即令成就聲聞乘。住於出世法展轉增進，淨心嚴土。<sup>62</sup>

<sup>60</sup>〔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1〈1 佛國品〉（大正14，538b11-26）：

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眾生來生其國；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國；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來生其國；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天，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

<sup>61</sup>〔曹魏〕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卷1（大正12，267c10-268c14）：

時法藏比丘攝取二百一十億諸佛妙土清淨之行。如是修已，詣彼佛所，稽首禮足，遶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言：「世尊！我已攝取莊嚴佛土清淨之行。」

佛告比丘：「汝今可說，宜知是時。發起悅可一切大眾。菩薩聞已，修行此法，緣致滿足無量大願。」

比丘白佛：「唯垂聽察，如我所願，當具說之。」

設我得佛，國有地獄、餓鬼、畜生者，不取正覺。……

設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虛空，宮殿、樓觀、池流、華樹——國土所有一切萬物——皆以無量雜寶百千種香而共合成，嚴飾奇妙超諸人天，其香普薰十方世界，菩薩聞者皆修佛行；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sup>62</sup>（1）〔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75 三次品〉（大正8，384c4-22）：

是新發意菩薩應學六波羅蜜，所謂檀那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若行檀那波羅蜜時，自行布施亦教人布施，讚歎布施功德，歡喜讚歎行布施者。以是布施因緣故，得大財富。是菩薩遠離慳心，布施眾生食飲衣服、香華瓔珞、房舍臥具燈燭，種種資生所須，盡給與之。菩薩摩訶薩行是布施及持戒，生天人中，得大尊貴。以是持戒、布施故，得禪定眾。以是布施、持戒、禪定故，得智慧眾、解脫眾、解脫知見眾。是菩薩因是布施、持戒、禪定眾、智慧眾、解脫眾、解脫知見眾故，過聲聞、辟支佛地，入菩薩位。入菩薩位已，得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得一切種智。得一切種智已，轉法輪。轉法輪已，以三乘法度脫眾生生死。如是，須菩提！菩薩以是布施，次第行、次第學、次第道，是事皆不可得。何以故？自性無所有故。

（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75〈58 夢中入三昧品〉（大正25，590c11-13）：  
菩薩過聲聞、辟支佛地，得無生法忍、授記，更無餘事，唯行淨佛世界、成就眾生。

至此顯發富樓那過去生中之本行，能於眾中說法為最第一，並不是簡單得來的。

### 丑三 約三世佛顯其修行

諸比丘！富樓那亦於七佛說法人中而得第一；今於我所說法人中亦為第一；於賢劫<sup>63</sup>中當來諸佛，說法人中亦復第一，而皆護持助宣佛法。亦於未來，護持助宣無量無邊諸佛之法，教化饒益無量眾生，令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淨佛土故，常勤精進教化眾生。<sup>64</sup>

釋迦佛告「諸比丘」：「富樓那」「於七佛說法人中」亦是「第一」。七佛——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向前數至釋迦牟尼佛是第七位。佛法何以只講七佛？如世間習慣一樣，祖宗講三代，帝王講七代，印度習慣亦如此，故只講七佛。前三佛是前一劫，後四佛是賢劫時代的佛，釋迦佛是第七位佛。「於賢劫中」後面還有九百九十六「佛」。約三世佛顯迹說，於七佛「說法人中」也是「第一」，「於」我釋迦「說法人中亦」是最「為第一」，「護持」「佛」「法」。過了賢劫以後，即星宿劫中還有無量無邊諸佛，富樓那亦都是護持佛法，說法人中第一。這樣努力「精進」，離惡行善，修一切善法，都是「為」了成「佛」，莊嚴「淨」「土」。

至此說本迹竟，下正式授記，授記之中，分六義講。<sup>65</sup>

### 子二 與授記

#### 一、示佛正報

漸漸具足菩薩之道，過無量阿僧祇劫<sup>66</sup>，當於此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法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sup>67</sup>

這是給富樓那授成佛之記。富樓那從「過」去「無量阿僧祇劫」以來，如是努力莊嚴佛「土」、廣度眾生，乃至從現在起，再過無量阿僧祇劫後，就在這個地方成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號」為「法明如來」（法明是依法照明一切眾生，成佛即此得名），「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把佛正報示出來。下授佛之依報。

#### 二、示佛依報

<sup>63</sup> 賢劫：梵語 bhadrakalpa。音譯毘陀劫、毘陀劫、波陀劫。指三劫之現在住劫。賢，梵語 bhadra（跋陀），又譯作善；劫，梵語 kalpa（劫波）之略稱，又譯作時分。即千佛賢聖出世之時分。全稱現在賢劫。謂現在之二十增減住劫中，有千佛賢聖出世化導，故稱為賢劫，又稱善劫、現劫。與「過去莊嚴劫」、「未來星宿劫」合稱三劫。（《佛光大辭典》（七），p.6174）

<sup>64</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7c11-18）。

（2）亦參〔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5〈8 授五百弟子決品〉（大正9，95c16-21）。

<sup>65</sup> （1）〔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34，803a24-c16）。

（2）按：《妙法蓮華經玄贊》計有六義：一、名號，二、土相，三、劫，四、國，五、壽，六、塔。

<sup>66</sup> 阿僧祇劫：阿僧祇，梵語 asamkhyā，意為無量數、無央數；劫，為極長遠之時間名稱，有大、中、小三劫之別。（《佛光大辭典》（一），p.578）

<sup>67</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7c18-21）。

（2）亦參〔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5〈8 授五百弟子決品〉（大正9，95c21-24）。

(一) 佛土莊嚴

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七寶為地，地平如掌，無有山陵<sup>68</sup> 谿澗<sup>69</sup> 溝壑<sup>70</sup>，七寶臺觀<sup>71</sup> 充滿其中，諸天宮殿近處虛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sup>72</sup>

此授佛國土莊嚴的記。將來富樓那成「佛」時，國土非常之莊嚴。要說明國土莊嚴，可約此二方面來說：(1) 從自然環境說，(2) 從人事環境說。如《阿彌陀經》中說「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寶樹成行、微風吹動出微妙音、種種奇妙雜色之鳥」<sup>73</sup>等等，這些事情都是描述環境；下面說有聲聞、菩薩、諸上善人俱會一處等等，<sup>74</sup>這是描述生活在此淨土的人。從這兩方面說明佛土莊嚴，現在也是一樣。

這裡說法明如來之國土很大。釋迦牟尼佛土之娑婆世界只有一個三千大千世界；而法明如來的世界，有如「恒河沙」之多的「三千大千世界」為其「佛土」，即娑婆世界的恒河沙數之倍，可知其土是如何之大了。其實說釋迦佛土三千大千世界，是小乘經中的肯定說法；大乘經中則不一定如此。大乘法中釋迦佛土還是一樣很大，法界本無礙故。這裡讚佛之功德偉大，所以說「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以明其大。

其佛國土「七寶為地」，一切淨土都是一樣的。「地平如掌」，沒「有」高「山」峻嶺<sup>75</sup>，沒有深溝巨<sup>76</sup>壑深「澗」。淨土的房子「七寶臺觀充滿其中」，在這淨土七寶樓台到處都是。

這裡有一很有意義之事。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四天王天<sup>77</sup>最靠近我們，高一點的是

<sup>68</sup> 山陵：1.山岳。(《漢語大詞典》(三)，p.783)

<sup>69</sup> 谿澗(xī jiàn ㄒㄧ ㄐㄧㄢˋ)：指山間的水流。(《漢語大詞典》(十)，p.1322)

<sup>70</sup> 溝壑(gōu hè ㄍㄡ ㄏㄜˋ)：1.山溝。(《漢語大詞典》(六)，p.3)

<sup>71</sup> 臺觀：1.泛指樓臺館閣等高大建築物。(《漢語大詞典》(八)，p.800)

<sup>72</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7c21-25)。

(2)亦參〔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5〈8 授五百弟子決品〉(大正9，95c24-29)。

<sup>73</sup>〔姚秦〕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經》(大正12，346c14-347a24)。

<sup>74</sup>〔姚秦〕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經》(大正12，347a27-b3)：

又舍利弗！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舍利弗！阿彌陀佛成佛已來，於今十劫。又舍利弗！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亦復如是。舍利弗！彼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sup>75</sup> 峻嶺(jùn lǐng ㄐㄨㄣˋ ㄌㄩㄥˇ)：連綿的高山。(《漢語大詞典》(三)，p.827)

<sup>76</sup> 巨：1.大。(《漢語大詞典》(一)，p.952)

<sup>77</sup> (1) 印順法師，《寶積經講記》，p.84：

在須彌山頂上，有忉利天。忉利是梵語，義譯為三十三。山頂四方各有八天，如封疆大臣；中央有釋迦提婆因陀羅(簡譯釋提桓因，或帝釋天)，為忉利天王；合稱三十三天。**四大王眾天，與忉利天，都依須彌山而住，名地居天。**

(2) 印順法師，《華雨集》(二)，中編，第七章，第二節〈從人護法到龍天護法〉，pp.315-316：四王天的天主，東方持國——提頭賴吒(Dhṛtarāṣṭra)天王，是犍達婆(gandharva)；南方增長——毘樓勒叉(Virūdhaka)天王，是龍(nāga)；西方廣目——毘樓博叉(Virūpākṣa)天王，是鳩槃荼(kumbhāṇḍa)；北方多聞——毘沙門(Vaiśravaṇa)天王，是夜叉(yakṣa)。四王的眷屬，當然也就是犍達婆與夜叉等，更統率著其他的神，如阿修羅(asura)，迦樓羅(garuḍa)，緊那羅(kimnara)，摩睺羅迦(mahoraga)，毘舍闍(piśāca)，薜荔多(pretā)，富單那(pūtana)等。一切地居的鬼神，都是在帝釋(如王)、四大天王(如輔臣)的統率下，成為佛法的護法神群。

切利天，我們都望不到了，何況更遠的天？感覺離我們很遠很遠。富樓那將來成佛之國土，當中的遠近距離好像縮短了，所以「諸天宮殿，近處虛空」，諸天宮殿在虛空當中，與下面的地，非常接近，近得可以「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人與天彼此可通，這邊可以望到彼，天也能「見」到這邊，人見天，天見人，人與天都可以來來去去一樣。其中的道理，其實是我們業報，眼光不遠不銳，所以看不遠，更不見天；假若得六根清淨時，再遠的也可以看到了。另一方面，我們的虛空中有許多東西障礙住；假若虛空清淨無障礙，很遠的地方也能看到。法明如來那時代的眾生，眼根特別明銳，佛土也非常清淨，所以可以與天人兩得相見。

無諸惡道，亦無女人，一切眾生皆以化生，無有淫欲。得大神通，身出光明，飛行自在，志念堅固，精進智慧，普皆金色，三十二相而自莊嚴。其國眾生常以二食，一者、法喜食，二者、禪悅食。有無量阿僧祇千萬億那由他諸菩薩眾，得大神通、四無礙智，善能教化眾生之類，其聲聞眾，算數校計所不能知，皆得具足六通<sup>78</sup> 三明<sup>79</sup> 及八解脫<sup>80</sup>。其佛國土有如是等無量功德莊嚴成就。劫名寶明，國名善淨。<sup>81</sup>

這淨土中「無」三「惡道」，「亦無女人」。這不是女人生不去，而是生到其國即變成大丈夫相。有男有女就有淫欲，沒「有淫欲」，就是靠蓮花「化生」（此簡別博物學<sup>82</sup>所指蝴蝶之化生——應叫濕生），化則從無而有之謂。

生於法明如來淨土中的人，都「得大神通」，「身」體會放「光明」，「飛行自在」，

<sup>78</sup> [後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9（10 經）《十上經》（大正 1，54b9-11）：云何六證法？謂六神通：一者神足通證，二者天耳通證，三者知他心通證，四者宿命通證，五者天眼通證，六者漏盡通證。

<sup>79</sup> (1) [後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8（9 經）《眾集經》（大正 1，50b3-4）：復有三法，謂三明：自識宿命智明、天眼智明、漏盡智明。

(2) 龍樹造，[姚秦]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1 序品〉（大正 25，71c14-15）：宿命、天眼、漏盡，名為三明。

<sup>80</sup> (1) [後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10（13 經）《大緣方便經》（大正 1，62b20-25）：

八解脫，云何八？<sup>[1]</sup>色觀色，初解脫；<sup>[2]</sup>內無色想，觀外色，二解脫；<sup>[3]</sup>淨解脫，三解脫；<sup>[4]</sup>度色想，滅有對想，不念雜想，住空處，四解脫；<sup>[5]</sup>度空處，住識處，五解脫；<sup>[6]</sup>度識處，住不用處，六解脫；<sup>[7]</sup>度不用處，住有想無想處，七解脫；<sup>[8]</sup>滅盡定，八解脫。

(2) 參見 [唐] 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85（大正 27，434b15-438c1）。

(3) 龍樹造，[姚秦]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21〈1 序品〉（大正 25，215a7-10）：

八背捨者，內有色，外亦觀色，是初背捨。內無色，外觀色，是第二背捨。淨背捨，身作證，第三背捨。四無色定及滅受想定，是五。合為八背捨。

(4)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四章，第三節，第二項〈大乘定學〉，p.1212：

八背捨就是八解脫。

<sup>81</sup> (1) [姚秦]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 9，27c25-28a5）。

(2) 亦參 [西晉]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 5〈8 授五百弟子決品〉（大正 9，95c29-96a8）。

<sup>82</sup> 博物學：1.研究自然界各種事物的學科。2.研究動物、植物、礦物等學科的總稱。（台灣《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www.guoxuedashi.com/hydc/d/tw\\_23222x.html](http://www.guoxuedashi.com/hydc/d/tw_23222x.html)，瀏覽日期 2019 年 07 月 23 日）。

而且都是「志念堅固」不會退，「精進」修佛之「智慧」；膚色都是一致的黃「金色」，其有「三十二相」，與佛一樣的「莊嚴」。如東方藥師佛發願，將來成佛，生其國土之眾生，令皆黃金色，無有黑、白、赤等膚色差別，一律平等平等。<sup>83</sup>

生「其國」「眾生」有「二」種「食」：「一」是「法喜食」，「二」是「禪悅食」。「食」即營養，我們營養從食物中來，但是食東西不一定有營養，如毒藥即不名食，凡能維持生命的才謂之食。佛法把食分四類說：一、段食，即粗搏食，日常茶飯等飲食，所食的是物質的食料，可分為多少餐次段落，故叫段食，印度人以手捉來食，故曰粗搏食。二、觸食，即六根發六識，認識六塵境界的觸，特別是合意觸生起的喜樂受，即能資益生命力，使身心健康，故有「人逢喜事精神爽」<sup>84</sup>的話。三、意思食，即是意欲思願，亦即是人類的希望，有希望才能資益身心，使人振作起來，維持下去。四、識食，指「有取識」，執取身心與染愛相應的識，人最初投胎的時候，即以此識攝赤白二滲成為有機體的生命而展開。<sup>85</sup>

淨土若有搏食，便有大小便，出汗污濁極了；若有觸、識、意思食即是有漏的。故法明如來的淨土，唯有法喜食——由聽佛說法，對法上生起法喜，引生無比的喜悅，可以維持生命。還有，學佛的人，修定參禪成功，是最營養不過了，因世上最快樂莫過於禪定，如初禪——離生喜樂，二禪——定生喜樂，均有喜有樂，三禪是離喜妙樂，<sup>86</sup>所以修禪定的人最為健康，但不會胖。禪是身心徹底的輕鬆、休息，人的毛病就是身心疲勞，一得定心血氣都暢通，有輕安之樂，故將來於淨土中，聽聞受持，或為人說法，修定即可以維持生命的延續。

其國大小乘聖者都有。「有無量阿僧祇千萬億那由他諸菩薩眾」，都「得大神通」，具「四無礙智」，是「善能教化眾生」的大菩薩。還有「不」可「算數」的「聲聞眾」，他們「皆得具足六通三明」、「八解脫」等。至此均說明「國土」「莊嚴」的事情。

「劫名寶明，國名善淨。」這是第三、第四兩個事情。那個時劫叫寶明劫，像我們

<sup>83</sup> [唐]玄奘譯，《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大正 14，405a7-14）：

第一大願：願我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自身光明，熾然照曜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以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莊嚴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無異。

第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徹，淨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焰網莊嚴，過於日月；幽冥眾生，悉蒙開曉，隨意所趣，作諸事業。

<sup>84</sup> [明]吳承恩，《西游記》，第三十五回：

「這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上心來瞌睡多」。即人遇到喜慶之事則心情舒暢。

<sup>85</sup> (1)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 8 (9 經)《眾集經》（大正 1，50c1-2）：

復有四法，謂四種食：搏食、觸食、念食、識食。

(2) 印順法師，《佛法概論》，第五章，第一節〈有情的延續〉，pp.71-75。

<sup>86</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44 〈12 釋句義品〉（大正 25，381b13-23）：

九次第定。何等九？離欲離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滅諸覺觀內清淨故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入第二禪；離喜故，行捨，受身樂，聖人能說能捨，念、行樂，入第三禪；斷苦樂故，先滅憂喜故，不苦不樂、捨，念淨，入第四禪；過一切色相故，滅有對相故，一切異相不念故，入無邊虛空處；過一切無邊虛空處，入一切無邊識處；過一切無邊識處，入無所有處；過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有想非無想處；過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入滅受想定。



現在叫賢劫；<sup>87</sup>那個國土叫善淨，等於我們現在叫娑婆世界、阿彌陀佛的世界叫極樂世界一樣。這兩者，一個是時劫的名字，一個是世界的名稱。雖然只有一句話，是授記六義當中的兩個事情。「寶明」——珍寶之明，「善淨」——善根清淨。

### （二）佛壽無量

其佛壽命，無量阿僧祇劫，法住甚久。<sup>88</sup>

這是講「佛壽」，佛的壽命有「無量阿僧祇劫」。「法住甚久」，佛在世時，當然有佛法，就是佛滅度以後「法」還在世間一個時候。或者是正法住世、或者是像法住世，<sup>89</sup>現在不分正法、像法，總之佛的壽命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彼佛之法，也是住世很久，也可以說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這是講「佛壽與法壽」。

### （三）佛滅起塔

佛滅度後，起七寶塔遍滿其國。<sup>90</sup>

這是講佛涅槃以後的事情。「佛」涅槃以「後」普通都是火化<sup>91</sup>，「起七寶塔」供養佛的舍利子，「遍滿」善淨「國」土的每一個角落，大家普遍地種福。這與中國人一向習俗大有不同，中國人對身體看得很重要，無論父母，或有地位的人、有功德的人、世間賢聖，死後全身葬起來；在印度的觀念不是這樣，佛法的觀念不是這樣，所以佛涅槃火化以後，舍利都分散讓大家供養，大家都得到福報。所以「七寶塔遍滿其國」，像從前阿育王即起八萬四千塔供養釋迦牟尼佛的舍利，遍佈閻浮提。<sup>92</sup>

<sup>87</sup>〔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1（1經）《大本經》（大正1，1c19-25）：佛告諸比丘：「過去九十一劫，時，世有佛名毘婆尸如來、至真，出現于世。復次，比丘！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棄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比丘！即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毘舍婆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名拘樓孫，又名拘那含，又名迦葉。我今亦於賢劫中成最正覺。」

<sup>88</sup>（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a5-6）。

（2）亦參〔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5〈8授五百弟子決品〉（大正96a8-9）。

<sup>89</sup>（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32（906經）（大正2，226c6-8）：

如是，迦葉！如來正法欲滅之時，有相似像法生；相似像法出世間已，正法則滅。

（2）〔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1〈1三律儀會〉（大正11，6a10-12）：

迦葉！我滅度後末法之時，及與汝等已般涅槃，不為諸天之所信護。

<sup>90</sup>（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a6-7）。

（2）亦參〔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卷5〈8授五百弟子決品〉（大正9，96a8-10）。

<sup>91</sup>〔東晉〕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卷3（大正1，207a8-23）：

爾時，迦葉既聞此語，心懷惆悵，怪責阿難曾不呵止致此點汙，即以香華，供養佛棺，禮拜讚歎。皆悉畢已，於是雙足自然還入，迦葉即便還下於地。以佛力故香積自然，四面火起，經歷七日，寶棺融盡。於時諸天，雨火令滅，諸力士眾收取舍利。以千張氈纏佛身者，最裏一張及外一重，如本不然，猶裹舍利。當爾之時，虛空諸天雨眾妙華，并作伎樂，歌頌讚歎，供養舍利。時，諸來眾及以力士，皆悉各設種種供養。諸力士眾，即以金甕收取舍利，置寶輿上，燒香散華，作眾伎樂，還歸入城。起大高樓而以舍利置於樓上，即嚴四兵，防衛守護。唯聽比丘及比丘尼，得入禮拜，種種供養。其餘國王及婆羅門，長者居士，一切人民，皆不聽前。

<sup>92</sup>（1）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二章，第一節，第三項〈阿育王大興塔寺〉，p.53：

授記六個事情到此為止。

長行之後，又有偈頌，稍與長行不同。

癸二 偈頌

子一 頌述本迹

丑一 總發諸聲聞迹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比丘諦聽！佛子所行道，善學方便故，不可得思議，  
知眾樂小法，而畏於大智。是故諸菩薩，作聲聞緣覺，  
以無數方便，化諸眾生類，自說是聲聞，去佛道甚遠，  
度脫無量眾，皆悉得成就，雖小欲懈怠，漸當令作佛，  
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聞，少欲厭生死，實自淨佛土，  
示眾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子如是，方便度眾生。  
若我具足說，種種現化事，眾生聞是者，心則懷疑惑。<sup>93</sup>

上面只說滿慈子一人，現在擴大來說。像這一種菩薩表面看起來是聲聞弟子，不只富樓那一人，如以前說過的舍利弗、四大聲聞等，都是大菩薩。釋迦牟尼佛叫「諸比丘」細細「諦聽」，好好地聽，「佛」弟「子」（即菩薩）「所」修「行道」即菩薩道，還有「方便」道是不可思議，因為修菩薩道是方便權巧，「故」修菩薩法有許許多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中國古書也有「權」<sup>94</sup>字，權巧方便，事情明明應該是這樣，但為教化眾生，不妨不這樣作，實際上是這樣，但為達到化生之目的，不妨與實際上不同一點，這即是方便權巧。例如父母愛小孩，捨不得罵，但小孩不乖，母親表現很生氣，罵他幾句，其實內心還是愛他的。所以菩薩以利益眾生為原則，有時菩薩憫念眾生，也可以用特別的辦法。中國古代禪宗祖師呵佛罵祖，美國人研究禪宗者不贊成這種方式，他們認為自己對佛崇拜恭敬都來不及，怎麼還呵佛罵祖？說一些不三不四的話？他們的講法是對的，若約聲聞小乘佛教說，絕對要這樣講；但菩薩為了利益眾生則不妨這樣表現一下，可是這是方便權巧，不能普遍用，只是以毒攻毒，偶一為之，否則副作用就大了。菩薩若無方便善巧，即不成其為菩薩。講戒，聲聞戒重團體規律，雖為救人亦不能違越團體規律，菩薩則可方便。但不是真正菩薩而行此方便，則會方便出下流，佛教也就沒表徵了。

菩薩「知」道大家歡喜「小法」，因他們小心小量，聽到「大智」慧就怕，以少為足，「菩薩」只好「作聲聞緣覺」。菩薩作聲聞緣覺，一方面看起來與他們同樣是聲聞緣

---

阿育王塔所藏的舍利，是從八王舍利塔中取出來的。但只取了七處，羅摩聚落（Rāmagrāma）塔的舍利，沒有取到。這是將過去集中在七處的舍利，分散供養。舍利放在寶函（《傳》作「寶篋」）中，然後送到各處去造塔供養。

（2）〔梁〕僧伽婆羅譯，《阿育王經》卷1〈1 生因緣〉（大正50，135a25-29）。

<sup>9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a7-23）。

<sup>94</sup> 權：佛教語。方便。與「實」相對。適於一時之法曰權，究竟不變之法曰實。《文選·王中〈頭陀寺碑文〉》：「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李善注：「權，方便也。」隋智顛，《摩訶止觀》卷3：「權謂權謀，暫用還廢；實為實錄，究竟旨歸。」（《漢語大詞典》（四），p.1359）

覺，因此可以以聲聞緣覺法教化他們；另一方面，菩薩以聲聞緣覺身分領導他們，菩薩自己迴向佛道，他們也跟著迴向佛道。如觀世音菩薩，「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sup>95</sup>「以無數方便化」導「諸眾生類」，他說「自」己「是聲聞」，修習小乘法，自己不是修習佛道的，當然離「佛道」很「遠」。他自居聲聞地位、自稱是聲聞，才能夠「度脫無量眾」生，使他們都能「成就」佛道。「雖小欲懈怠，漸當令作佛」，這類眾生「小欲」，理想小、沒有高大的理想，小心小量；「懈怠」，不能精進難行苦行；對於這種人，菩薩還是慢慢教化他們成佛。所以這類菩薩是「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聞」，如何內祕菩薩行呢？外面看不到，表面外現聲聞姿態——少欲知足，吃穿用的一切不希求好，厭離生死，可是實際上是為淨佛土，以無邊的淨法欲，嚴淨佛土。

「少欲厭生死」，約「少欲」說，菩薩不一定少欲，如大富長者資財<sup>96</sup>無量無邊，或執政的高官，正可利用這個來廣行菩薩道。<sup>97</sup>所以看起來樣樣要，但不是為了自己穿吃用。約「生死」說，大菩薩要住於生死，才能慈濟眾生，莊嚴「淨」「土」。

「示眾有三毒，又現邪見相」，聲聞弟子總是從凡夫來出家修行，當然內心之貪瞋癡「三毒」，有的還有「邪見」，如舍利弗、目犍連本於外道邪見處出家，後來出家，許多弟子也跟從他們到佛法中來，<sup>98</sup>這都是菩薩為了引導初學之聲聞眾所化的方便。你有三毒、邪見，我也有三毒、邪見，我是從慢慢修行中進步而來，那班小心量者也就不怕難，鼓起勇氣學他了，所以菩薩要外現聲聞身。「我弟子如是，方便度眾生」，我許多菩薩弟子都是這樣，內祕菩薩行，外現聲聞身，以此為方便來度眾生。

這許多事，「若」樣樣都「說」的話，「眾生」聽了要起「疑惑」的，故少講。不但

<sup>9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7〈25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大正9，57a25-26）。

<sup>96</sup> 資財：1.錢財物資。（《漢語大詞典》（十），p.203）

<sup>97</sup> (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61〈39入法界品〉（大正10，330b16-28）：

佛子！此諸菩薩，或時示現無量化身雲，或現其身獨一無侶。所謂：或現沙門身，或現婆羅門身，或現苦行身，或現充盛身，或現醫王身，或現商主身，或現淨命身，或現妓樂身，或現奉事諸天身，或現工巧技術身。往詣一切村營城邑、王都聚落、諸眾生所，隨其所應，以種種形相、種種威儀、種種音聲、種種言論、種種住處，於一切世間猶如帝網行菩薩行。或說一切世間工巧事業，或說一切智慧照世明燈，或說一切眾生業力所莊嚴，或說十方國土建立諸乘位，或說智燈所照一切法境界，教化成就一切眾生，而亦不離此逝多林如來之所。

(2) 印順法師，《無諍之辯》，十一〈談入世與佛學〉，pp.197-198：

大乘經中，或從宣揚佛法以表達大乘，如維摩長者那樣，到處方便攝導，利益眾生。論究學問也好，經營實業也好，從事政治也好，辦理教育也好……那一樣不表達大乘的入世？從參學佛法以表達大乘，如善財童子所參訪的善知識——法官也有，語言學家也有，比丘、比丘尼也有，航海家也有，工程師也有，嚴刑、善政的政治家也有……那一樣不表達大乘的入世？以善財參訪的善知識來說，利益眾生的大乘，是遍及人間一切正行的。大乘行者，站定自己崗位，各守本分。不但自己從事的事業，是正行而有益於人生，而又藉此事業，攝受同願同行，從自己當前的事情，融入佛法而導歸大乘。所以製香師說香法，航海家說海法、船法，語言學家說語言法……。自己所行的，就是自己所攝導眾生的。自己所教化的，就是自己所行的。所以大家都說：「我但知此一法門。」一切正行的總和，表現了法界莊嚴無盡的大乘法門。

(3) 印順法師，《佛法概論》，第十六章，第二節〈特殊的信眾行〉，pp.213-215。

<sup>98</sup> [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16（大正22，110b7-c6）。

釋迦在大通智勝佛時為十六王子之一，<sup>99</sup>其實舍利弗、目犍連、富樓那等亦都一向幫忙佛，揚化度生了。經說：舍利弗發了菩提心，後來又退心，<sup>100</sup>這都是示現的，表現菩薩仍會退大趣小。

### 丑二 別頌滿慈子迹

今此富樓那，於昔千億佛，勤修所行道，宣護諸佛法，為求無上慧，而於諸佛所，現居弟子上，多聞有智慧，所說無所畏，能令眾歡喜，未曾有疲倦，而以助佛事，已度大神通，具四無礙智，知諸根利鈍，常說清淨法，演暢如是義，教諸千億眾，令住大乘法，而自淨佛土，未來亦供養，無量無數佛，護助宣正法，亦自淨佛土，常以諸方便，說法無所畏，度不可計眾，成就一切智，供養諸如來，護持法寶藏。<sup>101</sup>

上說富樓那本迹分為三段，現總合起來說。「富樓那於」過去「千億佛」所，「勤修」菩薩「道」，「宣」揚「護」持「諸佛」之「法」，目的「為求無上」佛「慧」。「而」他「於諸佛所」，「現」出聲聞相，都是「居」於聲聞「弟子」中之最「上」首，佛的話聽得多，如阿難一樣的「多聞」，記性好、「有智慧」，故為眾生「說」法能「無所畏」，「藝高人膽大」<sup>102</sup>，「能」於法空義通達無礙故，「令眾」生聽後發「歡喜」心，精進度化眾生，從無倦色<sup>103</sup>（中國孔子也有「誨人不倦」<sup>104</sup>之德），「以助佛事」。從前佛與外道辯論，佛叫外道摸自己的腋下，乾乾淨淨沒有汗珠；而外道因怕遂汗流浹背，因沒有無所畏的緣故。<sup>105</sup>這約富樓那說法方面說。

<sup>9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7 化城喻品〉（大正9，25b23-c6）。

<sup>100</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 譬喻品〉（大正9，11b9-12b3）。

(2)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2〈1 序品〉（大正25，145a17-b1）：

問曰：云何名不到彼岸？

答曰：譬如渡河未到而還，名為不到彼岸。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渡布施河。時有乞人來乞其眼，舍利弗言：「眼無所任，何以索之？若須我身及財物者，當以相與！」

答言：「不須汝身及以財物，唯欲得眼。若汝實行檀者，以眼見與！」

爾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嗅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腳蹋。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等，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強索之，既得而棄，又以腳蹋，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脫生死。」

思惟是已，於菩薩道退，迴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直進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

<sup>10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a23-b8）。

<sup>102</sup> 藝高人膽大：謂人有真本事，始能勇往無畏。（《漢語大詞典》（九），p.601）

<sup>103</sup> 倦色：懈怠厭倦的神色。（《漢語大詞典》（一），p.1518）

<sup>104</sup> 誨人不倦：教誨別人有耐心，不厭煩。（《漢語大詞典》（十一），p.235）

<sup>105</sup> (1)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30〈37 六重品〉（10 經）（大正2，716b4-7）：  
爾時，世尊舉三法衣，示尼健子曰：「汝觀如來腋無流汗；然汝今日返更有汗，乃徹乎地。」是時，尼健子復默然不對。

(2)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26〈1 序品〉（大正25，251c10-21）。

一方面，說他能說法，因為他「已度大神通」（「度」有一種「已達到」的意思），即他已達到大神通。「具四無礙智」，於眾生之「諸根利鈍」皆能無礙，「常」演「說」最極「清淨」之佛「法」。

從過去千億佛如此，於未來諸佛亦復如是，助佛教化「令」眾生安「住」於「大乘法」，都是為了嚴「淨佛土」。時「常」以種種「方便」，「說法無所畏」，所「度」之眾生更「不可計」數，這一切都是為了「成就一切智」。

這裡有二件重要的事：一、「供養諸如來」，以身心供養，即一心一意，所作所為之一切，都是為了「供養諸如來」。二、「護持法寶藏」，對佛「法寶藏」能夠好好地「護持」，使佛法一天天光大開展出去，才是真正的「護持法寶藏」；並不是把藏經放之於高閣，不聞不問，如果這樣的話，佛法怎可以發揚？「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

### 子二 頌與授記

其後得成佛，號名曰法明，其國名善淨，七寶所合成，劫名為寶明。<sup>106</sup>

富樓那將來「成佛」，「號名曰法明」如來，「國」土「名善淨」，都是「七寶所合成」，那時代的「劫名」是「寶明」。

菩薩眾甚多，其數無量億，皆度大神通，威德力具足，充滿其國土，聲聞亦無數，三明八解脫，得四無礙智，以是等為僧，其國諸眾生，婬欲皆已斷，純一變化生，具相莊嚴身，法喜禪悅食，更無餘食想。無有諸女人，亦無諸惡道。<sup>107</sup>

其佛國土有「無量億」的「菩薩眾」，很「多」很多，且是具有「大神通」與「威德力」的（內有德可敬，外有威可畏）。有很多修證者，人見了他即起敬畏，這是他內生功德成就以後，流露於外的相貌。

不但有菩薩僧，還有「無」量「數」的「聲聞」僧，都具有「三明」、六通、「八解脫」，已「得四無礙智」，因這許多聲聞都能說法，故這裡特別提出四無礙智；老師是如此，其弟子亦如此，這是氣氛相同的緣故。法明如來淨土即「以」這些人「為僧」眾，有菩薩僧、有聲聞僧，與西方阿彌陀佛，和此界釋迦佛一樣。有的佛國土，有菩薩、有聲聞，有的佛國土中菩薩少，聲聞多；有的佛國中純以菩薩為僧。這些差別，由於佛教化眾生根性之不同。

這「國」土的「眾生」，都是「斷」了「婬欲」的。斷欲有二種：一是伏斷，在某種環境、範圍之內，婬欲心不現起，如得初禪定即能伏斷。因要得初禪必須離欲。<sup>108</sup>故

<sup>10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b9-11）。

<sup>10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b11-20）。

<sup>108</sup>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71（大正27，860a16-17）：

離欲界染時，得初靜慮。

有「離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定生喜樂……離喜妙樂……捨念清淨……」<sup>109</sup>但這不是畢竟斷；定力退了，仍會起的。二是畢竟斷，連根拔出的斷。

有一種是不起，但不是斷，如小孩，根本不懂什麼叫淫欲，你說他不起嗎？年紀大起來還是會發起的，好像根種在裡面，長大了就會發起來了。這不算斷，只是在心中暫時不起。若要在心中不起，那還容易，要能暫斷就不容易，徹底斷更難。以極樂世界來講，念佛者往生極樂世界，蓮花化生，生到那裡還有淫欲嗎？沒有了，那裡都是男人，還有什麼淫欲啊。將來還會變成女人退下來嗎？不退了。將來要得無生法忍，花開見佛，都要成就，可以說不會再退轉。生到那裡，淫欲有斷掉嗎？其實沒有斷掉，但是因緣不具足，再也不會生起淫欲了。這個地方應該也是一樣，生到此淨土以後，因為生理變化，沒有因緣，不會再生起淫欲來。

「具相莊嚴身」，上面說都是金色、三十二相。「法喜禪悅食，更無餘食想」，不像我們，我們有時聽佛法也聽得很歡喜，有時想到肚子餓就想吃東西。這裡的淨土就不會，只有法喜食、禪悅食這兩種，其餘的食想不會有了。「無有諸女人，亦無諸惡道」，沒有女人也沒有惡道，這麼一個清淨的地方。

**富樓那比丘，功德悉成滿，當得斯淨土，賢聖眾甚多，  
如是無量事，我今但略說。**<sup>110</sup>

「富樓那」成佛時，一切「功德」都圓「滿」「成」就了，所以能「得」這樣清「淨」莊嚴的國「土」，「賢聖」僧「眾」又是那麼「多」，那些「無量」無邊的化現之「事」，「我」釋迦現在約「略說」畢。到這裡為止，於千二百的弟子當中，佛先特別為富樓那授成佛之記，發顯他是「內祕菩薩行，外現聲聞身」的本迹。而且不但他一個人如此，上述諸聲聞弟子，也都是化現的。

辛二 授餘聲聞記

壬一 受記

癸一 請記

爾時，千二百阿羅漢心自在者，作是念：我等歡喜，得未曾有。若世尊各見授記，如餘大弟子者，不亦快乎。<sup>111</sup>

「千二百阿羅漢」請記，請佛為其授記，願佛為其授記。當佛為富樓那授記完畢之時，「千二百」「心」得「自在」的「阿羅漢」（心得自在，即恒住於法樂，不隨外境所轉，心得解脫自在），都「作」此「念」：「我」們從來沒有這樣「歡喜」，因見佛為富樓那等聲聞弟子「授記」，自己亦應將蒙佛授記。正如父母分東西給孩子，老大、老二已各有一份，小弟弟的雖然還未到手，但料想中必有一份的，所以心生歡喜。因此聲聞弟子們見佛為富樓那等授記，心甚歡喜，便作念：如果佛亦於大眾前為我們「授記」，「如」

<sup>109</sup> (1)〔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46〈12 菩薩品〉（大正5，262b5-12）。  
(2)另參見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7〈1 序品〉（大正25，186a4-186b23），卷20（212a16-20）。

<sup>11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b20-22）。

<sup>11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b23-25）。

上來「大弟子」一樣，那真太好了。默默在心中發出他們的希望，懇求佛為自己授記。至此，聲聞弟子的根機已成熟，佛即為他們授記。

**癸二 授記**

**子一 長行**

**丑一 總記千二百人**

佛知此等心之所念，告摩訶迦葉：是千二百阿羅漢，我今當現前次第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sup>112</sup>

「佛知」聲聞弟子們「心」中的懇求和希望，於是對大弟子「摩訶迦葉」說，亦即對大眾說：這「千二百阿羅漢」，「我今當現前次第」為他們「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授記有兩種：一、現前授記，即佛在此人面前，對他說：你過多少劫數，即當成佛，號什麼名字，國土叫什麼等。二、不現前授記，此弟子不在，佛於大眾前說：某人於某時劫，當得作佛等。<sup>113</sup>現在是總說，下面分別授記。

**丑二 別記憍陳如**

於此眾中，我大弟子憍陳如比丘，當供養六萬二千億佛，然後得成為佛，號曰普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sup>114</sup>

「於」千二百阿羅漢「中」，先為「大弟子憍陳如」授記。憍陳如是佛法會上無量無邊弟子中，第一個開悟的人，<sup>115</sup>雖然他的智慧、神通功德，不一定比別人好，但以開悟時間上說，他是最早的，是佛的第一弟子。現佛為他授記：在未來世要「供養六萬二千億佛」，聞法修行，助佛揚化，「然後」「成」「佛」，名「普明如來」，具足十號。

**丑三 別記五百人**

其五百阿羅漢：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迦留陀夷、優陀夷、阿菴樓駄、離婆多、劫賓那、薄拘羅、周陀<sup>116</sup>、莎伽陀<sup>117</sup>等，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sup>11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b25-27）。

<sup>113</sup> (1)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2（大正15，638c13-15）：

菩薩授記凡有四種。何謂為四？有未發心而與授記、有適發心而與授記、有密授記、有得無生法忍現前授記，是謂為四。

(2)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2（大正15，639a16-b11）。

(3)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76〈61夢中不證品〉（大正25，597a24-b2）。

<sup>11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b27-c2）。

<sup>115</sup> (1)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15（379經）（大正2，103c13-104a11）。

(2) [北涼]馬鳴造，曇無讖譯，《佛所行讚》卷3〈15轉法輪品〉（大正4，30b17-19）：

憍憐即白佛：「已知大師法。」以彼知法故，名阿若憍憐，於佛弟子中，最先第一悟。

<sup>116</sup> (1) [西晉]法炬共法立譯，《法句譬喻經》卷2〈16述千品〉（大正4，588c27-589b14）

(2)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31（大正23，794c26-797a22）。

(3) 釋厚觀，《福慧集（九）佛典故事⑧》，〈愚人自說愚，此名為智者，愚者妄稱智，此謂真愚癡〉，pp.70-100，新竹：福嚴精舍，2020年1月。

（原文：<http://media.lwdh.org.tw/lecture/story/20170513.pdf>）

(4) 參見 Lamotte（1994，p.1543，n.1）：《大毘婆沙論》卷180（大正27，902a-c），《法句譬

盡同一號，名曰普明。<sup>118</sup>

於憍陳如外，「其」他「五百阿羅漢」，現舉數代表者名：「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是三迦葉，〈序品〉中已詳記。「迦樓陀夷」，譯為黑光，因全身黑得發亮。「優陀夷」，譯為出現。「阿菟樓駄」，是佛的堂弟，譯為無貧。「離婆多」，譯為星宿。「劫賓那」，譯為房宿。「薄拘羅」，譯為善容，是一位少欲知足的比丘。「周陀」，譯為小路<sup>119</sup>。「莎伽陀」，譯為善來或善去。此五百比丘名字不再列舉，他們成佛時，都「同」「號」「普明」如來。

### 子二 偈頌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憍陳如比丘，當見無量佛，過阿僧祇劫，乃成等正覺，

---

喻經》卷2（大正4，588c28-589b14），《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朱利般特品〉（大正4，197c15-198a3），《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1（大正23，795a-798a），《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17（大正24，85b21-c16）。

<sup>117</sup> (1)〔隋〕吉藏，《法華義疏》卷9〈8 五百弟子授記品〉（大正34，580b4-6）：

「周陀」者，翻為不樂，又云小路。「莎伽陀」翻為善來，本名惡來，外國亦云沙竭陀，亦云沙伽陀。

(2)〔唐〕義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42（大正23，857a14-860a16）

(3)釋厚觀，《福慧集（五）佛典故事④》，〈降龍比丘之因緣〉，pp.193-232，新竹：福嚴精舍，2016年1月。

（原文：<http://media.lwdh.org.tw/lecture/story/20140510.pdf>、  
<http://media.lwdh.org.tw/lecture/story/20140524.pdf>）

(4) 莎伽陀：佛弟子名。音譯莎伽陀、莎婆揭多、修伽陀、蔡揭、沙竭，或莎伽。乃憍閃毗國失收摩羅山浮圖長者之子，出生之時，儀容可愛，父見歡喜，唱言善來善來，因以為名。及長，家道中落，父母俱喪，投靠無門，時人遂稱之惡來。後以行乞維生，其姊（嫁與給孤獨長者之子）知之，深生憐憫而贈與財物，但以其福薄，財物亦為盜賊偷取。與諸乞侶同行時，亦常因其惡業之力，而殃及同伴。

後遇釋尊，釋尊悲憫之，特留半食相贈，並令買青蓮花供養僧眾，諸僧眾以憐憫心故，悉皆受取。時花乃開敷。善來見花開，憶知往昔曾修青處觀。釋尊復為演說法要，便證見諦，獲初果，乃出家離俗，修持梵行，發大勇猛，守堅固心，證阿羅漢果。其後，失收摩羅山有菴婆毒龍為害人民，釋尊為顯發善來之德，便令善來為眾人降伏該毒龍，善來即現神通降伏之。人民皆大歡喜，便設供養致謝。善來飽食後，誤飲酒漿，醉臥於地。釋尊告諸比丘云，善來往日能降伏毒龍，而今醉臥於地，豈能調伏小鱣\*？乃為眾說飲酒之過，並制飲酒戒。（《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七），p.4110）

※鱣（shàn 尸弓、）：I.同「鱣」。《漢語大詞典》（十二），p.1260

鱣（shàn 尸弓、）：亦作「鱣」。黃鱣。魚綱合鰓科。體呈鰻形，具暗色斑點，光滑無鱗。栖息池塘、小河、稻田的泥洞或石縫中。（《漢語大詞典》（十二），p.1260）

<sup>118</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c2-6）。

<sup>119</sup> (1) 按：「小路」即「周利槃陀伽」。

(2) 周利槃特：梵 Cūḍapanthaka, Cullapatka, Kṣullapanthaka, Śuddhipanṭhaka, 巴利名 Cullapanthaka, Cūlapanthaka。為十六羅漢中第十六尊。又作周利槃陀伽、周稚般他伽、注荼半託迦、崑努鉢陀那、咒利般陀伽、朱利槃特、知利滿臺、周羅般陀。略稱般陀、半託伽。意譯為小路、路邊生。係佛世時舍衛城一婆羅門之子，後與兄摩訶槃特（梵 Mahāpanthaka）同為佛陀弟子。稟性魯鈍愚笨，凡學習之教法，誦過即忘，故時人稱之為愚路。（《佛光大辭典》（四），p.3120-3120）



常放大光明，具足諸神通，名聞遍十方，一切之所敬，常說無上道，故號為普明，其國土清淨，菩薩皆勇猛，咸昇妙樓閣，遊諸十方國，以無上供具，奉獻於諸佛。作是供養已，心懷大歡喜，須臾還本國，有如是神力，佛壽六萬劫，正法住倍壽，像法復倍是，法滅天人憂。<sup>120</sup>

偈頌中的文字，有很多是補長行之不足，但很多也是類同的。

「憍陳如比丘」將來「見無量佛」，「過阿僧祇劫」才「成」「正覺」。成佛時「放大光明」，身光、慧光遍照，「具足」種種「神通」，「名聞」「十方」世界，為十方諸佛所讚歎，為「一切」「所」恭「敬」。因為他「常」常說法，為眾生「說」佛「無上道」，如以光明普照眾生，「故」成佛「號」「普明」如來。

「其國土清淨」莊嚴，地平如掌，沒有山林溪谷等崎嶇處。國土中諸大「菩薩」，「皆勇猛」精進，修行佛道。不但平常於「妙樓閣」中修行，並且「遊」行於「十方國」土，「以」種種「無上」妙好的「供」品，「奉獻」供養他方「諸佛」。

「供養」以後，「心懷大歡喜，須臾還」到「本國」，與我們不一樣，供養諸佛以後，須臾間就可以回到本國飯食經行。這裡說菩薩以無上供具供養諸佛，拿各種各樣好的東西供養佛。菩薩如是親近一切諸佛，聽聞正法，侍奉供養，以一切平等心能力所及，皆普遍供養，故能滿足一切功德，這是「神」通「力」才能達到。

普明如來的「壽」命「六萬劫」，「正法住」世十二萬劫，多於佛「壽」一「倍」，「像法」住世二十四萬小劫，比正法住世更增一「倍」。像法之後正「法」消「滅」。依佛法本身說，無所謂滅不滅，佛於世間為眾生說法，應度者已度，佛即入涅槃。佛法住世亦然，應度者度盡，於眾生感應上說，佛法亦消滅，這也是世間諸行無常的軌則。佛法滅，世間黑暗、惡道增多，人天減少，故「天人憂」慮。

其五百比丘，次第當作佛，同號曰普明，轉次而授記。我滅度之後，某甲當作佛，其所化世間，亦如我今日，國土之嚴淨，及諸神通力，菩薩聲聞眾，正法及像法，壽命劫多少，皆如上所說。<sup>121</sup>

長行中授記說五百比丘皆得成佛，此說「五百比丘次第」「作佛」，皆「同號」「普明」如來。雖然現在佛為其授記，但他們成佛時，要前佛為後佛輾「轉次」第「授記」，如釋迦佛成佛後，為彌勒菩薩授記，說明過多少時候，即下生成佛。

五百比丘亦如是，輾轉而授記，說「我滅度」「後」，「某」人即要成「佛」，亦名普明如來，他「所」教「化」的「世間」，「亦如我」現在一樣，「國土」清「淨」莊「嚴」，有大「神通力」，其他「聲聞」「菩薩」「眾」，「正法」、「像法」住世時間，「壽命」「多少」，「皆如上」面「所說」憍陳如比丘一樣，一切相同。

<sup>12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c6-20）。

<sup>12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c20-26）。

故此五百比丘特別合於一處授記，經中亦獨立成一品，將來一位接一位成佛。

**迦葉汝已知，五百自在者，餘諸聲聞眾，亦當復如是，  
其不在此會，汝當為宣說。**<sup>122</sup>

此一頌半，是說一千二百阿羅漢中，除富樓那、憍陳如等五百阿羅漢外，還有其他也應授記作佛者。在其餘的比丘中，還有兩種：一種是現在釋迦佛法會中，一部分則不在此法華會上。在會者佛即為其授記作佛，所授記一切亦與前五百比丘相同；不在法會者亦一樣，你們看見應告訴他們，佛已為你們授記成佛，名普明如來等。故後一頌半是為其餘在會及「不在」「會」的諸阿羅漢授記。

### 王二 悔領<sup>123</sup>

五百弟子得到佛授記後，深深懊悔，同時亦深心歡喜，對此大乘道理，過去如來曾與他們結法緣，現在令他回小向大等道理，都已領解<sup>124</sup>。如上面上根人舍利弗及中根人四大聲聞，皆於領解後，佛方為之授記。

現在下根人在佛為之授記後才說出來，一方面是懊悔從前的錯誤，一方面是領解佛所說回小向大的深意。

### 癸一 長行

#### 子一 法說

爾時，五百阿羅漢於佛前得受記已，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禮足，悔過自責：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竟滅度，今乃知之，如無智者。所以者何？我等應得如來智慧，而便自以小智為足。<sup>125</sup>

「五百」弟子蒙「佛」「授記」後，「歡喜」得不得了，從自己「座」位「起」來，至「佛前」頂禮，自己責備自己。這在經中常有記載，弟子們自己作錯了事，或說錯了話，佛批評他，便立刻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悔過自責」，現在對佛說：「世尊！我」們「常」常以為「自」己「已得」到「究竟滅度」，修聲聞行，證阿羅漢果，得涅槃寂滅，即是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得到究竟涅槃了。現在才知道並不是究竟滅度，才知道自己是多麼愚癡，什麼都不懂。這還不要緊，最可惜者是我們本「應」該要「得」到的「如來智慧」，但以為「小」乘已滿「足」，不再希求，如《涅槃經》中說：見明珠不要而取玻璃珠子，這樣失去種種功德大利，最愚癡不過了。<sup>126</sup>如來慈悲教化，而自己卻不能體貼佛的苦心，如孩子不聽父母的教訓。於是五百弟子在悔領自表中，說了下面最有名的譬喻——繫珠喻。

<sup>122</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8c27-29）。

<sup>123</sup> 〔唐〕窺基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34，804a15-17）：  
贊曰：下第二大段五百人記。有四：一心怖，二許可，三正記，四悔領。

<sup>124</sup> 領解：3.領悟理解。（《漢語大詞典》（十二），p.284）

<sup>12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9a1-5）。

<sup>126</sup>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10〈4 如來性品〉（大正12，423b12-15）：

復次善男子！譬如商人有無價寶，詣市賣之。愚人見之，不識輕笑。寶主唱言：「我此寶珠價直無數。」聞已復笑，各各相謂：「此非真實，是頗梨珠。」

子二 喻說

丑一 醉迷繫珠喻

世尊！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與之而去。其人醉臥，都不覺知。起已遊行，到於他國。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所得，便以為足。<sup>127</sup>

喻——「譬如有」一「人」，去他「親友家」，親友請他吃飯，還備了好酒菜，這人酒足飯飽，竟「醉」「臥」在親友家裡。他的「親友」這時因「官事」（即現在的公事）要遠「行」，不得不離開，想到這人生活潦倒，臨走時把一顆「無價寶珠」送給他，因怕放在外面會掉失而替他縫在「衣」服「裏」，然後就離開了。那「人醉」在那裡，糊糊塗塗地什麼都「不」曉得，無價寶在身上也不曉得。酒醒以後，親戚也不在，他就回去了。這人回家後因經濟困難，為了找生活而到處流浪，「起已遊行，到於他國」。離開自己家鄉而跑到另一個國家去，「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為僅可糊口<sup>128</sup>的生活而辛苦工作。這樣離鄉背井到別的國家去，辛苦工作稍稍「有所得」而心滿意「足」了；人都有這樣的觀念，生活困苦時有口飯吃能生活下去，就滿足了。

此「人」喻三界生死眾生，過去在大通智勝佛時，是十六沙彌座下聞法的聽眾。

「親友家」，喻菩薩之處。這裡是領解〈化城喻品〉大通智勝佛時結法緣之事，親近十六菩薩沙彌聞法。

「醉酒而臥」，這句話一向有許多不同解說。一方面，喻眾生無始以來即有無明，不見真理，於生死長夜中顛倒糊塗，有如喝醉了酒一樣；他雖然以前曾親近十六菩薩沙彌聞法，而還沒見真理，好像還是被無明之酒所醉一樣。以此譬喻，這人無論有沒有到親戚家裡去，他都是糊裡糊塗的。眾生親近菩薩，沒有見真理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樣；他沒有到菩薩那裡時也是糊糊塗塗地，一向以來都是糊糊塗塗地，不過這譬喻形容有菩薩為之說法，亦未能令其徹底明白過來，他到了菩薩那裡，好像喝醉了酒，糊糊塗塗地，其實他本來就是這樣糊裡糊塗的。另一意義說：酒是親友請他喝的，在古三論師解釋為：迷教成執。<sup>129</sup>酒是佛教所戒的，但在世間上，從好的方面說：能通血脈。喻菩薩為眾生說法，豈料眾生不但迷昧<sup>130</sup>不懂，反於佛法真義上起迷執，若說涅槃即執涅槃，說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皆執為實有，說什麼執什麼，不了解菩薩所說真正意義，猶如醉酒。

「官事當行」，喻菩薩為了利益眾生，到有緣眾生那個地方去作弘法事業，別處眾生根機成熟，菩薩即要弘法去。雖然，菩薩為了利益眾生到別的地方去，但是對於這一

<sup>12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9a5-10）。

<sup>128</sup> 糊口：喻勉強維持生活。（《漢語大詞典》（九），p.232）

<sup>129</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9〈8五百弟子授記品〉（大正34，581b3-10）：

文云「醉酒而臥」，酒者親友所設也，醉者貧人飲酒而醉也。昔說《法華》，即大宗中道無相教為酒，**滯教為醉，迷理為臥**，故經云「持空三昧瓶以盛無相酒」。

問：何以酒喻教耶？

答：酒有歡適義，喻聞教歡喜自知作佛；二、酒有昏迷義，喻其**因教起迷**。今喻大乘，正欲明三根聲聞中途迷教義，故正借酒為喻，是以命初即云醉酒而臥。

<sup>130</sup> 迷昧：迷惑暗昧。（《漢語大詞典》（十），p.817）

個聽過菩薩說法的人，即譬喻中到親戚家裡的人，來到以後，總是令他得到一些東西。他到菩薩那裡去，菩薩請他吃好東西，等於對他說法；他雖然是迷醉，他還是從菩薩那裡得到一個東西——無價寶珠。「無價寶珠」，喻菩提心寶，菩薩為他們說大乘法，令發菩提心，他們從十六沙彌處聞此《法華經》，而種下了大乘善根。其實這無價寶珠，是自己發心，在內心中發起菩提心，為什麼說是親友給他繫上去的呢？因為菩薩為他說法，他才發起菩提心，好像是菩薩給他一樣，所以說「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繫在他的衣裡面。為什麼不是外面呢？菩提心一旦發起，存在我們的內心，以唯識而言，存在種子——阿賴耶識中，很微細的存在著，並不如我們的眼識、耳識、鼻識般在外面。這眾生發起菩提心以後，菩薩即到其他地方弘法利生去了。「繫其衣裏」如在無明生死中，遇佛菩薩的化導而發菩提心。他們雖曾聞大乘經，發菩提心，但由於執法起迷不斷無明煩惱，已把這事忘記了，於生死長夜中，為無明所迷醉。十六位菩薩沙彌，生生世世皆在為他們說《法華經》，但他們忘掉了，故退大取小。

在佛法功德中有兩種，有一種是要失掉的，如普通的布施、持戒等福報，時間久了皆成為過去。不失者如小乘法中的開悟見道，證得初、二、三、四果，證悟之功德永不退。大乘法中的菩提心寶，不發則已，一發永久不退，不管已經忘記，或下墮於地獄等三惡道，所發過之菩提心，於心中永不失掉。

佛法中讚歎菩提心如金剛鑽，<sup>131</sup>大的固然值錢，碎的同樣價值很高。又如出家人受的比丘戒或沙彌戒，如果犯了枝末小戒，可以懺悔清淨，猶如杯子，少少裂了可以補；若犯根本大戒，一犯即是破戒，一生都完了，是不通懺悔，不能再受的，猶如杯子打碎，不能再補了。大乘菩薩戒則不然，發菩提心，即得菩薩戒，一受永久不失。若犯了戒，還可以懺悔再受，大乘菩薩戒便可恢復，此菩提心寶永久不失。如衣裏寶珠，雖歷時長久，依然光輝燦爛，無論在小乘、在凡夫，永久不會失去。此菩提心即是佛種，修菩薩行等種種功德，皆從此而生。其實這不是本來具有的，都是過去依於菩薩的緣而發起，把珠子繫上去的。大乘唯識學說，法界等流熏習成佛的種子；<sup>132</sup>《法華經》說「佛種從

<sup>131</sup>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2〈25 十迴向品〉（大正10，173a6-7）：

大菩提心如金剛不可壞。

<sup>132</sup> (1) 世親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3〈2所知依分〉（大正31，333c14-18）：

「從最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種子所生」者，為顯法界異聲聞等。言「最清淨」，由佛世尊所證法界，永斷煩惱、所知障故，從最清淨法界所流經等教法，名「**最清淨法界等流**」。

(2) 印順法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抉擇賴耶為染淨依〉，p.135：談到出世心的因緣，先要說到清淨種子的來源。清淨種子，就是正聞熏習；正聞熏習的來由，是因為聽聞**最清淨法界的等流正法**。三乘聖法從此生的法界，是本性清淨而離染顯現的，所以叫清淨法界。

世尊遠離二障，親證這離言說相，不像小乘的但離煩惱障，所以最為清淨。因大悲心的激發，憐愍救度一切苦惱有情，就從內自所證的清淨法界，用善巧的方法，宣說出來。**這雖不就是法界，卻是從法界流出，是法界的流類，並且也還平等、相似。**眾生聽此清淨法界等流正法的影像教，也就熏成了出世的清淨心種。譬如某一名勝地，我們從未去過，也不曾知道；去過的人，要使大眾前往遊覽起見，就用攝影機把它映下來，公示大眾，並說明經過的山川道路。我們所看到的，當然只是這名勝的**影像**，並非本質，並非親歷其境，但因此我們心中就留下這名勝的影子，甚至發心前往遊歷。

緣起」<sup>133</sup>，亦是這道理。

「遊行」「他國」，喻眾生在菩薩處聞法後，漸漸已過去，離開此法會，而輾轉過了無數生死。「他國」，指不是自己的家，至菩薩處聞法如回家，此他國指學小乘法。<sup>134</sup>

「為衣食」，為求生活上一點幸福，喻小乘佛法離苦得樂自在。為遠離生死，而求小乘涅槃之樂，修小法，少欲知足，艱苦修行，證得初、二、三、四果，生死已了，便自以為究竟滅度，正如掙得僅能糊口的最低生活，便自滿足。

### 丑二 會遇示珠譬

於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是言：咄哉，丈夫！何為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sup>135</sup>，於某年日月，以無價寶珠繫汝衣裏。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為癡也。汝今可以此寶貿易<sup>136</sup>所須，常可如意，無所乏短。<sup>137</sup>

喻：此人於「後」來，又「遇見」贈他寶珠的「親友」，見他這樣窮途潦倒，便問他：你為什麼會這樣苦？為什麼會弄到這樣子的？正如諺語所謂「拿著金飯碗去討飯」。「我」在過去，因為要使你生活「得安樂」，能夠「恣」意享受色聲香味觸「五欲」<sup>138</sup>，曾在「某年」某「月」某「日」，送你一顆「無價寶珠」，縫在你身上「衣」服「裏」，「而」你自己卻矇然<sup>139</sup>「不知」，終日為生活而悽惶<sup>140</sup>辛苦，真是太笨了！現在你「可以」拿這「寶」珠出售，生活「所」需的一切都不用擔心缺少了。

這個譬喻是譬喻現在回小向大，表示過去曾與十六沙彌結過法緣的眾生，過去曾發菩提心，現在又在娑婆世界與釋迦佛相遇了。釋迦佛為令他們回小向大，即對他們說：從前我作十六沙彌時，及以後生生世世都為你們說法，皆欲使你們得究竟佛果無邊功德、一切智，令大眾成佛，所以在從前為沙彌時為你們說八萬四千法，令你們發菩提心。

---

正聞熏習也是這樣，清淨法界究竟是怎樣，眾生沒有親證到，但由佛陀大悲顯示出來，**眾生聞此清淨法界等流的正法，也就熏習成清淨的種子了！**

(3) 印順法師，《佛法是救世之光》，十五〈教法與證法的仰信〉，p.168：

一、「法界等流」：**法界即諸法實相**，釋尊體證的諸法實相，本是遠離名言，不能假藉言說說明的，但釋尊不說，世界即無佛法。所以釋尊祇得以言說，相似相近的把它說出來，成為**與法界平等流類的佛法**。

(4) 印順法師，《華雨集》（一），三〈辦法法性論講記〉，p.279：

佛說的一切經法，是**法界等流**。這是說，佛證悟了清淨真如——法界，悲願薰心，起方便善巧，將自己所修、所證得的說出來。佛為眾生方便開示、演說，是從證悟法界而來的，稱法界性，平等流出，所以叫「**法界等流**」。

<sup>13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9b9）。

<sup>134</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9〈8五百弟子授記品〉（大正34，582a9-11）：

「到於他國」者，乃謂涅槃可證，所存非本故云他國；即大乘為本國，二乘教為他國也。

<sup>135</sup> (1) 恣：3.滿足；盡情。（《漢語大詞典》（七），p.505）

(2) 自恣：放縱自己，不受約束。（《漢語大詞典》（八），p.1324）

<sup>136</sup> 貿易：1.交易，買賣。（《漢語大詞典》（十），p.171）

<sup>13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9a10-16）。

<sup>138</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9〈8五百弟子授記品〉（大正34，582a26-27）：

「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者，昔欲令眾生得於佛樂也。

<sup>139</sup> 矇然：不明貌。（《漢語大詞典》（七），p.771）

<sup>140</sup> 悽惶：悲傷不安。（《漢語大詞典》（七），p.593）

你們發了菩提心，熏習到阿賴耶識裡面。假使依如來藏說，則是與如來藏相應，成為如來藏中之稱性功德。你們發菩提心寶以後，沒有失去，可惜你們不知，忘記過去曾發菩提心，以為對大乘佛法無份，而修小乘功德。現在知道之後，只要從過去的菩提心寶顯發出來，修菩薩行、去除煩惱，發菩提願，即可成佛，得成無上佛果功德。「貿易所須」，貿易本是一種交換，把我有的東西與你交換，彼此可以得到自己所需的東西。單單有菩提心寶是不夠的，還要依菩提心修菩薩行，修種種功德，好像一切都是從此珠子出來的，就「常可如意，無所乏短」了。這個繫珠譬喻主要說明，過去無量生中，釋迦佛曾與他們結緣，他們曾發菩提心，而菩提心寶發起以後，永遠不失；現在只要把他顯發出來就可以了。

### 子三 合說

佛亦如是，為菩薩時，教化我等，令發一切智心。而尋<sup>141</sup>廢忘，不知不覺。既得阿羅漢道，自謂滅度。資生艱難，得少為足。<sup>142</sup>

「佛」也是一樣，佛「為菩薩時」，於大通智勝佛時代，及以後生生世世，皆「教化我」們「發一切智心」。「一切智心」即上面譬喻中的無價寶珠；「一切智」即佛之智慧，就是無上菩提；「一切智心」即要求一切智之願心。後來因無明障蔽，又「忘」記了，其實菩提心還在，自己糊塗而「不覺」「不知」，因為沒有宿命通，忘記了過去的事情。現在於釋迦法會上，修小乘法，證「得阿羅漢道」，便以為是「滅度」。「資生艱難，得少為足」，生活不容易，得到少少就以為滿足；為了要得到小乘果位艱苦修行，得小乘果；阿羅漢涅槃非究竟法，少分功德，他自己以為究竟，就得少為足。

一切智願，猶在不失。今者世尊覺悟我等，作如是言：「諸比丘，汝等所得，非究竟滅。我久令汝等種佛善根，以方便故，示涅槃相，而汝謂為實得滅度。」世尊！我今乃知實是菩薩，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以是因緣，甚大歡喜，得未曾有。<sup>143</sup>

雖然所發之菩提心已忘掉，而自證阿羅漢果後，證得涅槃便以為滿足，但此「一切智願」——即一切智心，此菩提願心還在。菩提心有深有淺，最根本的菩提心是願菩提心，即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之心，即「一切智願」。菩提心的名字很多，又叫一切智心、一切智願，如《大般若經》中名「一切智智相應作意」。<sup>144</sup>現在佛在法華會上點破我們，

<sup>141</sup> 尋：12.不久；接着；隨即。（《漢語大詞典》（二），p.1288）

<sup>142</sup> （1）〔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9a16-18）。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四章，第二節，第二項〈開權顯實、開迹顯本的法華〉，p.1184：

「繫珠喻」所比喻的意義，如《妙法蓮華經》卷四（大正九·二九上）說：

「佛亦如是，為菩薩時，教化我等，令發一切智心。而尋廢忘，不知不覺，既得阿羅漢道，自謂滅度。資生艱難，得少為足，一切智願猶在不失」。

經上分明的說，譬如無價寶珠的，是「一切智願」——願求佛一切智的大菩提心。釋迦佛為菩薩時，教化五百羅漢等，「令發一切智心」，但在生死長夜中，廢忘（退）了大心，取阿羅漢道。「菩提心」一經發起，「種佛善根」，雖然一時忘了，也是永不失壞的。

<sup>14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9a18-24）。

<sup>144</sup> （1）〔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12（大正7，67b-68a）。

我久已教你們種佛的善根——發菩提心，成佛的種子。小乘種子是出離心，要了生死得涅槃，便要發出離三界的心。這樣，五戒、沙彌戒、比丘戒等，皆成了小乘戒功德，否則一切皆是凡夫戒。大乘以菩提心為大乘菩提種子，有了此，一切其他六度萬行、菩薩戒等才是成佛功德。

所以佛再告「諸比丘」：你們「所得」小乘涅槃，不是「究竟滅」度，過去「久」遠劫來，我已「令」你們「種」成「佛善根」，因為你們根性一時還未能直接向於佛道，故「以方便」而開「示」小乘「涅槃」，使你們先修行了生死這聲聞方便涅槃。正如前面所說的化城喻，執為究竟的便錯了。

繫珠喻是明過去生中菩薩曾與他們結法緣，此緣不失，現在才能回小向大，小乘人現在已「知」道自己「實」在「是菩薩」。這菩薩的定義，並非一定如觀世音菩薩般有大神通智慧，也不一定講經說法，只要能發菩提心，即是菩薩。聲聞人不知自己過去曾發菩提心，現在才知道自己原來是菩薩。蒙佛授成佛之記，心中皆大歡喜。

## 癸二 偈頌

### 子一 頌法說

爾時，阿若憍陳如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等聞無上，安隱授記聲，歡喜未曾有，禮無量智佛。  
今於世尊前，自悔諸過咎，於無量佛寶，得少涅槃分，  
如無智愚人，便自以為足。<sup>145</sup>

長行中說五百阿羅漢領解，阿若憍陳如亦是五百弟子之一。「憍陳如」代表說：「我」「聞」佛為我們「授記」的音「聲」。授記，是肯定地說將來如何，若說你將來要墮地獄，或生天，也是授記。這裡是授成佛之記，所以這授記的音也是無上安穩的音聲，令大家聽了，生出從來沒有過的「歡喜」，即向「無」上「智」慧的「佛」陀敬「禮」，在佛「前」「悔」責「自」己的「過」失，對「無量佛寶」不要，而只滿足於「少」「分」「涅槃」，這是最「愚」癡不過了。

中國人向來歡喜說本有，這本有是如來藏，如《華嚴經》等都這樣說，所以講經的法師們常歡喜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sup>146</sup>人人皆有智慧德相，即人人皆有佛種性，大家糊糊塗塗不知道，不能證得罷了。

(2)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五章〈大乘不共法〉，pp.274-275：

《大般若經》說到菩薩的修行時，總是說：「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首，用無所得而為方便」；這就是本文所說的三心。……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就是《法華經》的「一切智願」，也就是菩提心的別名。

<sup>14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9a24-b1）。

<sup>146</sup> (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51〈37如來出現品〉（大正10，272c4-6）：  
佛子！如來智慧無處不至。何以故？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

(2)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51〈37如來出現品〉（大正10，272c27-273a1）：  
奇哉！奇哉！此諸眾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

向來說到佛種時，都說眾生本有佛性，都可以成佛。

很多大乘經論，特別如本《法華經》中說，眾生有成佛種性，可以成佛，這種性從何而來？有的經中說向來便有。可是，從此《法華經》中看，眾生都是過去從佛菩薩處聽法，慢慢熏習，發起菩提心而修行。這菩提種子，依無著、世親說：是聞熏習出世善種，從聽聞佛法發出，出世之法種，與法性相應。<sup>147</sup>故講如來藏的人說：如來藏中有不離不脫一切稱性功德與如來藏融會於一處，無二無別，是成佛的可能性、成佛的種子。<sup>148</sup>

在說明方面，或從本有說，或約修行說——新熏說。<sup>149</sup>有人以為繫珠喻是主張眾生本有佛性的，如果這樣說就與《法華經》多少有隔閡。經中說是親友（菩薩）繫上去的，並未說向來即有。故一切諸法是空無自性，一切從緣起，佛種亦從緣起，因此人人可以成佛，只要能聽大乘佛法，只要發菩提心，能修行，無一個不能成佛，這與唯識宗所說有一部分人不能成佛的說法<sup>150</sup>不同。

## 子二 頌譬說

譬如貧窮人，往至親友家，其家甚大富，具設諸饍<sup>151</sup>饍<sup>152</sup>，

<sup>147</sup> (1) 世親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3〈2所知依分〉（大正31，333c11-23）。

(2) 印順法師，《華雨集》（一），三〈辦法法性論講記〉，p.280：

佛是從證悟真理而宣揚出來，有引導眾生，轉迷向悟的功能。聽到了法界等流的契經，就在眾生虛妄識中，薰習成一種出世的種子，名為聞薰習，成為出世心的種子。聞而思，思而修，出世種子力愈來愈強，終於引發現行的無漏智慧現前。契經是語言文字，不離虛妄分別，卻可以破名言，使這虛妄分別轉化。依法界等流的契經而聞思修習，等到究竟成佛，這是「契經法界，真如性轉依」。

<sup>148</sup> (1)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卷1〈9空義隱覆真實章〉（大正12，221c16-18）：

世尊！有二種如來藏空智。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世尊！不空如來藏，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

(2) 印順法師，《勝鬘經講記》，pp.222-224。

(3) 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五章，第二節〈如來藏我思想的特色〉，pp.172-173：

「世尊！有二種如來藏空智。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世尊！不空如來藏，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

**空如來藏**（śūnya-tathāgata-garbha），指覆藏如來的一切煩惱，煩惱與如來藏是別異的，可離的，不相應的，如寶珠上的塵垢一樣。**覆藏如來的煩惱是空的，並非說如來藏是空的。**

**不空如來藏**（aśūnya-tathāgata-garbha），指與如來藏不離不異的不思議佛法，也就是與如來藏相應的（稱性）功德；這是不可說空的。

<sup>149</sup> 參見印順法師，《攝大乘論講記》，pp.9-13；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七章，第三節〈瑜伽行派學要〉，pp.266-268、pp.277-279。

<sup>150</sup> (1) 彌勒說，〔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49（大正30，570a1-5）；卷52（大正30，587b25-29）；卷52（大正30，589a13-b2）；卷80（大正30，749b19-25）。

(2) 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第七章，第二節〈瑜伽唯識學的如來藏說〉，p.200：

唯識學立五種種性：一、聲聞（śrāvaka）種性；二、獨覺（pratyeka-buddha）種性；三、如來（tathāgata）種性；四、不定（aniyata）種性，有多種無漏種子，雖隨緣修證二乘聖果，而可以迴小入大；五、無種性（a-gotra），沒有三乘無漏種子，怎麼也不能發生無漏功德，證入聖果。

<sup>151</sup> (1) 饍（yáo 一幺ノ）：同「肴」。熟的肉類食物。（《漢語大詞典》（十二），p.564）



以無價寶珠，繫著內衣裏，默與而捨去，時臥不覺知。  
是人既已起，遊行詣他國，求衣食自濟，資生甚艱難，  
得少便為足，更不願好者，不覺內衣裏，有無價寶珠。<sup>153</sup>

文字與長行大致相同。

「譬如」有一「窮人」，至富有的「親友家」中，「其家甚大富，具設諸餚饈」，準備許多好的小菜，譬喻菩薩為他說法。<sup>154</sup>窮人吃醉了酒，親友即贈「以無價寶珠」，「繫」於「衣」中，便因公事他去。窮人「不」「知」，後因「生」活「艱難」而遍「求衣食」，「得」到「少」少資生物「便為」滿「足」。

喻菩薩過去教眾生大乘法，令發菩提心，但因無明迷醉而不知，後於小乘法中，修行證果，得小為足。證小乘涅槃後，以為所作已辦，不再發菩提心，以為大乘佛法非我等所為，我已經所作皆辦，已是無學，學好了，學完了；他因為在生死苦惱方面已圓滿解脫，所以他不會覺得好樂。他也不知自己的「內衣裏有無價」的「寶珠」——菩提心寶。

與珠之親友，後見此貧人，苦切<sup>155</sup>責之已，示以所繫珠。

貧人見此珠，其心大歡喜，富有諸財物，五欲而自恣。<sup>156</sup>

贈寶「珠」的「親友」再遇到窮「人」時，痛切地「責」備他：你本來有無價寶「珠」，可享受五欲快樂，為什麼弄到這般田地<sup>157</sup>？窮「人」如夢初覺，「心大歡喜」。

喻過去曾發大乘心，結法緣的眾生，現在與佛相遇，經佛點出，才知道自己本有菩提心寶，本是菩薩。

### 子三 頌合說

我等亦如是，世尊於長夜，常愍見教化，令種無上願。

我等無智故，不覺亦不知，得少涅槃分，自足不求餘。<sup>158</sup>

佛為菩薩時所教化過的眾生，生生世世於生死「長夜」中，佛哀憫而「教化」之，「令種無上願」——菩提心。眾生自己「無智」慧，對過去發菩提心，「不覺」「不知」，現在於小乘修行，證「得少」「分」「涅槃」，即以為是滅度，「不」再「求」大乘法。

(2) 肴：亦作「餚」。1.熟肉。亦泛指魚肉之類的葷菜。《漢語大詞典》(六)，p.1179)

<sup>152</sup> (1) 饈 (shàn 尸弓、)：同「膳」。1.膳食。《漢語大詞典》(十二)，p.582)

(2) 膳：1.飯食。《漢語大詞典》(六)，p.1381)

<sup>153</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9b2-9)。

<sup>154</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9〈8五百弟子授記品〉(大正34，581a27-b3)：

下偈云「譬如貧窮人往至親友家，其家甚大富，具設諸餚饈」，既醉來而臥，云何得設？又既設餚饈，寧無酒也？此則譬事不成。

今明此中可有二義：一者、親友設於酒饈，但長行略故不說，偈則具足。二者、即此長行自含有之。

<sup>155</sup> 苦切：2.懇切；迫切。《漢語大詞典》(九)，p.318)

<sup>15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9b10-13)。

<sup>157</sup> 田地：4.猶地步，程度。《漢語大詞典》(七)，p.1272)

<sup>15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9b14-17)。

今佛覺悟我，言非實滅度，得佛無上慧，爾乃為真滅。  
我今從佛聞，授記莊嚴事，及轉次受決，身心遍歡喜。<sup>159</sup>

現在「佛」又遇見我們，以化城喻，使「我」們知道小乘是方便而「非」究竟，大眾皆「得」「無上」智「慧」——無上菩提，才是「真」正「滅」度。於大乘法中，涅槃與菩提都是一樣的，約智慧說是菩提，約寂滅說是涅槃。涅槃當中具足一切祕藏，如《大涅槃經》中說：「涅槃具三德祕藏——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菩提亦如是。」<sup>160</sup>不單單是小乘的涅槃那樣。大乘講的菩提也是具足一切功德。現在「聞」「佛」「授記」作佛，國土「莊嚴」等一切「事」，「及」展「轉次」第授記成佛等，大眾心中甚歡喜。佛法中形容歡喜至極，全身無處不「歡喜」。

<sup>159</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大正9，29b18-21）。

<sup>160</sup> (1) 「解脫之法」、「如來之身」與「摩訶般若」等，這「三法」共同構成「涅槃」的內容，所以稱為（涅槃）「三德」。參見〔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2〈1 壽命品〉（大正12，376c6-17）。

(2)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2〈1 壽命品〉（大正12，376c6-17）：

諸比丘！譬如大地、諸山、藥草為眾生用，我法亦爾，出生妙善甘露法味，而為眾生種種煩惱病之良藥。我今當令一切眾生，及以我子四部之眾，悉皆安住祕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是中，入於涅槃。

何等名為祕密之藏？猶如伊<sup>\*</sup>字三點，若並則不成伊，縱亦不成；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為眾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

※伊=∴【元】【明】【宮】。（大正12，376d，n.14）。

(3)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4〈7 四相品〉（大正12，627b11-12）。

## 《妙法蓮華經》卷 4

### 〈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

（大正 9，29b22-30b27）

厚觀法師、顯禪法師指導  
（釋定晏編，2019.12.16）

#### ※釋品名

#### 一、引言

為下根人說法授記有二品，上一品〈8 五百弟子受記品〉已說完，現在〈9 授學無學人記品〉是為學無學人授記。上一品受記者皆是無學。

#### 二、正釋學、無學義

什麼叫做學、無學？從小乘來說，修聲聞、緣覺法，至真正無漏智現前，即證悟了，這叫做「學」。於修行過程中，初、二、三果及四果向，都叫做「學」或稱為「有學」；至阿羅漢果之無漏智生起，這時是「無學」。小乘發心了生死，出三界修行，如最初皈依三寶，受五戒，修戒定慧，還是有漏法，屬於「非學非無學」。這裡說的「學」，不是隨便說的，是初、二、三果聖人；無學是四果阿羅漢。<sup>1</sup>出家人中，有個客氣的稱呼，在老法師前輩面前，自稱「學人」，這是向他學習、是學生的意思，與這裡的意義不同。

學、無學有兩種說法：一、約法說，佛法中的有漏法、有漏功德，如皈依、持戒、修定等，聞思修等有漏慧，皆是「非學非無學」。如果證得初果向以上乃至阿羅漢向，能夠斷見惑、修惑，除了最後一分煩惱還沒有斷盡，這一種智慧、這一種無漏功德，都名為「學」的功德。直至阿羅漢果的所有功德，特別是盡智、無生智，知我生已盡，不受後有，是「無學」功德。<sup>2</sup>

二、約人說：未證初果前是「非有學非無學」，初、二、三果是「有學」，四果是「無學」。

#### 庚二 授二千人記

#### 辛一 請記

<sup>1</sup> 世親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4〈6 分別賢聖品〉（大正 29，126c23-127a2）：盡智是斷惑中最後解脫道，由此解脫道與諸漏盡得最初俱生故名盡智。如是盡智至已生時便成無學阿羅漢果。已得無學應果法故，為得別果所應修學此無有故得無學名，即此唯應作他事故。諸有染者所應供故，依此義立阿羅漢名。義准已成前來所辯四向三果皆名有學。何緣前七得有學名？為得漏盡常樂學故。

<sup>2</sup>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7（大正 27，396c2-9）：

復有三法，謂學、無學、非學非無學法：

問：「學法云何？」答：「學五蘊。」

問：「無學法云何？」答：「無學五蘊。」

問：「非學非無學法云何？」答：「有漏五蘊及三無為。」

問：「學等三法其義云何？」

答：「以無貪瞋癡道，學斷貪瞋癡是學義；以無貪瞋癡道，不學斷貪瞋癡，已學斷故是無學義。與二相違是非學非無學義。」

壬一 二人先請

爾時，阿難、羅睺羅而作是念：「我等每自思惟，設得授記，不亦快乎！」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禮足，俱白佛言：「世尊！我等於此亦應有分，唯有如來，我等所歸。又我等為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見知識<sup>3</sup>——『阿難常為侍者，護持法藏；羅睺羅是佛之子』，若佛見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者，我願既滿，眾望亦足。」<sup>4</sup>

此中分「請記」、「授記」。有了瞭解以後，希望佛為他們授記成佛。「請記」之中又分二：「二人先請」與「二千人請」。二人是哪兩個人？即阿難與羅睺羅，他們與佛有特別關係。約在家說：阿難是佛的堂弟，羅睺羅是佛的兒子。約出家說：阿難當佛侍者二十五年，幾乎與佛形影不離，於佛法中擔任很重要的事情。不過，以一般人看來，在那許多長老輩之前，他倆還是年青弟子；當然在法華會上年紀已不少。在修證方面，那班長老比丘都是大阿羅漢，阿難還是初果有學人；羅睺羅出家也很遲，又是跟佛弟子舍利弗尊者出家，無論從年齡輩數各方面，他倆都是遲一輩，故將此類弟子集合起來授記。

當佛為五百弟子授完記「時」，「阿難、羅睺羅」就這樣「思惟」：「我」倆若能「得」佛「授記」「不」也很「快」樂嗎？「即從座起」，來「到」「佛前」，「頭面禮足」，便向「佛」說道：「世尊」啊！「我」們對「於」成佛之事，「應」該也「有份」，佛亦應為我們授記，我們相信自己已發菩提心，將來也可以成佛。但別人不能隨便說，「唯」願佛給我們作證明，一切唯有仰望佛慈悲，為我們授記。從自己立場講是這樣。

還有一個問題，即從佛教團體——大眾立場說，佛也不能不給我們授記。因為我們在世間，向來佛說法，我們都到處去參加，無論「天、人、阿修羅」，都知道阿難是佛的堂弟，羅睺羅是「佛」的兒「子」，眾所周知之人物。出了名的人即難得做，「佛」若不為我倆授記，大眾必會懷疑：「這兩個人恐怕實在有問題吧！不然佛為什麼不為他們授記？」

他倆為何是眾「所」「知識」？因為阿難經「常為」佛當「侍者」，「護持法藏」。本來當侍者也不一定護持法藏，比方佛要出去托鉢，把鉢送來；佛不出去，侍者就去請回人家供養佛的那一份；或有人要來見佛，當侍者一定知道佛這時見人或不見人，佛要靜坐了，就自動離去，什麼時間再來，免得佛招呼等等；這即是要能見貌辨色，好不容易啊！一方面常侍佛側之外，若有請問，如佛說《法華經》、《般若經》等時，大眾都在場，但有時為一、兩人也說法，阿難在旁邊，硬記在心裡，故名護持法藏。他雖只證初果，但可為其他人轉說佛法，任務重要。<sup>5</sup>

<sup>3</sup> 知識：1.相識的人。（《漢語大詞典》（七），p.1536）

<sup>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 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29b23-c1）。

<sup>5</sup> （1）〔東晉〕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卷2（大正1，200b19-c3）：

世尊告諸比丘：「阿難不應作此悲懷。所以者何？不久當得到解脫處。比丘當知，過去諸佛皆有侍者，如今阿難，未來諸佛亦復如是。比丘當知，今此阿難，智慧深妙、聰明利根，我從昔來，所說法藏，阿難皆悉憶持不忘。復次，比丘，阿難善知進止時節，若有人客，欲來見我，阿難即先思量其時：『世尊或應某時見諸比丘、或應某時見比丘尼、或應某時見優婆塞、或應某時見優婆夷、或應某時見婆羅門、或應某時見於剎利、或應某時見長者居士、或應某時見諸外道。』如是等眾，若來見我及聞說法，皆悉多獲功德

「羅睺羅」雖「是」「佛」「子」，也不能因他是佛子就得到便宜，如不修行也沒有用，但世俗觀念就是如此，大家敬重佛，也就特別關心他。修行雖要靠自己，假如不授他們的記，就好像欠缺了什麼似的，因眾所知識故。

「佛」如為我們「授」「記」，「我」們的要求也「滿」足了，大家的願「望」也滿「足」了。這不但為了自己，亦為大眾著想。

### 壬二 二千人請

爾時，學、無學聲聞弟子二千人皆從座起，偏袒右肩，到於佛前，一心合掌，瞻仰世尊，如阿難、羅睺羅所願，住立一面。<sup>6</sup>

此外還有「學、無學聲聞弟子二千人」，都「從座起」來，「偏袒右肩」，這是敬禮時的威儀（平時將衣包起不袒露），走「到」「佛前」，「一心合掌」，「瞻」視「仰」望著「世尊」，他們沒什麼表示，但佛知道這二千人同「阿難、羅睺羅」一樣，要求佛為他們授記成佛。

授記又分三，先「授阿難記」，次「授羅睺羅記」，最後「授二千人記」。授阿難之記，又分為三個段落。

### 辛二 授記

#### 壬一 授阿難記

#### 癸一 正授記

#### 子一 長行

爾時，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當供養六十二億諸佛，護持法藏，然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教化二十千萬億恒河沙諸菩薩等，令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up>7</sup>

先授佛果之記。「佛」為「阿難」說：你「於來世」要成「佛」，佛名「號」是「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佛之智慧如山高海深，表智慧高深之極，有了智慧即自在無礙，王是最高、自在意），十號具足。在成佛之前，還要「供養」、親近、聞法修行，經「六十二億諸佛」，「護持法藏」，助佛揚化。「然後」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阿難在釋迦法會上，即以護持法藏為特勝，在六十二億佛所，亦復如是。成佛以後，「教化」弟子有「二十千萬億恒河沙數」的「菩薩」眾，這許多人或者過去已發菩提心而未堅固者，或本來沒有發過的，在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悉「令成」就無上之佛道。

國名常立勝幡，其土清淨，琉璃為地。劫名妙音遍滿。其佛壽命無量千萬億阿僧祇

---

福利。所以者何？悉是阿難通進見我，得其善根成熟時故。」

(2)〔梁〕法雲撰，《法華經義記》卷1〈1序品〉（大正33，577a7-13）：

阿難是初果須陀洹位，忽登法座有所宣說，撫臆論心未易可信，但不達之徒多以小廢道，如來既懸見末代有必然之事，是故誠勅阿難出經之時先白四眾言如是，一部經我從佛邊聞非自造，于時四眾既意重如來心尊至極，聞傳佛語信受無疑。

<sup>6</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29c1-3）。

<sup>7</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29c3-9）。

劫。若人於千萬億無量阿僧祇劫中算數校計，不能得知。正法住世倍於壽命，像法住世復倍正法。阿難！是山海慧自在通王佛，為十方無量千萬億恒河沙等諸佛如來所共讚歎，稱其功德。」<sup>8</sup>

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的「國名常立勝幡」。印度地方的習慣好辯論，論師與論師、或外道與佛教，辯論勝利者即昇幡，故幡有降伏天魔外道之義。<sup>9</sup>我們中國佛教，凡做佛事道場，每每於房子外面，豎一竹竿，上掛燈或幡，即表示建立正法，降伏天魔外道。「其」國「土」「清淨」極了，「地」面是「琉璃」所成。那時代「劫名妙音遍滿」，即微妙法音遍滿一切處。「佛」之「壽命」有「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假「若」有「人於千萬億無量阿僧祇劫中」去「數」，也「計」「算」不盡，可見佛壽是何等長遠。

佛「正法住世」，比「壽命」還長一「倍」；「像法住世」，比「正法」更長一「倍」，也就是佛壽的四倍時間了。像釋迦佛壽八十，正法五百年住世，像法便有一千年，一般說都如此。<sup>10</sup>「阿難」，不但釋迦讚歎你「山海慧自在通王佛」，就是「十方無量千萬億恒河沙」數「等諸佛如來」，亦「所共讚歎」，「稱」頌佛「功德」之圓滿具足。如西方阿彌陀佛之功德，非但釋迦如來稱歎，十方諸佛亦一致讚頌一樣。

## 子二 偈頌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今僧中說，阿難持法者，當供養諸佛，然後成正覺，  
號曰山海慧，自在通王佛。其國土清淨，名常立勝幡。  
教化諸菩薩，其數如恒沙。佛有大威德，名聞滿十方。  
壽命無有量，以愍眾生故。正法倍壽命，像法復倍是。  
如恒河沙等，無數諸眾生，於此佛法中，種佛道因緣。<sup>11</sup>

佛以「偈」頌敘述阿難成佛之事：「我」現在大眾「僧中說」。雖然天龍八部皆在會，還有在家居士等，但佛重心在聲聞比丘，因佛在法華會上，特別為那班回小向大的聲聞

<sup>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 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29c10-16）。

<sup>9</sup> (1) [後秦]僧肇撰，《注維摩詰經》卷7（大正38，395b8-12）：

「勇健無能踰，降伏四種魔，勝幡建道場。」

什曰：「外國破敵，得勝則豎勝幡；道場降魔，亦表其勝相也。」

肇曰：「外國法戰爭，破敵立幡以表勝；菩薩摧煩惱賊，降四魔怨，乃立道場建勝相也。」

(2) [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12（大正49，215a2-5）：

每與淨覺辨論教門，陳辭有司，乞築高臺豎赤幡——放西竺聖師與外道摘勝義，墮者斷首截舌懸之幡上。

<sup>10</sup> (1) [東晉]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經》卷56〈20 法滅盡品〉（大正13，379c5-9）：

今我涅槃後，正法五百年，住在於世間，眾生煩惱盡，  
精進諸菩薩，得滿於六度，行者速能入，無漏安隱城。  
像法住於世，限滿一千年。

(2) [東晉]曇無讖譯，《悲華經》卷7〈4 諸菩薩本授記品〉（大正3，211b26-27）：

般涅槃後，所有正法住世千歲，像法住世滿五百歲。

(3) [西晉]竺法護譯，《賢劫經》卷3〈9 聞持品〉（大正14，21a25）：

正法得立至五百歲，像法亦爾。

<sup>1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 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29c16-27）。

弟子，令其皆共成佛。「阿難」護「持法」藏，多聞第一，「當供養諸佛」（長行中之六十二億諸佛），親近、侍奉、聞法修行，「然後成」等「正覺」，佛「號」為「山海慧自在通王佛」，「國土」非常「清淨」，「名」叫「常立勝幡」，而所「教化諸菩薩」眾有二十千萬億「恒」河「沙」「數」之多。「佛有大威德，名聞滿十方」，即是長行中之「為十方無量千萬億恒河沙等諸佛如來所共讚歎」。

本來佛佛道同，不過約其修菩薩行時之特勝而稍別。佛「壽」有「無」「量」，為什麼這樣長？因哀「愍眾生故」。若佛壽短，難道就不哀愍眾生了嗎？不是的。如來住世有長、有短，皆因眾生機感而分，假使佛住世已沒多大用，佛即涅槃。<sup>12</sup>若約究竟圓滿報身佛說，一切功德皆圓滿，一切智慧皆成就，真是無量壽，豎窮三際，根本無所謂壽長、壽短。若約佛之法身說，超時間性，不能以數目去形容；平常說哪位佛壽長、壽短，成佛國土清淨或雜穢，教化眾生有多少等等，都是約應化身佛而說。<sup>13</sup>一方面眾生的機感，若佛住世有益眾生，佛即壽長；若於眾生無益，即示涅槃。《遺教經》說：「應得度者已度，未得度者，已作得度因緣。」<sup>14</sup>所以大家不要妄加分別，以為某佛壽長，某佛壽短；某佛淨土，某佛又是穢土。這山海慧自在通王佛壽是這麼長，「正法倍」於「壽命」，「像法」更「倍」於正法，「無」量無邊不可計「數」的「眾生」，就在這國土中，聞「法」修行，結下成「佛」法「緣」，播下成佛的「種」子。

## 癸二 釋眾疑

### 子一 疑

爾時，會中新發意菩薩八千人，咸作是念：「我等尚不聞諸大菩薩得如是記，有何因緣而諸聲聞得如是決？」<sup>15</sup>

在法華「會」上，有許多初「發」心（即初發意）的「菩薩」，程度不太高，很多道理不了解。「八千人」都感到奇怪，「我」們從未聽佛說某某「大菩薩」將來成佛如何如何，為什麼「緣」故，反「而」給「諸聲聞」授記（「決」）成佛？

這個意義有通、有別。約通方面說，從本經開始，即給舍利弗、目犍連等四大聲聞、

<sup>12</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7〈1序品〉（大正25，109b22-c4）：

有諸佛無人請者，便入涅槃而不說法。如《法華經》中多寶世尊，無人請故便入涅槃。後化佛身及七寶塔，證說《法華經》故，一時出現。亦如須扇多佛，弟子本行未熟，便捨入涅槃，留化佛一劫以度眾生。今是釋迦文尼佛，得道後五十七日寂不說法；自言：「我法甚深，難解難知！一切眾生縛著世法，無能解者，不如默然入涅槃樂。」是時，諸菩薩及釋提桓因、梵天王諸天合掌敬禮，請佛為諸眾生初轉法輪。佛時默然受請，後到波羅捺鹿林中轉法輪。

<sup>13</sup> 親光等造，〔唐〕玄奘譯，《佛地經論》卷7（大正26，325c1-10）：

經曰：自性法受用，變化差別轉。

論曰：有義此顯五法所成，三身差別。有義此顯六種相中差別之相，雖諸如來所依清淨法界體性無有差別，而有三身種種相異轉變不同，故名差別。自性法者，即是如來初自性身體常不變，故名自性。力、無畏等諸功德法所依止故，亦名法身。受用即是次受用身，能令自他受用種種大法樂故。變化即是後變化身，為欲利益安樂眾生，示現種種變化事故。

<sup>1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卷1（大正12，1112b9-10）：

應可度者，若天上人間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緣。

<sup>1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29c28-30a1）。

五百弟子授記。約別義說，阿難只證得初果，佛即為他授記，說他成佛壽命如何之長，國土如何清淨，化眾如何之多等等。佛知道那班人在懷疑，下即為之釋疑。這裡為什麼不說，佛為何不為諸大菩薩授成佛之記之原因，只是說明何以要給聲聞弟子授記的原因。大家要知道，在釋迦法華會上，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聲聞回小向大，所以《法華經》前半部主要即明此義。所以佛叫他們不要輕視這班聲聞弟子。

### 子二 釋

爾時，世尊知諸菩薩心之所念，而告之曰：「諸善男子！我與阿難等，於空王佛所，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難護持我法，亦護將來諸佛法藏，教化成就諸菩薩眾，其本願如是，故獲斯記。」<sup>16</sup>

當「時」，佛「知」道「諸」新發意「菩薩」「心」在懷疑，所以佛「告」訴他們說：你們別看阿難現在是小乘初果，「我與阿難」在「空王佛」的地方「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sup>17</sup>《法華經》很重空義，「空王佛」即依一切法空性而得究竟自在，或稱破有法王<sup>18</sup>。阿難並非初學弟子，而可說是與佛同學。

佛將其法本顯現出來。不過在大乘經裡，對釋迦佛之發心有種種不同的說法；在小乘經即說釋迦佛初發心時，有位古釋迦，在古釋迦發心，<sup>19</sup>這是很久遠的事了。釋迦牟尼已成佛，阿難還是遠得很，是什麼道理？這都是願力的關係。釋迦與阿難風格不同，「阿難常樂多聞」，釋迦「常勤精進」。重多聞正法，護持法藏就是喜歡研究，說法即重知解，所以慢一點；重精進即重修持故快一點。

<sup>16</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 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30a1-7）。

<sup>17</sup> [隋]吉藏撰，《法華義疏》卷9〈9 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34，583b11-14）：

空王佛者，畢竟空是諸空中之王，故《智度論》云：「性空菩薩所行，畢竟空是佛所行」<sup>\*</sup>，釋迦、阿難同以畢竟空為本，故言俱於空王佛所發菩提心。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1〈1 序品〉（大正25，292b26-27）：

性空多是菩薩所行，畢竟空多是諸佛所行。

<sup>18</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3〈5 藥草喻品〉（大正9，19c10-11）：

破有法王，出現世間，隨眾生欲，種種說法。

<sup>19</sup> (1)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77（大正27，891b28-892a3）：

過去久遠人壽百歲時，有佛名釋迦牟尼，出現於世，生剎帝利釋迦種中。母名摩訶摩耶，父名淨飯，子名羅怛羅，城名劫比羅筏窣覩多諸釋種，侍者弟子名阿難陀，第一雙弟子名舍利子大目犍連。……彼佛世尊以悲願力於中出現。……時有陶師名曰廣熾。佛知時至即告侍者阿難陀言：「吾今身疾不安，汝可往廣熾陶師家求胡麻油及煖水，為吾塗洗。」……廣熾即辦生胡麻油及煖香水持往佛所。佛遙見之，為令彼人種善根故脫去餘衣，唯留襯身踞机而待。廣熾到已發淳淨心，以所持油恭敬善巧，塗佛肩背種種摩搨，復以煖水香湯灌洗。佛時風疾釋然除愈，以慈軟音慰喻廣熾。彼聞歡喜即發願言：「願我未來當得作佛，名號眷屬時處弟子，如今世尊等無有異。」當知彼陶師者即釋迦菩薩，由本願故今名號等如昔不異。

(2)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1 序品〉（大正25，83b15-21）：

釋迦文佛先世作瓦師，名大光明。爾時，有佛名釋迦文，弟子名舍利弗、目乾連、阿難，佛與弟子俱到瓦師舍一宿。爾時，瓦師布施草坐、燈明、石蜜漿，三事供養佛及比丘僧，便發願言：「我於當來老、病、死、惱五惡之世作佛，如今佛名釋迦文；我佛弟子名，亦如今佛弟子名。」



菩薩先成佛或後成佛，每每與過去的願有關。比方賢劫有千佛，釋迦佛是第四位。<sup>20</sup>最初一千個弟兄，當中有一個弟弟就發願，你們先成佛，我來護持你們；結果在賢劫中，九百九十九個都成了佛，最後他才成佛。<sup>21</sup>你能說他懶惰懈怠嗎？不是的。還有彌勒佛

<sup>20</sup> (1)〔西晉〕竺法護譯，《賢劫經》卷6〈20千佛名號品〉（大正14，46a16-50a21）：

佛告喜王菩薩：「當歎頌斯諸菩薩等於賢劫中當成佛者，所有名號：<sup>[1]</sup>拘留孫、<sup>[2]</sup>含牟尼、<sup>[3]</sup>其迦葉、<sup>[4]</sup>釋迦文、<sup>[5]</sup>慈氏佛……<sup>[1000]</sup>號樓由。是賢劫中有斯千佛興現出世，度脫十方一切眾生。」

(2)〔西晉〕竺法護譯，《賢劫經》卷7〈21千佛興立品〉（大正14，50b24-c19）：

佛言：「<sup>[1]</sup>拘留孫如來、至真、等正覺所生土地，城名仁賢。……<sup>[2]</sup>拘那含牟尼如來、至真所生土地，城名上被。……<sup>[3]</sup>迦葉如來所生土地，城名神氏，……<sup>[4]</sup>今我能仁所生土地，城名迦維羅衛。君子種姓瞿曇，其光圓照七尺，父曰白淨，母字極妙，子曰羅雲。侍者曰阿難，智慧上首弟子字舍利弗，神足弟子曰目連。」

(3)〔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34〈37轉妙法輪品〉（大正3，81b25-28）：

爾時，佛告五比丘言：「汝諸比丘！今應當知！此賢劫中，有五百佛，出現於世，三佛已過入般涅槃，我今第四，出現於世。餘者當來續復興顯。」

<sup>21</sup> (1)〔西晉〕竺法護譯，《大寶積經》卷9〈3密迹金剛力士會〉（大正11，51c23-52c25）：

是時轉輪聖王勇郡、中宮太子眷屬萬民、繞佛作禮、供養世尊及與聖眾、晝夜七日畢竟還歸其宮。於是勇郡轉輪聖王獨處宴坐在於清淨高閣投露、自心念言：『是吾諸子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今當試之，何所太子先當逮致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者？』便勅工師作七寶瓶極好團圓，……時轉輪王過七日後取是七寶瓶，……令諸太子各各探籌。有太子名曰淨意得第一籌，適得此籌，……則拘留孫如來是也。從次太子名離名聞兵，則拘那含牟尼佛是也。次有太子名寂根，則迦葉如來是也。次有太子名一切苦利，則吾身是也。……有太子名意無量，得最後籌，是王太子當在最後成行覺道。時其諸太子輕易調戲數數笑之，眾等各言：「我當成佛時，降魔官屬轉于法輪，開化度脫無量眾生令至滅度。假眾生盡，後何所設？當何救濟？」其後太子名意無量，目自覩見得最後籌窮底成佛，應時愁惱：「吾獨何釁窮底得籌？」五體投地猶太山崩，口自宣言：「諸佛道法不可稱量，眾生之界亦無有限，所願殊特不可思議。」尋即立一切願：「令我兄弟千人成佛後所教弟子、所度多少、其壽長短，計合是等一切壽命，與我成佛道時所壽久長若干適同。……」時意無量國王太子適立斯誓，尋時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天雨眾華，箜篌樂器不鼓自鳴。上虛空中諸天百千而歎頌曰：「當如所願最後成佛，名曰樓由如來、至真、等正覺。」

王千太子其後二子各心念言：「汝等正士所志云何？」法意太子曰：「吾自要誓，諸人成佛得佛時，當作金剛力士，常親近佛，在外威儀，省諸如來一切祕要，常委託依，普聞一切諸佛祕要密迹之事，信樂受惠不懷疑結。」法念太子曰：「諸正士聽，吾心自誓言，諸仁成佛道，身當勸助使轉法輪，適見相勸輒轉法輪。」

(2)〔唐〕栖復集，《法華經玄贊要集》卷21（卍新續藏34，677b14-c10）：

過去久遠劫有佛，名曰淨光王。出現於世，世界名莊嚴，劫名善見，人民熾盛，五穀豐發。時有轉輪聖，名曰群勇。千子具足，將千子至淨光王佛邊聽法。滿七日已，各於王所，請求出家，王即聽許。既出家已，王欲驗之成佛先後，即勅工師，造七寶瓶，極令妙好，可高七仞；又造寶籌，乃有千數，籌上書千名，第一第二乃至千，令置瓶內。七日種種供養，至七日後，使人將瓶於紫金案上。各遣諸太子，以手探籌。得第一者，最先成佛，乃至得末後籌，在後成佛。其第一太子，名曰離怖，得第一籌，即今拘留孫是。第二太子名離名聞，得第二籌，以次成佛，即今拘那含牟尼佛是。第三太子名曰寂根，次第三成佛，即今迦葉佛是。第四太子名離苦，次第四成佛，即我釋迦牟尼佛是。次後一一太子成佛，皆有名字不同，不可具引。其最後小者，名意無量。得最後籌，即當最後成佛。其諸太子輕戲調弄，眾共語言：「我等諸兄總先成佛，度眾生皆盡，汝既後成，當何所度？」其最小太子愁憂，常多啼哭，因立名名為啼哭佛也。父王謂太子曰：「世

也是釋迦佛的同學，同時發心的，釋迦願在穢土成佛，所以要積極教化眾生，以莊嚴佛土，這些功德圓滿之後，雖然自己差一點，精進七天七夜讚佛——「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一下超九劫先成了佛。<sup>22</sup>彌勒菩薩發願在淨土成佛，雖然自己功德圓滿了，而教化眾生的功德還不夠，沒諸大菩薩聲聞護持，故成佛來得遲（彌勒菩薩本願記載）。<sup>23</sup>這樣看來，能說他們是懶惰嗎？

界無盡，眾生界亦無盡，何憂無眾生度。」太子曰：「願我成佛，獨住一劫，所度眾生與諸兄等。諸兄成佛處，我常作金剛力士，護持法藏。」末後成佛，號曰樓至如來也。

(3)〔宋〕知禮述，《金光明經文句記》卷5（大正39，140c7-11）：

昔有國王夫人生千子，欲試當來成佛次第。故俱留孫探得第一籌，釋迦當第四籌，乃至樓至當千籌。第二夫人生二子，一願為梵王請千兄轉法輪；次願為密跡金剛神，護千兄教法，世傳樓至化身。

(4) 印順法師，《佛教史地考論》，九〈護法韋陀考〉，p.244：

隋吉藏誤以密迹金剛為樓至佛化身\*，此說至宋猶存。……

※按：參見吉藏，《法華義疏》卷12〈25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大正34，629a5-8）。

(5) 按：〔西晉〕竺法護譯，《大寶積經》卷9〈3 密迹金剛力士會〉護持諸兄長者並非千子中最小的弟弟，導師此處可能採用吉藏與栖復的說法。

<sup>22</sup> (1)〔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卷10〈10 諸緣品〉（大正4，253c20-254a2）：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善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波羅捺國有佛出世，號曰弗沙，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我及彌勒俱為菩薩，到彼佛所，種種供養，而翹一足，於七日中，說偈讚佛：

「天上世間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有，世界所有悉能見，無有能及如佛者。」

(2)〔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77（大正27，890b9-27）：

過去有佛號曰底砂，或曰補砂。彼佛有二菩薩弟子勤修梵行，一名釋迦牟尼，二名梅怛儷藥。爾時，彼佛觀二弟子誰先根熟，即如實知慈氏先熟，能寂後熟；復觀二士所化有情誰根先熟，又如實知釋迦所化應先根熟。知已即念：「我今云何令彼機感相會遇耶？然令一人速熟則易，非令多人。」作是念已，便告釋迦：「吾欲遊山汝可隨去。」爾時，彼佛取尼師檀，隨路先往既至山上，入吠琉璃龕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入火界定，經七晝夜受妙喜樂，威光熾然。釋迦須臾亦往山上處處尋佛，如犢求母。展轉遇至彼龕室前，欵然見佛威儀端肅光明照耀，專誠懇發喜歎不堪，於行無間忘下一足，瞻仰尊顏目不暫捨。經七晝夜，以一伽他讚彼佛曰：

「天地此界多聞室，逝宮天處十方無，丈夫牛王大沙門，尋地山林遍無等。」

如是讚已便超九劫，於慈氏前得無上覺。……

(3)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4〈1 序品〉（大正25，87b27-c14）：

過去久遠，有佛名弗沙。時有二菩薩：一名釋迦牟尼，一名彌勒。弗沙佛欲觀釋迦牟尼菩薩心純淑未？即觀見之，知其心未純淑，而諸弟子心皆純淑。又彌勒菩薩心已純淑，而弟子未純淑。是時，弗沙佛如是思惟：「一人之心易可速化，眾人之心難可疾治。」如是思惟竟，弗沙佛欲使釋迦牟尼菩薩疾得成佛，上雪山上，於寶窟中入火定。是時，釋迦牟尼菩薩作外道仙人，上山採藥，見弗沙佛坐寶窟中，入火定，放光明。見已，心歡喜信敬，翹一腳立；又手向佛，一心而觀，目未曾眴，七日七夜，以一偈讚佛：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界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七日七夜諦觀世尊，目未曾眴，超越九劫，於九十一劫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sup>23</sup>〔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111〈42 彌勒菩薩所問會〉（大正11，629c14-631c8）：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彌勒菩薩久已證得無生法忍，何故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佛告阿難：「菩薩有二種莊嚴、二種攝取，所謂攝取眾生、莊嚴眾生，攝取佛國、莊嚴佛國。彌勒菩薩於過去世修菩薩行，常樂攝取佛國、莊嚴佛國。我於往昔修菩薩行，常樂攝取眾生、莊嚴眾生。然彼彌勒修菩薩行經四十劫，我時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由我勇猛精進力

由此可知，「阿難」智慧那麼高而只證初果，並非不能證阿羅漢果，而是因要為佛當侍者，要聽聞佛法，「護持」「法」藏。若取阿羅漢果，即無資格當佛侍者了；小乘經說，佛也是阿羅漢之一，證阿羅漢則與佛差不多，阿難發願當佛的侍者，要聽佛的一切法，所以只證初果，不成阿羅漢，以便當佛的侍者。<sup>24</sup>不但大乘有願，小乘亦有願，實際上這都是菩薩精神。釋迦牟尼佛與阿難尊者同時發心，但是釋迦佛一心精進修行，阿難願意多聞正法、護持法藏，所以他「教化成就諸菩薩眾」，「其本願如是，故獲斯記。」他的本願如此，所以現在他成就多聞，他發了這個願，他就成就這個果。如大願地藏王菩薩，「地獄未空，誓不成佛。」<sup>25</sup>還有大悲菩薩<sup>26</sup>，永遠不成佛的。其實這些問題，修持到某一階段，成佛不成佛，前前後後成佛等，都是不成為問題的，我們更不要妄生分別佛之高下。

阿難尊者了解佛，他做侍者，其實他與佛是同時發心的，由於他的願望如此，所以他在釋迦佛的法會上位居學地，他還是個有學，他願意當侍者，在大弟子中多聞第一等，

---

故，便起九劫，於賢劫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我聞如來堅固誓願，身毛皆豎。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受持？」

佛告阿難：「是經名為《彌勒所問》，亦名《往昔本願因緣》，以是名字汝當受持。」

<sup>24</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1序品〉（大正25，83a19-b2）：

問曰：大德阿難第三師，大眾法將，種涅槃種已無量劫，常近佛，持法藏。

大德利根，何以至今未離欲作學人？

答曰：大德阿難本願如是：「我於多聞眾中最第一。」亦以諸佛法，阿羅漢所作已辦，不應作供給供養人，以其於佛法中能辦大事，煩惱賊破，共佛在解脫床上坐故。

復次，長老阿難種種諸經，聽、持、誦利、觀故智慧多，攝心少；二功德等者，可得漏盡道。以是故，長老阿難是學人須陀洹。

復次，貪供給世尊故，是阿難為佛作供給人。如是念：「若我早取漏盡道，便遠世尊，不得作供給人。」以是故，阿難雖能得阿羅漢道，自制不取。

<sup>25</sup> (1)〔唐〕實叉難陀譯，《地藏菩薩本願經》卷1〈1切利天宮神通品〉（大正13，778b14-16）：時長者子，因發願言：「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為是罪苦六道眾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

(2)〔唐〕來舟集，《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淺註》卷3（卍新續藏20，970c20-21）：

如地藏菩薩之願：「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

<sup>26</sup> (1)〔唐〕栖復撰，《法華經玄贊要集》卷5（卍新續藏34，263c20-264a3）：

菩薩不入涅槃，而有二意：一、知生死涅槃本來平等。菩薩言一切眾生身與涅槃別，菩薩不妨捨生死入涅槃，菩薩見生死本來平等；二、見自身及眾生，元來在涅槃中。二者菩薩向眾生，起同體大悲。觀一切眾生，即是我身，名同體，所以不捨也。

又問：「菩薩何事畢竟不成佛耶？」

答：「菩薩大悲，化盡眾生界，我即入涅槃。眾生法爾無盡，故菩薩永不成佛。」

(2)〔明〕寂光直解，《梵網經直解》卷1（卍新續藏38，791c16-18）：

地藏菩薩，地獄未空，誓不成佛；觀音大士，度盡眾生，方證菩提。

(3)印順法師，《佛法是救世之光》，八，三〈地藏菩薩之聖德及其法門〉，p.67：

地藏菩薩於無量無邊劫修行，早已達到了佛的智慧海，功德圓滿具足，早應成佛了。但菩薩發願度盡一切眾生，故隱其真實功德，以本願力，自在神通，到處現身說法，救度人天。故《楞伽經》中說到，有大悲菩薩，永不成佛。這不是因為程度差，或者懈怠修行，而由於大悲願力，發願度盡一切眾生，所以功德與佛齊等，而不現佛身，始終以菩薩身，於十方世界度脫眾生。

這都是他的願，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差，將來能夠成佛的。

### 癸三 述憶歎

阿難面於佛前，自聞授記及國土莊嚴，所願具足，心大歡喜，得未曾有。即時憶念過去無量千萬億諸佛法藏，通達無礙，如今所聞，亦識本願。

爾時，阿難而說偈言：

世尊甚希有，令我念過去，無量諸佛法，如今日所聞，  
我今無復疑，安住於佛道，方便為侍者，護持諸佛法。<sup>27</sup>

「阿難」聽「佛」說法之後，一方面讚歎，一方面憶念過去事。「自」已聽到佛「授」成佛「記」，「及」將來成佛時「國土莊嚴」等，「所願」已圓滿了，自己希望的達到目的了，「心」得「大歡喜」，無比欣慰。這是從來沒有聽過的，所以「憶念過去」於空王佛時，與釋迦佛同時發心，在「無量千萬億諸佛法藏」，均能「通達無礙」，猶「如今」天的事，那麼清楚明晰。從前聽過《法華經》也記得，通達無礙；以前發過「本願」，現在也記起來了。這都是蒙佛威力加被，對於過去一切豁然貫通無礙，所以「說偈」讚歎道：「世尊」，太「希有」難得了，蒙威力加被，命「我」憶「念」起「過去」，於「無量諸佛法」，猶「如今日」才聽到；現在「我」沒有「疑」惑了，反而加深我的願力，心「安住於佛道」之上，「方便為」佛當「侍者」，「護持諸佛」之「法」藏，即不但釋迦法會，阿難方便為侍者，即千萬億佛所，亦方便為侍者，護持諸佛法。

我們在今生，從前發過什麼願或讀過什麼書，本已忘記；經人一提，一下子又記起來了。現生經驗尚且如此，那麼阿難經佛一提而憶念過去，一切記起，這是蒙<sup>28</sup>佛威力加被故，原是無可置疑的了。至此為止，佛為阿難授記竟。

## 壬二 授羅睺羅記

### 癸一 長行

爾時，佛告羅睺羅：「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蹈<sup>29</sup>七寶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當供養十世界微塵等數諸佛如來，常為諸佛而作長子，猶如今也。是蹈七寶華佛，國土莊嚴，壽命劫數，所化弟子，正法、像法，亦如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無異，亦為此佛而作長子。過是已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up>30</sup>

佛為阿難授完記，即為羅睺羅授記。「佛告羅睺羅」說：你將來成「佛」，名為「蹈七寶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十號具足。佛菩薩都是踏在蓮花上或坐在蓮花上，這是七寶所莊嚴成的蓮花。在未成佛以前，「當」於「十世界微塵等數諸佛如來」處，修「供養」、親近、聞法受持，並在每一佛處都「為」佛的「長子」，好像現在釋迦法華會上亦為長子一樣。本經經

<sup>2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 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30a7-15）。

<sup>28</sup> 蒙（méng 冂ㄥ）：7.敬詞。承蒙。（《漢語大詞典》（九），p.523）

<sup>29</sup> 蹈（dǎo ㄉㄠˇ）：1.踩。3.踏上。6.登上。（《漢語大詞典》（十），p.527）

<sup>30</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 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30a16-24）。

文當中，稍為特別一點，釋迦只生一子，無所謂長子不長子，而這裡之所以說「長」子，即指最重視的意思，如基督說獨生子，只有一個很是寶貝。如阿難發願方便生生世世於諸佛所當侍者，富樓那願說法第一，羅睺羅願為諸佛之長子亦然。「蹈七寶華佛」時的「國土」之「莊嚴」，佛「壽命劫數」之長短，「所化弟子」多寡，「正」、「像法」住世之久暫，一切都「如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一模一樣，毫「無」差「異」。當時，羅睺羅「亦為」彼「佛」「作長子」，這些事情「過」「後」，羅睺羅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

## 癸二 偈頌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為太子時，羅睺為長子，我今成佛道，受法為法子，  
於未來世中，見無量億佛，皆為其長子，一心求佛道，  
羅睺羅密行，唯我能知之，現為我長子，以示諸眾生，  
無量億千萬，功德不可數，安住於佛法，以求無上道。<sup>31</sup>

「我為太子時」，「羅睺」羅是我的「長子」，「我」現在「成佛道」了，他「受」持佛「法」「為法子」。這有一個問題，我們中國向來都傳說，悉達多太子出了家後，羅睺羅還未出生，即佛成道後才生羅睺羅。<sup>32</sup>而在南洋如錫蘭、緬甸國家卻不是這樣，在南洋來的佛陀圖畫中有一幅，耶輸陀羅睡著，旁有一小孩，太子望一望就出家修道去了。可見太子還在王宮時，羅睺羅已誕生了，這與本經這裡所說的「我為太子時，羅睺為長子」不謀而合。<sup>33</sup>與中國一向所傳說的的不同，現在講《法華經》的人應注意到這個問題。現在解說「我為太子時，羅睺為長子」，我以前在家身為太子時，羅睺羅是長子；「我今成佛道，受法為法子」，現在我成佛以後，他又來出家，又來同佛學法，又成法子了，有句話「在俗也好、在法也好，常為佛子」。

法子，即法師付法之弟子，禪宗或天台宗都有付法弟子的作風，即名法子。從佛法中學佛法，生命即起了改變，得無漏身心，故說從佛化生、從佛口生，也就是真佛子。<sup>34</sup>羅睺羅從舍利弗出家，當然也受佛之法故為法子。<sup>35</sup>他「於未來世中」，「見無量億佛」，

<sup>31</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30a24-b3）。

<sup>32</sup> 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7〈1序品〉（大正25，182b15-c7）：

耶輸陀羅以菩薩出家夜，自覺妊身。菩薩出家六年苦行，耶輸陀羅亦六年懷妊不產。……佛六年苦行既滿，初成佛時，其夜生羅睺羅。……

<sup>33</sup> 馬鳴造，《佛所行讚》卷1〈2處宮品〉（大正4，5a9-15）：

時白淨太子，賢妃耶輸陀，年並漸長大，孕生羅睺羅。

白淨王自念，太子已生子，歷世相繼嗣，正化無終極。

太子既生子，愛子與我同，不復慮出家，但當力修善。

<sup>34</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3譬喻品〉（大正9，10c13-14）：

今日乃知真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

<sup>35</sup>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55〈56羅睺羅因緣品〉（大正3，908b20-26）：

爾時，世尊將羅睺羅，至於靜林，遙喚長老舍利弗言：「汝舍利弗！將羅睺羅，令其出家。」

時舍利弗而白佛言：「如世尊教。」承佛教已，度羅睺羅而出家也。爾時，世尊為諸比丘制禁戒時，其羅睺羅甚大歡喜，遂受禁戒，如法奉行。所以者何？教法應爾，其舍利弗，依佛教戒，攝受教示。

親近供養，聞法精進，都「為」諸佛「長子」，並「一心求佛道」。

「羅睺羅密行」第一，<sup>36</sup>「唯」有「我」釋迦「能知」道，「現」在「為我長子」，這都是為「諸眾生」，方便「示」現的。他具「無量億千萬」之「功德」，非「數」目之所及，而且始終「安住於佛法」中，「以」佛道為目標，一向「求」證「無上道」，所以佛為他授成佛記。

在佛世時，有十大弟子，如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目犍連神通為最廣，富樓那說法為卓，羅睺羅則密行第一，其餘六位，均各有千秋<sup>37</sup>，此且不講。<sup>38</sup>

僅就密行而言，因羅睺羅小孩出家，<sup>39</sup>佛法中許多規矩不懂，喜歡俏皮淘氣。例如有人要來見佛，他告訴來人說不在；佛不在才說在，後來佛即告誡他不可妄語。<sup>40</sup>還有

<sup>36</sup> [唐]湛然述，《法華玄義釋籤》卷8（大正33，873b3-7）：

「羅睺羅密行」者：小乘亦云羅睺羅密行與《法華》何別？然大小不同，小乘以微細護持為密，如云羅云比丘不曾倚樹倚壁，不曾顧視，不曾與女人一言等。今《法華》中約其發迹，即以迹覆本名之為密。

<sup>37</sup> 各有千秋：謂各有各的長期存在的價值。即各有優點或特色。（《漢語大詞典》（三），p.179）

<sup>38</sup> （1）[東晉]帛尸梨蜜多羅譯，《佛說灌頂經》卷8（大正21，517c21-25）：

佛又告賢者阿難：「我十大弟子各有威德，智慧齊等悉皆第一。我今結之各現其威神護諸四輩。」佛言阿難：「舍利弗、大目犍連、大迦葉、須菩提、富樓那、阿那律、迦旃延、優波離、羅睺羅、阿難。」

（2）[隋]智顛撰，《維摩經文疏》卷11（卍新續藏18，538c10-17）：

此十大聲聞，十德互有所長，故各掌一法，助佛化一切眾生也。舍利弗即是佛法智慧第一，二、目連即是神足第一，三、迦葉頭陀苦行第一，四、須菩提即空行無諍三昧第一，五、富樓那即是辯才說法第一，六、迦旃延即是論義第一，七、阿那律即是天眼第一，八、優波離即是持律第一，九、羅睺羅即是密行持戒第一，十、阿難即是多聞總持第一。

<sup>39</sup>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55〈56 羅睺羅因緣品〉（大正3，909a23-b4）：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我於今者，令羅睺羅，捨家出家。遣舍利弗，以為和上。」

爾時，諸比丘作如是念：世尊昔日，曾告我等，作如是言：「若有年歲不滿二十，不得為受具足禁戒。而羅睺羅，今始十五，我等為當依佛昔教，為當更復別有所以？」作是念時，即將前事，具白世尊。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當知！十五而出家者，可為沙彌。」時諸比丘蒙佛教已，即令出家，請舍利弗，以為和上。

<sup>40</sup> （1）[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11〈10 行品〉（大正4，668a6-21）：

爾時世尊像如經行，漸漸以次至羅云房中，時羅云遙見世尊，即從坐起，更拂拭坐具清淨水。世尊至房偏踞羅云床，取清淨水洗手足，留少殘水告羅云曰：「汝見留此水不？」「唯然已見。」佛告羅云：「沙門執行亦復如是，不知慚愧無有恥辱。羅云當知！設有比丘，如此行者，無惡不更無痛不遭，猶此惡垢水不可淨用。」爾時世尊躬自寫水於地，告羅云曰：「汝見吾寫水在地不乎？」「唯然已見。」「其有至誠執意妄語，不知慚愧無有恥辱，如此之行無惡不涉。」爾時世尊手執水器覆地，語羅云曰：「汝見我覆此器不？」「唯然已見。」「若有至誠執意妄語人，不知慚愧無有羞辱，如此之類無惡不涉。」爾時世尊告羅云曰：「汝今當作是學，彈指戲笑之間不得妄語，況至誠妄語乎？如是羅云！當作是學。」

（2）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13〈1 序品〉（大正25，158a12-19）：

佛子羅睺羅，其年幼稚，未知慎口。人來問之：「世尊在不？」詭言：「不在。」若不在時，人問羅睺羅：「世尊在不？」詭言：「佛在。」有人語佛；佛語羅睺羅：「澡槃取水，

一次，他太調皮，被舍利弗趕出去，不讓他在房子裡。<sup>41</sup>羅睺羅小時候做了很多如此之事。表面看起來，這個人雖出家了，年紀輕不懂得修行；後來他修密行，密行是表面看不出來，其實他是真正有修有證的。

佛在世時，當時十七群比丘，即十七個年輕比丘常合成一群，有一次波斯匿王與茉莉夫人外出遊賞，遠見十七群比丘在河裡玩，你打我一下，我摸你一把。波斯匿王便譏諷夫人道：「你看！你所供養的，就是這班人！」夫人回答說：「佛法如大海，有大龍也有魚蝦，怎麼只看這班年輕比丘，而不看那些年耆德長的大德？如摩訶迦葉、目犍連、舍利弗等。」正在此時，十七群比丘當中也有神通的，馬上招呼大家，一下子把他們十六個人帶走了。<sup>42</sup>所以佛法中，有的表面上不怎麼樣，內在確是有修有證的。因此我們不要專看外表，專重外觀，不說我們看不出，有的尊者還是不知道，唯有佛才能清楚明白。

### 王三 授二千人記

#### 癸一 長行

爾時，世尊見學、無學二千人其意柔軟，寂然清淨，一心觀佛，佛告阿難：「汝見是學、無學二千人不？」「唯然已見。」「阿難！是諸人等，當供養五十世界微塵數諸佛如來，恭敬尊重，護持法藏。末後同時於十方國各得成佛，皆同一號，名曰寶相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壽命一劫，國土莊嚴，聲聞、菩薩，正法、像法，皆悉同等。」<sup>43</sup>

當「時」「學無學二千人」在佛前站立，內心「柔軟」（即調伏修持過的意思，如牛皮未揉練之前好硬，經調練後變柔軟，可做種種物）。二千人中應除阿難、羅睺羅二人。這二千人的煩惱淡薄了，心意柔和，「寂然清淨」，沒有戲論、動亂等，「一心」一意地瞻仰著「佛」。「佛」也知道他們心念所在，便對「阿難」說：你看到這「學、無學二千

---

與吾洗足！」洗足已，語羅睺羅：「覆此澡槃！」如勅即覆。佛言：「以水注之！」注已，問言：「水入中不？」答言：「不入！」佛告羅睺羅：「無慚愧人，妄語覆心，道法不入，亦復如是。」

<sup>41</sup>〔後秦〕弗若多羅共羅什譯，《十誦律》卷38（大正23，277c24-29）：

佛在舍衛國。爾時，沙彌羅睺羅違逆師迦留陀夷，時迦留陀夷驅出寺。時沙彌羅睺羅，在祇桓門外啼泣。佛從外來入祇桓，時見羅睺羅啼泣，佛知故問：「何故啼耶？」羅睺羅向佛廣說是事，佛語諸比丘：「從今不得驅沙彌出僧伽藍，應驅出房舍。」

<sup>42</sup>〔後秦〕弗若多羅譯，《十誦律》卷16（大正23，112b11-29）：

佛在舍衛國。爾時，波斯匿王有洗浴池，處處作堰。時十七群比丘共相謂言：「至阿脂羅河上洗浴去來。」十七群比丘中，有一比丘得禪定故，實不樂往，為護餘人意故去。諸比丘皆到阿脂羅河岸上，脫衣入河中作種種戲，或手拍水、或倒沒、或如魚轉、或掉臂、或兩手把水、或一手、或仰浮。是洗浴處，王殿上悉得遙見。時王與末利夫人於殿上受五欲樂，女妓自娛。時王遙見十七群比丘在水中種種戲，語末利夫人：「此是汝所尊重者，於水中作如是種種麁戲。」夫人答言：「王何以言？看此是年少耳！王何不言：『看摩訶迦葉、舍利弗、目犍連、阿那律？』」爾時是中得禪定者不洗，在別處坐禪，聞是二語：王語、夫人語。聞已語餘比丘言：「汝洗足勿復更洗，當上岸著衣，皆盛滿澡罐水著前，結加趺坐。」如是教已，即皆上岸著衣盛滿瓶水著前，結加趺坐。時得定者，以神通力令瓶水各各在前空中去，令諸比丘大坐閉眼隨後而去。

<sup>43</sup>〔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30b4-12）。

人」否？看到了，世尊。佛再繼續說：這班二千「人」，「當供養五十」個「世界微塵數諸佛如來，恭敬尊重，護持法藏」，而「後同時於十方國」土，「各得成佛」，「皆同一」佛「號」，叫「寶相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十號具足。佛「壽命」有「一劫」長，其「國土」之「莊嚴」，教化之「聲聞、菩薩」眾，「正法、像法」住世等等，二千個佛都一模一樣。

### 癸二 偈頌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是二千聲聞，今於我前往，悉皆與<sup>44</sup>授記，未來當成佛，  
所供養諸佛，如上說塵數，護持其法藏，後當成正覺，  
各於十方國，悉同一名號，俱時坐道場，以證無上慧，  
皆名為寶相，國土及弟子，正法與像法，悉等無有異，  
咸以諸神通，度十方眾生，名聞普周遍，漸入於涅槃。<sup>45</sup>

「二千聲聞」，都立「於我」釋迦之面「前」，我一起給他們「授記」，於「未來」世「當成佛」，還要「供養」五十世界微「塵數」「諸佛」如來，聞法修行，「護持」「法藏」，然「後當成正覺」。二千佛「各於十方」世界「國」土成佛，大眾「同一名號」，大家同一個「時」候「坐道場」，「證」得「無上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號「為」「寶相」，其「國土及」所化「弟子」，「正法與像法」，全「無」別「異」。同時二千佛都「以」「神通」廣「度十方眾生」，故「名聞普周遍」。直至化生事畢，生命告一段落，即「漸入於」不生不滅的「涅槃」。「證涅槃」與「入涅槃」稍稍不同，證得涅槃的境地，像阿羅漢是證得的。佛的涅槃，梵語叫「般涅槃」。這是什麼意思呢？是形容像釋迦牟尼佛那樣，在這個世界生命到最後時，一切的活動停止歸於寂滅當中，這個就是「入涅槃」。<sup>46</sup>

<sup>44</sup> 與 (yǔ ㄩˇ)：1. 給予。(《漢語大詞典》(二)，p.159)

<sup>45</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 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30b12-23)。

<sup>46</sup> (1)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7〈16 火滅品〉(2 經)(大正2，579a13-21)：

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涅槃界。云何為二？有餘涅槃界、無餘涅槃界。彼云何名為有餘涅槃界？於是，比丘滅五下分結，即彼般涅槃，不還來此世，是謂名為有餘涅槃界。彼云何名為無餘涅槃界？於是，比丘盡有漏成無漏，意解脫、智慧解脫，自身作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更不受有，如實知之，是謂為無餘涅槃界。」

(2) 迦多衍尼子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發智論》卷2(大正26，923b12-19)：

如契經說有二涅槃界：謂有餘依涅槃界，及無餘依涅槃界。

云何有餘依涅槃界？「答：若阿羅漢，諸漏永盡，壽命猶存，大種造色，相續未斷。依五根身，心相續轉，有餘依故，諸結永盡，得獲觸證，名有餘依涅槃界。」

云何無餘依涅槃界？答：「即阿羅漢，諸漏永盡，壽命已滅，大種造色相續已斷。依五根身，心不復轉，無餘依故，諸結永盡，名無餘依涅槃界。」

(3) [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卷18(大正44，817a14-b7)：

煩惱盡處名為涅槃，約對身智以立二名：無學聖人煩惱盡竟，望後猶有餘身智在，約後別前，名前以為有餘涅槃；身智盡竟望後更無餘身智在，望後名前，說前以為無餘涅槃。毘曇法中所說有餘無餘涅槃正當此義。……

約對分段、變易亦爾。……小乘涅槃名曰有餘；大乘涅槃說為無餘。此之一義如《勝鬘》



癸三 得記歡喜

爾時，學、無學二千人聞佛授記，歡喜踊躍，而說偈言：

世尊慧燈明，我聞授記音，心歡喜充滿，如甘露見灌。<sup>47</sup>

「二千」「學、無學」人，得「佛授記」後，「歡喜踊躍」，就「說偈」讚佛道：「世尊慧燈明」，「慧燈明」就是讚歎佛的智慧光照一切，如明燈一樣，「我」們聽到佛「授記」的「音」聲，「心」裡「充滿」了「喜」悅，好像「甘露見灌」一般的清涼。印度有灌頂的習俗，國王登位時，要以四大海水灌頂，即如現代所謂加冕之舉。<sup>48</sup>古代西方亦有，如希伯來宗教中，就有此風俗。《新約》裡記載，耶穌來了，大家用香油往他的頭上一澆，表示崇高之敬意。後來密宗也採取這制度了。<sup>49</sup>甘露用灌而不是用吃的，它如仙丹一樣吃了不死；這裡是約其清涼之水言，印度天氣酷熱，熱得混身是汗，有涼水一沖，全身舒暢，說不出來的歡喜。

到這裡為止，為下根人說法圓滿。在這一科之中，開權顯實，會三歸一為三段：一、敘「序起」。二、「正說」至此講完，《法華經》之重心即在於此。三是「弘通」，弘揚《法華經》利益眾生，裡面包含二義：（一）自己修學《法華經》，（二）弘揚《法華經》。

---

說，故彼文言：生死二種，有為、無為；涅槃亦二種，有餘及無餘。分段生死名曰有為；變易生死名曰無為。此二如前二生死中具廣分別。有為生死盡無之處所得涅槃名曰有餘。望後更有餘生死故，又亦更有餘涅槃故；無為生死盡無之處所得涅槃名曰無餘。望後更無餘生死故，又亦無其餘涅槃故。

<sup>47</sup>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4〈9授學無學人記品〉（大正9，30b24-27）。

<sup>48</sup> (1)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2（大正3，629a8-18）：

爾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勅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諸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繒幡蓋，燒香散花，鳴鍾擊鼓，作諸伎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眾，各各頂戴授婆羅門；如是乃至遍及諸臣，悉已頂戴，傳授與王。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為太子。」

(2) [新羅]太賢撰，《本願藥師經古迹》卷2（大正38，262a18-20）：

灌頂王者：最大國主上位之時，諸小國王及諸群臣各取四大海水灌其頂故。言國界安穩。

<sup>49</sup> 印順法師，《華雨香雲》（三），三，七〈燃頂〉，pp.180-181：

[1]印度舊俗，凡國王登位，必取海水以灌其頂。[2]大乘約此喻以表法，故十住名灌頂住；菩薩證入真如（與佛同證），十方諸佛流光以灌其頂。[3]迨祕密教興，乃行灌頂之法（以表立於佛種中）。其法雖不一，而瓶水灌頂，實得名灌頂之本義也。[4]昔以色列人，凡祭師立王，必以膏油而灌其頂，以表神意之冥加。此與印度，特水與油之異耳。傳說五旬節時，聖靈下降，如火燄而分落於眾人之首。此與佛之流光灌頂，意趣近同。耶穌初從約翰受浸禮，乃浸入水中以表淨罪惡；此與印度之水淨外道，以水浴表清淨相合。然後之基督教，則改用洗禮（有仍用舊制之浸禮會），以水灑信仰者之頂。此實融聖靈灌頂與水淨而為一，以表淨罪惡而蒙神恩。



# 法華經講義 (二)

主 編：釋厚觀

出 版 者：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地 址：302048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28 巷 7 號

電 話：(03)555-1830

傳 真：(03)553-7841

網 址：<http://www.yinshun.org.tw>

E - m a i l：[yinshun.tw@msa.hinet.net](mailto:yinshun.tw@msa.hinet.net)

出版年月：2020 年 6 月初版

郵政劃撥：19147201 戶名：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ISBN 978-986-966-317-5 (PDF)

## 閱覽處：

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地 址：30268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28 巷 7 號

電 話：(03)555-1830

傳 真：(03)553-7841

網 址：<http://www.yinshun.org.tw>

##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Windows、Mac

檔案規格：PDF

檔案內容：2D 文字

播放軟體：Adobe Reader

## 其他類型版本：

2020 年 6 月初版 ISBN 978-986-96631-2-0 (第 2 冊：平裝)

非賣品

即人成佛佛在人間

人佛一如真法界

因智興悲悲依智導

智悲無礙大菩提

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地 址：302048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28巷7號

┆電 話：(03)555-1830

┆傳 真：(03)553-7841

┆郵政劃撥：19147201 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E-mail：yinshun.tw@msa.hinet.net

┆網 址：<https://www.yinshun.org.tw>